

宋元學案補遺卷十七

目錄

橫渠學案補遺上

橫渠先緒

補張先生迪

高平門人

補張先生載上

宋元學案補遺卷十七

後學 鄒 王梓材 同輯
慈谿 馮雲濠

橫渠學案補遺 上

橫渠先緒

補 張先生迪

雲濠謹案先生為橫渠之父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崇聖祠

高平門人

補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

雲濠謹案先生淳祐元年從祀廟廷國朝雍正二
年改稱先賢

宋學案補遺

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黃氏日鈔載諸儒從祀封爵云嘉定十
四年知漳州魏了翁又為橫渠先生請諡博士陳
公益請諡達禮部侍郎請諡或明或誠了翁入為
太常少卿定諡曰明宋史本傳亦云嘉定十三年
賜諡曰明公李氏道命錄云禮部侍郎衛某議於
明誠中三字內取一字用之華甫時為太常少卿
擬用誠字及考諸諡法則至誠感神曰誠議者以
為不可用遷祕書監去奉常迄今未定也李氏序
道命錄時在嘉熙三年之五月是先生之諡時猶
未定或即定於是年本傳所云嘉定十三年殆嘉
熙三年傳寫之譌要其諡明者為有據也而熊氏
性理羣書迺曰諡獻豈其後又定諡為獻耶
梓材又案郝文忠公為周子祠堂碑云一傳而得
程顥程頤張載再傳而得楊時游酢之集大成
於朱熹似以橫渠為周子門人蓋在私淑之列耳
文忠又為太極圖說云邵康節圖先天以盡卦之
理周茂叔圖太極以盡易之道張子厚為西銘合
先天太極之旨總為人道探於宓犧氏之先繼於

仲尼之後再造人極而天人之事益備是周張傳道之緒也故云爾

西銘

龜山語錄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體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

朱子西銘注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閒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閒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

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

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

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憇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

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
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
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
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
源非在我所得私也故育英才如頴考叔之及莊公
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
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
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
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
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
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
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
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
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
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

矣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梓材謹案朱子答吳伯豐書改此條朝聞夕死十字作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

又答南軒書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

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意言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

又與郭冲晦書曰叢書云理出乎三才分出於人道西銘專爲理言不爲分設熹竊謂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母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

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我之同類矣此自
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
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顯
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閒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
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
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
弊之言姑以彊此而弱彼也又云西銘止以假塗非
終身之學也熹竊謂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
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
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
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
也

又答陸子美書曰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
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
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
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旣同
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
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

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爲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桔於一己之私哉

張南軒西銘說曰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疏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弊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弊也

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

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
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
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
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度性善書晦庵所釋西銘後曰程子嘗謂韓退之原
道之文非其胸中識見之高安能於千百載之下辨
別是非斷然如此然其言止及於治天下之道而未
及乎性命之蘊其於本末猶有未備若張子之西銘
則原道之祖宗也自今觀之漢魏以來溺於權謀功

利之習無有能言大學之道以覺當世者獨韓子於
原道之篇主正心誠意以爲說是其所見聞已超出
乎諸儒之等夷矣然其所以爲言則斷自正心誠意
以下而不及夫所謂致知格物者何哉夫欲明大學
之道而不自致知格物以推之豈惟天下國家之理
有所未盡反之吾身亦將有所未察此張子西銘之
書所從以作也歟先生嘗謂正曰乾陽坤陰此天地
之氣塞乎兩間人物之所資以爲體乾健坤順此天
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某初讀西

銘時便得此意其後因補葺之以釋西銘先生之於西銘因張子之意而推明之精粗本末無不曲盡然此二語者蓋先生之釋西銘之綱領而學者之所當知也覽者更自求之

真西山曰先儒張氏作西銘卽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略謂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卽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盡人之性卽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

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思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卽此推之親卽天也天卽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爲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張氏之論極其精詳當卽全書而熟復之

饒雙峯西銘解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

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旣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癯殘疾惛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

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卽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卽天地之性子之身卽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卽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旣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致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爲顧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愛

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
是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此豈不可以爲仁人
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
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
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
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
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卽所以爲事
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

吳草廬西銘解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

天地也天卽父父卽天地卽母母卽地人事天地當
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受此理而
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
是理卽天地之理而天地卽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
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
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
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
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
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

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
爲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
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
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
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
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
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
之心純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
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

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
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己私克盡心自然
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尙無愧怍之事夫其無
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
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
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
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
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於時保之
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

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

東銘

□□補注曰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之心是惑也本於吾心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爲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爲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改過遂以爲己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爲之辭戲謔出於心思乃故爲也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爲戲則長傲而誤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知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爲實然則遂非而

過不改矣學者深省乎此則崇德辨惑矯輕警惰之
功亦大矣然其於戲且誤者克治尙如此之嚴況乎
過之非戲誤者豈復留之幾苟以累其身心哉或者
以戲言戲動之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而不知戒已
長傲而惡愈滋矣以過言過動之失於思者自誣爲
已誠而不知歸咎則遂非而過益深矣

又曰沈毅齋先生詳述朱子與江西學者說此篇大
旨不越於故誤二字且曰有心詭浪之謂戲無心差
失之謂過本有心而掩之以無心則以故爲戲而至
於長傲本無心而誣之以有心則以誤爲誠而至於
遂非是愚之甚者也戲不可有推其原而謂之故欲
人深戒其言動未發之先以爲正心誠意之本過不
能無指其流而謂之過欲人自咎於言動已失之後
以爲遷善改過之機誨人之意深矣

劉戡山曰千古而下埋沒却東銘今特爲表而出之
緣儒者止善講大話也余嘗謂東銘遠勝西銘聞者
愕然

正蒙

范育正蒙序曰嗚呼道一而已亘萬世窮天地理有
易乎是哉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
無閒語小入於無睽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故
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
眾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
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
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
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
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
誑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
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誠而準無不包
矣無不盡矣無人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
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閒於斯文矣

胡五峯正蒙序曰先生閒起從仕道大不偶以疾歸
休著書數萬言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所
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
慮深且遠而諸家所編乃有分章析句指意不能闕
深者錯出乎其閒使人讀之無躑躅不倦之心思以

傳久不亦難乎今就其編別摘爲內書五卷外書五卷傳之同志庶幾先生言大本斥異學之志遠而益彰雖得罪於先生之門人所不辭也

□□補注曰太虛無形卽氣之本體在人至誠無感卽性之淵源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是氣之流行在人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是性之發見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體用一原隱顯無閒惟窮理盡性之人能一之也

氣之聚散卽太虛之所爲則太虛非離氣而入於渺茫者矣故知此則無無蓋不以無視太虛之理也

天與道在天者也性與心在人物者也

感者彼此相感兩也通者流行不已之神一也使非陰陽彼此相感而往來相禪則其神之所以流不已者何以見哉故曰不有兩則無一

以上太和篇

火日陰質也故內暗而外光金水陽質也故外暗而內明火日能直而施金水則能闢而受施則天也受則地也此天神地形之妙也歟

參兩篇

朱子正蒙說曰論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

云者正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蓋其
思慮攷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言道理惟周子
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
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
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
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爲萬物之
原有未安等語概可見矣

正蒙是窮盡萬物之理

宋元學案補遺卷十七

二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東發讀橫渠正蒙曰造化難測橫渠思索最精辰
象隨天而遲反成逆行此理於雲運月駛可驗

又曰賢才出子孫才亦氣日至而滋息之類也

又曰論性之廣大無如萬物一源之語論性之精切
無如氣質弗性之語陽明陰濁分別尤淨

梓材謹案正蒙第十七篇爲乾稱篇取西銘首句
爲篇名以西銘東銘本在此篇也今以二銘自爲
一書
矣

橫渠易說

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言天地則有體言乾坤則无形故

性也者雖乾坤亦在其中

乾象辭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
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
足以言之

乾九二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
性躋聖者耳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
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乾象傳

孔子喜弟子之不仕蓋爲德未成則不可以仕是行而

卷十七

子二四期藏書

納圖刊本

未成者也故潛勿用龍德德而未顯者也不成名不求
聞也養實而已樂行憂違不可與德者語也用則行舍
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聖與聖者同能

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者也顏子不用潛龍者也孟子
主教故須說子豈好辨哉子不得已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歎夫子忽焉前後也乾三四位遇中重剛時不
可舍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

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
以上乾文言傳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江沱之間有壻不以其媵備數是不能喪朋也媵遇勞而无怨却是能喪朋者其卒嘯也歌是乃終有慶也

此婦人之教大者也西南致養之地東北反西南者也陰陽正合則陰相對者必陽也西南得朋是始以類相從而來也東北喪朋喪朋相忘之義聽其自治不責人不望人是喪其朋也喪朋則有慶矣
坤象辭

玉藻案補遺

卷十七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聞取道義於人不聞取其人之身來之爲言屢也有道義者謂之來來學者就道義而學之往教者致其人而取教也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是也
蒙象辭

丈人剛過太公近之剛正剛中則是大人聖人得中道也太公則必待誅紂時雖鷹揚所以爲剛過不得稱大人
師象辭

中行中立之行也若朋比則未足尙也舜文之大不是過也
泰九二

易大象皆是實事卦爻小象則容有寓意而已言風自

火出家人家人之道必自烹飪始風風也教也蓋言教
家人之道必自此始也又如言木上有水井則明言井
井實事也又言地中有山謙夫山者崇高之物非謙而
何又如言雲雷屯雲雷皆是氣之聚處屯聚也

謙大象

後甲三日成前事之終先甲三日善後事之始也剛上
柔下故可爲之唱是故先甲三日以蠲其法後甲三日
以重其初明終而復始通變不窮也至於巽之九五以
其上下皆柔故必无初有終是故先庚後庚不爲物首
也於甲取應物而動順於民心也

蠱象傳

乘先學案補遺

卷十七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列本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
神之道歟

觀象辭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言諾至爲眾
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利用獄利用刑人皆非卦爻
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噬嗑象辭

復言天地之心咸恆大壯言天地之情心內也其原在
內時則有形見情則見於事也故可得而名狀自姤而
剝至於上九其數六也剝之與復不可容線須臾不復
則乾坤之道息也故適盡卽生更無先後之次也此義

最大臨卦至於八月有凶此言七日來復何也剛長之時豫戒以陰長之事故言至於八月有凶若復則不可須臾更斷故言七日七日者晝夜相繼元无斷續之時也

復象傳辭

无妄之疾疾无妄之謂也欲妄動而不敢妄是則以无妄爲疾者也如孟子言有法家拂士是疾无妄者也以无妄爲病而醫之則妄之意遂矣故曰勿藥有喜又曰不可試也言不可用藥治之

无妄九五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不定何來光明易大抵以艮

泰西學案補遺

卷十七

三四四明叢書
初編丹本

爲止止乃光明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謙天道下濟而光明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定則自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无由光明蒙雜而著

著古
著字

雜着於物所

以爲蒙蒙昏蒙

大畜象傳

習坎重巽之義八純卦惟此加習者餘皆一字可盡其義坎取其險故重言之而其險乃著也

習坎象辭

咸感也其爻雖相應而詞多不吉顧其時何如耳說者多以咸恆配天地殊不知咸自可配天地故於序卦獨

不言咸咸既可以配天地則恆亦可以配天地皆夫婦之道也咸之爲言皆也故語咸則非事咸感也不可止以夫婦之道謂之咸此一事耳

心寧靜於此一向定疊前縱有何事亦不恤也休將閑細碎在思慮易曰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天地之道惟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屈伸動靜兩端而已在我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細碎皆不能出其間在於術內已過未來者事著在心畢竟何益浮思游想盡去之惟圖向夫日新可也孔子以富不可求則曰從吾所好以思爲无益則曰不如學也故於咸三以見此義

以上咸象傳

克己反禮壯莫甚焉故易於大壯見之

克己下學上達交相養也下學則必達達則必上蓋不行則終何以成德明則誠矣克己要當以理義戰退私己蓋理乃天德克己者必有剛強壯健之德乃勝己

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求必中然非有志概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正以不剛惟大壯乃能克己蓋君子欲身行之爲事業以教天下今夫爲

長者折枝非不能也但恥以爲屈而不爲耳不顧義理之若何以上大壯大象

文王體一卦之用箕子以六五一爻之德文王難在外箕子難在內也明夷象傳

家人道在於烹爨一家之政樂不樂平不平皆繫乎此家人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歟姤

虎變文章大故明豹變文章小故蔚革九五

聖童案補遺 卷十七

三六四明叢書
約閱刊本

盛德之容顏孟以上始可以觀若顏子變則必大變卽大人虎變虎變則其文至也如此則不待占而有信君子所至之分以致文則足以爲班班之緝革面而聽命己不敢犯此所謂盡飾之道斯行者遠矣然猶是就小成上以致其文顏子地位於豹變已爲褻就未必肯於此發見此所以如愚愚雖是於吾言无所不悅然必夫子省其私始知不愚察其人焉惟是徇內尙質爾然發則不小發大抵止乃有光明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形則著著則明必能止則有光明今作事猶

未決蓋非止也止乃決爲然後就其上文章顏子見其
進未見其止未止故未發見其所止又必欲如所期蓋
未見夫子著心處故未肯止是之謂隱而未見行而未
成是以勿用學者至此地位亦必如愚然顏子學舉措
亦无不致文中節處卽是謂博我以文則文豈不足但
顏子不以爲意所謂有若无實若虛也有顏子之心則
不爲顏子之文可也

革上六

雖處喧闐亦无害於爲學有人於此或日月而至焉亦
有終日而不至者及其久也去者常少若居於家閭嬰

聖學案補遺

卷十七

二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孩之啼則有不忍之心聞奴婢喧戾則猶有不容之意
至於市井紛囂一不與我事何傷於存誠養志易曰良
其背不獲其身行于庭不見其人无咎夫入他人之庭
不見其人可止也良其背至近於人也然且不見以其
上下无應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
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
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
之光明可乎

良象辭

王弼於此无咎又別立一例只舊例亦可推行但能嗟其不節省過之心則亦无咎也若武帝下罪己之詔而天下悅大人過既改則復何咎之有節六三

東鄰上六也西鄰六四也過於濟厚也幾於中時也濟而合禮雖薄受福九五既濟之主舉上與下其義之得不言而著也既濟九五

動靜陰陽性也剛柔其體未必形

以人言之喘息是剛柔相摩氣一出一入上下相摩錯也於鼻息見之人自鼻息相摩以蕩於腹中物既消爍

氣復升騰

可久者以久遠推行可大者其得體也大凡語道理之徒道達不已竟亦何所求推行及民故以賢人措諸事業而言易簡理得而成乎天地之中蓋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是與天地參矣但盡人道理自當耳不必受命仲尼之道豈不可以參天地

一陰一陽是道也能繼繼體此而不已者善也善之猶言能繼此者也其成就之者則必俟見性是之謂聖仁者不已其仁始謂之仁知者不已其知方謂之知此是

致曲曲能有誠也誠則有變化必仁知會合乃爲聖人也前謂聖者於一節上成性也夷惠所以亦得稱聖人然行在一節而已百姓日用而不知蓋所用莫非在道飲食男女皆性也但己不自察由旦至暮凡百舉動莫非感而不之知今夫心又不求感又不求所以醉而生夢而死者眾也

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則異矣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則何意於仁鼓萬物而已聖人則仁耳此其爲能

宋學案補遺 卷十七

三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弘道也天不能皆生善人政以天无意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之於天下法則无不善也然古者治世多而後世不治何也人徒見文字所記自唐虞以上幾治幾亂須歸之運數有大運有小運故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學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勉耳當守道不回如川之源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無復回却則自明自得之也是曰繼之者善也惟能相繼而不已者道之善也至於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易曰成性存存

道義之門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天地之數也一固不爲用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夫混然一物无有終始首尾其中何數之有然言者特示有漸耳理須先數天又須先言一次乃至十也且天下之數止于十窮則自十而反一又數當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揚雄亦曰五復守於五行者蓋地數无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十也者姑爲五之耦焉耳

奎寧案禮記

三十四明義書

約閣刊本

人言命字極難辭之盡理而无害者須出於精義易有聖人之四道曰以言者尙其辭必至於聖人然後其言乃能无傲蓋由精義所自出也故辭不可以不修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道至有難明處而能明之此則在人也凡言神亦必待形而後著不得形神何以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則亦須待人而後能明乎神

以上繫辭上

上古无君臣尊卑勞逸之別故制以禮垂衣裳而天下治必是前世未得如此其文章禮樂簡易朴略至堯則煥乎其有文章然傳上世者止是伏羲神農此仲尼道

古也猶據聞見而言以上則不可得而知所傳上世者未必有自從來如此而已安知其聞未嘗有禮文一時廢滅耳又安知上世不如三代之文章者乎然而如周禮則不過矣可謂周盡今言治世且指堯舜而言可得傳者也歷代文章自夫子而損益之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不可加損矣

何思何慮行其所无事而已下文皆是一意行其所无事惟務崇德但妄意有意卽非行其所无事行其所无事則是意必固我已絕今天下无窮動靜情僞止一屈伸而已在我先行其所无事則復何事之有

孔子稱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知不善非獨知己凡天下不善皆知之不善固未嘗復行也又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亦是非獨自見其過乃見人之過而自訟其殆庶幾言庶幾於知哉

繫辭言能徧諸慮止是剩候之二字說者親而解諸侯有爲之主若是者卽是隨文耳以上繫辭下

釋氏无天用故不取理彼以性爲无吾儒以參爲性故先窮理而後盡性

知來者逆如孟子曰苟求其故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以上說卦

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概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布遍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序卦

不見易則不識造化不識造化則不知性命既不識造化則將何謂之性命也

有謂心卽是易造化也心又焉能盡易之道

宋學案補遺

卷十七

三四明蔽

約圖刊本

進重滯者也動靜不失其事是時措之宜也集義也集義久則自有光明靜則无見必動乃見其道光明以其本之光明故其發也光明學行之乃見至其疑處始是實疑於是有學險而止蒙夫於不當止而止是險也如告子之不動心必以義爲外是險而止也蒙險在內是蒙昧之義蒙方始求學而得之始是得所止也若蹇則是險在外者也

易乃是性與天道其字日月爲易易之義包天道變化易非止數春秋大義不止在元

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以上總論

周禮說

學得周禮他日有爲却做得些實事以某且求必復田制只得一邑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中之田制皆可舉行使民相趨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已謀眾如家則民自信

總論

女史八人書王后言動以佐內治及進御煩瑣之事皆書之故后夫人以下莫不懼而增德

管攝天下之人心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明世族與宗

家學案補遺 卷十七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法示法立則人知統繫所自來而恩義立國家之本豈得不固

以上天官

勸粟助貸於民之粟

地官

蕙祭非古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立之主以祀之以致其精神之極而整嚴其體魄以極其深長之思此古人明於鬼神之情狀而篤於孝愛之誠實者也

春官

節服氏言郊祀送迎尸則祀天有尸也

夏官

儀禮說

據儀禮惟有筮遠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止是一

筵先筵近日後筵遠日不從則直誦用下旬遠日蓋亦足以致聽於鬼神之意而祀事則不可廢

視有高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故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目者仁之所示見且心常存焉己之敬敖必見於視

坐有四位禮不主於賓主欲以尊賢若賓主相對則有相敵之意而尊賢之意不專矣故其位賓主不相對喪服非爲死者己所以致哀也記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主在哀或以爲敬喪服非是

家學彙編 卷十七

禮記 四明叢書

禮記 卷十七

父在爲母雖降爲期而心喪之實未嘗不三年也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抑其子之服於期而伸其父之不娶於三年聖人所以損益百世而不可改者精矣

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如此若同宮有伯父叔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

爲人後者爲父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並以期服服之重主道也大夫十有重當有主旣埋重不可一日無主

故設苴已作主則否

聖人無一事不示教況廟中有境內之象乎執事至晏朝固已飢矣故廟中而食其餘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國語言日祭月享廟中豈有日祭之理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禮記說

卷五十七

禮記說

越國謂朝中有事在朝不能謀則越國而問退居之老臣也既賴其謀事須盡語以國之事因本末施爲始可與之謀也若不知次序則如之何而取謀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又視其雅素如何若本在兄弟之列則止可兄事之而已

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不爲概量爲子者不有其身不有私財凡人子爲養又須使其不知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爲則亦不安矣古者止是子弟事父母豈有使人而事者故至於糞除

皆有禮使父母得以遠斯僕

父子子主于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抱非謂爲尸而抱也祭所以有尸者蓋以示敬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矣至于事尸分明是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喻矣

言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尤非義如先君以獻武諱二山雖數世祖猶諱也是難於盡信書

行禮不求變俗於新國舊俗之法雖未盡善不遽矯變之也蓋懷舊君之恩義不變父母邦之舊法也

以上曲禮

卷十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也子于母則不可忘父不使之喪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若父使之喪而喪之聖人處權子思惟循禮而已

孔子殯母于五父之衢以在衢故其殯周密有如葬然故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實是殯之周慎故曰其慎也蓋殯也其慎也屬下讀之則意明

爲母期而猶哭夫子怪鯉何也禮期至練必別有服服練則不哭時伯魚不除且哭故夫子怪之伯魚旣聞之遂除其服而不哭也

子夏喪明必是親喪之時尙強仕其子之喪血氣漸衰故喪明然曾子之責安得辭也

夫子于舊館人之喪遇主人哀而出涕于司徒敬子之喪主人不哀而哭不盡聲爲生者哭也哭固有勉強者喪事不敢不勉哀甚不賻則幾于吝此夫子稱情之事可以爲後世法

羣居則經出則否喪常師之禮也經而出特厚于孔子也

曾子子游同弔異服必是去有先後各守所聞而往

卷十七

三十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疑曾子子游分契與常人殊一人失禮必面相告豈有私指示人而不告之者曾子有子言游輩一時行禮猶有不同蓋時已禮壞樂崩故至後世文獻不足尤難行也

甥自幼居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稚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爲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乃甥爲二人者服也

同母異父之昆弟狄儀服之齊衰是與親兄弟之服同如此則無分別無分別則禽獸之道也是知母而不知

父齊衰三月高曾正服無緣加之異姓或以爲大功者亦似太過以小功服之可也

今人多歷年所而葬者亦當以改葬之服除蓋古者未葬則主人不除今旣除之矣則猶當從改葬服禮改葬服纒久不葬者似難爲虞祭以其無几筵也三日而省墓可也 以上檀弓

類者與旅相似言旣祭東方帝則東方山川百神皆從而望祭所謂類者以一類者也若非時有事于一方則止以其方之百神從祭于一方之上帝故亦言類

宋學案補遺 卷十七

三六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小學是教國子胄子之幼小者未能入太學則其學在宮之左右天子諸侯所視之大學必在國中無在郊之理此大學卽郊學校小學而言大耳非國子胄子俊造所居但國之設學校必均故於四郊爲之立學學者之就學無甚遠之差也郊學則鄉遂大夫教之國中大學則天子諸侯所自視者也郊學雖非俊造國胄之所居亦有時而往如行禮於其間使不帥教者觀之

惟天地社稷爲越縛而行事則是未葬則如何祭是時

雖欲祭之不可得也若居喪未祭則因禮有總不祭之
文方喪之初雖功總如何可祭又豈可三年廢祖先之
祭久而哀殺可齊則便可祭以人情酌之三年之喪期
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總功之喪踰月可祭祭各以其
盛服祭罷反喪服

諸侯春祭高祖夏禘羣廟秋祭曾祖冬又禘來春祭祖

夏又禘秋祭禴冬又禘

以上王制

土固多于四者然其運行則均同耳寄王之說未安也

以易言之八卦之位坤在西南致養之也在離火兌金

宋元經義補遺 卷十七

三九四明 儀書

約圖 列本

之間是以在季夏之末

老人氣衰津液自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爲養老之具養

老有祝鯁祝噎正宜如此

以上月令

古者三月而後廟見女家馬亦不去必三月而後反此
則慎重服事祖考可以事宗廟不可以事宗廟于此決
之女家然後反馬

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

爲大夫立不爲宗子立矣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
立于宗子之家

據記所稱者聃之說未嘗不謹禮然其書去聖棄智絕滅禮學何也老子爲人必是簡易見孔子盛容貌謹舉止故言去子之驕氣恣色及孔子之問禮不得不以禮對以上曾子問

大道之行由禮義行者也禮義爲紀行禮義者也紀對綱而細規規然詳于小不見其大也若夫大道之行禮義沛然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使堯舜承桀紂之後亦當禮義以爲紀六君子生堯舜之時是亦大同聖人成性一之以禮義六君子謹禮所以達其大欲至于大同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七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必本于天殺于地列于鬼神此屬自然而言也天自然有禮如天尊地卑是也殺于地明于地也如山川有大小草木有長短皆天生而見于地也列于鬼神遍于鬼神也如社有土功稷有養人之功五嶽爲一方之鎮皆是也達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此屬人道而言亦莫非天理也

天無形固有無體之禮禮有形則明于地明于地則有山川宗廟五祀皆布列于地上者也禮無不在天所自

有人特節文之耳達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是見于述也

殷尙質故以所見者先言之乾必因坤而著故先坤猶言形神人必因形乃見神若不因形神何附著

從本言之自微者始從未言之自近者始其始必甚質而漸至于文如言禮之初始于拜起亦此類也

魯之郊禘非禮夫子已明言之祀宋則爲其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禮樂必是成王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然非周公之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

聖學彙編 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矣伯禽不當受也其後家臣僭大夫三桓僭魯魯僭天子已啓其階

禮達而分定則仁知勇之士皆盡誠于上而不過其分用知而知去其詐用勇而勇去其怒用仁而仁去其貪怒如子胥卻克以公戰報私怒也貪如田氏好施以掠美于己也

天地之德所謂天地之性人爲貴也稟五行之氣以生最靈於萬物是其秀也神之言申鬼之言歸凡生卽申也要終卽歸也神之盛極于氣鬼之盛極于魄一體兼

此始終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氣物主皆然而人爲備

自天地爲本至四靈爲畜一理也特細別耳事天治人與夫接物無所不用其極能用其極則其餘不足治矣人情所安卽禮也故禮可由義起

以上禮運

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爲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

禮器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若謂大夫長于廬里之間與百姓居者立社則大夫與百姓同事于社稷似非其類恐是

宋志學案補遺

卷十七

聖三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士大夫以下各以其輩類立社也然士大夫方社之日當從其君以禮社則所事于置社者或以子弟家老行事也今貴至天子賤至農夫皆知禮社獨士大夫之家不預社事是不知身之所從來殊無戴天履厚之報古者三乘共棗盛恐十里之中立一社也

周之始郊日以至陽氣之始也四時迎氣之小者日至而郊迎氣之大者于此可以見郊之大意郊之祭迎長日之至此之謂也言日至則更不容卜卜日則失氣至之時矣圖三掃地而祭所貴簡易天道本簡易繁文虛

費亦不饗也故掃地不壇服以大裘酌以陶匏禮以蒼璧牲以犢燎以柴禮簡誠至止當如是而已人道之藝非所以事天也然必以其祖配者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事天之禮成則事人之道不可不繼也故當燔柴成禮之後迎祖尸入而以人鬼之祀祭之尸人象也俎簋籩豆人器也朝事饋食人禮也以禴對祖則禴親而祖尊以祖對天則祖親而天尊事天事人盡于愛敬此王者所以交祀之意也

有冬至之日以樂降神爲郊之始而未視既降神乃用

采芻案補遺

卷十七

四明叢書

禮圖刊本

辛日而祀故曰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以上郊特牲

古者教童子先以舞者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教胄子必以樂欲其體和也學者志則欲立體則欲和

內則

據玉藻天子聽朔于明堂諸侯則于太廟就告朔之處

告祖而行

玉藻

四代學名多不同要之皆是學可解則解之不可解何必強爲養老尊賢之地也警宗云善聽教歌于此則警

蓋太師之官也後世樂正雖未必警其學則不害亦謂之警宗也

明堂位

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絕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子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正無緣得祭禮正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爲之如士當一廟而設三世則是禰廟而設祖

朱子學案補遺

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位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爲祭伯祖則當自與祖爲列從父則當自與父爲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使死者無知已妄有去取則已不是不如求中于義理爲善然禮于親疏遠近則自有繁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拜朔之禮施于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于享嘗平日藏主位版于櫝中至時祭則取而祫之其位則自如尊卑且無逆祀之禮若又設于他所則似不得祫祭皆人情所不安

喪之有禫何也所以致厚也三年之喪其禫者所以欲
占及三年也齊衰之喪禫者所以欲占及二年也宗子
母在爲妻禫則庶子母在不爲妻禫以其不承重不敢
致厚于妻子也庶子在父之宮則爲其母不禫以厭降
也宗子而爲其妻禫以承其重所以敬宗也自命士以
上父子皆異宮適亡其庶子異宮皆爲其母禫矣

祔葬祔祭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
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不可再嫁
如天地之大義夫豈得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
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
同穴同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
須祔以首妻繼室別爲一所可也 以上喪服小記

朱子曰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
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
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
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
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適母
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夫婦

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于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所舛隍而不安者唯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矣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以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所出之祖無廟于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

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嚴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卽天也歟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盡出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冬至一陽生萬物之始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萬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于明堂其實與帝一也

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已所以得宗之名

是人來宗己非己宗于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

今無宗之家所祭不能追遠大宗則百世不遷言百世已遠矣小宗大宗人主禮者統宗族之事者宗也故稱宗子國有宗正大抵主族中之禮故以主禮稱宗人唐虞已稱秩宗掌禮秩典秩也宗宗族之禮也

以上大傳

藝禮樂之文如琴瑟笙磬古人皆能之以中制節射御亦合禮樂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騶虞和鸞動必相應書數之用雖小然莫不出于學故人有倦時又用此以游其志所以使之樂學也

宋王學案補遺

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遜其志于仁則得仁遜其志于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爲人則多好高則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知學者至于學之難易及知其資質才性之美惡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

問學亦須發端不發端則無以起論議蓋道若大路如不因端則指何者爲先須是攻堅而不入有疑而未判者如此發問乃有得也善待問者如撞洪鐘鐘未嘗有

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而有知答問者必知問之所由故所答從所問言各有所當也大鳴小鳴因所叩也不必數數告語待其來問至當皆實見處故易以喻所謂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以上學記

古樂不可見蓋因後人求之太深但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而得之樂之意盡于是詩止言志歌但永轉其聲令人可聽耳今學者亦以轉聲不變字爲善歌既長言之要入于律則知音察之知此聲入得何律錯綜以成文矣

鄭國之音人聞之頓起留連光景之意又生怠惰之情從而致驕淫之生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之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必曰放之是亦聖人經歷過但聖人不爲物所移耳苟未成性則有時能爲所移蓋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壤不厚其間人自然氣輕浮其地氣薄不費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脫怠惰弛慢頹靡其人情既如此則其聲音所感亦同故聞其樂亦使人如此又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惰其土足以生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

謂天性靜則何常靜謂之動則何常動天性難專以靜言無物非天性靜也感之而動氣之性也何謂氣之性人須氣以生其性卽氣之性也感者必待有物則有所感無物則何所起喜怒好惡去取莫非因物而有知知猶言能知能知其知則好惡形焉

禮樂鬼神一物得禮樂則得鬼神失禮樂則失鬼神但其幽明之別耳人在隱微有不善其心不安必私禱於鬼神殊不知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理無二也樂仁也禮義也仁則有樂義則有禮

言
率神居鬼神之物也只是神爲伸鬼爲歸指幽明而

禮者理也欲知禮必先學窮理禮所以行其義知理乃能制禮

總于而立是舞中有一人象武王之治者然以就舞位而樂尸養老必天子有時而親爲也

周文王已三分有二矣旣得天下必須鎮撫其諸侯故三成而南鎮撫南方諸侯也四成南方之國皆疆理而治也五成而分舞列皆分兩行以象周召分而治也六

成復綴以崇此時必改易衣冠服飾使之充盛象治定
致文也久立于綴是舞人四出後改易衣服以待其至
也如言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必有變服爲諸侯而出上

樂記

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
衣也

持喪敬則必哀哀則必瘠居喪以敬爲上敬則一于禮
也

鬻名器以殺豚而齊宣王鬻鐘以牛戰國時無復常制

卷十七

五十四明義書

約圖刊本

不然又何以欲以羊易之

後世不安于禮惟務簡便雖宗廟之饗父母之養禮意
猶有所闕所謂如食宜飫如酌孔取但取飲食醉飽而
已孔子食于少施氏而飽必是少施氏有禮也食于季
氏不食肉而殮孔子雖欲行禮施于季氏必是不知故
不若辭食而已凡禮必施之知者若爲不知禮亦難行

以上
雜記

寒暑無定暑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曰相近乎坎壇

祭寒暑也注謂相近爲禳祈者非

祭法

齊須是屏絕思慮至祭之日便可與神明交若如此思之却惹起無窮哀戚如何接神所謂思其居處笑語惟當忌日宜如此

禮記凡言鬼神者大率以陰陽出入言之鬼神一物也以其歸故謂之鬼歸者自無形中來者復歸于無形自有形中來者復歸于有形是歸也魄也者鬼之盛指有形體而言神伸也鬼歸也物之所生神及其終則歸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精氣者自無而有游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

卷十七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顯而爲物自有而無故隱而爲變顯而爲物者神之狀也隱而爲變者鬼之狀也大意不越有無而已物變而已物雖是實本自虛來故謂之神變雖是虛本緣實得故謂之鬼此與上所言神無形而有用鬼有形而無用亦相會

以上祭義

愛人然後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地而安則所樂者天矣夫達于天則成性而成身矣愛人至于成身亦無先後之分造道大原闕一不可仁義忠恕學一而天理具在

哀公問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言聖人也耆欲猶言祥福也兩
之將作山川須出雲蓋一氣耳

孔子閒居

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于勉強至于中禮
却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

考求過失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仁也故曰考道以爲無
失薄仁厚義薄義厚仁非論仁義之至語其偏者虞夏
之道仁義不偏故親而尊

仁德至不可盡但取分數多者爲仁如九德德多者益
賢

宋學案補遺

卷十七

五十四明發書

約關刊本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利非歸己之
利大言入則吾道可大行是大利也小言入則可小利

以上
表記

黃東發曰橫渠病漢儒之說太卑故陳高誼以張之
耳本文所謂大利明指大祿而言未嘗及於行道特
以小言不敢望大利爲安分義各有在也

三年既練期既葬服功衰大功喪亦如之謂若三年既
練期大功既葬止當服其既練功衰不可便受以小功
布也以此三年無受小功之節練衰除則自當服以小

功練衣必是煨煉大功之布以爲衣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于上故通謂之功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蓋以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于內也練衣當既葬之後受以大功之喪及既練也煨煉其衰而已或既練則以大功之布而爲衰或衰而加煨煉此則繫其有無也知既練猶謂之功衰者以下文云練冠又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不以弔

云服其功衰者蓋謂當練而服後喪之衰卽用七八升

喪學案禮通

卷十七

五十四期禮書

約園刊本

則前喪易忘故反七八升之衰也又雜記云有父母之喪尙功衰此云尙功衰蓋未解之前尙衣經練之功衰

爾以上服問

古者紡績其布當有吉凶二種若三四升之麤及總總之細或去縷之半或不事其布或不事其縷不容吉凶二用者皆是特爲有喪者設所謂成布蓋事縷事布供世俗常用成功之布但未加灰練耳其功尤麤者爲大功差細者爲小功以蜃灰經鍊然後謂之練如此解之則練與成布義自兩安除首者麻葛重雖大功之喪可

易三年之練冠舉大功之輕則齊衰可知練冠且去之
故言除也 問傳

大讓如讓國讓天下誠心而讓其貌若不屑也若夫飲
食辭辟之間是小讓也如僞爲之以爲儀爾 儒行

古者婦人亦須有教教于公宮宗室是也故知夙興夜
寐臨祭祀事賓客承尊長 昏義

坐有位者禮主于尊賢而已若賓主正對則兼主于敬
主故賓主不相對坐以見尊賢之義雖四時之坐皆有
義其實欲明其尊賢也 鄉飲酒義

宋元學案補遺卷十八

目錄

橫渠學案補遺下

補張先生載下

橫渠學侶

補張先生馘

橫渠講友

張先生山甫

天祺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呂先生大臨 詳范呂諸儒學案

橫渠私淑

劉先生繼寬 別見士劉諸儒學案補遺

羅先生從彥 詳豫章學案

胡先生寅 詳衡麓學案

郭先生雍 詳見兼山學案

橫渠續傳

朱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呂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羅先生博文 詳見豫章學案

李先生元綱

胡先生泳 別見武夷學案補遺

祝先生禹圭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李先生明復 別見鶴山學案補遺

張先生泳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王先生與之 別見伊川學案補遺

蔣先生和中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補遺

程先生掌 詳見鶴山學案

宋學案補遺 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葉先生介 別見濂溪學案補遺

王先生易簡

卓先生得慶 附子規權

魏先生新之 詳見范許諸儒學案

張氏續傳

張先生德從 附子希明

橫渠之餘

高先生伯壩

唐先生朝 別見濂溪學案補遺

李先生洙

朱先生隱老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葉先生葵

附從弟蕃

葉氏學侶

三寶先生

章先生溢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胡先生深

同上

葉氏門人

鄭先生希誠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任先生清

章先生蘊

章先生德

合傳

宋元學案補遺卷十八

後學 鄞 王梓材
慈谿 馮雲濠 同輯

橫渠學案補遺下

橫渠理窟

商角徵羽皆有 王出于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于口以兼五聲也

橫渠語要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宋學案補遺 卷十八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雖有功不及于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成又非于吾言無所不說

耳目役于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治只言短

畏不能反躬者也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于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猛某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慾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于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爲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宋學案補遺

卷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

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契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于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人多言安于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

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利之樂于利欲也乃能

有心而爲之雖善猶意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況存意于未善者乎

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歎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

中庸文字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而言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禮雖雜出諸儒亦無害義如中庸大學出于聖門均無可疑者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者必能知之

天下之事各各有理如何便道得了到極致則須是歸一其始極有分辨

性卽天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

天地生物也有序物之旣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

秩然後禮行

看得儀禮則曉得周禮與禮記

橫渠文集

今日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于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宋學案補遺

卷十八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並答

范巽之

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命有義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陰陽體之不一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規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閤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

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事其迹
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
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
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淫詖邪遁之詞翕然並興
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
信有大過之才何以正立其閒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與呂

徵仲書

性理拾遺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廣大易

宋學案補遺 卷十八

五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

其心亨通 以上易說

太宰之職難盡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

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

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周禮說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

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

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教人至難必盡人之

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于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

禮記說

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嶮求之今以艱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著他樂易之

宋學案補遺

卷十八

六

四明叢書
彩園刊本

性故以詩道其志

詩說

尙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書說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

以上孟子

說

橫渠女戒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

婦正柔順

是曰天明

天之顯道

是其帝命

命女

使嘉爾婉婉克安爾親社之爾居氏汝家克施克勤能行順

能爾順惟何無違夫子夫也無然皋皋皋皋難與言也無然訛

訛訛訛難與事也彼是而違爾焉作非違是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

儀改舊乃汝惟非惟儀女生則戒在毛詩王姬肅雝酒

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子誨

言錫爾誨誨爾賓薦賓客祭祀玉爾奩具素爾藻綯藻綯粧飾

不可太華枕爾文竹席爾吳莞念爾書訓因枕文思訓思爾退安

安爾退居之席彼實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遜爾提提

遜謹退也提提安也爾生引逸引長也逸樂也

室學義禮遺 卷十八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雲濠謹案匪庫書曰著錄橫渠易說三卷提要云其說乾象用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說文言用谷神宇說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爰用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語皆借老子之言而實異其義非如魏晉人合老易爲一者也惟其解復卦后不省方以後爲繼體守成之主以不省方爲富庶優暇不甚省事則于義頗屬未安此又不必以張子故而曲爲之詞矣又著錄張子全書十四卷附錄一卷提要云張子之學主于深思自得本不以著作繁富爲長此本所錄雖卷帙無多而去取謹嚴橫渠之奧論微言其精英業已備採矣

附錄

公去朝築室南山下敝衣蔬食專精治學

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

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于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于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爲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云

行狀

嘗作聖心詩曰聖心難用淺心求聖孝須專禮法修千

聖學案補遺

卷十八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百年無孔子盡因通變老優游

又芭蕉詩曰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

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金仁山曰人心生之理原無窮盡只要學者溫故

而知新耳

又書齋自傲曰晝前有易不知易玄上求玄恐未玄白

首紛如成底事蠹魚徒自老青編

金仁山曰此言道要心會不可徒求之言語文字間

也

又集義齋詩曰小齋新創得新名大筆標題字勢輕養
勇所期肩孟子動心那肯詫齊卿川流有本源源聽月
入容光處處明此道幾人能髣髴浪言徒遣俗儒驚
金仁山曰詩凡二首恐學者未易看今錄其一川流
有本源源聽謂集義爲浩然之本也月入容光處處
明謂知言又集義之本也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
則事事合義

又宿興慶池通軒示同志詩曰清湘庭下千竿竹百尺
斑斕聳蒼玉通軒軒外萬頃陂陂接南山天與齊唐基
一壤半禾黍舉目氣象增愁思我來正當搖落時塵埃
七日無人知東平叔子信子友問學不厭堅相隨叔子
莫痛風沼溼又莫悲愁花萼墮所憂聖道久榛塞富貴
浮雲空點沆明發予西叔且東高談更爲通宵坐

梓材謹案東平叔子
卽程叔子否俟攷

又鞠歌行曰鞠歌胡然兮邈予樂之不猶宵耿耿其尙
寐兮日孜孜焉繼予乎厥修并行惻兮王收曰曷賈不
售兮阻德音其幽幽迷空文以見志兮庶感通乎來古
攀昔爲之純英兮又申申其以告予鼓弗躍兮麾弗前

千五百年寥哉寂焉謂天實爲兮則吾豈敢羌審己兮
乾乾

王魯齋曰此古樂府之名張子歎道之不行思欲著
書以覺來世因述己志而作也分爲三章第一章乃
聖賢憂世之誠第二章欲託空言以啓來世第三章
歎作興之難但盡其在我而已

又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見幾天地先闕物象未形弭
災憂患前公且立無方不恤流言喧將聖見亂人天厭
懲孤偏竊攘豈予思瓜李安足論

宋王魯齋補遺

卷十八

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呂汲公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
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
司馬溫公哀先生辭曰先生負材氣弱冠游窮邊麻衣
揖鉅公決策期萬全謂言叛羌輩一作背坐可執而鞭意

趣小參差萬金莫留連中年更折節六籍事精研義農
訖周孔上下皆貫穿造次循繩墨儒行無少愆師道久
廢闕模範幾無傳先生力振起不絕尙聯縣教人學雖
博要以禮爲先庶幾百世後復覩三王前釋老比尤熾
羣倫將蕩然先生論性命指示合知天聲光動京師名

卿爭薦延賓之石渠閣豈徒備簡編丞相正自用立有
榮枯權先生不可屈去之歸臥堅孤齧聚滿堂餬口耕
無田欣欣茹藜藿皆不思肥鮮近應詔書起尋取病告
旋舊廬不能到丹旄風翩翩人生會歸盡但問愚與賢
借令陽虎壽詎足驕顏淵況于朱紫貴飄忽如雲煙豈
若有清名高出太白巔門人俱經帶雲梯會松旰厚終
信爲美繼志仍須專讀經守舊學勿爲利祿遷好禮效
古人勿爲時俗牽修內勿修外執中勿執偏當令洙泗
風郁郁獨秦川先生儻有知無憾歸重泉

宋學案補遺

卷十八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程明道哭先生詩曰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
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
萼二年零落去山邱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遊
晁景迂答袁季舉書曰橫渠之學先篤乎行而後誠
乎言其徒則呂晉伯與叔范巽之張芸叟其書有正蒙
存焉

粹材謹案景迂論三先生之學首明
道次橫渠次伊川似別有次第云

晁氏客語曰張子厚送人詩云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
知事莫萌心鄒至完誦之或謂程公闢所作刻于石

又曰子厚與其叔安仁令書云弊政之後諒煩整葺寬而不弛猛而不殘待寄居游士以禮而不與之交私一切守法于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辨也

楊龜山跋橫渠書曰橫渠之學其源出于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爲一家故余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于二程則其他故可知已

陳惟室贊橫渠曰祖龍吐毒烈火四焚先王載籍畢羅其屯劉漢崛興訪索邱墳羣儒掇拾百不一存綿絕之野陋兮叔孫胸謀腹斷已學自尊致彼古禮寥落無聞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八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勇哉先生絕類超倫返千歲上以禮立身隱居闕右化行于民實嘉喪祭惟古之循坐令鄒魯復見咸秦巖巖泰山烈烈秋暎先生謹嚴比德實均嗟世習非誠難具論棄禮自快紛其如雲感今陳古歌以斯文庶由高躅起我後昆

劉子卿曰橫渠先生倡道學于關中世謂之關學

晁子止曰橫渠經學理窟雜記經傳之義辨釋老之失朱子答汪尙書書曰東西銘雖同于一時之作然其辭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

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于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于西銘之言反覆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體胖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于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于下學工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旨同日而語哉

又語類曰惟心無對心統性情二程却無一句似此切項氏家說曰六先生年齒康節先生邵氏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濂溪先生周氏熙寧六年卒年五十七少康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八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節六歲涑水先生司馬氏元祐元年薨年六十八少濂溪二歲橫渠先生張氏熙寧十年卒年五十八少涑水一歲明道先生程氏元豐八年卒年五十四少橫渠十二歲伊川先生程氏大觀元年卒年六十五少明道十一歲周張二程雖尊幼之序素明不暇論年然史于孔門師生亦併記其年之多少云

梓材謹案六先生學案次序亦當如此

魏鶴山序橫渠禮記說曰是編有二程先生之說參錯其間蓋先生之學似源出于程氏豈先生常常諷道之

語而門人併記之歟

又曰先生強學質行于喪祭之禮尤謹且嚴其教人必以禮爲先使人有所據守若有問焉則告之以知禮成性之道其行之于家也童子必使之執幼儀親洒掃女子則觀祭祀納酒漿人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然其始也聞者莫不疑笑久而後信其說之不我欺也翕然丕變惟先生是從嗚呼是烏可強而致然歟豈人心之所無而可以襲而取之歟

真西山曰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八

十四四明樓書

納園刊本

微旨終莫之睹程子張子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在上者果能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小補哉

文文山送賴伯玉入贛序曰韓昌黎因爲文章沒有見于道德之說前輩譏其倒學然猶不爲徒文卒得以自附于知道橫渠早年縱觀四方上書行都超然有凌厲六合之意范文正因勸讀中庸遂與二程講學異時德成道尊卓然爲一世師表其視韓公所爲蓋益深遠矣

黃東發曰理窟一書惟氣質篇最于學者有益

江偉序經學理窟曰若理窟者亦分類語錄之類耳言有詳略記者非一手也雖然言之精者固不出于正蒙謂是非先生之蘊不可也論學則必期于聖人語治必期于三代至于進爲之方設施之術具有節級鑿鑿可行非徒託之空言者朱子曰天資高則學明道不然且學二程橫渠良以橫渠用功親切有可循守百世而下誦其言若盲者忽覩日月之光聾者忽聆雷霆之聲偷惰之夫咸有立志其正蒙之階梯歟

宋潛溪記九賢遺像曰橫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滿而後收色黃須少短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立氣質剛毅德溫而貌嚴

貝清江曰皇極經世與正蒙之書皆本諸易而爲之也然邵子則兼乎數張子則專乎理所謂殊塗而同歸者余嘗求之正蒙十七篇首太和參兩以闡造化之微次天道神化以推聖人之至若動物以下諸篇無非發端以示人雖或失之深刻閒與易有不合觀其約而博精而實則孟子以來與周程之說相爲表裏而辨釋老之

謬妄者此書爲□

高道淳最樂編曰張橫渠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有味乎其言之也蓋君子學求爲己者也故憂樂超于所遇之外如此

馬平泉曰史稱橫渠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聞風者服義不敢以私干之亮哉又稱其講求井田拳拳欲行于當時蓋恢恢乎復古之盛心矣抑吾聞鹿江村之說井田也謂孟子所云井田大略不第言其制度並譯出意義節節有味乎其言末仍歸于潤澤人情土俗聖賢悉從此經綸前世帝王良法若執定點畫而行之必亂天下張子講求幸而未行豈以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歟是說也必有取之者

橫渠學侶

補 御史張天祺先生歌

附錄

橫渠銘其墓曰哀哀吾弟而今而後戰兢免夫

橫渠講友

張先生山甫

張山甫偃師人熙寧間除武功主簿時朱光庭簿萬年
程伯淳簿鄆三子者齊名關中號三傑焉與張子厚善
故武功因有子厚綠野亭 武功縣志

雲濠謹案武功地理志綠野亭在縣南郭東外謂
張子與武功簿張山甫厚故武功弟子因從子厚
遊此亭
講學焉

天祺門人

正字呂與叔先生大臨 詳范呂諸儒學案

橫渠私淑

隱君劉無閔先生繼寬 別見士劉諸儒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 詳豫章學案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 詳衡麓學案

郭白雲先生雍 詳見兼山學案

橫渠續傳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羅先生博文 詳見豫章學案

隱君李先生元綱

李元綱字國紀錢塘人號百練真隱乾道閒居吳興之

新市力學好古雖困窮操履益堅怡然自得不爲外物所搖奪撰聖賢事業圖集說三先生西銘解厚德錄言行編諸書 兩浙名賢錄

承務胡先生泳 別見武夷學案補遺

縣令祝先生禹圭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李先生明復 別見鶴山學案補遺

張墨莊先生泳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通判王先生與之 別見伊川學案補遺

蔣先生和中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八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教授程先生擘 詳見鶴山學案

葉先生介 別見濂溪學案補遺

主簿王先生易簡

王易簡字理得山陰人尙書佐之元孫幼喪父哀毀如成人及冠登進士第除瑞安簿不赴隱居城南讀張子東銘作疏議數百言唐忠介震黃吏部虞見而器之折輩行與之交先生篤倫義事伯姊甚謹尤矜恤其族多所著述 山陰縣志

卓樂山先生得慶 附子規權

卓得慶字善夫號樂山莆田人登紹定五年甲科教授
道州歷官祕書著作郎以忤賈似道出知漳州平會寇
次年嘉禾產一莖九穗最上賜詔褒寵召還授兵部郎
中德祐丙子以大理卿趣行辭以疾景炎二年便旨除
右文殿修撰戶部尙書是年元兵逼城先生與家人訣
曰柱傾維絕雖千百年何益寧前一尺毋却一寸與其
藏溝瀆而生曷若守家廟而死俄甲士至執先生并二
子規權殺之年七十二黃仲元銘其墓稱爲忠孝父子
先生早以詞賦名晚深于易

姓譜

宋李淳家補遺

卷十八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文文山贈莆陽卓天著順寧精舍詩曰人生天地閒一
死非細事識破此條貫八九分地位趙岐圖壽藏杜牧
擬墓誌祭文潛自撰荷鍤伶常醉此等蠅浮生見解已
不易齊物逍遙游大抵蒙莊意聖門有大法學者必孔
自知生非了了未到知死地原始則返終始本一致
後來得西銘精蘊發洙泗吾體天地塞吾氣天地帥一
節非踐形終身莫繼志舜功禹顧養參全穎錫類伯奇
令無違申生恭不貳聖賢當其生無日不惴惴彼豈不

大觀何苦勤興寐吾順苟不虧吾寧始無媿人而有所
忝曠達未足智卓哉居士翁方心不安媚蒙讒以去國
七年無怨懟風雨三間茅松楸接蒼翠斯邱亦樂哉未
老先位置宇宙如許大豈以爲傲屣當其歸去來致命
聊自遂天之生賢才初意豈無爲民胞物同與何莫非
己累君方仕于朝名高責所萃乾坤父母身方來日川
至西銘一篇書順事爲大義請君觀我生姑置末四字
黃四如曰卓樂山以易解屬余序篇端未七日而以兵
死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八

子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教授魏石川先生新之

詳見范許諸儒學案

張氏續傳

張先生德從 附子希明

張德從取其家橫渠翁畏心一語爲心法稱鄉前輩其
子希明肯堂取而名諸爲家法稱賢士夫文文山題其
堂曰德從講學無不盡希明其有所受之矣 文文山集

橫渠之餘

通判高先生伯壘

高伯壘

教諭唐先生朝

別見濂溪學案補遺

教授李先生洙

李洙字思宣浮梁人至元甲午以薦上江浙中書行署
版授饒州學正考滿詣吏部格當注州教授死燕逆旅
中年止三十五前死託其友貴溪張時舉必歸我骨浮
梁葬必築亭曰存亭豫自書存亭記孟子修身俟命不
貳而歸于張先生存順沒寧之義凡二百餘言皆有條
貫云

戴剡源集

朱濤峯先生隱老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八

子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葉繼道先生葵

附從弟蕃

葉葵字叔向號雨泉瑞安人幼岐嶷警敏殊異常兒年
十八而失怙稽古力行閉戶十餘年玩索羣籍窮探義
理每終日危坐反身以求誠超然有得于窮理盡性之
要嘗曰予始知道時思周子不除窗草張子聽驢鳴與
自家意思一般猶判物我爲二及見得此理真徹上徹
下與自家道理觸處皆然此方是學著明辨工程三十
七篇性理粹語易學精微各一卷皆精研太極陰陽鬼
神性命之奧又述濂洛宗派六卷異端辨三十七條括

之以理證之以聖賢之大道治平策略二十四篇所言皆鑿鑿有經濟詩文各自爲卷先生之學以敬爲主以靜養爲功夫反求諸身心而務爲深造體驗故言有根據而文有實用非剽襲影響者倫也至正庚寅山海寇表裏猖獗迺家避地南唐十餘年志行益明不爲憂患所移丁酉徙寓鹿城一時名公若郡守三寶柱御史章三益參軍胡仲淵咸敬慕而師事之括士大夫聞先生至爭就問學胡參軍遂梓其明辨工程廣授學徒乙卯得少疾揭書張子西銘于壁臥其下卒年七十先生

宋元軍案補遺 卷十八

三四明叢書

約閱刊本

少孤事大父母至孝處兄弟宗族盡恩意學無師傳而造詣獨精純其持敬之功性命之說足以參同濂洛一時四方學者景從焉及卒從弟蕃私旌之曰繼道先生以子貴追贈禮部郎中

卓忠貞錄

葉氏學侶

郡守三寶先生

三寶温州守前守瑞安與葉繼道鄰居不克見及守郡既去處松山因友人求與繼道交一見歎服

卓忠貞錄

中丞章先生溢

郎中胡先生深 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葉氏門人

鄭先生希誠

鄭希誠葉繼道門人善學而知道謂繼道氣象如程伯

子後生宜及時親炙 卓忠貞錄

任先生清

任清胡參軍將校也葉繼道門人氣剛岸年逾四十求

受學繼道抑而教之卒能悉去豪習一歸靜專後遇難

爲忠義士 卓忠貞錄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八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章先生蘊

章先生德 合傳

章蘊章德中丞三益子中丞始鎮括卽率子弟同受教

于繼道尋延至龍泉匡山書院講學俾二子依歸焉 卓忠貞錄

錄

宋元學案補遺卷十八

宋元學案補遺卷十九

目錄

范呂諸儒學案補遺

范氏師承

薛先生奎

呂氏先緒

呂先生蒙正

呂先生居簡

呂先生夷簡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文穆講友

溫仲舒

郭氏師承

張先生齊賢

文穆門人

郭先生延卿

富先生言

張氏家學

張先生宗賢

韓氏先緒

韓先生億

忠憲講友

李先生若谷

王氏先緒

王先生荀龍

王氏師承

甯先生智先

涑水同調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 范先生鎮

補 呂先生公著

補 李先生常

薛氏家學

薛先生塾

薛先生直孺

薛先生長孺

薛先生良孺 合傳

薛氏門人

范先生鎮

詳上陳水同調

歐陽先生修

詳廬陵學案

王先生拱辰

詳見濂溪學案

忠文講友

鄧先生至

父孫

忠文學侶

宋先生庠

宋先生祁

蘇先生洵

詳見蘇氏蜀學略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先生叟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李先生大臨

宋氏學侶

連先生庶

父舜賓

連先生庠

景文同調

劉先生羲叟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呂氏家學

呂先生公綽

呂先生公著 詳上涑水同調

呂先生公弼

呂先生公孺

呂先生希道

正獻同調

徐先生鐸

富氏家學

富先生弼 詳見高平學案

李氏學侶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先生布

李先生萃 合傳

黃氏先緒

黃先生茂宗 父中理附子育

黃先生湜

黃先生注

黃先生庶

黃先生廉

黃先生庠

黃先生靡 附子準

明道同調

補 韓先生維

補 王先生巖叟

忠憲家學

韓先生綜

韓先生絳

韓先生纘

韓先生宗師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韓先生宗武

韓先生宗厚

李氏家學

李先生復圭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橫渠同調

補 呂先生大防

正愍學侶

呂先生大忠 詳呂范諸儒學案

呂先生大鈞 同上

呂先生大臨

同上

正愨同調

晁先生說之

詳景迂學案

王樓門人

補 豐先生穆

清敏同調

陳先生禾

君行同調

劉先生鑄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元祐之學

補 龔先生夬

張先生汝明

范氏家學

補 范先生百祿

氏門人

王先生仲符

范氏私淑

楊先生匯

正獻家學

補呂先生希純

正獻門人

范先生祖禹 詳華陽學案

鄒先生浩 詳陝鄴諸儒學案

邵先生伯溫 詳見百源學案

李氏家學

李先生攄 見下涪翁講友

李先生彭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李氏門人

補黃先生庭堅

邢先生居實 詳見安定學案

涪翁講友

宋先生班

王先生該 合傳

洪先生民師 合傳

李先生攄 合傳

蕭先生公餉 附子喚肆麟珩

涪翁學侶

侯先生蒙

崔先生子方 別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曹先生輔 同上

李先生亮工 同上

董先生南美 同上

涪翁同調

王先生獻可

俞先生若著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蔣先生漳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補遺

李先生中 別見景迂學案補遺

鄧氏門人

范先生百祿 詳上范氏家學

景文門人

胡先生稷言 別見安定學案補遺

待制家學

李先生陶 詳見涑水學案

李先生隲 附于時雍時敏

蕙穆門人

文先生同 別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尙書門人

宋先生道隆

韓氏門人

邵先生伯溫 詳見百源學案

岑先生崑起

豐氏家學

豐先生治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豐氏門人

補張先生庭堅

郭先生維

張氏講友

權先生經

陳氏家學

陳先生曦

陳氏門人

陳先生正彙 詳見陳鄒諸儒學案

君行家學

補李先生朴

補李先生格

章貢學侶

施先生舜顯

毛先生叔度

合傳

常氏家學

補常先生同

常氏門人

宋三學案補遺

目錄

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蔡先生樞

關

朝散家學

李先生純德

李先生呂

詳見龜山學案

張氏門人

王先生庭珪

廬溪學侶

郭先生孝友

蔡公門人

張先生字 附子晦

王氏家學

王先生任

涪翁門人

陳先生師道 詳見廬陵學案

張先生庭堅 詳上豐氏門人

呂先生本中 詳紫微學案

江先生端禮 詳見安定學案

王先生直方 別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先生載上 同上

何先生頡 同上

王先生蕃

葛先生敏修

蕭先生巽

馬先生純

祝先生林宗

郭先生純中

楊先生迹

范先生崇 附從孫機

楊先生明叔

宋先生完

謝先生逸 詳見榮陽學案

謝先生適 同上

劉先生瑜

廖先生鐸

羅先生中彥

孟先生扶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孟先生揚 合傳

潘先生淳

陶先生幾先

蔡先生相 附兄据弟桓權桐椿

張先生溥

元先生勳 父聖庚

翟先生汝文 別見廬陵學案補遺

徐先生德郊

黃先生沈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補遺

洪先生朋

洪先生炎

洪先生羽 別見元祐黨案補遺

洪芻 同上

涪翁私淑

劉先生才邵 別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洪氏家學

洪先生朋 見上涪翁門人

洪先生炎 同上

宋元祐案補遺 目錄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洪先生羽 別見元祐黨案補遺

洪芻 同上

權氏家學

權先生邦彥

章貢家學

李先生珙

李先生謙

章貢門人

胡先生銓 詳見武夷學案

胡先生份

王氏家學

王先生頓

王氏門人

楊先生萬里

詳見趙張謚儒學案

劉先生江

劉先生堯京

劉先生子柬

合傳

劉先生子方

合傳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馬先生口

父羽

范氏續傳

范先生灌

范先生仲黼

詳見二江諸儒學案

范先生仲芸

正獻私淑

鄭先生伯熊

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權氏門人

潘先生良貴

詳見龜山學案

呂先生廣問

詳見和靖學案

周先生葵

別見龍川學案補遺

樓先生炤

梁先生揚祖

上官續傳

上官先生損

上官先生粹中

上官先生必克

常氏家學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常先生詵孫

常先生潛孫

宋氏續傳

宋先生文仲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宋先生剛仲

同上

黃氏續傳

黃先生營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黃先生疇若

清敏私淑

袁先生標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補遺

豐氏續傳

豐先生存芳

通守同調

袁先生鏞

李氏續傳

李先生宋輔 附從父景儀

袁氏家學

袁先生士元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十九

後學 鄴 王梓材 同輯
慈谿 馮雲濠

范呂訥儒學案補遺

范氏師承

簡肅薛先生奎

薛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也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爲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祕書省校書郎累官尙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數以疾告拜資政殿學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戶部侍郎判尙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卒于家年六十八其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及居蜀則以惠愛稱蜀人喜亂而易搖先生鎮以無事又能破姦發伏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尙書詠而不苟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爲驕奢

歐陽文忠集

梓材謹案先生女五人三適王拱辰四適歐陽子故先生卒而歐陽誌其墓云

附錄

持身端重論不苟合善知人范仲淹明鎬龐籍在下位

時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

呂氏先緒

文穆呂先生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昇州陞辭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代還加左拾遺拜左補闕知制誥遷都官郎中入爲翰林學士參知政事賜高麗景門先生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先生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不詰其姓名先生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爲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文正昉罷相先生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尙書平章事監修國史先生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淳化中罷爲吏部尙書復相文正四年文正罷先生復以本官入相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眞宗卽位進左僕射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郊祀禮成加司空兼門下侍郎六年授太子太師封蔡國公改封隨又封許景德二年表請歸洛許國之命甫

下而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諡曰文穆

宋史

附錄

父逸圖黜妻劉并棄先生劉誓不改適及先生莅官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並至時稱其孝

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官員替罷謁見必問人材隨即疏記分門類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故所用多稱辟如此

黃東發曰太宗初臨軒首擢公冠甲科其後三入中書以功名終始國朝科目得人之效公昉焉嘗觀其對治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道寬猛之論則欲漸行清淨之化對輦卒私市之說則謂正合黃老之道不納照二百里鏡懇辭子弟起家員外郎不欲聞指嘲參政時朝士姓名自其修身推之治道往往清心省事似從道家來惟其遇事敢言夾袋儲材識從子夷簡富韓公爲宰相器所以異于飲醇不事事之曹參而卓然以儒術著歟然東封西祀之不諫豈亦以其道家事耶嗚呼干戈方戩休養以太平則公之力爲多也

侍郎呂先生居簡

呂居簡文穆蒙正子慶曆中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憾于石徂徠介徂徠卒竦言于仁宗曰介未嘗死北走鄰國矣乃遣中使發棺驗之先生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爲無故發人之墓柰何中使曰于君何如先生曰介死當時必有內外親族及門生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狀保證以聞事乃白先生長者其行事多類此以兵部侍郎判西京御史臺卒年七十二

宋史

文靖呂先生夷簡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文穆公蒙正之再從子也進士

宋元稹案補遺

卷十九

四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及第通判濠州知開封府治嚴辦眞宗識姓名于屏風仁宗時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昭文館大學士手疏陳八事語甚切以使相出判陳州後再相進位司空封許國公卒謚文靖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先生之力爲多有集二十卷子公綽公弼公著

公儒皆有名

姓譜

附錄

章懿太后上仙先生因奏事簾前曰聞夜中有宮嬪亡者太后卽起有頃獨出謂先生曰卿欲離吾母子也先

生曰太后他日不欲保全劉氏乎太后悟乃發喪成服備禮葬之

大內火宮門晨未闕輔臣請對上御拱辰門接百官拜樓下先生獨不拜上遣問其故曰宮庭有變願一見上上爲舉簾見之

黃東發曰呂文靖公用事動必以術雖當時大賢如韓如富如范如王皆爲所忌然其間諸賢也亦以成國家之事而不陷之罪如韓范西富公北其後使范公折而講守邊富公亦使河北竟守邊之類是也公文穆猶子也公之用文穆內舉也家學源流有自來矣豈變而不失其正者乎

文穆薄友

溫秉陽仲舒

溫仲舒字秉陽河南人舉進士通判吉州直史館拜樞密直學士累遷同知樞密院事後判河南府才堪應務

與寇萊公準同進人稱溫寇

姓

梓材諱案秉陽至道二年參知政事咸平初罷邵氏聞見錄稱文穆微時于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舒讀書有詩是先生固文穆之友也又案曾氏塵平集言其始廢黜呂蒙正當路力接

進之及驥用反攻蒙
正爲士論所傳云

郭氏師承

文定張先生齊賢

張齊賢曹州人徙居洛陽自言慕唐李大亮爲人故字
師亮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累遷至簽書樞密院樞
密副使參知政事淳化二年拜相歲平初復相屢進位
至左右僕射請老以司空致仕飲食素過人執政後丁
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其後日一飣粥既許乃食脫
粟飯三年河肉只菜不入門世稱其孝平日頗以致君

宋史案讀遺

卷十九

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自任言涉疏闊前後治獄全活甚眾未第時依大子少
師李肅家及貴歲時祭之种放之用亦其薦也嘗教子
孫皆能自立有文集表疏集雜編小說各數十卷

隆平集

梓材謹案隆平集又言其在相位事有涉干請辭
連李沆而先生獨任其責物論甚美及再相與沆
準相傾遂虧名節云宋史本
傳載其仲兄昭度嘗授之經

坐右詩

慎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無
私真克己直道處和光此箇如端的天應降吉祥

附錄

吳處厚青箱雜記曰齊賢嘗作詩自警兼遺子孫雖詞語質朴而事理切當足爲規戒余嘗爲廣其意就每句爲一篇命曰八詠警戒詩

文穆門人

隱君郭先生延卿

郭延卿洛人少從張文定呂文穆游以文行稱張呂二公相繼入相薦于朝命以職官不出謂之郭隱君天聖明道中錢文僖自樞密留守西都一日出長夏門屏騎從與謝希深歐陽永叔尹師魯梅聖俞諸公同步至午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橋訪隱君隱君不爲動亦不加禮抵暮別去送及曰野人亦嘗至府廷無從上謁文僖悵然謂諸公曰斯人視富貴爲如何可愧也

邵氏聞見錄

贈公富先生言

富言昔呂文穆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文穆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于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卽司徒韓公弼也

宋史

雲濠謹案先生客呂文穆門下亦見邵氏聞見錄

張氏家學

庶官張先生宗賢

張宗賢文定諸子中最賢雖累賫登朝而畏羈束故多

居田里

史

韓氏先考

忠憲韓先生億

韓億字宗魏靈壽人後徙開封舉進士知永城縣有治聲遷御史中丞時楊尙二美人以口口去仁宗欲召復之先生力言唐室之禍乃中止官至尙書左丞以太子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少傅致仕卒諡忠憲子八人少師持國維其第五子也

譜姓

雲濠謹察先生爲王文正公且之婿故久歷外官以文正在政府避親及文正卒乃稍進用隆平集云又案先生之諡宋史本傳與名臣言行錄並作忠獻

附錄

性方重有守治家嚴肅雖燕居未嘗見其惰容

范文正知開封獻百官圖指宰相呂夷簡差除不平而陰薦公可用文正旣貶帝以諭公公曰仲淹舉臣以公臣之愚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

子人遂除參知政事

公少年貧時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字就卽條去遇烈日及小雨張敝繖自蔽率以爲常

公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謁告省親康公與右相及姪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于隅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獄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能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俸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尙不能記則細務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九十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不卑可知矣吾在千里外無所干與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眾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慄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蘇氏談話

王夫人初未有子夢一僧貌甚異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乎摘五葉餌之後生舍人及獻肅公職方宮師莊敏公五子皆貴顯常誨之曰汝父有法度爲世所知汝曹或不及則人必以爲類我也其善教如此

桐陰舊話

黃東發曰韓忠憲公治郡多善政爲御史權勢畏之以范文正公薦參大政不喜招官吏過失欲天下皆得其

所惟治家以嚴初與李參政若谷力貧致成立清苦終其身

忠憲講友

康靖李先生若谷

李若谷字子淵豐縣人少孤遊洛下因葬其父母于緱

氏而占籍焉舉進士累官至參知政事卒諡康靖

姓譜

雲濠諱案宋史本傳云少時與韓億爲友及貴顯婚姻不絕焉子淑字獻臣三授端明殿學士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史稱其傾側險詖淑子壽朋復圭復圭爲王荆公所知

附錄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并州自昔未有學舍先生知州始建學于文宣王廟

在政府嘗言近歲風俗僥薄駕朋黨之說以汙善良君

子小人各有氣類今一槩以明黨名之忠臣恐懼臣亦

無以立朝矣上善其言爲下詔徹諭焉

以上隆平集

晁氏客語曰李若谷教一初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

謹和已聞命矣緩字未諭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王氏先緒

王先生荀龍

王荀龍字仲賢大名人入洛見康節其議論勁正有過

人者康節喜之和其詩曰車從賞花來北京耿君光期已馳情此時隕霜奈何重今歲開花徒有聲既尋佳章當墜刺寧無累句代通名天之美才應自惜料得不爲時虛生先生韓魏公客也因誦魏公詩云春去花叢胡蝶亂雨餘蔬圃桔槔閒康節愛之曰怨而不傷婉而成章之言也子巖叟亦魏公客

邵氏聞見錄

王氏師承

甯先生智先

甯智先河東人元祐中上問王巖叟從誰學對曰從河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東甯智先

姓

凍水同調

補忠文范景仁先生鎮

梓材謹案蘇文忠祭蜀公文云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無閉豈以聞里忠義則然又文定祭文云昔我先人公蚤知之白首相親往事莫追賦方在朝公舉諫官卒以獲罪初無一言檢來于宋復館于門曾患之不郵而惟義是敦今其云亡無復斯人據此則先生之與三蘇固聲氣相同者也

蜀公正書

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五刑者舜制

五流以宥三苗之剗刑荆宮大辟也

梓材謹案此條深寧叟困學紀聞采之云胡氏皇王大紀本之而以墨剗荆宮大辟爲賊刑之科目

可謂清

作之論
昊天言成命言文武受天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逸豫爲也此揚雄所謂康王之時頌聲作于下自彼成康奄育四方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

蜀公文集

清聲不見于經惟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簾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清愈高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樂議

王伯厚曰劉几用四清聲未可以爲非

謝山困學紀聞三箋曰劉几言樂律主于人聲不以

尺度求合此爲正論

按周禮補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十寸八寸之別按周禮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旣以爲尺則八寸十寸俱爲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八尺者八寸

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者是周用

八寸十寸尺明矣

判吏部南曹上書

梓材謹案深寧困學紀聞引蜀公云周兼用十寸八寸爲尺漢專用十寸爲尺

舜巡四岳則同律度量衡孔子曰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以是知聖人之於尺量權衡恃以爲治者而尺量權衡必本於律律必有聲以考其和此樂之所由作也考工記世以爲漢儒所爲漢志載劉歆之說多所牽合某亦于二書深疑之近因觚斛攷其制作不復疑矣

答陳水書

涑水與先生第四書曰古律既亡胡李之律生于尺

宋事案補遺 卷十九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房庶之律生于量皆難以定是非光爲景仁言之熟矣今不復云權量雖聖人所重又須更審法度修廢官然後政行於四方恐夫可專恃以爲治也又今之權量未必合于聖人之權量也夫中和樂之本也鐘律樂之末也本巧也末規矩也雖不盡善猶能成器若規不規矩不矩雖使良工執之猶將減焉某是以願銷新鑄之觚斛不欲使傳于後世

虞書同律度量衡舜每歲巡于方岳下放而齊一之安得謂不恃此以爲治今之尺乃古之尺今之權衡乃古

之權衡前年以古樂聲爲黃鐘長九寸三分損一爲林鐘長六寸律皆圍九分黃鐘積實得八百一十分三分損一林鐘得五百四十分十二律皆如此率而其聲協此乃增律之一寸以爲尺豈生于量也與今之太府尺正同又以黃金方寸得一斤乃知太府權衡皆古法也惟量比律十三分二之大此蓋出于魏晉以來貪政也律者樂之本也鐘鼓云乎哉蓋病後世專事鐘鼓而不知本也刑名之書謂之律者取此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之大小情之輕重苟不以律則不得其當猶無律而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古四明叢書

總圖刊本

定樂也

答涑水第四書

涑水與先生第五書曰尺量權衡自秦漢以來變更多矣今之尺與權衡豈得猶是先王之所用邪彼貪者知大其量以多取人穀豈不知大其尺以多取人帛大其權衡以多取人金乎且尺量權衡公私所共用也斂之以大量則給之亦以大量貪者何所得乎又所謂律與斛斛之分數某未甚解豈非語其容受邪以千二百黍爲一龠則二百四十萬黍爲一斛以今斛概之何啻大十三分之二耶此皆愚所不及非

面議莫能盡也

古有什一之稅而魯什三漢什五秦大半皆大斂也不
必大其量是也亦恐便于用而致然爾今尺合于律權
衡合于律而觚斛之輕重合于權衡尺之方深合于量
又與古樂聲正同所謂量者一律之容爲一龠千六百
四十龠爲一鬴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之實也二千龠爲
一斛百六十二萬分之實也君實深于算請律刀分推
而至于權衡尺量則渙然無疑矣

復涑水
第五書

大抵吾儕讀經史經有注釋之未安者史有紀錄之害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義理者或爲論或爲辯以正之所以見爲學之志而示
于世注老子是也今夫樂列聖之所拳拳者蓋以禮樂
治國之大而不可一日慢況樂之太簇爲黃鐘宮商易
位哉君實前與胡阮非李照今復主之豈未思之耶王
朴樂某亦同房庶非之雖高五律君臣民事物不相干
今復欲用之何可得也胡瑗所作比王朴下半律仲更
嘗言之君實已悉李照之樂聲雖發揚又下三律然君
臣民事物皆失其位不可不深念之

復涑水
第八書

君實以爲房庶改漢書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

八字某以爲漢書前言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鍾之長後言九十分黃鍾之長則八字者不可謂庶自爲且庶亦不能爲也尺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在尺則曰黃鍾之長在量則曰黃鍾之龠在權衡則曰黃鍾之重皆千二百黍也豈獨于尺而爲不成文理乎夫五色者之於衣華于身而已五味者之于食適于口而已烏取於溫飽云乎哉見君實議樂正如是矣王朴之樂君臣民事物全不相干以仲呂爲黃鍾而次比之知其然也李照之樂皆失位者以太簇爲黃鍾而次比之知其然也君實

云必有伶倫后夔師曠始能知之某以爲三人亦不能知何則無律也書云律和聲禮云吹律聽軍聲傳云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故知三人者有亦不能知之無律故也

答涑水論積黍書

涑水與先生論積黍書曰來示云經有注釋之未安史有記錄之害義理者不可不正此則誠然然須新羨勝舊義新理勝舊理乃可奪耳如浴乎沂十月五日星聚東井之類是也至於房庶所改漢書云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全不成文理豈可遽改舊

齊邢景仁以禮樂爲治國之六而不可慢某豈以爲小而可慢耶景仁吹律呂攷鐘磬校尺量鑄斛斛以求先王之樂某謂先王之樂大要主于中和而已亦猶景仁謂衣有青赤黃白黑之異某謂主于溫而已矣景仁謂食有酸苦甘辛鹹之異某謂主于飽而已矣然則景仁豈能全廢某之說某豈敢盡不用景仁之論邪從景仁之樂視之則王朴君臣民事物全不相干李照皆失其位使二人復生今日視景仁之樂未知其云何也今未有伶倫后夔師曠願以所著樂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說與某書合藏之以俟後世知樂者辯之也

樂爲小事爲大事王朴李照胡瑗三家君實不決是非慢而小之也但看今之君臣民事物可知之往年孫宣公馮章靖宋子京非李照樂乃召阮逸胡瑗房庶令修之君實當時與胡阮同非李照者今所用乃李照樂何也君實之言可全廢某之言不可不盡用何則蓋無不是也古人之皆不到也十二律皆有損益而和也豈不爲新義勝舊義新理勝舊理乎所恨至是未有人是

之

又小簡

附錄

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先是蔡京見公曰上將起公矣公正色曰鎮以論新法不合得罪一旦先帝棄天下其可因以爲利乎故公卒不爲元祐二聖之起

初神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攷正公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于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斛斛欲圖上之又訪求真黍以定黃鐘而劉几卽用李照儀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旣致仕請大府銅造樂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

墓誌

蜀公東齋記事曰君實與予莫逆之交也惟議樂爲不合往在館閣時決於同舍同舍不能決遂弈棋以決之

君實不勝乃定其後二十年君實在西京爲留臺子往候之不持他書惟持樂論八篇示之爭論者數夕莫能決又投壺以決之子不勝君實懽曰大樂還魂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領而歸

蘇文忠誌其墓曰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代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旣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略則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舍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梓材謹案元文類載索尤魯
翀范墳詩蓋卽先生之墓也

蘇魏公挽之曰歲在龍蛇會忠賢屢感傷未收空土淚又啓蜀公喪

原注公與呂司空相繼謝也

士類將安放交情何日忘

其傳金石刻俱是大文章

程氏遺書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爲此死又卻爲彼儘似見得後卻云自有鬼神又卻迷也

晁氏客語曰純夫言舊日子弟赴官有乞書于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李廌談苑曰東坡云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慾一物不芥蒂於心卻是學佛作家然至死不取佛法

汪玉山題申溫蜀三公倡和詩曰元祐初溫公申公對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秉鈞軸而天下復安蜀公累詔不起謂所親曰予所欲爲者君實旣已爲之又安用出蓋其出處未嘗不同乃如此也

朱子語類曰范蜀公謂今漢書言律處折了八字蜀中房庶有古本漢書有八字所以與溫公爭者只爭此范以古本爲正蜀公以上黨粟一千二百粒實今九寸爲準溫公以一千二百粒排今一尺爲準漢書文不甚順又粟有大小遂取中者爲之然下粟時頓緊則粟又下了又不知如何爲正排又似非是今世無人曉音律只

憑器論造器又紛紛如此古人曉音律風角鳥占皆能
之太史公以律論兵意出于此

黃東發曰范蜀公凡所陳闕涉甚大首乞仁廟擇宗室
爲皇儲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爲白此爲天下孤
忠極論王安石新法不便六十三致仕而去迄不爲元
祐一出此爲天下高節

雲藏謹案阮亭居易錄載安岳馬山集五言律詩
上范蜀公二十韻說盡蜀公平生又言趙清獻集
有劾陳恭公執中妾妾殺婢二奏反復不遺餘力
子竊不謂然一日讀范蜀公疏言今陰陽不和財
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臺省
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不覺歎服如蜀公
者真可以爲宰相元祐之初獨高臥不肯起其風
概又出元祐
諸賢之上云

補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

梓材謹案謝山于南軒學案趙中川傳云說者以
爲呂正獻公之于范歐諸老爲親炙是先生固亦
高平講
友也

附錄

公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于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
麤陳其略至于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爲上
反覆深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

言毋諱公因進講言弑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姦心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

公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言在下而不見知于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于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武王之皇自敬德是也上知公意深切每改容鞠躬如在車之式

歐陽公爲翰林薦公文學行誼宜在左右稱公清靜寡慾有古君子之風

公晚多讀釋氏書益究禪理溫公博學有志行而獨不喜佛公每勸其留意且曰所謂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耳非必事事服習爲方外人也

並家傳

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

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近
吉士體粲穀似怕腹中書書于屏風

家塾記

王伯厚曰呂正獻公書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
本後漢張霸戒子之語

公嘗薦處士常秩秩後稍變節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
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因而懈好賢之心公矍然
謝之

人或議公太恕以爲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爲異日患公
曰爲政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

之自棄耶

程明道送呂晦叔赴河陽詩曰曉日都門旆旌晚風
鏐吹入三城知公再爲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

蘇魏公挽之曰自歎羈屯世少同平生知己莫如公早
參直諒多聞數晚入坯陶一器中存歿交情成契闊晤
言名理設研窮追思五十年前曾已識河東父祖風
晁氏客語曰荆公謂呂晦叔曰漢元帝晚節劉向數上
疏切諫疑犯分也晦叔曰有貴戚之卿

又曰荆公論舜納于大麓何義晦叔曰薦之于天

東萊題伯祖紫微翁與魯信道手簡後曰先君子嘗誨某自吾家全盛時與江西諸賢特厚文靖公與晏公戮力王室正獻公靜默自守名實加于上下蓋自歐陽公發之平生交友如王荆公劉侍讀曾舍人屈指不滿十雖中間以國論與荆公異同元豐末守廣陵鐘山猶有書來甚惓惓且有絕江款郡齋之約會公召歸乃止已而自講筵遷政路遂相元祐二劉三孔曾子開黃魯直諸公皆公所甄敘也

朱子答李深卿書曰呂氏之學在近世亦近正矣然觀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王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獻對神祖空寂之間則以堯舜所知所急爲兩途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則見正獻所學所言爲二致諸若此類不可殫舉蓋猶未免于習俗之蔽也

黃東發曰公初與溫公薦進王安石安石行新法二公皆以爭論去元祐初二公復並相其除新法溫公薨元祐之政尙賴公扶持然公慈恕務包容進退廢置無復

溫公剛大之氣

補龍學李公擇先生常

附錄

力學自喜多聞強識爲文章敏捷初若不經思慮及成屬寓深雅識者知其遠器也

時荆公之子雱與溫陵呂惠卿皆與聞國論凡朝廷之事三人者參然後得行公言陛下與大臣議某事安石不可則移而不行安石造膝議某事安石承詔頒焉呂惠卿獻疑則反之詔用某人安石惠卿之所可雱不說則又罷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今皆不似之耶而其論青苗尤爲激切至十餘上不已

凡所言事多舉大體務在廣諫諍抑僥倖殺激訐其本

宋史案補遺

卷十九

三五四明叢書

約略刊本

之忠厚篤于世教嘗謂己之所見者有得必入告于上織悉不隱若其隨時所趣以排擊取合則不能也其自信如此故忠言密啓世莫得而傳焉

黃涪翁祭之曰公處貧賤如處休顯溫溫不試任重道遠內行純明不缺不疵臨民孝慈民歌去思其在朝廷如圭如璧忠以謀國不沽子直熙寧元祐言有剛柔公心如一成以好謀十年江湖睥然生色三年主計鬚髮盡白它日謂我何喪何得我知公心謀道愛國出牧南陽往撫益部稱責辦嚴笑語卽路天下期公來相本朝

奄成大夜終不復朝

又跋先生書曰公擇先生疏通遠大君子也往歲某嘗從學數年雖以甥舅禮意見畜出入閨闈無閒然自有物外相知之鑒細觀其內行冰清玉潔視金珠如糞土未始凝滯于一物詩云豈弟君子胡不萬年

蘇文忠李氏山房藏書記曰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于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旣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旣已涉其流探其原採剝其華實而咀嚙其膏味以爲己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發于文詞見于行事以聞名于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晁景迂題李公擇尙書宣諭曰卿博通史學入侍金華多所發明深副虛宁當祖宗時講筵尙耆艾相與尊先儒不過明訓詁有聽而無難不足于言而有餘于行進退容止肅如也當宁望之寧待其言之華哉近時務以英俊爲講席之寵悉反舊制如元祐中李尙書之口宣

當上之史官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云宋江西洪置郎中妻
女城縣君李公釋尚書姊也治春秋博學能文作
公擇挽詩云久歷金門貴未酬黃屋知如聞天
誠客抱恨作銘詩不減前人載江少虞類苑

薛氏家學

殿班薛先生塾

薛塾字宗道簡肅之弟知河池縣始建孔子廟春秋飭
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識學校之禮官至內殿崇
班卒而歐陽永叔銘其墓曰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
足似不愧其兄

歐陽文忠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薛先生直孺

薛直孺字質夫簡肅之子也爲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
學自力以世其家後簡肅六年卒年二十有四

歐陽文忠集

通守薛先生長孺

國博薛先生良孺

合傳

薛長孺字元卿簡肅兄睦之子少用簡肅蔭補郊社齋
郎歷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通判成都府未行
卒其知絳州曰絳吾鄉里也長者乃吾父師子弟猶吾
子弟也爲立學官以教之爲政有惠愛絳人大悅弟良

孺字得之少孤育于簡肅以蔭爲將作蓋主簿再爲殿
中丞遷國子博士監陳州清酒務卒于官舍爲人開爽
明朗幼爲簡肅所愛若已子云

歐陽文忠集

薛氏門人

忠文范景仁先生鎮

詳上涑水同調

文忠歐陽永叔先生修

詳廬陵學案

懿恪王先生拱辰

詳見濂溪學案

忠文講友

太師鄧二江先生至

父琛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鄧至蜀人世居梓江以富名父琛均順薦亂謁高貲且
諭諸富人無斫邑人以故保全家頓貧徙雙流以經學
誘進後生羣聚至數百人翕然知學及先生學益大號
二江先生范蜀公爲之友蔡公從之游以子貴贈太師
其父亦贈太保生四子後先登科紹試禮部第一季子
縝登科時神宗臨朝綰爲翰林學士侍唱名至縝綰下
殿謝子洵仁洵武從子邵聯唱名于是紹聯謝執政因
奏鄧至善教上曰知之

氏族譜

梓材謹案劉氏人譜引此事云上顯而笑之王
恭公從旁贊曰以其父鄧至盡職教人所效也

忠文學侶

元獻宋先生庠

宋庠字公序安陸人後徙開封之雍邱先生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擢大理評事歷遷尙書刑部員外郎詔爲翰林學士寶元中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先生爲相儒雅練習故事與宰相呂夷簡論數不同凡先生與善者夷簡皆指爲朋黨如鄭戩葉清臣等悉出之乃以先生知揚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徙鄆州進給事中復召爲參知政事慶曆七年春旱用漢災異策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免三公故事罷宰相賈昌朝輔臣皆削一官以先生爲右諫議大夫明年除尙書工部侍郎充樞密使皇祐中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享明堂遷工部尙書三年以刑部尙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後徙許州又徙河陽再遷兵部尙書入覲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莒國公旣而與副使程戡不協以河陽三城節度同平章事判鄭州徙相州以疾召還英宗卽位移鎮武軍改封鄭國公出判亳州以司空致仕卒贈太尉兼侍中諡元獻先生儉約不好聲色

讀書至老不倦善正訛謬嘗校定國語撰補音三卷又
輯紀年通譜區別正閏爲十二卷掖垣叢志三卷尊號

錄一卷別集四十卷

宋史

雲濤謹案曾氏隆平集言先生初名郊李淑因對
言于上曰郊交也姓與國號同而名交非所宜仁
宗語之更焉又
以其諡爲元憲

國語補音自序

逮東漢左傳漸布名儒始悟向來公穀膚近之說而多
歸左氏及杜元凱研精訓詁木鐸天下古今真謬之學
一旦冰釋雖國語亦從而大行蓋其書並出邱明自魏
晉以後書錄所題皆云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氏爲內
國語爲外二書相副以成大業凡事詳于內者略于外
備于外者簡于內先儒孔晁亦以爲然

附錄

與弟同有時名以詩賦爲學者所宗謂之二宋

其爲人端厚清畏進止有法度卽上有所問必據經以
對退而未嘗與人言閒或薦引士大夫惟恐其聞之不
敢掠上恩其接賓客臺臺論文章不自休世皆尊名德
而小人亦自遠門下

神道碑

嘗自謂時賢多以不才誚我因爲自詠詩曰我本無心
士終非濟世材虛舟人莫怒疑虎石當開蚊負愁山重
葵傾喜日來欲將嘲強解真意轉悠哉史

黃東發曰宋元憲自爲言官參大政遇事多明白可否
及旣登庸天下無事惟務清淨再用頗事浮沈矣然公
之言曰殘人逞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爲也旨哉言乎
豈老成涉歷蓋自有見而然耶又曰自布衣時二宋已
名動天下而公爲謹飭云

景文宋先生祁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三四明敝書

約園刊本

宋祁字子京元獻弟與元獻同時舉進士禮部奏先生
第一元獻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元獻第
一而眞先生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釋褐復州
軍事推官孫奭薦之改大理寺丞再遷太常博士同知
禮儀院有司言太常舊樂數增損其聲不和詔先生同
按試李照定新樂胡瑗鑄鐘磬先生皆典之預修廣樂
記成遷尙書工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權三司度支判
官徙判鹽鐵句院用修禮書次當知制誥而元獻方參
知政事乃以爲天章閣待制判太常禮院國子監改判

太常寺元獻龍先生亦出知壽州徙陳州還知制誥權
同判流內銓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留爲翰林學士
兼侍讀學士改龍圖學士史館修撰修唐書累遷右諫
議大夫充羣牧使復爲翰林學士出知許州復召爲侍
讀學士史館修撰遷給事中出知亳州徙知成德軍遷
尙書禮部侍郎加端明殿學士特遷吏部侍郎知益州
加龍圖閣學士知鄭州唐書成遷左丞進工部尙書拜
翰林學士承旨復爲羣牧使尋卒後贈尙書先生兄弟
皆以文學顯而先生尤能文善議論修唐書爲列傳百

宋元軍案補遺

卷十九

三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五十卷預修籍田記集韻又撰大樂圖二卷文集百卷
先生所至治事明峻好作條教其子遵治戒不請諡久
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先生法應得諡諡曰景文

宋史

景文文集

朝有宮室之嚴廟有垣墉之護郊有營衛之禁則獸何
自而至焉自山林來則必凌突淮河戢戢林林躡踞躑
躑頓足掉首騰踏盤桓何其怪也

儀舞
辨

周公之攝政仁乎其父欲配之郊則抗乎祖欲遂無配
則已有仁父之心不能見之天下不見之天下非仁人

于是乎名天以上帝而配之上帝也者近人理者也人于萬物乃一物假令天若有知然宰制生育未必圓顯方趾耳鼻食息如人者也今名之帝以人尊天引天以自近親之也人之親者莫若父故以文王配上帝不可以郊故內之明堂明堂王者最尊處也仁乎其父故親于天天有帝名則祭之明堂親與敬兼之矣孔子所以美周公能以是心于天下而不失乎至禮禮者緣人情者也

配郊說

冬許晚絮春許徐褫早許飽夕許慊行立坐偃皆不得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至國明嚴書

約圖刊本

久毋以吾胃熟生物暖冷物勿以吾氣贊喜怒且憂樂喜怒人所未嘗無也多憂傷神多思傷志過樂喪守喜極氣散怒極氣惱而不下若使吾心爲郵候憂樂喜怒至而不久舍毋令少舍則善矣

攝生說

兵無常帥帥無常鎮權不外假力不它分此其所以維萬方憺四夷鼓行無前而對天下者也

慶兵錄序

對太學諸生文

諸生有過臣學舍諭臣曰頃聞縣官清詔修復僞宮伴圖旣吉攷定之中築登削馮聚見其功順坤珍以營勢

憲圓璧而同離超夏越商與虞同風革有鳴之好音挾
兩豆之翠筠蓋有日矣今茲乃詔大匠罷其營理收絲
反汗搢珽愕眙廢里斃于九仞止天崧于一簣寧道之
遂汙文之將墜廢仁義于黃老謝詩書于佛諦何沒振
之甚焉臣揖而喻之曰宸衷照睿天家謨明協恭大化
速如建瓴重惜百姓喚咻羣生今太學歲直其地故縣
官避而不營慮陰陽之盤擾損祭獻之洪寧又以庠序
體大之事縣官亦欲不急其成然弗聞其遂廢也諸生
悄然曰先生見欺哉大道宰時萬物均利先天後天不
恤禁忌有而言之亦祇以異恐先生之迂也臣應之曰
上世不凝滯于物故能與世推移雖神達之昭合懼細
黔之無知是以韜先見之遠略徇昆命之邇詞俯同億
兆不顯其幾俟厥祥之歲習遷攷室之多儀上取陽秋
吳越之誠次驗禮經子卯之譏宜乎味者不見其堂與
而僅在乎滂籬也諸生曰然則先王之謂體大之事不
亟其成斯言非是何據于經且夫陶姚勳華商周文質
每舉大物未嘗曠日是以靈臺經始而詭庶民之功桑
蔭不移而示聖功之疾又況太學者綜王度之稱首導

天常之自律獨淹久而弗康將寢微乎學術不按其華
焉取其實思竊疑焉臣答曰諸生可謂拘文牽俗迷乎
大方持螢燭不知白日之出視藪澤不識鷓鴣之翔今
將伸子之偃箴子之育牘陳帝絃概舉皇綱竊聞太平
之基不九年則不能戴其德故源甚浚則流甚長成之
暴則壞之亟虞舜歷試諸艱而納大麓周文匪棘其欲
而王西國彼寧樂乎淹郵哉不得以已也今縣官丕天
之大彌文之緯以絃頌不已日而乎習俗不期月而改
故先發號乎首善將大定于四海使含生飫其祇庸多
士薰乎孝愛然後鼓易動于庠序沛有餘乎方內亦猶
樹木者爲計于十年成閩者歸餘于三歲此天道之常
倫奚致疑于驢騾况縣官樂育士類申飭官師講求本
末之說丕迪安安之基雅三而肆零詠而歸維暫休乎
不作且不忘經構之宏規何謂其遂廢哉諸生淑焉汗
下遂巡避席曰鄙人寡聞猶醯醢雖然微夫子之發覆孰
知乎天地之全

附錄

將卒爲治戒曰吾歿後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斂用濯滄

之鶴氅紗表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爲陰陽拘忌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焄然朗朗有識者還于造物放之太虛可腐敗者合于黃墟下付無窮吾尙何患掘冢三丈小爲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水二盜酒二缸右置米麵二匳朝服一稱私服一稱華履自副左列吾誌石右刻吾銘卽掩擴惟簡惟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可著數人故無功于國無患于人不可以請諡

有司不可多受賄贈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樹五株柏墳高三尺石翁仲獸不得用蓋自標置者非千載永安計爾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平生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爲遂無知也喪之詣塋以繪布纏棺四翼引勿得作方相俑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生平語言無過人者惟無妄編作集使後世嗤詆吾也

曾文定隆平集曰子京修唐書十餘年雖外官亦以藁自隨非特文章有見于世其守邊護兵雖古之名將不

能過也章疏之達于上者尤切世務卒不至大用時論惜之

朱子語類曰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詭誕者癩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道理皆不見他正賊卻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

梓材謹案文公釋氏論下有云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爲言宋景文公于唐李蔚等傳既言之矣

梓材又案文文山與陳知縣書云晏公在陳歐公在頴二宋二蘇千里往訪竟日從容自言受知帥

也則先生嘗及晏氏之門矣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巧言爲辯文子爲學采景文云此後魏北齊里俗譎字也

寺丞蘇老泉先生洵 詳見蘇氏蜀學略

知州李谷子先生暎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待制李先生大臨

李大臨蜀人第進士仕至天章閣待制事在國史知制

誥時繳李定詞頭其一也子陶隱 氏族譜

梓材謹案范忠文祭李舍人文有云伊余與公自幼相從粵景祐中揭來之東同年登科四紀于今

白首一節金玉其心是
先生固忠文學侶也

宋氏學侶

員外連先生庶父舜賓

連庶字君錫應山人父舜賓好義樂施先王舉進士爲
壽春令開田千頃一縣大治尋以母老乞監陳州稅營
送客出北門慨然有感即日求分司歸久之歐陽公薦

其學行屢遷職方員外郎卒

姓

梓材謹案歐陽公爲連處士舜賓墓表云字輔之
其先閩人自其祖爲廬山令後爲推官卒而反葬
廬山遂家焉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
十餘年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贖鄉里而教其二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天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子以學曰此吾責也又按張文潛爲二宋二連祠
堂記稱君錫云好修而自重直諫多聞之君子也
宋史隱逸傳言先生始與弟庠在鄉里時宋郊兄
弟歐陽修皆依之及二宋貴達不可其志退居二
十年守道好修非其人交非
其義秋毫不可污也卽本祠記

郎中連先生庠

連庠字元禮君錫之弟也兄弟與二宋遊相好也先後
登科先生爲尙書都官郎中敏于政事號良吏

張柯山集

景文同調

著作劉先生羲叟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呂氏家學

學士呂先生公綽

呂公綽字仲裕文靖許國公長子也少補廣文諸生遂任爲本監主簿累知陳留縣代還賜五品服讀書于崇文院遷大理丞歷知徐州尋復爲侍讀學士徙河陽過都留侍經席至和二年遷右司郎中未拜命卒年五十七特贈左諫議大夫先生四典太常尤明於禮學自三代沿革國朝典章之盛靡不該達郊廟祭器敝久不修而法度又不合古請以時更造開歲天子出嘉賓敕有司薦廟必先詔禮官議中式而後行先生乃引月令天子四時嘗新所以薦羞之具悉以圖上歲行六十一祠禘祫二祭其薦裸興俯玉帛彝器菁茅醢醢鍾石歌奏皆有儀式會成一帙名曰郊祀總儀嘗論祖宗配郊當正位作主以明同尊天地又謂古者婦人無謚自漢唐以來皇后多因帝謚爲稱國家順禱翼宣四帝暨太祖太宗皇后悉同廟謚獨奉聖皇帝五后節惠曰莊與謚典不合願易名爲章追正前失明年天子遂詣廟行改謚禮平居無他嗜好惟以書史日自娛又善爲訓辭其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重輕有體時論予之

王夢陽集

正獻呂先生公著

詳上懷水同調

惠穆呂先生公弼

呂公弼字寶臣文靖第二子積遷直史館河北轉運使仁宗知名識于殿柱擢龍圖閣直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英宗時以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乃諫曰諫官御史爲陛下耳目執政則爲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爲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會王介甫立新法異議罷爲觀文殿學士知太原府後拜宣徽西院使判秦州以疾求

宋元學案雜遺

卷十九

四十四明啟書

約圖刊本

解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惠穆

姓譜

附錄

文與可挽惠穆詩曰憶在南邛日家君此忽亡公時帥本道力爲濟歸喪賤息將何報深恩不可忘如今每念及惟有淚浪浪又曰自出公門下常蒙禮意勤相看如子姓交政爲郎君每望中書入俄驚遠訃聞何時高冢上永日吳寒雲

尙書呂先生公孺

呂公孺字稚卿文靖季子任爲奉禮郎賜進士判吏部

南曹占對詳敏仁宗以爲可用知澤潞廬常四州提點
福建河北路刑獄入爲開封府推官改陝西轉運使常
平法行請以青苗免役歸提刑司徙知渭州鄆州蔡州
復知審官東院出知秦州相州更陳杭鄆瀛四州元祐
初加龍圖閣直學士改祕書監遷刑部侍郎知開封府
爲政明恕擢戶部尙書以病提舉禮泉觀卒年七十贈
右光祿大夫先生廉儉與人寡合嘗護曹侑喪得厚餉
辭不受談者清其節焉 宋史

員外呂先生希道

宋元祐案禮遺

卷十九

聖二四明錄書

約國刊本

呂希道仲裕子官屯田員外郎端粹才令

王華陽集

附錄

知和州東坡送以詩云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
歷陽觀君崛鬱負奇表便合劍佩趨明光

梓材謹案晁氏客語云呂正叔十八歲已能看春秋人問之曰以經按傳之眞僞以傳質經之是非正叔當亦正獻之族恐卽公綽之子希道也

正獻同調

大夫徐先生鐸

徐鐸字振甫平陽人熙寧九年狀元尙書左丞呂正獻

公著嘗稱其德性凝重剛正不阿召入爲翰林侍講力
詆章惇等後惇相先生安置化州未幾擢給事中累官

至吏部尙書卒

溫州舊志

雲濠謹案平陽縣新志稱先生歷太學博士時日
下黑子見條指新法害民忤呂惠卿提舉太乙宮
後累官尙書卒於家朝
廷救本曹爲之葬祭云

富氏家學

文忠富先生弼

詳見高平學案

李氏學侶

李先生布

宋本學案補遺卷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轉運李先生莘

合傳

李布字公南公擇之弟

雲濠案秦淮海後集
公擇行狀以爲仲兄

博學有俊

才與公擇齊名時號二李早卒公擇兄莘亦博學能文

章然名不逮二李仕至轉運使

廬山志

黃氏先緒

黃先生茂宗

父中理附子育

黃茂宗字昌裔分寧人自其祖元吉買田聚書長雄一

縣始宅于修溪之上父中理贈光祿卿始築書館于櫻

桃洞芝臺兩館游士來學者常數十百人故諸子多以

學問文章知名先生高材篤行爲書館游士之師子弟
文學淵源皆出于先生祥符中試禮部擢在十人中登
科授崇信軍節度判官不耦卒餘杭子盲字和叔嘗試
于有司不利因不復出有文集若干卷

豫章文集

朝散黃先生澁

黃澁字□□分寧人官至朝散大夫以儒學奮一門兄
弟共學于修水上芝臺書院道義相磨才華競爽時人
謂之十龍後登第者彊半長子康州太守庶有詩名實

生太史庭堅

袁紫齋集

宋正學集卷十九

四明儀書
約閣刊本

主簿黃先生注

黃注字夢升其先金華人後徙分寧中雅子兄弟皆好
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從其兄茂宗官于隨後舉進士
得丙科初任永興主簿調公安南陽素剛不苟合負其
所有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其文博辨雄
偉意氣奔放不可禦平生所著有破碎集公安集南陽

集凡三十卷

歐陽文忠集

州守黃先生庶

黃庶字亞夫江夏人其少而學也觀詩書以來至於忠

臣義士奇功大節常恨身不出於其時不得與古人上
下其事既年二十五以詩賦得一第歷佐一府三州皆
爲從事暇日發常所作稟草得數百篇題之曰伐檀集

伐檀集
自序

雲濠謹案先生爲山谷之父嘗攝
康州袁絜齋集直以爲康州太守

伐檀集

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至于
堯而丹朱瞽叟而舜人惑焉解曰堯之善及天下丹朱
恃焉而日進子惡其慶不足銷故不肖瞽叟之不善聞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學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天下舜懼及其身而進于德其殃不足銷故名
列五帝孰謂堯之慶瞽叟之殃無餘也世之言曰瞽叟
有積善又曰善惡無餘異哉

善惡無
餘解

善也邪君子之歸也惡也邪小人之歸也歸乎忠孝仁
義愚乎惡者也愚乎惡者歸愚者也夫善之爲途也廣
矣途之不口則或棘焉吾請五經爲之鑿

歸愚
堂銘

給事黃先生廉

黃廉字夷仲涪翁叔父也登嘉祐六年進士第授宣州
司理參軍移會昌令改知崇陽縣未至丁母憂服除或

薦於王荆公荆公召至中書問免役法以但知舊法牙
規對荆公問甚悉曰能留心舊法必能辦新法矣薦於
上遂爲司農寺勾當公事召對便殿訪時事對曰陛下
意在惠民法非不良而患在奉法之吏多非其人朝廷
立法之意則一而四方奉法之意紛然不同所以法行
而民病恐陛下不懲察也累官除給事中卒有文集十
卷奏議二十卷讀書常自得意以爲學問之本在力行
所聞而已不憚改過自新善用規諫之言一言而善終
身紀之

浩翁別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粹材謹案浩翁爲以父給事行狀云公曾大父及
光祿府君皆深沈有策謀而隱約田閒不求聞達
光祿聚書萬卷山中開兩書堂以給子孫養四方
游學者常數十百凡分寧仕家學問之原蓋皆出
于黃氏

黃先生庠

黃庠字長善分寧人博學強記超敏過人初至京師就
舉國子監開封府禮部皆爲第一比引試崇政殿以疾
不時入天子遣內侍卽邸舍撫問賜以藥劑歸江南以

病卒

宋史

法曹黃先生廳

附子準

黃靡字富善庠之弟學尚氣節皇祐進士爲京兆法曹將謁府賓吏告曰法曹庭參拜庭下此例也先生不可解冠裳于庭而去隱居芝臺書院于準博治工詩有雲樵居士集

人物志

明道同調

補少師韓持國先生維

持國問答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善道卽性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四六一明叢書

新刊本

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先生常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卽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克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旣無真又無假卻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爲真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爲吾使志壹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

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南陽文集

或曰湯文武之去契稷皆十有餘世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契稷何與哉曰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積累功德至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吳天四明樓書

約編 九本

文王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者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之所以興契稷不爲無所與也則正考父作誦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爲祖南宮适孟軻卜子夏左邱明穀梁并生于周代其所言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出于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

漢諸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
故遂爲太祖所從來久矣廟議

中之說有二對外而爲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喜怒哀
哀樂之未發漠然無形及其既發然後見其中節與不
中節也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
人之心虛則明塞則暗虛而明則燭理而無滯應物而
不窮喜怒哀樂之發有不中節乎中節則無過與不及
矣有不和乎在易之卦虛其中曰離爲日爲南方爲火
王弼復其見天地之心云天地以本爲心者也雷動風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聖元四明叢書

約言刊本

行運變萬化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春萌夏長秋落冬閉
日月之行星斗之運此天地之迹可見于外者也張官
置吏發號施令事功之修舉民物之茂遂此聖人治天
下之迹可見於外者也若其所以迹者蓋莫得而擬議
也凡物莫不有本此又眾本之所自出故曰大本凡物
不得其節則過與不及施于用則爲蔽塞爲睽乖爲不
行爲患難無此四者和矣故曰達道明乎此者其見天

地聖人之心乎

與諫水書

涑水答先生書曰中者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

之則有中。有外指德而言之。則有和。此書以中庸爲名。其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如秉國所論。則中庸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其既發。謂之外。不則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虛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乃相應也。又云虛則明塞。則暗。此誠如論。然所謂虛者。非空洞無物之謂也。不以好惡利害蔽其明是也。夫心動物也。一息之閒。升天沈淵。周流四海。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凡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小人則進求嗜好。靡所不至。惟君子

能自處于中庸之地。不動以待事也。又引王輔嗣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以證虛無爲眾本之所。自出某常病。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之本指。未足以爲據也。輔嗣以雷動風行。運變萬化爲非天之心。然則爲此者。果誰耶。天地之有雲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但動靜有節。隱見有時。不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皆爲災害。必得中。然後和。和然後能育萬物也。復者。陽生之卦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贊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雖一往一來。本以好生。

爲心也

又答先生第二書曰秉國以無形爲中某以無過不及爲中此所謂同門而異戶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常設中于厥心豈有形于外哉荀卿大學所謂虛靜定者非寂然無思慮也虛者不以欲惡蔽其明也靜者不以怵迫亂其志也定者不以得喪易其操也中庸所謂中者動靜云爲無過與不及也二者雖皆爲治心之術其事則殊矣某前書論中已備矣恐秉國尙未詳覽而熟察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至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神宗潛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用王陶韓維陳薦孫固孫思恭邵亢皆名儒厚德之士神宗內朝拜稍急維曰維下拜王當效之一日侍坐近侍以弓檉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

閱見錄

司馬溫公與公平生交俱以耆舊進用至臨事未嘗一

語附合務爲苟同

行狀

程伊川曰持國服義最不可得

韓南澗序高祖宮師文編曰嗚呼公固不以文章名者

其在家庭訓子弟每以西漢爲宗故其筆力雄健尤爲南豐兄弟所推曾舍人旣葬必得公之文碑于道而豫章黃太史自言國公論得用事法豈道德蘊于內者深其發于文詞皆餘事哉

黃東發曰持國神宗潛濟舊僚也自英宗時立排漢議救呂誨范鎮諸賢議論凜凜事神宗爭新法因亢旱請詔求直言上嘗感悟人情大悅卒以議論不合罪去二聖臨朝忠言讜論裨元祐之政尤多視子華風采過之補恭簡王彥霖先生巖叟

彥霖問答

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于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于立則進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彥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此卻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

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

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卻以不憂謂之知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奏議

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治平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眾上下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

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惟說君子在內小人

宋本學案遺

卷十九

五十四明蔽書

約園刊本

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君子既進小人不能與君子同事自然不得親近小人既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機也此際不可不察

大抵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

附錄

先生請罷三舍法曰自三舍之法立雖有高材異行未見能取而得之而奔競之患起奔競之患起而賄賂之

私行賄賂之私行而獄訟之端作獄訟之端作而防猜之禁繁博士勞于簿書諸生困于文法非復渾然養士之體而庠序之風或幾乎息此識者之所共歎也竊謂庠序者所以萃羣材而樂育之以完其志業養其名譽優游舒徐以待科舉者也不必科舉之外別開進取之多歧以支離其心而激其爭端使利害得失日交戰于胸中損育德養賢之淳意非所以敦教化成人材也司馬溫公稱之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吾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元祐七年三月望月食既王巖叟言漢曆志言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按元豐八年八月望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而復既則是不當既而既也愚謂月食之既猶儆戒如此況日食乎

黃東發曰公元祐初諫臣也論君子小人不可參用最

關世道

忠憲家學

韓先生綜

韓綜字仲文忠憲次子舉進士同修起居注嘗爲契丹

伴館使使者欲稱北朝去契丹號以先生言而止累遷

刑部員外郎知制誥

姓譜

附錄

韓元吉桐陰舊話曰舍人景祐元年登進士第後以呂文靖公薦入館忠憲公書戒之曰惟上感君恩次答知己外但服勤職業一心公忠何慮前程不達切須照管人情周防忌善之言爲切繼遷開封府推官又戒之曰乍贊浩穰庶事皆須熟思無致小有失錯至于斷一笞杖或不當明則懼于朝章幽則畏于陰隲二書真蹟具在族人家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五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獻肅韓先生絳

韓絳字子華忠憲第三子舉進士通判陳州歷遷江南安撫使行便民事數十條後歷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神宗立韓魏公薦爲樞密副使轉參知政事夏人犯塞請行邊拜中書平章事哲宗時封康國公卒諡獻肅

姓譜

講堂箴序

嗚呼天地之道遠乎哉聖人之心異乎哉動而任于理則天道是已純然得其性則聖心是已吾謂通其說者

必以三才之原未始出于一者也人之七情中焉而未發也則粹德內融豈不曰天下之大本歟及其發而皆中節也則和理外著豈不曰天下之達道歟中者性也寂然而有容則與天道合焉和者情也澹乎其若忘則與聖心合焉所以八卦九章推明天人相與之際而著爲吉凶休咎之符者非三才一原之效耶自古教化之迹或因或殊然而未始不本諸性情而納之皇極者矣貴賤以之位父子以之親兄弟以之友夫婦以之順此皆不待學而後知直出于性情之常分爾況乎學斯學

者宜何如哉惟不獨私乎其身而已爲能宏而大之包乎四海而不外詡乎羣侶而不遺使六沴弗得作諸福莫不至是豈非休吉之符歟彼有肆情縱欲暴滅禮義父子之不保兄弟之不戚矧肯仁于親戚鄉黨乎矧肯憂于鰥寡孤獨乎是皆不知反求諸躬自滅天理所以養命之道以取禍敗顯則有金木訛之甚則有鬼神譴之是豈非咎凶之符歟夫學校之法所以養士使適是道而後養乎蚩蚩之氓者也豈徒華言辭以自矜飾聲名以自高希寵利以自封哉惟知其本者無取于彼而

三者亦兼有之矣

附錄

公之入相繼王荆公之後政事有未便者賢士大夫或置不用公□□而振舉之奏古者冢宰制國用今天下財用出入宰相乃不預聞始置□□□稽攷天下財用之數量入以爲出援用司馬光上曰吾子光豈有所愛

顧光未肯來耳

狀行

黃東發曰子華渾厚爲郡多善政嘗出將以廣州兵亂罷嘗入相以繼安石後言不盡用求罷最精役法仁宗

宋王學案補遺 卷十九

卷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神宗哲宗朝皆力言之

莊敏韓先生纘

韓纘字玉汝忠憲第六子少師維之弟也舉進士爲南京判官上言災變詞極剴切歷知開封府進同知樞密院哲宗立拜尙書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諡莊敏子

宗武

姓譜

修撰韓先生宗師

韓宗師字傳道獻肅之子以父任歷州縣既登第王荆公薦爲度支判官提舉河北常平累官至集賢殿修撰

知河中府卒初在神宗朝數賜對常弗忍去親側屢辭
官不拜世以孝與之

宋史

附錄

邵氏聞見錄曰元豐末神宗山陵韓康公尹洛凡上供
之物皆預辦雖中貴人不敢妄有所求蓋公之子宗師
從賢士大夫游有所聞必白公施行之

太中韓先生宗武

韓宗武字□□莊敏之子第進士官河間令徽宗卽位
爲祕書丞因日食上疏言近世事有微漸而不可不察

宋史案禮遺

卷十九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五大臣不畏公論小臣趨利附下一也人主意于政
事威柄下移怨讟歸上二也左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
禦侮之臣三也開境土以速邊患耗賦財以弊民利四
也歲穀不登倉庾空竭人民流亡盜賊數起五也哲宗
將耐廟中旨索省中書畫甚急先生言哀慕方深不宜
有丹青之玩陛下踐阼如日初升當講劇典訓開廣聖
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除都官員外郎旬外爲淮
南轉運判官前使者貸上供錢禁庭遣使來索先生具
狀詞極艱切坐貶秩罷歸久之蔡京欲以知潁州帝語

祕書事京不敢復言遂致仕累官太中大夫年八十三卒

姓譜

承議韓先生宗厚

韓宗厚忠憲之孫縉之子也歷官自光祿寺丞四遷至承議郎賜六品服所蒞之地多能興水利斷疑獄嘗上書言元祐間更按問法天下斷獄死者滋眾請復舊條之比較州縣獄死之囚數多者行罰卒葬長社縣朱光裔志其墓云王文公爲世儒宗樂教育後進君嘗執經請益旣輔政屢欲用君而齟齬不諧是先生不附荆公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尤可嘉尚東坡以爲王氏之學好使人同己化天下皆爲王氏之學一望皆黃茅白葦蓋是時如先生者固少

矣

中州金石記

李氏家學

龍圖李先生復圭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橫渠同調

補 正愍呂微仲先生大防

周易古經自序

周易古經者象象所以解經始各爲一書王弼專治象

象以爲注乃分綴卦爻之下學者于是不見完經而象
象辭次第貫穿之意亦缺然不屬予因案古文而正之
凡經二篇象象繫辭各二篇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各一
篇總一十有二篇

梓材謹案宋世之言古周易者自先生始四庫書
目提要于東萊古周易云古易上下經及十翼本
十二篇自費直鄭玄以至王弼遂有移撮孔穎達
因弼本作正義行于唐代古易遂不復存宋呂大
防始考驗舊文作周易古經二卷晁說之作錄古
周易八卷薛季宣作古文周易十二卷程迥作古
周易考一卷李燾作周易古經八卷吳仁傑作古
周易十二卷大致互相出入祖謙此書與仁傑書
最晚出而較仁傑爲有據又云其書與呂大防書
相同而不言本之大防尤表與吳仁傑書嘗論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然祖謙非竊據人書者稅與權校正周易古經序
謂係未見大防本殆得其實是可見古周易之源
矣

呂與叔效堯夫體寄仲兄詩曰治非知務功何有見必
先幾義始精飯放不應論齒決水來安可病渠成高才
況自名當世大業終期至太平可惜良時難再得東山
應不負蒼生

程氏遺書曰微仲之學雜其愷悌嚴重寬大處多惟心
艱于取人自以才高故爾語近學則不過入于禪談不

常議論則以苟爲有詰難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白
以才高也

邵氏聞見錄曰康節先公與呂微仲丞相不相接先公
與橫渠先生張子厚同以熙寧十年丁巳捐館今微仲

文集中有和母同州丁巳吟云行高名並美命否數皆

殂嗟爾百君子賢哉二丈夫無方敦薄俗

原注邵堯夫
樂道不仕

誰復距虛無

原注張子厚
論佛老之失

望道咸瞠若脩梁遽壞乎密

章燿漢綬環絰泣秦儒賴有諸良友能令紹不孤爲先

公與子厚作也伯溫獲見公每語先公則悵然有不可

及之歎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子答呂伯恭論淵源錄曰橫渠墓表出于呂汲公汲
公雖尊橫渠然不講其學而溺于釋氏故其言多依違
兩閒陰爲佛老之地蓋非深知橫渠者如云學者苦聖
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如此則是儒學異端皆可入
道但此難而彼易耳又稱橫渠不必以佛老而合乎先
王之道如此則是本合由老佛然後可以合道但橫渠
不必然而偶自合耳此等言語異橫渠著書立言攘斥
異學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馳了今若存之使讀者謂必

由老佛易以入道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

正愍學侶

呂先生大忠

呂先生大鈞

呂先生大臨

並詳呂范諸儒學案

正愍同調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

詳景迂學案

王樓門人

補清敏豐相之先生稷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空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清敏遺文

稷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惡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風俗使然治得其情雖至愚可使遷善雖至薄可使歸厚治失其道則反是乃以民辭吁何辜耶

上張虞部書

附錄

陳忠肅謫居于鄞于是得朋病且危猶與忠肅對語情爽如平日

晁氏客語曰豐相之持定幾叟兄弟見之下階未畢進世未答下畢到尋常揖處方答

陸放翁跋武威先生語錄曰豐清敏公爲中執法論事
上前曰司馬光呂公著皆忠賢何爲引赦服官赦當及
有罪耳無罪何赦也徽祖曰光等變先帝法度非罪乎
清敏公頓首曰誠當變無可罪者方元符建中間眾正
畢集于朝天下喁喁想望太平清敏與陳忠肅公俱極
諫官御史之選而所以言則有婉直之異吾先大夫楚
公每以爲二公之論皆不可廢蓋忠肅似孟子說齊而
清敏似伯夷諫周其歸一也今觀武威先生之論又甚
似清敏百世之下志士仁人得此書讀之當有太息流

涕者矣

王厚齋四明七觀曰故國下車喬木蒼蒼理義雨露名
節風霜古之遺直曰豐清敏排姦詆奄讜論廩廩託興
荷花聞者斂衽

黃東發讀晦庵集清敏遺事序曰按公四明人東都事
略亦云此序以爲縉雲蓋其先自括徙鄞耳

黃南山先賢清敏豐先生贊曰水衡之歌始慰穀城章
蔡之疏終忤祐陵正大之學貞勁之節元祐一綱崇寧

一轍

謝山句餘土音至豐清敏公紫清觀下看荷詩十字
荷花句就千林秀草魂消試看炎威如許依然風格
孤高原注云卽用清敏公荷詩句蔡京見而縮舌者
也又再世朔南大節累傳朱陸醇儒我愛紫清世釋
芳香長映芙蓉原注云謂監倉殉建炎之難于江都
通守殉德祐之難于太平也又云吏部父子講學于
朱陸之間通守名存芳

清敏同調

文介陳先生禾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李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禾字秀實鄞縣人元符中進士累官殿中侍御史遷
左正言立朝有風操嘗奏對論童貫反覆不已徽宗欲
起先生引帝衣願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
先生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帝變色
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卒諡文介

姓譜

謝山句餘土音陳文介公二靈山房詩鄞東有湖洞
壑清萬山之中推二靈二靈又以賢者名是爲文介
之居停元祐黨人漸凋零文介晚出繼其聲辛毗牽
裾不足京其在諸公後足與清敏相抗衡更校四休

爲崢嶸山房小築足清致湖雲冉冉窺山肩滴露研
硃點四經佳兒聚書過萬卷相與疏通而證明了翁
遺子受學成至今空山風雨夜佞臣過之凜精英吁
嗟乎文介不特善廷爭亦復辨奸于未形不見定夫
康侯皆賢者妄夸文若誤蒼生

君行同調

劉先生鑄

劉鑄字季治長興人性秉剛鯁淹貫經史幼孤鞠于伯
父比長報以父禮李潛稱爲純德士平生交遊多名流

宋光學案補遺

卷十九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讀書天竺山從學者百餘人母死廬于墓側孝心篤至
有仕族賢之欲妻以女先生曰吾夔夫而得仕族女必
不肯提囊出汲以修婦道井田之責鑄委之耶竟謝卻
之著有燕石編傳家

姓譜

元祐之學

補 諫議龔先生夫

附錄

葉水心議公諡節肅曰陳瓘鄒浩任伯雨及公皆官不
應諡天子皆賜之諡追傷禍變艱難之所致褒勸仗節

敢言之臣所以示爲百僚法也蓋元祐之末建中靖國之初旣昭雪流人生死蒙澤天下望盡復元祐政事而巨姦已敗者猶偃蹇不自退方稔者日睥睨而爲謀公與同時諫官御史隨其邪慝所在連奏累疏迎鋒摧擊時之盛衰視其官治之廢興由其身志清王道奪回正路可謂壯哉世言公羈置化州徒步赴貶持扇乞錢以爲資嗟乎公能不自悔矣雖姦臣遇公之酷如此又豈足爲公戚哉謹按謚法能自持守曰節剛德克就曰肅謚公曰節肅宜無愧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六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雲莊祭公墓文曰嗚呼公之南遷出論蔡氏也方公持扇乞錢之日實彼秉鈞顓國之時榮悴殊途亦旣甚矣歲月幾何是非大定流芳遺臭兩俱無窮咄彼凶渠塊骨茲土樵蘇猶唾而弗顧而過公之墓者莫不徘徊太息想像其遺風是果孰爲榮辱耶嗟夫天不使公還葬河間而葬於此又不使蔡斃于異邦而斃于此其殆欲一正一邪昭然並列爲世之法戒乎

知州張先生汝明

張汝明字祖舜泰和人元祐進士任司諫時二蔡當國

先生上疏劾奏之後知岳州所著有易索張子前言張

子扈言大究經諸書

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直齋書錄解題謂先生字舜文易索上下經六卷外觀象三觀變玩辭玩占叢說各一大觀初爲御史省郎游定夫誌其墓

范氏家學

補資政范先生百祿

附錄

先生受學于忠文故其議論操修粹然一出于正

哲宗獎諭詔曰卿博識洽聞留心經術討論之外尤深

宋元學案補遺卷十九

李七四胡叢書

約園刊本

于詩鑑商周之盛衰攷毛鄭之得失補注其略絀次成書真得作者之微頗助學官之闕

梓材謹案元祐四年先生爲吏部侍郎時進詩傳補注二十卷故有此詔諭

陸放翁送范西叔序曰昔榮公對制策于治平爭訟獄于熙寧論河事邊事刑名赦令于元祐雖用舍或小異而要皆不合故用不極其材以後又列竄籍其門戶爲世排抵諱惡者幾四十年

范氏門人

承事王先生仲符

王某字仲符華陽人性篤孝事親能養志讀書務窮大旨不溺章句學文章純明簡重一與道合尤好爲詩每遇事感物輒賦詠以自適有唐人格趣與人交推本誠懇終身不失其歡或卽之謀必曲折詳盡以告急其患若已有居鄉恂恂然無少長疏戚接之皆以禮家窘于貨不恤生事客至如歸士有貧而就學者衣食而教焉嘗舉進士與計偕一試未第遂歸岷山之下安退自若後二十五年詔許赴禮部將恩其遺滯則不復起識者高之趙清獻鎮成都最加厚遇卽其居與之田以資隱

宋元學案補遺卷十九

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計先生有岷編凡十卷初先生從學于舅氏端明殿學士蜀郡范公故其行與文得爲君子及其子奮起乃以

承事郎封先生

呂淨德集

范氏私淑

楊靖恭先生匯

楊匯字源澈蜀人號靖恭先生資介潔生遠方于朝廷故實士大夫譜牒皆能通貫其于中國之士范端明景仁內翰純夫尙書蘇子瞻門下侍郎子由外不論也杜門委巷之下著書賦詩人無知者邵伯溫嘗薦于朝不

報藏書萬籤古今石刻本過六一堂中集古錄所有者

邵氏閱
見後錄

正獻家學

補待制呂先生希純

呂子進語

考之于書啓金滕之書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揃蚤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同耳

正獻門人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

詳見華陽學案

宋學案補遺

卷十九

三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忠介鄒道卿先生浩

詳陳鄒諸儒學案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

詳見百源學案

李氏家學

縣尉李先生攄

見下涪翁講友

李先生彭

李彭字商老公擇家子弟也東坡山谷文潛皆與往來

頗博覽強記所著有日涉園集

通考

李氏門人

補文節黃涪翁先生庭堅

梓材謹案先生亦號豫章先生其先金華人登治平四年進士又案先生外集有黃氏二室墓誌云庭堅之初室曰蘭溪縣君孫氏高郵孫公覺華老之女繼室曰介休縣君謝氏南陽謝公景初師厚之女又云初庭堅年十七從舅氏李公擇學于淮南始識孫公得聞言行之要啓迪勸獎使知嚮道之方者孫力爲多云庭堅之詩卒從謝公得句法是先生因李孫謝三氏門人也其祭劉凝之文曰初不肖之及門輩諸孫之孩孺公慈祥而豈弟獲聞教而侍坐是先生又及劉氏之門雲濠謹案先生自號山谷道人謫黔戎時假涪州別駕又號涪翁或曰涪皞在黔中又號黔安居士至宜州又號八桂老人見洪

論語斷篇

論語一書孔子之門人親受聖言雖經秦火編簡斷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七十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然而文章條理可疑者少由漢以來師承不絕比諸傳記最有依據可以考六經之同異證諸子之是非學者所當盡心夫趨名者于朝趨利者于市觀義理者于其會論語者義理之會也凡學者之于孔氏有如問仁有如問孝問政問君子者眾矣所問非有更端而所對每不一蓋聖人之于教人善盡其材視其學術之弊性習之偏息黥補劓之功深矣古之言者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者儻不于此領會恐于義理終不近也近世學士大夫知好此書者已眾然宿學者盡心故多

自得晚學者因人故多不盡心不盡其心故使章分句
解曉析詰訓不能心通性達故終無所得荀卿曰善學
者通倫類蓋聞一而知一此晚學者之病也聞一以知
二固可以謂之善學由此以進智可至于聞一知十由
此以進智可至于以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聖人之事也由
學者之門地至聖人之奧室其塗雖甚長然亦不過事
事反求諸己忠信篤實不敢自欺所行不敢後其所聞
所言不敢過其所行每鞭其後積自得之功也夫不仕
無義也子使漆雕開仕對吾斯之未能信而孔子說蓋

漆雕開在聖人之門聞義甚高至于反身以自誠則未
能篤信其心未能篤信則事至而不能無惑以不能無
惑之心適事而欲應變曲當不可得也此漆雕開所以
不願仕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有三年之愛于其父
母而宰子欲于期祥之中食稻衣錦引天下至薄之行
自以爲安漸漬孝弟之說不爲不久豈其無所忌憚吐
不仁之言至于如此蓋若宰子者其先受之質薄自其
至誠內觀實見三年爲哀已忘而強勉爲之者將欲加
厚其質而不可得故不敢少自隱匿方求孔子之至言

以洗雪其邪心以窮受薄之地不暇恤人之議已也豈其不仁者欲見於一時之言而近仁者將載于終身之行古之學者所自得于內而不恤其外凡如此也此所以有講有學有朋友切磨以相發明非爲文章可傳後世辨論可屈眾人而發也其所聞于師與自得于心者如此方其學于師也不敢聽以耳而聽之以心于其反諸身也不敢求諸外而求之內故樂與諸君講學以求養心寡過之術士勇之不作久矣同與諸君勉之

孟子斷篇

宋元學案補遺卷十九

三十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由孔子以來求其是非趨舍與孔子合者惟孟子一人孟子聖人也荀卿著書號爲祖述孔氏而詆訾孟子以爲略法三王而不知其統蓋荀卿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義不見諸侯其迹與孔子不合故云爾曾不知前聖後聖所謂合若符契者要于歸潔其身者觀之孟子論孔子去魯其不知皆以爲爲肉其知以爲爲無禮乃若孔子則欲以微罪行此聖人之忠厚非孟子不足以知之學者欲知孟子率以是觀之其智不足以知孟子安能知孔子然則荀卿所謂知孔子者特未可信聖

人無名而淳于髡以名實求孟子固不足以知之苟卿曾未能過淳于髡也揚子雲曰孟子勇于義而果于德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言雖不多以聖人之言行反覆考之足以徵子雲之知言司馬遷號稱博極羣書至如論伊尹百里奚皆不信孟子此所以得罪于子雲也

梓材案司馬前于子雲此語有病

由孔子以來力學者

多矣而方有孟子由孟子以來力學者多矣而方有揚雄來者豈可不勉方將講明養心治性之理與諸君共勉之惟勉思古人所以任己者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三十四明錄書

約圖刊本

豫章文集

今夫水上下與天地流通周乎萬物智也天下之至柔仁也馳騁天下之至剛義也無心于遲速盈科而後進信也善下百谷故能爲百谷王禮也今夫仁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曲直皆遂焉木之理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金之決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火之政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水之事也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土之守也明此二端三者得矣一則五五則一也

陳氏五子字序

夫友直者三言之長也。于夫之諾不如一士之諤。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此直而終于直者也。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此直而似于曲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曲而盜名直者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其二端可願，其二端不可爲。

田益字序

古之言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季札子臧不以國挫志，泰伯、虞仲不以天下挫志，是以搢紳先生于今尊之。宋完字序質之柔者能有所不爲，則剛氣之弱者不從于無益，則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孟西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強知柔之剛者，觀水知弱之強者，觀弓弛。

文安國字序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見異端而不能弗畔，居之不安也。趨下流而失其本資之不深也。今夫水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背原而往矣。左之右之而常逢其原，亦必有道矣。夫教者欲速效而不使人自得之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蓋孟子之罪人也。

通城縣學貢溪堂記

以道觀分于嶄巖之上，則獨居而樂，以身觀國于蓬華之閒，則獨思而憂。

東郭居士南園記

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

上蘇子瞻書

行之而心中自以爲宜推之于人而人以爲宜則是義也有人亦若是無人亦若是正信調直終不覆藏則是樂也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古人之義也君子坦蕩蕩古人之樂義也

與唐坦之書

木之能茂其枝葉者以其根定也水之能鑿萬物者以其塵定也故曰能定然後能慮

與王立之

物固不一能士固不一節鄙寄賣友而存君親君子以

宋元學案禮遺 卷十九

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可

跋陷蕃王太尉書

明珠白璧不言而出九重之淵天球河圖不卜而爲萬

乘之器

祭韓康公文

思而不學無所于覺故謂之殆學而不思荏葦不治故謂之罔切切惔惔相勸以兩

切惔齋銘

心者氣之君氣者心之將君之所愜將應如響心淵如淵氣得其養夫惟氣之爲物憂則焦然怒則勃然羞則懸然懼則瞿然勞則單然饑則瘁然酌其有餘不足而用其中爾乃浩然

養浩齋銘

臧否人物不如默之知人也深出門求益不如窗下之

學林坐右銘

色荒者使人躑躅酒荒者使人漠漠游于六藝之林是

謂名教之樂游藝齋銘

附錄

事母孝母卧疾彌年先生晝夜視顏色手湯劑衣不解帶時其疾痛痾痒而敬抑搔之至親滌廁牖浣中裙云嘗與再從弟靖民判官書曰吾儕所以衣冠而仕宦者豈已力哉皆自高曾以來積累偶然沖和之氣在此一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主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枝其實相去不遠幸深念之

梓材謹案樓攻媿爲先生諸孫掣作沖和堂記引此曰嗚呼此言之發出于中心其視羣從功總之親豈有厚薄之閒祇此一語可以睦宗黨可以厲風俗可以寬鄙而崇薄聖人宗法之書盡在是矣

先生與人簡曰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旣資其衣食溫飽又當尊敬之久而不勗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嘗云人生歲衣十疋日飯兩盂而終歲齋然疲役此何理也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

今蹙眉終日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耶

晁氏客語曰范純夫子冲自嶺表扶護歸過荊州見山谷道純夫數事皆所不知純夫在史院報丞相上馬後爲諸人講左傳一授乃出魯直蓋受左氏學于純夫也楊誠齋宜州新建豫章先生祠堂記曰予聞山谷之始至宜州也有氓某氏館之忌者抵之罪有浮屠某氏館之又抵之罪有逆旅某氏館之又抵之罪館于戍樓蓋困之也卒于所館蓋饑之寒之也先生之既得罪于時

宋元稹遺

卷十九

十七四明館書
約圖刊本

宰也亦得罪于太守乎鹿之肉人之食君子之阨小人之資也孰使先生之所挾足以供小人之資也哉夫豈不得罪于大府也先生得罪于太守則太守不得罪于時宰矣豈惟不得罪也又將取榮焉由今視之其取榮于當時者幾何而先生饑寒窮死之地今乃爲騷人文士佇瞻鑽仰之場來者思去者懷而所謂太守猶有臭焉則君子之于小人患不得罪耳得罪奚患哉

朱子語類曰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于

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爲有補于學者

曾敏行獨醒雜志曰秦少游之子湛自古藤護喪北歸其婿范溫候于零陵同至長沙適與山谷相遇溫淳夫之子也淳夫之歿山谷亦未弔其子至是與二子者執手大哭遂以銀二十兩爲賻湛曰公方爲遠役安能有力相及且某歸計亦粗辦願復歸之山谷曰爾父吾同門友也相與之義幾猶骨肉今死不得預斂葬不得往送負吾友多矣是姑見吾不忘之意非以賄也湛不敢辭旣別以詩寄二子曰昔在秦少游與我同門友又曰范公太史前輩于死生交友之義如此

王雙溪與杜仲高書曰黃比蘇雖爲後進然專以詩自名東坡雖尊杜詩然始學李太白晚學劉夢得與杜詩氣脈不同山谷外舅謝師厚孫莘老二人皆學杜詩魯直詩法得之謝孫故專以杜詩爲宗然詩法出于工部而句法不盡出于工部山谷所以名世者以此

袁絜齋跋涪翁帖曰涪翁一代人傑言爲世準無一可

議此卷所云士不可以一日不學民不可以一日無教其言當矣然論爲人父母非聽獄求盜之謂則所未喻夫獄訟得其情盜發而輒得非細故也其爲急務與勸學養士等爾而抑揚若是不亦偏乎雖然先聖言兵食可去信不可去豈謂兵食果可缺哉正欲甚言民信之重不得不爾故曰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是而觀涪翁之語亦無可議者矣

魏鶴山序黃太史文集曰元祐之閒守正不阿迨章蔡用事摘所尊王介甫專將以取眾正而珍焉公于是有黔戎之役黽狄之所噪木石之所居閒關百罹然自今誦其遺文則慮澹氣夷無一毫憔悴隕穫之態以草木文章發予杼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歲之相後猶使人躍躍興起也

太常博士陳緯議謚曰公之學奚止于文哉紫陽朱夫子讀東都事略惜其好處不載具稱公爲孝友周文忠公記分寧祠非徒曰瓌璋之文妙絕當世而又曰孝友言行追配古人則公之生平凡性分所當盡者眞無毫髮遺憾矣濂溪周夫子闡明道學上接孔孟不傳之祕

世固鮮有知者惟公知其人品甚高光風霽月一語獨能形容有道者氣象惟賢知賢也則其爲元祐史官也荆公勿令上知之語陸右丞隱而不書公爭辨甚苦辭氣壯厲至目爲佞史紹聖閒羣小用事追仇元祐史官詔拘畿縣以報所問眾竦惕失據公隨問隨答弗揚弗隱而謫黔徙戎頓豁萬狀略無幾微見顏面其爲承天塔記也部使者阿順風旨萬千交扇遂有宜州之行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見者謂公無愧于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又默誦大書盡卷乃止則胸中浩然不衰者抑亦可想見矣

宋元學案

卷十九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考功郎趙景緯覆議曰先生詞章入神出天巧妙無餘可以謂之文矣先生出處夷險一致至死無悔可以謂之節矣

牟子才爲返棹圖贊曰幅巾兮野服貌腴兮神肅孤鶩兮風雅唾視兮爵祿我想古人伊黃山谷曷爲使之六年曠道而九日姑孰也其符紹之朋黨與組織寺記指摘實錄吾觀返棹之圖未嘗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報復惟公之高風兮渺驚鴻之不可以信宿矧吾

道猶虛舟兮其去來又何所榮辱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爲善最樂摘經史語渾然天成可置座右

黃東發曰涪翁孝友忠信篤行君子人也世但見其嗜佛老工嘲咏善品藻書畫遂以蘇門學士例目之今愚熟考其書其論著雖先莊子而後語孟至晚年自列其文則欲以合于周孔者爲內集不合于周孔者爲外集其說經雖尊荆公而遺程子至他日議論人物則謂周茂叔人品最高謂程伯淳爲平生所欣慕方蘇門與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六一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子學術不同其徒互相攻詆獨涪翁超然其間無一語雷同方荆公欲挽兪潛老削髮半山涪翁亦嘗諫不容且識列子爲有禪語而謂普通中事本不從蔥嶺來此其天資高明不緇不磷豈蘇門一時諸人可望哉讀涪翁之書而不于其本心之正大不可泯沒者求之豈惟不知涪翁亦恐自誤

又曰前輩多以其所居自名東坡涪翁則皆以其謫居之地名稱涪翁亦足配東坡若山谷乃澗曉開寺名翁傾其林泉而樂之故亦嘗稱山谷然山谷本唐世蠻獠

黃氏洞名翁黃氏也誼不當襲用但宜稱涪翁云

虞道園題黃山谷墨迹曰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常于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洵薰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以望其族人昆弟者何其忠厚也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云坡公之有斜川人豔稱之而集不傳唯傳其颺風賦及試誦北山移爲我招琴聽數語耳谷之甥徐師川洪駒父輩皆著名而世不知其後人之盛後村云思陵尤重谷詞翰擢其甥至執政至茂陵而其後益蕃子邁子晞皆顯融伯庸尤貴重克昌者最後出爲名公所稱示子甲稟丙稟春風雜詠過秦詩字其名曰紹谷集曰後谷甲稟己有泉祖熙豐氣骨丙稟而後則漸入元祐建中境界使加以年駸駸宜晚筆矣坡谷之後南渡之後皆昌大又能以文章世其家豈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古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天哉又載宋任淵撰山谷精華錄八卷詩賦銘贊六卷雜文二卷宋槧本也又云按淵卽註陳后山集者惜錄中取舍未愜人意耳

又題山谷書食時五觀曰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齋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夢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人之示戒密矣苟善用之誠修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爲不足行者亦不可不以善性比丘爲戒也

邢先生居實

詳見安定學案

涪翁講友

進士宋先生班

王先生該

合傳

參軍洪先生民師

合傳

縣尉李先生攄

合傳

宋班字粹父管城人文安公白之曾孫也安貧養母不治生業篤于詩書舉鄆州進士第一年三十一不及仕而卒黃涪翁少與龍城王達夫該海昏洪德父民師李

安師攄

雲濠案李安詩公擇長子揚州江都縣尉蚤卒涪翁嘗爲安詩字說又案洪民師涪翁女兄之

夫也涪翁序題壁詩言民師亦孝謹喜讀書及先生游登進士第爲石州司戶參軍奔父喪客死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八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皆外兄弟也其人皆有操行藝文有切磋之益

豫章文集

特奏蕭先生公餉

附于皞曄麟珩

蕭公餉字濟父新淦人涪翁之友也博聞能文在太學有聲稱熙寧中忽自廢不爲舉子業元祐六年以特奏名試於廷得一命歸卒年五十有九子皞曄麟珩先生既無仕進意築室于清江峽之碣巴邱之上曰休亭閒居且二十年于書無所不觀尤好孟子黃帝素問啄其英華以治氣養心遨遊于塵垢之外推其緒餘子弟皆

與于學

豫章文集

涪翁學侶

侍郎侯先生蒙

侯蒙字元功問講學之意魯直以詩答之曰金聲而玉振從本明聖學石師所未講赤子有先覺絲直則爲弦可射可以樂竹笋不成蘆白珪元抱璞匏瓜不能匏其裔猶爲廂土俗頗暖妹西笑長安樂革無五聲材終然應宮角木人得郢工鼻端乃可斲政和六年爲中書侍郎

豫章外集
合年譜

知州崔先生子方

宋元學案禮遺 卷十九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提刑曹先生輔

□□李先生亮工

隱君董碧巖先生南美

並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涪翁同調

知州王先生獻可

王獻可澤州人刑部尙書雲之父也仕至英州刺史知瀘州黃魯直謫于涪遇之甚厚時人稱之

宋史

俞先生若著

俞若著字□□□□人通判宜州黃山谷謫居是州時

黨論甚嚴士夫例削割掃迹唯先生爲經理舍館敬遇

其急又遣二子執諸生禮

姓譜

太學蔣先生漳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補遺

太學李先生中

別見景迂學案補遺

鄧氏門人

資政范先生百祿

詳上范氏家學

景文門人

縣丞胡先生稷言

別見安定學案補遺

待制家學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先生陶

詳見涑水學案

李先生隲

附子時雍時敏

李隲大臨次子通達明敏吏事有能名尤工于書子時

雍時敏皆世其學

氏族譜

惠穆門人

知州文石室先生同

別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尙書門人

宋先生道隆

宋道隆呂尙書門人尙書爲閩領監司自北地市建葺

以往其清謹類皆如此其自毗陵歸先生獻詩有曰一
昔絕無淮甸物滿船惟載惠山泉

呂氏家塾廣記

韓氏門人

邵先生伯溫

詳見百源學案

岑先生崑起

岑崑起韓少師門下士也少師自門下侍郎歸六丞相
在穎昌既至謂丞相曰汝且未作會明日自置酒念家
會難以召客獨請先生丞相預坐側明日丞相置酒亦
不別召人酒三行丞相起入更衣具朝服端笏親置酒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宋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于前再拜爲壽少師不爲起飲訖再拜而入先生歸以
語子弟曰公家法如此其他可知也

潤泉日記

豐氏家學

監倉豐先生治

豐治清敏之孫建炎中高宗駐蹕淮陽金人入境時先
生監轉般倉死之紹興十一年詔褒其忠錄子誼爲將

仕郎

上虞縣志

豐氏門人

補正言張先生庭堅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

諡忠愍吳氏宋賢贊作節愍

雲濠謹案汪玉山書張士節字彼云張才叔以正

直名一時于魯直獨師事焉彼誠有以服其心也

是先生又爲

黃氏門人

張氏經義

所貴乎聖人者非以其力足以除天下既至之患而以其慮之深遠察微正始憂患之所不及非以其有智與勇足以大有爲于世而以其安靜休息有所不爲非以其無一過失使天下莫得而議之以其有過而必改敢于事也無忽于民也不擾于羣臣也不憚其危言正論

宋元學案

卷十九

五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拂于己夫是以慮無遺策舉世無過事而天下治安之勢得以永保而勿替此幾康弼直禹之所以爲舜戒也蓋惟幾也則能察微正始不忽乎事惟康也則能安靜休息不擾乎民惟輔弼之臣直則能不以無過之爲美而以改過之而爲善凡忠讜之論矯拂之辭皆所以樂從而願聽焉雖然是三者在艱難創業之時則固未始以爲難海宇適平基緒方立俄焉怠忽而不之察則禍患將不旋踵而至所以操心常危慮患常深而事每不失其幾者勢使然也民雖出于塗炭而恐懼之未忘

世雖偃于征誅而瘡痍之未瘳俄然擾動而不之恤則下不勝其困然亂將復作所以設法務約敷政務寬而使民不失其康者亦勢使然也夫欲事之適于幾民之適于康則天下之深謀至計惟恐一日而不得聞朝廷之上輔弼之臣莫不蹇蹇其直亦其勢不得不然也天下既大治矣則智慮怠而昏心意侈而廣智慮怠則玩宴安而忽憂動心意廣則喜功名而煩興作夫宴安之是玩則不可責以難也功名之是喜則不可語以過也于是諂諛者親而諫諍者疏幾康弼直之戒于是時最

不可忘彼舜也繼堯極治之後天下可謂無事矣雖然無事者有事之所從起而聖人之所深畏者也觀舜之君臣相與賡歌規戒而其言及于敕天命康庶事則禹之所言者舜固不待告而知矣而禹猶戒之何也使天下後世咸曰以舜之聖而猶不免于此則庶乎其能知戒矣

惟幾惟康
其弼直

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于天下國家而不在于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主鬼神其知之矣昔

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爲之奴而皆無媿于宗廟社稷豈非謀出于此歟此其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蓋於是時紂欲亡而未寤也其臣若飛廉惡來者皆道王爲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可謂至賢者則潔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亡夫爲商之大臣而且于王爲親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視其敗則不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懇之心其誰達之哉願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其子孫設爲職業祿位以處天下之賢俊俾相與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危亡而後已子孫勿率亡形旣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爲天下後世之意以爲志不上達道與時廢亂者弗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臣子所以報先王者惟各以其能自獻可也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當于義不獲罪于先王非人能爲之謀其在于自靖乎蓋若商祀之顛隳則微子以爲心憂而辱于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羞爲也微子抱祭器適周以請後則奉先王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故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子以父師

爲囚奴猶眷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污而其輒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爲自愧而亦不以所能爲愧人更相勸勉以求合于義而不期于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于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則自獻以其忠則是三子之非苟爲也處垂亡之世猶眷眷乎天下國家而不在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其所欲爲以期先王之知耳古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書載微子與箕子相告戒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哉人臣之義莫易明于死節莫難明于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辨者也比干以死無足疑故不必以告人而箕子微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而厚之故也不然安得並稱三仁

哉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附錄

袁清容曰唐宋以詞賦取士其所爲文率不傳後至王安石改經義獨張庭堅陳古正義闡儒先之微旨故東萊呂氏取而第之

吳薦宋賢贊曰大科傑魁正言清秋諫紙數陳侃侃無匹惟儉弗從三謫匪逸節愍揚名百世一日

郭先生維

郭維河南人父奉議郎貫終于長沙判官建炎間先生

徙居四明以北學教授諸生從者如雲

寧波府志

精材謹案豐清敏遺事改言先生頴昌人以儒學修謹侍清敏左右最久蓋建炎初李朴編次遺事

多訪之先生云

張氏講友

權無相先生經

宋末學案補遺 卷十九

卷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權經字□□河間人贈光祿大夫儒學三世而先生爲

時名儒號無相居士與張庭堅游

楊誠齋集

陳氏家學

學士陳先生曦

陳曦字元和鄞縣人文介禾之子也登進士第知休寧縣政尙清儉守法不阿改國子正高宗幸太學召之曰今學者言卿講說訓導可以爲師朕欲觀卿之道至于有成對曰陛下若復興太學此盛德事也擢給事中帝嘗謂侍臣曰惟陳曦言事最誠實自知制誥知濠州政

稱第一召拜翰林學士卒官

成化四
明志

陳氏門人

龍學陳先生正叢

詳見陳鄒諸儒學案

君行家學

補 祕監李章貢先生朴

雲濂謹案先生爲君行子兄弟三人連
中進士核之萬姓統譜江西通志並同

李先之語

書道治亂興衰之迹故其辭顯春秋賞善辨惡歸諸正
故其辭微易以四象告吉凶故其辭深而通禮以齊莊

宋石渠案補遺 卷十九

九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恭敬之心達于邊豆玉帛故其辭典以嚴詩以君臣父
子之情吹于竹絃于絲故其辭婉以順下三代而道德
之意不傳矣

附錄

李先之請教伊川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
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程氏
外書

晁景迂送李先之歸南詩曰夫子聲名大淒涼三十年
晚交彌好易夙志自覃玄泰華冰霜潔江湖鴻雁邊別
期不相假吾道信茫然

又再送先之詩曰君家父子真國器棄逐那知上苑春
嵐障城中尤自樂蒲珍市裏本來貧曾憐濁俗排閭閻
慙屈清江縱羽鱗我老相逢便相別劇談易象亦何因
原註先之自廣南知縣歸復往
江南清江縣一見從子談易

汪玉山跋李先之文曰施聖揚毛季中爲某言公介潔
寡與意所不樂者不忍正視其爲建昌宰某縣使客至
公輒移病避之其聞公之名願見不可得者往往先造
其門嘗赴郡宴太守顧官奴私語公揖起席守俟之良
久則公已去矣彊挽竟不就蓋其所自立大抵類此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縣令李先生格

梓材謹案經義考有李氏格春秋指歸佚引袁州
府志云李格字承之萍鄉人元符中進士作詩諷
新法譙論下獄歷州縣以終先生之兄朴字先之
此字承之以卽先生但以萍鄉屬袁與贛之興國
雖並轄江西未
知卽先生否也

章貢學侶

施先生舜顯

毛先生叔度

合傳

施舜顯字聖揚毛叔度字季中皆從李公先之遊先之
卒于虔州季中父彥時名隨爲虔倅白郡具奏乞褒典

守不從彥時獨銜以聞得贈待制汪玉山見聖揚問所聞于季中言先之請教伊川者聖揚曰舜顯與先之游從久未嘗一言及伊川云

汪玉山集

附錄

汪玉山跋程樞密答周侍郎書曰贛州李先之剛介寡合言語確訥而于施公相予特厚宣和末嘗以書抵公曰受形氣于天地父母如聖揚可以無恨蓋自是二十餘年間天下事數變士亦竭其知力以應之究其所成能無負于初心者幾人也施公文學才謂不爲後人而審于處己恬于自進白首一節全而歸之今資政殿學士程公亦以爲可無恨者蓋其平日心之所存力之所至如贛州者其有以知之矣

常氏家學

補知州常先生同

雲濠謹案先生世爲印之鶴山人至其父贈光祿大夫安民入元祐黨籍貧不能歸乃徙于陳先生其仲子也見汪玉山所作墓誌誌又稱其請祠得提舉江州太平觀貧無立錫地又徙于秀之海鹽縣精舍居焉晚年自號虛閒居士有虛閒集二十卷奏議十卷烏臺日記三卷多閒錄一卷

附錄

宋末學案補遺

卷十九

九

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七歲侍光祿謫滌糝多山水名公卿詩賦記文題刻殆
徧公一過輒能默誦翰林學士曾肇時爲郡守見而異
之曾嘗與論近世君子小人公前揖曰涑水君子之魁
金陵小人之首曾喜謂光祿曰它日挺挺有父風未可
量也

十二歲光祿授以六經之學再三覆講無一字誤尤長
于周官六典圖其儀物驗諸制度不差一日光祿詔之
曰吾老矣汝其務求師乎吾同年有元城劉先生同里
有宛邱張先生當世偉人也汝欲學義理當師元城欲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卷十九

四朝叢書
約圖刊本

學文章當師宛邱于是兩師之二先生高以評目

除殿中侍御史才十閱月彈擊八十人其閒宰相執政
四侍從十六郎官寺監官十三監司帥守二十六庶官
十五大將六臺綱大振中外肅然

除御史中丞奏疏凡五十上所論皆小人然所薦趙鼎
王庶李彌遜梁汝嘉劉岑張致遠胡寅張九成魏杞晁
謙之陳正同孫道夫徐度朱松張祁黃鏐李燾閻邱明
施廷臣張絢張戒許忻吳彥章等率又舉之口而不筆
之書何者退小人公則任怨于己進君子公則歸恩于

君也

其記衢之學心推明孫明復石守道胡翼之李泰伯邵堯夫程正叔之道俾諸生有所矜式

其闢熙豐之邪說也如闕申商尊元祐之正論也如尊周孔故呂紫微行公之詞有曰排斥異端迴狂瀾于既倒維持正論發潛德之幽光而張橫浦撰公之志有曰言路既開臺諫增重異端既黜六經大明世以爲名言高恥堂題常氏家傳後曰本朝大姦元惡孰有出于京檜者敏節公父子後先排擊不遺餘力竟遭廢絀流落以死而中執法身後子孫幾得奇禍自當時觀之阨窮甚矣然一門大節載在青史與日月爭光至今讀之使人凜凜有生氣然則小人盡力排君子無能爲損祇增其光耀而已

常氏門人

蔡先生樞

闕

朝散家學

特奏李先生純德

李純德字得之光澤人太常誥之孫而元祐黨人深之

從子也少治周禮兼左氏春秋爲文簡古不逐時好諸弟嘗問善人之道答曰臨事而無陰據便利之心斯可矣紹興五年以特奏恩將入奉廷對卒朱子銘其墓以好德有常之士稱之子呂譜姓

附錄

嘗語人事有當爲力雖未及亦勉爲之若必有餘而後爲則終無時矣

隱君李澹軒先生呂詳見龜山學案

張氏門人

宋元學案譜遺 卷十九

九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直閣王瀟溪先生庭珪

王庭珪字民瞻安福人以貢入太學時方禁士人說詩先生獨吟詠自若中政和進士任茶陵丞忤部使者拂衣歸胡忠簡銓上封事忤秦檜謫嶺表親舊無敢通問先生獨送以詩坐謫訕流辰陽孝宗初召對賜坐勞問除直祕閣一子扶掖上殿亦子官卒年九十餘所著有

瀟溪集楊誠齋爲之序

吉州正氣錄

雲濠謹案周益公爲先生行狀云公學無不通而尤邃于易少嘗師鄉先生張汝明晚自得于意言之表朱漢上胡文定向

苑林皆嘆賞以爲必傳

梓材謹案胡澹庵爲先生墓誌云貢辟雍時錮史學及元祐學莫敢犯者公獨與其友劉公才邵口不絕吟又稱其有瀘溪集五十卷易解二十卷六經講義十卷論語講義五卷語錄五卷雜志五卷滄海遺珠二卷方外書十卷

校字一卷鳳停山叢錄一卷

附錄

宣和末年未五十知時事貼危無宦游意學道著書若將終焉邑有瀘溪築草堂其上鄉人號瀘溪先生執經來者戶外屨滿公雖不仕常懷憂世心事苟宜民必告于當路

公居草堂未嘗入州府右史王公澤出守廬陵遺官賚

宋元學案續遺 卷十九

九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幣至山中招見虛其堂諏以政事繼率其僚屬延請講學宮升堂講道使諸生有所矜式一時士大夫哦詩紀其盛

流辰州遠人素重公爭以爲師

胡澹庵跋民瞻文曰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此泉明語也民瞻一振馬隊之遺風人欽趨之所謂從善如登者耶泉明不欺矣

楊誠齋序其文集曰先生少嘗見曹子方得詩法蓋其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于雄渾剛大云

梓材謹案誠齋序有云某嘗侍先生之杖履聞先生之誨言者故自稱門人則先生固文節之師也
瀘溪學侶

待制郭先生孝友

郭孝友字次仲龍泉人政和進士任國子司業時蔡京再相天下益多事先生因奏對燕雲事當國不悅累官工部侍郎秦檜與金人約和廷議多不合檜以先生同舍生冀其附己先生曰議和本非至計因遂銷兵如後患何檜不懌以敷文閣待制致仕

吉安府志

梓材謹案胡澹庵爲瀘溪墓誌云爲郡學講書聽者環堵時何公損以對策訐直竄瀘陵故工部侍郎

宋元學案禮遺

卷十九

李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郎郭公孝友受業焉一日聽公講歸以所聞語損損驚異據此則先生之師承可見矣

榮公門人

知州張先生字 附子晦

張宇蜀人三丞寺監使淮西東路知濟榮累合四州娶榮國公百祿女故其學得之范氏子晦侍學中原有外家典刑筆法尤工歷知口恭簡三州

氏族譜

知州王先生任

王任字叔重承事仲符之次子弱不好弄勵志在學讀書務究大旨得治己及物之原本不汲汲于章句爲文

雅健純贍先體用後華采熙寧六年神宗以馭吏務農
訓兵之要策進士先生條析治道傳經義以對擢爲天
下第二調邛州軍事判官累改校書郎知渝州先生聞
道而篤信守己甚重視外物甚輕語默出處惟義命是
安初先生讀書知治身及物之用雖以文藻光輝一時
而涖官從政不敢少忽苟可濟物勇而力行嘗懇部使
求罷什邡之市易眾安其業請增成都學田以養士詔
可之在渝州不夷陋其俗葺鄉校集諸生躬自課試以
補不學少儒之弊置醫生審方劑督察診療以救尙鬼
涪翁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一百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藥之死議七郡貧瘠非蜀他地比願弛茶禁卒如其
說渝人深德之有文集三十卷卒年五十

呂淨
德集

陳後山先生師道

詳見廬陵學案

正言張先生庭堅

詳上豐氏門人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詳紫微學案

江季恭先生端禮

詳見安定學案

監酒王歸叟先生直方

朱先生載上

何樽叟先生頌

並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庶官王先生著

王蕃字觀復沂公之裔官閩中時多以書尺至戎州從

黃山谷問學

山谷內集詩注

雲濠謹案滄翁善爲字說

附錄

涪翁題觀復所作文後曰王觀復作書語似沈存中它日或當類其文然存中博極羣書至于左氏春秋傳班固漢書取之左右逢其原真篤學之士也觀復下筆不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百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凡但恐讀書少耳

又跋觀復簡後曰王觀復窮而不違仁達而不病義讀書學文必以古人爲師造次顛沛必求知義者爲友

縣令葛先生敏修

葛敏修字聖功廬陵人元祐三年試禮部蘇頌濱知貢舉奇其文擢高等仕爲確山令未幾罷先生爲人孝友兄敏求敏明連喪慟悼不勝發疾而卒有道岷集三十卷胡忠簡爲之序初宰確山以元符上書被禁錮時論

多之

吉州人
文記略

雲濠謹案忠簡序文集稱爲孝友先生謂其學淵源多根乎離經楚些而世之知之者鮮又云先生之沒門人以孝友易名其德行之卓卓亦豈專以文爲華哉

附錄

周益公序葛聖功文集曰元祐三年東坡知貢舉奉議郎葛公奏名第七崇寧元年九月詔書定元符有名人五百四十一人敏修姓名在焉由是罷確山宰廢于家越三年始免禁錮謂公困久當少折其詩乃云從今甞勉爲忠義一噓如何便廢餐味公此言豈以利祿得喪貳其心者使天不奪之年得進于世不負東坡審矣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三四明嚴唐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如周文忠所云則先生乃東坡門下士非頽瀆也解大紳送葛維新歸廬陵序云宋太史黃庭堅仕吾廬陵時葛敏修先生實從之遊後太史與東坡同知貢舉得敏修之女相賀以爲異人由是名起據此則先生固山谷舊從當爲黃氏門人

蕭先生巽

蕭巽與葛敏修並學于涪翁涪翁有答二學子和食筍

詩豫章外集

馬先生純

馬純初名景純字毅父成都人從涪翁遊問其名字所以然蓋取易之文言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問其加景

字而不能說也涪翁曰名字加景字蓋自漢魏以來失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行猶高山也而曰景仰之者余不知其說也可去景而名純字曰文叔傳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古人之用心于道勿雜而已士之所以爲士以此事親以此守身以此取友未有不純一而成其德者也荀卿曰始乎爲士終乎聖人故字之曰文叔

豫章別集

祝先生林宗

祝林宗字有道新安人朱子之外叔祖也初名某字某

宋本學案補遺 卷十九

百三十四明義書

約園刊本

豪俠不羈蚤從黃太史山谷遊山谷謫黔中因以客從山谷賢之爲更其名字與之諷詠云

朱子文集

鄉貢郭先生純中

郭純中富義人朝請郎大昕之子三以鄉書貢于禮部

有文藝嘗從涪翁遊

涪翁別集

楊先生迹

楊迹青神人少有文名嘗謁黃山谷論學術邪正自是學有指歸時用王介甫新經屏黜孔安國訓註先生笑曰吾不能強束縛進身遂棄去

姓譜

梓材謹案涪翁別集有楊君希節墓表云有宋擇里處仁敦子以義四方游士以爲依歸青神楊君希節之墓恐是先生之父

范隱翁先生滌 附從孫機

范滌號隱翁延平人通直郎純之機之從祖父也嘗從山谷遊得其指授純之又受詩律于先生歷知潭州寧鄉縣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致仕而歸益肆力于詩真西山讀其所爲開禧太平譎詠爲之慨然 真西山集

楊先生明叔

楊明叔涪翁之徒也涪翁稱其從子學問甚有成又稱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百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言行有法當官又敏于事而卹民故予期之以遠者

大者 山谷年譜

梓材謹案涪翁年譜元符三年八月戊午與楊韓祝林宗上巖寺楊韓蓋卽先生之名

宋先生完

宋完契道人涪翁之徒也嘗曰完也有志從學于先生之門而未能自克出從市井之鬻葷然其有味而常見侮于人入聞先生之言淡然其無味而常見敬于人二者交戰敢問其故涪翁字之曰志父而命之 豫章文集

謝先生逸

謝先生邁

並詳滎陽學案

劉先生瑜

劉瑜字倩玉玉山人從學涪翁涪翁稱其卓立

豫章別集

廖先生鐸

廖鐸字宣叔戎州人南園邁翁之長子也涪翁與王觀復書曰宣叔嘗東學京師才性明和甚不在人下來相師用之意甚篤然憂其質不甚美韓退之所謂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畔去否

豫章文集

羅先生中彥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百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羅中彥延平人問字于涪翁涪翁字之曰茂衡曰願遂教之涪翁曰道之在天地之間無有方所萬物受命焉因謂之中衡稱物低昂一世波流洶洶憤我無事焉叩之卽與爲賓主恬淡平愉宴處而行四時死生之類皆得宜當是非中德也歟惟道之極小大不可名無中無微以爲萬物之宰強謂之中知無中之中斯近道矣曰今之言道者奚獨不然曰以聖學則莫學而非道以俗

學則莫學而非物

豫章文集

孟先生扶

孟先生場 合傳

孟扶孟揚涪翁之甥也涪翁作勸學贈之曰軻闢楊墨
功愈于禹仲子論詩汜紹厥緒喜鑿言易亦自名家一
姓幾墜光綿其瓜嘉出江夏處濁而清河潤九里外孫
淵明雲卿浩然爰及郊簡三詩連蹇尙書則顯咨爾孟
孫望洋漢唐其勤斯文對前人光 豫章文集

潘先生淳

潘淳新建人清逸居士子師事黃山谷作詩尤工 姓譜

陶先生幾先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百六十四明續編 約圖刊本

陶幾先零陵人從山谷學文 魏鶴山集

蔡先生相

附兄操弟桓權桐椿

蔡相字次律青神人從涪翁學涪翁謂其言行可親也

兄据弟桓權桐椿輩皆好文學 涪翁別集

粹材謹案涪翁別集有蔡致遠墓表云有宋族姓子能自拔于俗盡心于學其作文能不囿于俗盡功于奇死年二十六不遂其志青衣蔡致遠之墓蓋卽先生兄弟之一也

張先生溥

張溥字寬夫戎州人涪翁到戎州與蔡次律朝文相親
近涪翁與王觀復書曰次律事事優于寬宍它日或可

望爲中州名士也

豫章文集

州守元先生勳

父聖庚

元勳字不伐□□人聖庚之子也自元祐初從山谷遊
幾二十年終春陵太守山谷與書九稱其父子潤俗而
志剛居今而好古又云所示溫公讀書真是讀書法涉
獵百篇不如深考一卷耳

豫章別集

忠惠翟先生汝文

別見廬陵學案補遺

庶官徐先生德郊

徐德郊□□人得官于淮南訪別涪翁于雙井涪翁送

奎章案補遺

卷十九

百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曰德郊從予遊不獨以有瓜葛也其居鄉鄙父兄愛
之子弟安之其仕于州縣有能吏之聲以草木臭味下
遠故相從也密焉

豫章外集

黃先生沆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補遺

洪先生朋

洪朋字龜父豫章人涪翁甥爲作深衣帶銘曰貧不能
畏賤不能憂以身行道如水于舟又爲其弟駒父深衣

帶銘曰務華絕根自斧斤處厚居實萬事畢

豫章文集

雲濠謹案阮亭居易錄引焦氏經籍志載洪
芻駒父老圃集洪朋龜父清斐集皆止一卷

附錄

涪翁書舊詩與龜父跋其後曰龜父筆力可扛鼎它日不無文章垂世要須盡心于克己不見人物臧否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力學有效更精讀千卷書乃可畢茲能事

祕書洪先生炎

洪炎字玉父豫章人民師第三子登第于元祐末試吏于紹聖初顯于宣和貴于紹興官至著作郎祕書少監重聽對上曰世人皆聾于心臣獨聾于耳心則了了惟

宋史案補遺

卷十九

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所使姓譜

洪濠謹者焦氏經志玉父西渡集一卷阮亭
房易錄云編首題卷第一又似不全之書何也

附錄

涪翁爲洪氏四甥字序曰其治經皆承祖母文城君講授文城賢智能立洪氏門戶如士大夫蓋嘗以義訓又曰旣氏之又告之曰曾子曰未得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修士也二子捨幼志然後能近老成人力學然後切問問學之功有加然後樂聞過樂聞過然後執書冊而見古人執柯以伐柯古

人豈真遠哉

洪先生羽

諫議洪駒父芻 並見元祐黨案補遺

涪翁私淑

尚書劉棹溪先生才邵 別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洪氏家學

洪先生朋

祕書洪先生炎 並見涪翁門人

庶官洪先生羽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百九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諫議洪駒父芻 並見元祐黨案補遺

權氏家學

參政權先生邦彥

權邦彥字朝美河閒人經之子崇寧中上舍登第調滄洲教授紹興初果官簽書樞密院事嘗獻十議以圖中興又言宜乘機者三尋兼權參知政事有遺稿十卷號

瀛海殘編 姓譜

雲濠謹案楊誠齋志先生墓云士大夫游其門者如周葵樓炤潘良貴呂廣問梁揚祖皆爲世名臣孫安節傳家學有祖風云

章貢家學

李養素先生琪

李琪興國人朴從子行義修潔經典該通晚號養素處

士子謙

姓譜

司諫李先生謙

李謙字和卿朴從孫少承家學淳熙進士爲安福縣尉累遷左司郎中再遷左司諫光寧閒上封事義氣激烈趙忠定汝愚讀之曰臺諫手也呂忠公祖儉以直節被竄先生贈以詩因忤韓侂胄罷歸築圃雲峯以居有文

宋元嘉慶遺

卷十九

百十四

渠四十卷

贛州府志

章貢門人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

詳見武夷學案

通判胡先生份

胡份字兼美廬陵人澹庵之兄事後母以孝聞早就外傳能肄宵雅之三長學章貢司業李朴時蒞尙席門甚高獨與其進三舍法行貢璧水繼入上庠閱一星學益進釋褐授臨江軍刑曹以母憂去官服闋選掾袁州兵曹建炎初官制行改司法繼改詞曹循從政郎罷歸歷

除教授澧州始至生員財十數既四方來學者輻湊學宮大張尋除通守靖州渠陽士無幾先生招攜以禮會爭遣子入學士計對者以內郡禮祖行谿貉嚮化翕然守條死要不相漁劫代還送者卧轍百餘里弗忍其還鄉卒年七十有書解三十卷文集五十卷先生天性寬易躬自厚而責人甚薄見人善不啻如自其口出于人之惡也隱之操履純正卽暗室不欺務以中道訓人故號所居堂曰中庸堂事親古道闔門睦如泣政通敏嘗語猶子公武仕宦惟廉勤和三者廢一不可吾行之二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頁三四明義書

約園刊本

十年未嘗有失大概如此

胡澹庵集

王氏家學

王先生頓

王頓字叔雅安福人瀘溪先生庭珪之子也先生性警敏六經百氏悉鈎其深尤邃于春秋始胡文定過瀘溪草堂相與講春秋先生從傍聽之卽能陳說大義

楊誠齋集

王氏門人

文節楊誠齋先生萬里

詳見趙張諸儒學案

劉先生江

劉江□□人瀘溪先生門人也嘗與瀘溪之孫及曾孫
詮次瀘溪之詩文若干卷

楊誠齋集

劉先生堯京

劉先生子東

合傳

劉先生子方

合傳

劉堯京安福人暨其子子東子方同登瀘溪之門

楊誠齋集

進士馬先生□

父羽

馬□□人瀘溪竄夜郎執經踏門者屢滿時其父羽
以中州刺史攝守日夕就見尊以師禮且遣子從學遂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三四期

約園刊本

登進士第

胡澹庵集

范氏續傳

縣令范先生灌

范灌字叔源成都人榮國百祿之孫太中大夫祖述之
子也能取上世之可學者以滋其性初以太中恩得官
試爲仙井監錄事參軍以鹽法與長吏競不屈于勢歷
知平泉廉山縣卒年五十二子仲黼清苦而真修久從

李石遊

李方舟集

梓材謹案朱子爲安人王氏墓表云年前及笄歸
同郡范君諱灌夫人居家儉約不以出內細故累

其君子故范君爲吏以清白著其治雜以平允稱
又云范君旣從官不復問生理身後家事益落夫
人慨然自力以濟其艱使二子得盡力于學蓋長
子仲黼少子仲芸也方舟集鈔本作仲黻傳寫之
誤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

詳見二江諸儒學案

縣令范先生仲芸

范仲芸字□□成都人文叔之弟也其母安人王氏語
之曰汝家世以清德直道爲門閥汝曹問學宜知所本
仕不患不達患無以稱耳二子以是益自厲于學先生
以從政郎爲彭山令卒

朱子文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正獻私淑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

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權氏門人

待制潘默成先生良貴

詳見龜山學案

知州呂先生廣問

詳見和靖學案

惠簡周先生葵

別見龍川學案補遺

襄靖樓先生炤

樓炤字仲暉永康人政和閏進士由國子博士遷殿中
侍御史言論多見採納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

政事卒謚襄靖

姓譜

附錄

紹興二年召朱勝非爲侍講罷給事胡安國先生與程瑀等言勝非不可用胡安國不當謫皆落職

梁先生揚祖

梁揚祖

上官續傳

主簿上官先生損

上官損字益之待制均從曾孫幼事祖母以孝聞博學

宋元軍補遺 卷十九

厚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工文主武平簿

姓譜

簽判上官先生粹中

上官粹中字德厚待制再從曾孫喜義而嗜學簽判武

岡軍

姓譜

錄參上官先生必克

上官必克字復之仲雍曾孫篤學好修官泉州錄參

姓譜

常氏家學

聘君常雪溪先生詵孫

常詵孫字直卿臨邛人同之孫居嘉興累辟不就所著

有天閑雜錄轅齋筆記雪溪稿門人稱雪溪先生

姓譜

教授常先生濬孫

常濬孫字鄭卿臨邛人紹興四年爲福州學教授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教學之意又爲之飭廚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閒訓誘不倦學者競勸又爲之益置書史爲重屋以蔽之而請晦翁記其事

朱子文集

附錄

朱子答其書曰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煩多

宋王學遺

卷十八

夏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得好朋友在其閒表率勸導使之有鄉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今得擇之復來即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

又曰頃年又有黃叔張在此作教官時教小學生誦書旬日一試如答墨義然立定分數攻察去留似亦有益試推此類多爲之塗以收拾教養之則人情感悅當無扞格之患矣

宋氏續傳

縣令宋先生文仲

縣令宋先生剛仲 並詳嶽麓諸儒學案

黃氏續傳

知州黃復齋先生營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尙書黃竹坡先生疇若

黃疇若字伯庸豐城人甫晬而孤外祖母杜奇之曰兒必貴誨以學擢淳熙戊戌第嘉定初元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權戶部侍郎七年召對延和殿權兵部尙書十年春知貢舉試禮部尙書請外以煥章閣學士知福州辭提舉南京鴻慶宮鳳翔府上清宮致仕卒年六十九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廬陵縣吉守六月督疇霽欠先生以縣用錢三千緡代輸禁吏預借飾學增畚日召諸生講論眾建生祠止之去日送者傾郡其在王邸資善也據經析理製範疑重吳興景獻見必加敬知成都府薦蜀士范子長許沅魏了翁年甫六十三援范景仁故事乞歸治第豫章城中自號竹坡先生文律高周丞相稱其正大恢闕詳雅溫醇楊誠齋見其詩以爲得山谷單傳考宏詞得眞留二公有竹坡集四十卷奏議三十卷講學十卷進故事十二卷劉後村爲神道碑云公承當家文獻故風韻勝

接諸老緒論故心事平隆乾以來眾芳翁集臺閣多賢
至慶元錮黨攻偽邪說橫流言事者非搏噬餘干相君
則粉黛考亭門人公密扶善類素尊理學奏篇無一語
差辛巳而後四朝生聚東南極盛至開禧挑敵禍形始
露用事者方且厚斂民足用多造楮紆急公一則曰蠲
弛二則曰節縮其書有云以無德之人而運才智之鋒
幾何而不斷天下之朴又云言利之臣必不得其死好
利之君必不得其用此有德者之言反本之論也

劉後村集

雲藻謹案先生山谷之從姪孫行也蓋豫章之黃皆出金華隱君子遇和居豐城之沅江始爲儒家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云

豐氏私淑

縣丞袁先生櫬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補遺

豐氏續傳

州倅豐先生存芳

豐存芳字公茂清敏公玄孫爲太平州倅景炎元年元
兵至知州孟知縉謀以城降先生諫不聽置之知縉雲
元兵屠其家同死者十八人卒方義竊其孤八歲禮長
子民間

兩浙名賢錄

通守同調

進士袁先生鏞

袁鏞字天與鄞縣人登咸淳進士第以父憂未卽仕國事日蹙元將遣游兵十八人騎駐西山之資教寺先生悲憤激烈約沿海制置兼知慶元府趙孟傳將作少監謝昌元共出禦敵二人曰爾第先往我二人當以兵繼先生奮然獨往厲聲言曰汝主無故謀起干戈殘我土宇使我人民宛轉鋒刃之下天地鬼神所不容四方忠義之士日夜憤惋勤王之師四至吾恐汝北歸無日也

宋史袁鏞傳

卷十九

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未竟就執而二人已密往車廐獻版圖迎降矣元將奇先生才脇令降曰從則富貴不從則燒戮汝先生罵曰我爲宋臣死則死耳終不從汝也元將怒縱火燎之鬚髮殆盡詞氣愈厲至死不少變其日家人驚悼赴水而死者十有七人

寧波府志

附錄

王厚齋挽之曰天柱不可折柱折勢莫撐九鼎不可覆鼎覆人莫扛袁公烈丈夫獨立東南方欲以一己力代國相頡頏適遭宋祚移恥爲不義哉奮然抱志起誓欲

掃機槍拔劍突前麾手回
月光賊勢愈猖獗山摧失
忠良嗚呼絕倫志不得騁
才長妻孥悉從溺枯骨誰
爲襄忠烈動天地游魂爲
國殤山水倍堪悲抱恨徹
穹蒼穹蒼率一息庶幾記
星霜西風白楊路哀猿號
崇岡解劍挂墓柏泣下沾
衣裳惜哉時不利抽毫述
悲傷

黃南山先賢進士袁公贊曰
確乎其誠浩然其氣通貫
神明充塞天地一身成仁
闔門死義孤忠奇節光昭
百世

李氏續傳

宋元學案續遺 卷十九

夏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先生宋輔

附從父景儀

李宋輔贛人平川李氏舊有讀書樓面奇峯向州里南
北之交以兵燬先生併而與諸父起修鳳復焉扁曰極
高明而請記于廬陵劉辰翁云其叔景儀課子姪依于
道嘗五上觀光世學不廢元祐間有名朴事伊川者其

族也

劉須溪集

袁氏家學

翰林袁菊村先生士元

袁士元字彥章宋忠臣鏞之孫自幼嗜學至廢寢食父

母憐而禁止乃端坐默記不少輟長益旁搜遠輯務爲
深博郡守禮致膠庠爲五經師學者翕然宗之薦授鄞
學教諭調西湖書院山長改鄞山書院又用薦授文林
郎翰林國史院檢閱官引年弗就晚隱城西別墅種菊
數百本號菊村學者

寧波府志

宋元學案補遺卷十九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

目錄

元城學案補遺

元城先緒

劉先生航

涑水門人

補劉先生安世

元城講友

黃先生策

宋元學案補遺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鄧先生弼亮

元城同調

趙先生俊

元城門人

補李先生光

補胡先生理

補馬先生大年

常先生同 詳見范呂諸儒學案

向先生子謹

鞏先生庭芝

林先生象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補遺

莊簡講友

胡先生銓 詳見武夷學案

程先生瑀

莊簡同調

游先生中孚

朱先生敦儒

劉氏續傳

宋學案補遺 目錄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先生君房

劉先生孝昌

孫氏門人

補 劉先生蒞

李氏家學

補 李先生孟博

補 李先生孟堅

補 李先生孟珍

補 李先生孟傳

李氏門人

補 曹先生粹中

符先生口

向氏家學

向先生浯 詳見五峯學案

向先生浥 詳見武夷學案

向氏門人

陳先生從古 別見紫微學案補遺

鞏氏家學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鞏先生澧

鞏先生盪 詳見麗澤諸儒學案

鞏先生澦 同上

鞏先生峴 同上

劉氏門人

羅先生博文 詳見豫章學案

曹氏家學

曹先生盍

曹先生說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

後學 鄞 王梓材 同輯
慈谿 馮雲濠

元城學案補遺

元城先緒

劉先生航

劉航字仲通魏人元城先生之父也第進士歷知虞城
犀浦縣爲政寬猛不同而兩縣皆治知宿州押伴夏使
使者執禮不遜先生折正之持節使夏凡例所遺卻勿
受還爲河北轉運使熙寧大旱求言先生論新政不便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五不報請祠去起知涇相二州終太僕卿

姓

梓材謹案先生不敢書呂獻可墓誌元城代書之
以成其美先生又陰祝獻可諸子勿摹本恐非三
家之福蓋亦慎密之道
固與元城並行不悖云

涑水門人

補 忠定劉元城先生安世

梓材謹案先生母太常博士新昌石亞之女
故自幼游于新昌石溪書塾見成化新昌志

元城語要

易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當爲
正以直內又曰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當爲能研諸

慮如此類者五經中極多五經其來已遠前輩恐倡後生穿鑿之端故不著論若或爲之倡則後生競生新意以相夸尙六經無全書矣

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

智足以窮萬物之理則事至而不惑

古者君臣師弟子之間惟是誠實心中所欲言者卽言之故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宰我欲短喪自謂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且今有士人于此必不肯自謂學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力不足也必不肯面質其師之迂也必不肯自謂居喪而安于食稻衣錦也被三人皆孔子高弟而其言如此者以其出于至誠而已

天下詐僞之風甚矣以某從少至老觀之誠實之風幾乎一日衰于一日一年衰于一方今夫婦父子兄弟之間猶相諂諛也相欺詐也況于君臣朋友之間乎且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只是一箇道理若一處壞卽皆壞矣此風大可畏當其禍亂未作時猶一切含糊不見醜怪萬一有大禍亂則君臣之間無所不至矣

多聞闕疑愈于求合而強爲之說也

今日夏至六陽至此而極萬物繁鮮可謂盛矣然一陰已生于九地之下他日天地沍寒肅殺萬物蓋從今日始物禁太盛者乃衰之始也正如齊自太公以來無盛于威公之時威公七年始霸而會諸侯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是年歲在己酉而不知有齊國者由此人也士大夫只看臨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

仕宦豈不是好事但看行己如何耳若仕宦有益于社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

書稱堯之德曰稽于眾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于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爲先務也

附錄

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皴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昔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才者至公則曰器之真鐵漢
不可及也

太常博士宋之瑞議諡曰慮國忘家曰忠德行不爽曰
定

晁氏客語曰哲廟時劉器之論宮人除邪或云九重之
中安有邪物答云心乎不得其正邪物得而窺之何閒
九重

徐敦立卻埽編曰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
一談至于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

四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敲側者蓋
百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蓋嘗以其言驗之誠
然

朱子答劉君房書曰先正忠定公有德有言沒而不朽
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熹之外舅聘士劉公嘗得親見
而師承之熹少時猶及竊聞其餘論于忠定公之言行
志節詳矣是以雖不得及其門牆而想望其聲容猶若
相接不止于今世紙上所傳而已也

又跋元城言行錄曰元城受學于司馬文正公得不妄

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譏于朝者無
隱情退而語于家者無愧詞今其存而見于文字若此
數書者凜凜其與秋霜夏日相高也

又語類問劉元城不知培植君子之黨才一小事便一
向搏擊以致君子盡去而小人用矣此其過否曰過不
在此是他見識有病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是他不知言
且如說伊川他只見得祖宗有典故才有不合便道不
是渠不知輔導少主之理當如此故伊川一向被他論
列是他見識只如此

宋史案補遺

卷二十

五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又問元城了翁之剛孰爲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
有太過處元城只是居其穩便極言無隱罪之卽順受
了翁後來做得都不從容了所以元城嘗論其尊堯集
所言之過而戒之曰告君行己苟已無憾而今而後可
以忘言矣

黃東發曰公師溫公溫公當元祐初去新法公當紹聖
初諫紹述溫公爲相于人情大鬱之後得行其道公爲
諫官于小人報復之時不得行其言效驗雖異直大則
同所謂元祐全人也

袁清容書元城與李莊簡書後曰崇觀間老蔡竊威箴
權天下善類皆禁錮不用而汪龍溪葉石林陳簡齋號
爲渡江名賢亦嘗出門下至若元城先生龜山先生莊
簡李公進退言語爲一代矩範而元城奉祠南京龜山
被召莊簡爲尙書郎始余嘗疑之久而後知拯世之道
有不得不如是也朋黨之論盛于東漢張讓之喪持正
論者一律獨一陳仲弓往弔後卒賴以解禍乃知志士
仁人之用心雖相遠數十百載蓋未嘗不相同也

元城講友

宋本學案補遺

卷二十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直閣黃隨緣先生策

黃策字子虛吳人朝奉大夫彥之子九歲能屬文追和
梁昭明詩爲東坡所賞弱冠擢第元符末昭慈復位號
而典冊未正先生引古誼上書甚切蔡京深銜之欽宗
在東宮聞其名大書隨緣堂三字以賜自號隨緣居士

姓譜

梓材謹案續通鑑高宗謂大臣曰元祐黨人固皆
賢然其中亦有不賢者乎呂頤浩等曰豈能皆賢
徐俯曰若真元祐黨人豈不賢但蔡京輩凡己之
所惡欲終身廢之者必名之元祐之黨是以其中
不免有小人帝曰若黃策之類是也俯曰黃策乃
元符末上書狂直被罪始天下皆稱之如策比者

十餘人策不能固窮守節陷于非義其中亦有議論前後反覆姦惡猥瑣竄名其間如楊畏朱師服數人耳策以直祕閣通判嚴州受賅抵罪故帝及之據此則先生殆亦瑕瑜不掩者雲濠謹案沈寯溪爲先生墓誌云故禮部侍郎鄭公浩諫爭名重當時君從之游上下其議論相厚以敢諫爭名稱元城與陳鄒講友又案其始以雍善是先生可稱元城與陳鄒講友又案其始以雍邱主簿入黨籍後錄黨人除直祕閣蔡誌又稱其在嚴州數以爭可否忤部使者意使者嫉之誣劾君縱獄事按驗無所得卒奪一官是高宗所論猶仍吏議言之又言其日閱浮屠書則陳鄒等猶未免于此也

附錄

刻名黨人石羈置登州二年徙海州旣而上皇感悟破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黨論仆其石君例還姑蘇閉戶讀書益自刻苦爲文章環詞老氣絡繹閒起佳時勝日徜徉山水閒賦詩自娛澹乎若與世無營如是二十年

縣令鄧先生弼亮

鄧弼亮曲江人登元祐三年進士第爲新興令力行教化而後刑罰劉元城鄒道卿謫粵先生皆與之游情好

甚款

廣東黃志

元城同調

趙先生後

趙俊字德進南京人與葉石林爲同年生官朝奉郎新作小廬在城北杜門雖鄉里不妄交劉器之無恙時居河南暇時獨一過之徐擇之于鄉人最厚亦善之及爲丞相鄉人多隨其材見用先生未嘗往求擇之亦忘之建炎末金將南牧或勸之避地先生曰但固吾所守耳避將何之衣冠奔蹈于道者相繼先生晏然安其居卒不動劉豫僭號起爲虞部員外郎辭疾不受以去畀其家卒卻之如是有三豫亦不復強凡家書文字一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後三年卒

避暑餘話

宋重刊遺卷二十

入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元城門人

補 莊簡李讀易先生光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傳孝宗卽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諡莊簡朱子爲參政夫人榮國管氏墓誌稱會稽李安簡公豈其改諡莊簡耶

讀易詳說

大臣以道事君苟君有失德而不能諫朝有闕政而不能言則是冒寵竊位豈聖人垂訓之義哉故文言以括囊爲賢人隱之時而大臣不可引此以自解

坤六四

小人當退黜之時往往疾視其上君子則窮通皆樂未

嘗一日忘其君否初六

天下蠱壞非得善繼之子堪任大事曷足以振起之宣王承厲王後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卒成中興之功可謂有子矣故考可以无咎然則中興之業難以盡付之大臣蠱卦特稱父子者以此蠱初六

雲濠謹案上虞縣志于先生傳云初過宋都從劉安世講學得其精微故于死生禍福之際無所屈撓及再涉廣海處之怡然日講周易一卦因著易傳十卷行于世

莊簡集

萬事皆非偶然死生禍福固已前定一切任之孔子所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

九四册藏書 約園刊本

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素蠻貊行乎蠻貊觀此數語雖釋氏千經萬論豈能越此

乾坤二卦易之領袖嘗見前人解釋不以類求多斷章取義如小象文言所釋不附之爻則一篇之義都不貫

穿以上與趙元鎮書

天道好還但力行一忍字需之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若能日飲醇酎不辜此風月則無入而不自得也與胡邦衡書

邱明親授經于仲尼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義杜元凱蓋終身好之

自謂有左氏癖其言豈苟然者若因元凱以求左氏因左氏以求春秋庶乎得聖人之微旨矣

答符秀才書

梓材護案四庫書目著錄先生周易詳說又錄莊簡集十六卷提要云考王明清揮塵餘話稱蔡京既敗攻擊者不遺餘力光獨無劾章坐貶謝表云當垂涕止彎弓之射人以爲狂然臨危多下石之人臣則不敢而集中無此一篇又云過嶺以後與胡銓往還簡札甚夥乃皆醇實和平絕無幽憂半落之意其所養可知矣

莊簡家訓

少年欲勵志操見世間膏粱子弟當以儉素勝之不起羨慕之心見人之居處華潔過度涼榭溫屋洞房窈窕則思顏氏陋巷之安見人之盛饌甘脆肥濃則思仲尼飯蔬飲水之樂見人之佩服車輿犀象珠玉之珍則思子路衣敝緇袍之溫若能置吾言于座右常作是觀庶免鄙夫陋人之稱見賢思齊見不賢惕然自省則可入聖賢之域古人不難到願力行何如耳

附錄

其讀書詩曰低頭對千載把卷竟長日興亡見俯仰忠佞更得失意合心自知感慨屢佔畢朱黃紛几硯細素互編帙比鄰亦好事挾策到蓬華縱談及羲皇坐待寒

月出

陸放翁跋莊簡家書曰李丈參政罷歸鄉里某年三十矣時時來訪先君劇談終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陽憤切慨慷形于色辭一日平旦來共飯謂先君曰聞趙相過嶺悲憂出涕僕不然謫命下青鞵布襪行矣豈能作兒女態耶方言此時目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後四十年偶誦公家書雖徙海表氣不少衰丁寧訓誡之語皆足垂範百世猶想見其道青鞵布襪時也

宋五家精遺 卷二十

十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補 知州胡先生理

雲濠謹案楊誠齋序蒼梧集言先生嘗學經術于龜山學名節于元城

補 主簿馬先生大年

馬永卿語

元城先生與僕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為早蓋以刑驅其後也今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爾若士

子畏犯義如犯刑則今人可爲古人矣僕聞其言至今愧之

嘗問仕宦之道于元城先生先生問家屬畢曰賢俸祿薄當量入爲出僕更請益先生云漢書云吏以法令爲師有暇可看條貫不獨治人亦以保身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以僕初登仕行或違法且爲吏所欺故有此言

知州常先生同

詳見范呂諸儒學案

侍郎向薊林先生子諲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向子諲字伯恭開封人文簡公之五世孫欽聖皇后之再從姪也父嚴重先生率羣弟承訓專意詩書宗族以爲法欽聖聞而悅之補假承奉郎歷知襲慶府丁父憂奪喪知潭州力辭不獲金人入豫章先生爲守計或言敵鋒不可當盍避諸先生曰朝廷使我守此藩也委而去之非義矣以死戰軍于湘西長沙之人咸從之以忠義自奮無一降賊者猶以失守自劾罷乞持餘服不許及知江州改江東轉運使固辭召至闕加祕閣修撰與劉光世不協求去詔與浙漕張匯兩易先生連年入覲

未嘗不求歸高宗嘉歎高志親書薌林二大字以賜之
除徽猷閣待制陞都轉運使居三月除戶部侍郎再辭
不允仍除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之官兩復乞致仕
許之卒年六十八先生讀書務觀古人大節不專守章
句志大氣剛見義必爲少見劉元城問爲學之要元城
曰誠而已此司馬公之教也先生敬受以歸其後復見
極論天下事元城深加歎賞曰異時必有立于世胡文
定公嘗言于廟堂曰向某氣節忠鯁心向國家尊戴君
父徇公忘私正今日扶持三綱可備使令之人也

胡五峯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時翰林學士朱震卒上深悼痛遣建國公臨奠公云師
道久廢陛下崇儒尙德如此可以風化天下上曰震與
楊時胡安國皆學有淵源深于春秋且論先儒異同之
說因乞安國謚并春秋序及薦尹焞顧問再三隨事敷
奏移日左司諫潘良貴侍立彈公久勤聖聽公退卽上
章待罪且乞致仕

墓表

趙忠簡請與潘良貴等職名宮觀狀曰子謹始識于种
師道宣司幕中雖戚里貴游子弟而好學樂善文雅有

餘平日交游議論之間凡有補于正論有助於善類者未嘗不竭其誠心士大夫以此稱子諲亦以此受知于陛下

李莊簡爲向伯恭題日向公天下士慷慨有祖風亦復對行殿密議裨天聰君臣意氣合每進常從容飄飄青雲志顧肯貪天功榮塗拂衣歸安坐薊林中作堂傍企疏進退聊比蹤父老非故鄉何必囊金空俗軌競奔馳世路方尙同善爲子孫謀但務田園豐偉哉此二子遐舉希冥鴻富貴如浮雲聲名壓岱嵩千載繼者誰我友

向伯恭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汪玉山銘其墓曰顏跖之分曰義與利孰毆斯人學乃爲利舉世靡靡偷安苟活不有君子豈能自拔公以英姿輔之正論惟義所在他無足問方時多艱馳驚其中如水萬折必歸于東年五十餘謝事而歸惟介于石故能見幾知之固難行亦非易若公始終蓋可無媿

朱子薊林文集序曰觀其絕僭叛之音郵而縻其家族宣霸府之號令而暢其威靈以至擁羸卒守孤城以抗強敵百勝之鋒遏羣盜橫流之勢身皆危于九死而志

不可奪及紹興初大臣始決忘讎辱國之計則又慨然上疏再三指言其失無所回避至于疾病且死而猶勸上以深念創業之艱難不可遽以小康而遂忘大計也此其平生始終大節豈不凜乎其有子房元亮之心哉然二子當時皆不得位而爲之於不可爲之後是以大義雖明而不及有益于人之國者公乃幸獨得竭股肱之力以依日月之光宗社再安與有勞烈較其所就于二子又有光焉

大中鞏山堂先生庭芝

宋志案補遺

卷二十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鞏庭芝字德秀東平須城人建炎間遷武義人號山堂先生登紹興八年進士第授建德主簿改秩知諸暨縣主管崇道觀陞太平錄事參軍嘗受業于元城之門以道學倡武義武義人士尙禮義之學自先生始隆興二年卒贈大中大夫

武義縣志

梓材謹案宋潛溪爲仲至傳贊曰武義之有鞏氏自庭芝始初庭芝登元城劉氏之門以道學爲東平倡弟子受業者恆數百人及其來遷也以所學化導如東平

教授林萍齋先生象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補遺

莊簡講友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

詳見武夷學案

尚書程先生瑀

程瑀字伯寓浮梁人政和間進士累官校書郎金人入
侵求可使者先生請往至燕山不屈而還欽宗慰撫備
至除右正言高宗時遷給事中條上十四事皆切時務
官至兵部尚書所著有周禮義尚書說兩漢索隱

姓譜

附錄

李莊簡悼以詩曰人物江東第一流天衢闊步縱驂
彈冠事主俱青紱握手論交到白頭照世詞華窺賈馬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致君事業擬伊周平生自謂孔北海晚節欲爲陳太邱
危行危言逢有道一生一死見交游自憐罪大無歸日
哭送松門歎莫由

莊簡同調

游先生中孚

游中孚字大信崇安人博文強識春秋左傳漢唐史記
成誦如流且能言其同異得失上下數千載纏纏可聽
李莊簡知宣州會李成口眾攻城議遣官求援于岳飛
道路阻絕寮皆憚往先生時在莊簡門下慨然請行挾

十騎由間道走大平見飛與飲屢起請飛曰君姑飲援
兵已至竟陵矣圍遂解事平莊簡欲請于朝官之先生
力辭竟不仕姓譜

朱先生敦儒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志行高潔雖爲布衣而有朝野
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師將處以學官固辭還山高宗卽
位詔舉草澤才德之士預選者命中書策試授以官于
是淮西部使者言先生有文武才召之先生又辭避亂
客南雄州紹興二年詔以爲右迪功郎下肇慶府敦遣

詣行在先生不肯受詔其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
士翼宣中興譙定召于蜀蘇庠召于浙張自牧召于長
蘆莫不聲流天京風動郡國君何爲棲茅茹菴白首巖
谷乎先生始幡然而起旣至命對便殿論議明暢上悅
賜進士出身爲祕書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東
路提點刑獄會有諫議大夫汪勃劾其專立異論與李
光交通遂罷上疏請歸許之先生素工詩及樂府時秦
檜當國獎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檜子亦好詩于是先
用其子爲刪定官復除先生鴻臚少卿檜死亦廢談者

謂其節不終云宋史

劉氏續傳

劉先生君房

劉君房元城之孫朱子答其書云類次遺文已就篇帙

願亟遂餒木傳之其人

朱子文集

劉先生孝昌

劉孝昌元城先生之曾孫也與五峯胡先生之子大特俱隱衡嶽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孫逢吉請官之以總賢人之世事雖不行聞者趨之

樓文槐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孫氏門人

補提刑劉順寧先生芮

雲濠謹案胡五峯爲劉開府墓表云推芮三世專以修其天爵負荷世業又題劉忠肅公帖云忠肅之子執義明白而不懼于威武不渝于患難不移于貧賤若忠肅之孫尚守其先志其曾孫雖貧且賤然明于事君之義強學力行益能保世以滋大

李氏家學

補進士李先生孟博

雲濠謹案先生官左宣

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

梓材謹案廣東黃志載先生未卒數月忽夢至一處海上空闊樓觀特起雲霄間有軒榜曰空明先

世諸父皆環坐其間顧指其一曰留以待汝既寤知其非祥也未幾遂屬疾臨終有雲氣起于寢冠服宛然自雲中冉冉升舉環人悉見之莊簡有詩悼云脫屣塵寰委蛻蟬眞形渺渺駕非煙丹臺路杳無歸日白玉樓成不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仙恩深父子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

補
提舉李先生孟堅

雲濠謹案楊誠齋爲胡夫人李氏墓誌言先生氣慷慨方莊簡在謫籍里人誣以私史下詔獄貶夷陵父子各天一方既借莊簡復官丞管陵宰錫山守嘉禾俱以最聞方用爲淮東提舉常平而沒善類嗟惜據此則先生未嘗從謫也

補
參議李先生孟珍

朱學案補遺 卷二十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雲濠謹案上虞縣志于先生云善草書權守江陰及沿海制置司參議皆不就

補
直閣李盤溪先生孟傳

梓材謹案朱子志其母管夫人墓云大理卿章貢曾公達以女妻浙東從事史傳云曾幾妻以其孫

附錄

官太府丞韓侂胄願見之先生曰行年六十去計已決不敢聞也由是出知江州

先生博學多聞持身甚嚴時推能世其家

常戒其子孫曰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

李氏門人

補通守曹放齋先生粹中

放齋詩說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毛傳謂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且以退食爲節儉其說出于康成毛無此意也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毛傳謂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傳云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

二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位服盛服而序云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則與傳意先後顛倒矣序若出于毛亦安得自相違戾如此要知毛傳初行之時猶未有序也意毛公既託之子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至宏而遂著之後人又復增加殆非成于一人之手則或以爲子夏或以爲毛公或以爲衛宏其勢然也

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詩之作本于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始天皇之策包羲罔罟之章葛天之入闕康衢之民謠

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父既佐戴公而能至于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

瑟纒密也如瑟彼玉瓚之瑟

作者鼓舞振動之意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振動之烏能自奮而有成哉

附錄

莊簡聞先生之賢妻以長女翁婿間自爲知己問學大率以躬行實用爲先真有冰玉之譽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按漢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

三四朔藏書

約圖刊本

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旱山在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

又曰四月秀萋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引劉向以爲苦萋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爲遠志

又曰唐棣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黍稷方華協塗字隰有荷華協且字曹氏謂華當作𦉳音敷蓋古車本音居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至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漢而轉其聲愚案何彼穠矣釋文或云古讀華爲敷與居爲韻後放此朱文公

集傳並著二音而以音數爲先

符先生口

符口莊簡之徒也莊簡與胡邦衡書稱爲海外有識之士廉而有才相從踰歲如一日嘗答其論左氏書云吾子有志于問學況已得良師異時當卓然有立于世願言勉之良師蓋謂邦衡

莊簡集

向氏家學

通判向先生滄

詳見五峯學案

大夫向先生涪

詳見武夷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

向氏門人

祕閣陳先生從古

別見紫微學案補遺

鞏氏家學

鞏先生澧

雲濠謹案水心誌仲至墓潛溪作傳皆云父澧鄉貢進士

提轄鞏栗齋先生豐

司封鞏厚齋先生嶸

鞏先生峴

並詳麗澤諸儒學案

劉氏門人

承議羅先生博文

詳見豫章學案

曹氏家學

朝請曹先生虛

曹虛字囷明定海人累贈中奉大夫放齋之仲子也穎悟力學既有家傳而又源流外門氣節自許詞章煥發落筆千言以中奉致仕恩補官歷授福建轉運司主管文字至朝請大夫卒先生少嘗題寧都金精山有曰手擎白日浴滄海氣使列嶽如羣兒中奉見之爲失色且戒以力除此等氣象見其留心詩文以爲當究經術務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

二五十四明職書

約圖刊本

爲寶學先生自是日則幹蠱夜則讀書至四鼓乃寢晚卜築奉川一區雅潔聚書萬卷多手自讎校每夜以一燈使婦奉姑別以一燈觀書積學老不衰自號牧庵居

士

樓攻姚集

曹泰字先生說

曹說字習之定海人放齋之孫其父死李全之難絕葷酒婚宦刻志問學五經有解後學問難疊疊不倦酬答故家借書先請書目一閱卽能言其本末平生無喜愠嘗戒學子絕人我則天理自著爲易解全書分辭變象

占學者稱泰宇先生詩文三十卷精潔可傳

定海縣志

梓材謹家袁清容述先大夫師友淵源言先生精易象數論語書春秋皆有解多折衷舊說易說爲里人所竊今不傳聞在松江儒家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一

目錄

華陽學案補遺

棟水門人

補

范先生祖禹

華陽學侶

王先生端

王氏同調

周先生誥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華陽家學

范先生祖述

詳見范呂諸儒學案

補

范先生沖

華陽私淑

鄭先生伯熊

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范氏續傳

范先生仲彪

華陽續傳

錢先生敬直

呂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一

後學 鄧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華陽學案補遺

涑水門人

補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

華陽語要

凡禮之體主敬者禮之所以立也

所用之人所行之政皆出于君心人不足責政不足非

此由臣不能正君君心不正是以如此惟得大人然後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一

一 四明叢書
四刊本

可以正君心此非小人之所能也

有國家者當防微杜漸若禍難已成雖聖人亦未如之

何也

聖人惟言利物之利不言利己之利

用刑寧失之于寬不可失之于急寧可失之于略不可

失之于詳

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

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

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後之爲治者三

代之制雖未能復惟省其力役薄其賦斂務本抑末尙
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有以自立而富者
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
已何益于治哉

昔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乃班師振旅夫舜禹
征伐猶無功故用兵非美事也

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消此
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此志氣之剛也血氣
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是故至剛
不可不養也

經者道之常君子治國平天下反其常道而已常道者
堯舜之道仁義是也

今樂古樂如君子小人之不可同邪正之不可並如必
欲以禮樂治天下國家則當如孔子答顏淵之言孔子
所言者爲邦之正道孟子所言者救世之急務此所以
不同

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眾苟不以
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

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惟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惟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直彼以其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

君人者如天運于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

萬物生矣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仁宗最深洪範之學每有變異恐懼修省必求其端

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備于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禮未見其可

華陽經說

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古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百揆夏商可知也周之冢宰實總六卿詔王廢置是以治出于一政有所統後世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爲權在于己臣以爲政在于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其閒由官不正任不專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一

四四四叢書
約四四刊本

君喪三年古未之改漢文率情變禮雖欲自損以使人而不知使人入于異類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亦不爲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于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忘父子之親固不可矣然如漢文之制志寧之議是亦有父子而無君臣也爲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士大夫以方喪三年則眾著于君臣之義矣

范太史講說

禮擬人必于其倫先儒之說謂擬君子君之倫擬臣于

臣之倫臣以謂此特位而已擬人必以德爲貴桀紂人君也謂匹夫爲桀紂其人必不肯受孔孟匹夫也謂人君爲孔孟其人必不敢當

禮王制禘烝嘗此祭之名天地社稷五祀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因國之有其地而無主後者此祭之事植禘禘祭之類此祭之禮然非祭之本祭之本諸侯得一國之歡心以事其先君天子得四夷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是也夫犧牲幣帛黍稷酒醴皆出于民力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凡以祭之本在于民而已

王制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夫以身率于上而效之曰教教之于治雖甚迂闊然古之言治者必以爲先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舜舉八元命契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秦任刑罰不務德教故不旋踵而覆漢承秦弊初以法治天下惟賢臣賈誼董仲舒嘗言之文帝能聽賈生故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武帝不能聽仲舒故斷獄數萬幾致敗亡唐太宗初亦不以教化爲意惟魏鄭公勸行仁義四年之間遂至大治然則爲治者不可不先以教化爲本

也

王制不率教移左鄉右鄉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臣以唐虞之學不過有扑作教刑與撻以記之雖周禮至詳至悉亦無流放之刑此當是商之法湯制官刑倣于有位其用法甚嚴爲太學養士之禮既重則不率教之罪責之宜不可輕夫命三公九卿大夫皆入學至于王親視學皆不變被以九年之問而不能自遷于善是長惡不悛弗順教令者也屏之遠方斯亦不足卹矣然王爲之三日不舉豈其意哉成湯伊尹相與維持天下之法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一

六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其嚴密如此若夫周之法則以寬仁爲主雖霍叔同管蔡之惡亦降于庶人者三年而復其國非若商政之峻也商尙質周尙文商周之法皆欲人之爲善而已

月令行春令則云云者人君更政令非天之時氣也故此之時必當行其本時之令以順之若逆之則五行相尅之氣隨類來應如人五臟相勝則有受尅之處其不和之氣自來爲病也今人見時之氣寒煥非候曰行某令行某令者非也

李濟南曰廡在元祐三年省試策問有魏相時令者

爲之所對大略與太史說同但其卒曰王者應天以實不以文故人和而天地之和應不必法其繁文末節但時和歲豐家給人足便爲太平之實若求夫朱草生鳳凰至皆漢代君臣不務本而區區尙其虛文也漢之好復古者無若王莽而劉歆又以儒術緣飾之奏祥瑞作頌聲者甚眾有益于治可救其亂乎

雲濂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帝學八卷提要云史稱其在邇英時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又稱其長于勸講平生論諫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

是過今觀此書言簡義明敷陳剴切實不愧史官所言雖哲宗惑于黨論不能盡用其說終致更張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初政國是混淆而其忠愛之忱惓惓以防微杜漸爲念觀于是書千載猶將見之矣

華陽文集

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于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于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于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于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資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

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眾唯繫于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蒸儉節用則無所營爲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

論農事

孔子之所慎者齋齋必有專一精潔之誠乃可以交于神禮之言齋曰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古之君子其齋三日必見其所祭者誠之之至也夫惟致齋肅恭然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夫皇天惟親至敬鬼神惟享至誠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惟誠與敬可以感通

論明堂

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惟以士禮推而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于士則一也

論立后

周易家人之卦乃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端本敢撰集所聞先聖先賢之言爲解義謹錄上進以代封事

進家人卦解義

子劄

昔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與王言未嘗不以王道如其不可行豈徒爲空言哉以區區之齊五十里之滕孟子猶欲勉之以王況不爲齊滕者乎

省試策問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范太史集五十五卷提要稱集中章奏尤多類皆湛深經術練達事務深

有裨于獻納云

附錄

幼孤叔祖忠文公鎮撫育如己子淳夫自以旣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與人事至京師所與交游皆一時聞人忠文器之曰此兒天下士

宋事案補遺

卷二十一

九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也宋史

除正言客有言于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公正色

曰子謂淳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

遺事

公講月令問題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遵陰陽爲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說反覆甚明論時令者莫能過也講讀論語畢賜宴于東宮賜御書唐人詩各一首公表謝曰臣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如游藝又賦詩以獻退而節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二百十九字名曰三經要語進之

元祐九年奏曰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希闕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卽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召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于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闕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皆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于公正之朝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若復召之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在外終無所憾矣

太史家傳

公每誦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曰君子行己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尹子問范淳夫之爲人子曰其人如玉

晁氏客語曰資治通鑑成范純夫爲溫公草進書表簡
謝純夫云眞得愚心所欲言而不能發者溫公書帖無
一字不誠實也

又曰純夫爲蜀公草進樂表云法已亡于千載之後聲
欲求于千載之前茲爲至難理若有待又爲申公草遺
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于三公疾疹嬰纏敢望年踰
于七十人謂曰二公胸中事矣

又曰崇寧初純夫子冲見欒城先生于潁昌欒城曰老
來不欲泛觀書近日且看唐鑑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一

十二四明雜書

約園刊本

又曰范純夫每次日當進講是夜講于家羣從弟子畢
集聽焉講終點湯而退

林拙齋論作史之體曰某嘗聞之先生曰自春秋筆削
之後春秋之法不傳歷代史官紀事而已其褒貶不在
焉惟司馬文正公范內翰爲得夫春秋之正傳文正公
于通鑑首載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范內翰
之于唐鑑首載唐太宗之陰結豪傑以晉陽宮人劫高
祖且稱臣于突厥而求其助蓋孔子之作春秋惟以爲
君臣上下之不明義利之無別所以別載二百四十二

年之事以詔後世司馬公范內翰得此說故其著書立言之始首辨夫名分之際以正天下之大綱謂威烈王當正其分不當封韓趙魏爲諸侯唐太宗寧不得天下不可稱臣突厥此則明乎春秋之大旨而得夫子之正傳也

朱子答汪尚書曰從游蓋所尊敬而不爲師弟子之辭故范內翰之于二先生胡文定之于三君子某皆用此字

又答呂伯恭論淵源錄曰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卷二十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仰取法焉其于東坡則但以鄉黨遊從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趣向略同至其制行之殊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辨理伊川之奏則其心豈盡以東坡爲是哉但不能辨之于當時而發之于數年之後此則剛強不足不免乎兩徇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卒不能勝其義理之公也

又語類曰范純夫論治道處極善到說義理處卻有未

精

又曰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

切于事情只是大綱卻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楊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乎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熙寧間詳于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中正

魏鶴山序正獻文集曰成都三范氏蜀公榮公植立光顯正獻後出而生長聞見氣質夙成壻于呂正獻公客于司馬文正公且當熙豐之際洛中諸賢大抵家食而公以書局留洛凡十有五年觀摩麗習所資以成德者

宋事案補遺

卷二十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非一矧如富文忠公程正公親炙之呂原明劉道原諸公則共學焉大本先立淹邀所不暇計茲其志爲何如迨秦陵踐阼崇慶垂簾公始見用于時首以唐鑑上之兩宮隨事正救又二百四十餘疏大抵務學以保王躬格心以植治本遴賢以永天命正始以絕亂萌其氣明理夷日星垂而江漢流也語切情真疾痛號而家人謀也然而獻替太數邪正太辨而公之禍始矣天開之以宇宙清明之氣培之以父祖詩書之澤論之以師友道義之淵其成材之難若此而僅僅自見于九年之間就

九年而言則四年以後皆禍幾之伏也

眞西山曰自唐玄宗御注孝經出世不復知有古文先正司馬公作爲指解太史范公復爲之說于是學者始得見此經舊文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范太史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眞文忠公勸孝文曰侍郎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卽是奉佛

梓材謹案內府藏本有古孝經指解一卷不著編輯者名氏以司馬溫公范正獻之說合爲一書四庫書目提要云案宋中興藝文志曰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一

十四四朝叢書

欽定四庫全書

至司馬公始取古文爲指解又正獻進孝經說劄子曰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爲古文指解表上之臣妄以所見又爲之說書錄解題載溫公書正獻書各一卷此本始以相因而作故合編也王氏王海載溫公書進于至和元年時爲殿中丞直祕閣與正獻說小異然溫公集所載進表稱嘗撰古文孝經指解皇祐中獻于仁宗皇帝竊慮歲久不存今繕寫爲一卷上進云云則正獻所說者初進之本王氏所進者重進之本耳

黃東發曰本朝侍講無出于伊川者矣伊川自謂乏公濫潤之氣論事無出于東坡者矣東坡見公之奏至于不肯自出其稿當元祐時已豫言范純仁以兼容小人不肯自出其稿當元祐時已豫言范純仁以兼容小人不肯自出其稿當元祐時已豫言范純仁以兼容小人不肯自出其稿當元祐時已豫言范純仁以兼容小

爲寬天下事豈堪小人再壞公言不用元祐一變爲紹

聖天下事遂不忍言公之關係世道者又如此

華陽學侶

進士王先生端

王端字道原延平人善講學最爲范正獻祖禹所重嘉

祐八年進士

姓譜

王氏同調

周先生謂

周諱字希聖尤溪人與王道原同郡熙寧進士歷知廣州新會縣王荆公行新法郡縣風靡先生獨不奉行致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四刊本

書政府力陳其弊因求歸田里所著有孟子解義一時

門生稱爲周夫子

姓譜

周希聖經說

詩者人之所以興故先之既興矣則事之所以辨故書次之事既辨矣則和之所以成故樂次之既成矣則極乎天道之高明故易次之既極矣則必遵乎人道之中庸故禮次之而必終于春秋者以救亂反正爲餘事也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

六經之義驗之于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

之于心而不然施之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禮記解自序

夫禮者性命之成體者也蓋道德仁義同出于性命而所謂禮者又出乎道德仁義而爲之節文者也方其出于道德仁義則道德仁義者禮之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方其爲之節文則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嗚呼此禮之所以爲禮者也若夫吉凶之殊軍賓之別其言不

盡于意其意必寓于象故一服飾一器械有以存于度數之表者意也意則情也所謂意者歸于性命而已矣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其以欲廢命以人廢天者聖人不爲惟其天秩之所有是乃聖人之所庸者也然聖人所以庸之者豈特使天下後世知有尊卑之分而苟自異于禽獸耳蓋又將爲入道之資也聖人既沒禮經之殘缺久矣世之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間獨周禮爲太平之成法儀禮者又次之禮記者雜記先王之法言而尙多漢儒附會之疵此學者所宜

精擇

附錄

知新會縣寄子弟詩云浪有虛名落世間自慙無實骨
手寒未年三十身先倦才得一官心已闌卜宅擬尋菽
藥圃買田宜近釣魚灘他年子弟重相見藜杖蓑衣筍
籜冠志乎澤民不從亂法其風致可想也

衛樸齋禮記集說曰希聖入仕值新法行不忍詭隨賦
詩去官解王制禮運禮器郊特牲玉藻學記祭法祭義
祭統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中庸表記大學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一

七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共十七篇嘗註周禮解王文公新傳多采其說而沒其
姓名豈忘其人之有傳耶

又後序曰予舊習諸家訓解每病世儒勦取前人之說
以爲己出近得周希聖解一再繙閱始知陳氏方氏亦
推行其說者耳

華陽家學

諫議范先生祖述

詳見范呂諸儒學案

補

龍圖范元長先生冲

梓材謹案先生一字
益謙見小學外篇注

益謙座右戒

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眾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媾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

一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沈滯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詆毀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于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

自警

元長遺文

孝者自然之理天地之所以大萬物之所以生人之所以靈三綱五常之所以立學然後知之心不苟慮必依乎道足不苟動必依乎禮行之以不息守之以至誠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及乎習與性成是謂純孝不然無以立身矣

李伯時孝經圖跋

雲濠謹案紹興五年建國公初出資善堂先生書李公麟孝經圖以進此卽其跋語也

宋龔案補遺 卷二十一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趙忠簡辨誣筆錄曰乙卯春資善堂旣建同列留身奏事退謂某曰適得旨傳令相公擇資善堂官一員言才出口某曰今士人中學識淵源人物蘊藉可以爲師範無如范冲者此言應口卽答未嘗出于思慮當時止爲得旨擇人若爲有他意則皇天后土實鑒臨之

華陽私淑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

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范氏續傳

宋孟素補遺

卷二十一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范先生仲彪

范仲彪字炳文洛人唐鑑公諸孫紹興己巳避章傑之禍自信安客崇安朱子與之從遊嘗娶溫國司馬氏及諫議大夫無恙時爲子壻遽聞文正公事爲多時爲賓客道語聲不厭且多藏文正公遺墨

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避地避章惇後人傑亦見謝山跋稿簡齋筆載王張諸儒學案

華陽續傳

錢先生敬直

錢敬直字敬子永嘉人紹熙元年試禮部第一以祧廟

諱改名易直字季莊以教授入爲太學錄博士太常博士祕書著作佐郎卒先生十歲能通禮春秋三傳性沈密不輕用所能人羣居論難紛起獨不出一語至在奉常乞爲范祖禹諡正獻有內侍得旨賜諡者拒弗爲論人始知其能陳義憤激感而後發云

葉水心集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一

二十四

明校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二

目錄

景迂學案補遺

涑水門人

補

晁先生說之

景迂學侶

補

晁先生詠之

景迂講友

李先生朴

詳見范呂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袁先生季皋

張先生明仲

合傳

江先生予之

富先生季申

合傳

景迂同調

補

吳先生棫

景迂家學

晁先生冲之

別見廬陵學案補遺

晁先生觀之

晁先生公壽

晁先生公鼂

晁先生公武 別見廬陵學案補遺

晁先生公鄴

景迂門人

補朱先生弁

朱先生翌

呂先生好問 別見滎陽學案補遺

李先生中 附于敦義孫光祖

空齋學案補遺 目錄

邵先生博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侍御先緒

王先生次翁

景迂私淑

朱先生松 詳見豫章學案

濳山門人

王先生伯岸

景迂續傳

張先生騏

胡先生次和

王先生鉛 別見東萊學案補遺

蘇先生玘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之道續傳

晁先生百談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王氏家學

王先生伯序

吳氏續傳

趙先生汝談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先生振孫

劉先生莊孫 詳見水心學案

王氏續傳

王先生鏞

進士門人

袁先生洪

袁氏家學

袁先生楸 詳見深寧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二

後學 鄞 王梓材 同輯
慈谿 馮雲濠

景迂學案補遺

涑水門人

補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

梓材謹案先生爲九子論云國初人物之盛可勝言哉如歐陽公是所師範也乃不及之是先生私淑廬陵

者矣

雲濠謹案先生餘書十餘種曰儒言曰參訂許氏文字曰異同志曰有舊曰養素削觚曰山下草堂雜書曰石鵞志曰唐逸士志曰清心堂雜志曰隨省曰摺麥曰嵩外墨省曰晁氏彙訓凡十有三種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其孫子

健記語

晁以道語

詩所謂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者其專以簡易儉約爲德初不言形勝富強益知仁義之尊道德之貴彼阻固雄豪皆生于不足秦漢唐之迹更可羞矣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旣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聖人之意具載于經天地萬物之理管于是矣後世復有聖人尙不能加毫髮爲輕重況他人乎譬如日月光

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彼一己之所謂新也乃六經之所致有也尙何矜哉

儒言

五采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于五經可舍一哉學者同尊孔氏法詩書躬仁義俗學之目何自而得哉建隆以來禮樂文明煥然大備皆諸儒之力也誰當其目也耶如惡其眾而欲致獨則比屋可封之民爲罪人歟又或厭其久而欲新之則日月之出特久矣後漢治古學者貴文章以章句之徒爲俗儒則斥俗學者身自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耶俗學

王阮亭曰此因王氏學而發

典籍之存詁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于學者何負而例貶之歟後生殆不知漢儒姓名有書幾種而惡斥如讎漢儒真不幸哉昔人歎廢興由于好惡盛衰繫之辯訥良有以也漢儒

董仲舒曰詩無達詁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范寧曰經同而傳異者甚眾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嗚呼古人之善學如此今一字詁訓嚴不可易一說所及詩書無

辨若五經同意三代同時何其固耶

同異

王阮亭曰此指安石字說

袁紹與曹操論天下形勢操知袁氏世有河北未易圖欲捨而他之則示弱乃出大言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是豈操之誠心哉今談經者不覈其實喜爲高論大言一切取勝皆操之下塵歟

大言

言書者不取正于古文言詩者既恥言毛氏而又不知齊魯韓三家之辨果以詩爲何詩耶言周禮者真以爲周公致太平之書而不知有六國之陰謀地不足于封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不足于役農不足于賦有司不足于祭將誰欺耶春秋孝經則絕而不言未爲知本

知本

善哉鄭康成之言曰既知今亦當知古蓋古今交相爲質則取道不遠或爲高絕不可及之論曰在古當然不知古之道亦何利于今而必爲之耶王莽好空言慕古法今豈其遺風耶

慕古法

王阮亭曰此數條皆指安石廢春秋假周禮

南方之學異乎北方之學大抵出于晉魏分據之後其在隋唐間猶云爾者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蓋南方北

方之強與夫商人齊人之音其來遠矣今亦不可誣也
師先儒者北方之學也主新說者南方之學也

南北之學

王阮亭曰此刺王氏之徒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儒言一卷提要云
晁公武以是書爲辨王安石學術違僻而作今觀
所論大抵新經義及字說居多而託始于安石之
廢春秋公武所言良信然序稱作於元熈執徐賈
徽宗政和二年壬辰在崇寧二年安石配享孔子
後故其中孔孟一條名聖一條祀聖一條皆直斥
其事則實與紹述之徒辨非但與安石辨也又不
有一條心迹一條及流品以下凡數條併兼斥安
石之居心行事亦非但爲學術辨也當紹述之說
盛行而侃侃不撓誠不愧儒者之言又著錄景迂
生集二十卷提要言別本題
曰嵩山集蓋一書而兩名云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景迂生集

臣聞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與禮之尊無二
上其言實同蓋國之于君家之于父學者之于孔子皆
當一而不一者是以明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大儒推
明孔氏抑黜百家今國家五十年來于孔子之道或二
而不一矣其義說旣歸之于老莊而設科以孟子配六
經視古之黜百家而專明孔氏六經者不亦異乎

奏審
皇太

子讀孝經論
語爾雅劄子

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爲雅歟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

其爲頌歎

詩序論

太史公世家首之以吳太伯列傳首之以伯夷賈讓也

書首乎堯舜春秋首乎魯隱公詩首乎二南皆以讓德

倡天下萬世之治道也

答張直孺書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簣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所以貴乎禮者爲其以之以生以之以死如此其明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于禮此事始廢或者似有得于此而蔽于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二

五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

題孫少傅致政小錄

王子晉年十有五識聖賢治亂之原而極天人生死之符顏子年二十有九頽然陋巷中有爲邦之志夫子告之以四代之禮樂所謂具體而微晉果如顏子哉

魏武之子倉舒十三歲而存則漢之存亡雖未可知必

不至于殺荀文若輩矣

以上邢居實墓表

晁氏客語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于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

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大學論意誠而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此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于理者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爲能體而用之不能體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

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故君子莫大乎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取無所喜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于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于聖人而後已不
至于聖人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
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宋龜案補遺

卷三十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
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
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
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
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
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
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也別而言之亦皆道
也舍此而行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與五者異

其所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學也者使人求于內也不求于內而求于外非聖人之
學也何謂不求于內而求于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
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聖人之學也
何謂不求于本而求于末考詳略采異同者是也二者
皆無益于身君子弗學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
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
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
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宋學案禮道

卷二十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
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
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于十二子而謂
人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于斯耶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何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修
學不以誠則學雜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
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
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爲君子者

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誠之耳
學不貴博貴于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于當而已矣政
不貴詳貴于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晝之所
害爲夜氣之所存則然後可以至聖人

雲濠謹案二程外書言晁氏客語不知何人所錄而謝山屬之景迂蓋本景迂生集

景迂中庸傳

性者中之所寓也莫知其所自而推言也

天命之謂性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一

九十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性得所率則爲君子不得其所率則爲小人曰誠曰明
曰孝曰忠曰恕曰和皆率性之具也是六者皆中之所

以爲中者也

率性之謂道

聖人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君子所以擇乎中庸也

小人所以反乎中庸者也

修道之爲教

出乎性而教之所本也君子以是誠之務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

也可離非道也

中也誠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中也明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情之未發性之全純中之所以名中者也肫肫如也淵淵如也浩浩如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中之一物于是乎有二名也顛沛之際毫髮之多或不中節也亦不足爲和也有子言和必有待乎節之非和

之正也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是一物不得二名也榘楠豫章之大本而不達道則亦

惡也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教之行也明道先生常善乎致之言也常善乎位之言

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之所以爲常道也君子而時中則無時而不中也小

人而無忌憚須與變改莫之能中也以是知先儒說用

中爲常道是也近世說中說庸非所知也王肅本作小

人之反中庸也胡先生溫公明道先生皆云然也聞者

曰庸得非變邪所以濟中者也曰是不識中者也君子

之中隨所器而麗焉不動而變當何所假也邪子莫執

中無權者是子莫之中非君子之中也劉侍讀曰中庸

者中用也蓋亦誤也言中斯用之也先儒曰用中爲常

道是也劉說前見于皇氏熊氏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止小人而無忌憚也

教之不行也有中庸之君斯有中庸之民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

民鮮能久矣

不誠不明則不中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止道其不行矣夫

舜之所以爲舜者中庸也明誠兩盡而道教行也

子曰舜其

大知也與

不明不誠則不中也擇也者依也斯人自謂之知者非

知之明也君子不以爲知也昔夫子言仁知詳矣曾子

子思慮後世或泛然失其旨乃以仁爲誠知爲明其實

一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止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三

十二 四明叢書

回之所以爲回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

子曰回之

爲人也止而弗失之矣

強疑其非中也蓋惟中爲能強也者誠也曾子論孝曰

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強既有

南北之異則責子路之所安以勉乎中也夫旣謂君子

者旣和旣中而誠明之守安于治亂之世勤而勉之也

國有道君子或易仕而改其度不變塞也強也

子路問強止強

矯哉

不誠不明君子之所不爲也君子之遯世亦中庸之依

而安焉又復依乎聖人之中庸則其隱者吾道之侷也
非故以意嚮之也鄭氏曰道不費則仕費者侷也違也
緇衣有曰口費而煩費或爲悖或爲悖子曰索隱行怪
止君子之道費

而隱

惟明之知惟誠之行也夫婦之愚止雖聖
人亦有所不能焉

中也誠也語夫天下莫能載之大則其大者誠也語夫
天下莫能分之小則其小者誠也蓋雖大而中也其小

亦中也人誰有憾于子哉天地之大也止語
小天下莫能破焉

中也明也詩云鳶飛戾天
止察乎天地

宋重刊補遺 卷二十三

十三四明校書

一約園刊本

忠恕之爲中也均率是性而爲道莫之或遠也遠于人
則可須與離也以其不遠人而忠恕之名立也爲人父
而忠恕則己與一家去道不遠也爲人君而忠恕則己
與天下國家去道不遠也忠恕以人治人猶己肫肫其

中也子曰道不遠人
止亦勿施于人

中也誠也教之所以爲教也君子之道止先
施之未能也

中也誠也道之所以爲道也庸德之行止君
子胡不慥慥爾

中也誠明之徵也君子素其位而行止君
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中也誠明之自治也于是察乎上下達乎天地無不安

也曾子曰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蓋援之爲援者如此也
曾子又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與行險以

徼幸

在上位止小人
行險以徼幸

中也誠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
止譬如登高必自卑

中爲天下之大本于是乎在也夫既得于父母則室家

宜之也

詩曰妻子好合止子
曰父母其順矣乎

中也明誠無不達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
乎止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天之用中因物而誠至焉也

故天之生物
止傾者覆之

周公之所以爲周公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

宋王學補遺

卷二十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武王末受命止父母
之喪無貴賤一也

武王周公之所以爲武王周公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

道教行也

子曰武王周公
止孝之至也

中庸之政也人道之勉乎政猶地道之勉乎樹藝稼穡

也中庸之政感人心而迹自化蒲盧之比也仁義者誠

明之異名也仁義合而禮生焉禮焉者廣鶩馳騁于仁

義之中者也

哀公問政止
禮所生也

誠明始于身本于親口于人極于天也

故君子不可以
不修身止不可以

以不
知天

一于中也達道之五行于達德之三達德之五行于中之一也達道者修道之教也天下之達道五止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于中也或生而知之止及其成功一也

達德之漸也誠之者也子曰好學近乎知止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中庸之教也問者曰如之何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

眩曰讒色貨能惑我而不惑則尊賢之功也有百官之

富任使各盡其材大臣凜然在上下天下名賢不眩則敬

大臣之功也不眩猶不惑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止所以懷諸侯也

誠也誠則事前而豫不誠則事至而無所圖也凡為天下國家

宋龜案禮記卷二十二 十四四明叢書

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止道前定則不窮

道必資乎誠誠必資乎明也在下位止不誠乎身矣

天之道也中道而未從容則賢人也誠者不勉而中止從容中道聖人也

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止雖柔必強

誠明各有所致而相為用也四時誠矣較然著見則自

誠而明之性也猶天命之性也日月明矣其出入有信

則自明而誠之教也猶修道之教也未有誠而不明者

也未有明而不誠者也彼偏焉者非誠明之正也武王

周公以孝稱則舉其自誠明者也舜以知稱則舉其自

明誠者也非有聖賢之差也

自誠明止明則誠矣

率性以誠也人物之性與天地之化育皆吾性之誠也天地之性不可見而見之于化育也然此非次第而言之也猶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能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也其所言之若是者何視其相因者殷勤之也非心知其意者莫之能喻也物性之屬非後于人之性而得之者也可以與天地參矣無聞焉爾也胡先生亦所不講也是自誠而明者謂之次焉何也鄭氏乃謂自明誠者何也無聞焉爾也胡先

宋齋案補遺

卷二十三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溫公姚子純皆疑之也明道先生曰誠者神也蓋從明道先生之說則何必如之云也

至誠之道止故至誠如神

誠與道一體而二名也其所以率性則一也皆無待于

外者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物者己之物也己與物非有二也皆其誠之物也成己斯成物也唯所措而宜也聖人之道所以異乎楊墨者也成己知也乃謂之曰仁也乃謂之曰知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

也止故時措之宜也

誠明之極配天地而一之也誠斯一也一斯誠也此蓋

當云徵則博厚博厚則高明高明則悠遠考下文而不
誣也夫言天地之體則高明博厚而足矣人之體乎天
地之高明博厚則必待悠久以爲之中也蓋非悠久之
中則其高明將隳博厚將蹶也博厚高明譬諸形體也
悠久譬諸精神也曾子曰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
其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乎他在加之至而已
矣夫曾子所謂至者子思所謂悠久是也曰悠遠曰悠
久其實同也夫不見不動無爲者中也旣章旣變旣成
則亦中也此不二之道也

故至誠無息止
則其生物不測

宋元軍案補遺

卷二十二

士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天地聖人之悠久一也博厚高明之所資以爲中者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
也止純亦不已

聖人之高明博厚悠久一之于中也中者至德是也發
育萬物峻極于天高明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博厚也
待其人而後行悠久也至道高明博厚也至德悠久也
至道至德猶達道達德也明道先生謂此一以貫之也

大哉聖人之道
止至道不凝焉

率性修道于是乎極也思尊德性而必道問學問學斯
德性也思致廣大而必盡精微精微斯廣大也思極高

明而必道中庸中庸斯高明也思溫故而必知新知新
斯溫故也思敦厚而必崇禮崇禮斯敦厚也德性猶悠
久也廣大猶博厚也胡先生二程先生及橫渠先生說
皆同近世警學謂既極高明而反道中庸末乎中庸也
分而爲二事莫知誠之一致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止敦厚以崇禮

中也明之所安也

是故居上不驕止其斯之謂歟

不明之患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止裁及其身者也

思教之行也今天下車同軌貴賤無等也書同文是非
雜出也行同倫君子小人並列也禮樂之中庸莫之有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二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同刊本

作也胡先生說云爾也

非天下不識禮止亦不敢作禮樂焉

思教之行也或說或學或不足徵或有存或用之遠近

之勢然也中也天下萬變有是三重而寡過爲要也寡

過則中也

子曰吾說夏禮止其寡過矣乎

惟中則有徵而且尊也上焉者過之也蕩而無徵下焉
者不及也屑而不尊雖善而民不信從之也上焉者雖善無徵止

不信民
弗從

中而徵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止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中而尊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止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于天下者也

仲尼之所以爲仲尼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

觀天地于仲尼則足矣

仲尼祖述堯舜止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聖人明誠之中而道教行也時出之則或溥博如天而

中也或淵泉如淵而亦中也

唯天下至聖止故曰配天

修道之教于是乎在也

唯天下至誠止知天地之化育

中之所以爲中如此也非明誠則莫能致也其初則歎

息之也

夫焉有所倚止其孰能知之

中也明莫知其所以明也

詩曰衣錦尚絀止的然而日亡

中也誠明莫知其所以誠明也

君子之道止可以入德矣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二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也明也惡胡先生曰過惡溫公曰憎惡苟內省不疚

雖謗議沸騰刑禍交至亦非其所惡也

詩云潛雖伏矣止無惡于志

中也誠也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止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中也明誠也

詩云子懷明德止末也

中也誠明也

詩曰德輶如毛止至矣

梓材謹案景迂中庸傳後記○識三十九胡先生講又記云明道先生四胡先生七又二程先生橫

渠先生其稱先生蓋皆私淑艾之矣

景迂易規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未重

卦之時三才之象固已具矣所謂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者言三畫既兼三才而六畫又以兩之故卦成于六畫也又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才之道也蓋兼兩之者別有所屬言惟三才之道而已也聖人前後反復告人明矣柰何後之學者以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乎伏羲初畫卦時三才不備乎有地與人而獨無天可乎夫所謂仰觀俯察者無所不寓也昔顏永嘉獨有得于此何衡陽又屢排之況他人乎顏云過此以往予欲無言其所感不淺矣說之初聞

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象作傳意夫二子者可語伏羲之易也翻乃蔽于互體旁通希聲不出王輔嗣之藩籬惜哉唯揚子雲準易而爲三玄一行論三徵而成一象其得深矣吾康節先生所謂易者伏羲氏之易也

才三

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類非一也其詳至于三言五言七言而巳未嘗及所謂初三二五三上之應也繫辭論咸九四之類凡十有七爻闡宏明著若恐無以告人者諄諄勤矣又未嘗一言及乎應也在爻凡三

百八十四象示其吉凶悔吝无咎所以然者亦未嘗一言在應也惟師小畜履同人大有豫臨无妄咸恆遯睽損萃升未濟十有六卦之象以應爲言而實非初四二五三上之應也脫如初四二五三上之應則損應有時而益亦應有時也未濟剛柔應而既濟亦剛柔應也損既濟之象何爲不以言乎彼四十八卦乃皆無應乎且夫八純卦或者皆曰無應也其皆不善乎獨艮之象乃言上下敵應不相與又何耶小畜大有五陽而一陰或者謂小畜之六四初九大有之六五九二爲應耳安有柔得位而上下俱應之理乎大有六五之交與夬九二之載善矣九三上九號爲無應而九三公用亨于天子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顧豈不利乎中孚九二九五號爲無應而九二鳴鶴在陰九五有孚孳如則不必如大有之六五九二有應乎中孚六三上九號爲有應而六三鼓罷歌泣之無常上九翰音登天而無實反不如大有之九三上九之無應乎遯初六九四號爲有應而初六遯尾九四好遯陽利應而陰不利應乎頤初九六四號爲有應而初九凶于捨龜六四吉于得虎又乃陰

利應而陽不利應乎升初六六四號爲无應而初六升大吉六四王用亨于岐山陰無應而俱得乎豐初九九四號爲无應而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陽亦無應而俱得乎鼎六五九四號爲有應而六五鼎黃耳金鉉上九九三號爲無應而上九又亦五鉉何耶睽初九九四號爲无應而九四睽孤六三上九號爲有應而上九又亦睽孤何邪咸之三陰三陽而感也六爻不俱不以應而爲得又復何耶由是言之烏論夫有應无應而明得失耶王弼所謂觀變動者存乎應非也

易爻相應

繫辭謹于爻而略于位蓋爻有變而位不變也吉凶悔吝无咎者皆自爻而出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得失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位有貴賤而無吉凶悔吝无咎也故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位皆不與焉學者既說初四二五三上之應又謂以陽居陽陰居陰爲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爲失位失位者凶聖人又所不道也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

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聖人何必區區焉繫辭以斷其吉凶不遺拇指之微不諱豕鬼之怪研極之不已乎繫辭論位之詳且明者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勝危其剛勝邪夫六五六三謂之危可也詎皆凶乎六二六四俱不利遠者而學者以六二爲善則無過矣何必用柔中而補過耶學者不以四爲中則六四永不能用柔中而補過耶謙六四无不利撝謙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元吉頤六四顛頤之吉何邪繫辭又論位之爲重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卽繼之何以守位曰仁蓋位爲虛而仁爲實位也苟得其人雖謙之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升之初六允升大吉寧論以陰居陽之四二乎雖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鼎之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寧論以陽居陰之三五乎蹇之六二九三六四九五號俱得位乃一于蹇而危何也解之六三九四六五號俱失位乃一于解而安雖六三之負乘致寇亦吝而已焉何邪蹇之四爻旣俱得位

獨六四象言當位何也解之四爻既俱失位獨九四象言未當位何也困之九四號爲失位象乃言雖不當位有與也需之上六號爲得位象又亦言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又如歸妹六五號爲失位而象言其位在中以貴行也旅之九三號爲得位而旅焚其次喪其童僕九四號爲失位而旅于處得其資斧噬嗑象言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至六五象則言貞厲无咎得當也既濟象言剛柔正而位當未濟象言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參差反復如此則有得失初不繫乎位之當否果何足論哉借如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二

三三四明錄書

一約園刊本

彼學者之論則位之不當者眾矣象之所言者才十有三履豫臨噬嗑震兌中孚之六三解夬萃小過之九四大壯之六五是也位之當者亦眾矣象之所言者才七比兌渙節中孚之九五臨賁之六四是也不知果何謂邪嗚呼聖人之告人亦明矣其義必在爻位者則兼爻位而稱之大畜六四元吉有喜六五之吉有慶之類是也有爻位之義兼在卦者則又亦兼卦著之比之初六有它吉大有初九無交害之類是也顧弗明乎

位

學者既爲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或求之而不通

則又爲承乘之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乘柔則吉陰乘剛則凶紛紛者至于專君奪民男女冠昏患失患得區區封植烏覩觀會通于自然行典禮而不作周流廣大者哉是離皆得于上而失于下坎皆得于下而失于上豈其然乎且觀之繫辭曾無一字及此也繫辭有所謂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者似乎承乘而非也此論易之情耳爻象以情言吉凶以情遷是也安論位之遠近乎彖亦有所謂從上舍下志在內志在外者復似乎承乘而非也象泛言上下內

外而不止以一爻爲言也其言乘剛者凡五噬嗑震之六二六五豫之六五皆本諸震而云爾也非震非坎未之或恤如乾易以知險坤簡以知阻則尤無所病也若夫乘柔與乘剛者象亦不見一字也師九二之承天寵蠱初六之意承考六五之承以德歸妹初九之吉相承上六之承虛筐節六四之承上道又豈止爻位而云哉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辭之難了者自王輔嗣而來一口曰初祖也五君也六二過初而不及五云爾也不知凡厥六二如之何也其不思亦甚

矣承
乘

中正易之所尚也雜物讓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豈謂位之中乎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亦豈謂位之正乎學者必以位而論中正則季氏不特富于周公且賢于仲尼矣如六二九五爲中且正則凡六二九五俱不善乎初上三四亦不得用中乎艮六五安得良其輔以中正未濟九二安得貞吉中以行正復之六四中行泰之六四中心願焉者又復何耶如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爲得位而正陽之居陰陰之居陽爲失位而不正則凡初九九三皆善而初六六三皆不善乎凡六四上六皆善而九四上九皆不善乎晉之初六獨行正艮之初六未失正蒙初六之正法離上九之正邦又復何邪凡所謂貞吉貞凶者皆外初六九二六三九四六五上九之事歟未濟六爻在彼學者皆失正失中而九二九四六五何以皆貞吉耶以卦言之中孚用中蒙頤養正中孚獨二五備德而蒙之六五不得爲童蒙之吉頤六五不得有居貞之吉邪蓋象之所謂中正者自因卦

而爲言又安得以爻卦爲一體哉中正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是卦爻各有
所自也卦以象告爻以情言又其爲用亦不同也學者
正指一爻而成一卦是爻猶頸也卦猶贅也聖人何喜
多端而蘊崇哉得非學者見小畜象言柔得位而上下
應之曰小畜同人象言柔得位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大有象言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遂爾妄
意歟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因以成大有之卦似
可也□□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何能成小畜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二

子云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卦乎同人六三同人于宗吝亦能成同人之卦乎彼
爲之辭曰成卦則可爲爻則不可予所未喻也譬如有
人未知牧豕使之擾龍不其難乎又彼謂履虎尾不咥
人亨者正爲六三一爻也六三則履虎尾咥人凶大過
棟橈本末弱者正謂初六上六之爻也初六藉用白茅
无咎上六過涉滅頂凶果其弱歟如此之類不因象而
罔使卦爻冰炭者卒無典常旁行而流也何足道哉卦爻
昔嵇康作言不盡意論殷融作象不盡意論卓哉吾意
夫二子者可謂言易也其深得聖人之言者歟聖人謂

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使意盡于象則亦盡于言而意
非言之所盡則亦非象之可盡姑立象以盡之果莫之
盡也意如其盡則象亦不立今象之立以盡不盡之意
非盡不盡之言也學者乃爭曉曉于象是聖人欲以盡
意者欲盡言也不亦悖乎何襄城思之乃爲六象之論
曰實象曰假象曰偏象曰圓象曰義象曰用象蕭氏又
難之不取偏象圓象而立四象之論何蕭不知一物俱
有六象非一象各著一物是未免曉曉之徒也彼鄭康
成虞翻輩巧于取象旁行曲致王弼思之曰爻苟合順
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弼乃太恕乎
是易之立象猶詩人之託興于草木鳥獸乎孫盛之謂
弼宜哉盛爲象妙于見形論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達
變故表圓應于著龜圓應不可爲典要故奇妙迹于六
爻六爻周流惟化所適雖一晝而吉凶並章微一則失
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八卦者圓
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
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
俱變不與巽坎同體嗚呼不得嵇殷之談必也孫安國

乎象

卦各有主也學者一槩主之于五不知孔子魯逢掖何乃爲百代文教之主歟紂商王曾不得以獨主自全其何耶屯之初六以貴下賤大得民而九五屯其膏施未光謙之九三勞謙君子萬民服而六五利用侵伐征不服主果何在耶豐之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果以誰謂之主耶升之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旣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之類則主之立象明矣學者未之思乎

主

夫卦辭變通至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亦已極矣又乃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二

王六四明微書

約刊本

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則易以德爲尙也乾之大無不周其所稱者四德而已也夫旣以健順論乾坤又言乾之德行常易以知險坤之德行常簡以知阻顧豈一德之云哉學者于巽知其入而不知其出也于艮知其止而不知其行也于震知其動而不知其恐懼也于兌知其說而不知其憂傷也于坎知其陷而不知其爲陰之中也陰陽之所始也陷不自陷也于離知其麗而不知其爲陽之中也陰陽之所終也麗不自麗也彖于恆言巽而動于益言動而巽于咸言止而說不干

損言說而止何耶意自有所在也學者論說止之德干損非聖人之意也如爲一之于德則有泰而無否常復而不剝君子之道未知或消而小人之道無自以長矣嗚呼學者于八卦惟知一德執一德而不知屈伸安用居觀其象動觀其變消息盈虛之尚乎

德

智者觀變于幾微之初而昧者則不然見雨施而知天之變物感葉落而知物之變秋亦已晚矣京房虞翻荀爽蜀才之徒嘗論易之變矣不過謂泰否變而爲咸恆咸恆變而爲損益坤之上六下處乾三乾之九三上升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二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坤六而爲損乾之九三下處坤初坤之初六上升乾四而爲益坤之上六來居乾之二而爲賁之文剛乾之九二分居坤之上而爲否之文柔如斯而已耳安得六十四卦所以四營十八變參伍以變之法哉嗚呼易之變苟如此不其晚乎王弼獨知賁有乾坤之變而區區以情明爻通變以辭明卦適變又何其晚耶夫情之好惡辭之險易變之迹也非其迹之所以變也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則將變而情止矣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則旣變而辭亡矣弼曾未之思乎

變

古之人訓詁緩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至隋唐閒何妥二劉輩好異務華訓巧而過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者則又紛然解剝累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畫蛇旣成紛然多足也毫髮輕重密于商君之治秦前人或不容轉喉矣夫五經之訓皆緩而簡惟易爲甚如豫六五恆不死象曰中未亡也艮六五艮其身象曰止諸躬也兌九四之喜有慶也今人之辨此六字同異學如之何哉豫之九四所謂盍簪者由漢以來諸儒皆曰簪疾也雖王弼不知牛在

古非稼穡之資而及乎簪則亦曰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適契今日穿窬之學不知古者禮冠未知有簪名也若此者甚眾可勝言哉又且古人之語多倒學者不可不知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夫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夫子順其辭以告人如此柰何後之人樂于穿窬必爲

之辭哉訓詁

易玄星紀譜

鬼公武曰以溫公太玄曆及康節太玄準易圖合而

譜之以見揚雄以首準卦非出私意蓋有星候爲之
機括且辨正古今諸儒之說如羨不當準臨夷不當
準大壯之類凡此難與諸家口舌爭觀譜則彼自屈
矣

梓材謹案是譜爲嵩山景迂生集卷之十首載康
節太玄準易圖序次溫公太玄曆昭文宋郎中譯
旨而後及圖譜譜有序又附以溫公讀玄說玄集
註揚子太玄序今太玄準易圖序歸之百源太玄
曆及讀玄說玄等篇歸之凍水昭文譚旨載之士
劉諸篇而溫公集註太玄序則從刪焉又案譜中
所引二宋一爲漢五業王事宋衷一卽宋都官郎
中直昭文館宋惟幹亦謂之小宋陸謂吳鬱林太
守陸績范謂晉尚書郎在望王謂唐門下
侍郎平章事王涯皆見案註大玄序云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 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景迂一分律

常念懲忿窒欲

常念克己復禮爲仁

常念中庸之爲德

常念必有忍

常念敬義立而德不孤

卽無不敬

常念觀我生

無貳用其心

有用心交互之報

無戲言忿言易言疾言雜言

無求于一切

無必責于人

無怒人以辭色

無忘人之有于于己者

無貪所讀而不精

無多食

附錄

以道見伊川先生論難反覆以道曰如此是先生亦欲人同己先生不答門人云先生所欲同者非同己也正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二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欲道之同耳

呂氏雜志

先生自跋洪範小傳曰說之二十年前爲洪範之學本諸伏生劉向一行而古今之說不敢遺也爲傳數千言靖康丙午冬遇金兵于睢陽五世圖書悉已灰燼寧論洪範之傳今年戊申冬漂流金陵遇東里好學後生標記予傳之五行于本書予見之欣然如觀再生之物也方抱病于冬至前一日作此小傳其次序則本泰山姜至之論五行則張廷評景發之云

邵博祭之曰平生讀易三絕其編晚傳太極意于先天

士或從之罔識淵源歷論九學多遭謗訕師說不詳口語益繁怪名退之從昔所歎

晁子止郡齋讀書志曰近世學者以中庸爲二事雖程正叔亦然故說是書者皆穿鑿而二之叔父于是本諸胡先生司馬溫公程明道張橫渠王肅鄭玄作是傳焉陸放翁記景迂先生祠堂曰公之學深且博矣于易自商瞿下至河南邵先生于書自伏生下至泰山姜先生于詩雜以齊魯韓三家不桎于毛鄭于春秋攷至賈誼董仲舒不膠于啖趙其所引據多先秦古書藏山埋塚之祕卓乎獨立確乎自信雖引天下而與之爭不能奪卒成一家之說與諸儒並傳向非擯斥疏置于荒遠寂寞之地如在船場時則雖公之敏此功未易成也

宋重刊補遺 卷二十二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項氏家說曰虞翻易專用旁通說以解爻義其法皆取相反之卦陰反陽陽反陰卽以反爲通如夬之一陰五陽卽與剝之一陽五陰相通也晁說之據先天圖以通六十四卦其總而類之其說有三其一曰以對相通如乾之通坤震之通巽艮之通兌其圖位相對其爻象相反此卽虞氏旁通之法也至其異處則坎離相對而不

相通謂坎通離則坎死乎坤離通坎則離死乎乾此則
虞氏之所不避也其二曰以近相通如自乾而通于兌
離震巽坎艮自坤而通于艮坎巽震離兌者順數也自
乾而通于巽坎艮兌離震自坤而通于震離兌艮坎巽
者逆數也乾坤順逆各通六卦并其子之在本卦前者
皆通之此父母之道也若六卦自通則順逆各通一卦
此兄弟之卦也凡此皆以先天圓圖言之也又曰乾上
變而逆通于履兌子也同人革離子也无妄隨噬嗑震
也在兌前巽巽子也師蒙坎子也謙艮子也又下變而
震震前升蠱井在巽前師蒙在坎前謙在艮前

宋孟案補遺卷二十二

三四四明破讀

約圖刊本

逆數通于姤

巽子

訟渙

坎子

遯漸蹇

艮子

臨睽歸妹

兌子

明夷豐

離子復震子

坤之所通亦然凡此皆以先天方圖言之也方

圖之上變卽圓圖之所謂順方圖之下變卽圓圖之所

謂逆也其三曰以類相通謂之卽變卽通不限遠近不

拘對否如一陰一陽自復姤變則凡一陰一陽卦皆復

姤之所得通也二陰二陽自臨遯變則凡二陰二陽卦

皆臨遯之所得通也獨泰否三陰三陽自相爲通不取

他卦則又自用對通之法矣圖中餘卦亦倣此三說其

以對通者卽夬與剝之類是也其近通者謂本母七子

無相類則近通旁母之一子如兌之子履通乎乾之子小畜之類是也其以類通者謂本母內七子有相類者則不限多少皆可相通如乾之夫通乎大有又通乎小畜皆一陰之卦也而以近通者又有二法有以近而取對卦者如兌之子履本對謙之一陽乃近取乾子小畜所對之豫以爲相通之卦此又對通之變例也有以近而取二體者以卦之上下二體各取旁卦之子與之相通如夫之下體爲乾則自乾通兌之七子夫之上體爲兌則自兌通離之七子此又旁通之變例也晁氏之說繁雜難曉故類爲三說而令其易通

王氏困學紀聞曰晁景迂述郭敏修之言曰所以生生者智水不可不崇而禮火則卑之此卦之所以旣濟也謝山句餘土音賦東臬故蹟晁景迂超然亭詩景迂詹事謫四明朝吟剛說氣崢嶸水仙木犀寫閒情更買陂塘栽楊柳坐看潮長與潮平江場下吏何所事無船無木無所營易玄星紀真奇書布算筭靜可聽浩然氣寒超然亭晚年歸去猶惓惓夢隨春水來清冥後來王郎亦佳士追祠先正留芳名大愚詩句

不可京我亦續貂懼弗勝懷古之慕空屏營原注云
東城市井之區自景迂過化文明遂啓不數十年而
慈湖出焉則陸子之高座也陽叔則呂子之高座也
李朝散元白則慈湖弟子而又永嘉之高座也孫吉
甫則永康之高座也靜清則朱子之世適也南宋儒
林五派俱萃于此何其盛歟

景迂學侶

補
太中晁先生詠之

雲濠謹案宋史文苑本傳云爲河中教授元符末
應詔上書論事罷官久之爲京兆府司錄事秩滿

宋末學案補遺

卷二十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提點崇福宮卒年五
十有二文集五十卷

景迂講友

李先生朴

詳見范呂諸儒學案

袁先生季臯

袁季臯景迂稱之爲先輩嘗答其書云說之留落在郵
上足下仲兄以詩見過喜其溫然安詩者也旣而足下
仲兄來則人幸得千乘之國愷悌之長也夫何幸會之
多足下復又投書來講學是非明白有餘憤存焉若剛
嚴御史然孰謂予之困窮也哉

景迂
生集

梓材謹案景迂于張直孺句龍壽南李持國張頤
鍾離仲遠李子能李大同陳廷藻吳才老朱仲髦
皆稱
先輩

學士張先生明仲

江先生予之

合傳

富先生季申

合傳

張明仲官學士景迂嘗與書云前日蒙臨訪語及說之
所行解潛辭不當用四之日眾口紛然指笑說之卽謝
吾友曰前已略聞于江子之繼又聞于富季申是二君
者皆說之平生之畏友也其德我于今日宜厚不同眾

宋李學案稽遺

卷二十二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也

景迂
生集

景迂同調

補

太常吳先生棫

雲濠謹案王明清揮塵三錄以爲舒州人武夷徐
歲爲韻補序則稱與歲本同里而其祖後家同安
云蓋先生紹興中爲太常丞以爲孟仁
仲草表忤秦檜出爲泉州通判以終

附錄

武夷徐歲序毛詩叶韻補音曰紹興戊辰歲歲寓莆陽
才老所從造官識之長髯豐頰危冠大帶進止閒暇中
和溫厚之氣睟然見于色仁義道德之音藹然形于言

歲退而歎曰古所謂君子儒者非斯人耶才老從容爲
歲言擢第後數年不求官築室三閭中設夫子像古書
陳前謝外事凝神靜慮以味古訓是身侃侃若游洙泗
閒而揖遜乎聖賢之前後也則其貌之可敬愛固有所
自哉

又曰平生多著書皆淵源精確而歉然不敢自矜自補
音之書成然後三百篇始得爲詩從而考古銘箴誦歌
謠諺之類莫不字順音協又曰補音引證初甚博才老
懼其繁重不能行遠于是稍削去獨于最古者中古者

宋重刊補遺

卷三十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近古者各存三二條

朱子曰才老作論語十說世以爲游定夫作者非也其
功淺其害亦淺又爲論語考異其功漸深而有深害矣
徐歲爲刊其書越州以行

梓材謹案先生蓋優于訓釋而短于義理者故朱
子有是語宋中興藝文志載先生自謂考研甚眾
獨于何晏集解邢昺疏所得爲多又謂孔門弟子
之言多未盡善而註信經疏信註太過嘗作指掌
十卷亡于兵火僅追記大略以解何晏集解之未
盡未安者故曰續解又考他書之文之說異于論
語者爲考異又有說例集語明原微言略例答問
正統權道弟子雜說凡十篇多發明所謂說例十
篇殆卽朱子所謂論語十說歟

又曰吳才老書解徽州刻之才老于考究上極有功夫只是義理上看得不仔細

又曰才老說胤征康誥梓材等篇辨證極好但已看破小序之失而不敢勇決復爲序文所牽殊覺費力耳

楊慈湖曰詩補音考究精博然亦有過差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韻補五卷提要謂自宋以來著一書以明古音者實自棫始又于慈湖詩傳提要云昔吳氏作詩補音十卷又別爲韻補五卷韻補明人有刻本其書採摭詩暨以下及歐陽二蘇之作頗爲雜濫補音久佚惟此書所引尙存十之六七然往往以漢魏以下之韻牽合古音其病與韻補相等朱子語類謂才老補音亦有推不去者蓋卽指此類顧炎武亦嘗作韻補正一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以糾其失考古音者固未可全以爲準焉

王厚齋曰吳才老書裨傳以鳳凰來儀爲簫聲之和訓說築傅巖之野以築爲居

梓材謹案袁清容序龔氏四書朱陸會同註釋有云書別于今文古文晉世相傳馴致後宋時則有若吳棫氏趙汝談氏陳振孫氏疑焉有考過千百年而能獨明者蓋宋時能疑古文者自先生始云

景迂家學

晁先生冲之

別見廬陵學案補遺

晁先生觀之

晁觀之字盥道景迂族弟居一日來請曰若何而志得

于學景迂報之曰汝志吾不可不汝言夫以行爲學非待學以爲行者克己復禮之學也學焉者無所假也鷲鳥之習其羽豈取筋力之勞哉學寸而習寸學尺而習尺發吾之神明而適日月之光華吾心說矣心苟有所說則無物不遜吾之學也此天下萬物之所說者則不足以象吾之說其惟朋友講習乎故賢賢事父母事君交朋友求學而爲學矣子夏斯言蓋有所本矣吾夫子以孝悌謹信汎愛親仁其行從容有餘力而不逼者學文之功也揚雄始上行而次言末之教人是分學與行

爲二端而惑于誦數佔畢之爲學者蓋以行爲本言能教人爲成德矣曰非徒知之亦允蹈之待若人何薄耶荀卿論乎假舟楫輿馬則學與性分爲二端矣學以光明乎光明遜志敏行者非耶二子之蔽無它不知克己復禮之爲學乎顏淵以身爲天下萬世之率而問仁夫子知回之所以問者于是乎告以天下萬世大中至正人人能自竭之道曰克己復禮爲仁由己回知夫子所言者則謝不敏而請事焉吾之一己視聽言動罔非吾之學也耶一言之曰仁二言之曰仁義三言之曰仁曰

義曰禮自是百言之而百名效實矣揚雄亦豈無知于此者其言曰禮由己則遺仁義矣荀卿之知此益明其言曰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其言厚乎禮而薄乎己卒以禮爲舟楫輿馬將見其一日捨之尙何所克哉先生復曰然則學無所分而無門戶以入不亦難乎曰豈無所自哉其惟思乎學必思以明思必學以進雖九思而未多終當一之于學也不寢食而思卒不吾益惟學能吾之益而不吾負焉

宋石渠寶笈遺卷三十三

罕四明藏書
約園刊

耳前乎孔子而言絕學棄仁以貳乎孔子者老子之徒也後乎孔子而因曾子之辭氣不盡信書分仁義于君親以亢乎孔子者孟子之徒也遠乎孔子而多歧廣鶩不主乎仁義其言似仁義而非以出乎孔子者釋氏之徒也古之學焉一今之學焉四捨歐陽公而學不爲三家所做者誰耶汝志勉之

景迂
生集

梓材謹案景迂嵩山集
又有觀弟字鹽道序

晁先生公壽

晁公壽字平子說之長子疾病中改名公艾少敦龐有

成人之氣象專讀禮記嚴于陸氏音義其說制度根柢
鄭氏孔氏不苟異妄從卒年二十有三

景迂
生集

晁先生公羣

晁公羣景迂子與葉石林爲中表弟官沿海帥幕石林
送之以詩云巖邑相望數寄聲十年湖海最關情談鋒
尙憶傾甥舅鬢雪何堪數弟兄飽讀父書聊自足深知
民事卻須評揚旗且逐樓船下萬里波濤本不驚謂其
罷遂昌令能言浙中民事

建康
集

知府晁昭德先生公武

別見廬陵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二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晁先生公鄩

晁公鄩景迂從姪建炎二年先生隨侍寓海陵景迂自
儀真來居是歲先生侍二十二叔之姑蘇景迂誨之云
吾老大又晚爲枝江之行汝歸不及見矣汝年少精健
宜勉力讀書當先讀五經看注疏讀三史不患不能爲
一賦又云文忠公集不可法乎韓文難入頭先看六一
後昌黎次太史公次公羊傳次春秋此是讀書後先遂
命于架上取素川紙寫夜雨不少住枕上作詩以賜

景迂

生集
附錄

景迂門人

補直閣朱先生弁

附錄

朱文公曰公忠義大節終始凜然和議之成雖若不在其身而風喻從與蓋亦與有力焉而公不肯自以爲功還朝所建皆遠謀至計不欲朝廷遂以目前所就爲安而必其有以致中興于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與一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遂宴安江沱以至于忘讎而辱國者蓋萬萬不侔矣

宋史卷二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答尤延之書曰叔祖受知于晁景迂學甚博詩其一也

祕監朱灊山先生翌

朱翌字新仲舒州灊川人以太學賜第初爲溧水簿高宗南渡爲祕書監屬預修徽宗實錄時范元長沖頌史局先生刪潤功居多秦檜逐趙鼎先生以豐公黨貶紹州後召還朝廷憫其饑寒計貶所四十年衣俸悉予之遂卜居鄞嘗作信天緣堂周益公必大論其詩似杜牧之而出處亦相類號省事老人文集四十卷

延祐四明

志

雲濠謹案謝山句餘土音卷一賦瀾山先生信天
緣堂首云詩人在南宋瀾山最雄獨禁固緣豐公

大節夸歌鶴淵源出

景迂緒言猶可掬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謫居韶州倡明理學
粵東化之在韶十九年名山勝景游覽殆徧著有
湘江集瀾川集

獨覺寮雜紀

獨覺寮雜紀

東坡云此生有味是三餘用董遇冬者歲之餘夜言日
之餘陰雨者月之餘皆爲閒暇無事時也人有疑陰雨
者蓋陰雨則無出入無賓客俗事少故可以讀書余嘗

宋龜案補遺 卷二十二

學四則明藏書
約園刊本

驗之則知古人不虛語也

資政呂先生好問 別見滎陽學案補遺

太學李先生中 附子敦義孫光祖

李中字不倚奉化人元符元年入太學有才行嗜蘇黃
之學崇寧初晦于時禁謝同門拂袖歸大觀中中書舍
人冕以道以上書謫降明州船場士無敢謁者先生從
之遊不復求仕進識者高之子敦義孫光祖皆以儒業

稱寧波
府志

邵先生博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侍御先緒

參政王兩河先生次翁

王次翁字慶曾其先濟南人先生克世祖業齊魯之士多從之號兩河先生崇寧三年以易冠禮部別院辟雍初建又以詩書易三經就試俱第一除辟雍正出知道州徙容州政事一以陽城元結爲法紹興初自廣西選判召對論定規模圖中興等事忤時議丐祠寓金華六年呂頤浩帥長沙辟參謀遽乞致仕貧特甚播良貴訪之聞敗幃之下運籌聲視之乃推太玄數耳尚書呂祉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二

聖五四切叢書

約刊本

薦于朝七年有旨落職致仕八年召爲郎中累遷中書舍人從橐闕員三省以王鈺林待聘及先生名進上曰王次翁文章似王安石德行似司馬光遂除工侍十年除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力丐退政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居鄞之西湖卒贈太師有兩河集易說春秋旨義元元通數等書藏于家

寶慶四
明志

景迂私淑

朱先生松

詳見豫章學案

澗山門人

侍御王先生伯庠

王伯庠字伯禮資政殿學士次翁子也資政居四明遂爲鄞人先生登紹興二年進士試教官第一充明州教授歷遷侍御史知閩州夔州温州乾道九年卒自幼刻意問學資政教之甚力朝夕講習至以楮衣禦寒手種苜蓿以充饑及寇猶未知肉味父子易衣以出而抗志不凡慨然有立名當世之意手鈔古書往往成誦分教四明人士仰慕判平江軍府罷歸安貧樂道十有餘年一旦趨召首論養人才裕民力理財訓兵以爲不可勝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二

四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備建執法殿中遇事輒發抨彈所及動涉仇怨或爲危之先生正色曰言責所在顧忠于君者如何爾一有愛身之念紀綱何賴焉宣政閒舉子惟務金陵之學先生獨貫穿經史出入百氏至老未嘗釋卷著有歷山集

雲安集奏議告蒙資治編年宏詞集要夔路圖經

樓攻棟果

雲濠謹案攻媿集跋周蓮峯朱澗山及先生書云紹興之末蓮峯歸自永嘉澗山歸自平江俱以次對來寓四明僧舍侍御年雖未及而從二公遊又載澗山問蓮峯表中一驢載都市侍御參坐誦滅質傳中數十言二公俱稱其強記又言侍御詩皆使人代書蓋至敬之地不敢縱筆云云則先生可稱周朱門人也

侍御遺文

昔歐陽文忠公云洪範所謂五福者百順之名也離之雖爲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爲福之備五者其一在人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一于已然後能致其四有諸己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者亦有備有不備焉

厚德長者李公

墓誌銘

景迂續傳

承事張先生賦

張騏字深父秦之三陽人也以父待制宗元恩任承事

宋史案補遺 卷二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郎歷兩浙轉運幕委明州造船人或喧其非勳伐所宜處先生謝曰晁以道所嘗爲也吾處之懼弗稱致薄耶訖代去不以卑冗怠事時屬文辭見志然未嘗妄出以示人所居帷屏壁門皆有銘以自警

姓譜

胡先生次和

胡次和江源人慶元閒撰太玄集註十二卷第十一卷王涯說玄司馬光讀玄說玄太虛曆第十二卷易玄星

紀譜皆附焉

張氏內閣書目

船場王先生鉛

別見東萊學案補遺

蘇先生玘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之道續傳

知軍晁先生百談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王氏家學

王先生伯序

王伯序伯禮弟宗正丞

四明延祐志

吳氏續傳

趙南塘先生汝談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陳先生振孫

宋車案補遺

卷二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振孫號直齋書有今文古文先生掇拾援據確然明

白袁清

容說

直齋書錄古文說

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弟子相承以及塗

暉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注解而逵

父徽實授書于塗暉逵傳父業雖曰遠有淵源然而兩

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

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

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伏生

書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鳥之祥實僞書也然則

馬鄭

以下闕文

隱君劉樗園先生莊孫

詳見水心學案

王氏

進士王先生鏞

王鏞其先由濟南徙鄞侍御史伯庠之曾孫也咸淳元年進士敦厚寡言精理學多錄言行教人不喜矯飾袁清容之父洪嘗師之

清容居上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三

五十四 明發書

約園刊本

進士門人

同知袁先生洪

袁洪字季源鄞人越公韶之孫也七歲通詩書春秋十七以澤監鎮江大軍倉度宗用爲太社令宰相賈似道不樂四明人遂與同郡爲侍從執政守倅者六十餘人皆被廢日相從講學口不挂時事賈後悔起牽華州雲臺祠祿累改沿江制置司參議官不拜而歸入元授朝列大夫同知邵武路總管府事改溫州並以疾辭大德二年改處州命下而卒早從王先生鏞學戒以躬行守

而弗失云

程雪樓集

袁氏家學

文清袁清容先生稿

詳見深寧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二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二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三

目錄

滎陽學案補遺

胡程門人

補呂先生希哲

滎陽講友

邵先生伯溫

詳見百源學案

滎陽學侶

張先生舉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謝氏師承

季先生復

滎陽家學

補呂先生好問

滎陽門人

補汪先生革

補謝先生逸

補謝先生邁

陳先生瓊

詳陳鄒諸儒學案

補
饒節

補
顏岐

右丞家學

呂先生本中

詳紫微學案

呂先生弼中

詳見和靖學案

右丞門人

晁先生貫之

汪氏家學

補
汪先生大經

宋學案補遺
目錄

一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溪堂門人

李先生紱

吳先生迪吉

朱先生芹

竹友家學

謝先生敏行

附子源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三

後學 鄧王梓材
慈翁馮雲濠 同輯

滎陽學案補遺

胡程門人

補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梓材謹案先生兄弟皆嘗
師事康節見邵氏聞見錄

滎陽語要

大約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

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無好人三字非有德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之言也後生成之

治心之道莫先于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于物而
心常寧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自生德
之所自成也不存焉者枯亡之謂寡欲之人操其心而
存之無有枯亡之患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
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
虧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

今讀是經而不知經之宏意大旨不如不讀之爲愈也
呂氏大學解

朱子曰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遊故其家學最爲近
正然未能不惑于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
出入之弊今論其一二以補其闕蓋其他說之近正
者則君子猶有取焉

異端之學皆不知所先後考索勤苦雖切而終不近故
有終始爲一道本末爲兩端者

朱子曰此言似爲釋氏發然呂氏終身學焉不知以
誰爲異端而爲是說以詆之耶蓋其心未必不以爲
有先後者世閒之粗學而無先後者出世閒之妙道

兩者初不相爲謀雖並行而不相悖也方其言此故
不得不是此而非彼及其爲彼則又安知其不是彼
而非此哉彼其陽離陰合自以爲左右采獲而集儒
佛之大成矣曾不悟夫言行不類出入支離之爲心
害而莠亂苗紫奪朱之患又將無所不至也此蓋原
于所知在此所急在彼之意而其失又甚焉近世之
言道者蓋多如此其誤後學深矣

致知格物脩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
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之

朱子曰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後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豈遽以爲與堯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見之也哉此殆釋氏一闍千悟一超直入之虛談非聖門明善誠身之實務也其與前章所斥異端之學不知所先後者又何以異哉

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爲草木器用之理則爲格物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

此爲物格

朱子曰伊川先生嘗言凡一物上有一理物之微者亦有理又曰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小而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呂氏蓋推此以爲說而失之者程子之爲是言也特以明夫理之所在無間于大小精粗而已若夫學者之所以用功則必有先後緩急之序區別體驗之方然後積習貫通馴致其極豈以爲直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間而與堯舜同者無故忽然自識之哉此又釋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

殊非孔氏遺經程氏發明之本意也嚮以呂氏之博聞強識而不爲是說所迷則其用力于此事半而功必倍矣今乃以此習熟見聞者爲餘事而不復精察其理之所自來顧欲置心草木器用之閒以伺其忽然而一悟此其所以始終本末判爲兩途而不自知其非也舊見呂氏晚年尺牘數語有足以證成此語者因系之于後并爲之說云

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比較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尙患雜事紛擾無專一工夫若

李學案補遺

卷二十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伊川之說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失涉顛頂爾白其意以爲物不可去事不可無正當各任之耳

朱子曰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呂氏顧以爲致知格物之事此其所以誤爲前說而不知其非也若然則又安得獨以不知所先後者爲異端之病哉若由吾儒之說則讀書而原其得失應事而察其是非乃所以爲致知格物之事蓋無適而非此理者今乃去文字而專體究猶患雜事紛擾不能專一則是理與事爲二必事盡屏而後理可窮也終始

二道本末兩端孰甚于此則未知呂氏所體所究果何理哉伊川之說正謂物各有理事至物來隨其理而應之則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理之所當然者如舜之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此其所以不爲物之所役而能役物豈曰各任之而已哉如曰任之而已則是漫然不察其是非可否而一切聽其所爲也如此則能不爲物之所役者鮮矣顧舍其顛預而謂人顛預豈不惑哉

呂氏家塾廣記

卷二十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靖公尹京時梁丞相適爲掾屬公語諸子曰梁君異日必爲輔相問何以知之曰府掾皆京官他人方拜于庭下皆有自恥之色獨適容貌自若足以知之

尙書公爲閩領監司自北地市建葬以往其清謹類皆如此故所至未嘗擾人其自毗陵郡歸門人宋道隆獻詩曰一芥絕無淮甸物滿船惟載惠山泉

梓材謹案右二條崇陽公所記東萊輯官箴述之非卽東萊之說也黃氏學案補本徑入東萊學案

矣

附錄

呂樂公張夫人待制諱盈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中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爲辭說以知言爲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不尙虛言不爲異行

元祐閒侍講大雪不能講講孟子有感哲廟一笑喜爲二絕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臥素屏特勅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其二云強記師承古道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全勝三軍賀凱還

原明答問秀者云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真要之亦法門之猛將也

原明答佛儒之問吾儒事是人人可得佛家事只可自做不可教人做

原明謂六經藥方也史傳是人之服藥之效也

以上三條係晁

評
氏客

汪玉山讀滎陽二書曰龜山楊先生嘗謂滎陽呂公昔在師門實傳聖學道隆德尊爲時先覺今得公之遺書有曰發明義理有曰酬酢事變其言雖若有二而道則一也

東萊跋紫微與曾信道手簡後曰侍講于荆公乃通家子弟李泰伯入汴亦嘗講繹焉紹聖後始與李君行游晚節居黨籍右丞以筦庫之祿養親雖門可設爵羅然四方有志之士多不遠千里從公謝無逸汪信民饒德一見折輩行爲忘年交談賞篇什闡于天下

朱子答林擇之書曰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于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

又曰最後論佛學尤可駭歎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

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于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

梓材謹案朱子別集有與擇之書云前日劉子澄寄得榮陽公家傳中數段來一段說呂初學于伊川後與明道橫渠李公擇孫莘老遊所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晚更從高僧宗本修顯遊觀此則呂家學問更不須理會直足可爲戒此書可以相參

黃東發曰榮陽公遍師當世諸儒篤實踐履自小官不仕薦舉進退必視其時公文穆之從曾孫文靖之孫正獻之子生三世相門而衣食或不給豈獨公之賢亦可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三

八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觀公之家學公自幼其母申國夫人督教甚嚴動必循規矩正獻公作相遺公書曰善士無不用獨爾以吾故不及夫人張氏笑曰是亦未知其子豈獨公之賢亦可觀公之家化晚年名益重遠近師尊之陳忠肅至拜公堂下豈獨公之家可敬可慕亦可想見政和閒前賢流風遺澤猶有存者使人歎息不已然公習靜至輪卒溺死不爲動夫子廋焚傷人之問恐不其然直截捷徑以造聖人近世超悟之學亦豈聞其風而效之者乎

榮陽講友

邵先生伯溫 詳見百源學案

滎陽學侶

張先生舉

張舉字子厚毗陵人自少力學于古書無所不窺而時發于爲詩語皆清新出人意表用叔祖天章公盃之奏補郊社齋郎治平四年甲科調睦州青溪主簿不赴後用近臣薦起爲潁州學官復不就其後孫莘老胡完夫范淳夫及外臺交薦其能蘇子瞻亦數言于朝終不屈呂侍講以天章壻自先生幼時已異其爲人而親厚之先生亦喜從侍講兄弟遊及長且老凡四五十年間其相與之意益以篤有自東南來者先生未嘗不導之以見侍講侍講與之書雖寸紙皆藏之其卒也侍講哭之

尤哀 汪青溪集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云常州人進士甲科養其親不忍去左右開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窮經著書范正獻公蘇文忠公交章薦其高行詔拜校書郎竟不出又言先生孝弟忠信蹈中守常爲當時所重卒賜諡正素先生與宋史隱逸傳同

附錄

汪玉山題呂子進集曰張子厚先生于待制特厚善待

制知睦州子厚追送累日別後寄詩云籬鷓雲鵬各有程
暫時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篷窗底共聽蕭蕭夜雨聲
此詩亦可想見其人

謝氏師承

季先生復

季復字希賢其先自金陵徙臨川元豐八年進士官至
朝散郎差知渠州乞以本官致仕卒于家年六十一先
生平生豈弟風流所至有惠愛天資鯁介嫉惡而好善
論及韓忠獻范文正富文忠未嘗不抵掌歎慕篤于學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三

十一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問六經子史百家小說醫巫卜筮之書無所不窺自幼
至老未嘗一日舍書不讀其爲文章學西漢之法而步
蹶規摹以韓退之歐陽永叔爲師著有文集十卷謝無
逸從之遊甚久云

謝溪堂集

滎陽家學

補 右丞呂先生好問

梓材謹案晁景迂集與呂舜徒書云說之遠宦窮
寂如初無足言者貫弟得從賢者遊尤可喜是資
政嘗及景迂之門而景迂之弟又從先生遊焉又
案景迂有寄侍講呂原明七丈詩末云昔日諸生
今在否丈人因爲話平生自注說之昔教符離諸
生丈人曾寄寓彼滎陽旣嘗寓符離先生之從景

迂當即在
符離時矣

附錄

司揚州儀曹事楊中立陳瑩中每過揚與公語連日夜
不厭所言皆經世大略

宣和之季故老踵相躡下世獨公與楊中立無恙諸僞
爲之語曰南有楊中立北有呂舜徒蓋天下倚以任此
道者惟二公云

居陽翟年六十餘矣猶自課誦五經日終一帙

黃東發讀東萊先生文集曰自滎陽公以道學爲世宗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萊公早得其傳黨論起嘗阨困者二十年欽宗立驟
用之園城中備嘗艱難力勸張邦昌復辟而嘗受邦昌
僞命論者及之迨三世而後先生爲之傳蓋白其本心
云

滎陽門人

補
教授汪青溪先生革

梓材謹案先生從滎陽蓋在宿州晁景迂爲先生
哀辭云其爲宿州教授時申國呂原明得罪僞萬
宿州信民乃以師席處原明若幼童之仰嚴師然
是則先生初爲教授宿州而非楚州矣又案景迂
赴明州船塢道楚州與論交
曰不放與夫子交革後輩也

附錄

以經義試禮部爲第一乃默若有所遺者且曰我初從科舉求祿不願得名也自遊學校來聞見不謂不多一旦捐擲椽割之惟恐其少嗣乃晝夜讀書始知尊先儒究明大旨不敢肆胸臆爲新奇苟異坐誣古人

青溪先生初筮長沙出錫器歸舟有錫熱水器每對之不樂妻楊氏曰吾償其直而得之者庸何傷曰居官不欲爲器皿柰何以是汗我楊令投之江中始無媿色

漫錄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三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晁子止郡齋讀書志曰汪信民嘗語人曰吾鄉有二相一爲天下之福一爲天下之禍蓋指晏元獻王荊公也卽此可見其解經淵源所自云

補 徵君謝溪堂先生逸

雲濠謹案朱子文集有云臨川有隱君子曰溪堂先生與其弟竹友先生俱學詩于黃太史氏而以清介廉節有聞于時然皆不遇以死

補 謝竹友先生邁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載竹友集云幼業詩居仁稱其似宣城非也在江西派中亦清逸可喜然濟翁沈雄豪健之氣則去之遠矣

陳了齋先生瑾

詳陳鄒諸儒學案

補
饒德操節

附錄

朱子跋呂舍人青溪類稿曰紫微論汪謝諸賢高志清節皆足以傳信獨饒節者一旦毀削膚髮殄絕天倫而諸公環視無一人能止而救之者或乃從與嗟歎以是爲不可及亦獨何哉

補
侍郎顏夷仲岐

附錄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三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呂紫微爲濟陰主簿時夷仲適在曹南嘗贈紫微詩云念昔從學日同升夫子堂夫子蓋謂滎陽公也紫微罷官歸作詩留別夷仲云昔日同升夫子堂如今俱是鬢倉浪蓋用其語也

姓譜

右丞家學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詳紫微學案

駕部呂先生朔中

詳見和靖學案

右丞門人

晁先生貫之

晁貫之字季一生平無他嗜獨見墨喜動眉宇其所製
銘曰晁季一寄寂軒造者不減潘陳

春清紀聞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提要云季一晁說之之兄弟
行未弁風月詩話稱其官一日檢討一日察院不
知實終于何職然攷晁氏叢書墨經後跋稱
中書五世祖侍御史貫之作則終于察院矣

汪氏家學

補汪先生大經

附錄

朱子跋曾裘父劉子澄帖曰汪君得名家之傳有良友
之助所學必有以過人者恨以王事馳驅不及細叩之

宋學案補遺

卷十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

溪堂門人

李先生紱

李紱字明服無逸表弟也又從無逸作齋于廳事之北
求名于無逸其名曰反求旦告之以名齋之義使歸而

書諸壁焉

溪堂集

吳先生迪吉

吳迪吉□□人溪堂外弟也從溪堂遊驩甚

溪堂集

朱先生芹

梓材謹案先生金溪人從謝無逸
學父元亮故與無逸遊見溪堂集

竹友家學

謝先生敏行 附子源

謝敏行字長訥竹友先生子也自號中隱居士子源字
資深以進士官文林郎邵武縣丞其爲建昌軍學教授
也嘗祠其鄉之賢者五人于學以勸諸生及至邵武當
路多知其賢而常平使者朱若水尤敬重之率同列交
薦章下而卒 朱子文集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四

目錄

上蔡學案補遺

二程門人

補謝先生良佐

上蔡家學

謝先生克念

上蔡門人

補曾先生恬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補鄭先生穀

曾氏學侶

江先生濤

謝氏續傳

謝先生傑

謝先生敷經 附子鄆郵

上蔡續傳

補康先生淵

朱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趙先生希樾

曾氏家學

曾先生崇 附子耆年延年

康氏門人

補毛先生友誠

趙氏家學

趙先生與憲 詳見慈湖學案

朱子家學補遺 目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四

後學 鄧王梓材同輯
慈谿馮雲濠

上蔡學案補遺

二程門人

補

監場謝上蔡先生良佐

梓材謹案謝登山爲蔡文節子孫免差科書有云黃子耕守台州求謝上蔡之後給以田宅者數人子耕名曾晦翁弟子事亦互見滄洲諸儒學案

上蔡語錄

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根本然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

問敬之貌如何曰于儼若思時可見問學爲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閒耳

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就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

窮理則是尋箇是處問天下多少事如何竟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爲先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釋氏所謂性乃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乃吾儒所謂意

粹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上蔡語錄三卷蓋曾天隱胡文定所錄而朱子又爲刪定者也提要云朱子于此書芟雜特嚴又作後記稱胡籍燠于呂東萊家得江民表辨道錄見所刪五十餘章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果爲江氏所著非謝氏之書則去取亦爲精審又稱上蔡之學以切問近思

蔡學案補遺

卷二十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要其言論宏肆足以啓發後進惟才高意廣不無過中之弊朱子于語錄舉其疵于祠記舉其醇似矛盾而非矛盾合而觀之上蔡之短長可見矣

上蔡語要

格物須識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孺子將入井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于鄉黨內交于孺子之父母惡其聲而然卽人欲爾天理與人欲相對人欲纔肆天理滅矣

或問上蔡以講論經典二三說者當何從先生答曰用得只是驗之于心而安體之于身而可行斯是矣如求

之或過于幽深證之或出于穿鑿而不取正于有道者
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其流至于無君無父

辯老子先道而後德之說云自然不易的便喚做道體
在我身上便喚做德有知覺識痛癢便喚做仁運用處
皆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

上蔡論語說

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王文憲曰此學者頂門下針也

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四

二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王文憲曰上蔡之說疑有病聖人據理而言豈問其
知不知禍不禍也若畏禍而爲兩可之詞所以爲心
術之害者大矣非所以言聖人況此答拒之者亦至

初非遜辭

人能推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
以矜已于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
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王文憲曰上蔡工夫在去矜故其言有力

朱子記上蔡論語疑義曰學是前一段事既學者又能時習所以悅也上蔡說得習字好然少發明學字之意似無來歷耳悅乃習之之熟義理油然而生處上蔡但云如此則德聚語亦未瑩有朋自遠方來觀聖人立言正意止爲朋友講習上蔡所推似亦太遠人不知而不愠學固非欲人知亦非有意欲人不知是以人知之不加喜人不知不加愠此聖門所發義理之正也老氏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異端自私之見與聖門氣象迥然不同上蔡引之似未察也

又曰仁至難言故聖賢之言或指其方或語其用未嘗直指其體而名言之也上蔡云古人語仁多矣然終非仁也又云孝弟可以論仁而孝弟非仁也正欲發明此意然不覺爽快一向說開了至於其間界分脈絡自有相管攝聯屬處却不曾分明爲人指出故讀之者只見曠蕩無可撈摸便更向別處走此其立言之病也又云人心之不僞者莫如事親從兄以是心而充之則無適而非仁矣此語亦皆未安蓋性之所有而根于心者莫非真實不但孝弟爲不僞也但

孝弟乃人心之不可已者所發最親切所繫最重大故行仁之道必自此始非謂充擴孝弟可以求仁也又曰言自好色自令不害其爲仁好其言令其色便是仁矣云豈以此爲不仁立語恐未安

又曰古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則千乘之國亦可見其用心矣此似以爲朝諸侯有天下之故而用心于千乘之國之意恐亦有病

又曰弟子入則孝章指人以所向之方使學者知所先後而已未遽及盡孝弟察人倫也大抵上蔡氣象

聖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四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宏闢所見高明微有不屑卑近之意故其說必至此然後已亦一病也

又曰雖曰未學乃假設之詞非指一人而言今直以大舜生知人倫之至言之却是執文害義也且聖賢之語隨其淺深各有至理亦不必須一概說到聖人地位也

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此一節皆學者之事主忠信蓋見此實理而不敢違之謂遽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釋之似亦太高矣

又曰禮之用和爲貴殆不若夷俟踴肆之愈此語欲有所矯而不知其過于正

又曰知人者爲大乎人知者爲大乎此又涉乎知我希自待厚之私矣

附錄

手東胡文定曰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萬無見道之理

又曰明道先生嘗教某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四

六一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張采曰前賢接引人每因人而施固非一說

張南軒曰上蔡論語序前面說得甚好但後面說與天地同流處太多適所以啓學者想像不帖實之心

朱子曰上蔡說詩須先識得大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

此却是會讀詩

又記應城縣上蔡先生祠曰先生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夫子蓋嘗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于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

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于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爲得其要領

又語錄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下梢皆入禪學去

又曰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也是合下見得不周遍差了

又語類曰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又曰上蔡言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是說得過當只是于訓詁處尋繹踐履去自然下學上達

宋學叢書

卷二十四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又曰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

程允夫曰上蔡語錄中有真我之語洵竊謂不必如此立論恐啓後人好奇之弊蓋毋我之我與我所固有之我字同義異本自分明只下一真字便自生事二程先生議論不如此

熊夢兆曰上蔡對伊川也只是去箇矜字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此

黃東發曰程門高弟才莫過于謝顯道何其所錄程說

之可疑亦莫多于謝顯道耶第一條所錄以鳶飛魚躍
爲活潑潑活潑潑何等語求之孔門惟見其云君子之
道造端夫婦耳第二條言切脈第三條言雞雛而皆指
以爲仁切脈觀雞殆于機觸神悟求之孔子惟曰居處
恭執事敬而孟子亦以惻隱爲仁之端耳謂堯舜之事
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何其與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之戒異也謂與善人處壞了人何其與母友不如己者
之意殊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爲儘好謂老子谷神
不死一章爲最佳此殆其本心之形見而記憶其師平

日之言亦粉澤于其所學自成一家之後矣揚子雲有
言適堯舜文王爲正道非堯舜文王爲他道愚亦謂合
于孔孟者程錄之真異于孔孟者程錄之誤

又讀晦庵文集曰上蔡語錄以最後得胡文定家寫本
上下篇爲正而去吳中板本增多之百餘章又得其遺
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凡定著三篇

梓材謹案朱子原文云初得友人括蒼吳任寫本
一篇後得吳本板本一篇二家之書皆溫陵曾恬
天隱所記又于寫本注云題曰上蔡先生語錄于
板本注云題曰道達先生語錄殆上蔡又號道達
耶

又回陳總領曰濂洛初未嘗守定一說象山慈湖之說却從上蔡分派上蔡謂王荆公勝流俗之說極好若用之講學爲補不細象山於是謂千五年間學者盡是流俗然象山讀書講學或至終夜不寐亦未嘗不與人同也上蔡謂佛言性如日念如雲去念見性如披雲見日慈湖於是謂人心自光明不可有意遂改論語毋意作無意爲證又斥大學說誠意爲非聖之書然有心必有意心是活物意是動處然慈湖寒未嘗不思衣飢未嘗不思食做士人未嘗不思量破題出仕宦未嘗不思量處事慈湖此心此意亦未嘗不與人同也

上蔡家學

謝先生克念

謝克念字任伯上蔡人良佐次子良佐遭黨禁未解而歿先生流落在台尋卒嘉定五年郡守黃啓以其子偕奉上蔡書院祠

台州府志

雲濠謹案某水心上蔡祠堂記上蔡先生遭黨人禁錮未解而卒諸子避敵進逸一死楚一死閩獨克念者落台州紹興六年朱子發奏官之亦尋卒云

上蔡門人

補舍人曾先生恬

雲濠謹案韓南澗云方崇寧大觀間天下學者趨時好溺王氏新書以弋聲利奸臣擅朝政至禁錮諸儒之說俾不得傳而天隱獨欲探性命之理得上蔡謝先生龜山楊先生遊以講明聖人之道差類至今稱之以其字行而流落不偶僅爲朝請詎知大宗正丞以沒道南源委亦言先生少刻苦勵學從楊謝游得存心養性之旨

補祕書鄭先生穀

雲濠謹案閩書言先生子重和閒舉八行又云自號九思

附錄

入太學累舉不第歎曰古之求道者尙友古人未及大

宋志學案補遺

卷二十四

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賢之門可乎遂走河南值二程子已逝乃遊上蔡之門
執父喪火延喪室抱棺叩頭慟哭不去已而火爇柱至
半止人名止火柱

曾氏學侶

江先生濤

江濤口口人明道中庸解陳瓘得之先生先生得之曾

天隱天隱得之傅才孺云李丙所藏也

晁氏讀書志

梓材謹案得明道中庸解于先生不獨陳了翁胡五峯序呂氏中庸解言侯仲良自三川避亂來荆有張燾者攜所藏明道先生中庸解以示之曰燾得之江濤家其子弟云然又言某兄弟奉親南止

衡山大梁向沈又出所傳明道先生解有整中陳
公所記亦云此書得之濤是卽晁子止讀書志之
說也特侯氏以爲此呂與叔
晚年所爲不以張言爲然耳

謝氏續傳

謝先生傑

謝傑上蔡之後也官永嘉郡丞與樓攻媿爲忘年交奉
祠主雲臺觀其卒也攻媿祭之曰嗚呼謝公人物之英
爰自上蔡斯以道鳴繼以大參又有列卿文獻奕世不
隕其名惟公歸然見謂老成文如綺錯辨欲河傾誘掖
後進糾合宗盟高懷骯髒不以事嬰云云

樓攻媿集

宋重案補遺 卷二十四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縣尉謝先生敷經

附子鄆郵

謝敷經字子暢臨海人上蔡先生之裔孫也乾道八年
進士授永豐尉爲趙忠定公所知忠定南遷以沒先生
淡然無復仕宦意食指日繁不忍分異以妻葛房資易
田復得斥鹵棄地築堤捍海墾成隴畝效范文正公義
田以贍其族又買官山以葬無歸著家儀以詔子姓及
後田多壞于海潮二子鄆郵克成厥志殫力經營以復
其舊趙東里蕃爲之記

台州府志

梓材謹案水心葉氏記上蔡祠于嘉定時甚言
其後之式微先生在嘉定前疑非上蔡之後

上蔡續傳

補 康先生淵

雲懷謹案萬姓統譜載毛先生友誠云初居縣卽聞謝良佐高弟康叔臨傳程門學寓巴陵從之游據此則先生親受學于上蔡之門矣

附錄

李敬子曰康叔臨以爲一物格則一知至燔謂所謂物格者乃眾理俱窮相發互通以至透徹無復餘蘊然後爲格若謂一物明一知進則可一物格一知至則不可又曰叔臨又謂或問所謂內外昭融內謂理之在己者外謂理之在物者

宋元學案續遺

卷二十四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正惠趙先生希懌

趙希懌字叔和宋宗室燕王德昭八世孫也孝宗時登進士第歷官知太平州以疾丐祠除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拜昭信軍節度使致仕自少勇于學以遠大自期慈愛寬和出于天性自奉儉質喜讀論語說有會心處擇士之賢者與子弟處讀書爲文躬自督課故諸子皆蘄然自立少師與儼其季子也卒贈少保追封

成國公諡曰正惠 真西山集

附錄

趙忠定帥福建公爲屬吏嘗言治人如修身治政如理家愛民如處昆弟取古今官著惠愛者輯爲一編曰是吾師矣忠定奇之

曾氏家學

曾先生崇

附子耆年延年

曾崇字希元晉江人宗丞天隱先生子生五歲葬母哭泣哀慕不異于壯者宗丞兵之仲從名士闕注學起家

宋學案補遺 卷十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監潭州南岳廟調錢塘主簿知安吉縣新學舍延俊秀勸以向道藝務爲善歷除權發遣高郵軍以卒先生性孝友溫厚長者喪宗丞廬于墓左三年與其弟居終身無閒言著有約齋稿若干卷而教其二子耆年延年猶力 南澗甲乙集

康氏門人

補 掌教毛先生友誠

梓材謹案一統志謂先生平江人聞康叔臨得伊洛之傳避地岳陽因徙家巴陵往從之又云學者稱竹籟先生湖廣通志云李燾教岳陽尤加禮敬既歿岳陽泮宮祠之又案先生所著玩易手鈔經

義考
子佚

趙氏家學

趙先生與籙

詳見慈湖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四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四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五

目錄

龜山學案補遺

二程門人

補楊先生時

王氏先緒

王先生僖

王先生億 父申

龜山講友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李先生夔

吳先生儀

楊先生敦仁

鄒先生夔 詳見安定學案

梁溪師承

張先生根

吳先生方慶

龜山家學

補楊先生迪

楊先生迴

龜山門人

補 潘先生良貴

補 王先生居正

補 廖先生剛

補 高先生閔

補 喻先生樗

補 徐先生俯

補 黃先生錢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補 宋先生之才

補 李先生郁

補 范先生濟美

胡先生銓 詳見武夷學案

高先生安世

高先生閔 合傳

高先生開

高先生口

周先生孚先 詳見劉李諸儒學案

鄒先生斐

別見安定學案補遺

許先生仁

吳先生晞

章先生才邵

陳先生好

汪先生得清

補
王庭秀

陸棠

潘氏學侶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潘先生良能

潘氏講友

鄭先生剛中

范先生端臣
詳見范許諸儒學案

潘氏同調

陳先生良祐

舒氏先緒

舒先生黼
附子琮

高氏講友

補 蔣先生瓚

高氏學侶

師先生維藩

林氏師承

黃先生顏榮

沙隨師承

王先生葆

閩人先生滋

龜山私淑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王先生師古

翟先生傑 別見豫章學案補遺

李氏家學

補 李先生綱

李先生經

梁溪講友

吳先生敏

黃先生彥平

梁溪同調

宗先生澤

傅先生秀

向先生子誼 別見元城學案補遺

李氏門人

黃先生伯思

吳氏門人

羅先生從彥 詳豫章學案

吳園家學

張先生相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張先生樸

張先生燾

吳園門人

李先生綱 詳上李氏家學

黃先生伯思 見上李氏門人

汪先生藻 別見士劉諸儒學案補遺

蕭氏門人

補徐先生存

潘氏門人

補 王先生師愈

廖氏家學

廖先生遲

廖氏門人

謝先生口

趙氏門人

補 魏先生杞

補 汪先生大猷

持之講友

朱聖學補遺

目錄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 舒先生猷

息齋家學

高先生得全

息齋門人

嚴先生口

喻氏門人

補 程先生迴

補 尤先生表

沙隨學侶

朱先生熹 許晦翁學案

師川門人

董先生穎

汪先生藻 別見士劉諸儒學案補遺

吳先生口

仲辰門人

羅先生革

西山家學

李先生揆

宋學案補遺 目錄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范氏門人

薛先生口

特進門人

戴先生機

吳氏門人

宋先生天則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王氏家學

王先生璧

師黃門人

林先生粟

文毅門人

程先生迥

詳上諭氏門人

范先生成大

周先生必大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補遺

石湖同調

詹先生道子

龜山續傳

朱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宋學案補遺 目錄

張先生栻

詳南軒學案

呂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廖先生德明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梁溪門人

張先生元幹

鄭先生昌齡

逸平門人

補江先生介

補莊先生泳

補 柴先生衡

柴先生淵

楊先生伯起

董先生爲良

蔣先生羽

鄭先生可與 附子魏挺

鄭先生升 台傳

林先生叔文

程先生口 附孫可庵

先生學案補遺 目錄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氏家學

王先生漢

魏氏門人

補 陳先生居仁

補 張先生良臣

安先生昭祖

柴先生匡

汪先生度

高氏續傳

高先生衡孫

沙隨家學

程先生綯 附子仲熊

沙隨門人

補高先生元之

董先生焜

錢先生節

尤氏門人

陳先生傳良 詳止齋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林氏續傳

林先生蒙亨

澹軒門人

張先生彥清 附師徐翹

林氏家學

林先生行知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石湖家學

范先生成績

范先生成口 合傳

石湖門人

簡先生世傑

劉先生翰

別見衡麓學案補遺

李氏續傳

李先生東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楊氏續傳

楊先生道夫

別見九峯學案補遺

西莊家學

江先生震

空元學案補遺

目錄

十一

四明叢書

臣刊太

江先生升

合傳

江先生蒙

合傳

江先生革

合傳

益深家學

柴先生端義

萬竹門人

鄭先生沈

屠先生槐

董氏家學

董先生甄

董先生城 合傳

錢氏家學

錢先生興祖 附師陳九達張時可

龜山之餘

馮先生夢得

胡先生士行

黃先生去疾

陳先生宏馨 別見南軒學案補遺

空潭案補遺 目錄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徐氏續傳

徐先生應鑣 附子琦崧

潛心續傳

柴先生一桂 附子性初

嚴氏續傳

嚴先生巨川

陳氏續傳

補陳先生允平

陳先生定孫

沙隨續傳

黃先生定子

李氏續傳

李先生學遜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五

後學鄧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龜山學案補遺

二程門人

補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

雲濠謹案先生元至正二十二年進封吳國公明

弘治九年從祀改封將樂伯

梓材謹案宋史道學傳言先生

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

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

暨渡江東學者推爲程氏正宗又案謝堯山爲蔡文節子孫免

差科書有云余景詹守南劍求楊龜山之後賜以

室廬養以廩

精者十餘口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龜山語錄

孟子一部書只是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
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
邪說之害則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
心之非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
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
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于性分之
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

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祖宗欲優其禮
令兼數局如鼓院樂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爲
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
爲道也則今日之事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
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
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
語羅仲素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
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蓄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
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

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
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
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語仲素曰時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
心驗之從容默會于燕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于書言
象意之表

六經之義驗之于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爲得今
之治經者工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讀書須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于言上

求之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爲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無僞此則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如象欲使二嫂使治朕棧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豈容有此

解經欲得理通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

龜山語要

性天命也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道本于誠意五霸假之者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

一不信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以事上則七疑以交朋友則朋友疑至于無往而不爲人所疑道何可行乎若夫尾生期女子于橋下水至不去抱柱溺死非無信也又須信近于義可也

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尙權智不以正己爲先縱得好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救時據某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壞人君心術

王霸之分其義利之閒乎一毫爲利則不足爲王矣
書五十九篇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

人要爲善須先明善始得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
堯舜歷夏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迹救敝通變因時
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
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喻曲譬較然如數一二

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今人只要事事如意
故覺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
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貴有制
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
要權常在己儘寬不妨

勸學文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
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
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呈露于目前
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苟卿所謂口耳
之學非所望于吾友也

周禮辨疑

五方之民風氣異宜其安居和味衣服利用備器有不可強同者先王脩禮以節其性達其志通其欲而爲之節文故禮與俗不可離而爲二也

說者謂有司不得拘制天子故不會計多少然要非蕩然無節制也九式掌于冢宰則人主自不得恣其費用而用皆合式不必以有司之法會之

以上天官

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則樂自有禮矣無相奪倫所以教和也故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和在鄉黨族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

斂市之不售貨所以便商非以其賤故買之也待不時之買所以便民非以其貴故賣之也

以上地官

祭以精意爲主灌用鬱鬯貴氣臭也故獻之屬莫重于

灌

春官

虞舜之世其事簡其人寡其于巡守也兵衛少征求輕故行之五歲不爲數成周之世其事煩其人眾其于巡

守也兵衛多供億繁故行之十二年不爲疏

秋官

詩論

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邱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爲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亦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爲美其取之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秋褒貶示天下之公故無取

木瓜

王阮亭曰夫興滅繼絕善之大者況衛人報德之辭

空齋集補遺

卷十五

六四明叢書

終編刊本

豈得不錄龜山以此辨詩春秋去取異同則可耳桓公大義烏可沒耶

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歸之而詩以爲不義得眾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理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叔段不義而爲眾所說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

叔于田

王阮亭曰予以爲此意猶有未盡者人之賢不肖各有其黨黨羽嬖幸更相貢諛彼詎恤公論哉如淮南

王之伍被左吳宸濠之李士實劉養正輩甘佐畔逆躬陷大戮此曹猶足以禮義責之乎此當是其黨羽嬖幸之屬造作以愚國人者而非其國人之愛之稱之也觀其後公子封伐京京人叛太叔段則豈國人果悅而歸之哉

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眾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眾使眾知義則雖有不義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莫之助也尙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取之也固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爲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也

將仲子

王阮亭曰此意亦有未盡嚴華谷云說詩者探莊公之心在于殺段而託諸父母諸兄國人以爲說翼以稔其惡耳此駁後序未盡莊公之惡則然而說詩之本意則未也叔段舊有奪嫡之謀云云及段將襲鄭公曰可矣蓋幸其釁自彼作謂人不得以議我豈有涕泣而道之意哉此詩正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故設爲公拒祭仲之辭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

耳此言深得詩意如龜山之論猶是以至誠待莊公
矣

龜山文集

嘗觀古之爲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
以自立于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
明而士于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
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已墜之
之教駕說于當世而從之遊者若參之魯師之辟由之
嗙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然其聞所

朱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皓首不能窮
者則士之所得依歸豈曰小補之哉

見明道先生書

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則爲詩猶有得失焉爲之
高叟是固而已非知詩者則爲之一言恐未足以蔽二
南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二南固
在其中矣恐不須他求也

夫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
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爲惡而
己不能絕之使無也此處夫之道也

以爻當期其原出于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
未有也其說詳于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揚子草玄蓋
用此耳卦氣起于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次
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
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爲冬
至噬嗑爲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
也 以上答陳澧中書

惟命一說雖揚雄猶未能造其藩況餘人乎而世人易
言之多見其妄也

知性而后可與言命中人以上乃可與此故子罕言也
以上與胡康侯書

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尙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秦以
亥爲正失其旨矣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
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
其時爲冬至其辰爲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會而
迭爲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
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
爲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之日天子出改正

朔恐聖人不爲也 答胡康侯書

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貫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而不爲秦湯放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爲貪以至爲臣而放其君非篡也爲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書之所載大倫大要不越是數者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爲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

書義辨
疑自序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之于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言射也士之

宋志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十四問 嚴書

約圖 刊本

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而已矣 論語解自序

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戶可漸而進矣 孟子義自序

先王之時書必同文故建官以達之所以一道德之歸立民信也漢初猶有六體課試之移有司舉劾之令以

同天下之習時變事異法亦隨廢故事作無正而人用其私古書幾亡矣可勝惜哉

復古編後序

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亦難乎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概而言歟有罕言以仁者以仁道至大而言之不盡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未之嘗言其徒如由如賜雖曰升堂之士至于仁終莫之許也所謂求之之難不其然歟

求仁齋記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龜山集四十二卷提要言其受蔡京之薦雖朱子亦不能無疑然于蔡京

宋軍案補遺

卷二十五

十一四明叢書

續園刊本

既敗以後卽力持公論又稱其拱和議爭三鎮請一統帥罷奄寺守城以及茶務蠶法轉般糴買抗治盜賊邊防軍制諸議皆于時勢安危言之鑿鑿非空談性命不達世變之論云

梓材又案四庫又著錄先生二程梓言二卷提要言其始以師禮見明道于潁昌相得其歡明道復

又見伊川于洛南渡以後朱子及張南軒等皆稱說程氏屹然自闢一門戶其源委脈絡實出于龜

山是書乃其自洛歸閩龜山以二程子門人所記師說採撮編次分爲十篇朱子嘗稱明道之言發

明極致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尤耐咀嚼然當時記錄既多如遺書外書雅言師說雜說之

類卷帙浩繁讀者不能驟窺其要又記者意爲增損尤不免抵牾龐雜朱子嘗欲刪訂爲節本而未

就世傳南軒所編伊川粹言二卷又出依託惟龜山師事二程親承指授所記錄終較剽竊販鬻者

爲真程氏一家之學觀于此書亦可云思過半矣

王氏字說辨

空侗 真空者離人焉空異于是特中無所有耳大同者離人焉侗異于是特不能爲異耳

真空者離人焉是離色則空非卽空也大同者離人焉有離則非大同也列子曰和者大同于物夫五味非一也相得而後和有離焉則非和也萬物固非一類也各于類而同之則所同不廣矣合而和之然後爲大同同 彼亦一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物之所以不同 口一口則是非同矣

宋元學案續遺

卷三十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非口其一口所能同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必潰矣何同之有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乃能同也同異之名不爲是非而有也如樂統同禮辨異同姓異姓之類何是非之有

童 始生而蒙信本立矣方起而稗仁端見矣

四端皆根于人心與生俱生也非特信仁而已以蒙爲信本稗爲仁端皆無是理也

中 中通上下得中則制命焉

中者天下之大本非特通上下而已是未知中之爲中

也

忠 有中心有外心所謂忠者中心也

心無中外以忠爲中心無是理也禮器曰禮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也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蓋用心之有內外耳非心有內外也

公 公雖尊位亦事人亦事事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事事也

籠 從竹從龍內虛而有節所以籠物雖若龍者亦可籠焉

宋王象巖

卷二十五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龍非可籠之物也

黃東發曰其對上以龔字爲龍重聽事出山海經不知作山海經者人也未嘗與龍接談何以知其重聽如邱隴之隴從卩龍豈在卩朦隴之隴從月龍豈近月耶觀此可以類推

冬 春徂夏爲天出而之人秋徂冬爲人反而之天四時之運終則有始天行也無之天之人之異

天示 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曰天得一而大地得一而小

域中有四大而地居一焉何小之有

終 無時也無物也則無終始

終則有始天行也時物由是有焉天行非有時物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蓋惟無息故爾又奚時物之有

聰 于事則聽思聰于道則聰忽矣

事道初無二也故孔子之相師亦道也聖人憲天之聰天非有事也何多事而聰之有

思 出思不思則思出于不思若是者其心未嘗勤

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出也故心在內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思之至于無思則天之道也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出思不思則思出于不思無是理也與所出怒不怒異矣

之 有所之者皆出乎一或反隱以之顯或反靜以之動中而卜者所之正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隱顯一理也非反隱以之顯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靜一體也非反靜以之動也非夫通幽明之故知神之所爲孰能與于此

除 有陰有陽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

一日之頃一身之中而有陰中之陽陽中之陰新新不窮未嘗相除也有處有辨與陰陽異矣

蟋蟀 蟋蟀陰陽帥萬物以出入至于蟋蟀其率之爲悉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故詩每況焉

陰陽之運萬物由之而生成焉非帥萬物以出入也陰陽亦非蟋蟀所能帥也

紅紫 紅以白入赤也火革金以工器成焉凡色以

宋學案禮運

卷二十五

十五 西朝叢書

約園刊本

系染也紫以赤入黑也赤與萬物相見黑復而辨于物爲此而已夫有彼也乃有此也道所貴故在系上工者事也此者德也

白受采五采皆以白爲質非特火革金爲紅也赤與萬物相見黑復而辨于物爲此而已不知爲此者何義也
嵩高 高言事嵩指物陰陽之義

嵩高無陰陽之義

神宗日錄辨

上問唐太宗如何主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爲法唐太

宗所爲不盡合法度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爲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爲制也

夫道止于中而已矣聖人經世立法非固貶損以中人爲制道固然也故堯舜禹三聖相授皆曰允執厥中而已蓋立法失中其過與不及皆非聖人之道也

上問張端河北鹽議對曰今且當以變通財利爲先凡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

取其所當取則利卽義矣何宣著隱伏之有若夫宣著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十六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爲義之名而陰收爲利之實此五霸假仁義之術王者不爲也故青苗意在取息而以補助爲名市易欲盡籠商賈之利而以均濟貧苦爲說皆此意也

陛下誠能慎察義理而左右不循理之人敢爲妄言以沮亂政事誠宜示之以好惡陛下揀今日之弊誠患不可以不勇

立法造事不爲眾論所與一以力勝之而能成天下之務未之有也

上因問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何謂也余曰能不以外

物累其心者誠也誠則于物無所蔽于物無所蔽則明矣能學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者明也明則外物不能累其心則誠矣人之所以不明者以其有利欲以昏之如能不爲利欲所昏則未有不明也明者性之所有也

誠者天之道也非外物不能累其心者所能盡也告子之不動心豈利欲能昏之哉然而未嘗知義也未嘗知義非明也然則所謂明者非物格知至烏足與此哉荆公自謂能不以外物累其心故其言每以是爲至蓋以其未嘗知天道故也

上論不尙賢余曰尊尊親親賢賢並用先王之政事也老子不尙賢是道德之言

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爲政以德離道德而爲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

上曰使釋老之說行則人不務爲功名一切偷惰則天下何由治余曰如老子之言道德乃人主所以運天下但中人以下不明其旨則相率亂俗陷爲偷惰如西晉是也上曰乃人主所以運天下非所以訓示

眾人者也余曰誠如此若夫功名爵祿乃先王所以役使羣眾使人人薄功名爵祿上何以使天下故先王所以運天下必有出于功名爵祿之外者而未嘗示人以薄功名爵祿也

聖人人倫之至也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各盡其道所謂至也至于其身爲天下用豈爲功名爵祿哉蓋君臣者人倫之大爲臣義當如此也故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明于上則人知自盡雖有高明超卓之士出于功名爵祿之外亦孰敢不爲用也哉先王

所以運天下用此道而已外是皆謬悠荒唐之說也夫名位爵祿天之所以待有德人主不得而私焉者也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章不以命有德乃欲以是役使羣眾非所以奉天也蓋其學不足以知天其論每如此

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輿不爲過當

雖庸人知其不可爲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決以壞民屋而天不恤者任

理而無情故也堯使鯀治水汨陳其五行九載而堯
晏然不以爲慮此能爲天之所爲任理而無情故也
不知何所據而然也以憂恤百姓爲不知天之所爲則
文王視民如傷其不知天甚矣

路言人多言仁義鮮能行上曰實能言仁義者不爲
多仁義之實亦自難知余曰楊朱不知義墨翟不知
仁惟孟子乃能知仁義

楊氏爲我不知仁也墨氏兼愛不知義也至于無父無
君乃其末流耳非其本也仁義之實難知其信矣乎

附錄

初授汀戶參軍不赴杜門積學淳澹涵浸人莫能測者
幾十年

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
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
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
盡復其舊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臣願詔有司條具祖
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行之當損益者損益
之一趨于中而已

召爲祕書郎入對言今大難蓄而將發正君臣交警之時請作宣和會計錄周知天下財賦出入之數修祖宗法爲綱目元祐熙豐眞勿問但宜于今者舉行

初夏侍長上郊行分韻得偕字詩曰講習豈無樂鑽磨未有涯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曾點志吾得與之偕

金仁山曰此詩乃先生少時筆也其敏學自幼已然又古詩曰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躔躔黃小羣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其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

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闢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斯文已云沒簡編有遺芳希賢亦賢徒要在用心剛譬猶適千里駕言勿徊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歧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閒雕鐫事詞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筴博塞邀異趣俱亡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至寶在深不憚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求得

舍則亡雞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爲君子儒勿謂吾言茫

又閒居書事曰荒庭幽草翠相環默坐頽然草色閒玩意詩書千古近放開天地一身閒疏窗風度聊敲枕永巷人稀獨掩關誰信紅塵隨處淨不論城郭與青山

程子勸先生勿好著書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當察此

伊川曰楊某于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大抵支離伯淳常與楊某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宋元學案遺

卷二十五

王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胡文定誌其墓曰公天姿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于中者純粹而宏深見于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色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接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也

又答陳幾叟書曰某于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此是他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然

後發所以尤可貴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婆心切矣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海行指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違而就假有論及申屠蟠笑而不答之事則又何詞以對故其赴召非畏海行指揮乃懼天下人在塗炭中而有惻然不忍之心以不屑去耳

又曰楊先生却是聰明過人伊川纔舉起新說有害道處楊節節推出來伊川云楊某煞聰明

聖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呂紫微曰嘗聞于前輩以爲明道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遠色先生實似之

又曰龜山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

晁子止曰龜山中庸解載程正叔之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蓋亦猶王氏之說也

張南軒瀏陽畫像記曰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有儒生高談詩書自擬伊傅而竇竊佛老之似濟非鞅之術舉世風動雖巨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好者其說一行而

天下紛紛多事反理之評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慝相乘卒兆裔夷之侮攷其所致有自來矣靖康初公始奏其學術之謬請追奪王爵罷去配享雖其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論議一正到于今學者知荆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則公之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孟氏者其功顧不大哉公師事二程得中庸爲飛魚躍之傳于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爲一世儒宗故見于行事深切著明如此

朱子曰龜山天姿高樸實簡易然所見定更不窮究少年未見伊川時先本看莊列等文字後來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先生尤甚

又曰龜山中庸有可疑處如論中庸不可能乃是佛老緒餘決非孔子子思本意羅先生陳幾叟諸人以龜山中庸語意枯燥不若呂與叔之浹洽此可見公論之不可揜矣

梓材謹案先生中庸解自序云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歿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爲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請祠館退居餘杭社門却掃因得溫尋舊學悼斯文之將墜于是退述先生

之遺訓著爲此書是可見先生受學二程與其著述之大畧又案先生爲孫莘老春秋經解後序汪氏綱云楊公學遂于經今于是書尊信推于若弟子之于其師是先生亦當私淑孫氏矣

又書龜山帖後曰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詞平緩如此夫二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無鄙倍耳楊公于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法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龜山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朱文公謂非所以爲訓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爲大人矣

謝山箋曰聖人非道廣之太邱

黃東發曰世多疑龜山晚年一出無益于事甚至謂其不必出者不知我宋之所以中興多龜山之出之力也方宣靖閒羣小滿朝橫政四出夷狄乘隙反欲以問罪借名龜山一出而盡逐小人盡革弊政夷狄所欲以問罪借名者至是則盡無之矣故雖無救一時已成之禍而開明正論慰懾人心已足以肇異日中天之業國于天地必有與立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于斯信矣

又曰易自升卦以後闕餘皆全書蓋先生平生最用功于易于程門理義之學多有發明惟其以潛龍爲顏子事見龍爲孔子事九三爲周公居攝事九四爲顏淵未見其止飛龍爲孔子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似頗拘又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爲乾象非聖人不足以盡故取其行健而已似不必于本意上更探高一等耳聖經何以求加爲哉

謝子蘭楊文靖公祠堂詩曰立雪程門道學傳東南瓜瓞遂綿綿置身方到賢關地隻手將扶杞國天豺虎跳

宋軍案補遺

卷二十五

三五 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梁非偶爾鳶魚飛躍自悠然常州舊宅今焦土宜有烝嘗似昔年

馬平泉曰知不可爲而爲者孔子也然仍未嘗強爲問陳則行待以季孟之間則行三日不朝則行靖康之時巨奸當國國勢危若朝露大廈豈一木所能支龜山之出讓和靖一籌矣然安石從祀天下非王氏說不習可謂暗無日月龜山正之力莫學途功在百世不虛此出云

謝山鮎埼亭詩集道南祠下雜作其一曰梁谿泚泚

惠泉清流出龜山木鐸聲怪殺荆舒猶未盡至今茅
葦竊科名

王氏先緒

王先生億

王億字康國崑山人彥光察院之伯祖也梓材案彥光之父名億先生名億當

是父行居太學有聲鄉人謂之王學正有堂名逸野

彥光自幼知讀書先生之訓也中吳紀聞

王先生億父申

王億崑山人父申以學行推于鄉先生亦樂道好善彥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光葆其子也姑蘇志

龜山講友

補 衛公李先生夔

雲濠謹案龜山先生誌其墓云公幼孤鞠于外家舅氏大資政黃公一見器之授以書過目成誦期年之間無書不窺學日進文日益有名從黃公遊者咸推先焉

吳審律先生儀

吳儀字國華劍浦人雲濠案道南源委作南平人清修力學榮利不

入于心垂釣橘溪之土超然自適時或行歌于松蹊竹

曠人莫窺其際大爲楊龜山所重嘗題釣臺及詠歸堂

羅豫章從彥嘗師事之自號審律時稱審律先生

姓譜

梓材謹案龜山誌先生墓曰延平號稱多士以學行著聞鄉閭者吳氏三人曰及之曰季明而審律先生其一也又曰三人者相與切磋以窮經學古爲務不事科舉其後季明以經行被召而審律晚亦出仕獨及之卒于布衣子視三人爲前輩而少得從審律游最厚先生不予鄒進而友之又言崇寧五年詔求天下遺逸授先生將仕郎大晟府審驗音律未幾府罷先生亦浩然而歸不復出矣

楊先生敦仁

楊敦仁字仲遠將樂人嘗謂養氣之道如養苗舍之而不耘稗莠傷之助之長者則振之而槁矣楊龜山嘗與往返論反身知命之學異端佛老之非

道南源委

卷二十五

二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雲濠謹案龜山嘗爲先生

生作字序見龜山集

縣令鄒先生夔

詳見安定學案

梁溪師承

張吳園先生根

張根字知常德興人性嗜學掃一室獨居人不堪其憂瀟如也以元豐五年擢進士第年二十有一尙書黃履聞其名以女妻之歷知遂昌縣事有政績以大父母年高致其仕則恩及之遂以通直郎致仕時年三十有一後落致仕召對力辭不報則面陳人主能不以功業之

敏自矜盈成之易自佚守之以中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授親賢宅教授通判杭州以親老乞監西京東嶽廟丁父憂服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田疇之墾桑柘之植溝防之修者以千萬計遷轉運使再任除直隴圖閣落職監信州酒稅復責授濠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尋以討賊功許自便屢赦復朝散大夫宣和二年卒于家年六十其學不守章句居閒十有六年專覃思經史務欲明聖人之道而見之行事在元祐則言詆新法置理訴司者在建中則言不當棄地在大觀政和則言糴

本和買茶鹽法其大者欲人主正心術去朋黨斥玩好而干邊事尤詳至老未嘗釋書不觀鄉人師之隨其材或文或行皆有可稱而其弟相樸遂以文學躡臺省躋侍從爲名臣其子燾亦以任子力學廷中第三人有釋周禮易春秋等書三百六十卷蓋早樹立妻父黃履尤器之相去千里先生有言必告如掾擲浩之類皆自先生發之云

汪符溪集

雲濠謹案先生有女七人長適黃長睿伯思次適李槃溪綱

吳園周易序論

生生不窮故謂之易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蓋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循之不可得故曰易

聖人取夫陰陽變化之理而寓之卦以著吉凶悔吝利害成敗之說雖非道之妙而所以微顯闡幽爲教之法舍是則亦不可得而見矣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此言陰陽之理待易而後明易亦待陰陽而後顯也君子所以修身爲家爲國爲天下得是而窮之知夫變化之所自然後趣時乘理應對酬酢無所凝滯人苟不明乎此是未免乎膠柱調瑟刻舟求劍之比也易之爲名爲義可不察哉

爲天下國家與夫修身皆人事也其吉凶悔吝利害成敗何與乎陰陽之說而聖人取是以明之何也曰修身也齊家也治國也平天下也其事不一其時不齊所謂吉凶悔吝利害成敗不可以偏舉而又不可以概論則將示訓于天下垂教于後世無定法而可乎雖不可無定法而萬事萬物之變今昔異宜一日萬機禍福倚伏

又不可以言盡此聖人所以體夫天地萬物之象推剛柔變化之說而寓其意于爻以示吉凶悔吝利害成敗之大法使天下後世可攷焉中才學之可以守身可以有家可以持國可以保天下智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不可見乎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而終之以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此易之爲道所以唯變所適而異乎詩書禮樂不可爲典要非中人以上焉足以與此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黃帝堯舜所以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三代之書或曰連山或曰歸藏或曰周易而易之名莫之或改豈非變通之義不可易歟由是觀之易之爲教也象而已矣而所以爲教在意不在象舍象則無以見意此八卦所以爲易之本而三代同之也

易之象八卦而已而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何曰此先儒所以紛紛而莫之或一也攷諸聖人之辭而觀其立言之序其得失可見矣其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繼之

繫辭焉所以告也則所謂四象者卦爻之謂爾果以爲卦爻則非生八卦之四象可見矣非生八卦之四象則非金木水火與七九六八之數又可知矣旣曰易有四象則易中之象焉果易中之象則非蒼龜河圖之類可知矣有四象然後繫辭焉以告則非所謂得失憂虞進退晝夜之象又可知矣然則果何爲而四耶曰亦索諸卦爻而已奇耦之畫一也八卦二也六十四卦三也三百八十四爻四也有奇耦之畫然後八卦成八卦成然後六十四卦立六十四卦立然後三百八十四爻顯易之象于是乎備矣奇耦者陰陽之象也八卦者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也六十四卦者天下至賾之象也三百八十四爻者天下至動之象也陰陽之變而至于天下之至動則所謂爲天下國家與夫修身吉凶悔吝成敗利害之理具矣聖人之意于是盡矣易之爲教于是宣矣故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不其然乎

然則聖人以此繼夫天生神物與夫河圖洛書之後豈無意耶曰惡得無意此意所以明作易取象垂教之所由也豈苟然哉蓋生覆者天之職形載者地之職教化

者聖人之職萬物失其理則天地之過也萬民失其性則誰之過歟故聖人效天地變化而欲作爲書以示教以爲言不切則不能動人故又取則蓍龜而告人以吉凶禍福之理然言不能盡意也故又法天之垂象使其如日月星辰爛然人皆觀而自得焉然天下之象眾矣悉備之則不勝其煩而特言之則又恐不足以盡意故又法河圖洛書之文而畫卦于是四象立而吉凶之理著矣四象者所以法圖書之文而象日月之著也繫辭焉所以則人物之告人也定吉凶所以效天地之變化

既成萬物也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所謂大業者是聖人變通鼓舞以盡易之妙效天地變化之極致也故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賸索隱鉤深致遠莫大乎蓍龜此言聖人據崇高之勢而能法象則效成器致用利天下以盡變通鼓舞之事業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則取諸離作結繩而爲網罟之類作爲耒耜衣裳舟楫弓矢杵臼

之器雖然苟有其位而無其德雖欲有爲不能也苟有其德而無其位雖欲有爲不可也故古之帝王多矣而能通其變神而化之者幾何耶仲尼以大聖人之才不得紹三王之業也然聖人之心曷嘗一日而忘天下哉故歷聘七十二君無所用老矣退而修易作繫辭焉然後易道彰明無餘蘊矣此其功所以與伏羲文王同而其澤百世不斬也是以言崇高富貴必繼之以聖人而論著龜之功獨在聖人之後也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圖書之功著則八卦果圖

書之成法而四象果金木水火與六七八九之數歟曰若是則伏羲不足謂之聖而五行先于天地也蓋伏羲之作易也深探陰陽之本而究太極兩儀四象之旨矣而未得所以顯之之方俯仰以觀遠近以取盡類天下之象矣而未得所以類之之體于是則圖書之文有奇耦相生之義而作畫卦之法焉然後神明之德可以通而萬物之情有以類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言揆其大法以爲卦爻云爾所謂金木水火之象與夫六九七八之數皆後儒之妄也

然則所謂兩儀四象果何物耶曰易變爲一是謂太極此道之所以包括天地五行之樞要而氣之母也一氣初判陰陽始分輕清者上浮重濁者下聚故謂之二氣二氣不交變化不成一騰一降或左或右更進迭退斯有老少故謂之象儀者陰陽之體而象者陰陽之用也此天地五行所資以生化萬物而不窮者也是謂神明之德此八卦之所由別也然兩儀四象其數六矣而八卦皆成于三者何也豈非所謂三極之象歟曰易固備三才之道矣然方畫卦之始取則于陰陽之道未與也及夫三畫既列然後人道存乎其中爾取則于陰陽而獨以三何也曰經不云乎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蓋陰陽不並立剛柔不並行獨立亦不能以自生獨行亦不能以自成是故二儀以爲主四象以爲輔合而爲乾坤布而爲六子乾也者純乎陽者也坤也者純乎陰者也陽用事則爲艮爲震爲坎陰用事則爲巽爲離爲兌此乾坎艮震所以處東北也而坤兌巽離所以處乎西南也各從其類也然則八卦皆始于一立于兩而成于三此三才之象所

以形乎聖人必言于重卦後者蓋易至于重卦而後人道見故也雖至于重卦而後人道見然三畫之中二才之道已具矣何則兩儀者陰陽之合而四象者陰陽之分也自形名以觀之陰陽之分不同自太極以觀之則陰陽又合有沖氣是故少陽者陰中之陽也老陽者陽中之陽也少陰者陽中之陰也老陰者陰中之陰也而所謂兩儀陰陽之沖氣也惟沖氣然後可以生萬物此八卦所以兩儀爲主而四象輔之而已猶人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然皆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由是觀之所謂卦皆具三才之道豈不然乎至于重卦然後兩儀四象之體全而所謂陰陽也剛柔也仁義也隨所取而自足夫是之謂三才之道備嗚呼沖氣者天地五行之本歟萬物之祖歟此三才所以謂之三極而太極所以爲三才之主也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吳園易解九卷提要云書中次第悉用王弼之本詮義理而不及象數不襲河洛之談註文簡畧亦無支蔓之弊又云泰卦論一篇于人事天道倚伏消長之機尤三致意焉蓋作于徽宗全盛時也亦可云識微之士矣

汪浮溪序先生春秋指南曰本朝自熙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蓋不爲無人然一時章句析之學故雖春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閒余過山陽吳園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爲也吾嘗以諸國縱橫列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矣

吳先生方慶

吳方慶字少琳□□人篤行好學博涉經傳尤深于詩書政和三年貢太學宣和三年登第臺檄昭武考試讀李忠定綱三卷批云此子必能爲國了事擢爲解首調永昌尉以父憂去忠定相首召先生參議至則忠定罷授福州司戶而歸後知松溪縣修崇學校舉善而教不能士類多所成就秩滿還鄉以通直郎致仕卒年六十九

李延平集

龜山家學

補 太學楊先生迪

楊遵道語

人之不可無學猶飢渴之于飲食苟不知其方則常患

乎異端之溺人人孰不知此而卒蹈之者習俗昏之也
附錄

伊川答書曰前書所問心迹之說固知未能無疑也若
以心迹有判則象憂亦憂乃僞矣是宜精索未易曉也

楊先生迥

楊迥龜山之子庭聞稟錄其所記也 二程外書

龜山門人

補待制潘默成先生良貴

梓材謹案謝山句餘土音遊
東廂有賦潘集英三江亭詩

李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常誦君子三戒之言而深以在得之規痛自儆飭至于
造次之間一言一行凡所以接朋友教子弟亦未嘗不
以孝弟忠信節儉正直防微謹獨之意爲本

嘗答友人書曰論以聚書爲樂然老而讀書不須務博
當味立言之指以洗心勵行則老益精明士人晚年倒
行逆施者十嘗八九政謂不解讀書耳僕自喻爲鏡以
書爲藥用藥去垢務使通明若積藥鏡上而不施功反
爲鏡累矣當世傳之以爲磨鏡帖

鄭北山哭之曰沈約樓前落葉黃朝來玉折報潘郎一區每歎如懸磬三版俄驚戒若堂泉石半生閑日月絲綸餘事入文章但應祇有凋零恨鴈盡雲空不見行又曰少年聯轡入京華閑步超羣便起家親覽聲名高漢殿憂時蹤跡僅長沙藏刀所在留餘刃懷璧終身不見瑕老眼看公春夢散不勝哀涕落天涯

朱子序其文集曰自古聖賢之言雜出于傳記者未有不好剛而惡柔者若夫子所謂剛毅近仁而又嘗深以未見剛者爲歎及乎或人之對則又直以有欲病振也之不得爲剛蓋專以是爲君子之德也若潘公之清明直諒確然亡欲其真可謂剛毅而近仁矣

又曰三戒文磨鏡帖切中學者之病

黃文獻跋默成帖曰考亭朱子稱公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輪帛數尺而已此帖所言歷仕二十六年無一畝可耕一椽可居是也朱子又謂公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然則二十六年之中所歷實不滿今之一考俸賜蓋亦無幾宜其清苦貧約也吾鄉先達貴而能貧者惟公及徐文清

公而公之襟度尤爲灑落嗚呼賢哉

補待制王竹西先生居正

梓材謹案東萊先生爲作行狀其畧見于宋氏經義考

雲濠謹案先生行狀宋版東萊志有之而遺書未載蓋未見宋本故也

附錄

公上疏云伏蒙聖慈許臣以舊所著論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合于道者進呈得四十二篇釐爲七卷一曰蔑視君親虧損恩義二曰非聖人滅天道詆誣孔孟宗尙佛老三曰深懲言者恐上有闕四曰託儒爲姦以行

案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三九四州叢書

約園刊本

私意變亂經言厚誣天下五曰隨意互說反覆背違六曰排斥先儒經術自任務爲新奇不恤義理七曰三經字說自相抵牾集而成之謂之辨學詔送祕書省公氣節高亮儀觀豐碩聲音滿室其學根極六藝深醇閱肆以崇是闕非爲己任

補尙書廖高峯先生剛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著詩經註解性理小學集註學者稱古溪先生但小學書出自朱呂二子爲之集註者疑非先生

附錄

公乞經營建康爲固守計又言帝王之學與文士異通
援孟子言天下之本在身大學言治國平天下其端無
正心誠意願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福羣生矣
出知潭州朝辭論王氏學曰學必以堯舜禹湯文武周
孔爲師而外乎此者皆他道也安石之學術大抵專尙
利輕改作而廢典常樂輒熟而賤名節使天下靡靡日
入于媮薄而莫之悟其爲害深矣

詔拜御史中丞言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
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其原在一人之身若誠意正己
臨照百官則是非不紊邪正洞見弊可次第革矣又奏
人君之患莫大乎好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羣臣
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

公爲中丞首奏言人主惟患不得論道經邦變理陰陽
之人與之躋民仁壽之域若區區藝文之末豈所當留
神者哉中執法固當維持邦憲擊去姦邪之爲國害者
乃摭摭細故矜觜爪何足道也

論朋黨曰大中至正之道行則朋黨不革而自消是誠
在我而已

葛元隲序高峯文集後曰先尙書以醇儒重望致身通顯口口流芳急退益勇徜徉乎高峯之下平日著文無非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道鑿鑿乎五穀之可以療飢斷斷乎藥石之可以待病

補 憲敏高息齋先生閱

梓材謹案張氏萱內閣書目稱先生爲廣陵高閑則其先揚州人也又案史傳稱秦檜疑先生薦張橫浦出知鈞州不赴卒攻媿序亦言其家居數年中壽而歿云

息齋春秋集註

鄭既輪平魯未之許故城中邱以備之十年而會齊鄭

宋史案補遺 卷二十五

四十四朔城書

約園刊本

于此蓋中邱近宋 隱七年夏城中邱

莊十四年姜氏會齊侯于祝邱是齊魯兩境上之邑也

時齊將襲紀魯嘗謀紀之難畏齊之來討城此以備之

也 桓五年城祝邱

者時君之女則加子字以別之此桓公末歲所生女 莊

十五年伯 姬歸十紀

殺奚齊不恕則後世忠臣無以行其志弑卓不正其罪

則後世亂臣得以肆其姦 僖九年晉里克弑其君卓

秦輒與兵以加中國既入滑又伐鄭秦亦張矣楚患未

已而加之秦中國則殆矣書曰敗秦所以惡秦而予晉之勝也

僖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穀

升陘之敗十餘年此年因晉喪而報之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

邾

狄侵諸大國獨宋未耳自宋之後狄始侵之

文十年冬狄侵宋

穀本齊地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齊以是憾魯今

公不與扈之會而強盟齊于穀苟免齊難而已

文十七年齊侯

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

宋怨鄭與楚侵我復請晉伐鄭晉亦以前救之無功遂

經傳補遺

卷二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連兵伐之

宣元年晉人宋人伐鄭

懼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

宣八年城平陽

狄北侵齊齊不敢報萊不犯齊齊亟伐之畏強陵弱可

觀齊惠矣

宣元年齊侯伐萊

根牟蓋萊邑也七年公會齊侯伐萊此齊侯再伐萊公

雖不與伐而乘危取之昭八年傳秋大蒐于紀自根牟

至于商衛

秋取根牟

齊與諸侯不睦而魯獨事齊故公不與會晉侯之卒亦

不會葬

九年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吳實夷狄反安坐于鍾離以待中國之會

成十六年冬十有一月叔

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鱣邾人會吳于鍾離

不言葬者以成公背中國諸侯不會其葬也

襄元年六月庚辰鄭

伯瑜卒

元經有言日月之逝改于尸尙未晚也陳成公既爲雞

澤之盟而卒則是國已變于夏矣曾子曰吾何求哉

襄四年

年春正月己酉陳侯卒

防臧氏之邑也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防者

畏齊也

襄十三年冬城防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五

四

明叢書約圖刊本

七年鄒之會陳哀逃歸自是十年不與諸侯會而楚鄭

連年侵宋宋于是請于晉而伐之

襄十七年宋人伐陳

范鞅欲使盈無所容于世故盈發憤卒興大亂此以私

敗公足爲戒也

襄二十一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公踰年在楚楚剋敖新卽位故使遠罷以報之

襄三十年春王

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晉不與公盟又執其卿公復朝之無恥甚矣豈欲因晉

之執而請季氏之罪乎然季氏在晉宜其不見納也

昭十

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叔詣欲納公而卒季孫意如曰叔詣無病而死此無公也非我罪也觀意如此言逆節甚矣宜公之不能忍也

昭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魯非濟其難而矜其無也蔡與吳爲援而敗楚故魯畏而賂之也

定五年夏歸粟于蔡

三國皆叛晉而會此蓋結謀也

定十年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諸侯叛晉而齊不能一之故衛伐曹

定十二年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衛比伐曹以其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不知以禮

爲國故亟戰如此

定十三年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魯不當郊牛死傷廢牛可也而改卜牛是違天也

定十年

五年躡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吳欲求霸怒齊不服故伐之公會夷狄伐親鄰之國是

助吳爲虐而致齊之亂也

哀十年公會吳伐齊

喪禮說

今淮南風俗民有暴死則使數人升其居屋及于路旁徧呼之亦有蘇活者豈復之遺意歟

自士襲三稱至公襲九稱其厚如此古人豈徒以設飾哉蓋人死斯惡之矣聖人不忍言也但制爲典禮使厚

其衣衾以藏之後世不知此意襲者或止用禪衿一稱小斂大斂則全無之雖富貴之家衣衾盈笥不以襲斂積于無用甚或子孫相與分之或貿易于他人而所以附親之身者曾不之慮是何心哉

凡斂欲方半在尸下半在尸上故散衣有倒者

襲衣所以衣尸斂衣則包之而已此襲斂之別也

附錄

召爲國子司業時興太學先生奏宜先經術帝曰士習詩賦已久遠能使之通經乎對曰先王設太學惟講經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四孟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術而已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慮不足以盡人才乃設詞學一科今宜以經義爲主而加詩賦帝然之先生于是條具以聞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爲法且立郡國士補國學監生之制中興已後學制多其所建明新學成奏補試者六千餘人

紹興五年策士首得汪應辰言者乞依雍熙故事賜新進士儒行篇以勵士檢有旨仍添賜中庸送祕書省校

勘先生校儒行篇先生入奏儒行雖閒與聖人之意合而其詞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漢儒雜記決非聖人格言欲望止賜中庸一篇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于偏邪駁雜之見上可其奏

公既投閑杜門屏居略不以事物自撓日有定課風雨勿渝

樓攻媿序息齋春秋集註曰泰山孫明復著尊王發微深欲明夫子褒貶之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吳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春秋以來未有發此祕者公亦曰仲尼懼先王經世之大法墜地莫傳欲立爲中制俾萬世可以通行放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于隱公焉且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業望魯之子孫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法也其推明伊川之意類如此程洺水書春秋集註後曰公之學蓋欲紹伊川之書以求聖人之心者如言平王在位日久恬于頽靡無復振起之略諸侯專肆變法壞紀亂臣賊子接迹海內平王不可望矣故託始于隱公及二百四十年之後齊晉又

衰政出大夫吳楚橫行中國不復知有周矣故終于越
入吳其志慮可謂深長而規模可謂正大惜乎排擯沮
抑不使其身獲安于朝廷之上書雖不廢于當時而道
則不行于天下愚是以讀公之書悲公之志然猶幸其
書之存也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著錄春秋集註
四十卷提要云是書以程子春秋傳爲本故仍冠
以程子原序其說則雜采唐宋諸家緒以己意不
復標舉其姓名又稱其大旨雖宗程傳然如程子
據漢薄昭與淮南王書有齊桓殺弟之語遠謂子
糾爲弟齊桓爲兄高氏則仍用三傳史記荀子之
文云子糾小白皆襄公弟糾居長爲當立絕不佞
阿牽就務存門戶之私他如解衛人立晉解夫人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四七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氏之喪至自齊解取濟西田
諸條皆深得聖人之微旨云

黃南山先賢憲敏贊曰卓乎憲敏受學龜山召和之對
君心之閒忤時東歸推衍麟史文獻相承亦有孫子

謝山句餘土音泛舟城南弔高憲敏公長春觀詩江
村道觀塵徑封云是少師之遺宮少師薪傳自將樂
力爲橫浦排禪宗道統恐亦非所容當年正學傳三
雍中興師儒數首功諍友侃侃愛五峯它山之錯玉
可攻終乘一舸完高蹈臥看江市漁火紅息齋春秋
甲諸傳參稽典禮資厚終此是當年著書處故應辨

香長熊熊少師子弟俱不惡華文父子才力雄可惜
風節微有玷裘治將無媿此翁湖上香飄金粟空寒
潭無復潦水蒙我來觀下弔遺踪世家子弟慎所從
補
提舉喻湍石先生標

梓材謹案經義考有金華先生易辨疑玉泉易解
云以上二書見尤氏遂初堂書目未詳撰人姓氏
玉泉蓋卽先生金華當是潘
先生良貴皆遂初前輩也

玉泉易義

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爲君子也

謝山經史問答曰此言似新而實戾經旨小人道消

案經史問答

卷二十五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是化小人而爲君子然則君子道消是化君子而爲
小人也可以知其說之訛矣須知小人或可化而爲
君子君子必不化而爲小人不如舊說之爲妥

附錄

初金旣退師趙豐公張魏公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
先生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
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
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
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難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

如初士之于國家亦若是而已

周益公跋先生帖曰乾道壬辰余自小宗伯奉祠過無錫子材老矣用兩夫肩輿延勞于塗議論灑灑使人聽之忘倦其謂自天子至庶人皆有朋友三代而上每措之父子兄弟之間後世此道殊廢余至今紳書之

朱子跋汪季路所藏先生書曰玉泉喻公手書王文中子言行以授其外孫其可謂不言之教矣

謝山鮎埼亭詩集道南祠下雜作其二曰楊門學派盈天下我愛堂堂喻子才一語六龍安穩渡豐公手

梁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四五四明叢書

續園刊本

掖魏公回原註云喻公晚自嚴陵寓梁谿

補 簽樞徐師川先生俯

梓材謹案師川先生黃山谷之甥也少負奇氣七歲能詩後從山谷寓舒州

附錄

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于人嘗言吾于魯直爲舅氏然不免有所竊議至于了翁心誠服之

補 提刑黃先生鏐

梓材謹案閩書言先生在臺越月風節凜然天下誦直有奏議雜著論語類觀唐史篤論共二十卷

附錄

及爲工曹守將高其才多委以事適諸邑大水按視官
希部使者多不以實聞先生獨減放蠲田租十之八使
者怒先生占咎詳雅卒如初

高宗朝拜監察御史首陳七事深蒙嘉納一日問孟子
與齊梁國君問答之說所對詞義敷暢上曰卿可謂非
堯舜之道不陳于王前因論曰緩論人君治心事甚詳
處以諫職會有沮之者除江西提點刑獄

補文簡宋雲海先生之才

梓材謹案薛良齋爲先生行狀云溫州平陽人改
教授十八年不遷故右丞忠簡許公力推挽之召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試館職又云卒年七十有七封平陽縣伯雲海公
之居士號也又云邑子請教于門人人各厭其所
欲晚年築室瑞安縣之硯山
誦伊川先生克己之詩以沒

附錄

紹興甲子八月敕使金賀生辰金主曰宋大國乎小國
乎對曰非大非小中國耳金主歎服及歸以聞高宗撫
其背曰眞乃宋之才也

先生性恬靜寡欲操履潔白難進易退歷官五十年而
屏處之日居多

補機宜李西山先生郁

梓材謹案先生以朝散遺命出爲叔父將仕
郎庭之後卒年六十五學者稱西山先生

附錄

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于舅氏陳忠肅公忠肅
器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奇之卽妻以
女

天姿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
而有恩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
事親極其厚其于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陳農圃
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于世以沒識者恨之

李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至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朱子狀其行曰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
示後學其亦可謂至哉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
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是以有道君子
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爲可以
徵幸于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西山之所以學其亦
足以觀矣

又答濱老書曰某少好讀程氏書年二十許時始得西
山先生所著論孟諸說讀之又知龜山之學橫出此枝
而恨不及見也

補
檢討范先生濟美

附錄

陳默堂次韻范濟美秋雨感懷詩曰一別劍溪水三換
京塵秋夜聽空階兩歲月驚如流豈不念故國水清山
亦幽蝶蟻有微情未忍追浮邱平生老蒼友夫子賢其
尤窮經三十年一字不見收賴有管城公落紙無全牛
他時恐不免速達吾所羞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

詳見武夷學案

高先生安世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五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高先生閻

合傳

高安世鄞縣人上舍釋褐閻兄紹興五年進士弟閻紹
興十五年進士

鄞縣志

高先生開

高開

高先生□

高□

鹽場周先生孚先

詳見劉李諸儒學案

縣令鄒先生斐

別見安定學案補遺

修撰許先生仁

許仁字性初鉅野人從楊龜山游登宣和進士歷監察御史隨蹕南渡建炎初以右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疏劾黃潛善汪伯彥直道不容于朝因偕修武郎趙士伉遊台山卜居于邑之墨湖建思敬堂金波亭所著有靈溪新紀編及奏疏若干卷

天台縣志

吳先生晞

吳晞建安人嘗及事龜山楊先生

孫燭湖集

章先生才邵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章才邵字希古建安人篤學能文世稱爲篤實君子喜論詩晚年閒居與朱晦翁游

梓材謹案龜山先生年譜紹興三年癸丑先生八十一歲尚書廖剛建安章才邵來問學是先生楊門弟子也又案張宣公瀾陽歸鴻閣龜山畫像記云瀏陽寶潭之屬邑紹聖初公嘗爲之宰後六十六年建安章才邵來爲政慨然念風烈咨故老章公所謂飛鴻閣繪像于其上以示後學以慰邑人之思去而不忘也

雲濠謹案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彙載其祖才邵少年從龜山遊嘗守臨賀辰陽是可見先生之仕履矣

陳先生好

陳好晉江人初名豪受學于龜山後在太學與陳東上

書留李綱東被誅變名遊瓊州卽家焉

泉州府志

汪先生得清

汪得清

補檢正王彥穎庭秀

梓材謹案深寧困學紀聞云磨衲集王公庭秀作于紹興壬子攷其議論以鄭介夫爲妄言擬程子之學于墨釋氏而以易傳爲謝楊刪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矣詆趙張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姦儉茂惡家以荆舒爲師人以章蔡爲賢邪說詖行沈酗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薙士習然見聞至紹興間邪說猶肆行筆之簡牘不恥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于洪水猛獸吁風俗移人可畏哉謝山箋曰宋有兩王庭秀皆吾鄉人又同時其一問學楊文靖公又學詩于山谷宋史有傳乃慈溪

宋學彙補遺

卷三十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其一著磨衲集者爲鄞人袁清容延祐四明志竟合爲一人非也攷謝山所據以爲慈溪人者宋史本傳也與謝山並以爲鄞人者宋詩紀事也然二書所載同字彥穎同登政和上舍第同爲御史臺檢法官仍屬一人爲是故謝山跋四明志仍不分爲兩人歟梓材又案彥穎本慈產後徙郡城爲鄞人其墓在郡城東至今稱王家墳頭非有二人也其學兩出程蘇而皆始同終異故著論駁雜如是

附錄

龜山送行和王庭秀韻曰學粗知方始爲人敢崇文貌獨真誠意雖阿世非忘世志不謀身豈誤身逐遇寬恩猶得祿歸衝臘雪自生春君詩正似秋風快及我征帆

故起蘋

陸□□棠

陸棠者建安人聞有得道于河南夫子者曰楊公駕稅荆楚往從之執弟子禮惟謹楊公以次女妻之後預中官梁師成白衣之試補官又與時相范宗尹有一日之舊得廣西提刑司屬官范汝爲弄兵閩中棠從朝散郎謝向入賊中不能脫事平皆瘐死獄中

斐然集

潘氏學侶

潘先生良能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至正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潘良能金華人默成之弟紹興乙卯進士祕書正字鄭剛中稱其操行修謹文采高華舉以自代

金華府志

潘氏講友

鄭先生剛中

鄭剛中字漢章金華人自號北山登進士甲科累官四川宣撫使以不進金忤秦檜落職徙封州卒檜死朝廷盡復其官諡忠愍所著有北山集諸書

姓譜

梓材謹案柳待制跋潘黻成鄭北山二先生帖云舍人晚歲退休里居與宣撫以名誼相尙爲忘年交

梓材又案先生又號觀如居士見其所作周易癸

餘左氏九六編經
史專音達嘗諸序

北山文集

元氣之還不遺在小人之去不去雖然小人非能盡去也竟舜三代之時所用者豈能無小人要之君子勝而小人寡治既積久小人革焉故不害爲治歷代衰弱之際所用者豈能無君子要之小人勝而君子寡弊既積久君子微焉故不害爲亂今日朝廷之上小人雖未能盡去要當使君子之道勝相與講求大體其不係于人心之去就者姑且緩之俟氣充力強之後徐徐施行未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壬子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晚也

與潘義榮

君子之學爲道也非爲人也道之行不行在時而不在我聽之而已 答張子韶

或問曰子爲書始屯蒙何也曰子于乾坤不敢談也易者天地萬物之奧乾坤則又易之奧聖人妙易書之神而藏之乾坤其所示人者猶委曲載之文言孰謂學者可以一言定乎尊乾坤而不敢論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識卦萬有一見其彷彿則隨子索母沿流尋源乾坤之微或可得而探也今固未敢妄有窺焉

有象則有義以義訓者不可以遺象也義不由象出是猶終日論影而不知形之所在偏于一而廢其一學者所以難于窺餘所不然也 以上周易窺餘序

雲濠謹案先生一字亨仲四庫書目著錄周易窺餘十五卷提要云惟乾坤二卦及繫辭以下原闕不解自序有云伊川易傳漢上易傳二書頗爛綴于象義之閒但易道廣大有可窺之餘吾則窺之窺餘之名蓋取諸此又言是書兼取漢學凡荀爽虞翻干寶蜀才九家之說皆參互考稽不主一家其解義閒異先儒而亦往往有當于理如訟之九二以不克訟歸爲句而述其邑人三百戶爲句以爲聖人所以必使通其邑人三百戶者恐其恃眾憑險以成亂所以謹上下之分也比之初六終來有它吉朱子謂不可曉剛中以爲相比之道以信爲信積之既久昔之未比者皆自外至故曰有它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吉皆能自出新意不爲成說所拘至于解泰之九二大有之大象議論尤正大精切通于治體雖其人因泰檜以進身依附和議捐棄舊疆頗不見滿于公論然闢發經義則具有理解要爲說易家所不廢也

道不遠人然求道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也目繫心思雖已眞積力久惟日不足常恐交一臂而失之此學如不及之意也天下有所謂不可及者日月在漢邱陵學山此所謂不可及也道一簣而終輟忽九仞而失泉此所謂不及也人之于學如登天乎如學山乎曰不如是其難也如是則可及也苟謂可及而不以爲難則終輟失

泉之患必在其後怠心乘之而吾之于學果不可及矣故聖人之學不肯以爲難不敢謂其易自視闕然亦曰如不及而已矣惟如是故天下後世不至于畏道而不求亦不至于忽道而自怠夫子大聖人也其爲言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子集大成而其言且爾所以爲中人法也雖然有師如夫子有弟子如顏回而回猶若瞠乎其後者豈亦如不及之意歟回而降雖其高第猶有自畫願息者學之爲道嗚呼其難哉

學如不及說

宋名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在蜀凡六年儲蓄豐積將士用命金不敢犯當時人每以宗忠簡同稱曰宗某如猛虎之在北鄭某如伏熊之在西其見推重如此

其自笑詩曰他人將錢買田園尙患生財不神速我今貨錢買僻書方且貪多懷不足較量緩急堪倒置安得瓶中有儲粟自笑自笑笑我愚笑罷頑然取書讀

又自訟曰我昔貧時冬少褥四壁亦無惟有柱自從脚踏官職場暖及奴胥妻子飫線因針入敢忘針入室古

云嘗見如雲衢跌足泥淖寒涕住牛衣復如故銜恩省
咎到骨髓萬罪一愚難自恕山深坐覺因煙瘴天開日
思霑雨露性中不愛賓客詩亦或未然工部句文章誰
謂不得力陋儒豈是冠相誤

又自悼曰木鴿漂來萬里身自憐藏拙向三春人窮但
有哦詩債意懶終無下筆神屋後雲深雞失曉廚中飯
盡鼠嫌貧五更小雨却堪喜數瓏寒蔬色已新

又自寬曰瘴濃複嶺煙如墨照以澄江一洗開芳草望
中春去遠落花寒處鳥聲回風飄空翠入修竹澗滴幽

李軍案補遺 卷二十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蹊生綠苔不是從前賦清苦未應得向此中來

何道夫誌其墓曰公天資英傑而養之者厚發為文章
渾渾如江河而措諸事業者光明俊偉如此非閒世異人
而能爾哉向使得極其用益大所施設則其正君經國
之方開物成務之略當不止是而已故士君子之論皆
為時惜而不獨為公惜也

舍人范蒙齋先生端臣 詳見范許諸儒學案

潘氏同調

陳先生良祐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紹興進士仕爲左司諫時高宗
銳意圖治先生有願爲良臣不爲忠臣之語累官至吏
部尙書力口泛使懼閑釁端遂至忤旨淳熙間復起除
數文閣待制知建寧府

姓譜

梓材謹案鹿皮子陳樵爲八詠樓賦云蓋東海之
先民慕孟季子之風節故尊堯之忠烈潘卿炙之
潘卿之直司諫得之而其遺風餘烈憲臺
則之司諫謂先生所謂憲臺不知何人也

舒氏先緒

舒先生黼 附子琮

舒黼字德明奉化人紹興進士任國學文行表後學其

宋史案補遺

卷二十五

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就而請業非齋邀不敢近口授指畫沾丐者多長子琮
字伯禮幼聰敏淳熙間以特恩射策中甲科主麗水簿
以卒廣平謂其學業精勤踐行篤厚云

廣平類稿

高氏講友

補 蔣先生璿

附錄

洪容齋三筆曰或問抑崇曰蔣君不多與人周旋而獨
厚于公公亦惓惓于彼願聞其故抑崇曰閣終歲讀書
凡有疑而未判與所闕而未知者每積至數十輒一叩

之無不迎刃而解而蔣之所長他人未必能知之世之所謂知己其是乎

王深寧入賢贊曰學必以己義榮道腴博觀約守胸吞石渠良朋問疑詡徑未蕪誰其似之子雲林閩

高氏學侶

師先生維藩

師維藩眉山人仕爲全州文學徽宗時與太學高司業閱言建學之始宜得老成以誘掖後進乃以先生薦詔

除國子錄

姓諱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宋史儒林高息齋傳言先生精春秋學林栗其高第也故首薦之

林氏師承

黃先生顏榮

黃顏榮字全仁福清人著易春秋論語說莆人宗之稱

槩山先生林黃中栗傳其學

閩書

沙隨師承

文毅王先生葆

王葆字彥光崑山人擢宣和甲辰第紹興改元高宗廣開言路先生時主麗水簿上疏陳十弊終浙東提刑所

學最長于春秋有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二卷

吳中

閩紀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載程迥沙隨始讀書授經學于崑山王葆嘉禾閩人茂德嚴陵喻樛則先生亦

沙隨之師

雲濠謹案姑蘇志載先生幼有志識弱冠通經官

至左朝請大夫又言其潛心古道教誘後生如親

子弟沙隨程迥嘗受經于先生出其門者後多成

立號稱鄉先生范石湖成大蚤孤廢業先生喻勉

切至加以誥責留之席下程課甚嚴又案先生諡

文毅

附錄

公起布衣篤學力行爲鄉里所敬後生奇士爭造門問

奎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空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道公指授有方人人成其材

周益公祭之曰嗚呼公有通經博古之學而不盡施于
事業有撥繁濟劇之才而不盡見于猷爲官雖遷而人
猶悼其屈年雖高而志未向乎衰此中外所共悉非親
黨得而私也

又代誌其墓曰留意經學尤邃于春秋嘗讀孟子彼善
于此之句悟聖人作經本旨以爲當時名卿有功而賢
者莫如管仲子產晏子而三人者姓名略不概見其他
可類推矣又云聖經如化工造物有自然法象蓋昔人

所未嘗及者用心三十年乃成集傳十五卷去取是非
不措一毫私意于其間書成歎吾精力盡于此後當有
知我者嗚呼如公庶幾無愧古之儒者矣

梓材謹案直齋書錄解題載先生春秋集傳朱新
仲爲作序其說多用胡氏又言先生周益公之婦
翁也故卽
志其墓歎

聞人先生滋

聞人滋字茂德嘉禾人官刪定紹興卒已歸嘉禾周益
公以詩送之云十年束帶趁朝參共喜儒林得指南經
傳注成頭未白公卿閱遍綬猶藍秋來去國懷張翰此

李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六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去論詩憶鄭覃別酒易闌情不盡會憑清夢聽清談

周益

公集

經說

詩言妣祖謂姜嫄蓋周官大司樂以享先妣在享先祖
之前亦謂聖嫗也

幽詩首言威發栗烈而後言干耜舉趾貴老爲其近于
親也

論語稱或者其所言皆無可取故略其姓名如或謂孔
子曰子奚不爲政或問禘之說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

禮乎或曰管仲儉乎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或對曰中槓之類

經史中言五穀以稻爲貴古人各以其類配之如以殺雞配爲黍謂野人之食也以啜菽配飲水謂貧者之食也以稷食對菜羹謂貶降之食也以麥飯對葱湯謂草具之食也惟食稻則對衣錦言之又祭祀則以稻爲嘉蔬公享大夫則以稻爲嘉膳是五穀以稻爲貴也

龜山私淑

王先生師古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師古字唐卿金華人紹興進士嘗爲南劍州教授刊龜山遺書守九江建堂于濂溪祠側知崇正學歷仕州縣皆有治績除廣東提典刑獄卒有文集及資治通鑑集義八十卷 金華府志

司戶翟先生傑 別見豫章學案補遺

李氏家學

補 忠定李梁溪先生綱

梁溪六箴

予年三十八而未聞道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其君子

之棄而小人之歸乎作六箴以自警

意蓄于心宣之以言辭達而已多則贅焉惟仁者爲能以言利人惟智者爲能不失言于人仁智者予之所未得也不務本而務末胡不默默而多言以自賊耶

言箴

言者虛辭行者實跡與其言丈不如行尺言之非艱幼者能之行之維艱老者病之訥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貴之嗚呼非斯人吾誰與歸

行箴

學以致道積于厥躬人而不學智者其盲聾凡百君子學然後知不足非琢成器何貴于玉爲學日益爲道日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空室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損益爲損資學爲道本未嘗問學何以絕爲赤子匍匐乃能奔馳明以告之學以聚之

學箴

古之君子取友必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今之君子慕祿貪位面友心非見利忘義握手指天如見肝肺轉足已非自爲得計勢利之交何異狗彘探汝之情伺汝之過汝不自慎而欲重其禍耶

友箴

名者公器不可多取有心取之是爲怨府古之至德民無能名過情之譽何足爲榮令聞令望有聞無聲得之不愧明德惟馨是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汝不務德

而買名以害其生耶

名篇

好直而不好學其蔽也絞直情徑行君子所悼晉有叔
向古之遺直世無孔子孰爲歎息水致曲以通于海木
致曲以全其材子胡不學而釣直以自貽其菑耶

直篇

座右銘

予名堂曰求仁十二時中行住坐臥未嘗須臾離也
作座右銘以自警云其文曰

是心超然無有邊際徧周法界同一真體強名曰仁求
之在己不屬中閒非內非外一以貫之萬物皆備視聽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動造次顛沛無須臾離必在于是克己則見復禮則
親一日如斯天下歸仁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一而充之
以及斯民德被草木信及豚魚本無別法一視同仁害
以求生成以殺身得全于此死生埃塵不卽不離非罔
非真酌之不竭用之不勤孰能體是號曰能仁顏氏之
子請事斯言勒銘座右以代書紳

梁溪文集

春秋經世其言簡而法三傳釋經其說博而詳簡而法
者必待夫博而詳者載事實釋義例然後聖人之志因

以不泯而後世得以知之猶天之垂象昭回森布推步
占驗非得甘石之書則何以仰觀此三傳之于聖人所
以不爲無功也然三家者所聞見異辭所傳異辭各有
所長而時有異同不合之說則學春秋者宜精思深考
揆之以道絜之以理取其是而去其非則聖人經世之
志得矣或者舍經而言傳則是得枝葉而忘本也棄傳
而觀經則是去甘石之書而窺天也二者胥失余患此
久矣

襄陵春秋集傳後序

君子小人如冰炭然勢不兩立常相爲勝負而君子之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勢常不足以勝小人有國者用君子則治安用小人則
危亂人主非甚無道未嘗不欲進君子而退小人卒之
君子常退小人常進治安之世少而危亂之世多其故
何哉則操術使之然也

君子小人論

天人之理一也人事盡至于不可奈何然後可以歸之
于天譬猶農夫之治田耕耘之功既至而遇水旱乃可
曰天實飢之也醫師之治病藥石之功既至而猶不起
乃可曰天實死之也今未嘗力耕耘而望歲于天未嘗
投藥石而責命于天其可乎

論天人之理

附錄

靖康時已議和种師道等勤王之師並集西將兵師日至上意方壯赫然有用兵之意公贊上曰易謙之上六稱利用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屈已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愈甚其勢非用兵不可然成功之後願以用小人爲戒而已

高宗以右僕射召公赴闕汪伯彥黃潛善與公忤公行

李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太平州上疏曰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優于天下至于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

公形神俱清器識絕人自幼有大志舉動必于規矩法度見者知其必將名世

行狀

曾侍郎哭之曰惟公大節舉世所知天實畀之匪人之私三聖視天決用無疑公亦自信力扶顛危哀今亡矣

其誰不悲

鄧志宏與胡丞相書曰熙豐間如司馬溫公與王荊公之所爭者曰是非崇寧間陳了翁與蔡長沙之所爭者曰治與亂靖康間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是非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繫乎

朱文公序忠定奏稿後曰使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于靖康則必無顛覆之禍用于建炎則中原必不至于淪陷用于紹興則旋軫舊京汎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讎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于江海之滢而尙貽吾君今日之憂哉

宋事案補遺

卷二十五

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作祠堂記略曰天下之義莫大于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于人心之本然而非有待于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于當世有能奮然拔起于其間如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禍雖以讒閒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

不可得而奪者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葉水心議忠定諡曰嗚呼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走而乞和譽賊虜而卑中國爾以避走乞和譽賊虜卑中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爲謀深慮密而謂公爲略而疏自以爲鎮重能消弭而謂公爲輕銳而喜事其恬視君父之仇畏死持祿甘爲世所賤侮而以公之能尊君以身殉國爲人望所屬者謂爲朋黨要結以自榮故主和者非致寇而守京師者爲失策矣則公之負謗于時固亦其理之所宜得也何足辨哉

李先生經

李經字叔異伯紀丞相弟解書甚好亦善考證 朱子說

梁溪講友

樞密吳先生敏

吳敏字元中儀真人妙齡秀發大觀初辟雍私試首選蔡京愛其文欲妻以女先生辭之累官校書郎欽宗初立擢知樞密院事終廣西湖南宣撫使 姓譜

黃先生彥平

黃彥平字季岑號次山登徽宗宣和進士高宗建炎初

仕至吏部郎中出提點河南刑獄先生在靖康時坐與
李忠定善貶官南渡後亦多所建白蓋剛正有諱之士
也有三餘集 南宋文範作者攷

梁溪同調

忠簡宗先生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自幼有大志元祐六年進士調館
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皆有能名靖康元年朝議
遣使與金人講和用薦者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先生
奏名不正改計議使建炎元年高宗卽位南京先生陳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辛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興復大計願一怒以安天下之民擢知襄陽府青州改
知開封府尋遷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招集四方義士
得百餘萬復有河北山寨效順者數十萬來聽節制京
城內外所屯兵實百八十萬尅日大舉渡河而還疾翌
日而卒唯呼渡河者三詔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
忠簡始先生身任中原之事旣修復京城力請回鑾疏
凡二十四上而黃潛善汪伯彥從中沮之以故悲憤成

疾 義烏先達傳

求教書

某未冠時持先人遺書一車他無所攜悲吟梗概惘然
去國求師承于四方閱十餘年矣崇筵絳帳所歷數十
取道一無所得莫悟其由因悵然以歸一日拏舟越重
湖將泛巨浪以放心志之鬱紆也並堤而行延緣葦間
皆漁聚落得漁老焉邀過其處蔽漏蕭然掃地以坐因
詢之曰憑湖而漁何憊之甚豈術之謬乎曰不然予所
學任公子釣也任公子之釣爲大鉤巨綸五十犗以爲
餌期年而得魚可以厭澗河蒼梧之民也若夫有是具
而得是魚則利固可以終身豈不泰乎今有若魚矣而
乏其具是以病焉某始聞而驚曰求師而取道亦猶是
也學未備而欲聞至教固亦難矣盍益之名都大邑通
儒之聚凡古人所著之書與今日之學者耳目所未及
一皆貫穿熟讀要其無所不知無所不有一展底蘊以
求至教則于取道其亦庶乎旣歸且治之有智叟過門
而歌曰辰乎辰乎盍來之遲而去之迅乎已乎已乎筋
力憊而死期至乎某再聞之而疑曰諒哉漁人之弗慧
也吾又祖其困而取斃耶大魚不易得至道不易求吾
其與求魚並志可弔之使改圖乎因訪前日之處首至

其鄰焉因告以學漁之難繼訊之曰子之漁何求之易而利之多耶鄰漁曰子所學詹何氏之釣也不若是之費也詹何氏之釣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荆篠爲竿剖粒爲餌于百仞之淵汨流之中引盈車之魚綸不絕釣不伸竿不撓爲術無他獨臨河而用心專故能以輕致重也某終乃拊髀而增歎且至是乎必求大具以要大魚者皆見笑于詹何氏者也亟走以歸屏前日之俗勞一其慮養其氣盡精白而無巧僞所幾亦有取道之質矣今則行之彌年果獲造先生之門焉

附錄

登進士第時宣仁聖烈皇后垂簾詔廷對策限以字數同輩相告曰必如詔可以中程公曰事君盡忠自今日始豈可圖前列而效寒蟬乎遂力陳時病幾萬餘言且及吳處厚蔡確事曰自古興衰治亂悉由人材人材之困阨于朋黨今處厚箋注詩章臣恐朋黨之禍自此始主文者以其言直恐忤旨置公末科賜同進士出身遷龍游令邑小民未知學公爲建庠序設師儒延見諸生講論經術自此登科者相繼起

宣和四年丐祠得主管南京鴻慶宮方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閒著書自適有終焉之志

進延康殿學士東京留守制曰維蕭何之固關中寇恂之完河內以卿比迹千古有光

諸將入問疾矍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至此汝等能戮力殲敵吾死何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退先生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卒

公爲人端方正直平居不妄笑語律己甚嚴苟悖乎禮雖毫髮不犯義所當爲鼎鑊在前不恤中閒坐閑屢年

李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七十四國朝叢書

約園刊本

杜門却掃賦詩自娛或清坐終日啜菽飲水淡如也晚年尊顯祿餼稍厚而自奉甚薄所衣不過綈紵經歲無所更製親族故舊賓而無告者多依公以活養孤遺幾百人故家無留儲其爲文不事雕琢渾然天成豐約中度無所不讀尤邃于左氏有文集藏于家

樓迂齋序忠簡集曰公前後奏請爲回鑾而發者凡二十有四其血誠赤心固可想見它文雖單言半字無非從忠義中流出公亡而杜充代帥王業偏安蓋始于此公之規模志節罕有能道之者況其遺文乎

黃東發跋忠簡行實曰孔明鼎漢鼎于既失忠簡保天下于尚存故公呼吸變化之功殆過孔明百倍然孔明晚遇族屬疏遠之昭烈尙能堂堂出陣公遇我光堯視一時將相最早反一語之不見酬天耶人耶

王魯齋爲忠簡像贊曰雙龍遐驥風埃帝邑秉鉞齋壇揮涕戮力天聲外揚巨姦內抑忠憤莫紓孔明祖述方正學序忠簡奏疏曰公忠義著于後世不待疏而後見疏之所著不待言而後明然世皆知宋之不復振由于秦檜之相而不知始于不用公之言余是以具論之使知此疏之不從實宋室之所由分也

傅先生勇

傅勇浦江人多膽略遇事有爲與李忠定宗忠簡游建炎元年金兵始退黃潛善力主和議自上遣先生爲祈請使自宣議郎遷宣教郎以優異之未行朝論遣重臣以取信改命周望爲通問使上用忠定言乃命忠定草二帝表付先生以行獻二帝衣各一襲且致書于粘罕先生與王倫俱留軍中久之乃歸官至工部侍郎

侍郎向薊林先生子鯉

別見元城學案補遺

金華府志

李氏門人

黃先生伯思

黃伯思字長睿邵武人資政履之孫元符中進士爲祕書郎縱觀冊府藏書至忘寢食自六經及子史百家無不精詣篆隸正行草飛白皆至絕妙頗好道自號雲林子有文集五十卷

姓譜

雲濠謹案李忠定誌先生墓曰祖履會稽郡公贈特進公幼不好弄惟喜讀書日誦千餘言每聽會稽公講論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故右文殿修撰贈太師李公會稽公之甥也子公爲外伯父儒學冠一時會稽公命公師焉是先生爲李氏門人之證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七去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附錄

凡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眞贗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

先生學問慕揚雄詩慕李白文慕柳宗元

吳氏門人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

詳豫章學案

吳園家學

張先生相

張相

張先生樸

張樸德興人吳園先生根之弟大觀間第進士累遷侍御史嘗言朋黨分攻非朝廷福時郎員允濫徽宗諭使論列迺摘其庸謬者疏斥諸外後蔡攸引爲道史檢討官召試中書舍人

姓譜

忠定張先生燾

張燾字子公吳園先生子宣和間進士第三高宗時爲吏部尚書時與金和先生詣河南修陵寢疏言敵讎萬世不可忘尋知成都府兼安撫使有德政蜀人祀之孝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忠定公傳

約圖刊本

宗時遷參知政事辭不拜卒諡忠定平生清修簡靜頗喜大書得顏魯公筆法

姓譜

附錄

提舉江州太平觀時舊人往往以異同得罪公家居絕口不言世事取吳園先生遺編數百卷手自鈔定又追先志斥俸餘爲義莊贍宗族自號雲山老人

公外和內剛臨事有仁者之勇在蜀四年尤著惠愛百姓皆繪像以祀後帥李穆贊云公昔在蜀千載一人公今去蜀千百其身願公再來以慰斯民蓋寶錄也

吳園門人

李先生綱

詳上李氏家學

黃先生伯思

見上李氏門人

汪浮溪先生藻

別見上劉諸儒學案補遺

蕭氏門人

補 隱君徐逸平先生存

附錄

先生嘗作命卜詩曰我命還須我自推細微那更問蒼
龜枯莖朽骨猶能兆豈有靈臺不自知

朱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朱六四明叢書

續編刊本

朱子江山縣學記曰子之邑故有儒先曰徐公誠叟者
受業程氏之門人學與行高講道于家弟子自遠而至
者常以百數其去今未遠也

又跋先生贈楊伯起詩曰某年十八九時得拜徐先生
于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歸仁知言養氣之說時蓋
未達其言久而後知其爲不易之論也

袁蒙齋序逸平集曰逸平信其素學恬然不以仕進爲
意行孚于鄉咸師尊之五峯胡公一時之傑往復書辭
亦以先生稱則其行卓矣豈徒言而已哉

潘氏門人

補說書王先生師愈

梓材謹案吳禮部集述何王行實謂先生從楊文靖公受易論語既又從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遊梓材又案宋史道學王柏傳亦言大父師愈從楊龜山受易論語既又從朱張呂遊蓋與三子遊也

附錄

公一字齊賢少長讀書郊外精舍以書論爲文養氣之法于潘公年甫十三而義正詞達意象和雅蔚然有成人之度

幼時潘舍人令賦竹詩有願堅松柏操同保歲寒心之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七九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句舍人奇之

先生以聖賢之言爲必可行師友之論爲必可信爲政以仁惠爲本而綱目整肅屢典州郡皆著循績

其教飭子弟極懇款與其父兄言未嘗不依于孝弟忠信而閭巷田野之間情僞休戚皆習知之

調臨江教授江西之俗右文詞而左學行及公之來諸生見其色溫氣和言動有法固已敬服及開講席則又告以學爲君子之說聞者亦動心焉其不率者教詔懇惻亦多自悔改行

僧杲有時名竄嶺外得歸所過士大夫爭先禮敬至臨江郡守延致俾升高坐說佛法而率其屬往聽焉召公與俱公謝曰彼之說某所不能知然以儒官委講而北面于彼某縱自輕奈辱吾道何守不能強識者違之

知潭州長沙時汶上劉子駒廣漢張敬夫皆居郡中公以暇日與之遊從容講貫所造益深遠一旦幕府所下文書有不便于民者公以利害爭之不得退將引去敬夫疑之曰行而無資奈何公曰吾之來也固已慮此而先辦歸裝矣豈待今日而後計耶敬夫面歎加敬而事亦竟得寢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八十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及晚年更練益精涵養益厚渾然不見圭角病革猶爲諸子誦說前賢事業勉勵訓飭語訖而逝

廖氏家學

廖先生遲

廖遲順昌人古溪先生剛長子也紹興初盜起旁郡部使者檄古溪撫定遣先生諭賊賊知古溪父子信義皆散去

道南源委

廖氏門人

謝先生口

謝口字口口口口人高峯門下士官宮使直閣時序高峯文集謂斯文有補于名教云

高峯集後序

趙氏門人

補文節魏碧溪先生杞

附錄

朱子跋魏丞相使金帖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士會諸侯于東都此壽皇帝當日之本心也屈己和戎豈其獲已然非丞相壽春公之深諫壯節猶幾不足以成之豈興事造功之果爲不易耶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樓攻媿書丞相奉使事實後曰制麻初頒賀版如織有客歷敘奉使大節旣而曰逮茲登用咸謂疇庸在宵人竊謂其不然待丞相不幾于太淺使蘇中郎喜典屬國固難酬匈奴之功然富韓公卒爲大臣豈專以使契丹之故公讀之以爲佳公之意可知矣

黃南山先賢文節贊曰公在南宋名德煌煌使金似弼相國猶光陶徑未荒潘輿是悅觴政詩郵碧溪風月

補莊靖汪適齋先生大猷

雲濠謹案趙子直有送汪
尚書歸鄞詩見寧波府志

附錄

立朝好延譽後進識樞密葉公翥于學故之中交游如
錢尙書象祖劉侍郎孝謹史待制彌大都司潘時屯田
鄭鈺簽判沈銖揚推後進惟恐不及

莊文太子初兼東宮妙選僚寮以公兼左諭德太子侍
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規戒莊文深所欽重

黃南山先賢敷文贊曰孩提講經客訝秀穎菴叢休官
賜謚莊靖惟時學士一舅二甥風節酷似有光四明

宋先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持之講友

補
通直舒德觀先生勲

附錄

自幼力學于伯氏

先生忠厚誠篤敦行孝弟尙論古人必以檢身夷考載
籍務明治道聲色貨利不入于心

息齋家學

高先生得全

高得全字仲遠息齋次子也居家孝友恪守家法嘉定

三年守黃州謁夫子廟歎其弗葺已甚與教授李宗勉
飭而新之又得驛舍遺址創貢院五十餘楹而攻媿爲
之記 樓攻媿集

息齋門人

嚴先生□

梓材謹案袁清容書息齋嚴母方氏夫人墓誌後
云其敘師友婚姻之好不以窮達滄易足以知先
生成均之法出于閭塾之遺意而方夫人崇師教
子不得與流俗同也據此則方夫人之子必息齋
之舊從矣清容又言今嚴氏儒雅奕世聞孫與計
偕登仕版者不絕書且以方夫人之賢不著于郡
乘爲嚴氏之不幸則嚴氏固四明人也

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喻氏門人

補 朝奉程沙隨先生迴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醫經正本一卷專論傷寒無
傳染以救薄俗骨肉相棄絕之做陳直齋云

沙隨經說

詩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左傳象箛南籥杜預釋左云南
籥當爲文樂劉炫釋詩云當如周南未敢正指爲二南
也夫周備六代之樂韶夏濩武並列何獨取夷樂以配
文王之象舞且四夷獨取其一與箛之舞象籥之奏南
明是文王之詩矣

聖人治神之道以爲苟曠其職如神者亦不敢不致罰也然則四方年不順成之所入蜡不通者亦變置社稷之意非區區爲民財不足而謹之也唐禮蜡祭年不順成則細其方守之神也此古禮之存者猶可考也

周易古占法

連山首艮歸藏首坤今乾初在艮位坤初在坤位三易無異致也夫明夷之謙初九變也左傳載卜楚邱之言以爲日一之日古人以寅配初其來尙矣醫家難經爲百刻圖一歲陰陽升降會于立春一日陰陽昏曉會于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艮時此說與易合

北方之氣至陰而陽生焉象曰習坎重險也于物爲龜爲蛇于方爲朔爲北于太玄配罔與冥所以八純卦中獨冠以習

附錄

年十五丁內外艱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始知讀書時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先生得以考德問業焉

先生居官臨之以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

以恩義積年讎訟一語解去猾吏姦民皆以感激久而
悔悔欺詐以革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
秀者與之均禮爲之陳說詩書質疑問難者不問蚤暮
勢位不得以私交祠廟非典祀不謁隱德潛善無閒幽
明皆表而出之以勵風俗或周其窮阨俾全節行聽決
獄訟期于明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辯不爲苟
且

趙章泉寄程可久丈詩曰聞道沙隨志遂爲安國居逢
人難問似近況復何如此士猶松徑何人在石渠儒林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公孟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韓孟待詔自嚴徐別去常勞夢新來更欠書久知腰
倦折懸想病都除番國吾州近冰溪一水餘秋風期命
駕春雨政攜鋤

朱子答先生書曰所喻爲學本末甚詳且悉前書所謂
世道衰微異言蠹出其甚乖刺者固已陷入犯刑受辱
之地其近似而小差者亦足使人支離繳繞而不得以
聖賢爲歸歧多路惑甚可懼也願且虛心徐觀古訓句
解章析使節節透徹段段爛熟自然見得爲學次第不
須別立門戶固守死法也

又偶讀漫記曰沙隨春秋例說滕子來朝爲自貶而用小國之禮如鄭人爭承之比最爲精當但朝桓公者邾牟葛稱人穀鄧書名又有不可通者而諸儒之說亦莫之能明也

程洵水書朱文公與沙隨先生書後曰沙隨承河南正派其學主乎力行眎後世諸儒徒以口舌相授者萬萬不侔宜乎朱文公尊之以老而退然以晚學小生自處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見于魏文帝

宋王深寧困學紀聞

卷二十五

四六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紀注太史丞許芝引易傳之言沙隨程氏朱文公皆從之原注郭京本無初六字

又日程可久自題眇怡齋云乞得膠膠擾擾身霜筠露菊便相親勸君莫厭藥藜藿違已由來更病人六月松風萬籟寒笙竽頻到枕屏閒夜深夢繞匡廬阜瀑布濺珠過藥欄葵花已過菊花開萬里西風拂面來問字今朝幾人至細看屐齒破蒼苔

胡庭芳曰康節百源易實古易也沙隨蓋本諸此而篇第與莒氏合只以文言在繫辭之前爲不同耳

吳草廬曰沙隨先生經業精深朱子多取其說于朱爲丈人行故朱子以師禮事之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先生周易古占法一卷古周易章句外編一卷提要謂其說本邵子加一倍法據繫辭說卦發明其義用逆數以尙占知來大旨備見于自序朱子作啓蒙多用其例又案朱志載先生春秋傳二十卷春秋顯微例目一卷

補文簡尤遂初先生表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少從喻樗汪應辰遊是先生又爲玉山門人又案先生嘉定五年謚文簡
雲濠謹案陳止齋挽先生詩首云自爲師說竟誰宗每事持平屬此翁有志政須名都是斯文非獨語言工其四云壯歲從游兩鬢霜重來函丈各堪

宋學樂補遺 卷二十五

五七四明叢書

約剛刊本

傷那知卒業今無及極悔論心昨未嘗相約歸期須次第獨存病骨更淒涼他年賴有門生記託在碑陰永不忘據此則止齋不可謂非遂初門人特未卒業耳

遂初文集

子嘗謂今之士莫難于爲邑弱者不足以有爲而健者或以病民幸而得強弱之中則積負困之姦民撓之欲興事造業有其志而不克成者多矣又幸而不爲積負之所困姦民之所撓而在上者或不察不得自展其才者亦多矣

重修臨海縣記

附錄

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爲讀書計從臣以清退薦召除
將作監簿

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爲祕書丞者僉以先生
對亟授之張敬夫曰眞祕書也

上以疾一再不省重華宮先生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
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
付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
人之惑後數日駕卽過重華宮

袁東塘祭之曰嗚呼哀哉以公之節足以鎮俗以公之

宋正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全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足以華國讀書是勸百代指南樂古爲富四海律貪
比正嫉邪友舊篤親皆盛德事具有典型天子眷乎舊
學學者依乎宗師將彌綸乎廊廟均仁壽于華夷何聰
履之方強倏逝川乎已而

楊誠齋序益齋藏書目曰予立朝雖與天下之英俊並
遊然閱三數月識其面未徧也旣未徧識其面未能徧
交其人一日除書下遷右宗正丞尤公延之爲祕書丞
吾友欽夫悅是除也曰眞祕書矣予自是知延之之賢
始願交焉然亦未始解欽夫之云之意也旣與延之往

還且久既同爲尙書郎論文討古則見延之于書靡不
觀觀書靡不記至于字畫之叢殘月日之穿漏歷歷舉
之無竭聽之無疲也予于是始解欽夫之云之意然于
延之有未解者焉蓋延之每退則閉戶謝客日計手鈔
若干古書其子弟亦鈔書不惟延之手鈔而已也其諸
女亦鈔書不惟子弟鈔書而已也且延之之于書腹之
矣奚所事于手之乎此余之所未解者也雖然又有未
解者焉今年予出守毗陵蓋延之之州里也延之持淮
南使者之節而歸一日入郭訪余余與之秉燭夜語問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公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閒居何爲則曰吾所鈔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飢
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朋友幽
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予益疑焉蓋若延之者記
之強不必鈔之富學之就不必讀之劬彼其淳之爲道
德流之爲文章溥之爲事業深矣而猶腕腕于傳寫焦
唇于誦數此余之所疑而愈不可解者也蓋彼其不可
解也祇其爲不可及歟

梓材謹案魏鶴山集有跋尤氏遂初堂藏書目

錄序後時寶慶初元其書厄于火者累月矣

沙隨學侶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師川門人

學正董先生穎

董穎字仲達德興人紹興初從在彥章徐師川遊著有

霜傑集三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以高第官學正學識醇正朱文公嘗敘其集云

汪浮溪先生藻 別見士劉諸儒學案補遺

知錄吳先生口

吳口官知錄汪浮溪答其書謂得足下名于士大夫間

朱先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九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久矣又聞嘗從徐師川遊願一見之而彼此拘攣未遂

云 汪浮溪集

仲辰門人

羅先生革

梓材謹案先生爲豫章先生仲素族弟其跋豫章孟子師說云廖仲辰與仲素爲友庚戌辛亥中來聚生徒于南齋授予此本則先生蓋及廖氏之門矣

西山家學

李先生揆

李揆一名延孫西山子承務郎晚以德壽慶恩補官而

卒 朱子文集

范氏門人

薛先生口

薛口

特進門人

戴藝堂先生機

戴機字伯度鄞人師事鄉先生高公開而深爲先生之
兄息齋侍郎所器重自是爲學愈力有勝己者必從之
後以特恩補官著有藝齋集十卷

樓攻媿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九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氏門人

宋先生天則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王氏家學

進士王先生璧

王璧字子潤鄞人宣和六年進士少年氣銳以遠大自
期悉焚前所爲舉子文披閱羣書醞蓄日富舉筆爲文
波瀾洶湧朝廷方復博學宏詞科首魁其選未幾卒士

論惜之

寧波府志

師黃門人

林先生栗

林栗字黃中福清人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調崇仁尉教授南安軍宰相陳康伯薦爲太學正守太常博士孝宗卽位遷屯田員外郎皇子恭王府直講歷除兵部侍郎出知泉州改明州奉祠以卒諡簡肅其爲人強介有才而性狷急欲快其私怨遂至攻詆名儒廢絕師教云

宋史

附錄

除兵部侍郎朱子以江西提刑召爲兵部郎官旣入國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門未就職黃中與朱子相見論易與西銘不合遂論朱子太常博士葉適上封事辨之侍御史胡晉臣劾罷知

泉州

朱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作易綱領次第黃中乃以六畫之卦爲太極中含二體爲兩儀又取二互體通爲四象又顛倒看二體及互體爲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有何處便有六畫底卦來兼若如此却是太極生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不同矣

黃勉齋祭之曰嗟哉我公受天勁氣爲時直臣玩義經之爻象究筆削于獲麟至其立朝正色苟拂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著書立言苟異吾趣雖前賢篤論亦不樂于因循觀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固不可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

梓材謹案朱竹垞經義考云福清林黃中金華江與政兩公皆博通經學而一糾朱子一爲朱子所糾其所著經說學者遂置不問與政之書無復存者黃中雖有易傳而流傳未廣恐終泯沒然當黃中旣逝勉齋黃氏爲文祭之云云勉齋爲文公高第而好惡之公推許之至若是然則黃中之易其可不傳鈔乎

宋史案補遺 卷二十五

九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後村誌林經略墓曰余因叩公先公素賢朱公晚有異論何耶公曰吾翁有殊眷朱公負重望當軸皆禮貌之內不善也及翁被夏卿之擢朱輟臬事而留俱出獨歸不由啓擬當軸愈甚知二人素剛不相下翁又新與朱論易撐拄遂除朱公爲兵部郎二人果以不咸皆去卒如當軸所料時臺端胡晉臣助朱排翁相則周益公也余觀近世士大夫多以恩怨爲毀譽其後光皇龍飛時事一新簡肅以次對里居方拜疏以周策免胡出臺爲惜向使及慶元學禁吾知其必爲朱公辨誣矣嗚呼

亦足以知簡肅之賢也公不以家學撓師說私隙廢公論又足以知公之賢也

黃東發讀晦庵文集日記林黃中辨易謂以六畫之卦爲太極若論太極一畫亦未有林又闕西銘大君爲父母又降爲宗子是錯讀了

董真卿曰林氏易其說每卦必兼互體約象覆卦爲太泥耳時楊敬仲有易論黃中有易解或曰林黃中文字可毀朱子曰却是楊敬仲文字可毀

雲谷譚案四庫全書著錄周易總傳集解三十六卷提要云當時與朱子所爭者今不可考朱子語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李四明叢書

約圖元本

類中惟載論繫辭一條謂粟以太極生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不同其餘則無所排斥陳振孫書錄題稱其與朱侍講自違言以論易不合今以事理推之于時朱子色益名駸駸嚮用而粟之登第在朱子前七年既以前輩白居又朱子方除兵部郎中而粟爲兵部侍郎正其所屬詞色相軋兩不肯下遂互激而成許奏蓋其讎始于論易而其故不全出于論易故振孫云然後人之以朱子之故遂廢粟書似非朱子意矣

文毅門人

程沙隨先生迴

詳上喻氏門人

文穆范石湖先生成大

范成大字致能吳縣人紹興中進士隆興中出使金國

竭節盡忠累官參知政事後制置四川知明州帥金陵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先生素有文名尤工于詩所著

有石湖集攬轡錄駢錄錄虞衡志吳船錄 姓譜

雲濠謹案姑蘇志載先生年十二徧讀經史十四能文詞父亡讀書崑山薦嚴寺十年不出取唐人

只在此山中語自號此山居士又慕元魯山為人字已幼元歷封吳國公追封崇國公謚文穆楊誠

齋為先生文集序云公之別墅曰石湖壽皇為書兩大字以揭之因號石湖居士云

梓材謹案周益公為先生神道碑云初做王筠一官一集後自哀次為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別著

吳郡志五十卷使北有攬轡錄人粵有吳鸞錄柱海虞衡志出蜀有吳船錄各一卷又云公齊御史

王公子外舅也以是與公訪子靈巖同宿石湖嘗有六十掛冠之約云云王公即文毅也益公又為

卷二十五

九五 同 明 故 其

洪文惠神道碑云起知荆門軍范文穆公來為戶

孫一見知為遠器勉以吏事暇則商榷著述范公

宦業文章高一世每德公云是先生實為文惠講友也

梓材又案阮亭居易錄發源黃昌衡刻范石湖詩集二十卷中多闕文吳郡顧嗣協亦刻石湖集摩

石湖經說

宋板最工後村云石湖詩三十四卷今顧刻卷數正合云

朝受君言夕舍于郊非必使事如此其急也不敢慢君之命也使人請命于君其往則朝服而遣之其反則下堂而受之非嚴使人也敬君之命也人君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是以聖主兢兢業業不敢忽于出

令審之而弗輕發守之而弗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
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附錄

黃東發讀石湖文集曰公喜佛老善文章踪跡徧天下
審知四方風俗所至登覽嘯詠爲世歎慕往往似東坡
東坡當世道紛更屢爭天下大事其文旣開闢痛暢而
又放浪嶺海四方人士爲之扼腕故身益困而名益彰
石湖遭值壽皇清明之朝言無不合凡所奏對其文皆
簡樸無華而又致位兩府福祿過之流風餘韻亦易消
歇耳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宋學案補遺

續圖刊本

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

別見范評諸儒學案補遺

石湖同調

詹先生道子

詹道子□□人教授奉祠養親石湖送之詩曰新安學
宮天下稀先生孝友真吾師斑衣誤作長裾曳二年思
歸今得歸牋詞上訴人叵挽輦書賜可羣公歎青山百
匝不留人空與諸生遮望眼白雲孤起越南天向來恨
身無羽翰下馬入門懷橘拜身今却在白雲邊鶴髮鬢

鬢堂上坐兒孫稱觴歸供果世閒此樂幾人同看我風
前孤淚墮一杯送舟下水西我欲贈言無好詞徑須喚
起東廣微爲君重補南陔詩

范石湖集

龜山續傳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

詳南軒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吏部廖槎溪先生德明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梁溪門人

朝奉張先生元幹

張元幹字仲宗長樂人官右朝奉郎致仕賜緋魚袋宣
和閒拜了齋于廬山之南了齋命從忠定遊後數年始
見忠定梁溪之濱歷論古今成敗數至夜分忠定卒再

爲文祭之

梁溪集附錄

雲濠譚案先生著有蘆川歸來集十卷四庫提要
云元幹及識蘇軾又從陳瓘遊頗久劉安世游醉
楊時李綱朱松諸人皆爲題幽巖尊祖錄故
其學尊元祐而詆熙寧詩文亦皆有淵源

鄭先生昌齡

梓材謹案先生與張先生元幹並爲忠定門人忠
定卒並作詩以挽之時先生官右宣教郎新授太

府寺
主簿

逆平門人

補通判江玉汝先生介

梓材謹案先生世居徽之婺源至先生始居饒之德興其卒也朱子誌其墓黃東發嘗序朱子與先生往復帖以爲在官之書而學之見于用者又跋先生文集謂其遠究伊洛之學而近師晦庵先生嘗爲進賢令極力賑荒寬租下戶及宰永興以去就爭冤獄其在廣西又爭不當增綱馬廐置雖有朝旨不暇恤此濂溪提典廣西刑獄之心此明道出幸上元之心此朱文公守南康持節浙東之心而大學之正心本之格物致知而達之治國平天下者也但朱子特言子與君善非必師朱子而爲受業弟子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宋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補隱君江西莊先生詠

梓材謹案先生乾道入年卒遺文曰西莊題意曰朋遊講習曰天籟編曰因心錄易中庸有解見樓攻媿所作墓志

附錄

束髮知讀書一以爲己爲本手鈔中庸大繫置座右口誦心維寒暑不廢年益壯學益明再應鄉大夫舉不利絕不爲舉子語

既遭外艱廬墓毀瘠除喪因弗去遂不復謀仕而行其志于家號所居爲西莊堂上至軒館下至器用悉有銘

記以便觀省創樓西偏揭先聖像朝夕瞻仰如親見而
師之樂以所聞見告人願學而力不逮者教且食之曰
吾非養其口體養其才也

樓攻媿銘其墓曰仕以行志而或害義孰若不仕以全
吾氣允矣南塘源由二程有派其流君挹其清德成行
修不用于世淑諸人者抑君之細

補 寺正柴潛心先生衛

梓材諱案浙江通志紹興八年黃公度榜進士柴
璋殿中侍御史十八年王佐榜進士柴衛大理寺
正先生官至大理寺正也方桐江集柴性初道
存說云靜德之祖潛心先生江使君乃龜山先

宋先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九尤四明叢書

續園刊本

生高第逸平先生徐公誠叟存之門人與羅仲素
諸公交柴氏世守龜山之學與紫陽同一源流云
云侍御號退翁故
知潛心卽先生也

柴益深先生淵

柴淵字益深其先自衢之江山徙信之永豐先生事親
以孝聞撫育孤姪與其子無閒闔門之內和樂而肅靜
鄉人亦愛敬之連遭二親喪足不入私室哭泣幾失明
蓋其所遊多一時名儒講究經旨以躬行爲本故其行
如此旣去喪年踰四十卽不復應進士舉卒年五十有

五 汪玉山集

梓材謹案王雪山爲先生哀辭稱其所師清湖先生徐君存則先生逸平門人也又案萬姓統譜載先生云蚤從呂東萊游其學必以聖賢爲師表親沒年方四十卽不應舉攷先生年五十五卒乾道八年當生于重和元年長成公十九歲蓋大東萊弟子也

楊先生伯起

楊伯起徐逸平弟子 儒林宗派

董先生爲良

董爲良字景房德興人少學于徐誠叟之門以文行聞于州再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不復以榮達爲事嘗作活國書一編識者謹之 朱子文集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百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蔣先生羽

蔣羽字汝翔家世居吳高宗朝舉賢良辭不赴繼舉文學亦辭適三衢聞徐逸平講學南塘里就訪酬和因見須江山水清邃占籍文明坊 江山縣志

鄭先生可與 附子魏挺

鄭先生升 合傳

鄭可與寧國人與弟吏部郎中升同師逸平徐誠叟得聞龜山緒論子魏挺字景烈早承家學登嘉定甲戌進士調分宜尉江淮提舉司幕杜絕餽遺引疾歸臺章交

薦除國子監書庫官力辭不受隱居九龍山西園者十五年稱西園老圃年八十卒著有禔身粹言二卷讀書通說五卷 寧國府志

林先生叔文

林叔文浦城人嘗從徐誠叟學能道其緒言 朱子文集

程明善先生附孫可庵

程口號明善番陽人實師徐南塘孫某號可庵星源王拙齋朱文公之門人可庵實師之 陳定宇集

王氏家學

卷二十五

百一四明叢書

王先生漢

王漢師愈子與兄瀚洽皆朱子門人 金華徵獻略

梓材謹案徵獻略于王魯齋傳云父瀚與其叔季于麗澤書院執經于朱子之門先生卽其季也

魏氏門人

補文懿陳菊坡先生居仁

梓材謹案周益公爲神道碑云故相陳正獻公嘗薦公有父風汪瑞明應辰韓尙書元吉程尙書大昌楊待制萬里當世儒宗文師推公爲名勝是先生所受知者不獨魏丞相也

附錄

初虞雍公一見奇公欲引以爲用公不就又導公言兵

謝不能退以書抵之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爲大言
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雍公爲之動色

嘗論朝廷之事失于好詳君人之道貴在執要願舉綱
要以御臣下省知慮以頤精神上曰邇亦自覺叢脞遠
近大小之臣未曾及此尤見忠誠

少以文受知于魏丞相汪端明進學不倦文亦愈工

黃南山先賢文懿贊曰公之事功先定大計公之文章
首見兩制委蛇鳳池前父後子世綸名堂光賁來嗣

補管庫張雪窗先生良臣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百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戴剡源題徐可與詩卷云雪窗先生自
洪徙鄞高才博學好爲詩爲吾鄉渡江以來詩祖
有一女嫁上饒徐氏其子是爲忠愍公以進士第
一人得名于時蓋忠愍元杰爲雪窗外孫可與名
九齡其
從子也

附錄

兩仕都城司糴于外司帑于內皆甚劇泊然如在山林
苟非所知雖貴而欲見不造也

樓攻媿書先生詩集後序曰隆興初與余爲同年生閉
門讀書室中無一物或謂君不爲歲晚計君曰水禽有
名信天翁者食魚而不能捕兀立河上俟他禽偶墜魚

于前乃拾之然未聞有餓死者其夷澹雅謔類此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攻媿記張武子之語有名信天公者按晁景迂集黃河有信天緣常開口待魚

謝山箋曰此朱澗山語非雪窗澗山則本之景迂

雲濤謹案景迂生集云黃河多淘河之屬有曰漫畫者常以膏畫水求魚有曰信天緣者常開口待魚感之賦三詩其賦淘河云淘河復淘河后土激浪沙分波大石羽轉雜龍鬣汝欲澄清力幾多官家費盪水衝錢萬夫政待汝漪漣天上有河鵲以填可憎汝漫髡其巖虛名覈何常休譏汝在梁其賦漫畫云漫畫復漫畫河尾沙軟喙一尺天生剛啄不解禿倦魚薄淺幸有脫謀拙力而費何處有金翅饑腸倚暮烟慚愧信天緣其賦信天緣云信天緣何爲者非達亦非賢終朝開口不敢仰待魚

宋王聖俞集

卷二十五

百三四明叢書

綱目刊本

落味急下咽大魚變化小魚點誰肯效命于爾前皇天日月高無心憐爾曹幾欲強求索豈不鑑漫畫

安通村先生昭祖

安昭祖字光遠其先祥符人建炎避地著籍于明爲鄆人丞相魏公退處碧溪山中之客推雪窗張武子與先生從容觴詠如裴迪之在朝川也先生自號通村老子有文集二十卷名通村遺藁

樓攻媿集

柴先生厓

柴厓字張甫梅庵其別號也與王季彛張武子前後在

文節家 戴剡源集

汪先生度

汪度字仲容奉化人樸學而好文文節無恙時先生年少及以布衣客于其父子間 戴剡源集

高氏續傳

高先生衡孫

高衡孫抑宗從孫爲戶部侍郎知臨安府其爲檢口時史宅之括浙西公田官屬皆增秩二等先生知不便獨辭賞以壽終 延祐四明志

宋元學案續遺 卷二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袁清容序高一清醫書十事云高氏衣冠爲四明望自獻簡公閱掌成均定學制當秦氏廢銅正士卽致事以春秋禮學教授鄉里內翰公文虎禮部公似孫父子皆以文學致清顯至大宗伯衡孫爲端平正士修儀偉貌年八十餘手鈔見聞及方技諸書疊疊道舊不輟一清爲諸孫得于宗伯爲多云

沙隨家學

程先生綯 附子仲熊

程綯沙隨子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獄朱子以書告之曰敬維先德非獨章句之儒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此有志之士所爲悼歎咨嗟而不能已者

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子仲熊亦有名

宋史

沙隨門人

補

高萬竹先生元之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又有易論詩說論語傳後漢曆志解揚子發揮茶甘甲乙稿

雲濠謹案樓攻媿誌先生墓云吾鄉及旁郡之爲春秋者多出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是先生學徒甚廣惜不得盡譜之也

附錄

少讀襄陵許翰書及從程沙隨故尤窳于春秋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百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秋義宗蓋十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專務明經自三傳而下不盡以爲可

自謂樂府不媿前作嘗謂離騷之學幾亡矣爲之九篇曰愍畸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曰感回波曰力隲曰危衷曰悲娟嬋曰古誦曰繹思深得三閭大夫旨意且曰變離騷者沿流于千載之後而探端于千載之前非變而求異于騷所以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于理義之衷以障隄于隕波之不反者也

周侍郎綰爲記謙齋稱其刻苦雖聚螢積雪和膽刺股

不能過也屬文瞻蔚咄咄逼人學益富文益進行益修此其志欲立于萬人之上而以謙名齋可謂有志之士矣

嘗結廬察廉在大小黃竹之間著萬竹先生傳自言爲人達生任性不拘拘儒者之節好學而未至于道好文而不中繩墨好閒而剝心于古澹苦吟而不能自己鄉評亦謂先生有不可曉者三貧而疏財貌古氣嚴而樂易已甚衣冠垢敝望之如木雞而胸次灑落綽有晉韻知之者以爲然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百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南山先賢萬竹贊曰五舉不第授業門人九騷見志廬慕終身萬竹森嚴萬卷沈酣實多著述允矣茶甘

縣令董尙隱先生焜

董焜字季興德興人受學沙隨程氏紹熙進士知瑞安改辰溪值歲饑行救荒策民賴以蘇寧宗褒之召見進所譏救荒活民書救曰爾忠爲報國志在愛民自號尙

隱先生著有尙隱集

饒州府志

梓材謹案先生娶沙隨之女有家法故其學爲沙隨之學云

附錄

注德安府應城令適應城易右選改授郢州文學至則
作新校宮市田晦百以資士之不能上春官者中庸大
學章句論孟注說皆指授口講士知向方
調辰溪辰地遠人緩于學君乃急之取成童以上擇師
教之且身率之期年文風大振

程洺水誌其墓曰古之學者格物以致其知開物以成
其用二者常相須而未始相悖也自王者之迹熄曲學
之士雜然四出窮理者流于虛無之說而不本乎性命
之原用世者汨于功利之末而不知乎流濟之本此先

王之道所以不明而隆古之治所以不復至嵩洛諸儒
先後發明體用備具然後談經者始以理義而爲歸讀
史者以理亂而爲斷濟時者亦以行道而爲急至若商
功較利如所謂俗吏者人亦得以指其非非講學素明
之力耶君之學蓋源流若此故平日之論以爲自漢以
前固未易言而唐之人才亦非後世所可及者相則房
杜將則李郭節義則張許論諫則魏陸文則韓柳詩則
李杜字畫則歐顏下而至于術數技藝亦皆精絕一世
而非謾爲文具者至若空犬羊而蕩戎羌修鯨鯢而造

王室勛業魏皇卓犖當代豈後世空談者可望耶降是而後往往縉藉有餘而振厲不足論議有餘而事功不足文彩有餘而武備不足意氣有餘而風骨不足夫是以風雨不適不能調姦宄不戢不能滅戎狄不賓不能服千百餘年葵藿一日非講學不盛之故也人才不如古耳每聆君言意其必有立于世者而今則亡矣命也夫

又曰蓋君之學出于沙隨而沙隨之學則源于嵩洛故君終身守其力行之說而以及物爲究極之地活人之書已足垂後有若辨明聖孝書壽國脈書求賢變俗書皆切于當世者餘詩文多散落家有抱膝稿十卷

錢先生節

錢節忠懿王之後居上虞從沙隨程氏學館虞雍公之孫勇守富川以盡室行

任松鄉集

尤氏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傳良

詳止齋學案

林氏續傳

朝請林先生蒙亨

林藁亨字宿西仙遊人宋卿之孫其學于天文地理諸子百家之書無不該貫莆泉學者多從之而王臞軒邁尤加敬焉以子有之恩贈朝請郎

姓譜

澹軒門人

縣令張先生彥清

附師徐翹

張彥清字叔澄浦城人紹熙進士初主光澤簿教授泉州丞安福用薦知慶元縣先生初從朱子遊得其大旨及仕光澤與隱君子李澹軒遊質疑辨惑造詣日深其爲人以孝弟忠信爲本根潔廉勁挺爲質幹親早沒恨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養弗逮不如甘服美者終其身女兄未嫁捐所有資之少從鄉先生徐翹學徐欲妻以女未及而死旣與薦有富室將女之先生曰忍負徐公仕雖久家無旬月儲歲暮貧且迫里人欲餉之曰得錢固所欲然非吾本心卒不受晚宰慶元目眇作然兩造在庭猶諱之至前兒女語之人人得吐情更束手不能欺以疾請主台州崇道

觀開書

林氏家學

經略林先生行知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石湖家學

范先生成績

范先生成口合傳

范成績成口石湖二弟也石湖教而撫之待成績尤至爲朝請郎通判建康府周益公集

石湖門人

簡先生世傑

簡世傑字伯俊進賢人自幼穎異讀書略章句要爲有用之學隆興進士調靜江府司理參軍范公石湖鎮全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厚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蜀辟爲四川制置司準備差遣悉心贊畫蜀人大和尙書鄭丙手書以貽云聞蜀士翹楚皆爲范公得可謂自吾有回門人益親歷除權知賀州先生學問通古今其好善出天性試進士爲石湖所識拔因是游石湖之門而遂爲所薦云楊誠齋集

劉先生翰別見衡麓學案補遺

李氏續傳

縣令李先生東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楊氏續傳

楊先生道夫 別見九峯學案補遺

西莊家學

江先生震

江先生升 合傳

江先生蒙 合傳

江先生革 合傳

江震江升江蒙江革開化人皆南塘門人元適詠之子
元適榜其家塾曰明善命諸子肄業其中所訓先德行
後文藝絕口不以利達啓其心亦不使預家務云 樓攻媿集

卷五 聖學案補遺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益深家學

教授柴先生端義

柴端義益深從子益深實長養教誨之官左迪功郎復
州州學教授 任玉山集

萬竹門人

鄭先生沆

鄭沆三山屯田之子也高端叔未知名屯田一見奇之
俾訓其子人以此加敬云 樓攻媿集

屠先生槐

屠槐字□□奉化人萬竹門人也萬竹將卒力疾作書以母氏他日事屬之以其居近察廉也

樓攻媿集

董氏家學

董先生甄

董先生城

合傳

董甄董城季與二子皆敏而好學

程洺水集

錢氏家學

孝子錢先生與祖

附師陳九達張時可

錢與祖字國材節之子少類成人長事三山陳九達與

奎寧案禮遺 卷二十五

皇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溫陵張時可辨析理學爲畏友事親孝奉母氏尤謹疾二年不愈醫藥且匱膚體不惜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及終貧不能葬孺子泣者五年旣葬白烏千百集墓木上二大鶴巡行墓旁卒百日而後去人以爲至孝所感卒于至元己卯年六十有七

任松鄉集

龜山之餘

馮先生夢得

馮夢得字初心將樂人篤志嗜學博洽經史登嘉熙進士歷給事中累官禮部尙書居官不私薦拔嘗奏立龜

山書院請賜田養士復其後立祀時謂扶植道南脈先生之力居多

延平府志

胡先生士行

胡士行廬陵人官臨江軍軍學教授著有尙書詳解十三卷其解經多以孔傳爲主而存異說于後孔傳有未善則引楊龜山林三山呂東萊夏柯山諸說補之諸說復有所未備則以己意解之

四庫書目提要

梓材謹案尙書詳解焦氏國史經籍志作書集解朱氏經義考作初學尙書詳解四庫提要以爲一書是也提要又云堯典星辰之伏見列爲四圖以繪分至洪範初一日五行則補繪太極圖以釋初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皇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字見五行生尅之有本雖皆根據舊說要能薈萃以成一家之言解經之篤實者也

黃先生去疾

黃去疾邵武人咸淳閒宰將樂創龜山精廬聚輯簡策政暇與學子誦習其閒又取龜山紀而訂正之題曰年

譜姓譜

陳先生宏啓

別見南軒學案補遺

徐氏續傳

徐先生應鑣

附子琦崧

徐應鑣字巨翁江山人世爲衡望族咸淳末試補太學

生德祐三年宋亡瀛國公入燕太學生百餘人皆從行
先生不欲從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
從之太學故岳鄂王飛祠先生具酒肉祀之曰天不祐
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
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斃琦亦賦詩以
自警祭畢以祭肉餉諸僕醉臥先生乃與其子女入梯
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
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先生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
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先生不能死與其子女快

宋先學案補遺 卷二十五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快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
立瞠目面如生諸僕爲具棺斂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
王立福州褒其節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後十年其同舍
生劉汝筠率儒者五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峪私諡曰
正節先生 宋史

附錄

謝皋羽哭正節徐先生詩曰淒涼攜子女冠佩赴重陰
場并千年事青天此夜心哀辭山石刻卹典海舟沈里
族南薰夢東都直至今

潛心續傳

柴先生一桂 附子性初

柴一桂號靜德三衢人潛心之孫太學上舍名其次子

曰性初字道存而方桐江爲之說 方桐江集

嚴氏續傳

嚴先生巨川

嚴巨川四明人袁清容稱其垂老隱居充然自足不倚

于當世而獨卷卷表章先夫人之訓範以示厥後云 清容

居士集

宋元聖案禮遺 卷二十五

夏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陳氏續傳

補 參議陳西麓先生允平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載黃俞邵南宋詩小集有四明陳允平衡仲西麓稿

梓材又案謝山句餘土音注舟南湖有陳參議西麓詩

監丞陳先生定孫

陳定孫鄞人參知政事卓之孫爲軍器監丞家居四十

年歲奉祭祀必哭泣年八十餘乃終 清容居士集

雲濠謹案據此則監丞爲先生謝山學案原底標題以爲陳西麓監丞者蓋係筆誤

沙隨續傳

黃先生定子

黃定子字季安吳草廬友人也草廬序其易說稱其用
功于易有年專以一畫變一畫不變者起義蓋與春秋
左氏傳沙隨程氏說及朱子啓蒙三十二圖皆合云經義考

李氏續傳

李先生學遜

李學遜忠定九世孫博學洽聞尤邃于易所著有易精
解閩書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六

目錄

廬山學案補遺

二程門人

補游先生酢

廬山講友

劉先生元振

陳先生顯

廬山家學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游先生揆

廬山門人

黃先生中

黃先生章 合傳

廬山私淑

蕭先生之敏

陳氏家學

陳先生伸

曾氏家學

補
會先生集

蕭氏家學

蕭先生之美

廬山續傳

黃先生榦 詳勉齋學案

宣撫家學

陳先生德剛

陳先生著 詳見東發學案

游氏續傳

宋元學案補遺

游先生開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游先生九言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游先生九功 同上

游先生應祥 附子欽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六

後學 鄧王梓材同輯
慈谿馮雲濠

廬山學案補遺

二程門人

補文肅游廣平先生酢

梓材謹案先生謚文肅見魏
時應建陽新縣志世家凡例

廬山語要

大學自誠意正心至治國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
合外內之道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六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于
誠身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
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此舜之允塞所
以五典克從也

天下之大經五品之民彝也凡爲天下之常道皆可名
爲經而民彝爲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汨其
序之謂也

祭祀之禮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
義蓋惟聖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

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要不過乎物而已

大孝聖人之絕德也達孝天下之通道也要其爲人倫之至則一也

武王于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王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仍稱其祖爲太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于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

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攷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殷之道固如是邪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後世以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固以長雄天下而周之位號微矣辛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衍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逡巡于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蓋知利害之實也曾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拂天理乎且武王觀政于商而須假之五

年非僞爲也使紂一日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

素其位而行者卽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其素然也

道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君子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

中庸之道造次顛沛不可違惟自強不息者爲能守之

東正學案補遺

卷二十六

三

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故以子路問強次顏淵

孔子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一行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每不憚改者其爲善可勝計哉

忠信所以進德也知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爲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行爲德行止而思動而爲無時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爲仁不主于忠信則仁必出于姑息爲義不主于忠信則義必出于矯執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于足恭

智必出于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譬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亦沒世不能立矣故主忠信者學者之要也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于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賢賢易色云云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

君子務本待其有餘然後從事于文則其文足以增美質矣猶木之有本根也然後枝葉爲之庇護苟無其本則枝葉安所附哉孝不稱于宗族弟不稱于鄉黨交遊

不稱其信醜夷不稱其和仁賢不稱其智則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託真以酬僞飾奸言以濟利心者往往而是也然則無本而學文蓋不若無文之愈也是以聖人必待行有餘力而許之以學文不然固有所未暇也後之君子稍涉文義則沾沾自喜謂天下之美盡在于是或訾其無行則驚然不顧或詆其不足則忿疾如仇亦可謂失羞惡之心矣烏知聖人之本末哉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可移于長孝弟者忠順之資也其不足于忠順者寡矣故孝弟之人鮮好

犯上至于不好犯上則忠順足于己而悖逆之氣不萌于中矣若是者其事君必如其親憂國必如其家愛民必如其子固足以禦亂矣曾何作亂之有木漸于上水漸于下有本者如是故君子之道亦務本而已矣

學者貴心得譬諸飲食之美也借使易牙日譽其前而已不預饗焉終不足以知味

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爲我至于無君兼愛至于無父則非教矣

堯學案補遺

卷二十六

五 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血氣之剛能得幾時

廌山文集

古人有言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士唱清議于天下士有頑頓無恥一不容于清議者將不得齒于縉紳親戚以爲羞鄉黨以爲辱夫然故士之有志于清議者寧飢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喪節寧阨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以敗名廉恥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

論士風

不能博學詳說而遽欲反約不能文章而遽欲聞性與天道猶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絺兮紵兮而欲溫吸風飲露而欲飽無是理矣

與友人帖

楊升庵曰近日厭窮理之煩而貪居敬之捷者安得以是說告之

附錄

嘗爲明道贊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隕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六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以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于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謝上蔡曰舊在二程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二人氣象亦相似

楊龜山曰伊川稱游君德宇晬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于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

又誌其墓曰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自到不爲世儒之習誠于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

有信泄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于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既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溥天下遭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

又祭之曰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參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之及門嗚呼悲夫宜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而求之悼此志之不伸

晁氏客語曰游定夫問程伊川陰陽不測之神伊川云

宋事案補遺

卷十六

七四明叢書

絢圖刊本

賢是疑了問揀難的問

朱子曰游楊謝三君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于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太高了他們只暎見上一截少下面着實工夫故流弊至此

又語類曰游定夫編明道語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呂與叔編則曰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則舉直內底也不是又曰敬以直內所以義以方外也又曰游定夫晚年亦學禪

又曰游定夫德性甚好

又曰游定夫徽廟初爲察院忽申本臺乞外如所請志完駭之定夫云公何見之晚如公亦豈能久此

黃東發曰賜不受命一也游定夫所錄則謂不受天命不知姓氏所錄則謂不受爵命子貢蓋嘗結駟鄰國矣何嘗不受人之爵命是或者之錄不如游之得事實

廬山講友

文學劉先生元振

劉元振字君式崇安人少沈靜有器識季父中散大夫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六

八

四明叢書

綱目刊本

當任子將屬先生辭與其弟貺弱冠游太學持身有禮國子先生呂與叔游定夫皆與之友善元豐中士子方尙文華先生獨沈涵載籍深造義理以是不合于有司送歸篤意養親放情泉石卒于家友人翁彥深銘其墓

雲濠謹案先生父滋爲崇安鄉先輩見安定學案翁開府傳

尙書陳先生顯

陳顯鄞縣人由進士官至戶部尙書政和二年言復相

蔡京士民失望貶官

成化四明志

梓材謹案鄞縣志壇廟據采訪冊載栢林廟云祀宋游酢及邑人陳顯以二公嘗講學往來栢林寓

言士林也邵中丞墓有碑記不知其本何書廬山
嘗爲蕭山尉亦未知其至鄞否也
梓材又案廣東和志載先生云陳顯字德明固始
人元豐中進士歷戶部尚書政和二年因言蔡京
帝怒貶知越州遂隱于四明五年詔起爲宣和殿
學士辭不就靖康之亂避地南海因家焉此較詳
于四明志游陳講學當在越中吾郡定海有
南海之稱其言避地南海恐非粵之南海耳

廬山家學

游先生揆

游揆字德華廣平先生幼子也

胡五峯集

廬山門人

黃先生中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六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先生章

合傳

黃中字通老邵武人生而穎悟端慤少長受書不過一
再讀退輒成誦未冠從舅游御史定夫愛其厚重爲其
母賀始以族祖薦補修職郎紹興五年舉進士廷對極
論孝弟之意高宗異其言擢置第二授左文林郎以不
附秦檜滯淹下僚者二十餘年檜死召爲祕書省校書
郎歷官至兵部尚書兼侍讀浩然有歸志猶陳十要道
之說以獻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
議進退人才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正直納忠阿諛順

旨者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蔽之要道也考核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入爲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懲賊吏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面陳方略者選將帥之要道也稽考兵籍者省財之要道也言皆切中時病每奏一篇孝宗未嘗不稱善先生遂從容乞身以歸乃除顯謨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再疏告老遂以龍圖閣學士致仕進職端明殿學士卒年八十五謚簡肅弟章由進士官台州嘗爲御史臺主簿以治行精敏議論慷慨有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聞于時始其母每語諸子曰視乃舅而師法之足以爲良士矣

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姓譜載黃通老朱子嘗裁書以見有曰今日之來將再拜堂下惟公坐而受之俾進于門弟子之列其爲人敬慕如此

廬山私淑

副使蕭先生之敏

蕭之敏字敏中九江人隆興間知建陽縣事廉靜易直問邑之先賢而得三御史焉曰陳公洙師道曰陳公師錫伯修曰游公酢定夫皆以學行風節有聞于時心獨

慨然慕之爲肖像立祠于學榜曰三賢旣而仕于朝亦爲御史實踐三君子之跡出使江東上思其言復召以爲國子祭酒因事獻言鯁直不少變又使湖南以卒卒時貧甚至無以爲家建陽之人復肖其像以合食于三君子而更其榜曰四賢而晦翁爲之記

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以爲字好學乾道間知建陽縣皆誤

附錄

遷國子祭酒太學之士以得明師交相賀先是職事闕請託紛然公籍校定優劣升補先後爲之格遇闕則察公自以長官臨涖令二子毋得入其後學官子弟中國子生者皆駁放始服公之先見

素無嗜好惟聚書至數千卷讀之不倦每見歷代及本朝名卿奏議剴切平正者輒三復慨歎恥躬不逮尤慕司馬文正公之誠實蘇文忠公之議論二書手不停披暗誦率數百言樂爲晚進道之其後正色立朝不諂不瀆淵源蓋有所自

陳氏家學

宣撫陳先生伸

陳伸尚書顯子爲國子祭酒慶元初僞學論起先生七上章論之爲吏部尚書韓侂胄北伐又上書切諫出爲京湖宣撫使遂乞致仕

成化四明志

曾氏家學

補知軍曾先生集

梓材謹案朱子爲先生作壯節亭記云致虛學有
家法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如此又爲作冰玉堂記
壯節亭者因修葺劉屯田凝之墓而築之而冰
玉堂則訪其舊居爲之繪屯田父子且以陳忠肅
營館于此故繪而侑之者也又案先生爲東萊內
弟見朱子跋呂伯恭書說

空齋案禮遺卷二十六

十二四明叢書

刻圖刊本

雲濠講案楊誠齋薦舉奏狀云朝散郎知南康軍
曾集胄出名家躬服寒素少從名儒張栻講學以
爲士君子之學不過一箇實字再立朝列皆監大
部門不事干謁不肯附麗往往皆以爲次其政一
遵朱熹之舊如請于朝乞均減星子一縣預買如
觀郡廩以教育白鹿書院生徒皆朱熹欲爲而未
及盡行者

蕭氏家學

蕭先生之美

蕭之美之敏弟也祭酒力教之後登進士第知蘄水縣

合周益公集

廬山續傳

黃先生翰

詳勉齋學案

宣撫家學

陳先生德剛

陳德剛仲子歷官戶部侍郎理宗立遷工部尙書論濟王之冤忤史彌遠奉祠紹定六年除知福州入對帝問夾攻蔡州以復讎何如對曰在國家一日不可忘此舉恐此舉之後方勞聖慮耳

成化四明志

陳本堂先生著

詳見東發學案

游氏續傳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六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游先生開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文清游默齋先生九言

莊簡游受齋先生九功

並詳嶽麓諸儒學案

學正游先生應祥

附子欽

游應祥字子善崇安人定夫七世孫祖伯祥因過武夷澄川愛其秀麗遂卜居之先生天資淳厚博通經史無媿先世由武夷直學士陞學正卒長子欽字敬仲幼受學于家庭綽有父風官建陽縣尹

姓譜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六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七

目錄

和靖學案補遺

伊川門人

補 尹先生焯

陸氏先緒

陸先生韶之

和靖門人

補 呂先生廣問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補 呂先生稽中

補 祁先生寬

補 王先生時敏

補 徐先生度

補 虞先生仲琳

補 韓先生元吉

補 邢先生純

補 蔡先生迨

補 徐先生正夫

潘先生琛

范先生淑

節夫學侶

補滕先生愷

節夫門人

補李先生繪

李氏學侶

李先生綺

仁甫門人

宋學案補遺

目錄

汪先生存

父紹

王氏門人

余先生大雅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徐氏門人

補林先生憲

戴氏先緒

戴先生敏

戴氏師承

徐先生似道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德舉家學

高先生翥 附叔遺姪鵬飛

滕氏家學

滕先生洙

和靖續傳

李先生道傳 詳見劉李諸儒學案

鍾山門人

程先生洵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林氏門人

宋學案補遺 目錄

戴先生式之

希尹家學

滕先生璘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滕先生琪 同上

和靖之餘

李先生芾 詳見鶴山學案

鄭先生震

鄭氏家學

鄭先生思肖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七

後學鄧王梓材
蔡谿馮雲濠同輯

和靖學案補遺

伊川門人

補

肅公尹和靖先生焯

雲濠謹案先生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廟廷又案戴
剡源爲和靖書院記云會稽五雲鄉之石帆里尹

肅公之
墓在焉

和靖語要

學者必自本而往姑推其類而舉其概會于理則豈有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七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哉天下事物理雖一而分則殊莫不有本猶道一而已而得名之眾所主之不同也

伊川教人學先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上求樂處便是

大抵爲學貴乎有用而已

先生遺書雖以講解而傳脫使窮其根源謹其辭說苟不踐行等爲虛語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句句而求之晝

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附朱子和靖手筆辨

伊川先生曰某在何必看此書若不得某之心只是記得他意豈不有差

朱子曰某在不必看則先生不在之時語錄固不可廢矣不得先生之心而徒記己意此亦學者所當博學審問精思而明辨之不可以一詞之失而盡廢其餘也

朱子學案補遺

卷二十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失其意者不假一二言也
朱子曰淺拙而失其意者固不足觀矣其見深其記工而得其意豈可以彼之失而遽廢之哉

如世傳史評之類皆非先生所著

朱子曰史評固非先生所著但當論辨以曉學者不可因此并廢語錄也

紹興初士大夫頗以伊川語錄資誦說言事者直以狂怪淫鄙詆之蓋難力辨也

朱子曰以語錄資誦說者當時士大夫之罪以狂怪

淫鄙詆之當時言事者之失非語錄使然也

掇同門所記僅數十端示之

朱子曰愚嘗讀此書矣類多解釋經義之言若程氏之學止於如此則亦無以繼孔孟不傳之緒矣前輩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誠有味哉

伊川之學在易傳不必他求也

朱子曰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而其徒又述其言以爲論語其言反復證明相爲表裏未聞以此而廢彼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七

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易傳所自作也語錄他人作也人之意他人能道者幾何哉

朱子曰如是則孔氏之門亦可以專治春秋而遂廢論語矣而可乎

伊川先生爲中庸解疾革命焚于前門人問焉伊川先生曰某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爲

朱子曰嘗見別本記或問和靖據語錄先生有言中庸已成書今其書安在和靖曰先生自以爲不滿意而焚之矣此言恐得其真若無所不滿于其意而專

特易傳遂廢中庸吾恐先生之心不如是之隘也

附錄

先生問伊川如何是道曰行處是道或問明道如何是道曰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上來

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以問伊川伊川聞之先生曰心廣體胖何只有所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善不得

伊川既沒先生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

聖學案補遺

卷二十七

四四明箴書
絳園坊刻

先生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以爲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成之有敘于是乎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贅無外者學之正也

呂稽中誌先生墓曰先生莊正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之四海而準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必慕之

馮忠恕序記善錄曰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聖人所言

吾當言也聖人所爲吾當爲也詞章云乎哉其要有三
一曰翫味諷味言辭研索歸趣以求聖賢用心之精微
二曰涵養涵泳自得蘊蓄不燒存養氣質成就充實至
于剛大然後爲得也三曰踐履不徒誦其空言要須見
之行事躬行之實施于日用形於動靜語嘿開物成務
之際不離此道所謂修學如此而已所謂讀書如此而
已

韓南澗曰和靖先生教學者必先讀東銘然後看西銘

謂從寡過而入爾

周紫芝和靖先生真贊曰先生誦聖人之言行聖人之
道退不以矯進不以躁用能隨隱顯以無心歷嶮夷而
一操彼佞人之譟譟者又奚足以窺先生之所造也

朱子曰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于本文上添一兩
字甚平澹然意味深長須當仔細看

又曰尹氏解論語守約定不走作所少者精神爾

又曰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恬

法

又序言行錄曰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德則在致

知二言者夫子教人所以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者也若尹先生者其學于夫子而有得于敬之云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

又書先生遺墨後曰皆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黏之屋壁以自警戒者

又答王德修書曰熹兒時侍先君子官中祕書是時和靖先生實爲少監熹嘗于眾中望見其道德之容又得其書而鈔之然幼稚愚蒙不能識其爲何等語也

又答許順之書曰論語尹先生說句句有意味可更翫之不可以爲常談而忽之也

又答范文叔曰尹和靖門人贊其師曰丕哉聖訓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己言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

梓材謹案朱子又答柯國材云尹和靖門人稱尹公于經書不爲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己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爲高哉其語略同

又語類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又曰尹先生門人言尹先生讀書云耳順心得如誦己

言工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己言語良久曰佛
所謂心印者也印第一箇了印第二箇只與第一箇一
般又印第三箇只與第二箇一般惟堯舜孔顏方能如
此堯老遜位與舜教舜做及舜做出來只與堯一般此
所謂真同也孟子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不是且
恁地說

林慮齋學記曰有人欲和靖爲伊川作行狀和靖曰自
不須得又欲爲伊川請諡和靖亦曰不必如此又有曰
伊川文集講解近皆刻行亦可喜和靖曰正不要得如
此和靖此見極高豈亦預憂慶元道學僞學之所由起
乎

又曰和靖每早晨拜經書一首曰道之所在也今庸愚
人見釋氏書則知敬儒者却以枕頭或置之坐側或袒
跣以讀皆不知畏此卽侮聖人之言者也此語極佳

劉後村詩話曰尹和靖詩纔二三首其自秦入蜀道中
云綠陰深處竹籬遮也有紅花映白花却憶故鄉卿相
第不及張三李四家和靖洛人洛陽名園甲天下一旦
蕩爲劫灰故其詩如此又一絕云南枝北枝春事休啼

鶯乳燕也含愁朝來回首頻惆悵身過秦川最盡頭亦甚佳

又曰自种放常秩後惟尹和靖得位最速然一生轉徙患難全家死虜禍僅以身脫南渡再召已六七十歲不兩年至從橐其峻擢以力拒僞齊亡命入蜀不專爲程氏高第之故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祁寬問和靖尹先生曰伊川謂歐陽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呂成公與朱文公書曰孟子論孟施舍北宮黝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文公答曰和靖之言當表而出之

黃東發跋先生家傳曰中天以來程門之學惟和靖歸然獨存而得程門之傳者亦惟和靖爲最正碩果不食此陽剛之所以來復歟

馬平泉曰彥明于正公可謂亦步亦趨者矣研經道古引繩切墨其大較然也觀其力却劉豫之聘詭爲

自沈得亡去而與時相力爭和議之非又似大有權略局幹者論者稱其富貴不淫威武不屈是已而或又謂其無用何歟豈以正公謂道要用便不是而無意于用耶將觀時勢之不可爲而善藏其用以無用爲用也耶

陳石士師與鄧鹿耕書曰宋儒有奉母之命母旣沒而日誦佛經一卷者朱子以謂平日鮮諭親子道之學從親之令爲孝固不閒于存歿也世之忘親而不知孝者無論已固有天性甚摯而察理未明者執爲其親諱之說而或護其親之非以爲是諱之可也非爲是不可也

陸氏先緒

御史陸先生韶之

陸韶之字虞仲世爲錢塘人先生幼孤鞠于大父器質嚴重如成人大父卒依諸父皆愛重之聰悟不凡甫冠舉進士爲榜首明年擢第益刻意問學累知開封府衛南縣稍厭吏役試教授中之除海州教授講說答問多自得之旨學晚益粹發爲文詞溫厚典雅試詞學兼茂

科復首中有旨除書局官久之除敕令所刪定官未上
會減員罷遂授以大晟府按協聲律兼編集舒王遺文
所檢討官通判宣州且攝郡事數月敷明豈弟吏民愛
仰之除太常丞繼擢監察御史未上以疾致仕而卒先
生談經論文倫類該貫妙極理致所爲詩文以意爲主
不事華靡三子長景端 毘陵集

和靖門人

補知州呂仁夫先生廣問

梓材謹案宋史朱子列傳紹興時以輔臣薦與徐
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是先生固在徐韓之間矣

宋王學案初遺 卷二十七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補計議呂先生稽中

梓材謹案和靖論語解後序云紹興七年被召到
闕有旨給筆札解論語明年詔促成書以進四月
二十一日進呈而學者祁寬呂稽中堅中在焉書
成皆三子之助也是先生兄弟皆有力于論語之
解也

補隱君祁先生寬

附錄

和靖論語解後序曰紹興九年丐歸蒙恩授以閒祿聽
其自便遂寓居平江府虎邱寺之西庵寬從子居上方
暇日見此帙云當潛錄欲終身誦之甚矣其嗜學也相

從既久若是書也講亦熟矣豈不知此一時奉詔而成
皆前人成說雖有一二臆見坐以老病拙訥心之精微
詞不能達今取觀之徒有愧汗先聖不云乎吾無行不
與二三子者是某也焯于諸公亦云何用此爲寬復請
藏之因說始末并戒其勿以示人幸諒區區之意

朱子跋王樞密贈先生詩曰祁公以布衣諸生抗彊相
折憚吏卒全窮交非其所養之厚所守之堅何以及此
林慮齋學記曰王佺期字子真不見富韓公而丐茶炷
香以待伊川且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嵩山董五經亦
謂伊川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祁寬以爲至誠前知和
靖但附伊川之語曰靜則自明又舉伊川之語曰釋氏
庵內坐見庵外事亦是此類此語當矣

補
隱君王先生時敏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
以先生爲南劍人

附錄

朱子嘗與書云某于和靖先生旣不得親受音旨而其
高第弟子如老丈者又未得見其仰慕如此

又答林德久書曰德修王丈逝去甚可惜雖其所講未

甚精到然樸厚誠實今亦難得此等人也

又語類曰王德修相見先生只云在力行曰力行以前更有甚工夫德修曰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曰須是知得方始行得德修曰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皆是說行曰便是先知了然後志學

補侍郎徐惇立先生度

附錄

陶宗儀曰敦立嘗揭磨兜堅三字於坐隅磨兜堅者古

宋學案補遺卷二十七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慎言人也其善于自防者哉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載先生卻掃編云專詳宋果朝官制沿革同異之故亦有用之書也又言其爲宰相處仁子處仁仕政宣開靖康初拜中書侍郎獨能不附京貫以剛廉稱其在東京末亦庸中佼佼者也

補教授虞先生仲琳

梓材謹案先生官永嘉時林直閣季仲送之以詩見周許諸儒學案

補尙書韓南澗先生元吉

梓材謹案先生爲劉荅溪行狀云予兄弟久從公遊荷公之愛爲深是先生兄弟得爲劉氏門人也又案先生嘗爲朱子作武夷書院記

南澗文集

嘗謂學者要須有得始能自信故易與中庸大學中皆語其得孟子又發明自得之說此猶默識非口耳之所及矣至于自信則所謂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俟聖無所疑惑然後可也向示胡子知言有意乎窮理者惜其著書之早爾程氏遺書則極詳備所謂不敢去取者非所望于元晦也愚意則以爲須去取爾和靖先生甚不欲人觀止令讀易傳故其所編極簡且云觀此足矣近見王德修秀才從和靖于晚年者則聞其

卷二十七

卷二十七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說尤詳蓋云所以令諸君只讀易傳者易傳所自作也語錄他人作也豈能盡記其意

答朱元晦

至謂無用于世非復士大夫流不知元晦平日所學何事願深攷聖賢用心處不應如此忿激恐取怒于人也與世推移蓋自有道要不失己但人于道不熟便覺處之費力耳

同上

夫君子之待時亦猶智者之用兵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苟有以待之矣其于世之用何必焉惟不至于用而卒無有也則善矣誠願

足下益厚其有以俟之也

答陳亮

中庸之爲義猶體用云也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以和者在人之喜怒哀樂則發而中節在天地萬物則成位而生育不若庸之盡爾與相表裏易則始于天地貫以人事中庸則貫以性命終以天道皆一揆也前輩謂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卽中庸之義但後世未之識耳

答祝允之

仲尼之學所以不同于異端者正在合而不分爾惟合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七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不分此中庸之不可能也若遂分焉則猶異端矣同上學者欲操聖人之道當自易始欲明聖人之意當自繫辭始于是而得焉知天之所以爲天之所以爲人施之天下何務之不成何功業之不見哉況夫異端之說皆不攻而自破矣

繫辭解序

天下之數其出無窮而天下之理皆本于一有是理然後有是數焉蓋理者存乎內數者見乎外存乎內者微妙而有所難言見乎外者纖細而可以畢舉是一者其所由來皆始于一矣

易論

儒者之效莫先于禮樂儒者之弊莫大于徇禮樂之名而不識其實蓋禮樂之實不可一日去于天下而禮樂之名則天下有時而不用人見夫禮樂之名有時不用遂以爲天下真無禮樂夫天下而無禮樂其何可以言

治哉

禮樂論

聖人順民心以立法于天下者不過曰禮與義而已禮義者非有以強天下也亦曰天下之心吾先得之云爾柰何務高其說以衒于世俗者則曰聖人之所謂禮義非出于自然也

詩論

宋孝宗皇帝

卷二十七

十五

四明叢書
續編刊本

附錄

陳龍川與尚書書曰本朝二百年之間學問文章政事術業各有家法其本末源流斑斑可考于兩漢無所不及而或過之前輩遞相授受厥有準繩渡江諸賢收拾遺餘無所墜失不幸三四十年之間廢置不講後生小子不獲聞前輩緒論皆以爲天下安有定法各出意見自立尺度惟平者爲合律奇者爲出倫耳豈不悲哉豈不痛哉合渡江諸賢所聞而又浩然自得于其間者于今惟尚書一人亮雖不言尚書固自知之如亮豈不願

從之學願筋力念慮已如此恐不復堪錘鑪耳

趙章泉輓南澗先生詩曰唐室文公裔國朝桐樹家學探和靖蘊文嗣一門華尙擬咨黃髮居成後白麻公身寧有憾物論自興嗟

又次韻南澗先生曰歲月侵尋兩鬢稀駕言乃復歎多歧陳詩故匪初來識辱贈何堪謬取知太息先生作今日頓還諸老在當時倦游已恨歸來晚南澗潺湲日日思

補
安撫邢先生純

宋末學案補遺 卷二十七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宋史和靖傳言和靖自蘭州奔蜀至閬得伊川易傳十卦于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于其婿邢純拜而受之

補
縣令蔡先生迨

梓材謹案謝山引或說以二蔡徐黃皆從和靖于虎邱然澗泉日記謂先生流落川蜀疑其從和靖當是和靖在涪之時

附錄

周益公送先生赴桂陽令詩曰工部詩題滿劔川儀曹文筆照湖南身行蜀棧曾幽討舟挂湘帆又飽參崴驥有心真自得拔茅無術定誰慚金蘭正好追英彥蒲韞

翻令試子男縣古荒祠憐義帝地靈勝概憶蘇耽冰臺
小試醫民瘼帛幅高張律吏貪衛颯化行先禮教茨充
政美是耕蠶故家遺俗今無幾往行前言孰可談鴻雁
峯遙書莫繫驪駒歌闋酒空酣伊子已卜江湖隱靈壽
何時寄草庵

雲濠謹案益公集原注肩吾嘗著
禮訓二十三篇言修齊治平之道

陸放翁跋之眾先生稟曰肩吾文忠公四世孫博學工
文章與予蓋莫逆也

補
徐先生正夫

空齋學案補遺 卷二十七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南潤甲乙稟跋和靖先生手筆後云某
見和靖先生書此凡三本一傳于九江一邢正夫
家而此爲最後蓋以贈呂景實者據
此則正夫當爲邢氏姑議以俟攷

潘先生琛

潘琛字口口宿松人嗜學謁尹和靖盡質所疑登紹興
進士授廬州司戶參軍涖事勤敏陞邢門丞教崇禮讓
士民化之

江南
通志

范先生淑

范淑和靖門人自洛陽以經侍和靖入蜀時春秋廢于
新學久先生有經樞三卷行于世

李万舟集

節夫學侶

補 司戶滕溪堂先生愷

附錄

嘗爲萬言論和戰守利害其言甚偉

節夫門人

補 隱君李鍾山先生繪

梓材謹案朱子跋呂仁甫諸公帖云仁父來主婺源簿而奉其兄節夫以俱于是李氏父子得從之游又言李丈參仲以老壽終爲後進所高仰其弟元質亦美才好學不幸不壽云又案朱子表程韓溪墓稱先生爲韓溪學徒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七

十一

約園刊本

李氏學侶

李先生綺

李綺字元質婺源人博學強記登紹興乙丑進士第終福州教官年三十二嘗與盤州伯仲共習詞科南省校文考詞科得周益公必大

姓譜

仁甫門人

文學汪先生存

父紹

汪存婺源人父紹字子博好義樂施嘗闢義學教鄉里子弟割田三百以充膳費學者無裹糧束脩之勞延舊

邑簿呂廣問爲師廣問嘗學于尹和靖與聞二程之學
時先生爲西京文學言時政得失不報遂棄官歸就學
焉姓譜

王氏門人

余先生大雅

詳見滄州諸儒學案

徐氏門人

補林雪巢先生憲

雲濼謹案先生字景思魯人文獻通考作東魯
林景獻舊浙江通志又作林憲章未詳孰是

附錄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七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樓攻媿序雪巢詩集曰詩之眾體惟大篇爲難非積學
不可爲而又非積學所能到必其胸中浩浩包括千載
筆力宏放閒見層出如淮陰用兵多多益辦變化舒卷
不可端倪而後爲不可及君蓋于此有得者

戴氏先緒

戴先生敏

戴敏字敏才黃巖人博學工詩號東臯子不肯作舉子
業終窮而不悔且死語親友曰吾病革矣而子甚幼詩
遂無傳乎語不及他而卒子復古號石屏稍長或告以

遺言乃篤志古學父子俱以詩名一時人謂石屏爲善
繼志云 台州府志

戴氏師承

徐先生似道

徐似道字淵子號竹隱黃巖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官太
常丞終朝散大夫提點江西刑獄所至以廉能稱閒居
姓字不通州縣其于里社歡洽最甚力學工詩與虞仲
房爲友有文藁 台州府志

德舉家學

宋孝宗皇帝遺 卷二十七

二十四期校書

約園刊本

高先生翥

附叔邁姪鵬飛

高翥字九萬號菊磻餘姚人軍推選之子孝宗時游士
也有菊磻集二十卷久佚不存今存信天巢遺藁一卷
信天巢者先生所以名其居也後附林湖遺藁一卷爲
其姪鵬飛字南仲者所撰又附江邨遺藁一卷則其父
與叔邁之詩也邁登第官縣尉 四庫全書提要

滕氏家學

滕先生洙

滕洙字希尹婺源人溪堂先生愷之從子溪堂以文學

聞于時先生幼聞家學緒餘長從鄉先生俞宋祐及一
二諸名士遊教諸子爲學而不專爲場屋計厲以篤志
力行之訓甚悉晚得末疾猶手鈔孔孟言仁梗概一編
日夕玩誦而又大書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之語于壁以
自警其好學檢身雖老不倦如此子璘琪 朱子文集
和靖續傳

文節李貫之先生道傳 詳見劉李諸儒學案

鍾山門人

錄參程先生洵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朱子案補遺 卷二十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林氏門人

戴石屏先生式之

戴式之名復古以字行黃巖人號石屏篤志古學從林

景思徐淵子游 雲濠案黃巖縣志作徐似道 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

雲濠謹案先生有石屏集行世真西山稱其詩句法不減孟浩然

希尹家學

滕先生璘

縣令滕先生琪 並詳滄洲諸儒學案

和靖之餘

忠節李肯齋先生芾

詳見鶴山學案

鄭先生震

鄭震又名起字叔起號菊山連江人淳祐丁未鄭清之再相先生聞除命下痛哭流涕謂我自上流歸聞端平出師復兩京之敗皆鄭相誤國罪即登其門歷歷數之執下天府京尹趙與憲越一宿縱之在京師居時屋後有淫祠因其妻病鄰人謂宜禱之先生以狄仁傑嘗毀江南淫祠一千七百獨留禹廟秦伯廟伍子胥廟程子尚謂伍子胥廟亦不當留先生竟手毀廟像後亦無他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客京華三十餘年不行狹邪徑竇之門屈其氣節以道自鳴高潔其行家藏古今書數千卷於潛縣請主於潛學壬子伏闕言水火災不報漕臺請爲諸暨縣主學蕭山縣主學絮居吳門浙西倉臺請爲尹和靖書院堂長淮東閩請爲泰州胡安定書院山長平江府請爲三高堂長無錫縣率請至邑庠開講環轍淮左浙右據坐皋比深衣竹笏講性理學一時學者翕從焉歸故廬潛心窮理盡性之學晚年造詣益深正欲毀舊太極無極說別作太極書病亟遂卒著述有講義詩集雜著前後讀

書愚見太極無極說修攘事鑑南北要覽深衣書鄉飲
酒書并注易六十卦外又有碑銘記序百五十餘篇詩
百餘篇子思肖 所南雜文

梓材謹案湖廣總志鄭菊隱其先閩人移家于湘
陰之東湖元統閒再聘不起賜諡安節事與先生
相類附
識于此

鄭氏家學

鄭先生思肖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連江人安定和靖二書院山長
震之子太子上舍應博學宏詞科侍父至吳元兵南下

筆學案補遺

卷二十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叩闕上太皇太后幼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初名某
宋亡乃改名思肖思肖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
子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形言于詩文中如過徐子方書
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
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 梓材案鄭子封
一作齊子芳 寒菊云寧

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贈人云天下皆變吾
觀其不變惟其不變乃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
也又云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蓋超乎千古
之上與天地周流于不知不識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

以活微命役于萬物死于萬變者也何足道哉

姑蘇志

所南自戒

有行至貧至賤可以進之無行至富至貴不可親之何也有行之人綱紀森然動皆法度不敢一毫越理犯分恣其所行雖貧乏不以爲不足無故與之猶不受況妄謀乎忠孝仁義睦于家藹于鄉不以害遺于人斷無後殃無行之人譎佞殘妒塞于胸開心目所至悉犯于理貪涎滿脣并包之心熾然使得時則以勢劫之矣雖死且有謀餘孽猶毒于人也必難終以福匹夫有行保身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七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保家保子孫遺善爲閭里傳卿相無行亡身亡家亡國亡天下遺臭爲後世笑敢斷之曰無行之卿相不若有行之匹夫得若人而交之非損我者也是益我者也然我或有一于此人將拒我如之何得若是之人而交之耶其懼人之拒我也莫若以所以拒于人者反拒乎吾身庶乎可矣妄以言議人則幾于小人能自檢其身則不失爲君子終身其行斯言乎我少也昧惟由我父所行之塗行焉凜凜然或恐悖之玷于父母願必進于道期爲君子之歸故書以自戒

梓材謹案謝山鮎埼亭詩集有云蘇人造爲所南
心史舊本索高價不一而足然卽係舊本亦屬海
鹽姚叔祥之筆並非所南故物也閻丈百詩蓋嘗
辨之而吾友厲二徵士獨以爲真則嗜奇之過矣
是用作歌以曉蘇人兼寓徵士其歌卒云我昔在
三館曾見錦綫篇欲鈔竟未果至今魂夢纏何時
得此集卽以所畫蘭緘之示諸子斯價直琅
玕注云所南錦綫集子于永樂大典中見之

附錄

隱居吳下一室蕭然坐必南嚮歲時伏臘望南野哭而
再拜乃返誓不與朔方交往或于朋友坐上見有語音
異者便別去人咸知其狷潔亦弗爲怪

公畫蘭不妄爲人畫邑宰求之不得聞先生有田二千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七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畝因脅以賦役取先生先生怒曰頭可斫蘭不可畫嘗
日寫一卷長丈餘高可五寸天真爛漫超出物表題云
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爲春

晚年究竟性命之學以壽終

並輟耕錄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八

目錄

兼山學案補遺

伊川門人

補

郭先生忠孝

兼山家學

補

郭先生雍

白雲講友

趙先生善譽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白雲門人

補

謝先生諤

韓先生彰

張先生昌基 合傳

黃先生滄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曾先生種

艮齋講友

鄒先生昶

曾氏同調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方先生聞一

白雲私淑

洪先生适

盤洲學侶

洪先生遵

洪先生邁

盤洲講友

范先生成大

別見龜山學案補遺

李先生綺

別見和靖學案補遺

學案補遺 目錄

一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良齋家學

謝先生識

謝先生諮

合傳

良齋門人

補

歐陽先生朴

彭先生惟孝

附子一鳴一德一愚一遵

□先生子山

曾氏門人

李先生祐之

盤洲家學

洪先生祕

盤洲門人

歐陽先生朴 詳上良齋門人

容齋門人

危先生稹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袁韶 詳見絮齋學案

靜庵家學

曾先生克定

宋學案補遺 目錄

曾先生克永 合傳

郭氏續傳

補 黎先生立武

黎氏學侶

黎先生立言

洪氏續傳

洪先生簡 詳見慈湖學案

元中門人

吳先生澄 詳見草廬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八

後學 鄴 王梓材 同輯
悲谿 馮雲濠

兼山學案補遺

伊川門人

補

提刑郭兼山先生忠孝

兼山語要

有用者是聖人之道無用者非聖人之道學可用于天

下方始是若未可用終未是

梓材謹案此條本
之劉氏明本釋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八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艮內外皆止是內止天理外止人欲又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

梓材謹案朱子語類吳伯豐
問兼山所得于程門者如此

兼山易說

即鹿无虞鹿如鉅鹿沙鹿之鹿故知從禽非專鹿也 屯六

二

蒙之爲蒙可以達材可以成己也 蒙大象

人之生不知學問之可成不知吾獲陷阱之可避凡以

蒙故也 蒙初六

上下遠于二剛无所資焉謂之困蒙是以君子慎其獨也六四

不利爲寇利禦寇彼我賓主之辭非有時而利爲寇也

九上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而始于燕羣臣嘉賓者需之道也需大象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有士君子之行詩之所謂太平需之所謂貞吉也需九五

上六不當有事之地至于三陽彙征不能退聽以違之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雖敬之終吉未大失而已乃若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上六坎也故不足以追此上六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則三百戶不爲小矣訟九二

鞶大帶也男子帶鞶婦人帶絲蓋爵命之服非所以賞

訟也上九

地所以容民水所以蓄眾大司徒有比閭族黨州鄉容民之道也小司徒有伍兩卒旅師軍畜眾之法也師大象

武成之終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又曰敦信明義崇德

報功則盡上六之義者其武王乎師上六

洪範五皇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于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凡上之所以示下者如此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下之所以從上者如此也方顯比建大中之道逆者不追順者不拒无恤于去來无聞于小大邑人之不誠特爲其微者言之至于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蓋有无思而不中者矣可勝言哉 比九五

視履猶洪範之五事也考祥猶念用庶徵也其旋元吉

猶嚮用五福也 履上九

空學案補遺

卷二十八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君子得以爲君子小人不肯爲小人君子則尊道屈身而行道者有之小人事事屈道而信身无不爲也況否之時小人非惟屈道信身又將惡直醜正協比讒言以害君子者多矣詩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是也孔子稱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方其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固有不可去之者而儉德辟難發于早辨與疏且遠者言也孟子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

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故醴酒不設穆生去之曰
國人將鉗我於都市何必見否之已然而後避之不亦
晚乎 否大象

先大夫有言曰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居江湖之遠則
憂其君蓋泰言志在外否言志在君之意也 否初六

陳相道許子之言使市價不二國中無僞孟子曰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
同之是亂天下也故類族辨物乃所以盡同人之道人

大象

天之虧盈日月是也地之變流山河是也鬼神害福吉
凶是也人之好惡得失是也以此居尊則益光以此居
卑則不可踰故惟有德君子能終之 謙象傳

孟子有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
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
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謙六五

雷出地蓋帝出乎震之時于夏則仲春之二月于周則
孟夏之四月也大司樂以圓鐘爲宮雷鼓雷鼗孤竹之
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于地上之圓丘奏之圓鐘夾

鐘也夏時二月律也則雷出地奮豫而作樂崇德其在
于斯時乎帝者生物之宗祖考者人之始也故推以配
焉豫大象

隨不止于人道而言震東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生兌
西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成其出入也孰不隨之故春
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藏之隨也聖人東作西成亦隨
也五載一巡狩亦隨也隨之大豈一端而已也隨彖傳

舍己從人不咈人以從己之欲隨民之道也隨民之極
則民之隨也亦如是而已方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八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固有不隨者也至于其化自北而南皆有德以維其心
此亨于西山之道也故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方是時民歸之若自拘係乃從而維之也必也文
王有以拘係有以維繫豈文王之道而上六所言乃上
窮之民將從文王之維無子遺者也夫哉隨乎舍己從
人隨也達則兼善天下亦隨也不當時命而獨善其身
亦隨也故始之言父子夫婦朋友之隨而終之以文王
之成王道皆隨時之義也隨上六

女惑男風落山爲蠱長女從少男惑也風在山下落也

以人事言則風俗敗也故必有振德之術焉

蠱大象

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故曰伯夷聖之清者也當蠱之時非其德可以忘世其道可以高人不爲事窮不以物累不如是曷足以振之哉

蠱上九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故初九九二六四六五皆有焉

臨初

案元學案禮遺卷二十八

六十四卦圖說

剝圖刊本

九

古之人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孰無賁之義乎

觀六四

噬嗑自否來否乾剛而坤柔初六外而爲離柔也九五

降而爲震剛也

噬嗑彖傳

噬嗑先動而後明初未明也故不敢折獄致刑豐則先

明而後動初已明也故不待明罰救法而後用也

噬嗑大象

肺骨之乾堅強難噬者也噬嗑皆以柔而爲頤中之閒

上下二陰三五之所同欲以噬者也故在訟則爲難聽

之訟在獄則爲難折之獄而九四以剛明而聽之能得

其情者也古者以兩造禁民訟以兩造聽之而无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禁矣入束矢于朝不直則入其矢所以懲不直也以兩劑禁民獄而無偏信則不信者自反而民獄禁矣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不信則入其金所以懲不信也方九四之聽訟也既得其矢則不直者自反而服其非又得其金則不信者自反而服其罪則難折之獄既折而得其情矣尙且曰利艱貞吉則人之于獄訟其可易言之哉故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言一成而不可變也故

于聽之始也如此之審于其成也則又可知矣

噬嗑九四

噬嗑之義有審克之斷无五過之疵可以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秉彜者也故噬乾肉得黃金亦庶幾居中之得也六五之貞厲得當而已校之虞芮質厥成其亦未優乎

六五

鄭康成輩謂離爲日天文也艮爲辰地文也天地二文交相飾焉成賁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无一物不相文今纔得之二象而已故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麗乎土則凡麗乎天地者无非文也惟人則內之于一身外

之于庶物因其理而節文之所謂文明以止是也故君尊臣卑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立兄先弟後夫唱婦隨上行之以爲教下化之以成俗一本于上下相文自然而止耳故觀乎天文則日中星鳥宵中星虛而知東作西成之序時變可知也觀乎人文則二南之道麟趾騶虞之應化成可知矣故謂水火土石風雨露雷不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爲博也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不如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之爲約也故君子惟易可以盡心焉

賁象傳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八

入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安定先生謂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

賁六二

賁之文陰陽上下之相文自然之文也至于文明而不以止人爲之僞也人爲之僞殆不若白賁之爲得也禮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孔子曰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此之謂也故三代之王忠質相先救時之弊也方賁之時文旣勝矣白賁无咎其救僂之道歟然則人之文也率歸之

偽可乎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
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未有不
知止者也知止則誠而无偽矣 上九

先儒謂易以靜爲復天地以无心爲心觀其自古以固
存未有不由于順行周旋之必信者也且卦之二體靜
以法坤動以象震震已復于下雷已復于地中惡在其
靜而已也然則靜之終動之始斯可矣 復象傳

先儒皆以頻爲頻蹙之頻不得已而復也獨王昭素謂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六

九四明齋書
約圖刊本

爲頻數之頻頻蹙不得已則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
也何厲之有歟孔子所謂義无咎者爲不侔矣孔子曰
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
不能期月守也唯君子能久于其道其餘則日月至焉
而已故道有至于數失亦有知其數復得失之閒不能
一寸是以危也然而義无咎者知復故也是以子夏之
徒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蓋頻復也
與夫回之爲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
之者固有閒矣 復六三

堯曰放勳舜曰重華君臣也而並文王武王宣重光莫麗父子也而繼此所謂繼明

離大象

文明之初錯然者也不敬何以行之子入太廟每事問亦履錯之敬歟

離初九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若孔子者又安有大耋之嗟乎

九二

易稱近取諸身獨咸艮二卦言之爲詳而其成終者特異豈非咸極于感而艮終于止而已耶觀艮其輔咸有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八

十四明發書

納園刊本

序可見矣

咸上六

柔而在中位有餘而才不足稱也能恆其德婦人則吉夫子則凶何也婦人從一而終可也夫子制義從婦之義可乎是以伯夷聖之清孟子謂之隘宋伯姬守禮而不去孔子取其恭于此可見矣

恆六五

居震之極以動爲常窮而不知變者也是以言其得失則凶語其道則敗終无功矣

上六

堯授舜舜授禹雖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其可嘉遜之志則一也故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其是之謂乎

遜九五

鴻漸于陸陸當作遠遠者九達之衢

漸上九

兼山著卦說

著必用四十九者惟四十九卽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也蓋四十九去其十三則得三十六去其十七則得三十二去其二十一則得二十八去其二十五則得二十四凡得者策數也去者所餘之扞也

頤正先生曰世俗皆以三多三少定掛象如此則不必四十九數凡三十三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五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一六十五六十九七十三七十七八十一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三九十七皆可以得初揲非五卽九再揲三揲不四卽八之數獨不可以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爾

朱子曰今按此書之中此說最爲要切而其疏率亦無甚于此者蓋四十九者著之全數也以其全而揲之則其前爲掛扞其後爲過揲以四乘掛扞之數必得過揲之策以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扞之數其自然之妙如牝牡之相御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無且其前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扞之數

所以爲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皆不可以不察也
今于掛扐之數既不知其所自來而以爲無所務于
揲法徒守過揲之數以爲正策而亦不知正策之所
自來也其欲增損全數以明掛扐之可廢是又不知
其不可相無之說其失益以甚矣聖人之道中正公
平無向背取舍之私其見于象數之自然者蓋如此
今乃欲以一偏之見議之其亦誤矣

四象之數必曰九八七六者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
十四之策再以四揲而得之也九六天地之數也乾坤
之策也七八出于九六者也六子之策也乾坤相索而
成也

朱子曰今按四象之數乃天地之間自然之理其在
河圖洛書各有定位故聖人畫卦自兩儀而生有畫
以見其象有位以定其次有數以積其實其爲四象
者久矣至于揲著然後掛扐之奇耦方圓有以兆之
于前過揲之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有以乘
之于後而九六七八之數隱然于其中九七天數也
三十六二十八凡老陽少陽之策數也六八地數也

三十二二十四凡老陰少陰之策數也今專以九六爲天地之數乾坤之策謂七八非天地之數而爲六子之策則已誤矣

天之生數一三五合之爲九地之生數二四合之爲六故曰九六者天地之數也乾之策三百一十有六以六分之則爲三十六又以四分之則爲九坤之策百四十四有四以六分之則爲二十四又以四分之則爲六故曰九六者乾坤之策數也陰陽止于九六而已何七八之有故少陽震坎艮三卦皆乾畫一其策三十六坤畫二其策四十八合之爲八十四復三分之而爲二十八復四分之而爲七少陰巽離兌三卦皆乾畫二其策七十二坤畫一其策二十四合之爲九十六復三分之而爲三十二復四分之而爲八是七八出于九六而爲六子之策也然九六有象而七八無象蓋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于其中而無象以爻則六子皆乾坤之畫而無六子之畫也故惟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之奇畫用乾之九也得耦畫者用坤之六也無用七八之道也朱子曰今按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也五中數故

不用六七八九十天地之成數也十全數故不用而
河圖洛書之四象亦無所當于五與十焉故四象之
畫成而以一三四紀其次九八七六積其實揲著
之法具而掛劫之五與四以一其四而爲奇九與八
以兩其四而爲耦奇以象圓而徑一者其圍三故凡
奇者其數三耦以象方而徑一者其圍四而用半故
凡耦者其數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及其揲之三變
則凡三奇者參其三而爲九三耦者參其兩而爲六
此九六所以得數之實也至于兩奇一耦則亦參其
兩奇以爲六兩其一耦以爲二而合之爲八兩耦一奇
則亦兩其兩耦以爲四參其一奇以爲三而合之爲
七此七八所以得數之實也是其老少雖有不同然
其成象之所自得數之所由則皆有從來而不可誣
矣若專以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則雖合于積數之
一端而于七八則有不可得而通者矣不自知其不
通而反以七八爲無象不亦誤乎又況自其四營三
變而先得其七八九六之數而後得其一卦過揲之
策此于大傳之文蓋有序矣今乃以乾坤之象爲母

反再分之而後得九六焉且又不及乎七八而以爲無象誤益甚矣抑七八九六之用于著正以流行經緯乎陰陽之閒而別其老少以辨其爻之變與不變也九六豈乾坤之所得專而七八豈六子之所偏用哉若如其言則凡筮得乾坤者無定爻得六子者無定卦矣尙何筮之云哉其曰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六子無用七用八之道此又不攷乎歐陽子明用之說其鑿甚矣又況方爲四象之時未有八卦之名耶如蘇氏所引一行之言謂有其象而合其數則可爾今直以八卦分之不亦大早計哉

附五歲再閏圖

一變 二變 三變 四變 五變 六變 七變 八變 九變

掛 扞 扞 扞 掛 扞 扞 扞 掛 扞 扞 扞

甲_閏 乙 丙 丁_閏 戊 己 庚_閏 辛 壬

朱子曰郭氏之說以掛爲奇三變之中第一變掛扞第二第三不掛而扞故以有掛有扞之變爲掛無掛有扞之變爲扞其有掛之扞又棄不數而曰歸奇必俟再扞者象閏之中閏再歲也然則掛象閏歲而不

象三才反象不聞之歲而不象聞且必二劫而後復掛與大傳之文殊不相應又其聞必六歲而後再至亦不得爲五歲而再聞矣

附錄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正瞑目而臥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未出寢門而卒

程氏遺書

梓材謹案此條見遺書第二十一下朱子注云一本作或人仍載尹子之言曰非忠孝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先生卒亦不致奠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六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程允夫問曰郭立之以不動心處己以擴充之學教人與王介甫以高明中庸之學析爲二致何以異朱子答曰郭立之議論不可曉多類此析爲二致止恐其所謂不動心者未必孟子之不動心也

問郭仲晦何如人朱子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孟中庸說先生猶或以爲疏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

疏略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可駭也

粹材謹案據此似仲晦爲兼山之號俟考

陸放翁跋兼山易說曰郭立之從程先生遊最久程先生病革猶與立之有問答語著于語錄而尹彥明獨謂立之自黨論起卽與程先生絕死亦不弔祭蓋愛憎之論也立之子雍亦著易說得其家學蓋程氏易學立之父子實傳之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郭氏傳家易說提要云朱子云兼山易游于象數之學陸游跋兼山易說則謂程氏易學立之父子實傳之立之忠孝字也忠孝書自大易粹言所引外別無完本今觀雍書則大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八

十七 四明叢書 約關刊本

抵剖析義理與程傳相似其謂易之爲書其道其辭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如首腹馬牛之類或時可忘此象之末也云云實非專主象數者游所跋或近實耶至雍又不以卦辭爲象而謂觀乎象辭者卽孔子自謂其象傳馮厚齋易學深斥其非則公論也

兼山家學

補 隱君郭白雲先生雍

郭氏傳家易說

說卦曰乾爲天故世之說乾者止于天不得其道又以天爲體乾爲用夫以乾止于天則乾象當一畫不當有人道地道而備三才也孔子曰乾陽物也自道言之乾

坤天地人无非一物則是三才陽物皆乾之道故說卦曰乾爲天在天之乾也爲圓在象之乾也爲君爲父在人之乾也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火赤爲馬爲木果在地在物之乾也以乾能備三才萬物之象而三才萬物之一物不能兼乾之象故不得獨名曰天而必名曰乾也又況乾坤道也天地物也得是道而後爲物故天得乾之道而爲天也文言之初言四德後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利貞者性情也又觀餘卦利牝馬之貞利君子貞之類則疑其以元亨二德爲一利貞二德爲一矣蓋自易論之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之一卦論之則元與亨陽之類也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是以四德或爲二義可也且四德者在卦則爲天地人而言之曰元亨利貞在天地別而言之雖亦曰元亨利貞然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是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是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是也天地人陰陽剛柔仁義皆可謂之元亨利貞而卦之元亨利貞不可謂之陰陽不

可謂之剛柔不可謂之仁義者以卦得兼三才而三才之一物不得以兼卦故也

世有以得爲吉者竟之得舜是也有以喪爲吉者坤之喪朋是也得朋則以順濟順可小事不可大事之道喪朋則以健濟順天下無不濟矣坤道以喪朋爲正君子安此則吉孰大焉

易爲三才之書其言則三才之道也天地人雖均爲三才獨人道雜而多端无天地之純全故純剛爲乾而盡天道純柔爲坤而盡地道至于人事不齊一卦不足以盡故自屯至未濟共爲人道以配乾坤是以諸卦所事人事爲多而人道自此明矣然則人道以六十二卦而後能配乾坤所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歟

乾坤之四德所以生萬物而康屯者故屯有得于乾坤之四德也然四德非一于屯也屯之所得者屯之時屯之事而已

童蒙處蒙者也我所以發蒙者也一德以筮之則我一德以告之彼二三其德是以不能告也

天地之大尙不能无所需以生萬物况人道乎有孚者

充實之美也光亨者輝之大也有是德眾之所需也需
之亦以成是德也

需訟一體也相親而需則爲需相違而訟則爲訟性情
之異耳然性情之異而有孚則同者親而无孚需之妄
也訟而无孚訟之妄也窒者塞其源而不流也惕者謹
其事而知懼也得其中則吉成其終則凶如此則知訟
之爲道矣非特訟者爲然聽訟亦如之也好生之德洽
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窒之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哉惕之也呂刑曰簡孚有眾又曰獄成而孚輸而孚有
孚也故乃明于刑之中中吉也舜典之疑惟輕呂刑之
疑有赦不成其終也

宋五經補遺

卷二十八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貞正也師之道正于一者也故師以貞爲先丈人尊嚴
老者之稱故能慮善以動无輕敵貪利危國喪師之患
所以惟丈人爲吉也與武王惟師尚父宣王方叔元老
同義

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天位則爲比得臣位則
爲師天下之吉莫吉于此故比直言治天下之眾莫吉
于貞故師先言貞帥師有君道而不得如是之大如是

之久也故无元永之貞

剛德天德也天德畜之則止不能畜則失聖人之所以爲聖以能畜天德而已然畜有二道有止而畜之者畜之大也故爲大畜有入而畜之者畜之小也故爲小畜捨是皆不能畜矣能大畜天德則理無不亨小畜疑于未亨故言亨也

履者行道之義乾在上天道也天道至大天下之所難履而行之也故有履虎尾之象履虎尾直取其難非取其爲害也然履虎尾者有啞人之患履乾之道者雖難而无啞人之患惟有亨之理也孔子之博施濟眾則曰堯舜其猶病諸言修己以安百姓則曰堯舜其猶病諸信乎天道之難履如此

泰通之大者也通不足以盡之故曰泰

否閉也塞也天地閉塞而不通人道何從而立乎故否之時非人道也人道配天地而言聖人之道是也聖人之道絕故曰否

同人名卦不曰同者同大同也大同則三才无不同矣聖人明人道得失必有所指故名曰同人不曰同也然

聖人雖行人道而其道未嘗不同天者蓋由同人則同天矣人道以同人爲大故也故爲君臣父子爲兄弟夫婦朋友至于臨民爲政處己接物凡有見于外者無非欲盡同人之道子思之所謂盡性孟子之所謂心其說一本于此然天无事于人也聖人亦同其无事于人則不期同天而天自同矣大舜善與人同孔子稱其無爲而治則同天矣孔子曰子欲無言是亦同其无事之義也野者遠于有事又其廣大無際同人之道至于野則廣大无不同矣六爻之才皆不及此

乾坤四德諸卦有之者皆自乾坤中得其一時一事非全有之也雖使彖釋无異辭亦不得與乾坤同如屯爲屯之時元亨利貞臨爲臨之時元亨利貞屯之元亨利貞已不得施于臨臨之元亨利貞亦不得施于屯又安得如乾坤四德天地長久其用无窮哉故知四德支分派別散爲諸卦合則爲乾坤矣譬之水焉澗谿沼沚江淮河漢以至于海皆水也其功皆能潤其德皆能生其力皆能載而大小相遠則有閒矣乾卦言不言所利大矣哉正所以別坤也諸卦不必言也

有德而不居亨在其中矣小人矜能伐功日損之道君子德日進而謙不已是以有終也

豫之爲卦上動而下順惟動不應後志者也以此建侯則內無不服之人以此行師則外無逆命之敵周封同姓五十而不以爲私順故也所謂利建侯也湯東西南北之征而天下不以爲怨順故也所謂利行師也

謙卦一謙而得四益爲吉隨卦一隨具四德而无咎非无咎不足于吉也蓋謙之得失在人事人事以吉爲善隨之得失在道道以无咎則不失不可一概論

觀易之爻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是以陽不過九陰不過六而盡矣復稱七日自姤經六爻至復初九而七日臨稱八月自復經六爻至遯六二而八也蠱之先甲後甲亦六日之義先甲三日者蠱之先也義之終而弊之始也至中而大弊矣是爲蠱也以言乎治則不治之時也後甲三日者蠱之後也弊之終而新之始也至中而大新矣是爲蠱之反也以言乎治則治之時也故治爲蠱之反而蠱爲治之反二者之義兼于先甲後甲之甲相與循環而已甲卽蠱也

元亨利貞天生物之大德澤下于地施生物之德故臨具四德也自一陽生而爲復長而爲臨凡八變而得遯遯臨之反也有臨之大亨是以知遯之有凶也有凶不必凶至蓋有凶之理也與隨有獲同義

鬼神至幽也人至明也聲臭之所以不能交也聖人設爲祭祀寓之誠心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道也天地鬼神尚且不違況人乎故盥而不薦一示于上則有孚顒若必見于下觀而化也

頤中有物事之至小者也而名卦之義有取于此者蓋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八

三四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易之道觸類而長之雖大而天下莫能載小而物莫能破者其道皆一也又況頤中至小猶須震之動離之明而後可斷矧有大于此者乎是以聖人欽慎之而不忽也

賁自泰來雖取六二上九之變其實主文明之道者六二而已故彖釋賁亨則曰柔來文剛其文有異于噬嗑所謂剛柔分也小利有攸往以上九之變而非主卦之爻是以小利而已

剝有二道有民剝君小人剝君子民之剝君不過厚百

姓以自薄爲安宅順止之道小人剝君子則勿與爭利
藏器待時而已潛龍勿用內文明而外柔順艱正晦其
明儉德辟難遯之時義皆君子遇剝之義也

乾坤剛柔相爲消長陰剝陽盡至復而剛反在卦之中
其義爲大幽微難言故因七日以言之則復之爲義易
明非復之義盡于七日而止也

自太極函三論之則无有妄无妄之別自三才之判論
之然後有妄无妄分焉天之于覆地之于載皆无妄也
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亦无妄也无妄天道也盡天

宋元厚案補遺

卷二十八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故具元亨利貞也諸卦具四德者各見其義无妄則
以天道得之也

健天德也能止天德其畜大矣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
之止健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止健也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孔子之止健也能止之則畜而
有之矣

天下之養自養生養心養德養人其養雖不一然非如
頤之虛中則口實无自而致養必有虛以容之斯足以
受養矣故卦辭祇以觀頤口實爲言以明頤之道以虛

中爲主故也

過非人之失也過于用剛也過于用剛所以爲大者過也當本末弱而棟橈之時非過于用剛不可也夫大廈將顛梁棟傾橈不可扶持是以必當大過治之也亦猶衰亂之世天下蕩蕩无綱紀文章非聖人大過常道以治之豈能復治哉

坎離等六卦卦辭并彖皆只以三畫取義坎以剛中而實故稱有孚心亨有剛中之德者未有不能濟難也故行有尙如頤大過噬嗑中孚之類皆六畫取象者也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八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離之與坤道雖不同而性略相類故坤之牝馬自順而健離之牝牛自柔而強馬乾象也故坤之黃裳元吉見于六五牛坤象也故離之黃離元吉見于六二君臣之辨觀二五之象斯得之矣 以上上經

咸以感爲義蓋无所不感故謂之咸感而无不通是以咸亨咸无不亨上也利貞以感次也夫婦之感人倫之始人道之大也是以以咸取女則無不吉然序卦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皆有咸之道者也聖人明人道故卦辭以男女爲言而彖并天地萬物言之

所以盡卦之象也

其道可久斯无不通无不通則无過舉內利以固外利以行此其所以爲恆也

乾健也艮止也有剛健之德而止于上者大畜也有剛健之德而止于下此其所以爲遯也孔子之德與天同矣而可以止則止遯之義也

大壯之象四陽過中名卦之義實取于大也雖天地亦大者之壯非獨人事而已與泰言大來無以異也

晉卦取名之義與大有兼相類大有火在上君道也故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八

二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大有晉明出地上臣道也故爲晉君臣天地之象雖不同其欲以明德居上則一而已

聖人之德惟明爲大有明德以在上大有之君是也有明德以居下晉之臣是也

明夷者明傷也故爲明德遭難之時非聖人其難其慎用悔而明殆且傷矣所以利艱貞也

大學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故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則一家之治所以爲治國治天下之本也而家人之道亦與

治國治天下之道皆一也齊家自夫婦始故舜觀厥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則利女貞者又家道之本也此與詩首關雎言后妃之德同意

有睽之事有睽之時睽本小事而大人有睽者遇睽之時也

見難而知止謂之蹇故蹇爲智者之事

解與屯爲內外亦與蹇爲反復故蹇利西南而解亦利西南雖止與動不同其險難則相接跡矣

世以損有損下厚己之意故以損爲非美然損美損惡

宋王雱《周易》卷二十八

王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損上損下損其惡與不及或損而爲君子或損而爲小人一治一亂莫不有損之謂也文王取損惡益善爲言孔子因之至益則彖言民說无疆然後知損亦有損下厚己之意也

損而致益損之得也損而无益損之失也得則爲善爲君子失則爲惡爲小人此損之道有二也益一而已以剛決柔謂之夬剛柔者君子小人之象也小人之害君子也以喜怒之私心往往陰爲之謀以行譖害君子之去小人也以天下之公義是以暴揚于王庭乎號其

有自取危厲之道而決之也以一柔而乘五剛自危之道也不能退聽以違之是其可決也告自邑者始王堯寧號其有厲而決之然後自邑國告之及于四方以見盡天下之公義也

觀一陽之復猶曰朋來无咎而姤以一陰之遇不待得朋是以知其壯也陽至四五而後言壯姤一陰方長卽爲壯者亦見君子小人之情不同也是以陽爲君子而陰爲小人

萃聚之世既庶既富之時也故萃有亨之道孔子曰既

宋子學案補遺

卷二十八

子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聖人設教必于富庶之後而設教之道莫先于孝享以爲天下先故觀之神道設教亦必以盥而不薦爲首與萃之時王假有廟致孝享之意同

天地萬物皆有升在人則位之升謂之升德之升亦謂之升也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道是以元亨之理在焉升位而見大人故無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而見大人則日入于君子之塗故用見大人可以无憂而有慶也

處困尙德而不尙言雖君子之言人亦未之信况眾人乎

井言其凶者以見雖有德而不及用非井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又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中庸之言皆終于用盡井之義則中庸之道得矣然卦辭不言其功獨言其凶者蓋深以不克終其功爲戒也能終其功則吉可知亦猶中庸言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之謂也井字本取井榦之象而井田又取井字之義故卦名非井田之義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下之事不和則革和則無革是革之繫乎時也聖人以道論之乖于道則革不乖于道則不革是革又繫乎聖人也然方革之初固不能使天下之盡信俟其盡信則失時矣

井以不改爲德以動出爲功井之道也鼎用以享上帝養聖賢鼎之道也

文武始于憂勤終于逸樂其亦震來虩虩笑言啞啞之義乎

艮止之義最爲近道而知之行之者鮮且天下之欲無窮而人每患于不能止者蓋不知无欲之地而止之也有欲而止之大畜是也故有說輶豶豕之象伊川所謂力止之者也止于无欲之地所謂艮其背也人之有目欲于色者也耳欲于聲者也口欲于味者也鼻欲于臭者也至于背则无見无知故无欲常與物背馳而不相向使欲无自而生故得安得于止之道一身且不獲况外物乎內欲不動則外境不入是以行其庭不見其入也不獲其身忘我也不見其人忘人也忘我者在止之止也忘人者在行之止也以止而忘我之止施之于行施之于人皆一也內外兼止則人欲自滅而天理存是以无咎孟子言養心莫善于寡欲與艮其背之義正同凡天下之進如女歸之漸无不吉也利貞者女歸之道正也固守之无不利矣然聖人制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節其禮爲尤備是以知其漸也

少女從長男非正之道樂于自進則凶也何所利哉卦辭言征凶者獨歸妹一卦然而非樂于自進亦无凶矣豐者盛大之名盛大所以亨極天下之盛大惟王能至

之蓋王者有道之主也然物極太盛者憂必將至惟用
中道自持則可无憂故欲勿憂則宜如日之方中也日
過中則昃豐過盛則憂一道也聖人欲持滿以中故言
宜日中

自亨之道論之則旅得其小者耳自貞吉論之亦不能
大全獨得旅之貞吉也

巽入也故能亨然柔弱自居其小宜矣能入故利有攸
往居柔小亨故利見大人聖人懼小其志而欲養其大
體也是亦沈潛剛克之意歟

天下有說之道在上者不違是道以臨人在下者得其
志而自說耳使有心于其閒非兌也

天下離散爲渙而散天下之難亦爲渙居渙得散而亨
散天下之難亦亨也

節之過與无節同非亨之道故吉節不可貞如是則節
无他道焉中而已

雜卦曰中孚信也夫信者孚之一也孚者其道之大全
也以信不足以盡孚故必曰中孚然有信之而信者有
作也有未嘗信之而信者无作也无作中孚是也故自

人之爲德論之則曰信又其小者則信于言而已自道論之則曰孚或未見于有孚而其道可孚或无其人焉而是道爲可孚皆曰有孚也故孚之道有无心于信天下而天下信之之意无不感也无不通也亦无不受而容之也无作也无止也亦无損益盛衰之理有孚于一身于一家于一國于天下遠近大小眾寡之不同其孚一也

大過四剛二柔剛過之象小過二剛亦曰過者蓋剛實其中則爲過矣是以聖人貴夫居柔而用剛故中孚而後有小過頤而後有大過也

易六爻有應者八卦旣濟未濟居其二而未濟不能濟難者以旣濟六爻皆得位未濟六爻皆失位故也六爻皆應皆得位在六十四卦之中獨此一卦而已以是知欲濟者必在有應必得其位然後可也

先旣濟而後未濟者猶泰之與否也泰極則否旣濟窮則未濟天道人事莫不然也聖人之爲戒深矣

以上下經

著卦辨疑序

聖人易數之學不傳久矣今粗能通者天地之數大衍

之數乾坤二篇之策而已捨揲卦之外亦莫知其用也世之言易數者皆出于緯書星曆災異之學流爲陰陽末技非聖人之道也然大衍天地謂之數乾坤二篇謂之策則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也

朱子曰數是自然之數策卽著之莖數也禮曰龜爲卜筮爲筮是已老陽一爻過揲三十六策故積六爻而得二百一十有六策耳

孔穎達謂于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中獨取五十策爲用是則數反出于策大衍反出于二篇其倒置甚矣豈不思積數之揲而後有策由大衍而後有二篇乎京房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爲五十馬融以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日二十四氣爲五十荀爽以八卦六爻加乾坤用九用六爲五十皆妄相傳會非學者所宜言至鄭康成姚信董遇皆取天地之數以減五六義雖近之而鄭氏謂五行減五爲五十姚董謂六畫減六爲四十九五六當減則減又何必傳會五行六畫此儒者之蔽也韓氏取王弼之言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夫何賴焉顧歡云立此五十數以數神又何

立焉夫數本于自然數之所始聖人能而明之耳安能以私意加毫末于是也故大衍之數五十是爲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窮之愈切其失愈遠惟毋意毋必斯得之矣故曰至誠如神自其用四十有九之後聖人得以用之也若是則大衍之數五十猶數之天也其用四十有九猶數之人也天人之道既立則用不用生焉此之謂易之數也

然近世曆家多稱出于大衍蓋傳會其數于其始名是而實非及一變用則其數支離終不可復得何大衍之

有皆妄人之說也曆數之學傳會甚易且以五十爲始四十九爲始五十五爲始八十一六十四皆可首數至其望而不通則小小遷就亦无大失是如顧歡之言可立之數也儒者往往不明乎此肆爲術士所欺然自漢以來太初四分猶爲近古故其數多本乎自然是以曆家有言曰古之六術並同四分以遷史攷太初亦四分也而亡失特甚曆之疏繆有古以來莫甚于三統班氏不復討論太初而備載三統至其傳會欺妄之言一語不遺良可歎也後世皆謂一行王朴之術出于大衍二

者亦皆術士之學第能文飾之耳欲如太初四分近古之數尙未之有況易乎故易數與曆不可同論也

朱子曰既謂之數恐必有可窮之理

五十者數之本也四十有九者數之用也此聖人用數揲蓍之法也揲蓍之法自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儀就兩儀之間于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備三才之象故曰掛一以象三也揲之以四象四時也奇者所掛之一也扞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兩揲之餘實于前以奇歸之也歸奇象閏也五歲再閏非以再扞象再閏也蓋閏之後有再歲故歸奇之後亦有再扞也再扞而後復掛掛而復歸則五歲再閏之義矣

朱子曰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扞指閒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于無名指閒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于中指之閒也一掛之閒凡再扞則五歲之閒凡再閏之象也

凡一奇再扞三變而成一爻十有八變則一卦成矣然併奇與扞計之初揲非餘五則餘九再揲三揲皆非餘四則餘八世俗以八九謂之多四五謂之少故有三多

三少之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且初揲餘五再揲餘四三揲餘四以四十九數計之去此十三數則左右兩手之中得四九三十有六老陽之數也故陽爻爲九而其策爲三十六初揲餘九再揲餘八三揲餘八以四十九數計之去此二十五數則左右兩手之中得四六二十有四老陰之數也故陰爻爲六而其策爲二十四至于世俗所謂兩少一多者去其十七則得四八三十有二少陰之數八也世俗所謂兩多一少者去其二十一則得四七二十有八少陽之數七也揲筮之法本無二致因或者誤以扚爲奇又好以三多三少論陰陽之數故異說從而生焉

朱子曰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爲少以耦爲多而已九入者兩其四也陰之耦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數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耦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爲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爲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四矣歸

奇積二三一二而爲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二三而爲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眾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眾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爲陰陽之老少者其說又本于圖書定于四象詳見後段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耦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錄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爲說恐或未究象數之本原也

四營謂分而爲二掛一象三揲之以四歸奇于扚其營有四也四營而後有爻爻而後有卦故云成易也一掛再扚共爲三變而成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矣

朱子曰四營方成一變故云成易易卽變也積十二營三掛六扚乃成三變三變然後成爻

自八卦少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重爲六十四卦合

三百八十四爻爲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天地之間
无不備矣乾坤策數之後復以四營成易之道者以明
易之作始于數也

太極者三才未分之名統三才之道者也兩儀猶曰二
象也謂有乾坤天地二象而未爲乾坤天地也四象者
九八七六陰陽老少之象此與大衍之序同大衍太極
也分而爲二兩儀也揲之以四四象也四象既生然後
太極分而爲三才兩儀定而名乾坤八卦以成吉凶以
定而大業生焉吉凶者八卦之所有而非八卦之所生
大業者聖人之所造吉凶定則易道成矣易道成故聖
人用之以崇德廣業也

以上繫辭

朱子曰是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熹竊謂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
體次第最爲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爲
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
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
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
而明道先生以爲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

謂最切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其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耦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含六二含七三含八四含九洛書之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爲陽而一爲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爲二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爲二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爲二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爲二而謂之太陰也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乾生一陰則爲三而爲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離生一陰則爲三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巽生一陰則爲三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艮生一陰則爲三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于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四畫者十有六經

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八分爲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
又各有一陰一陽則爲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無文
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者此也五畫之上又
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相
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之次其在圖可見矣今旣以七八九六爲四象又以
揲之以四爲四象疑或有未安也河圖洛書竊竊以
大傳之文詳之河圖洛書蓋皆聖人所取以爲八卦
者而九疇亦并出焉今以其象觀之則虛其中者所
以爲易也實其中者所以爲洪範也其所以爲易者
已見于前段矣所以爲洪範者則河圖九疇之象洛
書五行之數有不可誣者恐不得以出于緯書而略
之也

附錄

曾氏及書郭氏傳家易說後曰郭子和家傳伊川先生
之學初示予兼山先生中庸解易說四學淵源論久之
子和又以所著中庸易說二書及兼山九圖相授其道
則子思孟軻一出于誠廣而充之求爲聖賢皆有益于

德者也舉而措之事業可以迪哲爽邦則清靜簡易悉本諸人情可無爲而有成功是書之傳豈曰小補之哉朱子跋長陽醫書曰予嘗謂古人之于脈其察之固非一道然今世通行唯寸關尺之法爲最要且其說見于難經之首篇則亦非下俚俗說也故郭公此書備載其語而并取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以釋之夫難經則至矣至于德用之法則予竊意診者之指有肥瘠病者之臂有長短以是相求或未得爲定論也蓋嘗細考經之所以分寸尺者皆自關而前卻以距乎魚際尺澤是則所謂關者必有一定之處亦若魚際尺澤之可以外見而先識也然今諸書皆無的然之論唯千金以爲寸口之處其骨自高而關尺皆由是而計取焉則其言之先後位之進退若與經文不合獨俗間所傳脈訣五七言韻語者詞最鄙淺非叔和本書明甚乃能直指高骨爲關而分其前後以爲寸尺陰陽之位似得難經本指然世之高醫以其贗也遂委棄而羞言之

朱子語類曰郭子和性論與五峯相類其言曰目視耳聽性也此語非也視明而聽聰乃性也箕子分明說視

曰明聽曰聰若以視聽爲性與僧家作用是性何異五
峯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君子小
人者天理人欲而已矣亦不是蓋好善惡惡乃性也

楊士奇曰頤正先生于易發明精到

白雲講友

趙恕齋先生善譽

趙善譽字靜之一字德廣宋宗室系出太宗乾道五年
進士主昌國簿累除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陸辭先
嘗進南北攻守類攷上曰卿向所進書可謂有志至是

宋史案補遺

卷二十八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進易說謂聖人以斯道寓之書上又曰聖人以此寓
之于書天何言哉易學要須兼通天人卿史學如此經
學又如此及臨遣又曰卿向來學優則仕今乃仕優則
學朕得人矣後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所至就郡庠立
學以教宗子率知嚮學持節東蜀凡三年士民愛之如
父母遂寧尤所歸心丐歸主管雲臺觀卒先生研精性
命之說所著易說明白簡易朱晦庵一見歎賞以爲擴
先儒之所未明郭頤正序其書謂貫三才之理于其中
一諸儒之說于其外二公師表一世于先生特厚所著

又有論語說恕齋類彙年止四十有七識者痛之

樓攻媿集

恕齋易說

乾初九之辭決戒之切也九四之辭疑則與之進也九三之辭詳猶可勉也上九之辭直則不可爲也聖人之言纖悉委曲一至于此亦惟恐其陽剛之或偏而已

乾坤二卦惟二五兩爻爲善而他爻皆有戒之之辭履霜戒于一陰之生括囊戒于多懼之位三猶可以含章而從事上則至于龍戰而道窮亦乾卦爻辭不同之意頤以養正而不妄動爲善下卦震體有動而求養之象故三爻皆凶上卦艮體有靜而知止之象故三爻皆吉內明則見理必盡外說則無拂于人情不如是而能革者未之有也

節六四一陰柔而應于初又上承九五之陽能安于節者安則無所往而不通故曰亨承上道也九五居尊得位剛健中正節之當者也當則無所往而不可故曰甘節吉往有尚以其在臣故曰安曰亨言己能安之則亨也以其在君故曰甘曰吉言施之天下人皆美之然後爲吉也

頤井鼎皆有養人之義豈非養人之利博故多取象以示人耶三卦義雖不同皆以上爻爲吉故頤之由頤井之勿幕鼎之玉鉉皆在上爻耶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著錄易說四卷提要云其書于各卦名義之相似者多參互以求其義至于各卦之六爻亦往往比類以觀之其論皆明白正大朱子謂其能擴先儒之所未明馮椅易學亦多取之謂其能本畫卦命名之意參稽卦爻象象之辭以貫通六爻之義而爲之說蓋不虛美也

附錄

朱子語類曰趙善譽說易云乾主剛坤主柔剛柔便自偏了某云若如此則聖人作易須得用那偏底在頭上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八

聖學四明叢書

淵園刊本

則甚既是乾坤皆是偏底道理聖人必須作一箇中卦始得今二卦經傳又却都不說那偏底意思是如何剛天德也如生長處便是剛消退處便是柔如萬物自一陽生後生長將去便是剛長極而消便是柔以天地之氣言之則剛是陽柔是陰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君子是剛小人是柔以理言之則有合當用剛時合當用柔時胡庭芳曰宋朝宗室前此未有推明易學者蓋自先生始

白雲門人

補學士謝良齋先生謬

附錄

楊誠齋爲神道碑曰淳熙儒學之士雲湧川匯人舒向家毛鄭也而其臺艾典刑之尤者二浙則震川程泰之西蜀則眉山李仁仲江西則清江謝昌國也然程李二公或以經學鳴或以史學鳴或以文辭鳴曰經而經曰史而史曰文而文者其惟謝公乎

又志曾伯虞墓曰良齋先生未仕日嘗假館于廬陵蘭溪王氏之槐堂授徒講學一時俊秀自遠來學者北自九江南暨五嶺西而三湖東則二浙鱗集于堂下詩禮之訓仁義之實誦弦之聲洋洋如也後數十年異材林立布列朝野或以學傳或以行著或以能稱或以文炳者多良齋之門人弟子也

陸放翁跋兼山家學曰予始得此書猶未識昌國後五年始同朝詳觀其爲人誠法度之士閒相與論學輒忘昏旦乃知其得于子和先生者深矣昌國名其所居曰良齋亦以嗣兼山之學歟

梓材謹案先生亦號定齋朱竹垞經義考有良齋定齋二先生書說謂良齋者薛氏季宣定齋者謝

氏則先生也

韓先生彰

張先生昌基 合傳

韓彰安陽人守夷陵秩滿過荆謂項平甫曰彰幸甚得事頤正郭先生于夷陵聞教多矣平甫曰先生之言云何曰先生言子思但言誠而程子乃言敬敬故其弊多欺誠則不欺矣平甫曰是在子思之書而先生不知察耳夫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先生將使學者以天自居乎將使之修人道而後至于天乎若猶修之則必有事矣子思之首章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此修道之方也誠之者人之事也人之道也名之曰敬可乎不可乎他日夷陵張昌基來平甫問之曰郭先生謂程子言敬不若子思言誠有諸曰有之平甫曰立之以爲如何曰天下之至言也平甫曰立之素豪士不柰程子所言敬何吾固知立之之以爲至言也子以爲行子之欲嗜酒好色無所矯揉而以爲誠乎將樂循禮義無所勉強而以爲

誠乎使吾胸中樂循禮義則誠固未嘗不敬也而又何悖焉吾苟未能樂循禮義則必將戒謹不見恐懼不聞以持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以修之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以勉之此皆子思之說也敬乎不敬乎夫安而行之生而知之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者古固有之矣然豈後學之所可自居哉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則非敬不可也

項氏學說

知州黃復齋先生營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知州曾先生種

曾種字獻之溫陵人知舒州嘗受學于郭白雲

姓譜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先生爲舒州守時刻所哀輯大易粹言七十卷總論三卷凡七家明道伊川橫渠廣平龜山兼山白雲之說也

門人李祐之爲之跋

良齋講友

長者鄒先生昶

鄒昶廬陵人富而好禮王瀘溪周平園楊誠齋謝良齋皆與之游廬陵南方之上游支水自贛興國而下曰富川川流在門能不愛重貴疊石爲屋以脫往來于厄平園記之一時稱爲長者其歿也洪文敏銘其墓

文文山集

曾氏同調

方先生聞一

方聞一字□□舒州人淳熙中爲郡博士時溫陵曾種
守舒州聞先生輯爲大易粹言十卷所采二程子張子
楊龜山游廌山郭兼山及曾種師郭白雲七家之說今
兼山之書不傳惟賴是書以存

四庫全書提要

白雲私淑

文惠洪先生适

洪适字景伯初名造字溫伯鄱陽人忠宣公皓之長子
幼穎悟日誦三千言紹興閒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卷二十八

聖九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擢祕書省正字後秦檜惡忠宣先生亦論罷檜死復官
嘗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究心調度饋餉無闕終尙書右
僕射兼樞密使謚文惠遵字景嚴刻志苦學官至同知
樞密院事後知建康有惠政卒謚文安季弟邁字景盧
亦中博學宏詞科歷知建寧婺州紹興皆有善政以端
明殿學士致仕謚文敏

姓譜

梓材謹案周益公爲文惠神道碑云公量宏履坦
行以忠恕每語人曰吾自得頤正先生簡易之說
用亦不盡頤正卽白雲是先生可稱郭氏私淑也
梓材又案阮亭居易錄引內閣藏書目錄載盤洲
集八十卷云竹垞鈔本止有詩又載盤洲集十三
卷云文惠與弟文安文敏同登館閣文名滿天下

號稱三洪時朋芻炎兄弟亦稱三洪而功名爵位遠不及此又云其父忠宣公松漠紀聞及景伯隸釋景嚴泉志景盧容齋五筆夷堅

志唐人萬首絕句今皆傳于世

雲濠謹案先生有盤洲集一百卷隸釋二十七卷隸續二十一卷周益公爲神道碑稱其將踵歐陽文忠集古錄趙明誠而下勿論也又云初居縣南之竹坡榜曰良齋晚徙邑東竹木參天巖桂尤多命曰桂山二名聞於中外子在從班賞被召薦人及公姓名上遽曰是所謂良齋耶子問陛下何自得之上曰朕見其性學性源五卷而得之耳又稱其平生著述至多有良齋集四十卷論語詩書解各二十卷春秋左氏講義三卷柏臺詠垣奏議各五卷經筵總錄三卷其他如金石庵類彙鈴閣約草筆隱堂記自嬉集楚山游臺雲根叢臺樵林機鑿南坡學林天上詩臺江行雜著景符堂文彙尙數十編又嘗進孝史五十卷詔付祕書省云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八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忠宣使朔方先生年甫十三能任家事以忠宣出使恩補修職郎紹興十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宜升擢遂除敕令所刪定官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

自兩制一月入政府又四閱月居相位又三月罷政家居十六年兄弟鼎立子孫森然以著述吟詠自樂

盤洲學侶

文安洪先生遵

洪遵字景嚴忠宣仲子自兒時端重如成人從師業文不以歲時寒暑輟父留沙漠母亡先生孺慕攀號既葬兄弟卽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與兄同試博學宏詞科中選賜進士出身擢祕書省正學歷遷翰林學士兼吏部尙書知隆興二年貢舉拜同知樞密院事薦眉山李燾永嘉鄭伯熊莆田林光朝未及用御史周瑛劾之免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建康府進資政殿學士卒諡文安

宋史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卷二十八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雲濠謹案周益公爲神道碑云文安有文集入十卷東陽雙忠譜各十卷錢譜五卷

文敏洪容齋先生遵

洪邁字景盧忠宣季子也幼讀書日數千言一過目輒不忘博極載籍從二兄試博學宏詞科紹興十五年始中第授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入爲敕令所刪定官累遷左司員外郎三十二年假翰林學士充賀金登位使欲令金稱兄弟敵國而歸河南地書用敵國禮孝宗卽位殿中侍御史張震以先生使金辱命論罷之明年起知泉州乾道二年復知吉州入對除起居舍人歷拜翰

林學士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爲一書淳熙
改元知紹興府過闕奏事言新政宜以十漸爲戒明年
再上章告老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贈光祿大
夫諡文敏先生以博洽受知孝宗手書資治通鑑凡三
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于世惟所修欽宗紀多本之孫
覲所紀多失實云 宋史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引內閣書目載野處前後
集九冊無卷數阮亭又云忠宣奉使大節不殊蘇
子卿文敏又奉使可稱無忝乃大學諸生論之曰
厥父既無謀厥子安能解國憂云云南渡大學之
橫如
此

宋元學案遺 卷二十六

四明叢書
經國刊本

盤洲講友

文穆范石湖先生成大

別見龜山學案補遺

教授李先生綺

別見和靖學案補遺

艮齋家學

謝先生識

謝先生詒

合傳

謝識謝詒艮齋二弟也艮齋教育之識有譽庠序詒中
淳熙乙未科艮齋每謂之曰二親高年兄弟侍養之樂
雖聖賢亦所難必云 楊誠齋集

良齋門人

補縣令歐陽先生朴

梓材謹案先生字全真新喻人舉進士作州縣二十餘年不求人知改知衡陽未赴一日無疾輒大書力學持身語數幅戒其子勿徇俗爲釋老費言畢而逝見姓譜

雲濠謹案平園續彙洪文惠神道碑以先生爲文惠高第述其事實時知衡陽縣

彭求志先生惟孝 附子一鳴一德一愚一遵

彭惟孝字孝求太和人甫冠而孤事母盡子道稍長力于學聚書萬餘卷號彭氏山房延老師宿士主講說命子姪執弟子禮惟謹先生亦造其席旦暮不懈每自勵

宋元學案禮遺 卷二十八

至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曰學而不施于事猶不學也于是闕鄉閭之急赴公上之難必行其志乃已自號求志居士或曰玉峯老人開禧三年卒年七十有二初從良齋平園誠齋三先生遊其卜築也三先生賦詩屬文以表之子一鳴一德一愚一遵皆有學行 陸潤南文集

□靜齋先生子山

□子山謝良齋之徒也良齋爲作靜齋銘而朱子跋之曰良齋受學長陽冲晦先生之門行其宗旨訓誘後學孜孜不倦其論求仁功夫如此所以期于子山者遠矣

子山蓋亦有以用其一日之力使斯銘者不爲虛語乎哉

朱子文集

曾氏門人

李先生祐之

李祐之蚤遊溫陵曾氏之門嘗跋其所哀輯大易粹言

經義考

盤洲家學

洪先生祕

洪祕字必之郡陽人忠宣之孫而文惠之仲子也姿稟

宋史案補遺

卷二十八

辛酉四明嚴書

一約閣刊本

英悟加以生長見聞不繩而直方忠宣南遷文惠繼免先生力學任家娛適親意而忘其謫以忠宣恩補官累判桂陽軍郢州差知武岡軍尤篤意學校延登諸生講授經義溪洞聞風至遺子入學又差知南劍州不赴卒年七十一

魏鶴山集

盤洲門人

縣令歐陽先生朴

詳上良齋門人

容齋門人

知州危驪塘先生稹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太師袁彥淳

詳見聚齋學案

靜廬家學

曾先生克定

曾先生克永

合傳

曾克定克永伯虞二子也俱好學有文

楊誠齋集

郭氏續傳

補司業黎所寄先生立武

大學本旨

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卽知所先後之知蓋通徹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八

五孟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知用力之先後耳夫物孰有出于身心家國天下之外者哉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主在心心之發爲意此物之本末也誠而正正而修修而齊齊而治治而平此事之終始也本始先也末終後也而曰知所先後者其究在乎知止而已

附錄

少年高科常懷謙抑篤志嗜學一如未仕

佐洪府時歲饑有同僚言殺一牛活萬蟻欲籍富戶賑

貧民駁之曰萬蟻固可憐一牛何罪而死眾稱善
于大學中庸等書聞與世所宗尚者異義

趙濠水序先生中庸大學曰所寄先生宿德峻望如魯
靈光振鐸鄉國以覺後爲己任慨然謂一書道統所載
乃取兼山郭氏說從而發之作中庸指歸首以正統居
體所以名中之義其說曰乾九二人道之始故稱龍德
正中中之體也坤六五心君之位故稱黃中通理中之
位也帝降衷民受中萬化之所由出也作大學發微曰
大學曾子之書一書之功在于止善止善之說蓋取諸

良曾子固嘗稱良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厥旨甚深所
謂一以貫之者此也夫易冒天下之道中庸大學實出
于易先生提綱舉要統宗會同由是天人相與之際體
用一源之實昭徹無間非先生之學深造自得卓然有
見于大本其孰能與于斯既又原作者之意爲中庸分
章以見繩聯珠貫之妙據舊文之古爲大學本旨以訂
夫更定錯簡之疑備論詳說歸其有極先生有功于聖
門有賜于後學可謂遠且大矣

梓材議案是序云又建鳳洲精舍仿佛河汾蓋卽
江西通志所謂金鳳書院也又案四庫書目著錄

中庸指歸一卷中庸分章一卷大學發微一卷大學本旨一卷提要言其中庸分章發明郭氏之旨所書具有條理大學本旨仍用古本皆以爲曾子之書不分經傳而以所稱曾子爲曾皙之言要其歸宿與程朱亦未相抵牾悟惟其謂中庸大學皆通于易列圖立說絲連繩貫而排之未免務爲高論云

黎氏學侶

黎先生立言

黎立言元中子伯兄國學進士好讀易纂諸儒所傳成一書 吳文正集

洪氏續傳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八

五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縣令洪先生簡 詳見慈湖學案

元中門人

吳草廬先生澄 詳見草廬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八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九

目錄

震澤學案補遺

震澤先緒

王先生仲舉

伊川門人

補
王先生蘋

章氏先緒

章先生甫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震澤家學

王先生大本

王先生大中
合傳

王先生誼

震澤門人

補
陳先生長方

補
章先生憲

補
曾先生逮

補
方先生翥

震澤私淑

林先生光朝

詳艾軒學案

陸先生九淵

詳象山學案

王氏續傳

王先生楙

附子德文孫教

楊氏家學

楊先生□

楊氏門人

王先生伯廣

宋東萊補遺

目錄

四明錄書

約圖刊本

曾氏門人

呂先生祖儉

詳見東萊學案

方氏家學

方先生景嚴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九

後學鄧士粹材同輯
慈谿馮雲濠

震澤學案補遺

震澤先緒

奉議王先生仲舉

王仲舉字聖俞其先福清人唐水部棨八世孫剛介屬學不徇時好徙家吳之震澤卒贈奉議郎生蘋爲世父

伯起後姑蘇志

伊川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著作王福清先生蘋

粹材謹案明文海郭萬程撰宋福清儒林傳有云自唐水部棨之八世尙書郎伯虎教授伯起皆世其文學從弟仲舉徙吳生蘋而爲伯起後伯起遺之從程子學于洛得高第之學若楊時者居多

王著作語

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尙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策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

震澤禮說

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掃應對卽是道德性命之理

曲禮所言糞除之禮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體究之斯知上達之理

附錄

信伯問學于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但信

諸理

程氏外書

先生資稟精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于從政者然不微名當世世亦罕知之

力以聖學爲己任言行純懿爲程門高第

宋龜案補遺

卷二十九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生論語集解自述曰讀書須求聖賢所以反覆翫味優游涵泳期于默識心通洞達無間然後爲學若祇循習詁訓析文義適足爲玩物爾

章復軒誌其墓曰先生淳一不雜故得之深不事表襮故所養厚貌肅而氣和言簡而義明故望之可欽卽之可愛慕其接物意誠而感通其治事從容而中理其從政必盡其能其蒞民必極其惠豈非所謂時措之宜耶又曰嗚呼夷考世儒之學自先秦兩漢更魏晉涉隋唐窮經探道號稱名儒者不乏然韓愈氏顧以謂孟軻氏

死不得其傳下到於今若河南程氏之學若先生之所受遠有端緒質之孔孟無愧也其學要以深造自得敏于躬行其序自正心誠意以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要本于格物致知自盡己之性以至盡人物之性極于參天地贊化育要本于至誠不息達于禮樂則可以窮神知化擇乎中庸則可以開物成務然士無師傳以肄業考疑往往不得其門而入雖然後生可畏焉知來者無渙然冰釋于斯道

章氏先緒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九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章先生甫

章甫字端叔浦城人知壽春縣著孟子解義詔付祕書省除國子教授以薦歷除都官郎中抗言元祐黨籍之禁非出陛下本意上優容之子八人憲哲知名 姓譜

雲濠謹案龜山楊文靖公誌先生墓云年十四卽辭親求師友薄遊江淮開殆十年知泰州掛冠居吳門卒有文集二十卷

震澤家學

王先生大本

王先生大中 合傳

王大本大中福清先生二子也大本朝請郎浙西安撫
參議大中儒林郎 姑蘇志

王先生誼

王誼字正仲福清人蘋從子家吳江以學行鳴于時當
出仕秦檜當國忌天下才能先生發憤爲罷相對以刺
之爲僕所告檜怒貶象州十年乃歸遂不復仕著春秋
類書 蘇州府志

震澤門人

補教授陳唯室先生長方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唯室遺文

孔子作春秋于二百四十二年間獨書宋災伯姬卒以
其得死所也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君臣上下不爲
無人于一女子聖人進之豈聖人亦將有感于斯乎 烈二

婦傳

附錄

長方見尹子于姑蘇問中庸解子云伊川先生自以爲
不滿意焚之矣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紀侯大去其國陳齊之謂聖人蓋

生名之大名也若漢樂大是也愚按以大爲紀侯之名
木劉質夫

補隱君章復軒先生憲

雲濠謹案姑蘇志載先生與弟慙俱受學于王信伯游于楊龜山朱漢上呂紫微諸公閒宣和中貴監漢陽軍酒稅沒于兵

附錄

先生志著作墓曰道學衰微千有餘載士習于章句傳
注孰有心傳自到者憲自髫髻已聞河南二程夫子紹
孔孟之絕學私淑諸人獨恨不得供灑掃應對之役問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九

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所以學也旣冠居吳則聞州里福清王先生實程門高
第乃與季弟慙及閩陳長方少方執門弟子之禮薰蒸
濯漑于仁義道德之言若江海之浸雖莫測其涯渙然
知師道可尊朋友講習可樂也

補侍郎曾習庵先生逮

附錄

樓攻媿曰乾道末年余客授東嘉貳卿曾公以吏部郎
出守嘗侍坐論訓詁音韻數端公皆以爲然余因曰此
皆學者之細也公正色曰不然中庸所謂博學之審問

之慎思之明辨之力行之五者不可闕一茲非所謂博
學者乎余爲之悚然公乃文清次子文清及見元城龜
山諸公家學有自來矣

補正字方次雲先生齋

讀易詩

蕩蕩春風野老家欲尋蹤跡隔煙霞洞中搆出小桃核
種作碧雲千樹花

乾

雨過前村湖水平魚頭戢戢逐波生鄰家籃裏收雞子
昨夜分明報五更

元

宋學案補遺

卷二十九

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洛邑舟車萬里均舟車白浪與紅塵微掀衣角涼生面
不是清風動白蘋

亨

江上柴門照夕陽牧童蓑笠下牛羊明朝依舊山前路

溪北溪南花草香

利

牛背穩如千斛舟斜煙細雨任遨遊春風草綠江南岸

祇見輕寒不見牛

貞

附錄

林竹溪序次雲先生詩集曰綱山先生嘗曰在昔乾淳
莆之人物最盛其閒諸大老若文節次雲景章漁仲皆

千載人物今艾軒以集行夾漈通志溪東藝圃久傳于世可以讀其書而知其人獨麟臺方公既歿其後浸微平生著述片紙不存其可傳者惟古律詩兩卷亦復沈沒不顯姓氏僅見于老艾一銘是豈非可重慨惜也耶劉後村跋竹溪所藏次雲與夾漈帖曰昔聞之林井伯孔初平諸老言麟臺方公給札時院吏先送策題卻之曰何待我之淺也發策者遂以三國六朝形勢戰守爲問度辭僻事若傲以所不知者公一揮六千字條列縷析如響答聲凡陳壽王隱孫盛習鑿齒沈約魏收諸書

宋靈案補遺

卷二十九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載無毫粟漏失學士大夫讀之失驚入館未幾而性高亢惟友夾漈善艾軒以公精博眼空四海而猶約艾軒相聚盡借夾漈新書讀之前輩尙友服善如是然則謂公恃才傲物不容于館閣者非篤論也

震澤私淑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

詳艾軒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詳象山學案

王氏續傳

王先生楸

附子德文孫攷

王楸字勉夫福清先生之孫也

梓材案原本作從孫攷吳苑庵跋真西山與周

卿手簡云周卿仕宋不甚顯其學實出于其曾祖信伯先生周卿爲信伯曾孫則勉夫乃其孫非從孫矣蚤

孤奮學事母母歿以不逮養不肯預鄉薦所著有野客

叢書三十卷巢睫彙筆五十卷子德文字周卿克世其

學魏了翁真德秀游似杜範王遂皆薦之官止承節郎

周卿子攷字行父終日清坐不聞馨歎童豎入見亦斂

容而起著雲嶠類要紀事極該博

姑蘇志

楊氏家學

楊定軒先生口

卷二十九

八四

約圖刊本

楊定軒佚其名震澤人其大父紫微公受學于伊川之門人先生所學自其家世嘗以定名軒貽書真西山以記之西山稱其嬰繁劇而不亂遭變故而不懼于定之

一言用力深云

真西山集

楊氏門人

王先生伯廣

王伯廣字師德常熟人少從中書舍人楊邦弼學由進士乙科調德清尉歸鄉里悉以家產予諸弟一毫不自取也又試教官授溫州平江教授改常州未上卒先生

文章出于天性嘗與張于湖友善著聽雨集

姑蘇志

曾氏門人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

詳見東萊學案

方氏家學

方先生景巖

方景巖次雲子有父風

劉後村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九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九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

目錄

劉李諸儒學案補遺

譙氏師承

郭先生載

二程門人

補 劉先生絢

補 李先生顛

補 侯先生仲良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補 朱先生光庭

練先生繪

補 邢恕

伊川門人

補 張先生繹

補 馬先生伸

補 吳先生給

補 周先生孚先

補 周先生恭先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 晏先生敦復

補 袁先生澹

補 焦先生瑗

補 周先生純明

補 孟先生厚

補 謝先生澁

補 李先生參

補 譙先生定

補 趙先生彥道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 唐先生棣

補 暢先生大隱

補 范先生文甫

補 暢先生中伯

補 李先生處遜

補 張先生闕中

謝先生收

蕭先生服

彭先生醇

朱先生定

賈先生易

張先生杲

時先生紫芝

周先生綸

補李處廉

侯氏門人

周先生憲

詳見震澤學案

侯氏所傳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高先生元舉

朱先生震

詳漢上學案

馬氏門人

補何先生兌

焦氏門人

汪先生應辰

詳玉山學案

趙先生恭夫

謙氏門人

補馮先生當可

沈氏門人

張先生祖順

袁先生方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補遺

馮氏門人

補李先生舜臣

蕭氏續傳

蕭先生許

附師李端臣

舒氏門人

邊先生恢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宗正家學

補李先生心傳

補李先生道傳

宗正門人

李先生惟正

文節門人

牟先生桂

父折

牟氏家學

牟先生子才

詳見餘山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

後學 鄧王梓材 同輯
慈溪馮雲濠

劉李諸儒學案補遺

譙氏師承

郭先生載

郭載羌中人涪州譙定嘗受易焉告以見乃謂之象與

擬議以成變化之義郭本蜀人其學傳自嚴君平 程沙隨說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譙天授之學得於蜀彞氏夷族袁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道潔之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勳故曰學無常師

梓材謹案彞氏宋史隱逸傳作郭彞氏云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

學也與沙隨說少異

二程門人

補 博士劉質夫先生絢

劉質夫語

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此

伊川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

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附錄

詔爲太學博及就試有疾猶勉力學校論議不倦學者多親之

將終啟手足自盥醜猶道詩書語

或問謝游楊尹侯郭張皆門人也朱子答曰程門高第不止此數人如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諸公所造尤深所得尤粹

朱子語類曰伊川語各隨學者意所錄不應一人之說其不同如此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永嘉諸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語絮

又曰李端伯語錄宏肆劉質夫語記其髓

蔡覺軒續近思錄曰劉質夫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

補校書李端伯先生頌

梓材謹案邵氏聞見錄數康節交游最密或稱門生者有李侍講育字仲象子頌字端伯然則先生父爲康節交遊先生始亦康節門生矣

端伯傳師說

顛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

熟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于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頤言趙澤嘗云臨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爲恕終必恕矣

宋王學案補遺 卷三十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柔先生傳師說末條云嘗與趙汝霖論爲政切忌臨事著心曰此誠是也然惟恕上合著心蓋卽此說而重記之汝霖卽趙澤之字

附錄

黃東發曰程氏遺書卷一蓋李端伯所錄而伊川嘗謂得其意者

補 侯荆門先生仲良

侯師聖語

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

事君者以行道爲志非爲祿也然亦有時而爲貧若專

以食爲事則廝役之爲志也

梓材謹案胡五峯題呂與叔中庸解曰靖康元年河南門人河東侯仲良師聖自三川避亂來荊州宏兄弟得從之遊議論聖學必以中庸爲至又言河南夫子侯氏之甥而師聖又夫子猶子也師聖少孤養於夫子家至於成立其從夫子最久而悉知夫子文章爲最詳其爲人守道義重然諾言不妄可

附錄

坐客有問侯先生語錄異同者朱子曰侯氏之說多未通胡先生嘗薦之羅後延平先生與相會頗謂胡先生稱之過當因言其人輕躁不定羅先生雖以凜然嚴毅之容與相待度其頗難之但云其遊程門之久甚能言程門之事然于道理未有所見故其說前後相反沒理會有與龜山一書

羅欽順曰侯氏說中庸以孔子問禮問官爲聖人所不知似乎淺近恐未得爲至也以孔子不得位爲聖人所不能尤害事

補學士朱先生光庭

梓材謹案先生受學於安定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先生終身力行之見范內翰所撰墓誌吾邑萬季野所輯儒林宗派列先生於胡氏學派蓋本於此

奏疏

黃老之術主于清淨虛無世惑猶淺唯是釋氏最爲大
惑人無賢愚皆被驅率高明之士則沈溺于性宗中下
之材則纏縛于輪回患淺之俗則畏懼于禍福甚可怪
也聖人曰天命之謂性儒者當盡性而後知苟不務知
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未知生焉知死儒者當窮理而
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惠迪吉從逆凶
惟影響儒者當親履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
聖人言行布在方策明如日星可師可法今士大夫被

宋末學案補遺

卷三十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儒者服當師法聖人言行而乃自暴自棄區區奔走從
事胡法古者學非而博在四誅而不以聽今之棄先聖
之言從胡人之學無乃學非而博者乎豈可以不禁之
也

請戒約傳
習異端

臣竊以聖朝用經術取士冠越前代止是不當專用王
安石之學使後生習爲一律不復窮究聖人之蘊此爲
失矣若謂學經術不能爲文須學詩賦而後能文臣以
爲不然夫六經之文可謂純粹渾厚經緯天地光輝日
新者也今使學者不學純粹渾厚輝光六經之文而反

學彫蟲篆刻童子之技豈不陋哉

請用經術取士

附經術取士條列

一第一場試諸經大義六道乞令每人各治二經每經各試大義三道仍須先本注疏之說或注疏違聖人之意則先其注疏所以違之之說然後斷以己見及諸家之說以義理通文采優者爲上義理通文采麤者爲次義理不通雖有虛文不合格

一第二場試論語孟子大義四道論孟各兩道□□之法與經義同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六四朝藏書

約園刊本

一第三場試論十道乞于荀子揚子文中子韓吏部文中出題

一第四場試策三道內兩道乞問歷代史一道時務省試五道三道乞問歷代史兩道問時務

附錄

公揆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奉議練先生繪

練繪字質夫浦城人少同楊龜山遊伊川之門大觀進士浮沈州縣不以軒冕爲榮而以名教爲樂官至奉議

郎姓

附錄

楊龜山嘗與書曰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于我則雖行止疾徐閒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多不自己求之以質夫篤志強學因其所進勉而卒之無難矣

補 尙書邢和叔恕

宋元豐案補遺

卷三十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梓材謹案和叔嘗爲康節伊川擊壤集後序云恕嘗從先生學而奉親從仕南北未之卒業然於講聞其文章而次第其本末則或能之是和叔之於洛學不獨從遊二程先生而惜其有玷師學也梓材又案和叔又從曾南豐遊朱子南豐年譜後序曰世有謂公爲史官薦邢恕陳無己爲英錄檢討而二子者受學焉其實不然者三又云公所教恕者其在元豐史館之時乎未可知也

附錄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

從臣遊

孔氏談苑曰邢恕有文學辨論多不請而教人士大夫謂之邢訓竟坐教朝士上書奪中書舍人出知隨州後

自襄州移領河陽彭器資作告詞云勉蹈所聞無煩多
訓蓋譏之也

伊川門人

補張思叔先生釋

思叔文集

客有難者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天下何思何慮而子欲思之耶侯笑曰公知其一未知
其二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人道之
常也吾又何思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天道之常也

宋王學案補遺

卷三十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又何思子見世之人矯情亂志拂頹以成其行者乎
富貴之未來則爲之巧語輒熟視人有詡詡乞憐之色
不得則戚戚以爲憂患難之來則爲怨愁無聊之聲鼠
匿鳥伏若不可容以僥倖險阻之萬一不得則戚戚以
爲憂嗚呼是未來者果可來而既來者果可去耶夫爲
不知有是理而強思之也天下始紛紛多事矣是所謂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也子所謂不思殆謂是歟

子見庭中之杏當未春時槪然一枯株耳然則春而華
秋而落果何有耶子能思其所以華思其所以落則死

生之理盡矣子見坐隅之燭當中夜晰晰可以見幽隱
仆之則矚目不見邱山果何物耶子能思其所以見思
其所以不見則鬼神之理盡矣孔子所謂學而不思則
罔孟子所謂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是也不然子欲捨
是而求道家者流浮屠之說去人情絕思慮塊然坐乎
窮荒之域視吾君臣父子泛泛若江湖之適相值也頽
廢壞蕩不自收斂且曰吾之道將自同於獸死木爛而
已吾又何思嗚呼是道也吾不知其果何道也耶而子
不願學之耶

以上絳州
思堂記

宋王學案補遺 卷三十

九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朱子曰張思叔與人作思堂記言世閒事有當思者
有不當思者利害生死不當思也如見萬物而思終
始之云云此當思也

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
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
必謀始出言必願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
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于座

隅朝夕視爲警

座右
銘

附錄

家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于市出闈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讀書所致爾卽發憤力學遂以文名

自見伊川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思叔一日于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心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伊川曰子何似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天也子何似顏子和靖言某與思叔旣相友善思叔始見伊川思叔穎悟疏通先生亦便喜之自此同游處先生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學者從之漸眾

和靖嘗因侍坐稟伊川曰張某每聞先生語言下解悟某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思叔恐不及某先生以爲然

先生祭伊川文曰自我之見七年于茲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昔先生有言見乎文字者有七分之一心繪乎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

可益七分之一心其猶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于伊洛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吾固不可得而聞也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洗心去智格物去意默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

又寄友人詩曰有客厭事事潔身山之幽寒暑不相待乃有卒歲憂有生此有事簡之成贅疣澄江本無浪不如信虛舟六經力道要無以利心求一朝與理會萬境真天遊

思叔長子爲文又善辦事先生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于世

朱子曰思叔敏似和靖伊川稱其朴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

又語類曰張思叔語類多作文故有失其本意處不若只錄語錄爲善

蔡覺軒續近思錄曰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洫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

黃東發曰孔子夢周公一也張繹所錄則謂晚年不遇不復夢見鮑若雨所錄則謂若曾夢見大段害事夢周公何害事之有殆惑于異端真人無夢之說耳是鮑之錄不若張之近人情

補侍御馬東平先生伸

附錄

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姦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閒以趨利叛去公方白吏部求爲西京司法銳然爲親依之計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生及門求見伊川辭之先生欲先棄官而來伊川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

胡文定時政論曰伸言汪黃自言官黜爲監稅而其言則有狀矣不慎命令則以下還都之詔也廣布私恩則以復祠官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衛膚敏而用孫覲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貶吳給張闔邵成章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厚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

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眾所共知亦眾所共見當時罷之反以爲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謹捐軀爲國之人邪說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

蔡覺軒續近思錄曰馬時中天資重厚雖勇于爲義而恥以釣名居朝凡所建明輒削其橐故人少知者

補待制吳先生給

梓材謹案先生嘗爲御史宋史馬先生伸傳其進疏有云吳給張聞以言事被逐

吳先生語

孟子云乍見孺子乍見字極有意義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鹽場周先生孚先

伯忱問答

問先生舊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至忙孚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卽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爲學者設謂以聖人方之禪客未嘗聞若學者須是行住坐臥是道伊川答曰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乎先竊謂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不念則流入于狂狂者進取曾皙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于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念亦無害也伊川答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乎先竊謂樂山樂水狀仁知之體動靜述仁知之用樂與壽明仁知之效知則能知之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水水謂其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樂樂謂其無疑也仁則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于所性有得于所性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于外也故壽壽謂其達生理也伊川答曰言意未能體仁知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乎先竊謂此語是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見得到也仁能守之者孳孳

于此也莊以涖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
觀時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是人君事伊川答曰
臨政處己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于此也此
言未能盡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

伯忱跋曰予先舊講習太學建中靖國庚辰冬過洛
陽遊伊川先生之門預羣弟子之列親炙模範時聞
誨語越明年暮春歸省庭闈期歲復入學以所疑爲
書請質于先生皆得親筆開論逮今幾四十年矣以
今日視前日固知學之不博問之不切日月逝矣功
不加倍祇益自歎紹興丁巳冬予先謹書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
坑治周先生恭先

伯溫問答

問子貢後人多以貨殖短之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世
之豐財但此心未去耳

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
自有所得當深求于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
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
此教人耳若能于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

氣質

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

問回也三月不違仁如何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

問博施濟眾何故仁不足以盡之曰既謂之博施濟眾則無盡也堯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遠近有閒勢或不能及以此觀之能博施濟眾則是聖也

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其有仁之功也管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稱子糾不當立而事之失于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亦可以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爲非而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矣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之是非則甚害義理也

問如何是仁曰只是一箇公字

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是氣之體

如此又問養氣以義否曰然又問配義與道如何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又問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如何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丑夫子烏乎長之問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

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

問孔子言血氣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氣如禮記說南方之強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理義之強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理義勝之

問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如何曰盡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則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能窮理使盡性至命也又問事天曰奉順之而已

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補侍郎晏先生敦復

附錄

時伊川道學爲天下宗師公不遠千里而見焉先生一見奇之由是學問日益純正士類推重

上方銳意恢復爲內修外攘之計公進治本之說曰朝廷者天下之本也自古未有朝廷治而天下不治者亦未有朝廷不治而天下治者故曰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此不易之序也

補進士袁道潔先生概

附錄

道潔及登河南程夫子之門聞蜀隱者薛叟名晚遊蜀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物色求之莫能得末至一郡並舍有叟且荷笈之市午漏下輒扃其戶道潔從壁間覘之方隱几默坐意像靜深問諸鄰則曰是鬻香薛翁不知其所從來道潔亟款門以弟子見

雲濠謹案陳止齋爲薛良齋行狀嘗稱袁道潔少學於河南程先生特未見其爲從學二程也止齋又云湖湘閒皆高仰道潔

補 布衣焦公路先生瑗

附錄

朱子語類曰汪端明少從學于焦先生汪旣達時從杲

老問禪憐焦之老欲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杲杲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不契而歸亦奇士也

梓材謹案朱子全書載是條原注云焦名援字公路南京人清修苦節之士其名與里與本傳稍異

謝山句餘土音賦大涵焦徵君講舍詩光堯臨御日
洛學正裛崇乃有游楊侶偏追箕穎風翹車辭上相
微尚託冥鴻小隱大涵水長瞻太白峯道隆心倍古
德盛禮彌恭慨自夷吾輩相尋放誕中乍逢驚嶽嶽
侍久始融融漸醉醇醪味同遊元氣冲籙書傳正派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端憲湖芳蹤學錄遺高第圖經失寓公徵文原脫落
考獻益冥蒙一綫從誰考陳編賴直翁原注云焦先
生公路爲程門弟子顧不見于伊洛淵源錄爲吾鄉
寓老顧不見于志乘向非史直翁之集則無考矣

補進士周先生純明

梓材謹案二程傳大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明
口明道謂周全伯純明日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
議論振古之豪傑云云邵氏聞見錄作明日悵然
謂門生周純明云云果係明道之言則先生亦明
道門人矣聞見後錄有
云全伯程伊川子壻

補孟先生厚

附錄

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伊川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意是莊子見道淺不柰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補博士謝先生湜

雲濠謹案魏鶴山嘗跋金堂謝氏所藏伊川程氏真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梓材謹案宋志載先生春秋義二十四卷又總義三卷經義考並云佚

附錄

伊川與先生書曰若欲治易先尋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會通貫餘人易說無取枉費功青陽夢炎曰麟經在蜀尤有傳授蓋濂溪先生仕于合伊川先生謫于涪金堂謝持正先生親受教于伊川以發明筆削之旨老師宿儒持其平素之所討論傳諸其徒守之不變熏陶漸漬所被者廣如馮公輔朱萬里張習之劉光遠諸先生皆一時所宗

補
李先生參

附錄

黃東發曰程氏外書李參錄拾遺以望道未見爲望治道太平恐于本文有增

雲濠謹案先生爲其兄質夫春秋序見晁氏郡齋讀書志又案四庫提要於二程外書云凡撰朱光庭陳淵李參馮忠恕羅從彥王蘋時紫芝七家所錄

補
徵君譙天授先生定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於劉白水傳言先生嘗從二程子遊魏鶴山記簡州四先生祠堂言河南之學以先生與謝持正爲大徒高第似先生不必列於私淑以爲私淑者則本朱子之說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附錄

伊川貶涪實先生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遊詠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

朱子與汪尙書曰郭子和云譙天授亦黨事後門人某見胡劉二丈說親見譙公自言識伊川于涪陵約以同居洛中及其至洛則伊川已下世矣問以伊川易學意似不以爲然至考其它言行又頗雜于佛老子之學者恐未得以門人稱也以此一事及其所著象學文字推之則恐其于程門亦有未純師者不知其所謂卒業者

果何事耶

王雪山記涪陵先生祠曰涪陵譙先生初習佛伊川授其學以大學中庸而指其法以敬先生悅之棄家破產疲曳妻子以從之遊及其困飢且死不以非義之粟而易將殞之命非天下之豪傑其能建立如此哉往余在都有不悅伊川之學者爲余道之余曰建炎之初詔起譙先生于河南無所蹤跡有野人道使者入嵩山深絕見先生臥土屋衣襦釜竈皆塵強擁起之旣至與宰相不合遂去不知所之此孔子所謂遯世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天地造化有不可羈縈或攝受之無難可謂有力非耶制伏虎豹非西方獅子不能他非余所知也是時尙未知先生之詳後數年過涪陵見伊川之孫太守程公示余以武夷胡公憲河南郭公雍諸文且道所未盡者乃得其本末出處甚悉初涪陵未有先生祠堂公至始克爲之險遠幽仄有此足以重天下而無與揚之至今蓋其後徙于伊洛而轉仄于吳楚存沒皆不闕于故鄉其疏固宜雖于先生無所爲虧而鄉黨之典與牧守之職則爲曠非公道問學

敦教化念其祖而欲崇其徒獎其先賢而欲風厲其後來者誰與領此堂成而余來非平時有慕于其中而竊見其餘末又誰當言之此豈偶然乎哉

梓材謹案是記又言先生起布衣爲通直郎直祕閣喪亂莫知所終或云終於嵩山少林寺又云隱居青城之老人村易姓迨於今猶存云

補 承議趙先生彥道

景平問答

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于利故便不是

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謂蹈仁而死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補 祕書唐先生棣

錄伊川語

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又問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

如何可以格物曰但宜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卻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棣問禮記言有忿懣憂患恐懼好樂則心不得其正如何得無此數端曰非言無只言有此數端則不能以正心矣

又問聖人之言可踐否曰苟不可踐何足以垂教萬世棣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于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昔孫莘老嘗問顏孟優劣答之曰不必問但看其立言如何凡學者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如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又問大學知本止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何也曰且舉此一事其他皆要知本聽訟則必使無訟是本也

棣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何曰孔子退省其心中亦足以開發也又問豈非顏子見聖人之道無疑歟曰然也孔子曰一以貫之曾子便理會得遂曰唯其他門人便須辨問也

棣又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後只有禮始是仁處

棣問福善禍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

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棣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王五 四明叢書

約刊本

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于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于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于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

又問才出于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惡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于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之也孔子所

言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

又問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
以爲輪轅可以爲梁棟可以爲榱桷者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才乃人之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爲善

又問性如何曰性卽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

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四庫存目錄唐氏遺編四卷提要云宋唐棣編又言其嘗受業於伊川程子與門人共記平日問答之語爲此書已載入二程遺書又案四庫提要於二程遺書云自程子旣沒以後所傳語錄有李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蘇昞劉絢劉安節楊迪周孚先張釋唐棣鮑若雨鄒柄暢大隱諸家云云是先生所記固諸家之一也

附錄

嘗從伊川學伊川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次莫如語

孟自是有所得

補 暢先生大隱

暢潛道語

以有心息念則愈紛擾一寓諸敬則俱無事

慮而後能得得者對失之名人爲利欲沈湎若失之者學者能慮而得之然所謂得亦何所得哉

附錄

官婢行酒暢大隱力拒之先生聞而不善之也

晁氏客語曰有道潛道少時嘗見溫公論性善惡混潛道極言之溫公作色曰顏狀未離于嬰孩高談已至于性命伊川笑之又問莫應舉否對曰某之應舉得祿而

已

又曰李曰不欺之謂誠暢曰便以不欺爲誠非也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則不息非以不息解誠也伊川曰無妄之謂誠不偏之謂中

黃東發曰謂以心知天爲未然而謂心卽是天固于知天之上加通徹矣若夫謂道不可離爲未然而謂道豈有可離不可離何其蕩無繩墨也此暢潛道之錄朱子註其多非先生語歟

補
范先生文甫

附錄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楊中立問四象子言四

方

范文甫問趙盾弑其君夷皋又問許世子弑其君買皆

從傳說

唐棣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范

文甫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棣

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于天子如何曰

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

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唐氏所編伊川語錄又一條云范公甫
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
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
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
而已何得更有所謂土地邪又問只恐駭眾爾曰唐狄
仁傑廢江浙開淫祠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
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
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存之亦無謂公甫恐即
文甫傳寫之訛如係二人則伊川弟子范棣蓋其
一人也又一條云范季平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
近思仁在其中如何曰仁即道也百善之首
也苟能學道則仁在其中矣是一范也

補
暢先生中伯

附錄

暢中伯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伊川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所謂尙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

補舍人李先生處遯

嘉仲問答

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鋤耘灌漑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曰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黍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闕而已

宋光學案補遺

卷三十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問否之匪人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于天地之間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物不生無人道故曰否之匪人

補張先生闕中

附錄

闕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本起于數程子答

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尙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髦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于數謂義起于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豪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尙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謝先生收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謝收口口人問學于伊川答曰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先生去和靖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謂也和靖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

養

尹利
靖語

蕭先生服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舉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爲本移知高安縣尉獲凶盜獄具先生審其辭疑之且視其刀室不與刃合頃之而殺人者得凶蓋平民也徙知康

州改親賢宅教授入對論人主聽言之要纚纚數百言
徽宗謂有爭臣風奉詔作崇寧備官記帝稱善語輔臣
曰服文辭勁麗宜居翰苑朕愛其鯁諤願諫官何可缺
此人張商英當國引爲吏部員外郎以父老請蘄州史
宋
雲濂謹案豫章書載先生著有
接伴遼使語錄并文集十卷

彭先生醇

彭醇字道源廬陵人登熙寧六年進士第歷守康賀二
州所至有惠政嘗上書譏切王氏之學崇寧三年編入
黨籍政和初以朝奉大夫致仕

廬陵縣志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先生號澈溪居士楊誠齋爲其文集後
序云方其壯也以文明策上第及其晚也以治具
最三郡及其老也約官朝奉大夫年未七十
懸車以示子孫雖曰未達亦可以爲達矣

朱先生定

朱定□□人伊川云定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
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昇僧伽避火某後
語定曰何不昇僧伽在火中若爲火所焚卽是無靈驗
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尊敬可也此時
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定識不至此

程氏遺書

賈先生易

賈易字明叔無爲人中進士甲科爲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嫻法令議獄惟求合于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訖去郡中稱平歷官侍御史上書言天下大勢可畏者五一日上下相蒙二曰政事苟且三曰經費不充四曰人材廢闕五曰刑賞失中言頗切直歷吏部侍郎卒

宋史

雲稼謹案宋史道學小程子傳云蘇軾不悅於頤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是先生之於伊川大略與朱公挾同

張先生泉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杲字陽叔

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陽叔記得有墓誌見聚珍版文集類雲濠謹案宋志有張杲用易罔象成名圖一卷未知卽先生否

時先生紫芝

時紫芝

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宋文鑑載張思叔絳州思堂記云金臺太守時侯默而好深沈之思下車之六月作堂於治所之東偏命之曰思且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盡吾之才也時侯恐卽先生

周先生綸

周綸

梓材謹案先生之爲程氏門人見解
學士春兩堂集特未詳其事實耳

補縣令李□□處廉

梓材謹案唐氏編伊川語錄李嘉仲後有亨仲問
答六條亨仲嘉仲似屬一家豈卽謝山序錄所云
以墨敗者之李處

廉耶姑識於此
雲濠謹案周許諸儒學案大劉先生
傳中述伊川云廉仲之徒疑謂處廉

侯氏門人

周先生憲 詳見震澤學案

侯氏所傳

高先生元舉

宋元學案禮遺 卷三十 三三四明藏書
約刊本

高元舉荆門人祁居之寬跋濂溪通書後曰始出于程
門侯師聖傳之荆門高元舉朱子發寬初得于高後得
于朱又後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之傳

者是也 周子全書

朱漢上先生震 詳漢上學案

馬氏門人

補通判何龜津先生兌

梓材謹案道學言行錄載馬公伸撫諭湖廣遂訪
得執政汪黃不法事作彈文方具稟而何兌追及
於建康曰先生方以使還且當奏職事徐論似未
晚又云公死秦檜揚言己功盡取富貴公之子孫

漂泊閩中有甥何琬得公之稿累欲上之而其子
止之紹興乙亥春琬忽夢公衣冠如平生云秦氏
將敗趣使往陳之琬卽持其稿以叫鬪據此似取
東平事狀達尙書省者別爲何琬豈先生一名琬
耶

焦氏門人

汪玉山先生應辰

詳玉山學案

趙先生蒸夫

趙蒸夫□□人焦公路弟子其上列也

鄧峯真隱漫錄

譙氏門人

補知州馮縉雲先生當可

宋元學案續遺 卷三十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馮時行說

趾所以行輔所以言良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良其輔雖
言猶不言也故能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縉雲文集

古之人以友天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誦其詩
讀其書謂之論世尙友此孔子以堯舜文王爲友孟子
以孔子爲友其下揚子荀子以孟子爲友射者之志于
的射而志的猶不能中況又不志的則射東中西矣

李答

悅之榜雲安尉廳
後小堂曰馮公書

附錄

朱子曰馮時行博學能文其集中有封事云願陛下遠便佞疏近習清心寡欲以臨事變此興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其論皇極深合鄙意

王氏困學紀聞曰馮當可謂王輔嗣蔽于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專于治亂而易與天道遠又謂近有伊川然後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爲可廢然伊川往往捨畫求易故時有不合又不曾通一卦之體以觀其全每求之爻辭離散之閒故其誤十猶五六晁子止爲易廣傳當可答書曰判渾全之體使後學無心致其思非傳遠之道

謝山箋曰輔嗣疵類誠有之然未嘗不近人事未可廢也

沈氏門人

知州張先生祖順

張祖順字和卿鄞縣人以父朝議邦彥致仕恩補將仕郎官至知梅州卒先生性質明悟執喪如成人長從鄉先生沈僉判游僉判愛之至育于家居官所至有聲其

宰龍游也以廉勤公平自誓上不負于君下不欺于民
終始如一神其臨之聞者竦然平居念當世利害擬爲
奏草以待施用久遂成編名愚見錄藏書教子尤所留
意朝議有經解雜著數十卷編次寶藏對之輒泣下云
樓攻
魏集

袁先生方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補遺

馮氏門人

稱宗正李子思先生舜臣

陸山易說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也先儒誠
敬之學起于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
之辨也先儒論仁義之用取諸此

見羣龍无首此卽天德不可爲首者也考之古書无毋
通用則无首者戒之之辭

易之三畫三才自然之數也參之則九兩之則六聖人
以九六名爻者雖起于倚數而參之揲著之餘數與五
行之行數亦无不合焉繫辭傳中論數之文盡于此矣
屯六二近初九之陽而正應在五然震之性動而趨上

竟舍初而歸五蒙六三近九二之陽而正應在上然坎之性陷而趨下乃舍上而求三

二以誠實居中理固得矣而先後二陰陷之故窒塞而不通懼而不安

軍事出則尚右故旋反爲左次也春秋左傳師三宿爲次

六五寬柔之主以之興師則不暴以之任將則疑于無斷故有輿尸之戒卦言來者謂天氣之下降爻言往者謂君子之上亨卦以氣言爻以位升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

卦下故曰尾譬之他卦以足趾爲喻者也止而不許則可以免禍此乃所以爲陰柔之戒

易中以大名卦者凡三皆陽畫四而陰畫二

三以陰居陽震動不安有凶之象

蓋用凶事如周禮以委積待凶荒以荒禮哀凶札者也益之爲卦初則可以用之于大事二則可以用之于大禮三則可以用之于大災四則可以用之于大遷厚下

之益无所不利

天下之事不至于決則不通故雜卦之次序與十三卦之制器尙象皆終乎夫

夬初九此以戒君子之未得位而憤往以決小人者也
夬九四此爻與大壯九四爻位皆同而吉凶不同者彼震體此兌體也

震六爻陽爻震物者也陰爻受震者也

巽離皆女子之卦而在離則論女在巽則論男豈非專取畫而生義乎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傳因涉川而論乘木者凡三卦唯此言有功蓋木行水上獨此象爲著也故繫辭傳曰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

未有與者无應故也若在上者有以與之則爲禍烈而君子无嗛類也

畜極而通君子之道將盛行于世也程子以說爲設問之辭道爲道路之道疑皆未安耳初在下位未有官守之命

離兌皆同而性不同傳言睽中有合所以責君子濟睽

之功彖言同中有異所以論君子不苟同之性

六四往蹇來連者以九三九五陽實居當其位而秉承之際實遇之耳

議獄如周官之八議

附錄

樓文媿曰子思之論易專究心于卦畫其言甚富如中孚豚魚之說前未有發明及此者

蕭氏續傳

蕭先生許 附師李端臣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蕭許字嶽英吉水人御史服之從孫也七歲知屬文鄉先生李端臣一見期以偉器特奏名授將仕郎歷調清湘丞改武陵丞以通直郎致其仕卒年七十五方子孫侍疾神氣清爽顧曰吾無一物以遺子孫平生所學得中庸二字今以遺汝言訖而逝 楊誠齋集

舒氏門人

邊先生恢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宗正家學

補侍郎李秀巖先生心傳

丙子學易編

先儒謂上經天道下經人道晉韓康伯非之當矣程子復論分上下經之故其說甚詳晦庵則以爲簡帙重大而已信斯言也則諸卦自可平分爲二曷爲多寡之不齊乎愚嘗考之上下篇之卦數雖不齊而反復觀之皆爲十有八故繫辭傳亦言二篇之策則其來蓋遠未爲无意也

訟而見抑者必懲創而無他慮訟而獲勝者將滿假而有後憂故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是固訟而有失也然

宋元學案精遺

卷三十

四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而无嘗者禍止此也或錫之鞶帶是因訟而有得也然而三禩之者憂未已也先儒之說于義固安但辭未順耳

鄭氏曰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

張子以輿尸爲不一先君子曰或者不一也

有禽徐氏作口禽愚謂以恆九四田无禽例之則所謂有禽當爲動而有獲之象

卦辭連卦名者四履也否也同人也艮也此皆无義但

有反耳否下三字疑衍

素履往卽中庸所謂素位而行者也獨行願卽中庸所謂无願乎其外者也張子以爲素潔蓋從王氏而失之門外之治義掩恩故柔弱則往吝門內之治恩掩義故剛者又戒以不可堅正也

上三爻曰好曰嘉曰肥取義皆一但愈遠而愈貴耳子夏傳肥饒裕也

賈氏周禮疏云離爲日日圓巽爲木木器圓籩象其穿鑿如此

立心勿恆猶云不恆其德非謂不令如是也

告自邑與泰上九自邑告命之意同蓋欲決小人而命出于下則權柄移而不可以卽戎矣

張子程子以行止皆凶釋之愚謂當決之時而四以陽居陰失位不進驚无膚其行次且矣似不必分也

用見大人荆公程子皆用此道以見大人

鄭氏曰二據初辰在未未爲土此二爲大夫有地之象未上值天廚酒食象困于酒食者采地薄不足用也二至四爲離火火色赤故云朱紱漢儒象學拘泥如此

居豐而有慶譽易也在旅而有譽命可謂難矣
張珍甫曰此卦火以不炎爲利水以不洩爲利

張子曰變言其著化言其漸晦庵先生曰變者化之漸
化者變之成二說不同愚以經考之有自化而至于變
者如繫辭傳化而裁之謂之變者是也此卽張子之說
有自變而至于化者中庸動則變變則化者是也此卽
晦庵之意又晦庵又言當通觀之乃可卽此意也
游定夫曰應是无疆指君子攸行言之也

卦辭言元亨利貞者六乾也屯也隨也臨也无妄也革
也傳獨于乾析爲四德而屯以下言大亨貞者二自臨
以下言大亨以正者三晦庵曰自屯以下釋元亨利貞
乃周文王本意得之矣

易言利涉大川者九卦辭七需同人蠱大畜益渙中孚
也爻辭二頤上九未濟九三也言用涉大川者一謙初
六也言不利涉大川者一訟也言不可涉大川者一頤
六五也言利見大人者七卦辭四訟蹇萃巽也爻辭三
乾九二九五蹇上六也言用見大人者一升也

言剛中而應者凡五師也臨也下應上也无妄也萃也

升也上應下也以卦論之二五相應者凡三十聖人惟于此五卦言之略舉以明義也必爲之說則鑿矣後夫謂上六乘陽无順從之義

言光明言尊而光皆以艮止取義

需于利涉言有功此言有事有功者需之之久必有其功也有事者亂之之極方進而有所事也

乾行以理言天行以氣言此又不可不辨

蠱剝復言天行義同

咸恆萃皆兼天地萬物言之其專指天地而言則復與

大壯而已

小事吉與小過傳同程氏以卦才之善釋之似非也志行正惟此與臨之初爻兩言之

乘剛之義傳凡五言之屯二豫五噬嗑二困三震二而彖傳又有柔乘剛柔乘五剛蓋舉其重不必盡見也

何可長也凡四言之此爻與豫之上六中孚之上九皆戒之之意若否之上九則幸之之辭也

順巽之義此及漸六四家人六二凡三言之巽體此與家人則但取其義耳

未失常于師六四再言之皆一意也

以九居五正而又中者也屯之時不足以當此義故于需與訟明之若豫與晉之六二則柔之中正者也姤與井之九五皆直言卦德故无以字

需上六與隨初九同皆變而不失正者

舉爻者凡三十有二初五比大有觀渙中孚二凡八頤恆大壯明夷家人井解損四凡二賁兌五凡八豫賁大畜離姤損豐巽上凡九履豫大有坎井鼎歸妹旅兌而六二之吉凡再言之明夷家人九二貞吉凡三言之大壯解未濟六五之吉凡四言之賁大畜離豐惟履豫井鼎旅之辭取在上之義其他未必皆有意

位正中凡三言之比隨巽之九五皆同

上合志此與大畜九三升初六凡三言之皆謂上與陽爻合也損初六尚合志同

位不當凡十六惟晉夬萃豐小過爲以九居四大壯以六居五餘皆以六居三履否豫臨噬嗑睽震兌中孚未濟也然爻位不當者蓋不止此聖人亦隨事明之耳志行此及否睽未濟之九四凡四言之豈非謂其離下

而進于上乎

位正當此及否兌中孚之九四六四言之孚于剝之屬
正與此同否中孚又自有意

或言有慶或言往有慶而大有慶者獨于此爻與頤之
上九言之其吉可知矣

志在外此與咸初六渙六三言之皆內外之相應者

渙六四言光大也雖无以字義與此同

中以行願此中字恐與上爻中心之中同

又誰咎凡三言之在解與節者其意不同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困九五亦云中直也義與此同

志未得案謙之上六困之九五義與此同

易而无備也晦庵曰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

愚案此說本出程子然以爻論之柔得尊位大中則不

失于弱矣張子曰君子至平易有何關防擬備惟以抑

抑威儀維德之隅儼然人望而畏之既易而无備則威

如乃吉也此雖王氏舊說于文則口矣

巽上六亦云上窮皆謂在上而極耳

傳言得中道凡四離以六居二固得中矣而此爻與解

夬皆以九居二是以陽居陰爲得中也豈非所謂時中者歟既濟六二與此同

咎不長大壯上六同此意

行中疑與泰爻辭中行同意

志在內此及蹇之上六兩言之內謂內卦

未失道與睽九二同

未光也與震九四兌上六三言之

聰不明也與夬九四同豈非澤上于天亦爲水洄之象乎

終无尤及剝六五蹇旅六二鼎九二凡五言之尤罪自外至者也故守正則无尤矣

大畜六四升九二皆以有喜贊之此爻爲能求賢以自助是可喜也

象言君子五十三言先王七比豫觀噬嗑復无妄渙言后三泰復姤言大人與上各一離剝先王者立法創制者之稱君子者有德有位之通稱上者在人上者之通稱后者有天下者之通稱大人者德位並至之稱此卦六五不爲君位故指陽爲上而不言后王

終不可用也此及豐九三兩言之大抵一意

后卽書所謂元后也省方卽觀之省方也王氏以方爲事張子以后爲繼體守文之君疑皆失之

義无咎也此及解漸旣濟之初爻凡四言之意各有異蓋解漸自可无咎此及旣濟則有謹戒之意耳

未富也愚聞之邑人班道新曰无妄之福未可以爲富也

固有之也益六三與此同

豐之五兌之四言有慶略與此同至于中有慶往有慶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單七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則各以其爻義言之若所謂大有慶者則有取義

亦可醜也此及解之三凡兩言之義蓋一耳

得中道也解夫之九二皆言之

渙之六四渙其羣而傳曰光大也此爻憧憧往來與渙之四正相及故其辭然

无所容與離九四同

不可大事與豐其沛之意同蓋剛雖得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

无所疑也此及升之九三並言之此決于退彼決于進

時之宜耳

爻辭言九二貞吉者三而此言以中解言得中道未濟言中以行正大意相類但各叶韻耳

威如之吉與大有之傳略同蓋夫子慮人以猛爲威故特出此義先儒各自爲說失之矣

睽六五與晉六五同皆文明柔順虛中之主往則有慶以從貴也與鼎之初六同義則稍異

明兩作雷兩作二象皆當以作字爲句程子誤也

宜負而反乘與老婦士夫之醜同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四明叢書
一剞園刊本

未當位也案諸爻失位者皆云位不當而此變其文者謂未當君位故但去其應也若進而之五則當盡去羣陰乃爲得耳

益之五損之上皆以益下爲大得志與升于尊位者同聖人之意可見矣

後漢向長讀損益二卦喟然歎曰吾今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愚謂君子生順死安未聞以死爲貴也貧賤之人固寡怨咎然得其大志而大行于天下非達而在上者能之乎長之言非易之意矣

五比于六非其罪也但時位如此則中心歉然自爲未
光耳晉之道未光萃之志未光與此大同而小異

中正也與井之升同皆陽剛在上自然中正故不言以
有慶有喜大意略同所從言之異者恐此叶韻耳

雖不當位彖與爻傳三言之小畜乃爲无位此爻與未
濟則爲失位耳

以中直也與同人之乾同義及无異受福也與井之坎
同

未當也案歸妹之大壯贊辭同此而韻叶之皆爲平聲

宋无學案補遺

卷三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此言宜與需之小畜贊辭同義

吉行也與豐九四之吉行大同小異

此言亦爲井地設勸相卽相友相助相扶持之意

時舍也與乾九二文言傳同王氏程子以文言爲次舍

之舍此爲取舍之舍晦庵皆讀作上聲愚謂二卦音義
固所當同但皆作去聲乃爲愜耳時舍猶云時止

順以從君小人之事也君子則可否相濟不但順從而

已

醜類也三與初二爲同體上比于四則離其類矣婦謂

四自三論之四非婚也乃寇也能禦之則與其類爲能順以相保矣

豐六二與大有九五贊辭同上下之位爲少異耳得願也與漸九五略同

志未變與家人之漸同義志變則有他矣

司馬談六經要指引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此今繫辭下傳中語也故相承以繫辭傳爲大傳然劉向封事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此豈繫辭傳中語乎意者秦漢諸儒自爲易大傳如伏生尙書大傳之比其間引繫辭之文而談不考詳誤以爲大傳耳亦猶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本易緯之文而漢儒所引乃冠以易曰二字鹵莽類此要不足據也

大也天也陽也日也易也皆指乾也廣也地也陰也月也節也皆指坤也

愚嘗疑繫辭雜論諸爻似文言之未成者故其體絕相類然坤文言視乾已甚簡略則他卦不必盡作豈聖人姑舉此諸爻以見義例如三陳九卦之比歟

以前章考之辭象皆居者之事也變占皆動者之事也

制器如罔罟耜耒舟楫杵臼之類

案先儒言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似未盡善鄭氏曰自五以上陽无耦陰无配未得相成六十下氣并則成矣其言是也

案韓本天一至地十凡二十字繫于夫易何爲者也之上而天數五至行鬼神也凡四十四字繫于再扐而後掛之下其文參錯不相貫屬故張子又曰聖人之于書亦有不欲一併說盡者或在此或在彼要終必見但俾學者潛心蓋謹之也晦庵則以爲錯簡移此六十四字

繫于大衍之數五十之上蓋合天地大衍之數爲一章也今案鄭康成言易詩書春秋簡長尺二寸每簡三十字孝經半之論語簡八寸蓋古人簡冊字有定數每簡三十字則錯一簡亦三十字近世諸儒于經文之可疑者類以錯簡名之然文章句多寡不齊恐非錯簡也但傳寫者偶失其次耳又案漢書律曆志引此文自天一至行鬼神也六十六字前後相連蓋班固之時本猶未錯今從韓本二十字无次而依律曆志本以四十四字附之庶文理變通又有依據也

法象卽前章所謂成象效法者也變通卽此章所謂闔
闢往來者也懸象著明言日月麗天垂象最著

理者不相侵亂之意且以稅斂言之什一者天下之正
理也什而取二如魯之法則上侵下矣三十而取一如
貊之道則下侵上矣皆非所謂理矣後世興利之臣往
往藉此說以文姦言故不可以不辨

觀象觀法以作易言仰觀俯察以用易言

張子謂易言制作之意止取義與象契非必見卦而後
始有爲也蓋先儒誤以爲文王重卦故有此論而或者
因益噬嗑之象又以爲神農重卦之口口龜山先生遂
以爲畫前之易其誤益以甚矣

文言傳者十翼之第七篇也先儒以其首章八句與春
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非孔子之言故梁武帝以
此篇爲文王所作而呂氏音訓取朱內翰之說曰司馬
遷謂孔子晚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信斯言也則古
有是言孔子文之而已晦庵曰疑古有是言穆姜稱之
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意蓋傳者
欲以明此章之爲古語也愚案春秋傳及戰國時人所

作記獲麟後五十年事疑其取諸此傳如王肅采中庸爲家語之比若謂下文加子曰字以明此章之爲古語則繫辭說卦諸傳豈皆古語乎況繫辭傳文全體與此同故愚疑此二傳往往後人取夫子之說而彙次之故文勢節目頗與中庸相似王氏註本附此篇于經卦末晁氏從古別出爲傳今從之

褚少孫補龜策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生滿百莖漢儒之說如此今健爲郡田野閒生此蓍草一本百莖絕無餘支愚親觀之但長可二尺餘不盡如先儒之說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著錄丙子學易編一卷提要言其所取惟王弼張子程子郭雍朱子五家之說而以其父舜臣易本傳之說證之亦闕附以己意云

附錄

高恥堂跋先生學易編誦詩訓曰秀巖先生近世大儒也世徒見其論著藏于明堂石室金匱玉版遂以良史目之不知先生中年以後窮極道奧經術之邃有非近世學士大夫所能及者又其天質彊敏絕人三禮辨二十餘萬言二百日而成學易編二百八十日而成誦詩

訓亦踰年而成攷訂鄭王孔賈之謬折中張程呂朱之說精切的當有功于學者爲多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載先生春秋考義十三卷丁丑三禮辨二十三卷中興藝文志言三禮辨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八十四周禮之說與鄭氏辨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據大戴之書疑者三十小戴之書疑者一百九十八鄭氏之註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辨其所以口而詳識之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并研李伯微撰編首有國史院劄子行下隆州宣取高宗繫年要錄指揮孝宗光宗兩朝繫年要錄指揮公牒三通自序二通阮亭謂此書于宋南渡後朝章國故大綱細目粲然悉備史家巨擘也據此則史傳遺其孝光繫年錄矣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文節李貫之先生道傳

李貫之語

敬能集義義不離敬敬不容不義義不容不敬敬義夾持則心常存心存則心熟而智益明敬義二字該盡六經語孟中所言之理

蓋文不高則不傳文高矣而節不能與之俱高則雖傳而不久是故君子惟節之爲貴也

附錄

虎邱論和靖祠詩曰涵養當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去

雙輪跬步不可移夫子愛師說惟敬實所持升堂逮易
簣參倚日在茲遺言落人閒考論極研幾是心要收斂
中不容毫釐大學著明德格物及階梯放心苟不收窮
格將安施古人貴爲己末俗多外馳豈無實踐者茲焉
當反思晚生拜遺像數衽跪陳詞願言服予膺沒齒以
爲期

王魯齋曰李果州雖不及師文公卻能尋訪考亭門
人相與磨礪此詩不特提出和靖精微處爲學之要
盡在是矣讀者盍潛心焉

黃勉齋誌其墓曰負之以疾終于江州之寓舍聞之者
識與不識莫不咨嗟涕洟相與語曰是刻意勵行求聖
賢之道而能踐其實者是立天子殿上危言正色爲宗
社無窮之計者是懇惻愛民救災捍患江東父老子弟
數十萬皆得全其生者是利祿不能動其心者是危險
不能易其守者斯人也止于斯可哀也夫

又祭之曰晦庵先生以孔孟周程之道誨及後進見而
知者固有之矣聞而知者非吾貫之耶貫之聞晦庵之
門人則虛心屈己而與之友得晦庵之遺書則手鈔口

誦而講其疑昔之門人雖同堂合席然往來不常或得其一而失其二貫之雖殊方異世旁搜博採乃反總其凡而會其歸而又篤信力行切問近思毫釐必辨精麤不遺故其動容周旋莫不有則出處進退莫得而疵

真西山祭之曰君之天資清明純粹君之學問深潛篤至氣夷且溫而毅然有難犯之色行峻且方而泊然亡近名之累昔在芸省交情最親及使江東同心拯民我或君違君弗以爲忤君雖我從我豈以爲恩君舟西旋我旆南下相與夜宿金山之上江濤轟厖風鐸震撼偉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五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勁論之英發旁森嚴于鬼神至于天理人欲消長之機吾道異端邪正之辨嚴毫釐之剖析極涇渭之區分方且自視欲然念窮格之未精舉措之多戾期舍舊而圖新蓋其用志之剛進道之篤俛焉孳孳而弗自己者直欲百人之與鄰

宗正門人

僉判李先生維正

李維正字仲父蒲江人少力學誦書窮農夜長游成都學官受知于仙井李舜臣遂寧楊輔楊甲兄弟舜臣親

授尙書小楊亦相與上下其議論登紹興八年進士調漢州戶掾僉仁壽禾麥甘露呈祥者七邦人繪爲七瑞圖僉書大安軍判官逆曦變起潔身自全後辟僉書劔南西川節度判官嘗著書翼論至是翼孟猶未成書公退則竟其說內外勞勩遂得疾卒

魏鶴山集

文節門人

牟先生桂

父忻

牟桂井研人父忻字伯廣貧不能自振爲後學師歲資束脩以給履艱居約有人所難能者以先生始仕龍水乃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

至七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說于禰曰書生初筮毋苟得毋濫刑官無小爲朝廷愛惜百姓不獨爲家榮也先生嘉定元年進士調龍水尉封父承務郎後知什邡縣嘗命其子子才從鶴山遊

魏鶴

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乃李貫之門人貫之卒先生狀其行見黃勉齋集

牟氏家學

牟先生子才

詳見鶴山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一

目錄

呂范諸儒學案補遺

張程門人

補 呂先生大忠

補 呂先生大鈞

補 呂先生大臨

補 蘇先生昞

藍田講友

宋元學案補遺

約園刊本

劉先生元振 別見廬山學案補遺

橫渠門人

補 范先生育

補 游先生師雄

補 种先生師道

補 李先生復

補 田先生腴

補 邵先生清

補 張先生舜民

張氏講友

汪先生革

詳見焚陽學案

藍田門人

徐先生口

游氏家學

游先生靖

邵氏家學

補邵先生整

張氏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孫先生昭遠

藍田私淑

程先生永奇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氏續傳

李先生龜朋

附門人錢象祖

蒙谷門人

補蘇先生大璋

藍田續傳

陳先生有霖

劉先生輝 別見魯齋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一

後學 鄞 王梓材
慈溪 馮雲濠 同輯

呂范諸儒學案補遺

張程門人

補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

梓材謹案先生兄弟並游程門觀與叔東見二程
明道語之以識仁而伊川亦多所答問知先生與
和叔皆大
程之門矣

附錄

上蔡作秦教爲程氏之學晉伯每屈車騎同馬涓過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一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則上蔡爲講論語晉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之言行
在焉吾不敢不肅

補 教授呂和叔先生大鈞

和叔遺文

古之所謂天下爲一家者盡日月所照以度地極舟車
所至以畫疆以八荒之際爲蕃衛以九州之限爲垣牆
列國則羣子之舍王畿則主人之堂凡民之賢而不可
遠者皆我之父兄保傅愚而不可棄者皆我之幼穉獲
臧理其財乃上所以養下之道分責之事乃下所以事

上之常渾渾然一尊百長以斟酌其教令萬卑千幼以
奉承其紀綱賈遷有無而不知彼我之實損益上下而
不辨公私之藏大矣哉外無異人旁無四鄰無寇賊可
禦無閭里可親一人之生喜如似續之慶一人之死哀
若功總之倫一人作非不可不媿亦我族之醜一人失
所不可不閔亦吾家之貧尊賢下不肖則父教之義嘉
善矜不能則母鞠之仁朝覲會同則幼者之定省承稟
巡守聘問則長者之教督撫存

天下爲一家賦

附 朱子增損鄉約

宋王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二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
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眾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

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

都副正不

與 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勸者書于

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終則告于約

正而授于其次

又 月旦集會讀約之禮

凡預約者月朔皆會

朔月有故則前朔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惟赴

孟朔又遠者歲一再到可也 直月率錢具食

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麵飯

一會餘月則去酒
果或直設飯可也
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

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于

北壁下無鄉校則擇一寬闊處先以少長序拜于東序凡拜尊者跪而

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同約者如其服而至則先

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一日使人告於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

許隨眾序拜未能序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略設

點心于他處俟于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于門外

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南向約正與齒爵尊者正相向揖

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

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正

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

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

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

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在約正再拜凡在位

者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退北

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

于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

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

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

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

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

就次

同列肅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

頃之約正揖就坐

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

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爲序東西相向以北爲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

未達者許其質問于是約中有善者眾推之有過者

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眾無異辭乃命直月書

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

宋王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于堂或說

書或習射講論從容

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陳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

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

附錄

伊川曰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

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

明道云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范侍郎表其墓曰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

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

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眾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智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

又曰張先生之學大抵以誠明爲本以禮樂爲行眾人則姑誦其言而未知其所以進于是焉君即若蹈大故朝夕從事不啻饑渴之營飲食也潛心翫理望聖賢之致剋期可到而日用躬行必取先生之法度以爲宗範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

補正字呂藍田先生大臨

雲濠謹案經義考載先生書傳十三卷佚又書傳一卷佚引晁子止云不載撰人蓋爲程正叔之學者疑諸呂所著也

藍田語要

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帑樂之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

之道必自妻子始

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于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于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于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

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強柔稟有偏正故爲人物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性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

小學之學藝也行也大學之學道也德也禮樂射御書數藝也孝友睦姻任恤行也古之教者學不躐等必由小學進于大學自學者言之不至于大學所止則不進自成德言之不盡乎小學之事則不成

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地之中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

不明人倫則性命之旨無所指不本性命則理義之文

無所出孔子之言性與天道合天人兼本末妙道精義
常存乎父子君臣夫婦朋友之間不遠乎交際酬酢灑
掃應對之末非如異端之學絕倫離類造乎難行難知
之域

天之誠行健而已人之誠自強不息而已

天之所以爲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不已
其德而已夫大禹惜寸陰成湯坐以待旦文王自朝至
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召公告成王夙夜罔或不勤成王
戒卿士業廣惟勤于張仲由問政夫子皆誨之以無倦
聖人莫不以自暇自逸爲戒也

持一法以待物則物必有窮而人狹矣

古之學者純意于德行而無意于功名今之學者有意
于功名而未純于德行至其下則又爲利而學也
周禮直欲無一物不得其所其書無一言而非仁

藍田儀禮說

冠禮所薦脯醢爲醴子設非奠廟也蓋禮有斯須之敬
毋雖尊有從子之道故當其冠也以成人之禮禮之若
謂脯自廟來拜而受之則子拜送之後其母又拜義復

何居

以布爲卷幘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冠禮謂之缺項冠者先著此缺項而後加冠古者有罪免冠而缺項存因謂之免喪服恐與冕弁之冕音相亂故改音問

以上士冠禮

物不可以苟合受之以賁天下之情不合則不成其合也敬則克終苟則易離必受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苟也昏禮者其受賁之義乎自納采至親迎皆男先于女所以別疑遠恥成婦之順正也

納徵者納幣以聘之也古之聘士聘女皆以幣交貞潔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八四期禮書

約圖刊本

之女非禮則不行猶貞潔之士非其招則不往是以有儷皮束帛

昏期主于男氏必請于女氏固辭然後告者賓客之義

不敢先也

以上士昏禮

君子之祭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醮子曰承我宗事詩有采芣采蘋皆以承先祖其祭祀爲不失職

士昏記

諸臣執圭璧孤執皮帛婦人無外事費用棗栗脯脩天子無客禮唯告于鬼神用鬯以爲鬻

自天子至于士其臣之貴者皆稱老記曰天子之吏自稱于諸侯曰天子之老列國之大夫使于諸侯自稱曰寡君之老又諸侯使卿弔于他國辭曰一介老某相執綽此天子諸侯之臣稱老者也魯臧氏老將如晉問此大夫之臣稱老者也士昏禮納采主人降授老雁此士之臣稱老者也

以上士相見禮

鄉飲酒義云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絮而篤賓也賓雖亦就此洗不曰賓主共之者明以教人者自盡也

賓介與眾賓異矣賓與介又有等故介不拜洗主人不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于阼階拜送不嚙肺不啐酒不告旨不自酌酢主人不酬省于賓可知矣眾賓則升受坐祭立飲不酢其拜受者賓長三人餘則不拜省于介可知矣此所以辨隆殺

也

以上鄉飲酒禮

先王制射禮以善養人于無事之時使其習之久而安之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不疑其所行故曰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可以言中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蓋欲其容體比于禮而多中故曰何以

射欲其節比于樂故曰何以聽體之所動耳之所司不
在于他是謂用志不分不過于物

以上鄉射禮

燕以飲爲主食以食爲主故燕禮有薦俎而無黍稷食
禮酒漿以漱而不獻此燕食之別也饗禮雖無文然雜
見于傳記者言爵盈而不飲則不卒爵矣言有體薦則
俎不折矣言几設不倚則無脫屣升坐矣此燕饗之別
也

燕禮

古之選士中多者得與于祭蓋禮樂節文之多惟射與
祭爲然能盡射之節文而不失其敬可以奉祭祀矣能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十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儀
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而中多其誠可以事鬼神矣射

藍田禮記說

禮聞取于人不聞取人學者之道也禮聞來學不聞往
教教者之道也取猶致也致于人者我爲人所致而致
之在教者言之則來學者也取人者我致人以教己在
教者言之則往教者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
敬學友不可以有挾況于師乎雖天子不召師況于學
者乎

師弟之分不正則學之意不誠學之意不誠則師弟之情不親而教不行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有別也有別者先于男女天地之義人倫之始內則曰禮始于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婦人居內深宮固門闔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所以別于居處者至矣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不雜坐不通乞假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所以別于往來者至矣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御婦人則進左手所以別于出入者至矣外內不共井不共沐浴不通寢席不通衣裳不同櫬枷不同巾櫛不敢縣于夫之樨橈不敢藏于夫之篋笥所以別于服御器用者至矣姑姊妹女子于天屬也許嫁則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已嫁而反則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嫂與諸母同宮之親也嫂叔則不通問諸母則不漱裳妻之母婚姻之近屬也壻見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所以別于宗族婚姻者至矣男女非有行媒不相

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
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
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弗與爲友所以厚別于
交際者至矣男女不雜坐經雖無文然喪祭之禮男女
之位異矣男子在堂則女子在房男子在堂下則女子
在堂上男子在東房則女子在西房坐亦當然

出必告反必面受命于親而不敢專也所遊必有常所
習必有業體親之愛而不敢貽其憂也恆言不稱老極
子之慕而不忍忘也出入而無所受命是遺親也親之

愛子至矣所遊必欲其安所習必欲其正苟輕身不自
愛則非可以養其志也君子之事親親雖老而不失乎
孺子慕者愛親之至也孟子曰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
見之矣故髡彼兩髦爲孺子之飾苟常言而稱老則忘
親而非慕也

以上曲禮上

喪不貳事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
忘哀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爲愈也後人哀死不如

古人之隆故多疑于此

王制

祀天禮之至敬者也然人道有所未盡故從其祖配之

所謂配者當於祀天禮成之後迎祖尸以人鬼之禮祭之必配祭者所以盡人道之至愛凡言配天及郊祀之有尸者義當如此

郊特牲

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爲閭矣

內則

宗子法久不行今雖士大夫亦無收族之法欲約小宗之法且許士大夫家行之其異告同財有餘則歸不足則取及昏冠喪祭必告皆今可行仍似古法詳立條制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十三

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使之遵行以爲睦宗之道亦無所害于今法可以漸消析居爭競之醜所補當不細矣

大傳

禮樂之原在于一心

孔子問居

以聖人之所性而議道則無不盡以眾人之可爲而制法則法無不行

文王非無武武王非無文止取其一以爲謚惟恐名浮

于行

以上表記

莊生之言非不善也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言之飾也五霸假仁義而行非不美也而後世無傳焉此行之

飾也

繼衣

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大夫士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此上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除喪而受越人弔練冠深衣親迎女在塗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同也

深衣

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一句乃尙氣好勝之言于義理未合成湯改過不吝子路聞過則喜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怨嗔且將受之況面數乎

朱子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有知不知吾所恃者尙論古之人而有命也時有遇不遇吾所守者不喪乎本心也志有行不行吾所存者不敢忘天下也三者義理之所在至於窮不悔達不變自信之篤者也

以上
儒行

容體顏色辭令三者脩身之要必學而後成必成人而後備童子未成人者也自七年始教至于二十則三者備矣然後可以冠而責成人之事

父老則傳之子姑老則傳之婦所傳皆適也故冠禮子冠于阼昏禮舅姑饗婦卒饗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所

以著其傳付之意也未嘗傳而示之以傳付之意所以使之知繼之之重敬守而不敢墜也

古者重事必行之廟中昏禮納采至親迎皆主人筵几于廟聘禮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外而廟受爵有德祿有功君親策命于廟喪禮既啓則朝于廟皆所以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冠禮者人道之始所不可後也孝子之事親也有大事以告而後行歿則行諸廟猶是義也故大孝終身慕父母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之謂也

冠義

古之大孝養志而已雖有三牲之養而不能和其家人則不足以解憂其養也微矣婦順舅姑何以異此故和于室人而後當于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亦養志者也養志者順莫大焉故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

昏義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則擯相習之其義則君子知之修其文達其義然後可以化民成俗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皆見于飲酒之禮而可以化民成俗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

道之易易也易謂易行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者物之所由致是故禮有三讓賓有三賓國有三卿上法于月則三日成魄三月成時政教所本禮之所以行也

以上卿飲酒義

君子責己重而責人輕我之不中則反求諸己曰非病也不能也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唯賢者能之非不肖者所能也此責己之重也彼之不中則曰非不能也病也老也酒者所以養老與病也揖讓而升以禮相下以飲其不勝者此責人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十六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輕也

射義

禮之所貴別而已矣貴貴之義有所不行此亂之所由生也燕禮之別故上卿小卿大夫士庶子其席其就位皆有次獻君獻卿獻大夫獻士獻庶子及舉旅行酬皆有序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養君臣貴賤之義極其密察至于此者所以防亂也

燕義

大行人五人四人三人此王迎朝賓之擯也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則主待聘客之擯上公當三人侯伯二人子男一人矣聘禮聘義皆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

士爲紹摯必三人而後備亦舉公禮言之也鄭以王待諸侯之摯爲諸侯待賓客之摯恐未然

古者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至于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故有所以幣更賓以特牲者則用財于賓客不皆如此之厚也然禮存其數將使富而奢汰者不敢過制貧而儉嗇者不敢不盡則盡之于禮此天子所以養諸侯使內外不相侵陵之道也

以上聘義

附錄

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爲婿矣

宋元學案禮遺

卷三十一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嘗作藍田詩曰背負肩任幾百斤山蹊寸進僅容身先難後獲應如是重愧端居飽食人

又克己詩曰克己功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于清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卽大家

汲公祭之曰子之學博及羣書妙達義理如不出諸口子之行以聖賢爲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者子之文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爲四者皆有以過人而其命乃不偶于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文學之職者七年而逝

橫渠語錄曰呂與叔姿美但向學差緩惜乎求思也褊求思雖似褊隘然褊不害于明褊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也

和靖語錄曰曲禮雖是末節皆不可廢蓋灑掃應對便是窮理盡性毋不敬四句便是曲禮總目因舉呂與叔詩曰禮儀三百復三千酬酢天機理必然寒卽加衣饑卽食孰爲末後孰爲先

胡五峯曰張熹攜所藏明道先生中庸解以示侯師聖師聖笑曰此呂與叔晚年所爲也又曰某反復究觀詞氣大類橫渠正蒙書而與叔乃橫渠門人之肖者徵往日師聖之言信以今日己之所見此書與叔所著無可疑明甚

梓材謹案朱子序石氏中庸集解云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蓋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其說本此

晁子止曰與叔師事程正叔禮學甚精博中庸大學尤所致意也

又曰與叔編禮三卷以士喪禮爲本取三禮附之自始死至祥練各以類分其施于後學甚惠尙恨所編者五

禮中特凶禮而已

朱子曰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以剛爲君子柔爲小人若剛矣須除去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相次可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

又曰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游故其家學最爲近正然不能不惑于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出入之弊若其他說之近正者君子猶有取焉

又語類曰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卻許人投牒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盡通諸經所說樂處某看來樂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各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爲試辟未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則令所屬長官舉辟遠器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這卻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法先不是了今來欲教吏部與二三郎官盡識得天下官之賢否定是了不得這事

又曰向見劉致中說今世傳明道中庸義是義是與叔初本後爲博士演爲講義先生又云尙恐今解是初著

後撥其要爲解也又云呂中庸文滂沛意浹洽

又曰李先生說陳幾叟輩皆以楊氏中庸不如呂氏先生曰呂氏飽滿充實

蔡覺軒續近思錄曰呂與叔與人語必因其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于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于無用方桐江曰藍田呂與叔初師橫渠後與上蔡謝顯道廣平游定夫龜山楊中立在程門爲四先生乾用九坤用六凡例惟與叔歐陽文忠公及文公三人知之

補博士蘇先生兩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梓材謹案先生嘗請質于伯淳正統二先生是其師二程者不獨伊川矣

呂晉伯薦之曰某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張載之學爲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

程子曰季明安

程氏遺書曰蘇某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麤耳不如清

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卻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云是水因甚置瓷碗中不如此

藍田講友

太學劉先生元振

別見鳧山學案補遺

橫渠門人

補 學士范巽之先生育

侍郎遺文

惟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不言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五

一約園刊本

或者疑其蓋不必道若清虛一大之語適將取訾於末學予則異焉自孔孟沒學絕道喪千有餘年處士橫議異端閒作若浮圖老子之書天下其傳與六經並行而其徒移其說以爲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談必取吾書爲正世之儒者亦自許曰吾之六經未嘗語也孔孟未嘗及也從而信其書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風無敢置疑于其閒況能奮一朝之辨而與之較是非曲直乎哉子張子獨以命世之宏才曠古之絕識參之以博文強記之學質之以稽天窮地之思與堯舜孔孟合德

乎數千載之間閔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
理泯然其將滅也故爲此言與浮圖老子辨夫豈好異
乎哉蓋不得已也浮圖以心爲法以空爲真故正蒙闢
之以天理之大又曰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
命通一無二老子以無爲爲道故正蒙闢之曰不有兩
則無一至于談死生之際曰輪轉不息能脫是者則無
生滅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闢之曰太虛不能無氣氣
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夫爲是
言者豈得已哉使二氏者眞得至道之要不二之理則
吾何爲紛紛然與之辨哉其爲辨者正欲排邪說歸至
理使萬世不惑而已使彼二氏者天下信之出于孔子
之前則六經之言有不道者乎孟子常勤勤闢楊朱墨
翟矣若浮屠老子之言聞乎孟子之耳焉有不闢之者
乎故予曰正蒙之言不得已而云也

正蒙
序

附錄

橫渠語錄曰某唱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
寡少故貪于學口今之學者大率爲應舉壞之入仕則
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

呂紫微曰范侍郎作庫務官隨人箱籠只置廳上以防
疑謗凡若此類皆守臣所宜詳知也

補龍圖游景叔先生師雄

雲濠謹案張芸叟誌其墓云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藏於家

附錄

年十五入京兆學益自刻厲蚤暮不少休同舍生始多
少之已而考行試藝屢居上列人畏敬無敢抗其鋒
橫渠以學名家日從之游益得其奧

授儀州司戶參軍郡委以學校徙而新之士皆就業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王三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移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完郡縣之獄且授以唐張
說獄箴使置之坐右朝夕省觀盡心于聽訊買書以給
學者

知陝州居無事時常親居學舍執經講問以勸諸生
友愛其弟師韓甚篤嘗過明堂推恩不奏其子而以師
韓爲請朝廷雖不從而人皆義之

畢西臺祭之曰嗚呼哀哉吾景叔者止于斯耶功名事
業願卒違耶風義慷慨今復誰耶慈仁殷勤孰不思耶
謝山鮎埼亭詩集東潛以子修學案購得直閣游公

景叔墓志見示張公芸叟之文邵公毓之書章公棻之篆而安民所鐫也題詩于後云關陝淪亡後橫渠學統湮呂蘇僅著錄潘辭更誰陳石墨何從購遺文大可珍邵公亦五鬼鴻筆壯安民

補忠憲种先生師道

附錄

公入對次見都堂李邦彥以下與議和戰之計答對往復而邦彥弗識獨大笑而已是後廟堂愆二月一日劫寨之事自此因噎廢食公與李綱遂俱掣其肘公知兵有謀艱難時獨巍然有柱石望爲執政所二三故使其進退翕忽終不能用

朱子語類曰昔人嘗問尹和靖世難如此孰可以當之者尹曰种師道可曰將則可矣孰可以相久之曰亦只令師道做也好一日召師道來全不能言遂不用許翰時爲諫議爲徽宗言當今之世豈可令閒而不用上曰种老不堪用矣卿可自見种問之如何往見之种亦不言許曰上令某問公公無以某爲書生某以爲今日之兵云云要從其去而擊之意种方應謂彼云云今不可

擊俟其過河擊之許爲上備言其意方用之种關西人
其性寡默與中朝士大夫不合一日因對淵聖曰朕已
與和矣种于此全不能有所論但曰臣以甲兵之事事
陛下其他非臣所與聞

補撰李潛水先生復

梓材謹案樓攻媿序靜齋迂論言先生及與橫渠
浮休諸公游所著潛水集四庫書目提要云是集
如謂揚雄不知道謂井田兵制不可遽言復古皆
確然中理其他持論亦皆醇正不止朱子所稱論
孟子養氣一條又久居兵間嫻習戎事故所上奏
議大都侃侃建白深中時弊亦不止洪邁容齋隨
筆所稱排詆邢恕諫用戰車戰艦二疏至其考證
今古貫穿博洽於易象算術五行律呂之學無不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三五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剖晰精微具有本末在宋
儒中可謂有體有用者矣

潛水遺說

小雅雖言政猶有風之體大雅之正幾乎頌矣

卓氏爲量鄭玄以方尺積千寸此乃九章米粟法某家
舊有一銅敦乃周成王時物甘人侵扈命正人出師復
虜邦賜有功師氏而數亦皆備

孔子世家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
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測桓釐之災斯以
爲聖而已矣何其陋也

梓材謹案深寧困學紀聞考史引潞水李氏說如此謝山三箋云潞水原本作淇水按淇水乃李侍郎清臣有集其年輩稍前於潞水潞水則復也閻氏改淇爲潞殆以是書引潞水爲多耳

同州韓城縣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于唐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于山破開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廟像豕首而冕服舊傳鯀入羽淵化爲黃熊又云鯀爲玄熊熊首類豕肖像以此而廟乃稱禹非也然鄉人不敢以豕肉薦必致神怒大風發屋拔木百里被害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子曰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言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闕去其齟齬以伏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所新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卻在何處而李氏此說又何所考也李氏之學極博所論禹像豕首當是鯀廟爲黃熊之像而不考漢書啓母石處註中言禹亦嘗變熊則俚俗相傳塑禹像爲豕首自不足怪也梓材案朱子文集記潞水集二事其一記而辨之如此其一卽因邢恕之奏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

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住而滴水奏其不然已載先生本傳朱子辨之曰禹貢所言雍州貢賦之路亦曰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納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如怨策矣復之言乃如此何也

補太學田誠伯先生腴

梓材謹案先生說讀經自當先看說條因李君行說而言其不然非專爲其叔明之而言見經義考

補太學邵彥明先生清

附錄

從橫渠學易至崇寧大觀時還築室先塋之側聚書千卷角巾鶴氅徜徉其閒鄉黨敬之不敢以名字稱因其嘗應八行舉呼爲八行先生年八十四

書

宋元學集補遺 卷三十一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待制張浮休先生舜民

梓材謹案先生又號石齋

芸叟易論

妙萬物而爲言者道也妙道而爲言者元也天地之大不能加于道道之妙不能加于元仰觀而俯察探往而知來天地之蘊不能逃也故曰不能加于道道有善惡大小隨世汗隆並游于君子小人之閒故曰加于元乾之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坤之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萬物可資也所謂資之以始資之以生

者果何物哉故其探幽而識顯察微而知彰見明則仰之以日月履潤則俯之以江河見資生則知其地力也又烏觀其資始之功哉始不可見況于元乎

元者聖人之蹟也亨利貞百姓與能焉故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者天之化也能統天之化者惟元乎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凡此皆亨利貞之功也先立乾元之功次言三德之效終著人物之性萬物皆有性性其情者唯君子能之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唯聖人能之如下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互爲體用矣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善之長況天道也體仁足以長人況君道也亨者嘉之會也又曰嘉會足以合禮嘉會者時也合禮者朝廷鄉黨之事也君明臣良化行于上而格于天下無犯非禮三代之盛皆是也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凡言利者有徇焉爾徇利而忘義則爭端作唯義之所以爲利者先義而主和先義而利物也主和則天下莫能

與之爭湯武是也貞者事之幹也又曰貞固足以幹事自無名而至有事其漸可知已幹大患濟大難唯堅貞幹固者能之參之以權挾之以霸危而克存顛而克扶皆可也期于濟事而已復何嫌哉

孔子文言不以乾加元直曰元者善之長明雖乾之大不能加于元用之周而不能充于體故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前言用九天德不可爲首此言乃見天則申明用九之義也孔子以乾之六爻三復重言之聖人之意深矣夫天下之勢陽乘陰尊臨卑賢役愚此禮之常也兩貴者則不能相事兩賤者則不能相使彼乾陽物也九陽數也以陽用陽則孰爲受制以貴事貴則孰爲祗役故必以乾元乃可用九九旣爲用則天下之法較然可見也孰爲天下之法則用九天德不可爲首是也其功如是彼亨利貞者疇敢往參焉然雖不若元之用九其與有功焉皆由此出矣卦具四德者有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坤之利牝馬屯之利建侯至於諸卦各因其德唯乾不言所利孔子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以言天之

道無所不利也

王弼曰凡卦具四德者則專以勝者爲先故曰元亨利貞也其有先貞而後亨者由于貞也容有亨利貞先于元者乎弼之此論未爲確也然常究之卦具四德者必從曰大亨以正四德者本也大亨正者事業也本原其始也事要其終也聖人行法如是所期事遂而遠災保常而免咎舍此則凶吝隨之矣凶悔吝不能免亦何言易

畫境集

宋志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三十四明叢書

一初園刊本

天下之事非一不靜則不能勝也故因其所居及其所職因其所職及其所憂自一室而及天下然所謂靜者不在乎地而在乎人不在乎人而在乎平心也

靜勝齋記

學校之設所以教也教之大倫忠孝是也當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雖潔己之童子有常之人狂狷之士亦所不棄者欲以教也冉求一賦粟將鳴鼓而攻之欲以爲教也教者取其材而爲教者必責其成材苟取其文章而略其德業則奈何其爲教哉

四賢堂碑陰記

附錄

張芸叟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疑之且曰學者求見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無書史可遣日因取架閣陳案觀之見其枉直乖錯違法徇情無所不有且以夷陵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遇事不敢忽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亮是當時一言之報耳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老蘇父子亦聞之其後子瞻亦以吏能自任嘗謂人曰我于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

王氏困學紀聞曰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于微張芸叟曰易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亢當履霜之時必知有戰

張氏講友

教授汪青溪先生革

詳見榮陽學案

藍田門人

徐先生口

徐生在太學而卒呂博士率其僚往弔而哭之慟周行已躍而起曰於美乎哉師弟子之風興矣因書其事

周

集

游氏家學

機宜游先生靖

游靖景叔長子舉進士爲河南府左軍巡判官管句秦

鳳路機宜文字有學行克肖厥父文章簡易順理時以

爲工

武功縣志

邵氏家學

補 邵蒙谷先生整

雲濠謹案閩書載先生於合沙學易傳六十四卦圖說及春秋元經其彙集圖序甫就而卒經義考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引之作劉整非也

張氏門人

忠愍孫先生昭遠

孫昭遠初名大年字顯叔其先眉山人八世祖長孺起

書樓延名士講學蜀人號書樓孫家祖抃參嘉祐政事

薨諡文懿葬開封子孫遂爲管城人先生幼警敏力學

善屬文年二十四登元祐九年進士第時策問首及熙

豐凡不主新法皆在末甲先生其一也調長沙尉潭帥

張芸叟舜民文學氣節名天下奇其器識厚禮之教以

立身行己方丁外艱服除主永興簿徽宗初元芸叟自
謫籍起爲諫議大夫不數月遷吏部侍郎先生移書曰
明公爲諫臣今天下事可憂者非一不知何所論而遷
擢如此其速中外疑焉因條時事所當言者芸叟以其
書奏曰昭遠非獨曉臣一身進退之分凡今日急務不
假臣言略盡之矣尋辟爲河東經略司勾當公事免官
復起爲天興縣主簿歷除河北燕山路轉運副使靖康
元年召爲水部員外郎虜陷洛陽京師戒嚴特除祕閣
修撰西道副都總管許便宜從事建炎元年高宗卽位
詔入覲先生御下嚴整所過肅然除河南尹西京留守
西道都總管會罷四道都總管以先生爲京師北路制
置安撫使西師旣非所隸悉引去先生數以洛無城池
而強虜對境侵牧之狀聞于朝又與諸子書曰今日捍
禦甚難若假一歲庶或可保吾四男二女今不復念要
爲忠義死耳汝曹加意讀聖人書行古人事無以我爲
念虜兵來攻先生悉眾捍禦驍將姚慶戰偃師死之先
生卽命將官王保等奉啓運諸殿神朗道走行在虜兵
益熾戰益不利而虜已破岐雍秦隴南侵唐鄧陳蔡潰

兵益熾先生猶招集之已而見其麾下單弱欲擁而南先生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今將何爲叛兵怒起擊之遂死焉官屬從者皆死詔贈徽猷閣待制累贈左金紫光祿大夫先生天資孝友輕財重義遇事剛果議論詳明待人一以至誠未嘗附麗干進好學老而不衰與人商論古今及本朝故實纏纏可聽晚值時艱志大而命不副卒以身殉士論惜之

周益公集

梓材謹案名臣言行錄載先生爲忠愍公而宋史忠義傳遺其蓋

附錄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辛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南軒跋公帖曰公之數帖其處死蓋已素定事豫則立豈不信乎自熙寧相臣以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真其說流遁蠹壞士心波蕩風靡中閒變故仗節死義之臣鮮聞焉論篤者知其有自來也觀公訓敕諸子從事經史大抵以實用爲貴以涉虛爲戒其不受變于俗可知卒有以自立宜也

藍田私淑

程先生永奇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氏續傳

李先生龜朋

附門人錢象祖

李龜朋字才翁自號靜齋長安人滴水先生之孫也寓柯山嘗試流寓爲魁選錢忠肅端禮聞其賢延致館下丞相象祖嘗從之學先生學有本原又自刻厲素安貧約粗給卽止家無冠裳通謁止稱長安李某台之人無貴賤老少莫不敬而愛之幾如康節之在洛也丞相屢出仕與之偕行有直諒多聞之益所著迂論五十餘篇攻媿爲之序

樓政媿集

蒙谷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至五十四明菴書

一約園刊本

補知州蘇雙溪先生大璋

雲濠謹案閩書言先生事母孝嘉泰中邑大水墊溺饑饉乞常平粟躬賑施民賴存活

藍田續傳

義士陳先生有霖

陳有霖字希說長樂人至正中築鄉約堂于藍田書院之旁中祀先聖以朱呂二先生配享朔望舉行藍田鄉約使鄰里子弟講學于中嘗與歐陽旸往來論道尙書

貢師泰爲作義士記

福建通志

知州劉先生輝

別見魯齋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一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三
四
明
叢
書

一
綉
園
刊
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二

目錄

周許諸儒學案補遺

浮沚師承

馮先生參

蔡氏先緒

蔡先生汝平

附子元嘉

程呂門人

補 周先生行己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補 許先生景衡

補 謝先生天申

補 沈先生躬行

伊川門人

補 劉先生安節

補 劉先生安上

補 戴先生述

補 鮑先生若雨

補 潘先生閔

補 陳先生經正

補 陳先生經邦

周許講友

補 趙先生霄

補 蔣先生元中

浮沚講友

許先生景亮

橫塘講友

左先生緯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二 四明校書

約圖刊本

大劉講友

向先生子韶 別見武夷學案補遺

周許學侶

補 蔡先生元康

補 潘先生安固

浮沚同調

朱先生之珍

浮沚家學

周先生承已

周先生成己

合傳

周先生審己

合傳

周先生直己

合傳

周先生存己

合傳

周先生用己

浮沚門人

補吳先生表臣

葉先生漸

橫塘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三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補林先生叔豹

東莢學侶

韓先生汝翼

大劉家學

劉先生誠

趙氏家學

趙先生孝孫

附子思

趙先生寧孫

趙先生享孫

合傳

仲修講友

李先生衡

宋氏家學

朱先生敦樸

淳泚續傳

周先生學古

附子景略

周先生鼎臣

周先生端朝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吳氏家學

宋先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

吳先生松年

公叔講友

補

鄭先生伯熊

景望講友

李先生伯鈞

附見水心學案補遺

木氏師承

張先生叔振

竹軒私淑

陸先生九淵

詳象山學案

恩豫門人

馮先生施叔

諸葛氏家學

補諸葛先生說

南劔門人

楊先生長孺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景望家學

補鄭先生伯英

鄭先生伯海

宋元學案補遺

約圖刊本

補鄭先生伯謙

節卿同調

葉先生時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林先生椅

景望門人

樓先生鎰

詳見邱劉諸儒學案

葉先生大顯

別見艮齋學案補遺

別附

補木待問

馮氏家學

馮先生琳 別見止齋學案補遺

馮先生瑜 同上

劉氏家學

補劉先生天益

小鄭門人

蔡先生幼學 詳見止齋學案

木氏門人

江先生史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永嘉私淑

賈先生昉之

王先生致遠

蕭先生彧

潘氏家學

潘先生希聖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一

後學 鄞 王梓材 同輯
慈谿 馮雲濠

周許諸儒學案補遺

浮沚師承

馮先生參

馮參初名□□人浮沚之師也浮沚爲之贊曰舜盡事親先生實能以庶被逐慟哭于庭恐傷親心順命以行假卜以食迺徂于京元豐元年補國子生三歲告歸父猶不聽稽顙自責以顯厥誠遂名曰參以摹于曾迺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二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其弟復來自西不得于親不慰孝思憂心耿耿望白雲飛實隱不言人莫之知吾非斯人而誰與歸又爲之辨曰或問先生何如而子欲以爲師乎哉曰先生之孝于親友于弟雖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吾不是師而將何

師乎

周浮沚集

蔡氏先緒

蔡先生汝平

附子元嘉

蔡汝平平陽人君濟之父也與君濟及季子元嘉浮沚

稱其皆爲儒者

周浮沚集

程呂門人

補正字周浮止先生行己

梓材謹案溫州志稱舊志及永嘉志俱載先生永嘉人浮止書院即其故居文獻通考則稱其宅在謝池坊而瑞安志載先生與其父墓在瑞安杉坑考文集陶隱居丹室記稱維揚呂君少選令瑞邑行己以邑民仕於鄉校則先生祖籍當在瑞安而卒葬父墓之側此言良是

浮止座右銘

惟余之生兮父命以名謂余曰行己兮俾充夫性之所能曰汝立志必高而宏曰汝學道必思而行待人過厚可以保生責己盡詳然後有成人惡勿記人善乃稱切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磋琢磨孰無朋友惟善可親惟敬能久聞過必改見善斯守誠心行此惟汝之有聖人何得不輕小善爲無益聖人何長不恃小惡爲無傷告汝以行己之道汝慎無忘嗚呼子乎年旣成人矣而行實迷其塗嗟已往之無及念來今之可圖汝尙不守惟汝不孝汝尙無知惟汝無敬之戒之久乃知效

浮止勸學文

天地之性莫貴于人四民之長莫貴乎士士之所貴者以學而已然人皆有可學之性而或不得學者蓋由出

乎貧賤之家日迫于餽粥之不暇所以沈爲下愚終身不靈以貽咎戮無所不至此人之不幸也諸生生于富有之家復賴父兄之賢使得從師爲學一身亦幸矣然而父兄願望于子弟者豈幸一身而已哉亦期于有成將以幸一家幸一鄉又推而廣之幸一國幸天下也當今太平之世不能力學期乎有成以幸一鄉一國而及乎天下以副父兄之願望亦自棄而已語曰將相寧有種諸君勉之哉

浮沚經解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敬者君子修身之道所以閑邪而存其誠者也敬斯定定斯正正者德之基也慢斯怠怠斯邪邪者德之賊也儼若思者非思也凡思者其心必有所止必有所止者其耳目視聽必有所忘蓋其心定者其容寂此儼者所以若思而非思也安定辭者易所謂易其心而後語也蓋一辭之不中皆心之過孟子所以謂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而頤之養正君子所以慎言語是以存于心者既見乎辭考其辭者亦可以知其人也敬則無敢慢民莫不愛矣儼則人望而畏之民莫不敬矣安定辭則

其言善民莫不應矣敬也儼也安定也舉乎其上者如此所以安民之道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人之所以有傲者何也以其有我而已矣以我爲我則彼爲之對矣彼我既分勝心生焉強此而劣彼所謂我也傲不足輕彼適所以害我是心且不可有況可長乎若我既無我則彼亦無彼何傲之有人之所以有欲者何也以其有物而已矣以物爲物則我爲之役矣物我既交愛心生焉忘己而徇物所謂欲也欲不足以益我適所以喪我是心且不可有況可從乎若物既無物則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二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亦無我何欲之有人之志所以滿者所志者利也志在利者利得其志必滿志滿者必驕由志道者觀之不亦隘乎人之樂所以極者所樂者物也物得其樂必極樂極者必淫由樂道者觀之不亦鄙乎

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

樂不可極

君子有同天下之志而無善一己之心故致其大知以釋其疑使天下之疑者不疑質其所疑則天下疑矣推其大直以直其未直使天下之不直者直有其直則天

下不直矣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君子之所以必莊必敬者非所以飾外貌所以養其中也蓋其心肅者其貌必莊其意誠者其體必敬尸所以象神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爲尸故君子之坐如之齋所以接神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爲齋故君子之立如之方是時也其心寂然而無一物其孚頤若而無他慮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此心也其餘日月至至此心也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心也聖人常顏子久其餘暫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學者舍是何求哉

坐如尸立如齋

今之所以妄悅人者不有求于人必欲遣己責也所以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辭費者不有矜己能必欲辭己過也君子無求而妄于命何爲而妄說于人哉君子不矜而過必改何爲而費

于辭哉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居下而犯上則踰上之節居上而逼下則踰下之節侵侮者失人好狎者失己君子居上不驕爲下不亂與人

不爭處己必敬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天下莫不爲善豈人人爲舜也哉非也方其爲善其心則舜之心也天下莫不爲利豈人人爲跖也哉非也方其爲利其心則跖之心也故人不可以不爲善也

修身者必敬踐言者必忠忠與敬者善之大端入德之要也故曰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篤敬則行修矣言忠信則言道矣故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又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行修言道所以爲禮之質也

以上修身踐言謂之善行

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性者道之質也禮樂者道之具也

文之以禮樂

聖人之道言所不能傳而非言亦無以傳是故善學者因其言而求其心躍然有得于中然後合之于聖人之道果無以異也而後爲之是亦聖人也故見而師之于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二

六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當時者易聞而師之于後世者難知其難而能難者孟

某一人而已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萬物皆有太極太極者道之大本萬物皆有兩儀兩儀者道之大用無一則不立無兩則不成太極卽兩以成體兩儀卽一以成用故在太極不謂之先爲兩儀不謂之後散殊而可象者爲物物者陰陽之迹也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清通而不可象者爲神神者陰陽之妙也故曰陰陽不測謂之神不測則不可謂之二成物則不可謂之一二卽一而不離神體物而不遺見此者謂

之知道體此者謂之得道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又曰性無有不善夫善者對不善之稱也可欲者對可惡之稱也無不善則亦無善之可稱無可惡則亦無欲之可稱是知失性者天下之不善也不善者天下之可惡也得性者天下之善也善者天下之可欲也然則人之有善皆得乎性者也人之有不善皆失乎性者也苟能食則見善于羹坐則見善于牆立則見善參于前在輿則見善倚于衡顛沛必于善造次必于善相繼無閒不離于道矣夫一物之中皆具一道一道之內皆具陰陽不能盡其大心以充其性遂以小見爲大道止于斯良由生稟之或偏而不知學或學之不至而小成此皆賢者之過所以君子之道鮮也夫所謂君子之道中而已矣或偏于仁或偏于知過乎中者也日用而不知不及乎中者也太極卽中也中卽性也太極立而陰陽具乎其中矣性成而陰陽行乎其中矣是故易之爲書陰陽之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非是者然而得所謂君子之道者寡而過與不及者多此孔子繫辭所以明一陰一陽之道而深歎夫君子之道鮮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

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浮沚文集

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互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八荒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于瞬息微于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

易講義序

聖人達則化人以德窮則教人以言其窮也其達也皆天命之以成人而已堯舜湯文化人以其德者也孔子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教人以其言者也

論語序

禮記文義時有抵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肆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蓋其蘊在應對進退之間而其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于童幼之習而卒于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其理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

禮記講義序

守位莫大于得人心聚人莫先于經國用

賢者在位則朝廷尊朝廷任賢則天下服

以上上皇帝書

昔之舉天下之善者莫不歸之于舜舉天下之惡者莫不歸之于跖而孟子以爲舜與跖之分無他義與利之間而已夫天下之人莫不爲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于舜莫不爲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于跖而匹夫卓行一不受嗟來之食此其爲義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與之者謂其已有舜之心矣尋常之人簞食豆羹之不忍此其爲害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惡之者謂其已有跖之心矣是故聖人之所恃以爲天下者爲其有善教以養天下仁義之心而君子之所以自重其身以有仁

義之實也

謝祭酒司業書

宋石學集補遺

卷三十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越石父之責人也終無已乎脫之繯綫而弗謝一入閭而請絕何其嚴哉雖然石父以君子望晏子者也然非人之情也設于晏子可也惟晏子能受盡言而善改過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非此之謂乎

論晏平仲

風化所以動民心法制所以定民志法制立而風化行故廉恥興而忠厚之俗成然欲善俗莫若擇吏良吏之

所施設則各論俗而尙教奚必同條而其貫哉

問風俗盛衰策

漢文帝時幾至刑措而賈誼有流涕太息之言唐貞觀

時米斗三錢外戶不閉可謂治平矣而馬周所建言皆
切一時蓋天下未嘗無事惟其安不忘危所以常安治
不忘亂所以常治今欲不忘儆戒于無事之時以防危
亂于治安之日將亦有所謂流涕太息事有切于一時
者乎

問賈誼馬周所言策

堯舜之後世之士皆堯舜之學也而曰不可及焉則不
學而已矣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有人焉而爲曾子之孝其親者吾必曰曾子而已矣吾
不知其不可及也有人焉而爲舜之孝其親者吾必曰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舜而已矣吾不知其不可及也

馮先生辨

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
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
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蠶不得傳者斯人也而
其刻畫吾忍觀之哉

跋薛唐卿秦廩文

學也者學爲人者也思爲人不可以不敬其親思敬其
親不可以不敬其身思敬其身不可以不敬其人

齋捐文

博于古今而不知道謂之多聞可也而不可謂之善學
善于辭章而不知道謂之能文可也而不可謂之善學

然則如之何斯可謂之學乎在乎明吾之善以誠吾之
身然後知道之爲道也

儲端中字序

天下之不足者生于貪安于分者常自得力不足而求
仕智不足而求名噫亦惑矣

樂生傳

附錄

其上宰相書曰某少負羸疾不樂通物泯然居閒竊慕
存心養性之說于周孔老佛無所不求而未嘗有意于
進取

又上祭酒書曰行己七歲就傳授句讀誦五經書十五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歲學屬文十七歲補太學諸生學科舉文又一年讀書
差見古人文章浩浩如濤波纒纒如春華于是樂而慕
之學爲古文又二年讀書益見道理于是始知聖人作
書遺後世在學而行之非以爲文也早晚思古人之修
德立行

示負書詩曰平生萬卷漫多聞一悟中庸得本真從此
盡將覆醬瓿只於心地起經綸

樓攻媿曰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楊公建安游公
之外惟永嘉許公景衡周公行已數公親見伊川先生

得其傳以歸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提要稱先生之學雖出程氏而與曾黃晁秦李之儼左譽諸人皆相唱和集中寄魯直學士一詩稱當今文伯眉陽蘇新詞的瞭垂明珠於蘇某亦極傾倒絕不立洛蜀門戶之見云

林霽山序二薛先生文集曰永嘉自許少伊右丞周恭叔太博劉元承給事受業程門爲最先一輩而義理之學始于此矣生而晚者雖不及成德達材之列而亦竊聞私淑之教見知聞知成功一也

補忠簡許橫塘先生景衡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十二 四明叢書
荆四刊本

附錄

公孝弟慈祥忠厚樂易恂恂然爲君子長者鄉人化其德搢紳推其賢而萬乘信其忠其師友淵源蓋有所由也平居與人言如不出諸口至其已臨事則毅然有不回奪之操

王誠叟先賢祠記曰我朝渡江之前右丞許公偕博士周公舍人劉公伯仲親承伊洛性命之傳其立朝大節固已炳蔚煥耀具在國史天下聞望風采頑廉懦立薰其德承其教聆其警咳者拔起衡茅皆足以供世室明

堂之用何啻家夷齊而人曾閔也

補 閔門謝先生天申

雲濠謹案溫州舊志云永嘉洛學自許景衡始而用休與潘閔繼之今程氏全書與伊洛淵源錄所載問答皆根據至理其所得深矣

用休問答

問夫子賢于堯舜如何子曰此是說功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

問溫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爲師曰不然只此一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溫故知新便可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二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人師則窄狹卻氣象也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其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得見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

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

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于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卻都不說著卻于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否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爲靈驗耳豈知道然某嘗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

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此數句最好先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氣象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曰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爲之則是仁否曰不然聖人爲之亦是清忠

補 太學沈石經先生躬行

附錄

平居色怡氣和似不能言及辨是非則毅然不可奪

伊川門人

補知州大劉先生安節

附錄

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足其所施置常在
于公天下以爲不如是則非所謂合內外通彼我也
黃東發曰以至誠贊天地爲未足而云同此一誠何助
之有固于天地聖人之誠加混合矣若夫謂謹禮者不
透可讀莊子何其矯枉過正也此劉元承之錄朱子文
注其爲別本所增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二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給事小劉先生安上

雲濠謹案水心題二劉文集後云紹興末
州始祠周公及二劉公於學號三先生
梓材謹案馮氏涪陵記善錄云鮑若雨劉安世劉
安節數人自太學謁告來洛見伊川問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云
云安世當是安上傳寫之譌蓋卽先生也
梓材又案阮亭居易錄宋永嘉二劉文集九卷留
元剛序安上安節皆伊川弟子皆官御史安上劾
蔡京安節追餞鄉活葉水心題二劉集謂爲俊豪
先覺之士者也其謂大劉追餞鄉道蓋仍晦翁
之說耳

補教授戴先生述

附錄

君孝友直諒挺然不可屈折世儒或皆其太高博學精
識議論古今審至常自許欲有爲于世蓋于其小者不
屑就也

補鮑敬亭先生若雨

敬亭問答

問佛氏輪迴之說凡爲善者死則復生爲善人爲惡者
死則變而爲禽獸之類雖無此實應竊恐有此理何則
凡稟冲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
踐履之故能保全太和至死其氣質會于中和之所造
化之中自然復生爲人之理愚者平居作惡而冲氣已
喪至死其氣則會于繆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爲禽
獸之理故曰恐有此理也伊川答曰夫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要終矣

問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妙萬物而爲言觀此
則佛氏所謂鬼神者妄矣然祖考來格敬鬼神而遠之
之說則似乎有佛氏所謂意者氣類感應處便是來格
但當至誠不當褻近近得卻有也不知此說如何伊川
答曰潛心久當自明

問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嘗謂凡人氣量窄狹只爲私心隔斷苟以直養而無害則無私心苟無私心則志氣自然廣大充塞于天地之間氣象自可以意會而莫能狀者此所謂難言也或謂塞于天地之間只是到處去得此言似無氣味伊川答曰如是涵養

補 隱君潘先生閔

子文問答

問由之瑟奚爲于丘之門如何曰此爲子路于聖人之門有不和處

問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如何曰無友不忠信之人
附錄

先生性資敏悟博極羣書

補 陳先生經正

貴一問答

問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爾故拒之

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問興于詩如何曰古人自小諷誦如今謳唱自然善心生而興起今人不同雖老師宿儒不知詩也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此乃爲伯魚而言蓋恐其未盡治家之道爾欲治國治天下須先從修身齊家來不然則猶正牆面而立

附錄

謝顯道崇寧閒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二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職陳貴一問謝顯道如何人先生曰由求之徒

朱子答林擇之書曰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爲己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補進士陳先生經邦

貴新問答

問詩說言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風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伊川答曰聖人之

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唐魏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尙在陳舜之後聖人之國亦被夷狄之風則典法隨而亡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欲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備故典法尙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

周許講友

補學正趙先生尋

梓材謹案先生有顏子之稱姑蘇志以爲格人實師伊川洛或溫字傳寫之訛謝山以先生爲私淑洛學則以爲實師伊川者非也

宋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朱子答吳斗南書曰李彥平所見趙顏子不知何人莫是永嘉趙彥昭否其所論學大意甚佳然恐于窮理功夫有所未至則亦只冥行終不能升堂睹奧直入聖賢之域也真程門諸公行事頃年亦嘗爲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謂淵源錄者是也當時編集未成而爲後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比來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鉢者此事儘須商量未易以朝耕而暮穫也

補上舍蔣先生元中

經不可使易知論

聖人未生六經未作道安在乎曰斯道也不以無經而亡聖人既生六經既作道安在乎曰斯道也不以有經而存是知聖人之作經也蓋非專爲道設爲求道者設也後世之人所以深究聖人之經者非以其經之難知也聖人之難知也聖人之難知也非聖人之難知也道之難知也蓋聖人之道在我而與天下共之故發揮所蘊著爲六經至于說天也說事也說體也說理也說志

也燦然靡所不載叮嚀詳復彌數萬言而聖人之心幾無蘊矣嗚呼聖人之心待後世之人知之也然而後世之人每以爲不易知者何哉抑經真不可使易知耶抑道統于聖人而眾人未易知耶抑使天下後世必深思而後得耶抑故爲淵源闊略之辭以俾後世之人使常若不可知耶曰非也言出于道至深至遠非聖人故爲難知也豈如閭巷俚語聞聲而知意也聖人之異于眾人也智愚相半也宜乎聖人昭昭愚者昧昧是則人以爲難知者非聖人有以使之也如是則揚子之言是耶

非耶孔子嘗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似聖人任術以治天下愚曰不然聖人之心豈不欲人知哉直以民之愚不可使知之耳推是說以驗雄之說不爲過也或者問曰必若斯言則是聖人之道欲與天下其之不可得六經何濟乎世而斯民何望于聖人哉若雄之論非以經爲不可知也特不可俄而知耳後世如有知者觀之則思過半矣如有困而學者聞得其師要得其要業精于勤而亦未使有不知者也其有終身不與知者是皆自暴自棄也非聖人待知者未盡也然則明經之道其要安在曰經載道也道在心也我之心與聖人之心類也以心明經者逸而有獲以經明經者勞而無得學者不可不知也三代以上士以心明經故經明而爲君子三代以下士以經明經故經明而爲書生事業未足以副之也是非真知經者也何則以心明經者出于意言之表以經明經者不出于意言之閒道雖寓于意言而非卽此可知也止求于意言之閒則解頤折角之士皆可升堂入室矣則漢儒之陋也譬之說譜者不善琴視勢者不善奕工律呂者未深于樂讀兵書者未嫻于

武業底子成識造于精不可以迹學也百工小伎皆以心得而況于經乎必有以心通不可以言喻者矣或曰道非言喻六經何爲曰將使學者由其所言逆其所不言者也不言之旨非反身而求之無得也是以古之明經觀其言而明于身反其本而復于心及夫身久而安矣心定而明矣漢儒不然明于此而不明于彼徇于末而不知其本皓髮箋註之間以求聖人之道是猶觀沒人之影而不識其面也噫讀易而知爻象誦詩而知風雅漢儒之所能也至于觀易而忘象善詩而不說漢儒之所不能也故學者以爲難知也嗚呼道之不明久矣士之溺于書生之學亦久矣然出于吾心者固常在也苟惟反身而求之得于意言之表者經之明其庶乎

浮沚講友

許先生景亮

許景亮字少明瑞安人從鄉里長者遊皆奇其才氣補太學生居鄉里教授學徒諸邑交禮迎爲治說奏闕下不報浩然有歸志曰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遇不遇命也遂卜居之東山躬耕晦迹不復進取周浮沚嘗與之遊

大名少尹景衡其弟也

周浮
址集

橫塘講友

左先生緯

左緯字經臣黃巖人號委羽居士強記善屬文與許景衡爲忘年友劉元承周行己皆兄事之初業舉子曰此不足爲學文如韓退之詩如杜子美吾將遊其藩焉真西山稱其避寇七詩可比老杜七歌陳侍郎公輔銘其墓且哭以詩云有德傳鄉里無金遺子孫有詩集行于

世

台州
府志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劉講友

忠毅向先生子韶

別見武夷學案補遺

周許學侶

補上舍蔡先生元康

附錄

朋友病爲之醫藥同寢處無倦色死卽護其柩歸之

補

潘先生安固

附錄

紹興初王師討寇范汝爲道經平陽官民散避先生散

財粟資戰士邑賴以安韓世忠上其勞以宣德郎召不赴

浮沘同調

縣尉宋先生之珍

宋之珍字國寶永嘉人登紹聖第歷吉州司理常熟丞坐上書言事削官入元符黨籍大觀四年除籍終會稽縣尉周浮沘行已稱之曰從仕介廉所操執挺不可移

姓譜

浮沘家學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二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周先生承己

周承己字恭先永嘉人浮沘弟清溪寇渡龍灣將攻城統制郭仲荀遣裨將張理帥師迎敵先生與同邑婁淵播守真慨然請于郡以行渡壩樓橋賊鋒銳甚麾兵據橋爲陣橋斷皆溺死德祐中封理爲忠惠侯配享忠烈廟先生等皆從祀于旁

溫州府志

周先生成己

周先生審己

合傳

周先生直己

合傳

周先生存己 合傳

周先生用己 合傳

周成己溫州人集賢校理之長孫也審己其次直己又其次存己又其次用己又其次皆以其父命得名于浮沚又以成人之禮待之而于成己字思仁于審己字思明于直己字思敬于存己字思養于用己字思本且爲之說以勉之曰古之君子爲己而學爲人而仕今之君子爲己而仕爲人而學今之所謂君子古之所謂小人乎成己者果以仁矣審己者果以明矣直己者果以敬矣存己者果以養用己者果以爲本矣則其學也吾必以爲爲己之學也必爲善者也其仕也吾必以爲爲人之仕矣非爲利者也斯所謂古之君子者也

浮沚集

浮沚門人

補學士吳湛然先生表臣

附錄

擢通州司理陳瓘謫居郡中一見而器之

趙忠簡建炎筆錄曰初至溫對江心寺卽薦溫人吳表臣林季仲以補察官之闕季仲奉其母避地山中未至

表臣先對至是再言之上極喜曰自渡江閱三吳士大夫多矣未嘗見此人物如素宦于朝者卿可謂知人矣是日批出除監察御史日下供職

葉先生漸

葉漸永嘉人從浮沚遊刻勤有志向其父卒浮沚志其

墓浮沚

集

橫塘門人

補運副林先生叔豹

雲濠謹案兩浙名賢錄載先生字懿文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建炎初爲慈溪令廉明勁直高宗南巡勅戒衛士毋肆苛擾以撓賢令

東羹學侶

韓先生汝翼

韓汝翼瑞安人止齋稱爲鄉先生

陳止齋集

梓材謹案先生與林喬年沈東羹修唐
陳故事保墳墓厚風俗見瑞安縣志

大劉家學

劉先生誠

劉誠元承之子臨川縣丞陳默官吉之永豐簿沿檄至
臨川問其父所錄伊川說示以元承手編云程氏遺書附錄
趙氏家學

趙先生孝孫 附子思

趙孝孫字仲修顏子之子也宣和間在太學與李衡同
舍先生勸衡熟讀論語且曰學非記誦詞章所以學聖
賢耳不可有絲毫偽衡心佩其訓子思字再可從父建
炎避地居常熟時甫三歲及長通春秋登第調鍾離簿
乾道中虞允文薦之孝宗引見便殿首問恢復大計奏
對稱旨累官至祕閣修撰後以集英殿修撰轉中大夫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二

五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卒 姑蘇志

粹材謹案仲修爲程門再傳
儒林宗派以爲程氏門人誤

趙先生寧孫

趙先生享孫 合傳

趙寧孫享孫彥昭子皆才美而善學人以爲彥昭有子
也僅勝冠相繼以卒 周浮址集

仲修講友

修撰李先生衡

李衡字彥平其先江都人先生始居崑山少博學爲文
操筆立就紹興中進士歷州縣專以誠意化民累官至
侍御史改起居郎以祕書修撰致仕歸崑山圓明野墅
日與門人講解經義聚書踰萬卷名其室曰樂菴學者
稱爲樂菴先生卒年七十九蓋先生博涉羣書而以論
語爲主講學明道樂于教人中年絕欲清修唯蒼頭給
事臨沒沐浴冠櫛作手書數十別親舊戒子孫問天色
何時答以月明愴然而逝周益公必大聞之曰此老平
生跌蕩到此乃得力可敬羨也又曰彥平非逃儒入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二

天四明義書

約圖刊本

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聞道乎著有易說論語說易義

海撮要樂菴文集

姑蘇志

樂菴識字說

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
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
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
字

附錄

其初成樂菴詩云老子平生百不足菴成那管食無肉

終朝閉戶只讀書四面開窗都見竹可以見其人品

雲濠謹案先生周易義海撮要十二卷因蜀人房審權周易義海百卷刪削釐定以爲此書也四庫書目提要云其程子蘇軾朱震三家之說原本未收衡所續入第十二卷雜論亦衡所補綴云

宋氏家學

宋先生敦樸

宋敦樸國寶子登建炎第爲監察御史乞詔守令以來春耕籍之後出郊勸農諭以天子親耕使天下曉陛下德意詔從之守令以勸農入銜自先生進言始

溫州舊志

浮沚續傳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先生學古 附子景略

周學古字會卿永嘉人浮沚先生行己孫也兩薦漕闈不第遂息意場屋以風雅自娛葉水心序之云周會卿與潘德久齊名德久漫浪江湖吟不擇地故所至有聲會卿嘗閉戶讀書盤摺生語有若天設德久甚畏之居謝池坊窟山宅水自成深致其家集零落十數紙然一幹之蘭芳薌出林豈紛然桃李所能限斷哉子景略字

宗夷爲鄉善士

兩浙名賢錄

周先生鼎臣

周鼎臣字鎮伯永嘉人勤志廣學大書叢卷多數百者親手傳寫記憶略遍未冠與鄭景望同登名譽正等既而諸弟迭起爭爲聞家皆由先生之教授漳浦主簿卒年六十一子端朝兄弟出入里中指曰周鎮伯兒也葉水心誌其墓曰余廬松臺下而周氏居二百年矣山之先儒故老莫如君者其學也惰者可殖其行也薄者可

化也

葉水心集

忠文周先生端朝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吳氏家學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

知州吳公叔先生松年

雲濠謹案楊誠齋志先生墓云張魏公居長沙名士棘集獨偉視公每見必促席語移日且勉之有用之學與其子遊公自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又言其年二十三侍父少師居婺州晝夜讀書甚至嘔血少師以文名一世公盡得其學弟三人皆師友公後同薦書而公獨下第及試宏詞科隱秩祝文過目不忘同學如洪道莫濟皆推其業之精初室周氏永嘉先生行己弟之子也能通孝經論語孟子諸書與公德對云

公叔講友

補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

鄭敷文書說

古者先德而後力貴謀而賤功故出師必受成于學而折馘執俘反必以告其意深矣大禹之功非後世之所謂功也聖人猶屈之於皋陶之下蓋功未有不出於謨而宣力四方者不得先於朝堂之論以此示後世則國正而朝廷嚴

書序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

不矜不伐至公無我之心也舉天下之善安而行無所累于心故無驕矜之氣天德也禹之所優而顏子之所願也蓋萬善本吾性之所固有學至于聖賢于性無所加益而缺一焉則不足以爲盡性知此則任重道遠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不足矣尙何敢矜之有進此而安焉則達乎天德矣

汝惟不矜

湯勝夏而還未至國都而慙德形焉此不以爲善而以爲懼不以爲滿而以爲不足是心也崇德之原致治之本也其賢臣又因其不自滿假之美而將順之使之終始如一而不忘此心故曰德日新萬邦維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又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夫驕盈自滿之心其端甚微積而至于恥聞過失好炫聰明甘受佞辭而邪詔日親惡聞忠諫而

正直日疏肆行不忌民心日離甚則骨肉怨叛而趨於
亡矣可不畏哉

仲虺
之誥

太甲所謂欲敗度縱敗禮者蓋微見于視聽言動之閒
出入起居之際伊尹不待其流而救之故其悔過也易

豈若漢羣臣數昌邑之罪也哉

伊尹放
太甲

夫謙則虛虛則能受天下之善而來天下之賢滿則實
實則忠嘉之言不能入而賢者望其顏色而去之則知
所謂謙者帝德王功之所由終也

有其善
喪厥善

鄭數文周禮解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二

三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後世催科用保長戶長率以一人而督數十百家之稅
定役者又不問其居舍之廬野故在遠郊而督城中之
租居東鄉而督西保之稅姓名里居不可識逃亡死絕
不可知而督稅者破家蕩產窮于無所告矣近世三十
甲之法亦近于五比爲閭之意而民猶病之蓋聯民不
異廬野役民不本保伍雖以一夫徵十夫之稅而越境
奔走之勞死徙代納之害猶前耳

言邦之教法而曰稽國中云云者教卽行乎其中也貴
賤老幼廢疾而舍其役則貴貴養老慈幼寬疾之意足

以示民矣祭祀飲食喪紀皆有禁令則養生送死之節踰禮踰制之誅足以範民矣

先王緣人情而立辟讎之法得報而不報焉非臣子也在海外在千里之外在異國雖不得報亦足少慰其志矣

附錄

景望有學行于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

周益公答其書曰大凡深于學必能合乎內外之道近世士人稍通其說則謂施于事者便與聖賢合自信太早而知他日未免害道所賴吏部暨欽夫二三公推所蘊以覺來于抑揚去取閒使是非深淺皆有所別自然儒效日白于世某所望門下莫先于此

又跋其詩卷曰言學道者薄詞章近世則然景望龍圖通經篤行見謂儒宗而其詩句乃綽有晉唐名勝之遺風胸中所養亦可知矣

陳止齋祭之曰惟公及從渡江譜老尙有典刑之學不墮紹興季年流俗之弊本之躬行加之講肄充養和平議論方大析義利于秋毫兼博約于獨詣蓋伊洛源流

與元祐之規模于是乎在苦節至于長貧靜退見于初筮揚名二紀之久致仕九卿之二既物理之惟允殆天意之將契我觀人物可爲流涕瞻前靡及顧後孰繼公于此時譬之東方未白明星晰晰續飄零之餘緒道倏歛之亨會方有識之自寬俄覆出于意外

葉水心祭之曰某之于公長幼分殊登門晚矣承教則疏自聞公喪晝喟夜吁茫茫長空慟不可呼

樓攻媿祭之曰其形于文也渾然天成而上軋于周漢其進于道也怡然理順而深推于雄軻是非至明而涵容不顯其迹進退至切而雍容不見其他

朱子跋先生書呂正獻公四事曰夫呂公之行高矣其可師者不止此鄭侯亦無不學顧豈舍其大而規規于其細如此哉誠以理無巨細精麤之間大者旣立則雖毫髮之間亦不欲其少有遺恨以病夫道體之全也

胡雲谷序先生書說曰心本同然理不終泯自伊洛諸先生力尋墜緒遠紹正學而敷文鄭公得其傳焉探聖賢之心于千載之上識孔子之意于百篇之中雖不章解句釋而抽關啓鑰發其精微之蘊深切極至要皆諸

儒議論之所未及亦可謂深於書者歟

景望講友

李先生伯鈞

附見水心學案補遺

木氏師承

府丞張先生叔振

張叔振字振之長溪人乾道中進士弱冠橫經講授狀元未待問嘗師事焉一時衣冠之士多出其門累官岳州判四遷爲太府丞凡三登對所言皆當世急務上深嘉納而一時權貴多忌之出知信州卒祠于學

姓譜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竹軒私淑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詳象山學案

思豫門人

司理馮先生施叔

馮施叔字孟博永嘉人父光庭娶唐隗林介夫之孫女生先生先生從草堂仲子思豫學思豫之女適陳止齋故先生二子琳瑜又從止齋遊而先生官司理卒

陳止齋集

諸葛家學

補主簿諸葛易園先生說

雲濠謹案先生有易園易
說論語說俱佚見經義考

附錄

公故負當世志學不爲章句訓詁淺事務見于設施
嘗暨張忠甫夜論學比將歿猶校讐儀禮家人不知其
甚病也

陳止齋祭之曰君之學問不爲逕庭曰意苟誠萬物受
命固嘗講論茲道闕大尺矩寸繩其施或隘君曰余聞
力行以充力之所至日月未窮閉戶十年讀易求志朋
友謂君不仕無義授官長樂勉君載塗曾未及期上下
交孚少出所藏已有端緒遂昌熾之豈不大肆眾目莽
絲萬命流膏天意何如遽奪人豪

南劍門人

文惠楊東山先生長孺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景望家學

補判官鄭歸愚先生伯英

附錄

葉水心祭之曰永嘉翩翩號多友朋公在其閒前授後
承我最晚出公顧亦厚謬志紛紜蓋嘗一剖

又序歸愚文集曰自二鄭公後儒豪接踵而永嘉與爲多然皆兄事景元方其家居得朋友通其有無並多接席不知歲月遷改自謂如華胥至樂故其講習見聞尤精而片辭半簡必獨出肺腑不規眾作也

朱子跋先生簡曰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閒夫亦孰能至此而不亂哉今觀鄭君景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亦足驗其所學之正而守之固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于公見之

朝奉鄭先生伯海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二

子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鄭伯海字彥容文肅季弟紹興進士第授海門尉歷官制置司參議授朝奉大夫卒於官先生持身廉慎家居立義塾延師訓生徒五百餘人至今名其里曰學堂前所居距文肅百餘步時人稱東西二鄭云

兩浙名賢錄

補教授鄭節卿先生伯謙

雲據謹案四庫提要據王次點周禮訂義首列宋代說周禮者四十五家先生爲第三十居黃度項安世之間以爲寧宗理宗時人考永樂鄭氏有伯熊伯英伯海並見本卷先生蓋其兄弟行也提要又言其論天官五府諸職一條車氏脚氣集頗稱之

周公之序六典也每篇冠以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而終之以爲民極凡此皆所以習民於尊卑等級階級之中消其亡等冒上之心而寓其化導整齊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志慮不易視聽純一何往而非以爲民極哉

教化

內宰爲冢宰之屬則女寵近習皆畏師保之檢察而無敢踰節皇父作相膳夫內史皆不得人晉侯近女而感疾醫和以爲趙孟之過古人致君二南之化其道由此

內外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心之非莫大乎侈心之生財聚于公上而大臣不敢撙節于其閒則府庫之充牣財物之浩穰而人主之宮室器用服食賜予一切始無度矣是固蠱壞心術之源而以道佐人主者之急務也

夫惟財供于有司而式法持于太宰是以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取百官有司于此亦不敢至于違式法而過供宰夫以式法掌祭祀酒人以式法授酒材掌皮以式法頒皮革委人以式法具薪蒸木材職幣以式法斂幣餘職歲以式法贊逆會太府以式法頒貨賄人主之私

心以式法而礙則侈心以式法而銷國用不屈民力不
匱而五府之財用始沛然有餘而論道經邦之地始造
原立本于此而無以蠱壞之也

以上節財

牧伯皆有分地則其地大有以服民公卿各有采地則
其利入有以得民長與吏雖有祿而無位然既食其祿
則民亦有以尊其貴既專其政則民亦有以悅其治蚩
蚩之氓其聚必以類其分必以羣不爲之兩則渙散四
出而其勢不可合矣是以牧長主吏先王各使之繫其
民而聽其兩不可縱也不聽其兩則其勢將至于渙散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二

三十四明鏡考

約園刊本

聽其兩而從其得民他日有懷詐怵邪之諸侯傾側擾
攘之士出于其閒則逆節之萌禍心之包藏其將何以
制之先王于是有師儒朋友宗族豪富之兩以參互于
其閒是九者相與爲兩而後邦國之民有所耦合有所
耦合而後有相訓相保相及相其相利相安之道

保洽

太平經國書自序

先王無自私之心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
厚蒼生也三代以還人主始自私矣以天下遺其子孫
故不得不爲久恃無恐之計然天下猶因其自私之心

而獲少安于其間至于秦隋魏晉南北之君淫荒狂惑則并與其自私之計而弗念矣夫有天下而至于不愛已固無望其愛民矣而獨惜夫愛己者之所以及民亦徧迫淺陋足以躋時于小康而不足以憑藉維持于無窮也三代聖人之紀綱法度憲章文物所以本諸身而布諸天下者甚悉也而尤周密詳備于成王周公之時彼其處心積慮上徹乎堯舜下及乎萬世者也外不懼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患不作也是故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盡我精神心術而爲之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旣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聘冠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于車旌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績刮摩搏壇之法又其細者則及于登魚取龜揭鼈之微畢公所謂克勤小物者周公尤盡心焉蓋一而再三申復之

詒謀燕翼後世豈無辟王而皆賴前哲以免漢高之難
共和攝政而天下復如故龍蒸作孽宗周滅矣猶能挾
鼎鑿而東當戰國之相吞噬周塊然而處其中猶百餘
年而宗主之至于垂亡臨絕之際自分而爲東西其子
孫益謬戾乖忤而弗念厥詒故天下始去周而爲秦法
亡則周亡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
則陳浮檜亂之極一變而復見豳風之正聖人序詩所
以寓其意于十五國風之末也秦人變古不道不足深
恨漢氏去三代甚近而去周爲尤近不能因其自私之
心而講求周公致太平之迹惴惴然徒惟得失之重而
操心之危若智慮而盡防範大抵不過爲握持天下之
術耳苟簡目前未能深長之思經久之慮也封君古也
止于行推恩之令井田古也止于議名田之法刑法止
于定筆令軍旅止于京師之南北軍郡國之都尉建官
則敬秦舊禮則雜秦儀學校則隸太常而選舉則數
路鄉里則煙火萬里其淺近功利已略足以隨世而及
民矣然乍安而忽危幾亡而僅存終不足以垂裕而傳
後其當世敏秀奇傑之上深見遠識而有志于先王之

治者或則請定經制或欲退而更化或願建萬世之長策每觀王符論漢家失業之民歲至三十萬則田賦鄉里刑法等制益知其苟然而已仲長統欲更定吏祿重三公之權改稅法更官制沛然思惟善道而有易亂爲治之意論甚美矣至于請廢封建復井田肉刑亦復講之未精也唐承八代之衰太宗之所以造唐者亦慨然欲庶幾先王之治而補漢氏之缺收召豪傑相與修廢起墜子貞觀一二十年間稅爲租庸調田爲口分世業兵爲府選士爲明經進士官爲七百三十員天下爲襲

封刺史然亦雜亂而不純粹疏略而無統紀未幾兼并不禁課役不均更租調爲兩稅變府兵而爲彍騎停世襲而爲州縣不愛名器而爲墨敕斜封唐之子孫固非善守法者而立法之初亦不得不分任其咎當其弊端未見天下因其自私而亦得以獲苟安之利一旦利盡害形罅隙呈露則遂以大壞而不得支持矣宋之元嘉元魏之泰和隋之開皇仁壽夫豈不爲治安而言治者不之數功利在人及身而止漢唐之事何以異此雖然漢承亡秦絕學之後不獨二帝三王之法度無復餘脈

雖五霸七雄區區富強之事亦一掃而無遺草創之初大臣無學方用秦吏治秦律令圖書固難責以先王之制度也唐自元魏北齊以來授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繼以蘇綽之在周約六典以定官制而府兵之法亦微有端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蘇威高頴之損益而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酌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世之未備則以唐之治爲周之治日月可冀也而僅以若此此豈無所自哉世變不古功利之蟠結于人心而此書之宏博浩瀚讀之難曉而說之易惑也彼其煨燼于秦火貶駁于漢儒好古如武帝反謂之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伏藏泯滅于山巖屋壁之間漢之末年雖入祕府竟未嘗一出而試之于治其後劉歆取以輔王莽五均六幹列肆里區皆有征天下騷然受其弊其餘杜氏不過能通其句讀馬鄭諸儒亦止于作爲訓詁而已隋唐之間文中子講道河汾頗深識其本末以爲經制大備後世有所持循然徒載之空言不及見之行事也唐太宗嘗與羣臣語及周禮而房杜魏

徵雖出王氏之門然本無素業留宿中書聚議數日竟不能定問及禮樂復不能對大本既失他何望焉本朝王氏以儒學起相熙豐又嘗一用周禮而計利太卑求民太甚其禍甚于劉歆伊洛老師橫渠張夫子固習周公者矣而不及究其志蓋自有周禮以來若孔子文中子及伊洛橫渠諸子則恨不及用房元齡杜如晦魏徵則恨不能用漢之劉氏本朝之王氏則又悔不善用自漢唐以至今日天下之治所以駁雜而難考弊壞而不可收者大抵出于是三者之閒也是以時君世主厭薄儒生姍笑王制悉意于淺功近利就其自私之心而姑爲是目前苟簡之謀尙可以維持一世足矣不暇及此宏闊之談也嗟乎千載之下有能起周公之治者學者所不能而見也方能講周公之制者學者所不能而辭也

梓材謹案此序稱伊洛老師橫渠張夫子蓋永嘉周浮泣沈彬老諸先生皆伊洛門人橫渠再傳弟子鄭景望又私淑浮泣以綿伊洛橫渠之傳觀先生所稱其爲景望流亞無疑也

節卿同調

文康葉竹堃先生時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林先生椅

林椅字奇卿麗水人紹興庚戌進士以周禮爲周公經世之書凡民極所由立日用之常誠偽之變莫不區別纖悉畢備乃隨類條列之名曰周禮綱目翰林學士樓

鑰吏部尙書倪思表進除工部架閣

括蒼彙紀

景望門人

宣獻樓玫瑰先生鎗

詳見邱劉諸儒學案

農簿葉先生大顯

別見良齋學案補遺

別附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二

聖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補侍從木蘊之待問

雲濠謹案溫州舊志作字應之稱其敏而力學

馮氏家學

馮先生琳

馮先生瑜 並見止齋學案補遺

劉氏家學

補劉先生天益

附錄

性至孝母歿著思母篤詞極悽愴朱黼讀之淚下不能

禁云

小鄭門人

文懿蔡先生幼學

詳見止齋學案

木氏門人

進士江先生史

江史字夢良崇安人淳熙進士家貧好學嘗慕大魁木
蘊之待問之名不遠千里而就正蘊之曰吾易東矣

姓譜

永嘉私淑

賈先生防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早大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賈防之字成甫東陽人知處州廷佐曾孫幼穎悟日記
數千言從永嘉諸老遊嘉泰中登進士仕終台州黃巖
令所著有抑齋集及記纂淵海

金華府志

王先生致遠

王致遠永嘉人忠敏公允初子以父蔭知慈溪縣累遷
湖北提刑改知台州召爲吏部郎不赴居鄉十年創永

嘉書院祠周許二劉鮑五先生于中

溫州舊志

蕭先生或

蕭或集永嘉先生尙書精意九卷

經義考

潘氏家學

侍郎潘先生希聖

潘希聖永嘉人南夫從子嘗率六館論丁大全終戶部

侍郎

溫州府志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一

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一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三

目錄

王張諸儒學案補遺

王氏先緒

王先生沿 附子鼎

百源門人

補王先生豫

補張先生嶠

補張先生岫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補楊先生國寶

補姜先生愚

補侯先生紹曾

錢先生景謫

黃先生景

張先生景觀

趙先生濟

補鄭夫

補秦玠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三

後學 鄞 王梓材 同輯
慈溪 馮雲濠

王張諸儒學案補遺

王氏先緒

待制王先生沿 附子鼎

王沿字聖源館陶人少治春秋中進士第試祕書省校書郎歷知宗城縣張知白薦其才擢著作佐郎累遷殿中侍御史聞喪服除改尙書工部員外郎知邢州復起爲河北轉運使因詣闕奏事上所著春秋集傳十六卷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梓材案藝文志與長編皆作十五卷

復上書以春秋論時事授直昭文

館爲三司戶部副使徙鹽鐵運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

制陝西都轉運使降知滑州徙成德軍建學校行鄉飲

酒禮遷刑部郎中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

并州進樞密直學士右司郎中爲涇原路經略安撫招

討使兼知滑州改涇州觀察使坐葛懷敏敗復爲龍圖

閣直學士知虢州尋降天章閣待制而爲權御史中丞

賈昌朝所奏落待制未幾徙知成德軍復待制又徙河

中府卒先生好建明當世事而其論多齟齬有文集二

十卷唐志二十一卷子鼎字鼎臣以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至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徙使河東卒性廉不欺事繼母孝教育孤姪甚至自奉養儉約當官明敏強直不可撓所薦士多知名有終身不識者

宋史

附錄

愚學者自私其家學而是非多異失聖人之意乃集三傳之說刪爲一書又見祕書目有先儒春秋之學多因啓求之得董仲舒等十餘家自以先儒猶爲未盡者復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三

二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己意箋之

崇文總目

百源門人

補

王天悅先生豫

梓材謹案先生大名宋史王沿附于鼎傳云初鼎與弟豫皆有才氣好上書言事仁宗稱之以爲豫孟浪鼎所言多可用又云豫爲人不事羈檢以大理寺丞知伊闕縣有異政棄官浮游江湖閒殖貨自給以卒沿爲大名館陶人學棗先生本傳以先生爲瑰璋博達之士宋史所載蓋屬一人況其同爲大名人也又案溫公傳家集有送王太祝豫知伊闕詩云百里驩迎新台賢儒經吏術盡家傳又云長才久屈君無恨所惜斯民受賜偏又有送伊闕王大夫歌蓋天悅年世與康節相等故溫公亦得友善也梓材又案金陵新志引蜀道士杜可大言先生葬

未百年而吳曦叛盜掘其冢考曦叛于蜀先生之冢蓋在蜀云

補
常簿張先生嶒

附錄

觀洛城花呈康節曰平生自是愛花人到處尋芳不遇
眞祇道人閒無正色今朝初見洛陽春

康節和之曰造化從來不負人萬般紅紫見天真滿城
車馬空撩亂未必逢春便得春

補
常博張先生响

梓材謹案先生於熙寧赴調蓋調知吾鄆康節擊壤集有代書寄鄆江知縣張太博云長憶當年掃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三

三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弊廬弟兄同受策名初一生不記尋常事千里猶
通咫尺書風日遙知四明好江山況是九秋餘片
帆未得聞飛去徒見嚴君問起居蓋以太常
博士知鄆也吾郡志乘作張珣傳寫之篇

附錄

康節依韻和張子堅太博曰八載相逢恨未平如何別
酒又還傾雖慙坦率珠多類卻識清和玉有聲處世當
爲天下士賞花須是洛陽城也知今古眞男子造化工
夫不易生

補
學士楊先生國寶

附錄

伊維淵源錄曰楊學士國寶字應之無他敘述獨伊川有祭文而呂氏諸書記其言行之一二然詳祭文亦先生交遊耳非門人之列也呂氏言其元豐中已老則年輩與先生亦相若云

元祐間爲成都都運判官得召爲校書郎有遠房母舅在蜀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官橐遺之

梓村謹案呂氏家塾記楊應之子從姑之子也又呂氏雜志楊十七學士應之力行苦節伊維淵源錄引伊川先生云楊應之兄弟皆安貧樂道祭文云蒼城之原歸附先兆則先生固維陽人朝散郎賢寶殆卽先生兄弟行耶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雲濠謹案聞見錄言先生元豐中爲河南府推官康節已捐館伯溫復以兄拜之云

補縣令姜先生愚

附錄

子發說論語士人樂聽之爲一講會得錢數百千爲樂

道娶妻雲濠案樂道王陶字

補殿丞侯先生紹曾

附錄

梅聖俞送侯孝傑殿丞發判潞州詩曰同在洛陽時交遊盡豪傑倏忽三十年浮沈漸摩滅唯餘一二人或位

冠襲契我今存若亡似竹空有節人皆欲吹置老硬不
可截君自緜山來別我不畏熱言作澗從事家貧祿仕
切六月上太行辛勤非計拙天當氣候涼清風自騷屑
雖云數日勞斗與炎蒸絕君本公王孫才行實修潔鏗
鏗發英聲瑩瑩如佩玦是爲君子器終見不渝涅相逢
未易期夢寐歸鼓柶

邵氏聞見錄曰康節每展墓中塗上官店必過孝傑殿
承家孝傑從康節最早孝傑死有八子康節過之如子
姪每過之則迎拜侍立左右甚恭

朝請錢先生景謚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錢景謚臨安人由殿直中進士王荆公旣薦送之又推
譽于公卿閒自是執弟子禮荆公提點府界先生爲屬
主簿又以文薦之執喪居許聞荆公得政因事來京師
謁之荆公顧先生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先生曰利
少害多異日必爲民患又問孰爲可用之人曰居喪不
交人事而知人尤難事也遂辭出後調官復來荆公已
作相又往詣之荆公令先與弟平甫相見平甫謂先生
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先生曰百事皆可爲

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及見荆公荆公欲得一人治峽路役書且委以戎瀘蠻事先生曰峽路民情僕固不能知而戎瀘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人者荆公大怒坐上客數十人皆爲之懼退就謁舍賞激之與詆以爲矯者參半先生笑曰自古來好利者眾而顧義者寡故天下凡事皆由人而不在于已苟爲利所動而由于人則盜亦可爲也吾又何憾焉遂與荆公絕熙寧末從張景憲辟知瀛州終身爲外官僅至朝請郎而卒

宋史

宋元事案補遺 卷三十三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邵氏閱見錄云錢朝請者忠懿王孫師事康節先生仲父同場屋仲父之孫康節屬以爲誌是先生本爲康節弟子也

錢氏家集

後僕官繁鄧彼益任政用事而一代成法無一二存者百姓愁苦而郡縣吏惴惴憂懼虞以罪去且不但變其法制而已至于教人之道治人之術經史文章自名家之學而官人泄政皆去故而尙新奇天下靡然向風矣乃以穿鑿不經入于虛無率合臆說作爲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秋一王之法獨廢而不用又以荒唐誕怪

非昔是今無所統紀者謂之時文傾險趨利殘民無恥者謂之時官驅天下之人務時學以時文邀時官僕既與仕籍而所學者聖賢事業專以春秋爲之主皆大中正正三綱五常之道其所爲文學六經而爲必本于道德性命而一歸于仁義其施于官者則又忠厚愛人兼善天下之道自顧不合于時而學之又不能方惶惶然無所容其迹而故人張諫議正國辟僕爲高陽帥幕至官已逾一年矣今春邵堯夫先生亦有書招我爲洛中之遊兼有詩云年光空去也人事轉蕭然止俟貧而老者生事纔足幼而孤者有分有歸亦西歸洛中守先人墳墓倘佯于有洛之表吾願畢矣

答兗州趙度支書

黃先生景

黃景字子蒙福建人嘗從康節遊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康節康節不屈遂以先生應詔

邵氏聞見前錄

縣尉張先生景觀

張景觀字臨之□□人學行甚高康節喜之將赴涪州武龍尉告別康節謂曰吾不見子之歸矣是年康節捐

館邵氏聞見錄

趙先生濟

趙濟□□人父宗道學士康節與之遊年長康節拜之
其諸子皆以父師之禮事康節學士早出富韓公門下
熙寧初自西都留臺領宮祠以卒先生其季子也爲提
舉常平劾韓公不行新法朝廷坐其言罷韓公使朔學
士卒韓公以致政居洛賻恤其家甚厚其兄弟服除欲
往謝韓公先生獨未敢行請于康節康節曰以富公德
度尙何望于君第往勿疑明日借諸兄以進起謝罪韓
公止之曰吾見故人子前日公事不可論也先生謝康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三

入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節曰微先生濟之過不可贖也

見錄

補主簿鄭揚庭夫

雲濠講案宋史藝文志有先生時用書二十卷明
用書九卷易傳詞三卷易傳詞後語一卷又策經
義考劉鄭註周易六卷胡一桂曰集
劉牧鄭夫二家所著集者不知名

附錄

司馬溫公進易測劄子曰伏見并州孟縣主簿鄭揚庭
自少及長研精易道撰著所傳成易測六卷不泥陰陽
不涉怪妄專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倫誠難多得臣
不敢蔽輒取進呈

項氏家說曰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以次相生重一卦爲八卦爲六十四卦此重卦法也而先天圖用之其畫自一陰一陽始左畫自復之一陽逆數而至乾右畫自姤之一陰順數而至坤故鄭夫謂乾坤生八卦爲大父母復姤生六十四卦爲小父母其說蓋出于此

補
兵部秦伯鎮玠

附錄

康節寄伯鎮詩曰人事紛紛積有年何煩鬢髮向花前萬般計較頭須白饒了胷中不坦然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三

九
四
明
教
書

約園刊本

又曰天心復處是無心心到無時無處尋若謂無心便無事水中何故卻生金

蔡忠惠期秦伯鎮不至詩曰高人懷真趣每欲棄祿仕超然外造化那復顧妻子有田給饑寒有路出生死儻得自由身休隨榮利起或聞毫郊滌族大無餘米且持州紱去官廬尙可指何時當歸來焚香朝玉几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三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四

目錄

武夷學案補遺

武夷先緒

胡先生淵 附師吳義門

二程私淑

補 胡先生安國

文莊先緒

曾先生處仁

宋元學案補遺

曾先生度 合傳

武夷講友

補 向先生子韶

武夷學侶

孫先生偉 詳見元城學案

武夷同調

劉先生子翬 詳見劉胡諸儒學案

武夷家學

補 胡先生寧

武夷門人

補 江先生琦

補 曾先生幾

補 范先生如圭

補 薛先生微言

補 胡先生銓

補 韓先生璜

補 李先生椿

補 向先生涪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二
四
明抄書
約園刊本

補 樂先生洪

向先生子恣

吳先生銓

趙先生師孟
詳見五峯學案

吳先生郭

劉先生廷直

王先生鎮

澹庵學侶

胡先生鎬

胡先生鏐

澹庵講友

李先生椿年

別見廬陵學案補遺

羅先生斐恭

父蚪

羅先生潛

羅先生上達

父級附子維藩

張先生伯麟

段先生冲

附子元愷

李先生發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三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澹庵同調

范先生潛

陳先生剛中

張先生宋卿

彪氏同調

補張先生所

浩齋學侶

劉先生禹錫

葉氏門人

補 黃先生祖舜

補 葉先生顯

補 陳先生俊卿

補 鄭丙

江氏家學

江先生明

江先生嗣

茶山家學

補 曾先生遵

茶山門人

陳先生元有

范氏門人

劉先生珩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補遺

澹庵家學

補 胡先生泳

補 胡先生澥

胡先生浹

胡先生瀟

胡先生口

胡先生公武

胡先生箕

叔永學侶

樓先生綸

詳見邱劉諸儒學案

潛庵門人

方先生疇

詳見紫微學案

陳先生元中

詳見衝麓學案

崔先生若舟

附兄若彌彭元永陳介卿彭元合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崔先生若雨

合傳

施先生峻

譚先生助

曾先生充

廖先生口

林先生遜

林先生遠

合傳

王先生行簡

羅先生尙志

王先生端朝

符先生口

別見元城學案補遺

直閣家學

胡先生序

父衰

黎氏家學

黎先生口

別見衡麓學案補遺

黎氏門人

蕭先生口

別見五峯學案補遺

大夫私淑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六

四明叢書

趙先生藩

詳見清江學案

樂氏家學

樂先生忠恕

宣卿門人

胡先生口

劉氏門人

楊先生萬里

詳見趙張諸儒學案

羅氏門人

羅先生上行

郭先生有憑

明甫家學

羅先生克開

元通門人

左先生龍卿

張氏門人

陳先生漢臣

武夷再傳

補張先生默

宋元學案補遺

七
約園刊本

補曾先生漸

武夷續傳

眞先生德秀

詳西山眞氏學案

蔡先生沆

詳見西山蔡氏學案

李先生琪

程先生公說

詳見二江諸儒學案

正獻家學

陳先生宿

附子增

陳先生址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陳先生均 詳見海翁學案

正獻門人

羅先生黜 詳見象山學案

鄭先生鑑

茶山續傳

曾先生棠

曾先生松

司農門人

李先生孟傳 詳見元城學案

宋元學案續遺 目錄

入國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先生中行

郭先生友仁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少賓家學

胡先生宗 別見止齋學案補遺

胡先生守

李氏續傳

李先生大謙

李先生芾 詳見鶴山學案

文莊家學

曾先生同 附子穎瑞

曾先生穎茂

李氏家學

李先生韶 別見濂溪學案補遺

澹庵私淑

文先生天祥 詳見異齋學案

直閣續傳

胡先生一桂 詳見木鐘學案

正獻續傳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刻本

陳先生文龍

武夷續傳

劉先生淵 別見南軒學案補遺

陳先生深

陳先生則通

俞先生皋 別見伊川學案補遺

張先生君立

曾先生震 別見止齋學案補遺

吳先生師道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李先生廉

汪先生克寬

詳見雙峯學案

張先生宣

寧極家學

陳先生植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十四男

教圖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四

後學 鄧 王梓材
燕谿 馮雲濠 同輯

武夷學案補遺

武夷先緒

胡先生淵

附師吳羨門

胡淵字澤之崇安人少聰敏能文長益務彊識以親老家貧授學江浙歲終度父母所須力能致者盡市歸以獻退無私焉初同里有吳羨門者以六經教授先生父遣先生往從之閱先生所寫論語尙書終帙一無差舛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遂以女妻之是生文定 姓譜

附錄

文定重過了頭巖思先大夫詩曰道旁山色古猶今綠鬢偏驚白髮侵回想臨歧分袂處更誰能會此時心又曰慈顏何在杳難承教子生來重一經漫向人間拾青紫豈勝衣綵日趨庭

二程私淑

補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雲濠謹案先生元至元二十二年封楚國公
明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三年改封建寧伯

梓材謹案周益公爲緡溪臺表云伊川之門從學者眾上蔡謝顯道最爲高第以其所得授之文定據此則先生若親受業于上蔡者故儒林宗派亦以先生爲謝氏學派山陽度氏爲濂溪年譜有云二程之學門人弟子亦多矣上蔡及師聖傳之胡文定則爲先生師傳者又有侯氏矣又案宋史儒林先生本傳云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爲師是先生之淵源又如此梓材又案南軒爲胡廣仲墓志言文定宦游荆楚歲久皇考沒葬于荆門紹興初因徙家衡嶽之下史云築碧泉書堂著春秋傳蓋在此時又案先生曾修資治通鑑舉要補遺若干卷見朱子資治通鑑綱目序

文定語要

一以貫之知之至也非上智不與焉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皆有是心堯舜能充爾如充惻隱之心至其仁如天
充羞惡之心至以口口口充辭讓之心至以天下讓充
是非之心至以嗣子爲囂訟

四端五典在人則一心也在物則一理也充四端可以
成性惇五典可以盡倫性成而倫盡斯不二矣

物物而察則智益明心益廣道可近矣又豈逐物而不
自反哉又豈以己與物爲二哉察於天行以自強也察
於地勢以厚德也察于雲雷以經綸也察於山泉以果
行也察於尺蠖明屈信也遠察諸物其畧如此察于辭

氣顏色尊德性也察于灑掃應對兼本末也察于心性
四體養浩然之氣也近察諸身其要如此

釋氏但求見解于用處全不究竟學者亦可警矣
恕有差處失于姑息

今人善者喜受之惡者怒絕之是不能體物豈得與天
地相似

有志于學者當以聖人爲則有志于天下者當以宰相
自期降此不足道矣

聖人作易于困卦則曰困亨者困窮而致亨也于震卦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曰震亨者因震恐而致亨也聖賢所以不畏艱難者
以此

君子守其常聖人盡其變

春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

梓材案以上諸條皆
劉氏明本釋所引

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
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
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使不到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
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

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五十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

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

文定春秋傳

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

宋正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聖人語顏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以夏時冠月垂法萬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 應元年春王正月

朱子曰若如胡氏學則月與時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也

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草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爲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直欲

簡其禮爾簡畧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

隱四年夏公及

宋公遇於清

利者人欲之私放于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其爲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意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四

五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大矣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

于敬授民時巡狩承享猶自夏焉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月己卯烝

黃東發曰天時無可改易之理聖人無謂冬爲春之事商之建丑以異于夏周之建子以異于商皆以革命欲整一人心故以此月爲歲首受朝饗耳其建丑之爲十二月建子之爲十一月固自若也建丑建子之爲冬建寅而後爲春固自若也聖人作春秋書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正以順天時正人事所

謂行夏之時見之行事者也周實未嘗改天時孔子亦初非改周制也自漢儒有三正之說杜氏有周正今十一月之說諸儒遂以春秋之春爲今日之冬每于繫時繫月之事隨事生說以爲非時而譏之今以夏時參之未見其有非時者若此所書正月烝正以烝乃冬祭春正月行之非禮耳春秋非夏正爲何哉杜氏得汲冢書亦皆夏正

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於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其城之叛太叔皆莊公所親戒今又城櫟而寘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六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于厲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旣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予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爲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爲國者可不謹于禮乎桓

五年秋九月櫟伯突入於櫟

俘者二傳以爲實案商書稱遂伐三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實者釋辭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

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弑兄
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
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驗其喪心失志迷
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
動于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徇于貨寶賄賂公行使
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于篡弑奪
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齊人來
歸衛俘

莊六
年冬

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
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
戒也

莊九年冬浚洙

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莊十

一年秋
宋大水

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
先儒或非其說以爲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
有以易之者也然攷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秦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

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爲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眾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莊十五年鄭人侵宋

楚邱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意與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爲善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

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

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邱之師而深沒楚邱之迹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

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守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辭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于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

然非諸侯之所得爲也

僖三十一年猶三望

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于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爲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爲之辭

宣三

年猶三望

案左氏傳楚子爲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四

九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氏遂入陳殺微舒轅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爲義取其國爲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于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爲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于爲利跖之徒矣爲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

宣十一年丁亥楚子入陳

夫王臣將命必悼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

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襄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

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

襄四年春壬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襄七年城費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于戰陣之法以佐悼公屢與楚口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襄九年同盟于戲

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

襄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

於歲首朝正之時特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於羹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曰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爲其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謚書于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后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隣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于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

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于臣者皆以自奔爲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士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于天以義立命不委于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麋書卒不革其僞赴于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纍數於後此以恕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

昭四年夏

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宋公寵信闞寺殺世嫡姪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

昭六年宋華合比出奔衛

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豫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

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許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

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適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繫于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于前而記王室亂于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

昭二十二年葬景王

王室亂

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威宜懼一失機會或萌窺伺之心至于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于早定國家之本也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

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仲尼一言威重于三軍亦順于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子理而強眾不與焉

定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禮曰制國不過于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
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
所當謹也邠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
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
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于仲尼遂墮三
都是謂以禮爲國可以爲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
則方地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
義諸侯大夫各謹于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
以所惡于下者事其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定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爲貧人之

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

定十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夫椒之戰復父讐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爲常

事也其意微矣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
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
其爲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
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

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

哀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達于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

譏田賦之意矣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

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

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哀十三年公會晉侯

及吳子于黃池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

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十五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

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

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

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

哀十三年於越入吳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籀詔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

應雖殊其理一也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文定自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

耳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

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朝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跡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悖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其

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敢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

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

文定時政論

自昔撥亂興衰者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有舉必成大功可就修內政張四維帥師不遣上卿伐國不動大眾教民懷生示信討貳此齊侯晉文前定之計也取關中據河內大封同姓以懲孤立滅省官吏以息百姓抑制將帥保全功臣此高帝光武前定之計也斬高德儒叱字文士及以遠佞又賞孫伏伽禮王魏以開言路宣示好惡使民向方薄賦輕徭選用廉吏此唐太宗前定之計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弈者舉棊不定不勝其偶況立國而不定乎夫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舍今不圖後悔何及人主廣覽兼聽不可自專宰相擇才使能不可自用望賜咨詢合定國計以上定計論

立國者必建都必據形勢握輕重之權必居要津觀方來之會如北辰在天居于其所不可動也陛下駐蹕金陵本以舊邸稱建康降詔爲受命之符傳播天下則可都者一也自劉先主吳氏諸葛武侯一代英雄周口吳

楚皆稱建康王者之宅則可都者二也北據大江外阻
長淮隔絕奔衝難于超越則可都者三也有三吳爲東
門有荆蜀爲西戶有七閩二廣風帆海舶之饒爲南府
則可都者四也 建都論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錄記有
此未及歸併正編特補于此

凡爲國必以利不以義者皆自小人始謂其所見者小
不知大體法所以弊也祖宗時以義爲利四海無窮困
之苦天祿永安所利大矣 恤民論

春秋治奸慝者不以存沒必施其身所以懲惡也獎忠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良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勸善也陛下必欲繼仁
宗之政則按是非明賞罰使天下知懲勸亦何遠之有

覈實論

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
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
中節和氣綱緼而育萬物也陛下聖度虛明仁心廣大
固當不以私喜親近諛佞亦當不以私怒疏遠正直賞
而必當是謂天命罰而必當是謂天討施諸一人而干
萬人悅以畏矣 宏度論

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于介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于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屈加于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于所可屈以忘勢則昌望降詔申明凡被召有不能赴者悉從其欲不強致之獨以威刑外施暴橫之戎內拂貪殘之賊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讒說殄行之臣則治道成矣

寬隱論

梓材謹案文定時政論凡十有二其進辭曰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除暴擇令輕賦革弊省官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又曰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嚴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

附錄

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

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慕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

靖康初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上急召公入見
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
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
益于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于治國平天
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

公辭受取舍一介之微必度于義恬靜簡默寡于言動
雖在宴閒獨處未嘗釋禮

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接之

公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冲澹容貌雍穆于和樂中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毅然不可犯之象于嚴正中有薰然可親近之意年
浸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于禮無異平時

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
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

侯無可諸孫仲良有祖風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
可後至漳濱颺公言行日月淹久不覺歎服語同志者
曰某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之富貴眞如浮雲者二先
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

文定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

不欺爲主本行己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
斷辨是非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爲
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
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又與呂尙書書曰兒曹外甥輩比過治宇在寅爲同年
宜盡切磋之義在宏宜提耳教導之在范甥宜勉進其
所未聞者而一一以重言題品褒借之豈所望也昔事
定夫先生未嘗以言色相假得與民瞻叔夏遊苟有過
在安國則二公必面折之不令貳其過在二公卽安國
亦正色規之不但已也數十年來俗習頹靡此風日以
替矣安老器識過人當今之望津途軌則當以往哲自
期庶幾此風之復見也

粹材謹案此與邵武尙書呂公誨者呂爲朱
子門人方伯謨外大父故朱子見而跋之

先生春日書懷詩曰一氣本無息春風花又開景多閒
後見詩好靜中來午枕莊周夢東軒靖節盃不須籬畔
菊能制暮齡頹

又首夏言懷曰白日延清景紅芳轉綠陰川雲長淡蕩
魚鳥自高深靜養中和氣閒消忿慾心此情雖不語沙

界總知音

楊龜山諸宮觀梅寄胡康侯詩曰欲驅殘臘變春風自有寒梅作選鋒莫把疏英輕鬪雪好藏清豔月明中

致堂奉家君遷居書堂道中作詩曰五峯收卷萬層雲一水流通四海春南極有星天地久東風無際柳梅均張橫浦曰近世春秋之學伊川開其端劉質夫廣其意至胡文定而其說大明

劉屏山挽文定詩曰今代儒林伯聲名舊藹如不爲簪紱累常樂燕閒居悟主承三接尊王著一書天胡奪楊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口素業未全據其二曰有意扶名教躬行語默中楷模陶土器藥石補天聰衡嶽隣新卜伊川道已東傳經知有子接武大明宮

又觀文定手墨因求別本曰溫溫文定公至道夙所欽神超雖緬邈餘英壯儒林正容閱真翰默默流至音不事八法奇天成寫幽襟有如瀚海鴻隨波自浮沈又如太虛雲舒卷杳莫尋乃知晉魏遺筆端有哇淫棄彙競韞藏非將玩球琳庶幾字畫間可以求其心清伊一派流瀍作萬丈深溝渠有暴盈渙忽時見浸投膠了不難

公以獨力任我慚步趨晚悠然寄孤吟流風在目前著
鞭要鬣鬣願分墨本餘刻之蒼崖陰大塊有動搖斯文

無古今

原注公帖云世間一切如流水
浮雲所過者化不足留胸中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
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
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
于古人

又曰胡春秋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闔精神又曰胡春
秋說得太深又曰大義正又曰胡春秋未論義理且看
其文字亦便見此老胸中問架規撫不草草也

又曰胡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立食起懦但以上工
夫不到

或問胡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朱子曰文定卻信得
于己者可以施于人學于古者可以行于今其他人皆
謂得于己者不可施于人學于古者不可行于今所以
淺陋然文定比似仲舒較淺

又語類曰原仲說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
殿之兵輒抗拒無可如何遂回入書室中作小冊盡寫

經傳中文有寬字者於冊上以觀翫從此後遂不性急矣

又曰季隨主其家學說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善本自無對才說善時便與那惡對矣才說善惡便非本然之性矣本然之性是上面一箇其尊無比善是下面底才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原註此文定之某嘗辨之云本然之性固渾然至善不與惡對此天之賦予我者然也然行之在人則有善有惡做得是者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王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善做得不是者爲惡豈可謂善者非本然之性只是行于人者有二者之異然行得善者便是那本然之性也若如其言有本然之善又有善惡相對之善則是有二性矣方其得于天者此性也及其行得善者亦此性也只是纔有箇善底便有箇不善底所以善惡須著對說不是元有箇惡在那裏等得他來與之爲對只是行得錯底便流入于惡矣此文定之說故其子孫皆主其說而致堂五峯以來其說益差遂成有兩性本然者是一性善惡相對者又是一性他只說本然者是性善惡

相對者不是性豈有此理然文定又得于龜山龜山得之東林常總龜山鄉人與之往來後住廬山東林龜山赴省又往見之總極聰明深通佛書有道行龜山問孟子道性善說得是否總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總曰本然之性不與惡對此語流傳自他然總之言本亦未有病蓋本善之性是本無惡及至文定遂以性善爲贊歎之辭到得致堂五峯輩遂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卻那處得這善來旣曰贊歎性好之辭便是性矣若非性善何贊歎之有如佛言善

哉善哉爲贊歎之辭亦是說這箇道好所以贊歎之也二蘇論性亦是如此嘗言孟子道性善猶云火之能熟物也苟卿言性惡猶云火之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辨之曰火之所以能熟物者以其能焚故耳若火不能焚物何從熟蘇氏論性說自上古聖人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曰一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支矣盡是胡說他更不看道理只認我說得行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季隨至今守其家

張南軒建寧祠記曰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于其說其自得之奧在于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于斯文矣

眞西山祭文定墓文曰自熙寧以還新學孔熾春秋一王之法闇而弗章公聞道伊洛慨然以尊君討賊自任著爲訓傳大義炳然使洙泗之道復明而荆舒之禍以熄其有功世教可謂盛矣

又跋蕭定夫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曰碧泉詩卷財數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二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紙爾而胡氏父子昆弟師友手澤皆在焉伊洛二先生之學賴龜山楊氏傳之而南文定得之以授五峯五峯傳之南軒其道益以光大此卷諸詩雖爲末流而作然玩其辭意則師友間授受之微指有蔚然可見者非尋常賦詠比也

又跋龔尉少仙全氏心遠堂記曰昔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曰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呼今人局迫樊籠

中所見不逾尋文所志不過錐刀焉足以語此欲學淵明者當卽胡公之言求之

梓材蓮案王深寧困學紀聞亦載此義謝山箋云若以杜詩言則上蔡所云皆備之但陶詩心遠二字則不如此耳

又讀書記曰二程之學龜山得之而南傳之豫章羅氏羅氏傳之延平李氏李氏傳之考亭朱氏此一派也上蔡傳之武夷胡氏武夷胡氏傳其子五峯五峯傳之南軒張氏此又一派也

又勸學文曰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右者蓋前則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于春陵以其心悟獨得之學著爲通書太極圖昭示來世上承孔孟之統下啟河洛之傳中則有胡文定公以所聞于程氏者設教衡嶽之下其所爲春秋傳專以息邪說距詖行扶皇極正人心爲本自熙寧後此學廢絕公書一出大義復明其子致堂五峯二先生又以得于家庭者進則施諸用退則淑其徒所著論語詳說讀史知言等書皆有益于後學近則有南軒先生張益公寓于茲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嘗臨鎮焉二先生之學源流實出于一而其

所以發明究極者又皆集諸老之大成理義之祕至無復餘蘊此邦之士登門牆承警發者甚眾故人材輩出有非它郡國所可及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胡文定春秋傳曰元卽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謂其說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

謝山箋曰文定之說固腐甚然頗淵源于漢志

虞道園序春秋胡氏傳纂疏曰胡文定公之學實本于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奸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于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爲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啟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于此也

吳淵穎序吳正傳春秋胡傳補說曰春秋之學自近世

本河南程氏程氏曾有春秋傳序而傳未完武夷胡公蓋又特出于程門之後而私淑艾之故今胡傳多與程說相爲出入吾固知胡氏之傳春秋本程氏學也然而隱桓之際訓釋頗詳襄昭以降遺漏甚眾又況光堯南渡而胡氏以經筵進講至于王業偏安父讐未報則猶未免乎矯枉而過正也

曹安謫言長語曰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得嘗有些不足處最好人有才事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亦體消息之理然也

宋元虞案補遺

卷三十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石士師與姚先生書曰胡氏之傳春秋前乎朱子者也蔡氏之注尙書後乎朱子者也二子者論議之迂名物之畧誠有過焉而攻朱子者叢擊之不遺餘力曰吾漢學也春秋每月書王以爲孔子之筆此服虔說也而胡氏因之其不書王以治桓賈遠說也而胡氏取之曰服賈而黨之曰胡蔡而伐之黨乎其所異而不知固伐乎其所同曾是以爲愈乎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春秋傳三十卷提要云胡氏此書久已屬稿自奉敕撰進又覆訂五年而後成俞文豹吹劍錄稱其自草創至于成書初稿不留一字其用意亦勤矣顧其書作于南渡

之後故歐激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
悉合于經旨又言明初定科舉之制大畧承元舊
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傳僅成二卷闕畧太甚
朱子亦無成書以胡氏之學出程氏張洽之學出
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蓋重其淵源不必定以其
書也後張傳漸不行用遂獨用胡氏書漸乃棄經
不讀惟以胡傳為主當時所謂經義者實胡氏
之傳義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學爲最弊云

文莊先緒

曾先生處仁

曾先生度 台傳

曾處仁曾度文莊公漸之曾祖與祖也蓋曾氏別自撫

州居南城者至是始種殖于學爲儒先生

葉水心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三十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程雪樓爲曾履祥墓誌言其高曾自撫
州房居南城詩書世守學行爲鄉先生蓋卽謂二

先生也又云曾
祖度特奏進士

武夷講友

補 忠毅向先生子韶

附錄

公爲人端慤夷易不事表襮一言之出洞見心膂其父

通奉篤于睦族公承其志率諸弟分俸以均給本房之

未仕及待闕者

與人交主于忠信不爲浮文末禮以投眾人耳目書尺

不過一幅語嚴而意盡

自始仕由幕職至縣令退爲筦庫進而處刺史二千石
一以誠意爲主不以色辭假人

武夷學侶

判監孫先生偉

詳見元城學案

武夷同調

文靖劉屏山先生子翬

詳見劉胡諸儒學案

武夷家學

補參議胡茅堂先生寧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茅堂春秋說

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世之下
頗見本末其有功于春秋爲多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
衛州吁以稱人爲討賊之辭也公薨不地故不書葬賊
不討以罪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
意攷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啖趙謂二傳
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附
益轉相傳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誕理或外駁其言信
矣學者于三傳忽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

擇焉而不精則春秋之宏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汨于僻說愈晦而不顯矣

附錄

致堂嘗作和仲園詩曰多謝春風吹雨晴出遊今日計初程去隨碧澗灘上歸與閒雲澹酒行順理以觀皆有趣會心之樂最難名山桃岸柳寧知此斂笑舒顰合有情

除敕令所刪定官秦熺知樞密院事檜問先生曰熺近除外議云何先生曰外議以爲相公必不爲蔡京之所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也

朱子語類曰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卻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

武夷門人

補教授江先生琦

雲臺謬案建寧府志以先生爲名
錡又謂其官終徽猷閣學士誤

附錄

胡致堂誌其墓曰宣政閒全叔雖習王氏新說爲舉子
而出入游公定夫楊公中立及予先君子之門聞一善
言見一善行必躍然志之久而好尙益篤

胡澹庵誌其墓曰生平無他嗜好獨研究春秋之旨裒
古今傳註參校取舍雖祁寒盛暑不少輟者十年

補文清曾茶山先生幾

雲臺謬案陸渭南誌先生墓言其初與端明殿學
士徐俯中書舍人韓駒呂本中游諸公繼沒公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三三四明叢書

約畧刊本

然獨存道學獨爲儒者宗而詩益高遠遂擅天下
云金仁山論語集註考證以先生爲呂居仁門人

成公外祖也先生于紫

微蓋在師友之間耳
梓材謹案王忠文公跋先生帖云先生父準贈少
師娶清江孔毅父女故公之學得于外家爲多

附錄

未冠從兄官鄆州補試州學爲第一教授孫總亦贛人
異時讀諸生程試意不滿輒曰吾江西人屬文不爾諸
生初未諭及是持公所試文矜語諸生曰吾江西人之
文也乃皆大服

公貫通六經尤長于易

平生取與一斷以義三仕嶺外家無南物

初佐應天時元祐諫臣劉安世亡恙黨禁方厲仕者不敢闢其門公獨日從之遊論經義及天下事皆不期而合

避亂寓南嶽從胡文定推明子思孟子不傳之絕學時相倡程氏學凡名其學者不歷歲取通顯後學至或矯託于進公源委實自程氏顧深閉遠引務自晦匿及時相去位爲程氏學者益少而公獨以誠敬倡導學者吳越之間翕然師尊然後士皆以公篤學力行不諱世

取寵爲法

方勺泊宅編曰曾文清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又曰曾學士兒皆早慧中子纔十歲一日謂父曰孔子死時宰子必不行心喪三年問何以驗之答曰子親喪以期爲久況師乎其姊曰只恐聞于汝安乎之語不敢違也乃兄從旁對曰記得夫子歿宰子已先亡矣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吾國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王忠文云文清子原伯激猷闕待制仲躬大理卿皆爲時名卿一女歸于倉部郎官呂公大器賈生東萊先生成公大愚先生忠公而忠公又大理婿也又云成公之道德忠公之節行所以師表乎天下後世者雖有得于家庭傳習之懿抑外氏之澤覆冒而漸被之者有自來哉又案劉後

村跋放翁與曾原伯帖云成公父娶茶山女原伯
茶山長于仲期次也皆成公母舅放翁學于茶山
喜成公得薦書
賀原伯如此

補知州范先生如圭

梓材謹案朱子文集題跋載胡文定與族兄書云
伯達甥今已長成莫須早晚令隨貢元伯伯習知
禮義若一向不讀書恐不便
也文定族兄惜不知其名

附錄

金人陷長沙湘中大亂公崎嶇避地艱苦百罹而志業
益修論議皆切當世務諸公多訪以事而文定亦亟稱
之

秦檜死公入對高宗勞問久之公因言爲治以知人爲
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爲本語甚切至又論東南不舉子
之俗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亦句踐生聚報吳之意
也高宗善其言秉政者忌之乃以直祕閣提舉江西常
平茶鹽出之所居門巷蕭然士大夫益高仰之遠近學
者多從質問經子疑義公亦孜孜接引朝夕不倦屬疾
移書政府曹交告訣語不及私惟以中原未復民力未
蘇遺賢未用爲寄戒諸子強學且毋得用浮屠法治吾

喪

公爲人篤厚易直不事邊幅忠孝誠實得之于天其學
根本經術不爲無用之文

朱子答邵叔義曰絜矩之義乃少日聞之先友范公伯
達義理切當援據分明先儒訓說皆未及也

雲濠謹案朱子與劉平父書云范丈素志不欲居
泰寧見于書札者非一況啟手足之際又有道學
失傳之歎不屬意可知矣又云當于建陽近墓買
田則建陽不憂食不足斷然可居無疑況近三世
之墳墓而范丈之門人子弟布滿左右伯修兄弟
動息必聞小有過失必有交諷而更諫之者其于
范氏門戶久長之計豈不優于入泰寧范丈所不
欲居之地去墳墓背朋友而自肆其心乎伯修蓋
先生長子念祖之字嘗知宜黃縣致仕見朱子
所作先生神道碑而劉平父珙則先生之婿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眞西山跋公文集曰太史范公之學得于其舅氏胡文
定立朝行己大畧相似其見于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
排王氏別說必明夷夏大分必闢和議必詆權臣今其
集中班班可考而上思陵諫屈己封事責秦檜忘讐國
書尤所謂光明絕特者也

補 舍人辭先生徵言

雲濠謹案溫州舊志載
先生所著有經書訓解

附錄

獨與諸兄講學識慮已過人既長能自力學刻苦窮書

夜弗懈遂傳通經

補忠簡胡澹庵先生銓

真濠謹案先生嘗與弟學于鄧先生鄧子充洵美見其所撰彭文行鑿誌又案先生書林舍人逸事皆稱門人蓋其受知師也其答劉子澄主簿書云昔嘗從學楊先生中立李先生先之知讀書之法三十年荅方耕道書則云某政宣間在上庠侍中立楊先生席下其序陳元忠洙泗文集有江西李先之先生云云則先生兼及楊李之門矣周益公跋先生神道碑稱其在新興名室曰淡晚自號淡庵老人遂以名其集總一百卷又著易拾遺十卷書解四卷春秋集善二十卷周官解十二卷禮記解三十卷經筵二禮講義一卷奏議三卷學禮編三卷詩話二卷治國本草三卷梓材謹案先生爲李迥通易解序自言嘗問龜山文定業巖寂照了翁漢上諸老先生營效云云是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四

三毛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生于文定外嘗親炙諸家矣紫巖嘗與先生八字云寬弘詳練生物之道故先生與張丞相柬謂仰荷鶴誨之篤多稱相公先生其祭魏公文云公嘗謂人平生相知邦衡子韶始末不移云云

胡澹庵語

詩書禮樂易春秋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之心法在焉觀于易則由多識以畜其德觀于禮則由強識以敦其行觀于論語則由默識以進乎道亦識其大者而已

澹庵易說

小畜下體乾復上體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九復自道

吉九二牽復吉與復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義甚相類牽復中不自失敦復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

春秋集善

文公立十有八年大夫盟會十八九獨此書公盟亦見大夫之張也 文十七年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宣墓立未列于會故如齊納賂以請會其下書齊人取田則納賂明矣行父之惡如此而室無私積近于公孫之布被 宣元年夏季孫行父如齊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美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盾弑逆之迹見于不討賊所以正其罪不得言爲法受惡 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宋文弑主已爲亂階而欲治人之亂故春秋不書曹師而特書宋師 宣三年宋師圍曹

邾莒有怨公黨于邾而偏于莒此莒人所以不肯平又伐莒而取其邑左氏謂之以亂平亂也 宣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

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自文公以來中國無盟主終晉靈之世未嘗一合諸侯至此成公立五年始有黑壤之會而大夫不與焉聖人

皆書其爵庶幾諸侯復桓文之業攘夷楚而尊中國也

宣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澹庵禮說

魏徵云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知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謹春秋傳好不廢過惡不去善

勦猶抄也襄二十五年崔慶之盟杜預云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是謂勦說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宣十五年申犀謂楚王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襄二十一年欒盈謂王行人曰陪臣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五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皆名其父子君前也于他國君前亦然成三年荀營謂楚王曰以賜君之外臣首

春秋郊皆用辛故郊特牲云郊用辛春秋之變禮非古法也社用甲剛日召誥用戌亦剛日卽此剛日之謂又

春秋升陞之戰用丁未泓之戰用己巳而武王癸亥陳

于商郊則非剛也 以上曲禮

鄭云此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皆不經也案春秋尊周何嘗變周亦何嘗合伯子男以爲一如杞入春秋書侯莊二

十七年黜爲伯至僖二十三年貶稱子若以伯子男爲一何必書伯書子以貶杞明堂位云脯鬼侯天問云梅伯受醢箕子佯狂殷有侯有伯有子亦有男可知是殷亦備五等矣鄭氏乃云微子箕子是畿內采地之爵不得爲子男之子則天子三公亦不得爲公侯之公乎推此則鄭云殷爵三等者非也夏有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若只三等不得爲萬國則鄭云殷周因夏三等又非矣自虞氏五瑞五玉以來制爲五等夏殷周因之未有改不可謂虞周有五等殷猶三等也 王制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四十四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一體不備不足謂之成人一物不體不足謂之成禮體者何也禮也非禮體不足以爲大非聖人不足以知禮之大故瞽之者爲不知禮

言仁義禮知而不及信者仁義禮知非信不立旣言人道具則信在其中可知矣 以上喪服四制

澹庵文集

陰陽固不可以名老少易旣有取于四象則老少之說異焉四象者水火金木之謂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則一與六皆水而位于北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則二與七

皆火而位于南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則三與八皆木而
位于東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則四與九皆金而位于西
東南物之生養故八爲少陰七爲少陽西北物之成就
故六爲老陰而九爲老陽卦畫七八爻用九六七八九
六配四方故九六皆以四成之龜取生數故一二三四
五筮取成數故六七八九十易止取于四象而上存乎
其間矣然則老陽九而少陽七老陰六而少陰八庶乎
其可推矣

大衍論

晉鑄刑鼎仲尼專以唐叔之法度責之不聞其通稱三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聖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王也季孫問田賦仲尼專以周公之典責之不聞其通
稱三王也則刑古良法紂行之則弊肉刑古良法漢行
之則弊井田古良法唐行之則弊三代法非本弊也後
世不能復三代也故仲尼嘗論夏商損益之禮矣至春
秋則一以周典斷之謂欲興復文武之緒不當雜以異
代也故其書不告朔猶朝于廟者幸其猶朝于廟以存
周之遺典也書不郊猶三望者幸其猶三望以存周之
遺典也是未嘗不尊一王之法也謂春秋必通於三王
者此僻儒之迂論也

復古王者之制論

春秋責備賢者詩書責備聖人彼皆以孝稱者名生于實不足爾舜典不言孝蓋責聖人之備也原孝

梓材謹案今本舜典本台堯典爲一篇四岳舉舜固盛稱其孝矣滄庵所論特據今本言之爾

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則何所用其情哉語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用情大哉情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無所不用其情情尊至焉不欺于君不欺于親不欺于兄弟不欺于朋友一有不情而欺罔無所不至矣忠辨性之害害在憂喜失其真辨真

鄭玄云君陳周公子坡云非也蓋周之老臣若果周公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皇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豈以先畢公平某按君陳之篇成王戒之曰懋昭周公之訓又曰爾尙式時周公之攸訓又曰爾惟宏周公丕訓非周公之子而何君陳辨

麟果爲瑞而來則當如鳳之儀于庭不應獲而致也獲者得也不曰麟來而曰麟獲以見窮蒐遠狩搜原滌蕩暴殄天物雖若麟者且不免焉時事可知矣獲麟說

天一而大也天者地之天君者臣之天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主者奴之天中國者夷狄之天師者生之天食者民之天六經者學者之天天說

古之學者其志甚高後之學者其志甚卑今之學者其志愈下病安在哉學淺陋而識暗也學淺陋則用心不剛識暗則見善不明是以其志卑且下而不能抗之以高明也

答梁元陽

禹善治水故行其所無事而後之言治水者莫加焉孟軻善養氣故養而無害而後之言養氣者莫加焉韓愈有云孟氏功不在禹下信乎其功不在禹下也自軻死惟愈得其傳其論氣與軻之言不異觀其詆排異端攘斥佛老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既倒非其氣剛大以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聖學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直夫孰能至于此哉

各江知縣庭實

夫中庸之書大抵以變氣質爲要其說有三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一變也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此再變也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

動而變無爲而成此三變也變至于此極矣

答劉主簿子澄

某嘗聞古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天今之君子其所

謂知與遇者人古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非天也已

也今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非人也利也

答汪主簿洋

論語之書其不合于中庸之篇者亦希矣孝弟仁之本

也無終日之間違仁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也剛毅木訥

近仁也克己復禮爲仁也殺身以成仁也皆古聖賢之

所謂中庸也

答符君俞

得失命也有性存焉君子不謂命也諂諛質直性也有

宋元學案禮

卷三十四

聖書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命存焉君子不謂性也命苟否焉昔之諂諛而得者其

不得必也命苟泰也昔之質直而不得者其得必也然

則得不得係于天而不係乎諂諛與質直也而愚無知

之小人則以爲諂諛者常常得志而質直者常常不得

志則大謬矣

與譚思順

戴記一經豈徒欲玩夫三千三百之繁文伸其咕嗶而

已哉於曲禮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之義於檀弓

見事君有犯無隱之義於王制見天子齋戒受諫之義

於月令見百工咸理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之義於

文王世子見三公不必備惟其人之義於禮運見禹湯
文武成王周公謹禮之義於禮器見忠信可以學禮之
義於郊特牲見天子貴誠之義於內則見道合則服從
不合則去之義於玉藻見天子摠珽方正于天下之義
於明堂位見夷狄外而不內之義於大傳見舉賢使能
之義於少儀見人臣有諫無訕之義於學記見三王四
代惟其師之義於樂記見爲君謹其好惡之義於經解
見發號出令而民說之義於哀公問見君爲正則百姓
從令之義於仲尼燕居見力禮樂而天下太平之義於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聖五十四明嚴書

約風刊本

孔子閒居見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之義於坊記見
禮以坊德之義於中庸見至誠配天之義於表記見大
舜中心安仁之義於投壺見揖遜之義於儒行見崇儒
重道之義於大學見王道易易之義於射儀見擇士與
祭之義於燕義見君臣上下之義於聘義見君臣相與
之義於冠昏喪祭之篇見養生送死追遠之義

講筵
禮序

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二禮相爲表裏其來尙矣考王
制而知六官之備考月令而知太史保章氏馮相氏之
精考曾子問雜記及問傳四制而知司服之等考文王

世子而知大胥之教考禮運禮器而知大宗伯之位考
郊特牲而知封人牧人牛人之分考內則而知師氏之
制考玉藻而知典瑞之則考明堂位而知朝士司儀之
別考大傳而知肆師之職考少儀而知巾車典路車人
之別考學記而知大司樂成均之法考樂記而知大胥
小胥之律考大記而知勸防之嚴考祭法祭義祭統而
知鬱人鬯人典禮之經考經解而知太師六詩六德之
本考哀公問昏義而知媒氏之源考仲尼燕居社郊嘗
禘而知小宗伯之儀考孔子閒居五至之義而知樂師
之意考坊記而知秋官環人之衛考中庸而知大司徒
中和之教考表記卜筮而知龜人筮人之敬考緇衣絲
綸之言而知內史外史之書考深衣規矩準繩而知輪
人之度考投壺之法而知樂師理首之奏考儒行而知
司諫德行道藝之尊考大學正心而知弓人無邪之諭
考冠義而知弁師之等考鄉飲而知酒正之德考射義
而知司裘之鵠考燕義而知秋官諸子之職考聘義而
知玉府之藏故曰二禮相爲表裏也前賢論學之源如
江出汶至于溝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而

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又如禹治水知絡脈開塞而至于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竊觀大川小川之說生于曲禮三百威儀三千之說然二禮條分貫別亦豈止三百三千而已哉而其旨意脗合相爲表裏端若脈絡交通四海會同而不殊誠有味其言之也

周官解自序

梓村謹案周官解宋史藝

文志作周禮傳十三卷

夫艮之諸爻不言吉獨上九敦艮言吉何也九以剛實處艮之終止之至篤者也不難于止難于九終故曰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春秋字叔盼于其卒者觀其終也九能篤于終則止道之至善故言吉焉

眞止堂記

子知子思之時中亦知易之時中乎夫易之時中學者之事子思之時中聖人之事易之時中其說有三一曰時所欲惟願于亨以亨行之得時中也一曰中者處得其中得中則時一曰時中之欲達而一發之也子思之時中其說有四一曰孟子所謂聖之時以其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一曰時者猶冬飲湯夏飲水之謂一曰執其

兩端所以用其時中一曰幼壯老死朝旦暮夜時雖不同其中一也由前說而致知力行則進乎易之時中庶幾乎顏子之擇乎中庸由後說而致知力行則進乎中庸之時中庶幾乎舜之執其兩端夫不極高明則中不可識不窮博學則中不可識譬如一宮之奧明庭爲中指宮而求之一國則宮或非中一國之奧壇宇爲中指國而求之九州則國或非中惟極其大則中乃可求惟止乎中則大斯可有回之擇乎中庸蓋求見聖人之止而極乎大也舜之執其兩端蓋止乎中而大可有也世之人以曲意小智楷乎有我之私而舜顏之道遂卓絕而不可企及非果不可企及也弗思爾矣雖然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未發也安見其時耶曰子不見夫天地之理乎夫溫厚之氣爲春則人指爲陽中肅殺之氣爲秋則人指爲陰中曰是天地之時中也而不知其溫厚肅殺之未發而中氣已具然則知天地之中則吾之中可知矣極吾中以盡天地之中以之事親從兄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何所往而不可古之君子所以變理陰陽蓋本于此夫喜怒哀通四時而陰陽或至于

并毗無是理也大哉時中乎易言中者五十有三卦言
時中者一子思中庸言中凡十有五言時中者一嗚呼
得不謂之難乎故曰極其大則大乃可求止乎中則大
斯可有

時中堂記

蒙養其正是已正也頤養以正蓋未正也已正乃作聖
之功未正則不可一日忘其所以養頤者故又戒之曰
亦不足貴也夫九以剛明之才爲可貴也貴乎剛者爲
其不屈于欲貴乎明者爲其見善而不失其正反是則
不足貴矣

頤齋記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四九四明叢書

約聖刊本

夫考槃賢者處澗阿能成其樂者也其章言永矢弗諉
永矢弗過永矢弗告鄭子云弗諉不忘君之恩弗過不
入君朝弗告不告君以善道也歐陽子云弗諉不忘隱
處之樂弗過獨樂不它適也弗告不告人以此樂也伊
川子云弗諉不忘君弗過傷不得過君之朝弗告不得
告以善也從鄭說則流而爲行唵塗哭鬱而獨嗔者之
爲也從歐陽說則流而爲槁木凍灰往而不返者之爲
也從伊川說則流而爲假隱釣名足巖壑而志城闕者
之爲也是三槩者將安從子歸闡繹優游異不及排怨

不及非有合于吾易嘉好之吉則善矣反是君子或所
不取 遜齋記

正者何也教之原也教以正則學者不能毋正猶生長
于齊不能不齊言也教不正則學者不能毋不正猶生
長于楚不能不楚言也是以聖人責受教者輕而責失
教者重春秋隱元年書鄭伯克段于鄆傳謂譏失教也
誠爲得實而未切聖人輕重之旨夫段止書名而已責
之何輕也鄭伯書爵書克書于鄆責之如此其詳不已
重乎知此則知教矣 贛州教授廳記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自幼超詣絕世強于記覽有質以古書者必曰是出某
卷某卷驗之而信

呂尚書社薦先生曰胡某性行恬粹器識宏遠自少年
登甲科屏居田里不願出仕日從鄉人蕭楚學春秋明
易象博極羣書歷考前代治亂多識前賢往行十餘年
間所蓄頗富試而用之必有可觀

既抵珠崖著書怡然不以死生介意士執經從學多可
觀

量移衡州嘗寓西湖與衡士講學其中

再謫吉陽軍吉陽士多執經受業者凡經坯冶皆爲良士

知泉州日朝辭進對曰臣聞聖訓有及於唯禮不可以已之之說如不欲平治天下則已欲平治天下舍禮何以哉

除在京宮觀兼侍講公論前古未有不由講學而興滅學而亡精兵百萬不如道德之威被練三千不敵忠信之胄陛下之意端在于是上稱善除權工部侍郎

宋學宋衡道

卷三十四

季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

其序蕭先生春秋辨疑曰某以妄言不可與金虜和議觸宰相秦檜嗔罷編修官削爵竄嶺表凡八年而新州守張棣觀望朝廷意旨奏徙朱崖島上又八年而內徙合江險阻艱難食有併日衣無禦冬而先生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暇則教子且訓生徒各挾一經朝夕肄業所得綴集成易禮記春秋傳又覃思詩書周官凡十有七年而未能卒業然彭費之說凱駁之文皆先生緒餘也

自書經筵玉音問答後曰予半生嶺海晚遇聖天子擢用一歲之間凡九遷其職一月之間凡三拜二千石之命十拜遷秩之旨至于隆興癸未夏侍宴之恩古今無比予老矣風燭可虞謹親書于後以爲後人之微嗚呼天語諄勤後之子孫當永保之以無墮

又曰昔司馬文正公不喜後人寶其祖宗之畫像但喜後人寶其祖宗之字蹟以爲心畫也手法也見其字蹟卽見其人之手予之後能以文正公之心爲心其亦賢矣

自序家訓詩曰淳熙庚子四月日詔加資政殿學士致仕是月之望告之祖考會諸姻親暮景至此不亦樂乎頃年經筵蒙玉音曰祖宗創門戶之艱難未有不自子孫不肖破之朕今保太祖之國家亦猶卿子孫他日保卿家門戶也有感于茲斐然縱成古律一通以訓予之子孫者願世世子孫努力云

孝宗贊其像曰正直之資剛毅之色獨立敢言施爲有德朱衣象簡鵲冠貂蟬惟像卓爾清風息然

周益公爲神道碑曰人臣犯顏逆耳上擾人主之怒下

爲權臣切齒或誅或斥何可勝數未有九重特申詔諭
三府矯情屢請禁近引誼救止曾不四旬謫命三改如
朝廷此舉之盛者當是時一胡編修名震天下勇者服
怯者奮朝士陳剛中以言餞行至云屈膝請和廟堂無
策張膽論事樞廷有人貶令安遠之死靡憾鄉人王廷
珪嘗賦姦諛瞻落之詩竄徙夜郎反以爲榮下至武夫
悍卒遐方裔土莫不傳誦其書樂道其姓字爭願識面
雖北敵亦因是知中國之不可輕蓋天理所存自公達
之人心所憤自公發之扶世垂教非聖朝之伯夷耶孔
孟而在其大書而特書也必矣又曰惟公忘身爲國首
倡正議人已知敬畏又平居持論鯁挺視權貴不善趨
向有不正輒奮踊欲扼其吭畧無顧避士大夫以是疑
公特立獨行不可得而親其實篤厚恭寬孜孜樂善常
欲以學道愛人之實施諸有政既不大于朝嘗三拜
二千石復未及布宣于外故公之剛雖表表愈顯而其
仁心則罕知者昔蘇文忠公作剛說謂夫子以剛毅巧
言辨仁不仁深闢太剛則折之論由公視之其信而有

證哉

又跋先生奏藁曰夫人之生也有血氣有浩然之氣少而剛老而衰血氣也眾人以之秉彝好德養之以直塞乎天地少老如一浩然之氣也忠簡公以之

趙章泉挽胡澹庵曰憶昔樂全公暮爲老蘇表載其辨姦論此老一生了澹庵夫何如書有斬檜草顧豈無他歎言大可略小

又曰昔我曾大夫嘗作春陵適時惟蕭子荆袖書實見客公經本蕭自于義豈秦越三年期掃門竟欠今生識李泰發序先生易解曰易之爲書凡以明人事學者泥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五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于象數易幾爲無用之書邦衡說易真可與論天人之際

又曰自昔遷貶之士率多怨懟感憤邦衡流落瘴鄉而玩意三畫可謂困而不失其所享非聞道者能之乎

又送澹庵遷吉陽詩曰夢裏分明見黎姆生前定合到朱崖

張忠獻曰秦太師專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朱子曰澹庵奏疏爲中興第一可與日月爭光矣

又語類曰胡邦衡尙號爲知識者一日以書與范伯達

云某解得易魏公爲作序解得春秋鄭億年爲作序以爲美事范答書云易得魏公序甚好鄭序春秋者不知是何人得非劉豫左相乎是此人時且請去之胡舊見李彌遜字似之亦一好前輩謂胡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喪名失節亦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也

或言公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朱子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

楊誠齋題公書稿曰澹庵先生借尙方劍以斬欲帝秦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四

卷四十四 聖朝明徵書 約園刊本

之書其一封奏之時敵人聞之募本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動色發國有人焉之歎自是不敢南顧者二十有四年

謝疊山曰胡澹庵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

陳石士師金源紀事詩序曰儒者之觀人于其素胡樞密邦衡素君子也其論王倫未嘗失實倫之死于金勢無復之非果死節也不當紀王倫而譏邦衡也

補 諫院韓先生璜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春秋人表一
卷見宋志王厚齋云紹興中作

補侍郎李先生椿

附錄

公始見胡文定公退與諸子遊從容言曰椿願天下之人無不唯是之求耳胡公聞而異之其子仁仲後見公所論富川六事亦謂有經濟才張忠獻知之故取以爲屬諉以經畫淮甸事

轉對言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爲當位而詞多艱以六居五九居二爲不當位而詞多吉蓋君以剛健爲體而虛

宋學案補遺卷三十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爲用臣以柔順爲體而剛中爲用君誠以虛中行其剛健臣誠以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

又按易象爲上言乾首坤腹而六子之卦各象其事故聖賢之訓皆以君爲元首臣爲腹心股肱耳目喉舌各有攸主今君勞臣逸非治之體且使出令用人或有未善則過歸于上而政亂于下願觀易卦之象體乾剛健而使腹心股肱耳目喉舌之臣各任其職且察臣下有遊近習之門者嚴禁絕之而益以公道用人名節取士則士風振而人材出矣

避地南來貧無以爲養不得專力于學年三十始學易
尤惡佛老邪說在臨安被詔擇靈隱寺主因復于上曰
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兄弟之道性命之理死
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矣曷爲求之他他時僧或
宣對後苑復疏其失請崇先王之道正人倫之本漸汰
游惰復歸農桑

補大夫向先生涪

附錄

趙章泉寄先生曰每見清江使常詢向子平徐行爲山

宋石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至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健老眼對書明世其尊者宿愚猶及老成誰人要半道
願與一門生又曰不向薊林去于今又四年琴書故閒
止草木想蒼然安否音書曠飄零日月遷禮加如下榻
興盡敢回船

補樂曲肱先生洪

雲濠謹案經義考引趙希弁說謂先生從文
定父子遊取飲水曲肱之義名所居之室

祕書向先生子恣

向子恣字寅卿開封人文簡公四世孫以伯永嘉郡王
良恩任登仕郎知均州高宗召對加直祕閣紹興末江

東運副隆興初兼隨軍運副使乾道初致仕卒年六十
九累官大中大夫先生天賦正性用志不苟孝悌忠信
之外不學焉逾三十已拜州京直道四十年屢得屢失
若無也平生好論人物無所忌諱聞者頗駭而後卒如
其言與胡文定公談當世士文定頗稱秦檜靖康時事
先生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數年之後
盡室航海以歸非大姦能如是乎文定既歿檜姦邪日
著文定子明仲與先生返復前說曰昔時侍先君子能
預察姦邪如公言者纔一二人耳深服公遠識

名臣言行別錄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宋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王澹溪爲先生行狀云居衡陽之伊山
結茅以處手鈔諸書尤喜觀魯語取諸家之善爲

集義以己見繫于後第
其名作子愚未知孰是

附錄

胡衡麓記有裕堂曰河內向公寅卿晚隱于衡之伊山
乃晉桓伊書堂故基結茅爲堂置書其中茂竹幽蘭蔭
鬱前後春葩秋馥以時自獻猿啼近嶂鷓鴣曲沼馬埭
車喧杳然雲水之外寅與諫院潁川韓璜叔夏自天柱
峯南襍被支節歲一再往焉或商校文義或把醖賦詩
逍遙襄陽興盡而後別

又曰寅先君子喜寅卿資氣剛正授以左氏傳且爲之
言大義故寅卿學古益力守義益固

吳先生銓

吳銓字伯承浦城人以大父恩補官監潭州戶部酒庫
改秩承議郎天資狷介質直疾惡如讐不妄交少不如
己意輒拒不納築居湘濱有亭榭華竹之勝而名其堂
曰思親蓋其終身之思誠敦篤乎此也蓋居湘城者幾
二十年

張南軒集

監獄趙先生師孟

詳見五峯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先生郭

吳郭字衛道文定門人也

五峯文集

劉浩齋先生廷直

劉廷直字諤卿一字養浩安福人紹興初年復元祐詩
賦科先生與兄禹錫同升里選而先生在第二州闕稱
二劉已而禹錫登科先生登十五年進士第調鄂州戶
掾遷左從政郎丞鼎州武陵縣改左宣教郎知臨江軍
新喻縣致仕得左奉議郎而先生已卒矣年六十一

楊誠齋

集齋

梓材謹案誠齋爲浩齋記言先生得伊洛之學于文定胡先生以浩名齋又云某自少懵學先奉直令求師于安福拜清純先生劉公爲師而盧溪王先生及浩齋先生俱以國士知我浩齋又館我每出而問業于清純入而聽講于浩齋一日問日子見河南夫子書乎曰未也退而求觀之則驚喜頓足歎曰六經語孟之後乃有此書乎據此則誠齋嘗在先生之門故白稱曰門下士又自稱曰門人

朝散王先生鎮

王鎮字靖之其先陳留人徙居開封吹臺下先生幼以門蔭補將仕郎再奏承務郎弱冠躬耕南嶽下晝夜誦經史胡文定公忘年接之紹興十五年調鄂州蒲坂丞攝行縣事爲政有方民不忍其去累調通判邵州始居

宋元學案禮記卷三十四

卒四明縣書約園刊本

于衡移潭州帥檄權知桂陽軍請祠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既歸衡陽郡守劉清之以其才行聞上記其名且曰清之所薦必不苟除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司公事諫官素惡清之指薦士爲妄作命遂廢其後主管華州雲臺台州崇道觀卒年七十有八平生無嗜好不事產業惟喜讀書于詩易皆有論著嘗謂管子八十一篇真偽相雜定爲內書藏于家有集西漢之錄二十卷著述七十餘篇號瓚編積官朝散大夫周益公集澹庵學侶

參議胡先生鎬

胡鎬字從周澹庵從父弟少從師學兄弟同堂五人自爲朋友先生與澹庵齒最近親講說爲密紹興乙丑擢第授左迪功郎尉新淦縣奉令惟謹循左從政郎靖州判官調贛丞贛吉比鄰知盜斂之習諭戢有方俗爲之變郡守任盡言雅見器許會令闕俾攝領逾數月不擾而辦除諸王宮教授棘寺主簿兼攝丞執法平恕狷狂以空遷左承議郎力丐補外除荆湖南路參議官卒年七十

胡澹庵集

處士胡先生鏐

胡鏐字廉夫澹庵同堂弟也少澹庵八歲幼同學長同春籛澹庵自少常伯使淮東浙西措置海道以遏金寇

獲譴罷歸復把蓋論文道舊歡甚云

胡澹庵集

雲濠謹案周益公跋王民瞻送胡邦衡南遷詩云澹庵授之從弟廉夫鏐廉夫復授其子漢所謂文獻相承衣鉢單傳者是則先生之視澹庵蓋在師友之間矣

澹庵講友

學士李道遙先生椿年

別見廬陵學案補遺

知軍羅不欺先生棗恭

父蚪

羅棐恭字欽若其先襄陽人後家廬陵父蚪贈右朝議大夫以學問爲鄉先生先生辛勤讀書至不類不冠登進士第授迪功郎虔州司理參軍移潭州陞秩左從政郎遷荔浦令改秩左宣教郎知石城縣歷道州僉幕通判贛州知武岡軍得祠祿而卒有詩文三十卷號不欺先生集又增廣左氏指蹤春秋會盟圖二書歐陽文忠公年譜并序又有辨謗一書里中後輩從之受業者多登第如羅上行郭有憑其選也胡澹庵與之幼同泮水長同上庠又爲同年生爲銘其墓云

胡澹庵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本三四册藏書

約園刊本

附錄

楊誠齋狀其行曰公之學邃于名數字書故其文長于序事其碑板之作尤崛奇間出度辭難語切響奇字讀者皆駭或問是出何書公卽呼其子曰取插架某書某卷第幾簡其強記蓋天德也

羅先生濬

羅濬字明甫龍泉人與弟克開自爲師友從學常百餘人每語其徒曰古之學者下學上達今文雖小技自有上達之理但爲科目所累故判爲兩途耳胡澹庵見而

奇之曰君造詣自高願常與譚明此理

吉安府志

羅先生上達

父紱附子維藩

羅上達字元通廬陵人父紱字天文宣和間以毛萇詩學爲諸儒宗師先生亦以詩學名家授徒數十百人自三舍盛時有聲庠序如胡澹庵者皆其與遊也子維藩字价卿父子同薦名而价卿爲詩學舉首三舉擢進士第官從政郎調監行在省倉中界門未赴而卒

楊誠齋集

明經張先生伯麟

張伯麟字慶符當塗人少強學不妄言笑長以氣豪里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空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每慕古人奇節人未之知也紹興初以明經入太學毅然詬面直入短長同舍生憚之當是時秦檜主和議而百執事相戒以言先生觀時事常憤之因題齋壁云夫差而忘勾踐之殺而父乎同舍生見之大駭請圻其壁毋令諜者知事聞累君不淺先生曰大丈夫一死苟得所無懼也檜方文致太平元夕都中張燈先生出遊過中貴人白諤門見籠燈盛設取筆題其上如齋壁所書檜聞下先生于獄鑿楚無全膚流吉陽軍檜死生還不知所終

姓譜

梓材謹案胡澹庵答陳漢臣書云僕在吉陽與張伯麟友得慶符詩文凡百篇慶符卒未之春自吉陽脫罪北歸滯留于瓊者累年甲戌春正月忽公幹復至吉陽相從累月權甚既別三年而僕蒙恩徙衡意謂至瓊當握手道故一寫三年之悲纔弛擔卽訪慶符安否聞寓村落距城三四十里病不能出爲之悵然者久之云云是可見胡張之交而先生蓋爲瓊之寓公矣又案澹庵集次和張慶符詩最多稱之

日姑孰先生

段潛叟先生冲

附子元愷

段冲字謙叔吉州人一上南宮不肯爲新學退築芝齋藏數萬卷朝夕讐校自號潛叟郡以遺逸八行薦不就政和中太守程初學有淵源尤工詩在郡六年日與先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四

卷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唱酌其和梅花展轉千詠人歎其博所著書號螺月集多至百卷程爲前序胡忠簡作後序子元愷字建信始從進士舉值兵亂棄去忠簡與先生有師友婚姻之契待建信甚厚每鵬詠必連句云

周益公集

知州李先生發

李發字秀實吉水人用太學連舉恩試補右迪功郎鼎州司理參軍攝邑黃陂調零陵令移永興知興國縣通判橫州歷知黃州沅州靖州致仕卒初與胡澹庵同肄業鄉校其休致也澹庵入佐冬官適奉詔薦士卽上疏

日李某文采議論皆過人尤長于吏事三爲邑五典郡
然皆遐方僻地未究其才上官數交薦今雖老尙可治
劇未報諫官以是咎澹庵澹庵坐去國猶念之不置移
書責當路云諸公皇皇市駿骨而使老驥伏櫪耶

周益公集

澹庵同調

范先生濬

范濬字舜文豐城人徽宗時行三舍法自縣學升洪州
學貢辟雍政和八年戊戌改重和上舍及第調撫州儀
曹又調福建提學司主管文字提學司罷宣和四年還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卷一四明叢書

約畧刊本

官太學以幸學恩轉文林郎七年授虔州儀曹改節度
推官紹興四年以薦者改宣教郎知建州甌寧縣有治
迹召見除兵部員外郎歷金部戶部樞密院檢詳尙書
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兼中書省檢正與時宰秦檜不
合求去除知南劍州至官乞祠二十二年丁父憂後三
年卒官至朝奉大夫所著松溪集六卷皆南渡後所存
者往往哀二帝之北狩憤王業之偏安其上致劄子論
言之要以爲不當如三國之紛爭當如帝王之弔伐其
獻策先內治而後用兵以祖宗之德意感激士大夫去

弊政之所以害國蠹民者而一歸于仁豐水舊志及郡人揭俊斯言胡忠簡論王倫劄子出先生筆忠簡以先生親老疏上必有危禍而自上之遂南遷云

虞道園學古錄

陳先生剛中

陳剛中字彥柔胡忠簡同年進士貶安遠宰其後湘中有著紹興正論者先生姓名在焉

周益公集

郡守張先生宋卿

張宋卿字恭父博羅人警敏強記或借書于友人一閱成誦紹興丁丑以春秋魁爲天下第一正色立朝剛而

宋元學案

卷三十四

宋元學案

約園刊本

有禮名重諸公兵侍胡銓對高宗曰張宋卿鯁直可任

臺諫魏國公張浚力薦于朝

輿地紀勝

梓材謹案廣東黃志載先生終華慶守羅浮山志會編謂其嘗與留正講學于羅浮又云鄉人配于

惠之聚賢堂

彪氏同調

補張先生所

張所青州人登進士第歷官爲監察御史高宗卽位遣之按視陵寢還會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乃罷御史改兵部郎中尋謫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厝後

李忠定綱入相薦先生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先生入見條上利害上賜五品服遣行命直祕閣王圭爲宣撫司參議官佐之先生方招徠豪傑以王彥爲都統制岳飛爲準備將而忠定已罷相朝廷以王圭代之先生落直龍圖閣嶺南安置卒于貶所

宋史

浩齋學侶

劉先生禹錫

劉禹錫永豐人筠州司理參軍左相虞允文表署江州觀察推官爲政以寬爲本民愛慕之不忍欺後至湖北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空

約園刊本

提刑一日歸忽有持金帛來者曰公生我者也願獻此以謝先生固辭從者私受之事覺索而投之江中從者載一缸于舟尾先生命粹之曰無污我

吉安府志

葉氏門人

補 莊定黃先生祖舜

雲濠謹案先生序鄭西塘先生文集云祖舜爲兒童時聞邑有鄭先生之賢而未識也既冠與鄉貢始獲謁公而謝之親承誘誨因目前輩老成之風實政和丙申歲也其年如京師又八年竊第東遷則公亡矣已而從陳直講國村遊乃聞公出處之詳據此則先生固不名一節其于西塘不可謂非私淑弟子矣

補正簡葉先生願

梓材謹案楊誠齋狀先生行實言公之師友林師說高登早相慕用高嘗上書譏切秦檜捕甚急公與同郡趣令逸去云

補正獻陳先生俊卿

附錄

召入奏事既對遣中使面賜金帶會給從臣筆札條上時弊公陳十事一曰定規模二曰振紀綱三曰勵風俗四曰明賞罰五曰重名器六曰遵祖宗之法七曰杜邪枉之門八曰裁任子之恩九曰限改官之數十曰蠲無名之賦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宋元學案補遺

約園刊本

公孝友忠敬得于天資爲人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雖疾病見子孫必衣冠胸懷坦然遇人無少長一以誠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

于外物澹然無所好獨喜觀書史疾病猶不釋卷其學一以聖賢爲法于浮屠老子之說未嘗過而問也

朱子與陳丞相別紙曰爲學之初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尙異爲戒然而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

問之實耳

補 尚書鄭少融丙

附錄

進權吏部尚書同修國史尋兼侍讀取陸贄奏議切時者反覆開陳進司馬光五規範祖禹帝資乙覽嘗乞勿聽妄獻利害紛更庶事又論治賊更太寬上並以爲然嘗薦蕭燧胡晉臣羅點後俱至二府見謂知人其他如李燾之博洽劉國瑞之清正林栗林杓鄭湜之剛方唐仲友之學問援引不少置善類歸心焉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江氏家學

江先生明

江明字清卿建陽人琦之子旣冠從諸長老遊讀書問學探討不饒而不肯爲論說始亦有意爲浮屠學旣而喟然曰徒亂人耳

朱子大全集

江先生嗣

江嗣宣教郎琦之幼子也與兄明皆與朱子遊以文行知名嘗以選士貢京師

朱子文集

茶山家學

補司農曾先生逢

附錄

趙章泉投曾秀州詩曰我向茶山得履行至今人說老先生九原不作吾安仰宗武宗文賢弟兄

朱子語類問友仁吾友昔從曾大卿游于其議論云何曰曾先生靜嘿少言有一言不及其躬行者曰曾卿齊家正身不欺暗室真難及

茶山門人

陳先生元有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七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元有□□人內舍生曾吉甫遷辟雍博士兼編修道史檢閱官時禁元祐學術甚厲而以剝剝頽闕熟爛爲文博士弟子更相授受無敢異吉甫獨憤歎思一洗之一日得經義絕倫者而他場已用元祐體見黜吉甫爭之不可明日會堂上出其文誦之一坐聳聽稱善及啟封則先生也遂釋褐文體爲少變學者相賀

渭南文集

范氏門人

劉先生珏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補遺

澹庵家學

承務胡先生詠

附錄

既抵朱崖澹庵聚徒授業諸生執一經求訓君甫弱冠
往與討論

澹庵與振文兄書曰百二姪喜亦安吉知爲學不倦雖
不偶是穠是藜有饑饉亦必有豐年也更須學禮乃佳
謬叔幼年爲王氏學所惑不曾學禮泳解輩悉令學禮
四時享祀朔望酌獻畧倣古而參以溫公說行三獻今
已數年嶺海學者往往翕然改觀泳弟讀禮已至雜記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

梓材謹案澹庵又與李文通書云小子泳因
緣獲出門下朝夕親炙藹益恒得師之晚

補

尙書胡伯園先生澣

附錄

劉後村祭伯園尙書祝文曰公與少公蚤相頡頏故家
文獻中朝典常並奏壘篋互爲宮商里人皆曰澹庵不
亡三十年間更迭翺翔虎節麟符台斗文昌國有喬木
民有甘棠世人皆曰忠簡有光

梓材謹案此文伯園當卽奉議
所謂少公豈卽承務季永耶

胡先生泮

胡泮忠簡第三子官承務郎 周益公集

雲濠謹案澹庵與張丞相書有云某頌藥屏居日與學生泳泮泮讀禮記春秋間有一二生執經相從亦不敢倦是澹庵三子皆嘗從其學矣

胡先生瀟

胡瀟字幾道澹庵從子長以孝友聞學作賦詩嘗計偕不偶歸益溫故學選授迪功郎監潭州衡山縣戶部贖軍酒庫 澹庵文集

胡先生口

東元學案續遺 卷三十四

三四胡泮

約園刊本

胡口字季懷澹庵從子幼孤能自植立志學攻苦逮壯與計偕連不得志于春闈乃于廬陵之永和鎮築室榜曰時中著書訓子號明儒方凡二十有五卷大概發明大學之說又著易筮蹄一卷詩集二十卷周官類編五卷春秋類例十五卷屬比五卷左氏類編十卷文集十五卷娶羅孝逸先主之女卒年四十有八 胡澹庵集

附錄

澹庵哭之以詩曰四十餘年一夢寒平生篤學困瓢箪傷心一念烏驚哭洒淚數行風衰殘苦海要除根豈易

甘泉欲去本非難何時得請臨其穴緣斷三生指漫彈
周子充用前韵哭之曰詞鋒激烈劔鋌寒素蘊輝光珠
在篋萬里未行騏驎死百圍將半豫章殘山中宰相今
誰繼地下修文古亦難一讀名章三太息淚流何待雍
門彈

胡先生公武

胡公武字英彥

一作彥英

澹庵猶子也年十三爲黨庠春秋

弟子員一試出諸生上郡博士汪俛劉夙與論學吃吃也
招爲春秋師似夙學者先生覃思經訓出入百氏謂求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三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聖道當自論語始以韓子始孟爲非是乃取賈誼揚雄
李翱等解爲集註論語若干卷傳以新意性嗜文尤工
于詩晚自號學林居士其論文極不苟如范浚明尤所
厚者嘗以書與之上下其論往復千里

楊誠齋集

附錄

周益公序先生論語集解曰惟胡氏世傳春秋學英彥
尤致意焉是書也集諸儒之說而以道爲之權衡是非
取舍不敢銖兩輕重其心間有旨雖殊而理通亦並存
不廢務使學者優柔而自求饜飮而自趨非深于春秋

能如是乎其用心過漢儒遠矣

胡先生箕

胡箕字斗南廬陵人忠簡從子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

著有春秋三傳會例三十卷

經義考

附錄

君幼而志趣不羣既長貫穿經史尤精于春秋爲文下筆千言衮衮不休閒得異書口誦手鈔忘寢興已老無倦

胡氏大族叔父忠簡公帥以嚴正羣從畏懼惟待君加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忠正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禮君亦有聞必告忠簡每于廣坐褒稱之風勵其餘

叔永學侶

宣獻樓先生論

詳見邱劉諸儒學案

澹庵門人

通守方困齋先生疇

詳見紫微學案

陳先生元中

詳見衡麓學案

崔先生若舟

附兄若礪彭元永陳介卿彭元合

崔先生若雨

合傳

崔若舟若雨新興人皆進士試禮部兄若礪字公治胡

澹庵流新興道英州公治時尉真陽一見如舊既抵新而公治亦官滿來歸朝夕過從論文又遣二季從澹庵授春秋易而公治與其友彭元永陳介卿彭元合亦徜徉其間時漳人陳元忠景衛客番禺佳士也聞公治兄弟志學而新之士皆向化于是浮海輕千里願交一時稱盛已而公治爲惠之河源令所改秩命且下以疾卒公治惟一妹母擇所宜歸曰必嫁官人公治以妻景衛比婚行古奠鴈同牢禮不舉樂以矯俗廣之三揖趨之

胡澹庵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五五 明教書

約圖刊本

施先生峻

施峻鬱林人從澹庵授戴禮于島上三年至雜記其父護戎官滿而去澹庵勉之日記凡四十九篇爲二十卷雜記則過大半矣古人之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學亦猶是今之學者讀書未卒二典讀詩未卒二南已易業讀他書猶行百里至十里而止也子能讀禮過半勤亦至矣若不能卒業至雜記而止則前功皆廢猶行百里至六七十里而止也以六七十里笑十里則何如是亦止耳子其勉之不及百里勿自畫也

譚先生助

譚助字思順茶陵人兩試禮部嘗從澹庵學春秋澹庵答其扳援河伯海若問答及引孟子觀海難爲水游聖門難爲言之論以至正人心之說其官祕書省也又答其書云

胡澹庵集

曾先生充

曾充澹庵之徒也澹庵答曾秀才書云足下後生可畏文雅而才逸當譽髦如林之時搏洽方聞之士並肩而立不往從之遊乃懇懇于罪垢無似之人寵以長箋商權古今稱道不容口如見所畏者何哉至如論才學識則又謂僕兼之非僕所敢當也

胡澹庵集

縣令廖先生口

廖口嘗官知縣澹庵答其書稱之曰賢友云僕竊執事自早歲學易已有家法則道已傳妙齡以摘藻取賢科業已精矣小試牛刀芒刃不頓而琴齋晏然方諸邑紛紛以簠簋不飭被逮者踵相接而執事獨能洗手奉公無絲毫挂吏議而又有賢父兄昕夕切磋日聞所不聞

則不惑矣而獨勤勤有意韓子之師說豈曰傳道受業
解惑云乎哉誠欲慕聖賢行古之道非止追逐時好爲
利祿計而止也

胡澹庵集

林先生遯

林先生遠

合傳

林遯林遠兄弟二人澹庵爲作素冠說云陳景衛爲余
言廣有林氏子居母喪有志乎古懼其志之弗堅求余
言以鍵之余爲說素冠之詩以前二章作其哀素之心
卒章勉其終之而弗怠也林生勛之哉

胡澹庵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主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先生行簡

王行簡世家臨川久從胡忠簡公游

周益公集

羅先生尙志

羅尙志澹庵之甥也嘗與書論尋地云世間人未有不
死者死未有不葬何患無地禮記云擇不食之地而葬
我焉不云擇陰陽而當也九經十七史老舅亦曾涉獵
並不說壽考富貴由葬地呂才云長平四十萬人死非
葬時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葬地俱當六合此說甚
善俗儒不讀書不見古人議論溺于陰陽之書背孔孟

之道戒之慎之若不從吾言勿踐吾門勿受吾教

胡澹庵集

正字王季羔先生端朝

王端朝字季羔澹庵之徒也澹庵自貶所歸與書二吾友想學問加長甚望不能得一見雖兄弟之情不過如此不知頗復見念否

胡澹庵集

粹材謹案其書下文有投拜秀穎遂契鄙者之語則季羔非終于向學者矣澹庵又與陳守書云鵠喻江夏往來仰服規誨渠子弟執經相從固辭不可江夏不知何人又案周益公跋胡邦衡帖云所謂季羔正字者王端朝也又云邦衡父子季羔墓木皆拱時則季羔已沒矣

符先生口

別見元城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王大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直閣家學

胡先生序

父衰

胡序字少賓永嘉人宗正少卿襄之從子也父通判滁州衰初讀書天慶觀故相秦檜在永嘉聞其名出其不意杖策來覘之滁州方讀孟子書不爲輟秦因誦宋句踐一章以感諷之不動秦再相有以滁州薦者曰是固以三顧望人者耶滁州竟官不達少卿亦坐言者謂尙胡寅趙鼎之學擯十餘年不用先生志益壯連調官丁外內艱不赴晚監湖酒卒先生娶辭舍人徽言女寺正

士龍其妻弟也長子宗盡得外氏書能率諸弟力學云
陳止齋集

黎氏家學

黎先生口

別見衡麓學案補遺

黎氏門人

蕭先生口

別見五峯學案補遺

大夫私淑

文節趙章泉先生著

詳見清江學案

樂氏家學

樂先生忠恕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五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樂忠恕口口人南軒贈之以詩云老子曾從先覺遊後
來文采繼風流胸中有意窮千古筆下成章映九秋塵
世利名無著莫聖門事業更精求詠歸消息今猶在魚
躍鸞飛會得不 濂洛風雅

宣卿門人

通判胡先生口

胡口

粹材謹案胡澹庵與向宣
卿云先兄通判獲出門下

劉氏門人

文節楊誠齋先生萬里

詳見趙張諸儒學案

羅氏門人

羅先生上行

羅上行字元亨廬陵人建炎進士少負奇氣以功名自許時岳飛奉命討洞庭巨寇楊么檄先生督餉諸郡至全州通判范寅倨傲不與先生抗責之乃發廩帑以應知上猶雲濠案楊誠齋志境內大治部使者上其狀請頒其條教爲諸州縣式吉安府志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八十四

明發書約園刊本

郭先生有憑

郭有憑

明甫家學

羅先生克開

羅克開字達父龍泉人明甫弟乾道進士宰廣昌有惠愛憲使鄭汝諧行邵昌民遮道借留鄭問知縣何長民雜對曰不愛錢不苦百姓此其所長也遷大理正同列欲奪巨室沙田歲入以媚韓侂胄先生力持不可由是出知郴州至州首廢永豐銀冶還社倉于民移守蘇州

青衫手版外惟橘隱集二卷而已 人物志

元通門人

左先生龍卿

左龍卿羅元通之故人子也貧且失學元通收而教育

之 楊誠齋集

張氏門人

陳先生漢臣

陳漢臣張伯麟之徒也澹庵嘗答其書云蒙惠長書覺

氣格不似海外人文章因請問師友淵源所自而吾子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全四明藏書 約刻刊本

答以從張慶符學于是知吾子蓋有師承而非若庸庸

無模範者又云某將南向酌酒以賀慶符尚席之得人

也 胡澹庵集

武夷再傳

補縣官張先生默

附錄

南軒送默姪之官詩曰姪也相從久吾心念汝多又爲

江漢別空覺歲年過氣習須消靡工夫在講磨惟應介

如石人事易蹉跎

補文莊曾先生漸

附錄

實錄檢討官時論者方以道學爲僞攻訕山一曰公厭之求去將請矣有覺其不可者留于朝遷著作佐郎韓侂胄死素抑奪者多收用而趙彥逾亦在中公爭曰彥逾無預世道興衰何爲于此又將籍故宰相陳自強之家公又爭曰國家本忠厚爲德二百餘年矣豈以自強故薄哉

武夷續傳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全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

詳西山真氏學案

蔡復齋先生沆

詳見西山蔡氏學案

司業李先生琪

李琪字孟開吳郡人仕國子司業著有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三卷書成于嘉定辛未每國紀後有序論至正中渝川周自得序而行之

黃氏千頃堂書目

梓材謹案周氏序世紀編有云廬陵羅中行以家藏善本梓而傳之四庫書目提要云第一卷爲王朝及霸國霸國之中黜秦穆楚莊而存宋襄又於晉文以下列自襄至定十君而特附以魯一卷爲周同姓之國而特附以三恪三卷皆周異姓之國而列秦楚吳越于諸小國後所論多有爲而發如譏晉

文借秦援楚晉悼結吳困楚則爲徽宗之通金滅遼而言譏紀侯邾于讐敵而不能自強則爲高宗之和議而言其意猶存乎懲戒至于稱魯已滅之後至秦漢猶爲禮義之國則自解南渡之弱霸國之中退楚莊秦穆而進宋襄則自解北轅之恥置秦楚吳越于諸小國後則又隱示抑金尊宋之意蓋借春秋以寓時事略與胡傳同而胡氏又堅主復讐之義李氏則徒飾以空言矣

程先生公說

詳見二江諸儒學案補遺

正獻家學

寺丞陳克齋先生宿

附子增

陳宿字師道正獻子復齋弟也由父任監福州海口鎮累擢大理寺丞以親養辭知惠州未上改常州方爲所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全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母服心喪不拜卒年七十內行素飭事嫡母盡孝事兄如父官箴尤謹自號克齋鶴山爲作銘焉復齋以直道去不復召先生以復齋故不見用終其身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蓋謙厚者其世德廉儉者其家法也子增

字仲能歷知懷安丞蓋退而居者二十載累遷大理司直自少至老不知世有詭遇速化之事正獻有贍族義

莊仲能益推廣其意別號習齋鶴山書其扁云

劉後村集

監稅陳先生址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迪功陳先生均

詳見晦翁學案

正獻門人

羅先生點 詳見象山學案

鄭先生鑑

鄭鑑字自明號植齋連江人贅于丞相陳正獻之家遂居于莆官大著事孝宗朝忠蓋極諫不顧一身唯爲天下慮當時晦庵南軒東萊艾軒諸公深敬之三十歲兩優釋褐三十八卒所存惟註易一部 所南雜文

梓材謹案南軒與東萊書有論先生語見南軒學案

茶山續傳

宋元學案續遺 卷三十四

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曾先生棠

曾棠字召南贛州人茶山文清公孫慶元初丞東陽政事一本身家學建漏澤園經理常平倉民養生喪死有賴焉 東陽縣志

曾先生松

曾松字堅伯章貢人文清之從孫也習其家法而恪守之敬賢樂善雖老不忘以朝請郎江西安撫司參議致其事嘗與黃勉齋遊 黃勉齋集

司農門人

直閣李磐溪先生孟傳

詳見元城學案

王先生中行

王中行字知復餘姚人三槐丞相之近族也早歲穎悟熟諸經史居親旁時時默誦數百千言以遺恩補官調武義主簿爲父司業遠持節閩中遠于膝下易四明之慈溪改知建德視民如子歷轉奉議郎以卒先生娶會大理逢之女力學不怠又周旋于名父賢婦翁之間涵養薰陶增本浚源日厚月深其官慈溪也司業送之詩曰惟畏實寡過惟勤無功虧旣至官卽廳事爲堂大理因以勤畏名之朝夕觀省終其身遵而行之

袁絮齋集

郭先生友仁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少賓家學

胡先生宗

別見止齋學案補遺

胡先生守

胡守少賓子與兄宗相次登進士第以能文有學爲名士師友必于四方在家如處子里巷人不識面未嘗謁州縣也水心志其母墓曰少賓溫溫萬夫之豪宗也繼長守也增高

葉水心集

李氏續傳

李先生大謙

李大謙廣平人侍郎椿之孫也侍郎嘗大書六十四卦之象于屋壁玩之三月而有得焉于是爲書題曰觀畫所見既自序所以作厥後七十年先生守邵則侍郎觀畫之地也是書久失而俄得不無爛脫先生又敘所以然而屬鶴山申其義

魏鶴山集

李先生芾

詳見鶴山學案

文莊家學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卷六十四 明發書

約題刊本

曾先生同

附子穎瑞

曾同南城人文莊公漸之弟也僉書定江軍判官清介無倚附自六館諸生晚得一官諸子皆生長勤訥舍學無他力其子穎瑞繼伯父者尤專若昆弟共學木榻上一楮衾數年寒暑不易穎瑞字履祥性警悟實祐丁巳以兄侍郎郊恩補官任峽州遠安簿尉臨江軍清江丞吏事修舉累改宣教郎知安慶府桐城縣事謁告而歸歷除江西提舉閉戶不復出徜徉溪南水竹間初侍郎以勁節二字名其溪南便坐之室鄉人稱之曰勁節先

生元大德四年卒年七十六嘗語子若孫以少時艱難曰非力學不足以立身非從善不足以爲人又曰士以不辱身爲重用舍命也遇否時也

程雪樓集

曾先生穎茂

曾穎茂字仲實文莊之子官至吏部侍郎理家莅政愼密嚴重凡臺閣典故官曹科條邦計本末洞究綱紀繩引珠貫密施顯設刃游縵解有所操執不回不撓封武城侯

江西通志

李氏家學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全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先生韶

別見濂溪學案補遺

澹庵私淑

忠烈文文山先生天祥

詳見異齋學案

直閣續傳

胡人齋先生一桂

詳見木鐘學案

正獻續傳

忠肅陳先生文龍

陳文龍字君賁興化人丞相俊卿之後也能文章負氣節初名子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丞相賈

似道愛其文雅禮重之歷拜監察御史忤似道黜知撫
州又使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起爲左司諫尋遷侍御
史累至參知政事上章乞歸養益王稱制于福州復以
先生參知政事漳州叛以爲閩廣撫使討之興化石手
軍畔復命爲知軍平之元兵來攻使其姻家持書招降
之先生焚書斬其使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先生與其
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先生指其腹曰
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強之卒不屈乃械繫送杭
州先生去興化卽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福州民寺中
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
恨哉亦死眾歎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爲收葬之

宋史

梓材謹案辟疆園宋文選跋云後
計闈行朝詔諡宗肅賜廟號昭忠

附錄

元兵至福州益王趨廣先生殫家財募萬兵卽興化軍
開閩製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兩大旗植軍門

復姻家福清許侍郎書曰文龍爲理宗太學生度宗狀
元九個月越州窮僉判八個月撫州袁太守享朝廷祿
食僅八年尙能自決他人受用大宋幾年富貴各要保

家計養子孫略不思大主人家祭祀無所附子孫無所託彼蒼者天此何人哉孟子曰效死弗去賈誼曰臣死封疆國事至此不如無生惟當決一死以守來書謂同舍之義布衣之交此朋友之倫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文龍不愛一身死不愛一家死但欲存趙氏一脈若以區區之守義爲不然或致殺身覆家鄙意則以雖闔門磔屍數段亦所願也請從此決勿復多言

又復峻都元帥書曰來書謂我名蓋天下何書不讀覽盡興亡褒拂過當我平生讀書但識孟子效死弗去字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全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左傳有隕無二字如此而已

武夷續傳

永政劉象環先生淵

別見南軒學案補遺

陳先生深

陳深字子微世爲吳人宋亡棄舉子業篤志古學閉門著書有讀易編讀詩編讀春秋編弟子甚眾且有高名

別號寧極學者稱寧極先生子植

姑蘇志

梓材謹案經義考載先生清全齋讀春秋編十二卷存四庫書目提要稱其奮題所居曰清全齋因以爲號又言其說大抵以胡胡氏爲宗而兼采左氏云

陳先生則通

陳則通著有春秋提綱十卷舊本題鐵山先生不著爵里是書綜論春秋大旨分門凡四曰征伐曰朝聘曰盟會曰雜例又區分其事以類相從題之曰例其雜例門中論春秋爲用夏正猶堅守胡氏之說然胡氏解文公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解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全襲董仲舒劉向之義先生災異例中獨深排漢儒事應之謬則所見勝于胡氏矣

四庫書目提要

俞先生學

別見伊川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朱子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新刊本

張先生君立

張君立豫章人著有春秋集議許圭塘有壬序之云朱子謂春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四夷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君立擇諸家之論或全或畧疏于三傳胡氏之後擷眾長萃于一歷歷精至觀其自序蓋欲學者因是以求諸家之全戒其厭煩務簡而取足于此則君立所得與夫所以教人者可見矣

至正集

曾先生履

別見止齋學案補遺

郎中吳先生師道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李先生廉

李廉字行簡安福人所輯春秋會通二十四卷先生元至正壬午以是經舉擢陳祖仁榜第三甲進士官至贛州路信豐縣尹後寇亂戰敗守節死江西行省上其事屬南北道梗不能達

楊東里集

春秋諸傳會通自序

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傳注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卷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陳張並列

梓材謹案陳張謂陳氏後傳張氏集註

擇所長也而又備采

諸儒成說及諸傳記略加疏剔于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謂之春秋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訓子弟耳非敢與學者道也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提要稱其實忠義之士非以空言說經者又云是編雖以胡氏爲主而駁正殊多又參考諸家並能掇其長義一事之疑一辭之異皆貫串全經以折衷之如謂仲子非嫡隱公不得謂之攝齊桓之霸基于僖襄三桓之盛兆于魯僖不書吳敗越夫椒責其不能復讐書葬昭公罪魯不以季氏爲逆書葬劉文公罪畿內諸侯之僭書築蛇淵圍責定公受女樂而荒持論俱明白正大總論百餘條權衡事理尤得比事屬詞之旨云

汪環谷先生克寬

詳見雙峯學案

張先生宣

張宣字漢仲江陰人著有春秋胡氏傳標註其書明初與四書點本並刊于江陰縣學

黃氏千頃堂書目

寧極家學

處士陳慎獨先生植

陳植字叔方寧極先生子能以文行學術結知士林尤篤孝力學其爲文以經爲準貫穿諸史百氏裒其精華以立言其爲詩尤刻苦精鍊自號慎獨叟朋舊私諡曰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四

空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慎獨處士

正思齋集

梓材謹案姑蘇志載先生云少負才氣與側儻之士游旣而折節讀書克繼父業又云屢辟召皆不起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四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五

目錄

陳鄒諸儒學案補遺

清敏門人

補 陳先生瓊

補 蔣先生浚明

了翁講友

陳先生仇

詳見廬山學案

吳先生儀

別見豫章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吳先生熙

徐先生中行

詳見安定學案

了翁學侶

劉先生拱

茗溪師承

沈先生與求

龔氏門人

補 鄒先生浩

道鄉講友

陳先生師道 詳見廬陵學案

田先生書

田先生述古 詳見安定學案

劉先生跋 詳見泰山學案

王先生回 別見元祐黨案補遺

曾先生誕

鄧先生弼亮 別見元城學案補遺

陳鄒講友

黃先生策 別見元城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目錄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程先生振 附子邁

陳鄒同調

補唐先生廣仁

鄒先生餘

了齋同調

陳先生師錫

林先生暉

王先生慶長 附子錡傳

道鄉同調

林先生口

程氏同調

梅先生執禮

梅氏學侶

劉先生滂

何先生敏中

元祐之餘

補夏侯先生旄

平園師承

宋元學案新編

三
四
明
叢
書

約
園
刊
本

陳先生特

陸先生府

了翁家學

陳先生正同

了翁門人

林先生彖

陳先生慕

陳先生葵

蕭先生建功

向先生沈

詳見武夷學案

曹先生輔

黃先生沈

張先生元幹

別見龜山學案補遺

聞人先生宏

林先生嶠

林氏講友

任先生象先

別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任先生申先

同上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圖同本

了翁私淑

吳先生表臣

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徐先生俯

詳見龜山學案

劉氏家學

劉先生寧止

劉先生一止

劉氏門人

江先生寓

道鄉家學

稽 鄒先生柄

道鄉門人

王先生綱

蔣先生漳

程氏門人

汪先生藻 別見士劉諸儒學案補遺

侍御家學

鄒先生陶

鄒先生咳 合傳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五十四冊叢書

影園刊本

鄒先生宗譽 別見士劉諸儒學案補遺

伯修門人

汪先生喬年

司戶家學

林先生碩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舍人門人

胡先生銓 詳見武夷學案

胡氏家學

胡先生汾

胡氏門人

補孫先生介

劉氏門人

補周先生必大

田先生亮功

平園學侶

劉先生人傑

李先生勝 附門人劉資之

許先生凌 附門人張斗南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元祐續傳

袁先生說友

星灣家學

陳先生準

陳先生秬 附子哇

陳先生秬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茗溪家學

劉先生林宗

茗溪門人

韓先生元吉 詳見和靖學案

韓先生元龍

趙先生善繼

孫氏家學

孫先生應求

孫先生應符 合傳

孫氏門人

李先生友仁 父揚伯

平園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倪先生思 詳見橫浦學案

李先生塋 別見澠水學案補遺

李先生塾 同上

曾先生三異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周先生雲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補遺

王先生子俊 同上

侯先生世昭

彭先生惟孝 別見兼山學案補遺

許先生介之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補遺

曾先生槐 附弟機

蔣氏續傳

蔣先生存誠 詳見慈湖學案

蔣先生曉

韓氏門人

李先生兼

鄉貢門人

孫先生勉孫

孫先生翁孫 合傳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入四庫叢書

約園刊本

孫先生衍孫 合傳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五

後學鄧王梓材同輯
茲谿馮雲濠

陳鄒諸儒學案補遺

清敏門人

補忠肅陳了齋先生瓊

謝山句餘土音賦陳忠肅公南藍詩了齋前後尊堯錄老筆完書屬四明故國黨人餘正氣望藍平楚有餘清蘋風葉月連耶壻花嶼竹汀和友聲館畔剩留指佞草春來依舊綠干莖原註云忠肅先嘗著合浦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五

四明叢書約原刊本

尊堯錄不慊意再著四明尊堯錄始無憾當時稱為

四明先生

梓材謹案通鑑集覽言龜山在東郡先達陳瓊師法皆以師禮事之陳鄒二先生既稱先達不得在門人之列然固龜山學也

梓材又案劉後村跋許教廷對策云蔡寔應舉時師了翁及貴欲殺了翁亦寔也是陳門之達蒙矣雲濠謹案張橫浦有云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似先生實為元城門人當再校之雲濠又案結埼亭詩集卷五東城作小秦淮道古詩來素佚事答以五絕第一首云蜀岡一帶紛杯土中有陳公窆石銘試向白楊林下聽猶聞曠日誓三經謝山自注云陳了翁墓

陳右司說

五經之文久而愈新

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學也

忠肅文集

訪問于善宜虚心而待之主先入之言懷決定之意掠能問之美無肯聽之實如是而問者君子之所不對也

芻說

適越而北轅越不可至徙越人而置于齊里則越語可易而爲齊然則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者非以其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學歟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力大習其所自習者未嘗察也天氣而地質無物不然而人藐乎其間亦一物耳物與物奚以相遠或哲或愚不係其習乎思誠之道莫先于學務學之要在乎求師顏子之不遷不貳得于孔子

論顏子之人將孰師焉

賈沈文

神器雖大如人之形愛養胃氣可以保生陽明之經徧于口體呼吸之間無有不差左絡連右首脈應趾中經流行寧有定位彼執一者棄異取同異我曰偏同我曰中語各有心心各有物孰能審是而不彼恤

祭范忠宣文

四明尊堯集總論

熙寧元年神考內出手詔付中書門下曰朕顯承英考之遺烈致孝述美之意未常須臾忘之也其時政記起居注不能具載者非均體大臣詳記而博緝之殆將零落矣今著其錄必藉事實卿等綱舉條布以備紀述使明並日月歷萬世而不晦宰臣曾公亮等再拜稱謝神考流涕久之臣竊惟神考之于英祖致孝述美一詔之內所兢兢者有三事焉欲微猷之具載一也恐所錄之非實二也懼大明之蔽晦三也流涕動心如對廟像今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陛下繼神考之志當以熙寧手詔爲師述神考之事當以詔中三事爲本十九年之大美若有不載雖載其事而所記非實則晦先朝日月之明而違聖主繼述之志矣傳信萬世將何賴焉王安石著矯誣之書詆訕君父蔡卞等以乖悖之意遵而行之變亂事實攘奪懿美移此與彼掩晦大明臣編類其語始于聖訓觀其大者可

以考其餘矣三尺童子亦知受與不受無加損豈聖訓乎小節不足爲豈聖訓乎以朕比文王豈不爲天下後世笑豈聖訓乎朕自覺材極凡庸豈望訓乎朕頑鄙初

未有知豈聖訓乎若設法傾之則兼并自不能爲害豈
聖訓乎如蕃使坐位處別設提舉官位豈聖訓乎今著
其錄必藉事實若使實錄之內皆記此語以爲大訓可
謂之事實乎語在日錄則誣先烈者私史也語在實錄
則誣先烈者太史氏也滌除誣僞眞訓乃白稂莠未芟
終害嘉穀私史之誣發于安石成于卞武不改可也章
惇由之而不知曾布進書而不悟自餘史院臣僚前後
相踵非一人也聖主于以光揚爲務一日以史事詢焉
則卞武之外若過若故可以分矣劉庠申明新法王安
石欲罪之陳升之曰且欲更與王安石商量神考聖訓
曰此是朝廷法不干王安石事今於安石旣死之後猶
欲過用日錄據其誣惇阻害公論豈不違神考之訓乎
此等眞訓深切著明託訓雖多終不可掩更在辨之而
已矣以熙寧手詔爲師以詔中三事爲本棄彼取此改
舊爲新還先緒已晦之明紹武王善繼之美垂訓萬世
流光無窮天下幸甚

聖訓門

孔子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古之君子法坤之順
以承其君雖有致君之道澤民之術舍之以從王事不

敢成也如其不順則敢心生矣敢則悻悻則戰戰則其血玄黃陰陽兩傷君臣之間豈願至此故承天之順不可不習習而後行則不疑其所行矣不習而行則天下之所共疑也尙可信哉坤之六二大臣之位也而其辭曰不習無不利古之君子習承天之事而未嘗有意於此位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用而行也則以既習于未行之前耳臨事而後習能免其疑乎然則六二之不習其習也久矣習此道者其可以捨春秋乎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春秋尊元之法尊尊卑卑一定而不可易也

故爲人臣而不知春秋者必陷僭僞之誅死罪之名其實指以爲善而爲之不知其義被以惡名不可辭也然則處承天之位者可以捨尊元之法哉既處承天之位既捨尊元之法革而不當其悔不亡無祇悔也而繼之以改則日月之更人皆仰之何至于迷復哉

論道門

政教有是非命令有可否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替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替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此晏子獻替之說也三代聖賢之君從諫之道改過之法其有不由此者乎異嬰

一國之佐不敢妄獻替之義以輔其君況爲天下之相當如何哉王安石進爲之祇取六經之言所以文其私意者皆經語也因爲六經之術悉在語言先賢議論並無經旨捨古老更練之言行新奇可意之論可獻者替可替者獻神考熙寧九年厭安石獻替之罔公驗執政私人之害國先除鄧綰次出安石此成湯不吝之明而堯舜黜陟之道也安石以熱中之心著誣誣之史追蓋前繆變亂事實蔡卞用事遂出其書而行之執爲國是人不敢非然則蔡卞所執之是卽安石所唱之可也謂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太祖濫誅無辜天下其以爲可乎神考好惡不分明天下其以爲可乎嗚呼此特其言之不可者爾

獻替門

安石初爲從官卽唱理財之說及爲參知政事遂行其所言今考日錄第一卷安石於未作執政已前七對神考並無一言及于理財至于執政供職之第一日卽僞書對上之言曰人主當以成禮義廉恥之俗爲急若先著爲利之實而禮義廉恥之俗壞則天下不勝其弊孟子恥言利曰亦有仁義而已矣然其卒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人人不敢後其君此乃人主大利也嗚呼安石

著書首撰此語卻思孟子之說其於前日所行不可謂之無悔心也年運已往雖悔可追悔而不改濟以欺僞作此誣書陰授蔡卞卞紹聖用事之初專述熙寧及哲宗既怒常立然後驟述元豐始與序辰謀作訴理之事矣事之本末臣請敘而論之臣聞紹聖三年尙書右丞蔡卞引選人常立爲假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又力薦之請賜對對之明日復請躡除侍從官哲宗問卞曰立詆神考而卿薦之何也又顧丞相惇曰卿不見其語乎惇謝不知因請其語哲宗怒曰語在常秩行狀其語云自

安石罷相以來民在塗炭又云自秩與丞相去位而識者知政事必敗其諂厚安石而詆薄神考如此卞三薦之何也卽命中使史院取秩行狀哲宗親指塗炭必敗四字以示宰執惇等皆頓首謝罪請貶立退擬立監壽州酒給事中葉祖洽駁曰立詆毀先烈譎輕地近乃改立永州監酒而撰常秩行狀者趙寶特勒停初大學博士林自用卞之意唱其言于大學曰神考知荆公不盡尙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固駭其言矣自哲宗既怒常立卞始惶恐改意而林自滕文公之語亦自

此不敢宣言於眾下于是與序辰等始用蓋抹之術
日錄載安石之言曰人君爲天地萬物主須是蓋抹得
事過乃能濟天下紹聖中蔡卞用蓋抹之術在旣躡常
立之後安排之序的然可指臣請稽其本末而論之熙
寧九年鄧綰落御史中丞安石亦相繼罷去退居鐘山
著此訕書以授蔡卞卞當元祐之時增損潤色九年筆
削恩怨分明回互防嫌以吸眾好照顧本末以完私美
書行于紹聖之始嫁禍與進書之人惇等醉迷例遭嫁
賣不知宗廟之遭詆誣也天實誘之使薦常立哲宗皇

帝灼見姦僞竄惇臣于遠方卞懼僞迹浸彰于是屈意
改圖而用蓋抹之術矣蓋卞之初意譏薄神考元豐之
年專務紹述安石熙寧之事至是知其不可則與蹇序
辰同謀以神考褒勸吳居厚手詔勝于朝堂其迹則善
述熙寧深贊元豐其心則出脫安石詆誣宗廟夫詔褒
居厚乃神考駕馭監司之意爾元祐初章惇爭論役法
劄子云役法可以緩改非如京東鐵馬福建茶鹽不改
一日則有一日之害也及卞序辰其作敕勝之時先以
章惇元祐劄子脅持宰相曰若以居厚京東鐵馬之事

爲不改一日則有一日之害是以理財之詔爲非也悖計無所出噤不能語於是亦以勅牒爲是矣且安石初欲理財自謂合于經術謂司馬光之徒皆不曉孟子義利之說豈以理財爲不美哉及退而著書則於作參知政事第一日便造安石奏上之言曰孟子恥言利若宣著爲利之說則恐壞風俗又造安石奏上之言曰陛下但好理財利于理財者則汲汲而用至于講道則不以爲急又曰以理財爲先則人將機巧趨利又曰若以理財爲先務又召致無行義之人則恐天下視聽不足蓋安石捨眾自用造法於得君之初事過追悔著書於十年之後歸過宗廟圖蓋已愆是可忍也復何議哉又歸過之言曰臣常勸陛下不須多張權法又論權鐵則曰官自鼓鑄則必與漢同弊此所以譏元豐之政也卞及序辰謀取神考駕馭監司之詔勝於朝堂豈爲一吳居厚而已哉欲責安石詆譏之語而杜塞天下愛君之言耳夫有舒有慘天道所以變通一張一弛文武所以相濟神考聖訓曰什一而稅足矣又曰今稅斂已重此則理財之正論聖主之本心也至於詔獎居厚則所以獎

有勞之臣耳孰敢以爲非乎下等揭揚一詔便謂安石所諱理財之事可以移過于宗廟而日錄誣僞之言可以取信天下後世蓋下等所謂蓋抹者如此

以上理財門

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國陽也夷狄陰也兩不相傷則治道明矣蠻夷猾夏不可也窮兵黷武亦不可也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本朝之所以待夷狄者是矣景德中契丹寇涇淵王欽若請幸金陵當是時若無寇準則自江以北非我有矣欽若鄉里墳墓皆在江南倉猝之中謀畫如此王安石於四邊無事之時不恤北境其論巡鋪

宋史案補遺

卷三十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曰雖棄雄州無害其論水利則曰塘濼可決水爲田下等專據日錄以動邊機假託經義以文姦意尙賴天扶宗社不可傾搖私意之臣姦萌自露往者不足道來者尙可爲所欲詢謀當得平心愛國之人如寇準者然後可以無悔也

邊機門

以道則皇以德則帝以功則霸以力則強藝祖創業付畀後世專用皇帝不以功力卜都于汴非悖山河之固也其所恃者民心而已矣民心休戚繫國安危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于是精選募兵慎擇宿衛所以上安宗社

下保生民爲萬世不拔之基也安石之謀則異乎此矣
欲以義勇代宿衛欲以保甲代募兵分將豪傑旣欲付
之近臣翊衛至尊又欲委之子弟河北州縣則以爲可
併江南州縣則以爲可析以果斷易變爲請以神考畏
憚爲非神考憂深慮遠終拒其奏國本安寧萬世永賴
其在茲乎

論兵門

爲人臣者以臯夔稷契自處則必處其君于堯舜以伊
周傳說自處則必處其君于三代臣竊考日錄王安石
之所以自處者何其異也誣薄神考加以譏玩託訓造

宋王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誣靡所不至而自以其身比之臯夔傳說嗚呼何其異
也神考以堯舜用人之道舉安石而相之虛心眷倚誠
禮俱盡雖成湯之于伊尹不過如此及鄧綰以姦回敗
露安石求去亦遂出之然後自攬威柄用人惟己凡安
石所怒之人無不復用凡安石所喜之人往往斥去不
膠不執聖政日新自是厥後豈復以安石爲可任也哉
見賢焉而用之有罪也而去之此神考之所以合乎堯
舜者也以不吝之明改用人之過此神考之所以合乎
成湯者也安石退居以後追思前事有不當之悔無克

己之功祇悔不改安於遂非遊蕩既遠終以迷復著書
歷誣不分上下傲然自聖聊以忘憂而已矣雋謂安石
之聖過于仲尼安石謂小人紛紛獨賢其子當是之時
臣以答義應舉析字讀經患史事之難究棄而不習悅
莊周之寓言躋爲聖典凡安石之身教王雱之口學臣
皆以爲是也昔云所是今覺其非既知其非安敢不改
處己
門

莊子曰寓言十九蓋十語而九虛無也虛無之說其可
稽乎無稽之言不可聽也而可以用之于天下乎用其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說于天下不衰則亂西晉及江左是也宋高祖立儒妙
史文四學君子以爲不可夫道一而已矣學道者豈有
四哉史者往古之事實文者剛柔之相文無文無史烏
可以謂之儒也至于莊周妙學則虛無似理實不可用
古人有言曰辟如欲造宮室必于空地若于虛空則不
能成儒者之空空地也莊周之空虛空也託于虛空而
欲求宮室之成是適越而北轅也然莊周著書汪洋自
適而已本無誑脅求利之意故寓言之過小安石著書
掠美歸過誣君訕上故寓言之罪大宋齊丘學博名高自

致顯位一不如意則攜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輕于去就視鼎鑊如無也同類尊獎以爲國之元老又曰宋公造國手也而其友李證古陳覺之徒專取莊氏之學以文其姦喜妄說其言當時謀議皆可考也人之常言曰老聃莊周臣竊以爲老氏莊氏不可同日而語也堯舜之道安民而已矣老氏清淨何負于民漢文用之黎民醇厚三代以來治天下者莫有及焉豈可與莊周寓言同日而語哉若使漢文專用堯舜則其治不貶于三代矣老子之言曰善言無瑕謫又曰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蓋老氏之言以無爲爲本以不言爲教及其有言也貴無瑕謫其肯十語九僞而爲學者之大患乎故臣因論寓言而兼明莊老之所以異

寓言門

四明尊堯集序

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說焉有日錄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鄧洵武等用力純一主行其教所謂大有爲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繼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

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理
謂之流俗黜流俗而竄其人怒曲學則火其書故曰下
等用事以來其所謂國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
動搖也臣昨在諫省所上章疏嘗以安石比於伊尹伊
尹聖人也而臣乃以安石比之者臣於此時猶蔽于國
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謂安石爲神考之師也神考堯
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任後棄何嘗終以
安石爲是乎而臣乃以安石爲神考之師者臣於此時
猶蔽於國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禍幾至誅殛賴陛下
委曲保全賜臣餘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過之
義焉蓋臣之所當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性命之
理其有易此乎臣伏見治平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
而德驗者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自安
石唱此說以來幾五十年矣國是淵源蓋兆于此臣聞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則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
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迺有北面之禮焉夫天
子北面以事其臣則人臣南面以當其禮臣於性命之

理安得而不疑也傳曰君之所以不臣者二當其爲祭主則弗臣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師無北面則是弗臣之禮也豈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漢顯宗之于桓榮所以事之者可謂至矣而所施之禮不過坐東鄉而已迺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則是齊東野人之語龐勳無父之禮以此爲教豈不亂名分乎亂名分之教豈可學乎臣旣誤學乎教豈可以不悔乎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臣于旣往之誤豈敢祗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比爲神考之師是臣重安石而輕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

伊尹之聖是臣戴安石而誑陛下也臣爲陛下耳目之官而妄進輕許之言臣之罪惡如邱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繩王氏則何以明改過之心乎臣所著尊堯集者爲欲明改過之心而已矣莊周曰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莊周之道虛誕無實不可以治天下然于名分之際不敢不嚴也飛蜂走蟻猶識上下豈可以人臣自聖而至于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謂之順乎崇此不順之教則所述熙豐之事何日而成乎

廢大法而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患可爲寒心孰大于此臣請序而言之

梓材謹案序文甚繁不能具載此其首段也已可見其大概矣蓋尊堯集取王氏日錄編類得六十五段釐爲八門並節錄其總論云

雜詩

牀頭史記十番紙世上興亡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道至今餘澤浸生民

大抵操心在謹微謬差千里始毫釐如聞不善須當改莫謂無人便可欺忠信但當爲己任行藏終自有天知

宋王學案補遺卷三十五

士六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深冬寒日能多少已覺東風次第吹

附錄

章惇入相先生從眾往謁詢以當世之務先生曰天子待公爲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于此先生曰公誤矣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續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先生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可救弊

公爲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卞之黨也

競推尊荆公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
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公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
明神考有訓于是林自駭異而謂公曰此豈神考親製
耶公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考少年之文爾公曰
聖人之學得于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自辭屈
愧歎遽以告下下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毀
矣

公以紹聖史官專據荆公日錄以修裕陵實錄變亂是
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日錄辨乞改實錄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因竄責合浦著尊堯集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義

先生與兄書曰章氏議卻不成農師極愴愴亦不敢就
自到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而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
免議同年周戶曹之妹顰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
驕長則諳事爲瑞奴等之慮只欲如此書尾又云周氏
雖貧然舉家好善故就之男女可無慮

高宗嘗謂輔臣曰近覽陳瓘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
于易之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

游廬山祭先生文曰嗚呼陳公知事道而已不知鼎鑊

之臨其顛也知徇國而已不知陷弃之橫其前也阨之
白首而氣愈和蹙之死地而志愈堅處約彌久妻孥裕
然眈眈念忠頂踵利物人疑其爲墨平生拯飢任重一
身吾知其爲稷行道之人聞者心惻意者天將降之大
任而空之其身耶意者吾君將追念其篤誠發獨斷而
收之以澤斯民耶嗚呼孰謂流離川途迢迢萬狀而淪
于淮楚之濱耶嗚呼孰謂謀可以託心膂力可以任股
肱而志願卒不伸耶浩浩元精慘不知其因耶

楊龜山撰公祠堂記曰初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十六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命爲職潛姦隱慝未形于事公于是時力言京不可用
用之必爲腹心患聞者往往甚其言已而怙寵妄作悉
如公言于是人始服公爲蒼龜也昔王安石參大政士
大夫相慶于朝呂獻可獨抗章論之雖溫公猶以爲太
遽未幾變更祖宗故事流毒至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
人曰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余以謂公之于京言之于
未用之前獻可于文公論之于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
于獻可有光矣

邵氏聞見錄曰瑩中晚喜康節之學嘗從伯溫求遺書

曰吾子康節之學若有得也

雲原謹案四庫書目著錄了翁易說一卷提要云邵氏聞見錄稱了翁說得康節之學沈作喆寓簡則曰陳瑩中嘗以邵康節說易講解象數一切屏絕質之劉器之器之曰易固經世之用若講解象數一切屏絕則聖人設卦立爻復將何用惟知其象數者皆寓也然後可以論易故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方其未得之際而遽絕之則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將何以兆恐非筌蹄之意云云然則了翁之易學又嘗質之劉元城不全出邵子矣

陳默堂書楊補之所藏了齋及道鄉帖曰了齋剛正而不容姦道鄉清介而不受汙觀其字想見其爲人凜然皆見于筆畫之間矣方二蔡無恙時士之欲謀其身而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免于咎者必先瑕疵此兩人者竄逐流落皇皇無歸以至于死然兩人者身可廢家可破而天下謂之鄒陳則自始迄今無異辭也此豈口舌之所能得哉其必有感人心者矣

胡澹庵跋了翁帖曰了翁嘗跋六一先生帖云使二十年前見此書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不起東坡曰善哉微中之言也今觀此帖使三四十年前人皆知愛敬了翁如合浦李侯則豈復有靖康城下之盟哉

汪玉山序忠肅文集曰靖康之禍自古所無世徒見末

流之失而異時用事者反得藉口以自解然公方天下全盛邊事未萌之時固已有南北分裂之憂是果何所見而言耶學者于此亦可以悚然而悟矣遺書明論可以覺後覺正人心其所繫于天下國家豈曰小補哉

朱子跋先生與兄書曰予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己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于是知公之所以胸中浩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取義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善觀此帖者亦足以識其幾矣

又跋先生責沈後曰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姿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觀于此帖其克已尊賢虚心服善之意尙可識也又語類曰了翁有濟時之才道鄉純粹才不及也使了翁得志必有可觀

樓攻媿跋忠肅表裏曰范忠宣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

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爲今日用者曰陳某又問其次曰陳某自好蓋言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末年或問游公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曰陳了翁其人也元城先生嘗因公病勉以醫藥自輔天下將有賴于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讀公表藁及紙尾數語氣凜然如生折而不撓有大臣之風三公眞知言哉

魏鶴山跋先生責沈文詩云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夫人心本虛有我則盈陳公惟其名自盈也故一有異聞遂慨然有念于思誠務學之不可己以開其變化氣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五

王四明雜書

約函刊本

質成就德業之基然則學者之于是書也亦庸可闕諸羅大經鶴林玉露曰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陳直齋記忠肅祠堂曰公之攻蔡氏不遺餘力至于射馬擒王爲喻凡人孰不樂富貴而悲貧賤公視美官若將浼己而甘心于廢放鼠斥凡人之蒙患難始而安中而悔終而變者有矣公坐謫至六七不變卒窮以死可謂行之決而守之固矣其論絕滅吏學比之王衍謂必

有南北分裂之禍方是時天下承平不見牙孽未三十年而其言信雖燭兆食墨撲蒼命絲不足喻其先見之審也公之所以大過人者豈非大學中庸所謂明德明善之君子而兼天下之達德者歟

王氏困學紀聞曰邵子觀物外篇曰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張文饒謂先天圖自泰歷蠱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卽南北之運數也聞見錄載邵子之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蓋爲聞杜鵑聲也陳忠肅謂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則以人事知之

謝山箋曰忠肅之說恐未然是時章蔡曾皆南人故重南是其私意然不必以南人用而遂致分裂也前此寇萊公以北人重北亦是私意若王文正竟謂南人不可作相則唐之陸象先陸贄非南人乎

黃東發曰紹聖革元祐之政公力陳其不可建中革紹聖之弊公又戒其欲速營主別試前名盡取王氏之學曰順時所以救時不必求快目前也其從容遠慮若此首辨蔡京姦邪蔡氏黨欲殺公百計公終不懼非剛柔

適中者能爾乎大厦之顛雖非一木能支而著日錄辨
著尊堯集又著四明尊堯集章蔡誣謗卒賴以一洗之
程雪樓跋先生海上家書曰公之意以爲荆公旣沒宗
其說者卞其首也此書在合浦時寄其弟謂詆誣譏玩
之語皆小蔡僞增非荆公親錄又謂自分必死無生還
之理至其末超然洞究內典之旨死生一致冤親平等
益以見公平日存養之驗樓攻媿嘗跋公帖謂人之立
于世忘溝壑者不足以爲志士忘喪元者不足以爲勇
士士大夫小不如意輒不自聊讀之可以興起余于此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三區明藏書

新刻刊本

書亦云

黃南山名宦忠肅陳公贊曰視日不瞬知其向君乘舟
莫諭知其敗羣責沈有文愧不識程尊堯有集跋乎闢

荆

補光祿蔣先生浚明

蔣浚明字彥昭其先自常州徙居奉化神宗時先生詣
闕上書論君子小人之黨言極剴切帝嘉納之歷遷尙
書金部員外郎新法行上疏貶戶曹贈至金紫光祿大
夫

姓譜

謝山句餘土音賦蔣金紫公園詩元祐遺臣傳碩學
咸淳故老重清門雖然連桂崇坊杳尙有聯珠舊徑
存流澤未湮衣帶水誰人妄改謝公墩拂雲阜蓋經
過地指點荒祠細討論原注云金紫本籍奉化遷居
鄞湖上七世清德不知乾道開慶延祐至元四志何
以不爲立傳

了翁講友

錄事陳先生侁

詳見馬山學案

吳審律先生儀

別見豫章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先生熙

吳熙字季明劍浦人博學厲隱操或從之談道談文則
傾心瀉意怡然終日語之以勢利俛焉不答竟去與從
兄儀稱雙璧元祐閒陳了翁里居以先生兄弟學行言
于郡守延二人詣學講經令諸生列聽仍以遺逸薦于
朝得召赴闕

姓譜

隱逸徐八行先生中行

詳見安定學案

了翁學侶

朝請劉先生拱

劉拱字持道歸安人生五歲而孤世父維端述爲擇師教焉嗜學自立不類兒童弱冠薦名鄉書鄉先生朱臨見而異之陳忠肅初爲郡從事教授諸生時郡學肄業數百人一日校藝以先生爲第一且相器重俾領袖學者崇寧五年以特奏名授汀州文學時年五十八調漢陽縣尉歷判嚴州紹興五年第三子寧止任權尙書戶部侍郎先生遂告老于朝自承事郎入遷至右朝請郎在漢陽時太守游酢雅聞其名禮遇甚厚且薦之于朝紹興九年卒于嘉禾郡舍年八十五先生于書無所不讀所論著多尤工于詩後進經其指教者無慮數十輩皆能有立從子一止從之學

茗溪集

茗溪師承

忠敏沈先生與求

沈與求字必先德清人及政和五年進士第授濮陽軍學教授改常州歷除侍御史上嘗從容言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對曰人臣立朝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安石于漢則取揚雄于五代則取馮道臣以是知其心術不正則姦僞百出僭亂之萌實由此起自熙

寧元豐以來士皆宗安石之學沈溺其說節義彫喪馴致靖康之禍汚僞賣國一時叛逆尙追典刑願明正其罪以戒爲臣不忠者在言路四年凡所論列不避權要頗忤時宰意累除參知政事遷知樞密院事卒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三十卷劉一止從之游踰三十年其卒也爲之狀其行

劉荅溪集

梓材謹案先生一字和仲卒諡忠敏見言行錄別集

龔氏門人

補忠公鄒道鄉先生浩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五

三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先生祭呂申公文云顧如某者頃在廣陵辱公青眼收之門庭豈徒應格薦其姓名每及人物猥賜題評是先生嘗及呂氏之門其序龔深之易傳則云某獲從先生游二十餘年矣

道鄉文集

立象以盡意伏羲之事也設卦以盡情僞文王之事也繫辭焉而盡其言周公之事也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則孔子與焉至孔子而所以盡利所以盡神于是乎盡矣孔子嘗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觀象而已未及象也而思已過半况并繫辭觀之乎雖然不能自師其誠心不足以觀繫辭不能觀繫辭不足

以觀易易乎易乎括繫辭而觀易者豈無其人乎吾未
之見也

繫辭纂義自序

浩嘗聞之於師曰誦孟子之書非難深明其意之所在
爲難深明其意之所在非難能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
而行之爲難昔孔子之門人如仲弓之有聞于仁則請
事斯語如子張之有聞于行則必書諸紳今孟子七篇
之所載非直孔子答問之際一二言耳學者或尙媿于
仲弓子張之賢則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其可
忽乎浩不敏敬受此言久矣願與諸君子共之勿徒誦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二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書明其意資以爲速化之術而已也

孟子解義自序

善乎韓子之言過曰非爲發于行彰于言生于其心則
爲過矣是以羣目之所不睹羣耳之所不聞君子慎之
仰天而不愧俯人而不怍君子樂之苟非君子則其過
惡未有不形于言行之閒者欲其不生于心其可得乎
雖然聖人未嘗深疾而遽繩之廣開自新之路以待夫
能自訟自艾而改其舊者焉惟其怙惡不悛聖人無如
之何然後不得已而棄之于不齒之域記曰或安而行
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嗚呼聖

人之心可以推此而知矣安而行之無過者也利與勉強則不能無過而能改之者也利而改之者牽于有所慕勉強而改之者脅于有所畏如其成功聖人不與安而行之者等焉則世之完人幾名氏耶冠雞佩玃之狂生安得爲孔門之高第射虎斬蛟之惡少安得爲晉室之名臣而孟子之受竊屨郭泰之畏犯法眞爲姑息爾嗚呼此非聖人之心也

許過齋記

惟親惟天惟親惟地覆育我躬德莫我議汲汲以報亦豈佗求權行乃心則知厥由惟身康強親喜而安惟身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二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疾疾親憫于顏矧惟此身其來有自自祖自考以至于此能欽愛身爲欽愛親祖考聽之何福不臻親壽而昌我戲于側念茲在茲敢忘朝夕

座右銘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云舞忠公道鄉集四十卷其子柄榘所編有李忠定公序道鄉立朝大節在諫立劉后論章惇二事史云先生受學程門而特嗜禪理詩文多宗門語居衡昭時古詩時似樂天格詩深穩與葉石林工力相敵北宋之魁也此案與學案可互參然以爲受學程門猶考之未審也

忠公奏疏

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視今日人材果有餘

耶果不足耶以爲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爲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風旨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于時變是皆不明義理之過也

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于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讐之異至于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概已察之必待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

附錄

晁景迂祭之曰蓋雲畜于石中雨爲天下之澤眾有望而不符君志又亦奚獲行路慟而此及我獨侘傺之劇

願惟北方之學不老隱而佛蹟敢出奇以新奇仁義自
乎開闢君每幼服而歡曰高論之如擲我方貽書以勉
此云何生死之隔

崔正言曰志完修潔有志行記覽該總援筆數千言立
就斯可畏者然自視如未足士有一善無貴賤必與之
交無遠邇必願收而取之

楊龜山序公奏議集曰道鄉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
名于時其爲人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睥然見子
顏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

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

張繹曰鄒某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曰君子
之于人也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

程氏
遺書

張南軒昭州祠堂記曰方其少時道學行義已有稱于
世晚歲益爲中外所尊仰而功不居其成講究切磋惟
是之從蓋嘗從伊川程先生論學而上蔡龜山皆其所
友也

高東溪贊正言像曰噫宋臣姦在古無有元符天子置

諸左右納君子惡疇其康救公奮不顧乃進苦口殺母
取子立雙廢后欺人則可欺天則不祖宗堯舜陛下桀
紂社稷存亡繫陛下手欲謝天下乞斬惇首乃引御衣
願終聽受今我來斯實公貶所拜公遺像幸生公後念
此後人厥顏胡厚

黃東發曰鄒侍郎諫立昭懷劉后得罪貶去田晝戒其
無以此舉自滿此又增人忠壯一等矣

潘庭堅題嶽麓寺道鄉臺曰坡仙不謫黃黃應無雪堂
道鄉不如新此臺無道鄉青山非其人山靈能頡頏一

宋王學禮遺

卷三十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落名勝手境與人俱香悲吟倚空寂臨眺生慨慷道鄉
不可作承君不可忘

困學紀聞

盛如梓老學叢談曰鄒道鄉曰多言不如寡言寡言不
如不言和緩而言則有條理而人不厭

謝子蘭祭鄒忠公墓文曰公遊程門游楊比肩慎獨之
學首得其傳孝于事親如曾如騫移孝爲忠口口兼全
又曰處困而亨斯文究研既釋論孟復解章編義文姬
孔龔牆見焉蔽日雲開暫脫迤邐再寵再辱愈磨愈堅

雲濠謹案謝氏龜巢稿有與鄒友鄒錫顯論合祀
忠公書云夫忠公程門傳道爲一代名臣且嘗以

義文周孔之易論孟之書發明妙理垂教百
世云云與祭文合似先生實受業程門矣

道鄉講友

陳先生師道

詳見廬陵學案

知軍田先生畫

田畫字承君冀州人宣簡公況之子仕爲校書郎知西
河縣與鄒忠公浩以氣節相激厲後知淮陽軍卒

姓譜

附錄

鄒志完除言官遣客見承君以測其意客問承君近讀
何書承君曰吾作墨子詩有知君旣得雲梯後應悔當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卷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年泣染絲之句爲志完發也答言于志完志完折簡謝
承君

元符閒監廣利門志完除言官承君見志完問曰平生
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志完媿謝旣而朋黨之
禍愈甚承君乃謝病歸陽翟一日報立皇后劉氏承君
曰鄒君不言可以絕矣又一日志完以書約承君會穎
昌中途自云得罪承君亟往志完具言諫立皇后時言
慙得罪二人留連三日臨別志完出涕承君正色曰使
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

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
志完茫然自失歎曰君之贈厚矣乃別去

建中靖國初承君入爲大宗丞宰相曾布欲收置門下
不能屈

簽判田先生述古

詳見安定學案

朝奉劉先生歧

詳見泰山學案

王先生回

別見元祐黨案補遺

曾先生誕

曾誕字□□晉江人宣靖魯公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生三與道鄉書勸力請復后道鄉不報及道鄉以言
南遷先生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其書旣出或以
比韓愈諍臣論仕亦不顯

宋史

縣令鄧先生弼亮

別見元城學案補遺

陳鄒講友

直閣黃隨緣先生策

別見元城學案補遺

程先生振

附子邁

程振字伯玉樂平人少有軼才未冠求師友四方入京
師游太學必秀出其輩類一時名士如張商英陳瓘張

廷堅鄒浩悉見之迎門崇寧三年車駕幸孔子祠見諸
生太學以高第補將仕郎除和州州學教授留爲辟雍
錄久之遷博士擢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路學事秩滿留
居東州五年奏立孟子冢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皆見
聽官至尙書刑部侍郎卒年五十有七蓋于書無所不
觀亦無所不學著義語及詩文七十餘卷子邁承務郎
傳其學汪藻少以同郡嘗登其門

汪浮溪集

陳鄒同調

補監稅唐先生廣仁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父愈喜儒士自充之五六歲時訓以詩書浸長使從學
于外

侍御鄒先生餘

鄒餘臨川人承議郎守侍御史當建中靖國時歷三院
御史以抗直敢言稱天下蔡京當國斥守南安軍遇疾
以卒先生與鄒志完陳瑩中江民表同時任言官其言
專以銷朋比開公道爲急云

鴻慶居士集

了齋同調

龍圖陳開樂先生師錫

陳師錫字伯修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傳聲及廷試
神宗擢爲第三元祐初東坡薦其學術淵源行己守素
議論剛正器識靖深德行追蹤于古人文章冠絕于當
世歷官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
御史詔索祕書圖畫先生言以唐山水代無逸爲監倣
改考功郎中出知潁廬滑三州坐黨論監衡州酒稅又
削官安置郴州卒年六十九先生始與陳了翁同論京
下時號二陳紹興中贈直龍圖閣

宋史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三五四明叢書

菊園刊本

附錄

周益公跋開樂居士與了翁論王氏日錄書曰陳了翁
以元符庚辰進士八月爲司諫雖論裕陵史不當用日
錄然多是王介甫而非蔡卞明年八月自都司出守海
陵開樂先生實遺以書其後了翁猶有合浦尊堯之作
大觀四年始因星變復上四明尊堯集及尊堯餘言痛
悔前作則此書爲有助矣

李幼武名臣言行續錄曰諫官御史專以犯顏嬰鱗排
擊姦邪爲職若論而不切則不能起人主之意辨之不

早則不能折禍亂之萌建中靖國初蔡京方爲翰林學士承旨雖明智之士未能知其必亂天下也公獨慨然論奏條其過惡章凡四五上而不已且曰若果用京則治亂自此分祖宗基業自此隳臣非自愛而憂之蓋爲陛下憂爲社稷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未幾京遽爲執政盡逐異己者固寵市權焚惑主聽握國柄者幾二三十年諫諍之路自此塞絕卒之夷狄亂養生民塗炭公之言始效于此可不謂先見之明乎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唐內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寶治亂所以分也仁宗寶元初圖農家耕織于延春閣哲宗元符閒亦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祕書省圖書進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爲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爲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心于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于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觀則明噫使徽宗能真其言于坐右則必能監成敗別淑慝矣以規爲瑱聽之藐藐而畫學設焉黍離麥秀之風景其

可畫乎

謝山箋曰南渡之初樓璘以耕織圖進攻媿之世父也璘官至揚州安撫

司戶林先生暉

林暉字公著鄞人韶州司戶大觀閒陳了翁寓于鄞先生獨厚之後徙謫他所問遺不絕建炎四年明州燬于兵先生未暇募舍宇首捐錢數十萬修理學宮且輟田五十畝爲養士費太守舉以風郡人

成化四明志

附錄

宋王忠文公遺

卷三十五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南山先賢殖德贊曰事親而孝與人而忠明于知德終始了翁紹興贊宇首捐萬金祀公于學天理人心

王先生慶長

附子鑄傳

王慶長逸其名義烏人少警悟強記憶從鄉老先生學爲文章志甚篤入京師爲太學生益勤弗懈及紹聖元年進士第歷知南康軍饒州嚴州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尋請老終焉其守南康也諫大夫陳忠肅璫貶居是邦先生慕義交懼情禮備至忠肅謂其有前輩長者之風與爲媿家卒年七十有五子長鑄知德清縣事次

儔嚴州司法參軍皆能世其家以孝謹稱

劉若溪集

道鄉同調

舍人林先生口

林口官中書舍人方維揚播遷繼以武林多故如風濤然天下寒心自先生一去天下翕然知尊君戴上曾不浹辰克翦大憝乾清坤夷宗廟如故天下公議謂是時微先生倡大義社稷幾殆大駕移狩東越復以舍人起先生頃之以選抗節番禺陞辭之曰上念曩節制詔進直龍圖以褒寵忠蓋元符閒正言鄒浩以諫獲罪遷新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三十四明錄書

約園刊本

州先士時爲太學諸生毅然出餞國門之外時謂自徐晦送楊臨賀以來數百年惟李師中送唐介與先生三人而已

胡澹庵集

程氏同調

梅先生執禮

梅執禮字和勝浦陽人家故貧幼又喪父其母胡教以讀書中崇寧五年進士第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爲詳定一司敕令刪定官俄遷九域志編修官累改吏部尙書旋改戶部金人犯闕勸帝親征泊失守金人質帝于營

邀金緡以數百千萬計曰和議已定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先生與同列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請罪儻望其求宦者挾宿怨語金帥帥怒呼四人責之答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于金緡何有哉願以比屋梏空無以塞命耳帥問官長何在振恐先生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帥益怒先取其副胡舜涉胡唐志姚舜明王俱各杖之而先生等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擗殺之先生通諸經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宋元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尤深于周易所著有文集十五卷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卽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謚曰節愍

浦陽人物記

附錄

初二帝再出先生力爭不從遂大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何以生爲母曰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宜剗心上報慎勿以老人爲念先生乃以其母屬兄弟云

梅氏學侶

劉先生滂

劉滂字德霖武義人自少誦說能屈其師與浦江梅執

禮同游學人士多傾下之號東梅西劉中大觀己丑進士第調新昌縣令蔡京與其祖爲布衣交先生至京師京曰吾故人有孫耶除詳定敕令所刪定官欲挽爲黨會常壞書詩屏閒京疑其訕己屬求其迹且遷官先生笑曰此胡爲及我哉京聞之不悅先生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建炎中上問人才于近臣學士詹義給事中汪藻舍人李公彥皆云滂可用用知建昌軍建昌舊守多懦夫威權不立兵習悍驕邀求無度先生至一以法繩之兵遂爲變先生及母妻皆死時年五十六朝廷既誅始亂者復用御史言褒先生爲朝請大夫官其一子先生好學善屬文與人交終始如一聞有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奪以及于難云

宋文憲文

宋文憲集補遺

卷三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先生敏中

雲濠謹案文憲此傳蓋本

汪浮溪所作先生墓誌

何敏中字元功浦江人自少學易恐飲酒廢事終其身弗御與梅執禮交甚洽每有疑難相與論定之郡縣察其賢將以八行及遺逸薦辭

金華府志

元祐之餘

補幕官夏侯先生旌

附錄

程氏遺書曰張思叔告伊川曰前日見夏侯教授甚歎服伊川曰前時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既問卻不管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詆介甫無緣得他覺悟

梓材謹案程子語蓋

先生舊爲新學者

平園師承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五

學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先生特

陳特益公之師也益公母夫人王氏爲擇先生使從之先生弟子以百數夫人一衣之華一味之甘輒命益公奉焉先生笑曰有母如此吾忍負之故教益公甚切云

周益

公集

梓材謹案益公集第稱先生

爲鄉人然其行狀則爲汴人

陸先生府

陸府字聖修太和人紹興庚申益公伯父寓贛川招先生居館下命子姪輩從其學

同上

了翁家學

陳先生正同

陳正同了翁子紹興十二年知常州了翁晚年益絕世念致一性命之學嘗著易說以遺諸孤先生以家藏刊于毘陵官舍

了翁易說跋

了翁門人

教授林萍齋先生彖

林彖字商卿仙遊人幼隨母鞠于外祖陳次升家以故得盡讀六經百氏之書多聞元祐名臣出處大節與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聖朝四庫全書 約園刊本

累朝典故後僑居真州又得事劉安世任伯雨陳瓘諸公而與任申先象兄弟爲忘年友奉母歸閩菽水盡歡母歿終喪不謀婚娶寓跡龍華寺法華庵傍所居軒曰聽雨小園曰意足日怡然于其閒處之四十年如一日乾道四年詔特與賜進士出身添差興化軍教授未一考而卒年七十自號萍齋

姓譜

州倅陳星灣先生墓

陳慕

雲濠案先生名一作彖

字必正星子人宣和進士少從陳瑩

中劉壯與蘇養直遊廉靜有守歷任州縣所至有政聲

及佐大藩或勸求郡不肯屈節歷倅洪潭明三郡以祖業遜兄初預寄居後山號星灣先生子準

南康府志

陳先生葵

陳葵字伯嚮閩縣人大觀四年釋褐初入太學試上舍優等蔡京籍元符中上書王定等十八人奏乞編置先生其一也謫居衡州三年雷震元祐黨人碑得釋還詔有司許依元考定甲分註官授樂清尉再調建州以了翁門人復爲京黨劾罷高宗卽位訪求元祐黨人胡世將孟庾宣諭福建以先生應詔授承事郎將作監丞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皇三十四明錄書

約園刊本

召對除諸王教授踰年又以趙忠簡黨罷歸先生屢遭躓蹶操尙不改時論高之

福建通志

知州蕭先生建功

蕭建功字懋德新淦人少好學嘗從陳了翁遊了翁器重之李朴被謫時貧不能自給先生爲之築室居之朴死先生以女妻其子李綱薦其操行堅正累官知衡州

姓譜

通直向先生沈

詳見武夷學案

曹先生輔

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第進士政和二年以通仕郎中
問學兼茂科歷祕書省正字自政和後帝多微行未還
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先生上疏極諫上得疏出示宰
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小官何敢論大事先生
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
也少宰王黼陽顧左右丞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先
生曰茲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
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已令吏從之受辭先生操
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四庫全書 約園刊本

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

楊龜山集
作柳州

六年不

得移怡然不介意靖康元年召爲監察御史歷御史中

丞不旬日拜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

後從二帝留金軍中康王次南京張邦昌遣先生來見

康王卽位使仍舊職未幾卒詔厚恤其家

宋史

粹林謹案先生一字子方樓攻媿跋其書稱其受
貶事且言其遊了翁之門楊龜山爲誌其墓云自
少刻意力學知名于時蒞官臨政所至有能稱著
有籟鳴集十五卷南行集十卷奏議十卷而深寧
謂自兩曹輔攻媿

合爲一人非也

黃先生流

黃沈字□□欽人也自號鹿谿生從學于陳瑩中黃魯直文字不凡每歎今時爲春秋者不探聖人之志但計數其後逐傳則論魯三桓鄭七穆窮經則會計書甲子者若干書侵書戰者爲幾皆繇漢二劉唐武平一啓其端是猶世愚者皆學佛而誦金剛經有一十三恆河沙三十八何以故

鐵圍山叢談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提要于趙氏春秋經筵云鹿溪生授受尙有淵源而持論業已如此蓋沿泰山之說也

朝奉張先生元幹 別見龜山學案補遺

宋元龜山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四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聞人先生宏

聞人宏字君度嘉興人朝散大夫安遠之子挺特不羣弱冠遊太學有名第進士授通判司法陳了翁貶台州先生願從遊乞改天台兵曹人高其誼後知宣城有善政卒判常州所著文集及中興要覽周官通解經史旁聞藏于家 姓譜

林先生嶠

林嶠

林氏講友

司戶任先生象先

舍人任先生申先

並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了翁私淑

學士吳湛然先生表臣

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簽樞徐師川先生俯

詳見龜山學案

劉氏家學

劉先生寧止

劉寧止字無虞行簡從弟登宣和進士甲科除太學錄

校書郎建炎初爲浙西安撫大使司參議改兩浙轉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判官苗劉之變先生自毗陵馳詣京口金陵見呂頤浩

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勤王除左司郎官

辭帝復位除右司郎官累除吏部侍郎知秀州卒先生

有文名慷慨喜論事乞禁王介甫日錄復賢良方正科

先生與行簡一止季高岑皆羣從帝嘗稱寧止忠一止

清岑敏云有教忠堂類稿十卷

宋史

劉茗溪先生一止

劉一止字行簡歸安人七歲能屬文試太學有司欲舉

八行先生曰行者士之常不就登進士第爲越州教授

李參政邴薦爲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紹興初召試館職其略曰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爲不慮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圖事耳如其不爲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是哉高宗稱善且諭近臣以所言剴切知治道欲驟用執政不樂除祕書省校書郎考兩浙類試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者同列皆患無其人先生出一卷曰是宜爲首啓號乃張九成也眾皆厭服遷監察御史上疏謂天下之治眾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君子雖眾道則孤小人雖寡

勢易莫不加察則小人伺隙而入以敗政矣又請以省記之文刊定頒行庶幾繩姦吏弄法受財之弊從之踰年而書成遷起居郎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祠部郎累擢中書舍人兼侍講先生居瑣闥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奏先生同周葵薦呂廣問迎合李光罷提舉江州太平觀進敷文閣待制又落職罷祠後八年請老復職致仕秦檜死召至國門以病不能拜力辭進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先生冲澹寡欲嘗誨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于自然唯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博

學無不通爲文不事纖刻詩自成家呂紫微陳簡齋讀

之曰語不自人閒來也有類彙五十卷

宋史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以先生爲孝叔族孫其所著書錄解題作非有齋類彙五十卷今四庫書目作茗溪集五十五卷又秦南澗甲乙稿有先生行狀以孝叔爲伯祖則從孫非族孫也

茗溪文集

余惟不言人或以我爲簡余惟多言則懼取謗而招譏嗚呼其危矣哉余將處夫言與不言之閒日加思而已

箴言

輕動易舉事或失所利害在人怨汝胥汝擇焉而動動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失職君子是怙小人是疾則將奚處口曰勿恤

動箴

雲濠謹案先生跋許公墓帖後云司業許公在大學時某爲諸生實相先後因獲從師德游公行義文學一時宗師非但鄉里後進如某者知敬慕而已許公不知其名師德不知其姓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茗溪劉氏云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愚謂小人道消嘉祐是也小人道憂元祐是也

劉氏門人

江先生寓

江寓字仲宏開化人朝請郎拱之壻也數歲而孤自念其母以己爲命益致志于學未冠遊太學其文粹而雅實深于經累舉于禮部乃不得志歸以所學教授弟子以養其母且訓其子爲孝爲忠言皆可則初奉其母居儀真後遷居吳興以特恩試授登仕郎調貴州推官以母老改除監通判支鹽倉調金壇縣尉位雖卑有憂民之心云

茗溪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聖九四明館書
約園刊本

道鄉家學

補州守鄒先生柄

附錄

權給事中出守台州行其所學類多善政莊外敏中與人不苟合前後奏議論列天下臆之人

道鄉門人

王先生綱

王綱字振仲其先自閩徙穀城元符進士通判徽州卽解印綬歸求深林密谷居之人望其儀溫然知其爲德

人也平生無忿恚稱長者以子之望參知政事贈太子

少傅 姓譜

梓材謹案王梅溪志先生墓云公幼讀孝有立及長克家力學時余公幹鄒公洁相繼教授郡學公往從之勤苦絕人其業日進鄒公尤賞之遂爲高弟是先生固忠公門人也

太學蔣先生漳

蔣漳字彥回零陵人少辭家入太學旣無遇棄而歸隱黃山谷在宜州病革先生往見嵩山谷委以身後事及卒爲棺斂具舟送歸鄒道鄉謫永州先生從之遊道鄉有昭州之行又爲經紀其家 姓譜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辛酉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程氏門人

汪先生藻 別見士劉諸儒學案補遺

侍御家學

鄒先生陶

鄒先生陔 合傳

鄒陶字志新宜黃人侍御餘子侍御素貧不治生產旣沒于南安無田廬以歸先生廉介有父風晝躬耕夜讀書雖鄰里莫見其面恭儉好禮粥書數千卷迎師教子揮金發粟無所計弟陔字志南宣議郎 鴻慶居士集

鄒先生宗譽

別見士劉諸儒學案補遺

伯修門人

奉議汪先生喬年

汪喬年字房孺上饒人天性敏悟又能刻厲于學在崇寧大觀閒雖以習一經應試而徧觀他經及諸子歷代史記往往浹洽規摹古人作爲詩騷蓋不專于舉子之業會陳御史錫來居于信先生獨知所愛重朝夕敬請陳爲言前輩出處大節學問文章本末甚悉益得以考正焉紹興五年以特奏名進士對策擢第一歷池州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至四明叢書

符園刊本

建康府饒州教授自左迪功郎累轉左奉議郎接納後來訓誘不倦四方游學無所歸者病則臨視療治死則任其後事以爲常聞人之過如不聞得人一善則稱道不容口有文集七十卷

汪玉山集

司戶家學

善士林先生碩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舍人門人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

詳見武夷學案

胡氏家學

胡先生汾

胡汾餘姚人沂之弟慕好亦如其兄

劉茗溪集

胡氏門人

補承務孫雪齋先生介

附錄

先生之學本末有序始終可考以先聖爲師著曰拜先
聖文永感悲思每巨誦孝經一通著曰誦孝經賦不賦
佛老不詔鬼神不好祿祥不事方術不信陰陽地理之
書著卜葬說慕司馬溫國公未嘗妄語

宋先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幼學于定翁定翁沒持心喪編其嘉言善行曰胡氏賢
訓

葉水心賦世友堂詩跋語曰雪齋居餘姚燭湖上安貧
樂道終身不願仕有古人之節

司馬述序燭湖集曰述在海陵時嘗升堂拜雪齋老先
生見手編家庭唱酬集父子兄弟自爲師友讀之使人
起敬

劉氏門人

補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

梓材漢策先生跋李先之禮記義云子幼於公族
人養素處士學手自鈔寫是先生嘗爲李氏門人
又美李雁湖狀先生行實稱其澹于聲色獨嗜書
加飢渴已老手校文苑英華一千卷又與同志取
歐陽公集反覆釐正之遂爲善本又云公有省齋
文稿四十卷玉堂類稿二十卷平園續稿四十卷
詞科舊稿三卷掖垣叢稿七卷政府應制稿一卷
歷官表奏十二卷奏議十二卷奉詔錄七卷承明
集十卷辛巳親征錄一卷壬午龍飛錄一卷癸未
日記一卷閒居錄一卷丁亥游山錄三卷庚寅奏
事錄一卷壬辰南歸錄一卷思陵錄二卷玉堂雜
記二卷二老堂詩話二卷二老堂雜說五卷玉蕊
辨證一卷樂府一卷
卷書稿十五卷

雲濠謹案先生行狀云幼孤母夫人宗氏課公誦
書每至夜分聞泝人陳持之賢使公從之樓攻媿
爲神道碑云從泝人陳
持學泝卽泝之本字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益公語

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家其可使讀
書種子衰息乎

平園類稿

時不否則不泰道不晦則不顯天啓藝祖生知文武取
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
立教爲事列聖相承治出于一揮毫者知尊周孔游談
者羞稱楊墨是以二百年閒賢豪踵武其大者固已弱
翼六經藻飾治具而小者猶足以吟詠性情自名一家

蓋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
明道之辭古熙寧元祐之辭達雖體制互異源流閒出
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嗟乎此非唐之文也非漢之文
也實我宋之文也不其盛哉 皇朝文鑑序

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世以爲牛犁起于
三代予謂不然牛若常在畎畝武王平定天下胡不歸
之三農而放之桃林之野乎考周禮祭天之外以享賓
駕車犒師而已未及耕也不然牽以蹊田正使藉稻何
足爲異乃設奪而罪之之喻耶在詩有之載芟載柞其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孟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耕澤澤干耦其耜徂隰徂畛又曰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以明竭作于春皆人力也至于穫之積之如墉如櫛然
後殺時惇牡有捄其角以爲社稷之報若果使之耕曾
不如迎貓迎虎列于蜡祭乎厥後王弼傳易以爲稼穡
之資宋景文公祁闢之曰古者牛惟服車書肇牽車牛
易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牛耕蓋本賈勰齊民要術予
謂輔嗣固失矣賈氏及景文亦未爲得也按論語子謂
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此聖
人格言也蓋犁田之牛純雜牝牡皆可祭牛則非純非

牡不可故曰駢且角也注疏乃以犁爲雜色駢爲赤純色角爲周正近世諸儒並從此義今觀周禮牧人時祀牲必用牲牲純色也外祭毀事用犛犛雜色也是則純雜之辨也封人設其楅衡魯頌夏而楅衡白牡駢剛是則言角之意也竊疑耕犁起于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犁牛之言而弟子冉耕字伯牛彼禮記呂氏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序俱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大率在秦漢之際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犁其一牛費省而功倍爾易傳出于魏晉

第見牛耕不復考其初而賈公彥考工正義遂謂起于後漢其失尤甚然則山海經果荒誕歟曰班固藝文志山海經十三篇而劉歆所校凡三十二篇定爲一十八篇固已不同歆又云出于唐虞之際今考史記以不窋爲稷子譙周曰謂世代不合况叔均乎

曾氏農器譜序

予觀周禮雖分六職而小宰以官府六聯合邦治每措軍旅于祭祀賓客大事之中司馬名爲治兵多及坐作進退而徒役旗常車甲之屬散于六官大師用眾之禮乃在宗伯後世趨便一時古制遂亡人徒知井田一壤

爲四民之害而不知興衰治亂舉出于兵此邦家之害也人徒以開阡陌罪秦而不知變內政以作俑者齊也蓋古者卿大夫家曰百乘諸侯國曰千乘天子則曰萬乘始于四邱爲甸甸有戎馬有兵車有牛有甲士有步卒是以師田其務文武同方漢承秦後兵農幸未全分如欲復古猶易爲力至武帝窮師黷武加以橫斂其又奚言國不足于兵將每難其人有自來矣予故因漢氏之失策及先王之遺意使學者有考焉

漢兵本末序

君子之著書也有心于勸戒而無意于好惡然後可以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五十四野叢書

約圖刊本

施當今而傳來裔

皇朝百族譜序

天子五門諸侯三之禮也綿之詩曰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是時古公居岐爲商諸侯故鄭氏箋云諸侯之宮外曰皋門朝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加以庫雉其義昭然先儒釋爾雅亦引周禮注天子諸侯同此三者惟毛氏因戴記明堂位言魯以庫門爲天子之皋門雉門爲天子之應門遂謂天子郭門爲皋正門爲應而侯門當名庫雉與鄭矛盾孔穎達無所折衷旣言鄭以皋應自是諸侯正法又云名之曰庫雉制之

如皋應制二兼四特褒周公以傳毛氏予謂詩經聖人所刪記出漢儒之手古公非王也子箋有取焉或曰魯史書雉門禮也曰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春秋之際諸侯僭王大夫僭諸侯兩觀猶僭庫雉可知經因災以示貶耳書亦言應門何也曰在周爲王門在岐爲侯門鄭氏因謂天子諸侯之所同復何疑焉

廣德軍重修譙門記

造舟爲梁文王初爲西伯創物之智也人至于今賴之漢儒著爾雅乃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至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舟庶人乘桴是說也謂辨尊卑可也河橋何與焉郭璞旣誤以爲周公之言孫炎又從而爲之辭其失詩雅之旨遠矣

安福縣重修鳳林橋記

夫艮止也其象乃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君既有得于此子固無以伸其喙雖然剛柔者立本者也所以況卦總主一時之事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所以況爻就一時之中而趣其所宜之時焉是道也豈特艮而已自乾至未濟諸卦皆然夫惟君子而時中然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歐陽唐史時庵記

每見近世學士常患無師友可以講學然聖如孔子賢如孟揚或師弟子問答或著書立言傳道解惑無餘蘊矣使吾徒生于其時親炙有數根器有限未必得如今日讀其全書之爲深切著明也亦在乎潛心而已矣

與太

和陳善秀才書

學必有宗一卷之書道德性命之理皆具通于一以貫眾妙則力省而功倍退之謂孟子之傳得其宗有所見也太史公乃云儒者博而寡要彼其父子病多愛多愛必寡要白尤則可以此厚誣儒者其可哉

與謝堯仁書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五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觀嘉祐以前名卿賢士雖未嘗極談道德性命而其踐履皆不草草熙寧以後論聖學者高矣美矣迹以行事往往未能過人者至于近世抑有甚焉雖其間真學實能固自有人然而上智常少中人常多深恐貪名棄實相率爲僞其害有不可言者且孔子善誘不倦而二三子猶疑其有隱則其誨人固有先後未嘗一概語以極致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學者進德亦有次第未敢遽以聖賢自期也

與張欽夫左司書

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道相傳見諸行事所謂師弟

子之說固不必論惟孔子繼世後聖有作無時無位折衷六藝授之門人固嘗自謂文不在茲乎而終有天喪予之歎者以顏子既死曾子晚方傳道其餘則所得未深其器未大也馴于戰國異端浸起獨孟子能因師說謹續不傳之緒然諸子百家已復并行道術自是分裂至秦遂一掃而空之漢諸儒稍習六藝之文而不知明聖人之道專門名家互相矛盾凡道德性命之理仁義禮樂之具視之蔑如又其次也雖訓詁章句猶且前無所承後無所授況其上者乎韓退之晚出于唐頗以師道自任終亦莫能救也天啓聖朝世與道興上而元臣大老信此道以覺斯民下而先師宿儒進此道以覺後覺然後人知聖賢事業本非空言閒有操持或謬趣向或僻者相與辭而闕之縱未能盡得周孔之傳其視歷代從事未流失其指歸者固已不同乖離千載庶幾復合茲非師友淵源之效歟

籍溪胡先生墓表

予觀易首乾卦而以元亨利貞爲四德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蓋和于義乃得其義可以利物也禮記大學亦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小人反是然則合義利

而言之斯不易之論也獨孟子告梁惠王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截然判而爲二蓋戰國之君知以利爲利不知以義爲利所謂易經大學彼惡能知辭而闕之時不同耳

澹庵李君墓誌銘

自古推尊孔子莫如孟氏既答公孫丑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又引宰我子貢有若之言曰夫子賢于堯舜遠矣生民未有句宣至再三蓋然之也趙岐乃謂前聖不得相踰門弟子之言太過豈知孟子之意哉及唐韓愈謂天子至郡邑通祀孔子北面拜跪禮踰社稷被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子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堯舜雖得其位而不得常祀社稷雖得常祀而無天子北面拜跪之禮故云不得位而得常祀無盛于孔氏是爲遠過堯舜之效然後孟子之意明矣某竊謂虞賓三恪隨運推移孰有世世襲封如衍聖公者城陽蒼梧間置守冢孰有廟宅世祀萬乘臨拜如孔林者以此推之將歷千萬世與天地相爲終始何但生民未有而已

至

聖文宣王三十八代孫孔仲良唐貞元以後告身石刻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理也載于易繫辭雜書于禮經三代時佛教未入中國儒者于啓手足之際往往

不辭此理素明也及漢晉以後釋教始行乃謂欲達死
生之理非潛心釋氏不可故好之者心溺攻之者辭費
蓋亦反其本而已 題李彥平遺書後

附錄

孝宗初御經筵公奏經筵非爲分章析句欲從容訪問
裨聖德究治體

除祕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草制上改竄
其末引漢宣帝事公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
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
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于公孫弘蔡義韋賢號曰
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
眞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

爲御試詳定官屢乞去上問文士可代者聞呂祖謙能
文公謂翰苑須用有學問者祖謙涵養既久習知典故
史院甚得其力不但文字之工也

權吏部侍郎奏言人主無職事惟在察臣下邪正凡輕
于任事速于求售者必至敗事若疑儒者不足用而專
用才臣口既累年其效可睹唐太宗之臣卽隋之臣藝

祖之臣卽周之臣非前愚而後智顧人主用之如何耳
兼太子詹事嘗論用人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中人惟上
所御爲官擇人則引中人爲君子爲人擇官則引中才
爲小人

孝宗謂王藺論事頗偏公奏藺雖稍過然汲黯在朝淮
南寢謀盡言而不顧身帝之左右豈可無此等人況以
獻納爲職若上下相蒙非國之福也

嘗建三忠堂于鄉謂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邦父胡忠簡
銓皆廬陵人公平生所敬慕爲文記之蓋絕筆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空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倪齊齋祭文曰公生廬陵繼六一公士論推尊異世而
同惟公之德粹然謙恭玉山珠淵清明內融惟公之才
用而不窮出入屏毗應變從容惟公之學源渾流洪九
流七略靡不究通惟公之文旨奧詞雄眾體兼備三代
同風奮身紹興厥聲摩空晉值螭坳寢膺顯庸隆興乾
道風虎雲龍明良遇合千載一逢旣于淳熙治盛功豐
公于是時蔚爲儒宗乃掌帝制勒崇垂鴻乃陟文昌獻
納輸忠乃侍講讀乃翼儲宮遂登廊肆開府西東聚精
會神志合謀從遂正台鼎輔相彌縫密贊親侍勳業愈

隆紹熙初政鉅疊規重退而分陝初不言功慶元告老歸從赤松優游綠野名壓岱嵩皇恩渙渥進階累封巋然四朝善始以終天不憖遺夢奠告凶遺奏上聞震悼宸衷飾忠節惠哀榮兩崇

樓宣獻爲神道碑曰嘗竊謂公初入禁林自謂所慕者惟陸宣公歐陽文忠公公之始終絕似二公者無事不言無言不盡而卒至大用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既不愧于宣公而得時遇主無返仇人言之患文忠晚居于穎望隴岡而不得歸公乃優游平園使里人矜式是兼二公之美而又無遺恨者也

宋光緒集補遺

卷三十五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奉敕撰忠文孝德之碑曰孝宗在位二十有八年公實相爲終始其中以十年出入翰苑時方承平極鋪張揚厲之美以十年輔政秉鈞盡輔贊彌縫之妙兩以逆折姦鋒深忤上意事定言驗得眷愈隆致身元宰出處爲時重輕幾無纖瑕微類之可指文章則追配作者論議則究極古今風度如張九齡諫謨如崔祐甫宋廣平之守文杜如晦之善斷公幾兼之乃所願則尤切切于陸宣公歐陽文忠此非臣之私言也

田先生亮功

田亮功廬陵人鄉貢進士嘗及鄉先生劉若川之門益

公集

平園學侶

劉先生人傑

劉人傑字德萬新淦人乾道九年周益公被命起家守富沙將趨朝道過臨江先生訪之講賓主始相見禮已出書袖間累數百言陳古聖賢出處之誼孔子孟子于其君大夫辭命或應或不應者假爲問以質自是不復見程侍郎使江西求門下士于益公遂以先生對程于許予人不假借問以書稱德萬甚善與論經史今昔往復不已及于鄉部公事宜奈何卽不答云

周益公集

李先生勝

附門人劉賓之

李勝字祖文益公之故人也力學能文詞然狷介少許可嘗著章貢志郡有大家事實當書而丐婉其辭者正色拒之由是獲怨謗弗卹也門人劉賓之祖文極道其孝于事親與人交重氣概不幸齎于壽云

周益公集

許先生凌

附門人張斗南

許凌字志伯益公之友也其高第曰張楠字南叔後改名斗南而字如初監郴州酒稅敏達和易喜從名勝遊臨江何居仁有送鄉人張孝子序

周益公集

元祐續傳

袁先生說友

袁說友字起巖建安人流寓湖州登隆興元年進士嘉泰中官至同知樞密院參知政事卒先生學問淹博文章有元祐遺風其遠慮嘉猷深爲魏鶴山推重輯成都文類著東塘集

南宋文範作者考

東塘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奎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大夫之氣節養之則銳挫之則懾方其銳也雖有斧鉞之誅而不懼方其懾也雖誘以爵賞而不爲惟養之于無事之時斯可用于有事之際無事之時苟不先有以養之欲其用于有事之時難矣

論養士大夫氣節疏

先儒之論以簡易不易非聖人作易之妙旨繫辭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履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和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凡此皆變易不窮之義顧豈簡易所能盡耶

陰陽變易而成萬物日月變易而成四時此變易之見于天道者然也消長變易而成治亂情僞變易而成利害此變易之見于人道者然也在天之變化則有神化以運其妙造在人之變易則有明主以成其全功

以上講易疏

星灣家學

陳先生準

陳準字正臣星灣慕之子以父蔭補官年五十卽掛冠

號清隱

廬山志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五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先生秬

附子畦

陳秬字成和準長子仕爲楚州倅子畦字子從爲南漳尉調靖州推官魏鶴山奇而薦之不就以通直郎致仕

三世皆盛年納祿云

廬山志

陳先生秬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茗溪家學

劉先生林宗

劉林宗長興人汪浮溪爲作養浩齋記云子劉子先君子以直道事三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雷霆作于其

側震風凌雨交于其前未嘗少降色辭卒以是貶死不
惟不悔而將終又以養浩然之氣屬其子故子劉子以
名其齋又云子劉子年二十餘家苕溪之上有屋數椽
先疇數百畝父書千餘卷居其屋食其田讀其書惟聖
人之道是求先人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也非其人不
交也積之歲月庶幾其常浩然乎然則浩然之氣何以
見之夫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是八者皆足以入吾胸中
而爲吾浩然之寇今子劉子年甚富氣甚銳方出游乎
萬物之間其亦慎所擇哉苟明乎所擇而先有以待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異時立乎朝廷之上正色乎人主之前招之不來麾之
不去決是非邪正于立談使人皆曰劉氏有子則浩然
之氣見矣

汪浮溪集

梓材謹案先生蓋苕溪之子韓南澗爲苕溪行狀
云男二人澹右宣敘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懿右承
務郎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
幹辦公事未知誰爲先生也

苕溪門人

韓南澗先生元吉

詳見和靖學案

提刑韓先生元龍

韓元龍字子雲其先真定人後徙宣城少師維之元孫

也以蔭補官仕終直龍圖閣浙西提刑先生性醇孝未嘗輒去其母與弟尚書元吉友愛甚篤俱以文學顯時以比坡頴云

姓譜

趙先生善繼

趙善繼宋宗室權知秦州軍州事從苕溪遊

苕溪集

孫氏家學

鄉貢孫先生應求

孫先生應符

合傳

孫應求字伯起餘姚人雪齋先生之長子也鄉貢進士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仲弟應符字仲潛讀韓文公靚靚詩因借其韻爲咄咄篇以自警雪齋作欣欣篇以次之先生亦次韻作皦皦篇以見志雪齋序曰予生三子自昔嚴訓幼者方效一官長仲分寓他館所學均日進心以爲喜云

孫燭湖集附編

附錄

孫鴻慶挽孫應求承事曰棣萼聯華滿故枝蘭芽競秀藹春非荊州刺史馮熊去吳市仙人跨鶴歸漲綠一支分柏隴遙蒼百疊擁松扉儀型故有丹青在想像平生果是非

孫氏門人

李先生友仁

父揚伯

李友仁字叔文餘姚人父訓武郎揚伯字文仲延致雪齋于家塾每同講繹聖賢言行常大喜敕先生惟雪齋聽先生尤樂親雪齋雪齋謂得李氏父子爲知己後訓武遠宦先生持家雪齋有書勸戒必寶藏之而終身敬誦之雪齋之喪縞冠送哭甚哀

孫燭湖集

平園門人

文節倪齊齋先生思

詳見橫浦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著作李先生屋

賢良李先生塾

並見涑水學案補遺

曾先生三異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周先生雲

王三松先生子俊

並見趙張諸儒學案補遺

架閣侯先生世昭

侯世昭廬陵人尙書刑工部架閣游周文忠楊文節之

門

吳文正集

彭先生惟孝

別見兼山學案補遺

許先生介之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補遺

知軍曾先生槐

附弟棧

曾槐字仲卿番禺人幼能屬文經史皆手編帙從遊周平園楊誠齋之門弟棧亦力學脩行執經者踵門適大比兄弟聯薦充貢者八聳勤州里淳熙戊戌紹熙庚戌科伯仲先後登進士第先生累得本路憲幹時廣帥張鑿合諸司列薦有曰文學行義斗南一人歷除司農寺簿兼署太府丞攝監察御史出知桂陽軍調漢陽軍力丐歸誠齋以書勉之曰有自祝融湘江來者皆能談仁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上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聲義實至于毋憚大吏發擿巨貪解印夜遁徙本朝懸檄尉曹將吏卒窮追之于部縛之以歸坐之嘉石聞之公車此尤卓詭絕特之舉近世之所未見而絕無老夫所卻立而不敢者也遂以石刻之于郡齋先生稟資剛介不與時俯仰故仕止郡守官止正郎自號肯齋有省齋文集及桂水續集行于世

廣州黃志

蔣氏續傳

太學蔣先生存誠

詳見慈湖學案

蔣先生曉

蔣曉字堯臣奉化人第淳祐七年進士作邑有為文勁正閱唐金石刻最多故其文似之以將作監主簿終善威儀魏坐終日不倦所言皆唐宋遺事

寧波府志

蔣監簿語

按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于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會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

宋元學案博覽卷三十五

主四明叢書

國刊本

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歟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之可稱趙岐注亦止稱王也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止說齊王蓋嘗考究古史通鑑少誤近世師儒援爲王留行事有謂區區齊宣不足爲聖世道說者遂亦誤指伐噲爲齊宣王事

黃氏日鈔

韓氏門人

知州李先生兼

李兼字□□宣城人朝請宏之孫謹厚好學從韓子雲

游嘗官迪功郎進監縣丞

南澗甲乙稿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云博學工詩揚萬里
推許之知台州簡重有清操旣卒民爲巷哭罷市
又載其跋陳古靈勸學文言爲州之二年始克以
斯文鏤板傳示學者云云則先生亦古靈續傳也

鄉貢門人

孫先生勉孫

孫先生翁孫

合傳

孫先生衍孫

合傳

孫勉孫翁孫衍孫餘姚人燭湖稱其問學有結盞燭湖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五

七十一 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伯氏嘗館其塾二

孫燭湖集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五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六

目錄

紫微學案補遺

滎陽家學

補 呂先生本中

李氏先緒

李先生葵

紫微學侶

劉先生子翬

詳見劉胡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先生口

紫微家學

補 呂先生大器

補 呂先生大倫

倉部講友

張先生志行

紫微門人

補 林先生之奇

補 李先生檇

補 曾先生季狸

補 方先生疇

補 方先生豐之

曾先生獬父

柴先生淵 別見龜山學案補遺

陳先生從古

晁先生公慶

范先生願言

陸先生游 詳見荆公新學略

宋元學案補遺目錄

二 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樊先生世顯

三山學侶

補 黃先生樵

林李同調

黃先生石

拙齋家學

補 林先生子冲

拙齋門人

林先生謨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補倪先生淵

倪氏家學

倪先生驥

倪先生用宣 附師張安國友康伯齡

倪氏門人

補楊先生維楨

鄭先生汝原

河南王子孛麟先生口

鐵崖學侶

空齋案補遺 目錄

三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楊先生維翰 附師陳東昇馮樞西

鐵崖講友

呂先生良佐

鐵崖同調

余先生日強

周先生閻孫

貝氏師承

黃先生口 附兄午山從子地

栲栳師承

厲先生元吉

鐵崖門人

宋先生元僖

貝先生瓊

張先生憲

趙先生信

合傳

申屠先生衡

殷先生鑑

附弟壁箕

朱先生帝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先生學暨

吳先生復

蔣先生元

陳先生良能

附師吳叔異

魏先生德剛

附師應之邵

孟先生季成

附門人曹元模

謝先生鈞

張先生汝霖

韓先生奕

夏氏續傳

李先生公凱 別見東萊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五

四明叢書

約四百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六

後學 鄧王梓材 同輯
慈谿馮雲濠

紫微學案補遺

榮陽家學

補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呂舍人語

大抵後生爲學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一行一住
一語一默須要盡含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
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六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令精熟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徧字字句句須要分明
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徧須令成誦不可
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
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
從之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規戒者朋友
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

童蒙訓

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
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

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誌取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爲善之意

梓材謹案官箴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條事君如事親條後生少年乍到官守條當官者先以慕怒爲戒條同僚之契條當官處事但務著實條小學外篇並引作童蒙訓四庫全書著錄童蒙訓三卷提

宋學案禮遺

卷三十六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要稱其北宋故家及見元祐遺老師友傳授具有淵源故其所記多正論格言大抵皆根本經訓務切實用于立身從政之道深有所裨中間如申顏李潛田腴張琪侯無可諸人其事蹟史多失傳賴此猶可以考見大略固不僅爲幼學啟迪之資矣又著錄先生詩集二十卷

紫微遺文

佛之爲說與孔子異乎不異也何以知其不異也以其爲效知之孔子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也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矣而佛之教由戒生定由定生慧蓋與大學之說無異者孟子以萬物皆備于我反

身而誠樂莫大焉而佛之說以天地萬物皆吾心之所見山河大地皆吾身之所有正與孟子之說同吾以是知佛之說與孔子不異也然而區區施設則有若不同者世人惑焉而生異論竭智畢精以相攻詆而卒不測其要則不知其所以異者迹然也雖然迹安所自出哉此非默識心通實至此者不能知其實然也彼方且從事于文字言語不揣其本而欲判其果同與異則亦異口矣雖然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自佛與孔子使學者知所先後皆然不有不思而得無爲而成由思至于無思有爲至于無爲然後爲學之正有意于善者不可忽也

淨梵院記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六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此卽謝山序錄之所謂溺于禪者也

附錄

寄臨川學者詩曰我思臨川居欲往意未慊每懷二三子歲月多在苒後生慎所習譬若絲在染未須極軒昂且欲就收斂舉動思古人此志豈不遠才雖有高下事亦要強勉願爲江海深豈作盆盎淺又曰世人爭錙銖未語色已變居然面頰赤自處亦已賤寧知烈士胸臆

自有志願一介不妄取萬鍾吾已倦古人有伯夷名冠
太史傳又曰見人輒有求所以百慮非但能守簞瓢何
事不可爲愚夫飽欲死壯士固常飢出門萬里途其亦
慎所之又曰莫惜一日勤而忘終身憂農夫力耕作其
必望有秋目前不鹵莽久亦有倍收少年不努力長大
復何求

又效樂天體送范十八歸江西曰與君此別重依然再
得相逢又幾年無使人言長似舊況教人道不如前窮
通軒輊皆由命貴賤高卑絕是天只有終身全屬我少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六

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遲留處卽加鞭

劉屏山挽先生曰粹美元功異風流相國傳有文光聖
道無物累心淵侃侃當春氣堂堂忽逝川東萊一點秀
冥漠楚山邊其二曰皓首猶貪學謙虛德益豐潛神無
朕際悟物不言中雖處持荷貴常安粹茹窮笑談驚委
蛻儒事有英雄

林拙齋記問曰呂舍人少年時有詩春盡茅簷深著燕
日高田水故飛鷗蘇頌濱見之曰此人異日當以詩名

天下

厲益公跋舍人帖曰紫微呂十一丈在政和初春秋鼎盛且方崇尚王氏學以蘇黃爲異端而手書立身爲學作文之法乃如此其師友淵源固有所自而特立獨行之操誰能及之近世謂以詩名家是殆見其善者幾耶

朱子曰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

雲濠謹案宋史藝文志載先生春秋集解十二卷又呂祖謙集解三十卷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春秋集解三十卷係內府藏本提要以舊刻題呂祖謙撰爲誤以陳氏書錄解題明載是書爲先生撰也提要又云直齋言是書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而採擇頗精全無自己議論以此本考之亦合又言呂氏嘗撰江西宗派圖又有紫微詩話皆盛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六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于世世多以文士目之而經學深邃乃如此林之奇從之受業復以其學授祖謙其淵源蓋有自矣又案先生嘗學山谷爲詩故作江西宗派圖云

朱子跋呂舍人帖曰呂公之言所以發明講道修身之法詳矣學者審其先後緩急之序而用力焉其入聖賢之域也孰禦

陸放翁序其集曰公自少時既承家學心體而身履之幾三十年仕愈躋學愈進因其暇盡交天下名士其講習探討磨礪浸灌不極其源不止故其詩文汪洋閎肆兼備眾體閒出新意愈奇而愈渾厚震耀耳目而不失

高古一時學者宗焉

陳鵠耆舊續聞曰呂紫微云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作文魯直之作詩蓋盡此理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呂居仁雜錄曰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本魏李秉家戒

周密浩然齋雅談曰東萊呂舍人贈林少穎李迂仲詩云常聞安身要其本在無競自注云王輔嗣易解云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福則辱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六

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此格言也

李氏先緒

李先生葵

李葵字襲服口口人黃石圯老教授福州聞先生與李栢林之奇爲眾推服卽走其家備禮延致呂太史祭林宗丞少穎文所謂二李伯仲蓋先生之子栢樗也

困學紀聞

紫微學侶

文靖劉屏山先生子翬

詳見劉胡諸儒學案

王傅巖先生口

王傅巖起樂齋紫微爲之詩云人生各有樂所樂故不同吹竽與擊缶同在可樂中孰能識至樂不計窮與通顏子在陋巷肯憂家屢空朝從聖師遊暮歸無近功忽然若有合此樂固無窮當時二三子因之開蔽蒙王君百世下久已聞其風端居有遐想客至聊從容四壁倚蓬蒿萬卷精心胸回視世所求天道連西東此樂旣不遠欲往吾其從

紫微詩集

紫微家學

補 倉部呂先生大器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六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陸放翁跋呂伯恭書後曰紹興中某從曾文清公遊公方館甥呂治先日相與講學治先有子未成童卓然穎異蓋吾伯恭也

補 奉議呂先生大倫

附錄

汪玉山記豹隱堂曰東萊呂君時敘紹興十五年丞于武義縣冬十二月因農之暇日取官之棄材築堂于廳之西未旬月而成公事之退以與兄弟講習道義于其

問

又曰惟呂氏之學遠有端緒蓋一出于正爲世師表者相繼也而時敘兄弟實謹守其所聞凡眾言之是非若觀火矣持是而往所謂孰能禦之者歟

倉部講友

張先生志行

張志行字公澤東陽人東萊老人同筆硯友也幼入右庠言動不苟禮度不愆見者莫不敬而慕之居常閉戶讀書默誦六經融洽書史期得聖賢意旨之所在爲文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六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揮毫立就追配古人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就殿試灑灑數萬言直陳時政得失當時執政者深疾之遂自遵晦力學砥行務爲大儒歸隱東陽子多從學焉嗣乃建祠堂于託塘闢終慕堂于公山立書院以延未學置義田以惠宗姻設勸節田以勵風俗時浙東宣慰使朱昇薦于朝與崇安劉勉之同時被召徵書前後凡三至不就賜號冲素處士所著有易傳撮要四卷涉史略二卷覆瓿集饒紙翁傳謝賜號表辭舉八行詩東陽十勸等歌皆有裨于名教者卒年七十有七

呂東萊集

紫微門人

補
提舉林三山先生之奇

梓材謹案先生祭陸亦顏文有念疇昔搗衣函丈之問有琢磨切磋之益是先生亦陸氏門人也梓材又案平陽縣志林之奇字偉卿紹興進士授靜江教授著史評千餘篇與先生同年同姓名俱有聲文學云又案先生淳熙三年卒年六十有五方桐川跋魏鶴山周易集義有爲臨川陸學永嘉葉學三山林學者不可與談易之說三山似謂先生

少穎書說

自萬世常行之法言之謂之五典自設而爲教言之謂之五教其實一也洪範不協于極不罹于咎曾子固曰若狂也肆矜也廉愚也直之類此說是也狂也矜也愚也所謂不協于極也肆而不蕩廉而不忿戾直而不詐所謂不罹于咎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六

九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博士云夫所以曷歸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子懷之悲虐民而民仇之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萬姓仇子所宜憂所宜愧皆太康而五子任之以爲己事者蓋仁人之于兄弟親愛之而已矣有邦則同其安榮失邦則同其危辱其危也可憂其辱也可愧五子之于太康可謂有仁人之心矣

文王之所以爲至德者惟其未嘗有欲王之心也使其內秉王心而陽率諸侯以事紂則其與曹操司馬懿果何以異哉

穆公雖終身不能踐其言而其一時悔過自艾之意誠合夫帝王之用心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其秦晉之謂乎

春秋通解

或曰經之書月書日豈無意乎曰此史例也非經意也何以言之夫史以編年爲書故必書日月以次事之先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六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若事無巨細槩書月書日則事紊而無條矣勢必先爲之法何等事則時而已何等事則月之何等事則月而又日之所以分事之輕重緩急也故事之緩者則書時或月事之急者則書日焉所謂緩者何人事則朝聘會遇侵地伐國逆女乞師災異則螟水旱無冰星孛之類皆非一日之事故或時或月焉所謂急者何祭祀盟戰外諸侯內大夫卒災異日食地震屋隕火災之類皆一日之事故日之也閒有當日而不日者史闕文也且日食當日者也莊公之世有不日者二內大夫卒亦當

日者也自隱至宣時有不日者蓋世遠簡編有不完者也又有例皆不日而日者如經書葬諸侯幾百處書日者數處而已蓋諸侯之葬雖有以我往而書然亦須彼來告而我方往也故告以日則書日焉然則葬多不以日告者不可必其日也以魯國猶有兩不克葬者二況他國乎或曰葬而來告豈有據乎曰成公十年五月晉侯孺卒七月公如晉明年三月始還自晉晉侯書卒而不書葬者以公在其國而不來告也夫事或時而不月或月而不日或時月而又日之舊史之文也二百年後而孔子修春秋使直欲書日以謹惡而史或闕之則何以補之哉孟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焉則以知尊王律諸侯誅叛黜僭者出于聖人修經之法也若夫編年以著代書時日月以別事之同異皆循舊史而無所增損焉

黃楚望曰林氏書時月日凡兩篇此篇最當理

少穎禮說

禘祫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鄭康成高堂隆謂先三而後二徐邈謂先二而後三辨祭之大小則

鄭康成謂禘大于禘王肅謂禘大于禘賈逵劉歆謂一祭而二名禮無差降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禘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卒無定論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于太祖明年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爲之說者曰僖公薨文公卽位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廟大事禘也推此是喪畢禘于太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定公八年皆有禘又可知蓋以文公二年禘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禘宣二年既有禘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禘是三年禘更加七年八年并前爲五年禘故禘于羣廟也自後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不知當春秋時諸侯僭亂魯之祭禮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悖禮亂常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夫大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禮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禘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繆矣況宣公八年

經書有事于太廟有事則是常制也而以爲禘何耶且
閔公二年春秋書吉禘于莊公是魯常以二年卽禘矣
何待三年與八年乎至其言祭之時春秋書大事于秋
八月而彼以爲冬書閔公之禘于夏四月僖公之禘于
秋七月而彼一以爲夏旣本魯禮以行祀典而又不用
其時是自戾也雖然魯禮誠非矣先王之制可得聞乎
曰禘祫之文不詳所可知者禘尊而祫卑矣禮不王不
禘或問禘之說夫子答以不知譏魯僭僭也春秋之法
所譏在祭則書其祭名不然則否書郊書望書禘則所

譏在郊望與禘也若文公之祫則譏其短喪逆祀不在
于祫故曰大事而已何者禘者推始祖所自出之君而
追祀之則謂之禘此天子之祭名諸侯無禘禮魯用之
僭也若祫則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非惟天
子有祫諸侯亦得祫也詳二祭之名則禘尊祫卑可謂
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率以祫大于禘是以諸侯之制加
天子之制可乎考之經籍禘祫之文可知者此耳至于
年數之久遠祭祀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
春秋書郊先儒無得其旨者知求小禮而昧于大禮也

經書郊九或因卜不吉或因牲死傷先儒止罪其屢卜
與養牲之不謹不知聖人乃惡其非禮之人未暇及此
瑣瑣也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侯出魯之郊禘則有
周公其衰之歎使諸侯而可郊禘則聖人不以禮樂自
諸侯出爲傷矣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
天子禮始妄設周賜之說雖周郊以冬至魯用之啓蟄
天子四望魯三望似乎稍降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
予謂春秋正以有故而不郊爲幸無故而郊爲罪也泰
山不享季氏之旅曾上帝而享魯之郊乎至三卜四卜
五卜不從可見天心之不享也春秋書乃不郊乃免牲
其深矣乎其微矣乎

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于衣繡宗彝藻
火粉米黼黻于裳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也
歷代之制莫不皆然說者謂周登三辰于旗服惟九章
何其異也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
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況又謂上公九章而王服亦
九章何周公制禮乃至于無別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
被衾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

魯禮也夫被袞以象天周制固然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之理乎

周禮講義自序

無體之禮冥于天地之自然而聖人制禮所以立無體之用也夫禮自外作本在於內雖有不易之道而外必盡其可陳之法是以其法之在度數也貴賤有位先後有序多寡有數遲速有時君子知之于內足以安性命之情眾人由之于外足以觀性命之理此禮之大體也方其莫之爲而常自然之時人含其聰而天下不侵人

含其明而天下不累則禮亦何所用哉此莊周制禮不仁之說乃澆淳散樸去性而從心耳營鐘鼓管籥之音目逐青黃黼黻之美與接爲交往往萬緒起矣而是非不至于祇合則禮之教其得已乎聞之曰禮者于時當夏乃萬物去本盛末之時則禮者聖人之不免也蓋聖人之神不與人同憂而聖人之德不與民同患故周公制法度于一日之間以厚天下之風俗其本如此雖然道有升降時有損益故以義制禮者雖昔之所與而今或制作而不疑以義變禮者雖已造于前而後或因革

以爲便則周禮之爲書豈特周公之力哉易曰亨者嘉之會天之禮也又曰嘉會足以合禮人之禮也三代之禮天道人事備于周上致其隆下致其殺中處其中則是時也崇天卑地分羣偶物而不失其統也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小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各以順受其正豈有他哉後世禮昧于經大體則徇常者或病其高闕好大者乃悉于卑近又豈知夫高闕所以立天下之本卑近所以盡天下之事歟揚子曰禮體也體不備不足以爲人故謹其名嚴其數則雖貴至戴璧之天子賤至橫目之庶人其衣裳飲食之纖悉聲音藻色之等威皆事爲之制曲爲之防則尊無逼下之嫌卑無僭上之失者乃周禮之所載王業也禮文存於經獨周禮爲全書惟其傳不明故學者嘗憂其難知世有人焉乃訓而發之而聖人之德大略具矣傳曰先王制禮必有主也故以述而富學今既以其既學者相與而學之而未知者以俟切磋焉

王東巖曰少穎有周禮全解祖荆公昭禹所說

梓材謹案深寧尙書玉海載先生周禮議義三十九卷東巖訂義作全解蓋一書也

孟子講義自序

孟子論語皆先聖之法言學者之要道也然孟子之書大抵推明論語之意故學論語者必自孟子始七篇之書趙臺卿謂孟子自作其說不然論語孟子皆先聖既沒之後門弟子所錄不惟門弟子所錄亦有出于門弟子門人者如論語稱有子曰曾子曰皆門人所錄也以至冉子閔子皆稱子以是知其門人皆有所記錄于中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萬章諸人之所錄其稱萬子曰者則又萬章門人之所錄蓋集眾人之聞見而後成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六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言則孟子之言其書則門人之手不可必也趙臺卿以謂孟子當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治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是故退而垂憲言以貽後人而爲此書夫既與門人答問而言之矣又恥沒世而無聞退而編次其言以傳後世此蓋漢魏以降文人之通弊孔孟之志必不若是之狹也趙臺卿旣以此書爲孟子所作故其論序篇則曰孟子之意以謂帝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尚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仁義根于心

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以至滕文公離婁數篇莫不有說凡爲篇所以七者以象七政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以象三時之日數也三萬四千六百五十字者所以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若此之類其說迂闊是猶相馬者徒求于物色牝牡之間而失其真者遠矣以是知言辭多寡先後謂非出于一時所記此非孟子之意也大抵求孟子之意者必求其言至于文字多寡篇名先後出于一時之偶然不可泥也

拙齋文集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六

五

四明叢書
鈔園刊本

民生乎成周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乎成周之後其命制乎天命制乎君凡所以爲生皆道命制乎天凡所以爲生皆數也天非獨任乎數而純乎天則不得不謂之數以人參焉乃所謂道蓋數者行乎適然之間而道則有必然之理天之愛民豈曰不仁一歲而豐一歲而歉水旱蝗螟而仁有所不行焉謂之數可也謂之道不可也豐而仁行焉歉而仁亦行焉水旱蝗螟無所害乎吾仁是必道行乎其間惟道者濟數于所不及天之立君

正爲是耳爲天下者一委民命乎天無乃失天職虧天道乎哉

成周之民井井而居于其私也猶可使之相調相救因而斂之以爲委積則其斂必均因而散之以爲賑給則其散必平後世君民之術得如古乎惟其與古異也于是有計田科斂之弊有輕重肆意之弊及其出粟也又有遠近不均之弊有奸民欺誣之弊胥吏乘閒抵熾殆有不可勝窮之弊若夫縣官轉移以爲他費又不在此也惟其得賢吏而舉行之則百弊俱息

以上民事論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六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世之論封建爲非者往往借周唐以爲說謂周之亡以諸侯唐之亡以藩鎮某獨以爲不然諸侯藩鎮非所以亡周唐也而之所以亡者實自亂也威烈王不能討韓趙魏之罪而反封爲諸侯唐自肅代而降藩鎮戮主帥因授以節鉞周唐之亂實在于此夫君臣之分如冠履之不可移易也苟其犯上則天地猶不能以成其化育而況于人乎其在月令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洩民多流亡夫春夏而發生秋冬而肅殺天地之常理也周

唐之君當刑威而慶賞之是逆天下之常理也天下安得不亂

論作史之體

井田之壞雖自商鞅然自戰國之時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孟子告之且曰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以是觀之則知孟子之世而其制固已紊亂而非鞅壞之也鞅之所以被其名者蓋由變井田而爲阡陌不復有先世之遺意也故嘗論之井田之成也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其壞之也亦非一朝一夕之故爰自禹平水土制爲溝洫之制井田之法實規模于其閒至于歷夏商而其

宋王應麟補遺

卷三十六

二十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法大備是其成也亦數百年而得成周自東遷齊威晉文更定霸業疆域之制散亂而無統歷至秦孝公之時盡變其法而爲阡陌是其壞也亦數百年而後壞以是觀之則後世之君欲復井田之制于一日之閒可謂不知務也

論廢井田

附錄

嘗和王龜齡不欺堂詩曰心外何曾別有天吾心和處卽昭然昭然莫向穹蒼覓帝所清都在目前又曰地上空虛總是天此中那復計中邊好將天體爲心體體得

純全自浩然

又癸未冬至詩曰塵勞終日謾區區竟是乾坤一腐儒
半世飽知榮與辱新冬頓覺我爲吾關防向後存心誤
檢點從前制行粗理欲從今罷研究無工夫處是工夫
又燈詩曰自從失道人多歧墮埴冥行信所之昨夜忽
然尋得路孤燈一點是吾師又日月明方始覺星稀燭
照還知燈力微若使世閒無聖哲草根蟲燭總光輝
朱子曰三山林少穎書說亦多可取但自洛誥以後非
其所解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六

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鄧均曰觀林君耕叟序述其先王父全書始末兩世訪
求志亦苦矣先是抑齋陳先生爲僕言閩學源流開教
甚悉乃知始于紫微呂公載道而南而拙齋先生實親
承心學拙齋著書多而于尙書尤注意卽少穎先生書
解是也

陳直齋書錄解題曰尙書集解少穎自序謂初著之時
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他務不輟平心定氣
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于義雖近世學者之說
亦在所取苟不合于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

梓材菴案尙書集解亦稱尙書全解四庫書目提要云是書頗多異說如以陽鳥爲地名三俊爲常任華人皆未嘗依傍前人至其辨析異同貫串史事覃思積悟實卓然成一家言雖眞贗錯雜不可廢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

謝山箋曰成公爲少穎弟子其書蓋以續師說

王淳南著述辨惑曰宋人解書者惟林少穎眼目最高既不若先儒之窒又不爲近代之鑿當爲古今第一而邇來學者但知有夏僎蓋未見林氏本故耳夏解妙處大抵皆出于少穎其以新意勝之者數也

補 鄉貢李迂齋先生構

迂仲詩解

以公存心則如采薇詩人美之以私存心則如揚之水刺之其遺戍則同而其美刺則不同也

夫狐裘黃黃則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出言有章則是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行歸于周則是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惟其如此此民之所以取法也

古者衣冠不正朋友之罪則是衣服之不正古人以爲

甚恥蓋所以壞其德者不在大也席不正不坐則以席之不正而坐者必其心之不正也割不正不食則以其割之不正而食者亦以其心之不正也今衣服之無常者亦以德行之無常也

迂齋詩說

詩皆有序獨關雎爲最詳先儒以謂關雎爲大序葛覃以下爲小序而作序之人說者不同家語云子夏習于詩而通于義王肅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之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六

三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作卜商意未盡毛公更足成之韓退之作詩之序議則謂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其辭不諱君上顯暴醜亂之迹帷薄之私不是六經之志若人云哉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見矣王氏則以爲世傳以爲言其義者子夏也觀其文辭自秦漢以來諸儒蓋莫能與于此然傳以爲子夏臣竊疑之詩上及于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爲美媵那之爲祀成湯殷武之爲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于子夏乎

程說亦如王氏詩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不得者則每篇指趨何自而知焉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凡此諸家紛紜不一惟蘇黃門之說曰其文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于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大抵古說本如此此說深得之蓋自漢以來爲詩解者有四家齊魯毛韓皆以傳授不同故其說不一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六

西廂明齋書

約園刊本

黃實夫曰李迂仲以蘇之說爲當且程王盡近世大儒也而又以爲非漢儒之所能爲竊以爲大序之文溫厚純粹有繫辭氣象彼漢儒者疇能及此哉

毛詩所傳非成于一人之手如魚麗之詩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旣以爲文武之詩矣而棠棣之詩又曰宴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此又成王之詩也非一人所作甚明

補 隱君曾艇齋先生季狸

梓材謹案先生臨川人府志本傳云先生師事韓子蒼呂居仁又與朱晦翁張南軒書問往復呂東萊數稱其學有淵源南軒有探古書盈室憂時垂滿願汪玉山有四海曾裘父之句其爲時賢稱服如此自號艇齋

補通守方困齋先生傳

梓材謹案名臣言行錄戊午歲張九成呂本中同見秦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張答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者也檜爲變色及忠簡罷相居會稽門人方疇爲言檜語云云是先生亦可稱趙氏門人也

附錄

真西山跋困齋事實曰是時元勳巨德內外倚重莫如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六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忠獻張公高文粹學正論誇節莫如呂紫微胡衡麓公與橫浦澹庵數君子困齋皆從之游情若金石而忠獻知之特深則公之爲人可識矣

補監鎮方先生豐之

雲溪謹案陸放翁誌方伯墓云父豐之右迪功郎監建州豐國監中書舍人呂公居仁著作郎何公晉之皆屈年輩與之遊紹興間有名士方德亨者是也似先生特紫微學侶非受學于門者放翁嘗序其詩集何著作晉之作摺之

附錄

紫微送方某秀才歸福堂詩曰我居江東惟信之州子

來自南而與我遊問其所友一時之秀其兄韜德亦既有就子學既立子志甚遠何以終之止在不倦貧賤勿厭自然無悶富貴勿羨容德之本彼古之人能聖與仁我胡不能歎其絕塵今子歸矣歲亦有秋何以告子惟聖之求水流有源木生有根惟源與根入德之門求聖根源惟正之守正之不守棄師背友絲毫之僞勿萌子心無有內外亦無淺深由此則聖舍此則病是以君子所守先正予以贈別亦以自警爲別後思且以三省

曾先生解父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六

王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曾獬父襄父之兄也東萊題紫微與曾信道手簡後述先君子之言曰紹興初寇賊稍定舍人與諸父相扶攜出桂嶺惕臨川訪舊皆隔死生慨然太息乃收聚故人子曾獬父裘父輩與吾兄弟共學親指畫孳孳不息既又作詩勉之今集中寄臨川聚學諸生數詩是也

東萊

遺集

柴益深先生淵

別見龜山學案補遺

祕閣陳先生從古

陳從古字希顏金壇人天資雋敏自力于學爲文辨麗

宏壯儒先交譽紹興二十一年中進士第調富陽尉累知蘄州提點刑獄就除本路轉運判官特除直祕閣自高曾以來世工篇什先生及從呂居仁向伯恭蘇養直游往往得其句法云

周益公集

晁先生公慶

晁公慶字仲石紹興初與范願言曾裘父同學詩于呂

紫微

周益公集

范先生願言

范願言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太中陸放翁先生游

詳見荆公新學略

樊先生世顯

樊世顯懷安桐谿人師呂居仁友林少穎嘗構堂象孔

老瞿曇氏而祝之

程雪樓集

梓材謹案紫微承家門之流弊而溺于禪樊氏師之故亦惑于二氏而援儒並之耶雪樓記道一堂及此其下云子朱子書其顏曰道一旦爲之記端平燬于鄰改作西山真公復書之復齋陳公續記之或朱子大全文集並無道一堂記謂朱子記之者似近于誣或託名朱子而爲之耳雪樓雖爲之說無解于後人之議也

三山學侶

補
宣教黃先生櫛

梓材謹案先生淳熙廷對上距紫微之卒幾四十年疑非紫微門人觀其足李迂仲毛詩解蓋其學也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以先生爲樵仲從弟

實夫詩解

書之所載皆帝王爲治之法曰奈何不敬曰其汝克敬德曰敬哉有土曰惟敬五行曰敬授人時敬之一辭君臣言之不能自已誠以天下治亂之基皆在一念之敬與不敬也堯之所以兢兢舜之所以業業禹之所以孜孜湯之所以汲汲文王之所以亶亶皆自其敬心之所發耳曲禮論安民之道而先之以毋不敬中庸之所謂篤恭皆敬之充也大學之所謂正心誠意者此敬之本也爲人君者試以是試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詩解二十卷總論一卷經義考云存四庫全書著錄內府藏本毛詩集解四十二卷提要云不著編錄人名氏集宋李樗黃櫛兩家詩解爲一編而附以李泳所訂呂祖謙釋音又云泳字溪卿始末未詳與李黃皆閩人疑是書爲建陽書肆所合編也李爲林之奇外兄又爲呂木中門人其學問具有淵源書錄解題稱其書博取諸家訓釋名物文義末用己意爲論斷今觀黃解體例亦同似乎相繼而作而稍稍補苴其罅漏不相攻擊亦不相附合如論詩序李取蘇轍之說以

爲毛公作而衛宏續黃則用王安石程子之說以爲非聖人不能作所見迥爲不同其學雖似少亞于李而其說實足以相輔云

附錄

家居及在太學弟子常數百人

授南劍教授以龜山之學爲教

嘉泰壬戌預校南宮取士原本經術號稱得人

林李同調

直閣黃先生石

黃石字圯老平陽人幼篤學及長識慮精審喜論國家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利害紹興七年投匭上書言內事可治者七外事可

治者四天子異之下其書給舍皆謂切時可行詔永免

文解加賜束帛明年遂中進士第補福州州學教授學

規素弛先生命正錄而下各舉其職諸生或不告輒出

先生曰此職事不職也盡罷之聞李葵李楠李檣林之

奇爲眾推服卽走其家備禮延致學祖故爲吏乾沒供

饋日腴先生大加括責歲輒數倍于是增置弟子員優

給職事以俸而督其藝業得西外敦崇院宗學教授視

事踰時丁內艱免喪復得南外宗學教授丁父憂不赴

服闋授建康府府學教授而去改宣教郎選充諸王宮
大小學教授歷改右司員外郎進左司除直顯謨閣江
東轉運副使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年六十有六積官朝
散大夫 周益公集

附錄

唐與政嘗謂圯老容粹而溫心和而平稠人廣坐語如
不出諸口閒發一言則詞盡而理明蓋靜而能謀柔而
不傾學恥虛文而實用之爲貴論不阿世而君民之爲
心若此者可以爲天子之近臣矣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拙齋家學

補主簿林雲岫先生子冲

林子冲字通卿侯官人少穎從子學問德業有聲鄉里
閒士類宗之者數百人淳熙進士初爲南豐簿時郡守
陳岐欲修二陳禮樂書以先生大儒之後延以特榻先
生隨文釋義補闕訂譌書成周益公楊誠齋皆稱其精
密以哀毀卒年僅五十有四自號雲岫居士 姓譜

附錄

鄧均曰拙齋先生之猶子爲南豐簿常分教盱江再轉

爲丞僕頃在庠序尙及識縣丞公于丈席縣丞公在吁校勘遺文多矣獨于拙齋全書散佚之餘訪求而未得不幸齋志以歿又數十年而先生之孫昉始克摹就豈其書之泰阨固自有時耶

拙齋門人

林先生謨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潘先生滋

潘滋懷安人林少穎弟子

儒林宗派

參議方先生導

別見橫浦學案補遺

朱元學集補遺卷三十六

三四明徵書

約屬刊本

黃先生杲

黃杲閩縣人朝散瑀長子以進士選官至宣教郎江南

西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後朝散十二年卒

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爲勉齋伯兄勉齋稱其以才氣超逸克世其家

黃先生東

黃東字仁卿御史公瑀之次子也遺澤補將仕郎歷知

沙縣丞萬安樂安縣事至萬安一日以疾卒于郡學之

官舍教授劉瑱發其篋視之金無餘藏問之左右則未

至而糧已終矣

勉齋文集

雲濠謹案勉齋兄弟嘗受教于潘貢士爲
紫微三傳弟子見勉齋所作潘處士行狀

文肅黃勉齋先生榦

詳勉齋學案

潘立之先生植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字文先生口

梓材謹案經義考載林暉叟序拙齋尙書集解後
云一日友人陳元鳳儀叔撫書說拾遺一集示予
蠶餘其表蠅頭細書云得之宇文故家
蓋宇文之先曾從拙齋學親傳之稟也

葉先生口

梓材謹案勉齋弟子葉學錄真之先世亦從拙齋
學與東萊同時亦見林暉叟序拙齋尙書集解後

李氏家學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六

三四册叢書

約園刊本

李北海先生口

李□□字□□號北海先生侯官人自其父迂仲先生

與先生皆以經行爲學者師

真西山集

李先生冲

李冲字衝卿侯官人世儒家迂仲先生其諸父也先生
少從父兄閒磨礪濯浸韜負自宏登慶元進士司戶汀
州累擢錄國子越二年始遷監簿以卒

真西山集

朝請李洞齋先生遇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補遺

李氏門人

貢士潘先生滋 見上林氏門人

宣教黃先生杲

縣令黃先生東 並見拙齋門人

文肅黃勉齋先生幹 詳勉齋學案

潘立之先生植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林氏續傳

林先生耕

林耕字耕叟爲衡州教授暨少穎先生甫三世其孜孜

問學多識往行好修者也君子曰無忝厥祖 鄧均說

宋元學案續編 卷三十六 三三四明叢書

梓材謹案先生爲拙齋之孫其爲拙齋尙書全解後序稱脫彙之初爲門人呂祖謙持去諸生傳錄僅十得二至淳祐辛丑耕從陳元鳳得宇文氏所傳書說拾遺手彙一冊乃康誥至君陳之文乙巳得建安余氏所刻完本始知麻沙所刻自洛誥以下皆僞續又得葉真所藏林李二先生書解參

枝驗釐爲四十卷云

雲濂謹案先生爲衡州學教授時兼石鼓書院山長鄧氏謂拙齋爲其先王父先生序書解亦自稱嗣孫云自兒時侍先君盱江官舍先君似指雲岫或以雲岫之子爲拙齋嗣孫耶

林先生駿伯

林駿伯耕叟次子拙齋尙書解舊本多訛耕叟借之重

加點校凡是正七千餘字 尙書集解後序

潘氏家學

潘立之先生植

潘瓜山先生柄

並詳滄洲諸儒學案

潘氏門人

宣教黃先生杲

縣令黃先生東

並見拙齋門人

文肅黃勉齋先生幹

詳勉齋學案

葉氏家學

葉先生眞

詳見勉齋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拙齋私淑

進士夏先生僕

附周升繆景仁

夏僕字元肅龍游人與周升繆景仁爲友皆以明經教

授時號三俊俱舉進士先生常語其徒曰古之學者下

學上達今文雖小技自有上達之理但爲科目所累故

判本末爲兩途耳著有柯山書解

兩浙名賢錄

雲濠謹案先生號柯山所著尙書詳解二十六卷四庫書目提要云博采諸家而取于林氏之奇者

實什之六七蓋其淵源在是矣

附錄

時南堂序尙書解曰書說之行于世自二孔而下無慮數十家而其中顯著者不過河南程氏眉山蘇氏與夫陳氏少南林氏少穎張氏子韶而已然程氏溫而邃蘇氏奇而當陳氏簡而明林氏博而贍張氏該而華皆近世學者之所酷嗜今先生繼此而釋是書觀其議論參于前則有光而顧于後則絕配夫豈苟作云乎哉

忠肅陳抑齋先生

詳見水心學案

教授胡先生士行

別見龜山學案補遺

迂齋私淑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六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姚先生隆

姚隆號野庵蕭之靜溪人贈朝散大夫著有詩解黃淵序之云是解也參之李迂仲訂之張敬夫序之可者從之否則正之謂風雅頌皆始于文王謂風關唯鵲巢乃應其聲謂二雅聲有大小非政有大小謂王風迺王城之聲謂國風無變風二雅無變雅譚詩平易如此

黃少谷集

夏氏續傳

李先生公凱

別見東萊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六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七

目錄

漢上學案補遺

上蔡門人

補朱先生震

漢上同調

補沈先生該

漢上門人

補徐先生畸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德刊本

章先生憲 詳見震澤學案

權先生偕

沈氏所傳

都先生潔 父郁

漢上私淑

虞先生剛簡 詳見二江諸儒學案

沈氏續傳

補田先生疇

漢上續傳

丁先生易東

徐先生之祥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七

後學

鄧王梓材 同輯

漢上學案補遺

上蔡門人

補

文定朱漢上先生震

漢上易說

乾九二之動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者中之用也頴子擇
乎中庸而勿失之夫子告之以爲邦九二君德故也

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也辨博闕遠而危其

身者發人之過也

觀上九

言行有法而家人化卦終亦不過曰反身而已

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婦卑謂之三綱三綱不正天
地反覆高者貴卑者賤則貴賤之位分矣

革兌澤離火而彖曰水火何也曰坎兌一也澤者水所
鍾无水則无澤矣坎上爲雲下爲雨上爲雲者澤之氣
也下爲雨則澤萬物也故屯需之坎爲雲小畜之兌亦
爲雲坎爲川大畜之兌亦爲川坎爲水革兌亦爲水又
兌爲金金者水之母此水所以周流而不窮乎坎陽兌

陰陰陽二端其理則一知此始可言象矣

水火相逮而後濟然既濟之極水火相反其初故既濟之極未濟藏焉

上繫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下繫終於六辭語默一也

漢上易圖叢說

漢巴郡洛下閎運算轉曆推步晷刻以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而名節會察寒暑定清濁起五部違氣初分數然後陰陽離合之道行焉然洛下閎能知曆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七

一四男
一約圖刊本

法而止揚子雲通敏叡達極陰陽之數不惟知其法而又知其意故太玄之作與太初相應而兼該乎顛頊之

曆發明連山之旨以準周易爲八十一卦

太玄準
易圖說

九月剝卦也有艮有既濟有噬嗑有大過凡五卦而後

成坤十月坤卦也有未濟有蹇有頤有中孚凡五卦而

後成復大綱而言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故京房

曰剝復相去三十日別而言之復主冬至冬至中氣起

于中孚自中孚之後七月而復故曰七日來復

以消息言之至立冬十月節至大雪十一月節坤至復

卦凡歷七爻以卦氣言之自冬至十一月中氣卦氣起
中孚至復卦凡歷七日以上七日來復圖說

漢上易集傳自序

聖人觀陰陽之變而立卦效天下之動而生爻變動之
別其傳有五曰動爻曰卦變曰互體曰五行曰納甲而
卦變之中又有變焉一三五陽也二四六陰也天地相
函坎離相交謂之位七八者陰陽之稚六九者陰陽之
究稚不變也究則變焉謂之策七八九六或得或失雜
而成文謂之爻昔周人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

三曰周書

三曰明禮書

三曰圖刊本

藏三曰周易七八者連山歸藏也六九者周易也經實
備之策三變而成爻爻六變而成位變者以不變爲體
不變者以變爲用四象並行八卦交錯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矣其在繫辭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又曰
運有變動故曰爻此見于動爻者也乾生三男坤生三
女乾交乎坤自姤至剝坤交乎乾自復至夬十有二卦
謂之辟卦坎離震兌謂之四正四正之外分主四時十
有二卦各主其月乾貞于子而左行坤貞于午而右行
左右交錯六十卦周天而復陰陽之升降四時之消息

天地之盈縮萬物之盛衰咸繫焉其在易之復曰七日來復象曰至日在革曰先王以治曆明時在說卦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此見于卦變者也乾生者四卦坤生者四卦八卦變復生六十四坎離肖乾坤者也大過小過頤中孚肖坎離者也故乾坤不動而坎離四卦亦莫之動其略陳于雜卦其詳具于六十四卦之彖所謂辨是與非者也此卦變之中又有變焉者也一卦含四卦四卦之中復有變動上下相揉百

物成象其在易則離震合而有頤坤離具而生坎在繫辭則罔罟取離耒耜取益爲市取噬嗑舟楫取渙服乘取隨門析取豫杵臼取小過弧矢取睽棟宇取大壯棺槨取大過書契取夬又曰八卦相盪又曰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又曰雜物撰德此見于互體者也一生水而成六二生火而成七三生木而成八四生金而成九五生土而成十生于陽者成于陰三天而兩地也生于陰者成于陽兩地而三天也天以三兼二地以二兼三五位相得合而爲五十其在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在說卦曰巽爲木坎爲水離爲火此見于五行者也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庚戌丙三者得于乾者也辛巳丁三者得于坤者也始于甲乙終于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數具焉其在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在巽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在革曰己日乃孚在繫辭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此見于納甲者也凡此五者之變自一二三四言之謂之數自有形無形言之謂之象自推考象數言之謂之占聖人無不該也

無不徧也隨其變而言之謂之辭辭也者所以明道也故辭之所指變也象數也占也無不具焉是故可以動可以言可以制器可以卜筮蓋不如是不足以明道之變動而盡夫時中也故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夫易廣矣大矣其遠不可禦矣然不越乎陰陽二端其究則一則已矣一者天地之根本也萬物之權輿也陰陽動靜之源也故謂之太極學至于此止矣卦可遺也爻可忘也五者之變反于一也是故聖人之辭因是而止矣

雲濠謹案漢上納甲之說又有九天九地之數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自甲至壬其數九故曰九天自乙至癸其數九故曰九地九地九地之說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雲濠又案四庫書目提要云漢上所敘圖書授受其說頗爲後人所疑又云宋世皆以九數爲洛書十數爲河圖獨劉牧以十數爲洛書九數爲河圖漢上此書亦用牧說與諸儒互異然古有河圖洛書不云十數九數大衍十數見于繫辭太乙九宮見于乾鑿度不云河圖洛書黑白奇偶八卦五行自後來推演之學楚失齊得正亦不足深詰也

漢上詩說

詩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狸首曾孫之類是也篇中刪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宋學案遺

卷三十七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遠而之類是也章中刪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是也句中刪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是也

梓材謹案此說深寧困學紀聞載之謝山箋云深寧開卷不取月離于畢素以爲絢爲孔子所刪之說則朱子發之論亦非其所取此條必尙有辨正之說而今失之

附錄

朱子曰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互體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處多

魏鶴山曰漢上易太煩人多倦看卻是不可廢

項氏家說曰未子發六卦之變即李挺之乾坤之變其所以變之法不可不知也復姤一陰一陽皆在初爻變為二師同為三謙為四豫為五比為六剝各成五

卦凡一陰一陽者十卦皆自復姤變臨遯二陰二陽皆

在初二兩爻第一變為初三明夷為初四震為初五頤

大各成四卦再變為二三升為二四解為二五坎

為二上革亦各成四卦三變為三四中孚為四五萃

為五六觀各成三卦四變為三五蹇為四上需各成

二卦五變為三上艮各成一卦凡二陰二陽者一十八

宋王學案補遺 卷三十七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卦皆自臨遯變否泰三陰三陽皆在下三爻第一變為

初二四漸歸妹為初二五旅為初二上咸各成三卦再變

為初三四渙為初三五未濟為初三上困各成三卦三

變為二三四益為二三五噬嗑為二三上隨各成三卦

凡三陰三陽十八卦皆自否泰變安世嘗推其說方三

畫之時乾坤以三相交其變之形止于為六凡言重卦

者出于六子及六畫之後以六相交其變之例亦止于

六故以復姤遯臨否泰六卦為例之主而凡言變卦者

皆出焉亦猶三畫之有六子也

胡庭芳曰變互伏反納甲之屬皆不可廢豈可盡以爲失而詆之觀其取象亦甚有好處但牽合處多且文辭繁雜使讀者茫然不能曉會看來只是不善作文爾

漢上同調

補僕射沈先生該

附錄

陳造曰諸家詁注易多矣有得必有失惟丞相沈公筆爲小傳皆以春秋君子周易之說充而周之沿而求之源而流之邃哉妙矣蔡墨言龍而曰在乾之娠曰潛龍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七

八四朋叢書

約園刊本

勿用初九變則娠也同人曰見龍在田九二變則同人大有曰飛龍在天九五變則大有坤曰見羣龍无首變而盡則坤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坤上六之變也丞相之學其本如此

雲濠謹案先生字一作元約四庫書目著錄易小傳六卷提要云林至作易裨傳頗以該說爲拘學蓋南渡以後言易者不主程氏之理卽主邵氏之數而該獨考究遺經談三代以來之占法違時異尙其見排于至固宜然左氏去古未遠所記卜筮多在孔子之前孔子贊易未聞一斤其謬毋乃太卜所掌周公以來之舊法或在此不在彼乎

漢上門人

補隱君徐天民先生畸

梓材詳案金華府志載先生所著又有禮記心法二十卷文集若干卷

天民遺文

周室以厲王而視穆王其世爲孰衰以楚而視徐其國爲孰大以熊渠而視偃王其狼狽懦弱又相絕也然彼熊渠者以甚大之楚適當甚衰之周徒以厲王在上訖不敢以虛名而蒙實惡而謂偃王者及穆王之世自以爲王而無所顧忌者歟天下之辨無徵則不信于載疑信之相傳非可以臆決也然質之禮經而以徐君濟河

宋本卷遺

卷二十七

九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西討之事觀之見其有事于遠略拓國開邊以見其疆大以徐君進至于邾使舍之事觀之見其以王制自爲而視列國猶臣子以肆其桀驁若此者其國人推本其所自始蓋曰駒王者實爲之則徐之僭宜爲始于駒王而偃王之稱乃後世既僭者之所追王而推之以其時參之以其人驗之以其事不其然歟

仁惠廟記

附錄

嘗言人出而仕必行道濟時求不負其君處而隱必立身行善求不負其先否則徒碌碌耳

其居家孝友處朋友鄉黨一于義正直不阿

乾道閒詔求賢良旨意淳切務在得人有司以先生應詔力辭不就或有勸之仕者曰以經淑人得之而仕是亦仕也

章後軒先生憲

詳見震澤學案

權先生偕

權偕

沈氏所傳

都先生潔 父郁

宋王學案補遺卷三十七

十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都潔字聖與丹陽人知廣德府

雲蒙案一作德慶府

父郁字子文

惠州教官粹于易先生以所聞于父者爲傳曰周易變

體十六卷

董真卿說

附錄

張橫浦序易變體曰吾僚友都聖與一日示余以所傳易且曰嗚呼余尙忍言之耶昔潔先君子言行爲一邦師法服習六藝而尤邃于易某此訓傳談易之義乾坤之氣天地之形六子之用三才之制六十四卦之變其于爻象也某不先于辭而先于理以爲卦爻大象適與

理相當者聖人則有辭以繫之象爻之辭未盡聖人又爲傳於六十四卦之後以明之一章示賢人也二章示君子也三章戒衆人也四章言聖人體易之道也說卦說八卦之理序卦論六十四卦之序雜卦論六十四卦之用又曰此潔所聞於先君子也輒拾其遺說而爲之傳其深思旁取如此亦已勤矣

程沙隨曰都聖與少卿作周易變體推廣沈丞相小傳如觀之九五不言觀我生君子無咎獨論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推泉數過當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易變體義十二卷提要云是書大旨謂卦爻辭義先儒之論已詳故專明變體今考左傳載周易諸占所謂某卦之某卦者凡十事知古來周易原有此一義但古書散佚其說不傳而潔以義理揣摩求其崖略其中巧相符合者如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則曰此坤之復也月令孟冬水始冰仲冬冰益壯始則薄而未堅壯則堅而凝泮故爻曰履霜以坤爲十月之卦又曰堅冰至者則變體爲復乃十一月卦也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則曰此家人之既濟也雜卦曰既濟定也彖曰正家而天下定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反身而誠孰敢不聽父子夫婦兄弟莫不安分循理而天下化之無事而定矣故變體爲既濟而曰有孚威如反身之謂也如此之類皆不事傳會而自然貫通立義亦皆正大亦

有涉于牽強者如家人六四富家大吉則曰此同人

人之乾也自道以觀身家皆爲我累而況富乎其

有家也姑以同乎人而已不以家爲累也其家之

富亦以同乎人而已不以富爲累也蓋極高明而道中庸所以爲中人法凡如各類則務爲穿鑿以求合乎卦變之說而義亦不醇又多引老莊之辭以釋文周之經則又王弼韓康伯之流弊一變而爲王宗傳楊簡者矣

漢上私淑

提刑虞滄江先生剛簡

詳見二江諸儒學案

沈氏續傳

補田興齋先生疇

附錄

吳草廬曰僕幼時未遠出聞人說河豚魚江豚魚已疑

宋志學案續遺

卷三十七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豚魚只當作一字解後見雲閒田氏易解作江豚魚犁然有當于心長而泛大江親見所謂江豚魚者又聞舟人呼之爲風信於是確然從田氏之說

漢上續傳

丁先生易東

丁易東字漢臣龍陽人舉進士官至翰林編修入元數徵不起著周易傳疏以授學者建石壇精舍教授生徒資以廩費事聞賜額沅陽書院授以山長

湖廣總志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提要云武陵人著周易象義十六卷其取象之例凡十有二曰本體互體卦變

正應動爻變卦伏卦互對反對比爻原畫納甲其於前人舊說大抵以李鼎祚集解朱漢上易傳爲宗而又謂李失之泥朱傷于巧故不主一家如卦變之說則取邵子朱子變卦之說則取沈該奇潔筮占之說則取朱子蔡淵馮椅遠紹旁搜要歸于變動不居之旨亦言象者所當考也

大衍索隱自序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五十先儒於此每失之鑿獨朱子以五乘十之說近之至於四十有九率不過歸之虛一而已未有得夫五十數與四十九之全者予竊病焉比游浙右有謂邵子先天兩儀四象八卦合四十九所虛之一是爲太極其說雖異先儒要無牽合傳會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七

十三 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病予始以爲大衍之說不過此耳徐而思之則于易中天地五十五數尙有未合固已疑之未幾復得河南楊氏大衍本原謂四十九與五十皆天地之數各再自乘而以中數自乘除之者始知四十九眞爲四十九五十眞爲五十非強合之也噫楊氏之說似矣然其爲數必再自乘又以中數除而後得雖無牽強頗非簡易未必聖人作易初意嘗以管見求之亦既得其說之一二矣而猶以爲未也思之思之而又思之一旦豁然若有遭于神明之通者然後知五十四十九皆天地之數合

而衍之其耦其奇自然而成至簡至易而四象之奇之策三百八十四爻以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胥此焉出也嗚呼何其數之神如此妙如此契合如此而古人曾未之及耶抑嘗有知之者而其說不傳耶是未可知也

梓材謹案河南楊氏名忠輔先生嘗云
撰著之法昔有六家惟河南楊氏爲當

徐先生之祥

徐之祥字騏父號方塘德興人賓州上林簿

董真卿說

附錄

宋李處質續遺

卷三十七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戴剡源先生序讀易蠱測曰其言象數取皇極于康節取太極于濂溪厥既知所先務而諸卦之中多詳其變曰非變無以明易自正體伏體互體變體反對體上下體而通之一卦有六十四以至于四千九十六愈變愈通而卦愈不窮有辨卦中有四畫五畫而成卦者皆見于易反覆懇款實不叛于新安漢上二朱氏之學余甚慕而奇之而徐君機神敏給于天人性命事物精粗之理他人經年歷紀而未喻者一日卽了其得于天蓋厚不但人力之勤也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七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七

十五

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八

目錄

默堂學案補遺

龜山門人

補陳先生淵

默堂家學

陳先生箴

默堂門人

補沈先生度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八

後學 鄧王梓材 同輯

默堂學案補遺

龜山門人

補 御史陳默堂先生淵

梓材謹案先生又號庵山見先生跋劉元承所編伊川先生語後又案先生字知默卒于紹興即康節擊壤集有思鄭州陳知默詩序言因感其化去不得一議面云者是又一陳知默也

默堂文集

夫民心宗社之根本也今天下有叛兵無叛民則民心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八

一國明筆者 約覽刊本

信若可結矣若必守祖宗之法而以愛民之意行之不為虛文專求實效則民將相率同歸膠固而不釋矣中

興之功豈不可濟乎 與楊謙議書

附錄

延平江上呈吳國華先生詩曰青山如偉人可望不可制屹然瞰碧流龍翔虎豹視春風何時來草木舞深翠禽鳥暖相依飛鳴得真意誰言靜無作坐致無邊利願言斬茅茨結屋傍蒼蔚且要觀此身功業亦細事

小軒觀月呈興宗叔曰山林足寓月細大初無相但使

人心安景物自清暢

胡致堂祭之曰人生孰不有知今惟無學之足患東帶
乘笏孰不慕君今能行義之爲難昔先覺曰龜山丈人
兮實伊洛之回鶻公服膺其左右兮由綠髮而華顛有
諫大夫了翁兮匪躬蹈難而不變謂公爲吾賢孫兮付
志業之未宣

晁氏客語曰子中云知道易勿言難知道而言之尙與
道爲二不言則與之爲一矣幾叟云有勿言心去道愈
遠矣

又曰仲尼多愛愛義子長多愛愛奇何軻也曰孟軻也
若荆軻君子盜諸幾叟曰其不類每如此

袁東塘跋默堂先生帖曰其論王氏之學憂深思遠而
獨要終一以歸于國家治亂之所繫極而至華戎之變
其流毒至今未泯者此豈區區學者欲以一時之說事
科目中程度可得而是非之哉

又曰先生方輕一身如鴻毛嫉權臣如犬彘國論未定
死且弗恤故讜言一發而身已斥去然至今數十載其
憑藉扶持生民隱受其賜而不可窮者淵源所漸其及

人之遠又如此余三復此帖終日不能釋手云

楊誠齋序默堂文集曰蓋昔者道學之正統入傳而至孔子若顏子曾子則見而傳之若子思孟子則聞而傳之統之至于孟子也其前無絕其後無嗣嗣于有餘歲之絕者不在伊川乎其學以天理爲宗致知爲力以仁爲寤以敬爲守以誠爲歸曠乎聖門之孔邇忽乎斯道之來前也一時之士從之學者豈少也得之者謝氏而止耳游氏而止耳楊氏而止耳默堂先生楊氏之高弟也且親焉吾聞其人矣吾仰其人矣未見其書也問諸其子箴則有文集若干卷就而觀之其辭質而達其意坦而遠其氣暢而幽至于立朝廷當言責正君心排權臣蹇蹇不折也是豈今之所謂文哉蓋道學之充乎其中而溢乎其外形乎其躬而聲乎其言者歟

又跋先生帖曰默堂先生與其弟朝宗書其論及程王二學之是非謂自古及今唯有一是大哉言乎至謂王氏禍天下之罪雖世無孔孟亦不免聖代之誅或曰世無孔孟則默堂何據而誅王氏乎曰人心而已矣然則不必據孔孟乎曰孔孟人心而已矣

默堂家學

陳先生銘

陳謫默堂之子也其爲秀才謁楊誠齋誠齋言其貌甚野氣甚靜坐而扣其挾則吃吃言伊川之學云

楊誠齋集

默堂門人

補
尙書沈先生度

附錄

胡致堂復齋記曰子沈子謂子胡子曰古之學者目有銘戒耳有弦誦琴瑟躬有佩玉之節皆所以閑情而忍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八

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性正志而帥氣度也作齋房詩于是書于是游息于是榜之曰復蓋欲顧名思義也願遂聞復之說又將玩其文而旣其實也子曰復之說是亦不一而足者可不慎歟知吾違仁汲汲焉反之如不及者復也知不善之不可再而再焉者亦復也是一言而兩趣者也復其可復不復其所不可復斯則眞復而善用者也故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孟子曰湯武反之也子沈子默堂之高弟而默堂蓋龜山之回鶻也其授受不差而訓明有素矣子沈子之潛心也久矣尙奚待予言雖然予方從事于

此不以進所厭飫爲積相與終日乾乾復而不厭以致
切磋之益不亦可乎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八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八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九

目錄

豫章學案補遺

龜山門人

補羅先生從彥

朱氏先緒

朱先生森 附子棹

豫章講友

翟先生傑

宋元學案補遺目錄

羅氏門人

補李先生侗

補朱先生松

韋齋講友

劉先生勉之 詳劉胡諸儒學案

胡先生憲 同上

劉先生子輦 同上

范先生如圭 詳見武夷學案

胡先生璟

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鄧先生肅

鄧先生啟

俞先生靖

張先生敦頤

李氏家學

李先生信甫

李氏門人

補羅先生博文

補劉先生嘉謨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朱氏門人

程先生鼎

羅先生願

謝先生鑾

余先生良弼

祝先生嶠

程氏學侶

李先生繪 別見和靖學案補遺

羅氏學侶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羅先生頌

俞氏門人

滕先生洙 別見和靖學案補遺

程氏家學

程先生洵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程氏門人

董先生琦 附師程侗程舟

余氏門人

馮先生鄂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三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馮先生寧 合傳

豫章私淑

曹先生道振

劉先生克剛 別見艾軒學案補遺

董氏家學

董先生銖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鄂州私淑

洪先生焱祖

洪氏講友

唐先生元

唐氏家學

唐先生仲實

別見師山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九

後學 鄞 王梓村 同輯
慈谿 馮雲濠

豫章學案補遺

龜山門人

補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

雲濠謹案先生明萬曆四十二年從祀廟廷

議論要語

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于法度則莫如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之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生死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未得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于是明道者寡故視生死去

就如萬鍾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於乎學者所見
白漢唐喪矣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
厚則天下無怨嗟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于刻一
于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于懦

春秋指歸自序

春秋之爲春秋也尙矣自周室板蕩宣王撥亂反正其
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雁大有崧高烝民不幸繼以幽王
而驪山之禍作焉然而文武之澤未殄也故平王東遷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九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猶望其興復也及其久也政益衰法益壞黍離變爲
國風陵遲極矣方是時也去文王已五百餘歲矣天生
聖人又不見用春秋于此時尙不復作天下不胥如禽
獸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一十二公始隱終麟
以二百四十年之事創爲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是
而非非寬不慢猛不殘文不華實不陋久而彌光可謂
垂後世傳無窮眞後王之懿範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
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者曰春
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乎

曰春秋自隱公以來征伐四出盟會紛然迨莊歷僖楚
人大爲中國患于時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衽
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桓稱爵城濮之戰
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
時言之不免爲罪人也首止之會河陽之狩是也夫子
因其事以辭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古之
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有甚高難行
之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書
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

庸哉蓋典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
父子之間而禮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
下之爲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爲人
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氏
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三王
之道盡于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
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告人曰春秋其事
之終與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
此也

附錄

先生顏樂亭詩曰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
自知寡與真堪笑賴有顏瓢一味長

又邀月堂詩曰矮作垣墻小作臺時邀明月寫襟懷夜
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

金仁山曰延平云先生可改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
別云也知鄰闕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盃

又自述曰松菊相親莫厭頻紛紛人世只紅塵自憐寡
與真堪笑賴有清風是故人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九

四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延平語錄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
山乃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于
是謹守龜山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陳默堂跋先生語孟師說曰予與仲素定交幾四十年
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
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
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
累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
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必悅于小道而適

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于心害上一著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啟鑰而仲素于言下省悟何以臻此使仲素而不死則其精進此道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今日李君愿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爲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誦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而失之也

羅革跋先生孟子師說曰族兄仲素以王氏解經釋字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九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雖富贍詳備然終不得聖賢大學之意遂從龜山遊獨聞至當得洛中橫渠論說頗多乃編成語孟二解記當時對問之語不加文采錄其實也

詹元善序先生遵堯錄曰其間廟謨睿斷開基紹述之事爲君者視諸此竭誠矢忠贊襄弼亮之事爲臣者視諸此上邇建隆之盛下及熙寧之弊卒歸于道美矣備矣竊謂事之至當理之可久者衍而新之固未爲難其或美在可久而意有未明或以今準古制有未盡合何以使紀綱法度悉歸于沛然大醇者而先生則釋以發

之又作辨微以著之故列聖精神之運心術之勤其規模宏遠皆足以追配前王以此垂諸久遠焉視夫唐無競之貞觀政要錄本朝石介之聖政錄體較大而用意益加切矣

馮夢得序先生遺稿曰豫章羅先生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上接伊川龜山之傳下授延平晦庵之學東南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梓材謹案楊棟請謚狀述朱文公所稱羅氏曰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公一人而已是馮序所本

朱氏先緒

宋元學案禮道卷三十九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承事朱先生森 附子棹

朱森世居歙之黃墩先生少務學不事進取戒飭諸子諄諄以忠孝和友爲本且曰吾家業僑積德五世矣後必有顯者當勉勵謹飭無墜先業卒贈承事郎生三子長松季棹負軼才不肯俯仰于世有詩高遠近道號玉瀾集 蔡氏九儒書

豫章講友

司戶翟先生傑

翟傑東莞人登紹興五年進士詔就職以親老辭家居

敦孝友勤考道以體認天理爲宗聞龜山倡道東南欲就正念百齡老父未敢遠離乃致書羅從素質疑考訂恍然有得後從素爲博羅主簿親往討論由是神定氣和識與不識皆推爲有道君子淳熙七年親喪畢任化州司戶均田賦集流亡勤教導數載間政通化治民建祠以祀之乞休歸構桂華書院集四方英俊相與講學窮經邑人士皆知問學

東莞舊志

羅氏門人

補文靖李延平先生侗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九

七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梓材謹案先生謁豫章書

自言祖父以儒學起家

雲濠謹案先生元至正二十二年追封越國公明萬曆四十二年從祀朝廷

延平語要

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

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

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

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

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滋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流于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

延平語錄

以踐復爲聞知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九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爲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

黃東發曰延平語錄羅從素先生之從孫羅博文所編本名欽佩錄然其所載多高深間又造語如諸子之立論者視朱文公所編答問似不同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延平答問一卷附錄一卷提要云延平于朱子爲父執計前後相從不過數月故書札往來問答爲多後朱子輯而錄之又載其與劉平甫二條以成是書朱子門人又取朱子平昔論延平語及祭文行狀別爲一卷題曰附錄明非朱子原本所有也又存目錄延平文集三卷附錄二卷提要云此本乃其裔孫葆初更彙詩文一卷附綴于後改題此名故宋志不載附錄則

朱子所爲行
狀之類也

附錄

建安朱章齋遺子元晦從之遊先生言其力行可畏旨
於羅先生得入處後幾放倒得渠極有益其初學時頗
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若于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
道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又謂之
曰公慙的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卻理會不
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自見
得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九

九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
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
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于身實見是
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
也然後擴充而往無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
先生柘軒詩曰耕桑本是吾儒事不免饑寒智者非出
處自然皆有據不應感念泣牛衣

又曰五畝之宅植以桑孟軻舉此助談王軒前蒙密知
口意要見經綸滋味長

又曰三春采采爲蠶供衣被生靈獨有功野外漫多閒
草木可憐無計謝東風

王魯齋曰柘軒三詩體用俱備非先生回莫能道也
先生文字見於世絕少近有建中士友傳此只看首
句已超絕世俗第二第三尤有力語壯而意遠人可
自同于草木乎

汪玉山誌其墓曰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氣
質淺深誘之各有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于
聖賢之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九

十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朱子狀其行曰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灑
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
而顧謂學者曰存此于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
進矣

又曰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
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
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無甚可
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
道卽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于當世然憂時論事感

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
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
所入于其心一聞其說卽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
蓋辨之于錙銖秒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

又祭文曰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
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于天機乾端坤倪鬼祕
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
至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
體用混員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
落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邱林世莫我知優哉
游哉卒歲以嬉

又挽先生詩曰河洛傳心後毫釐復易差淫辭方眩俗
夫子獨名家本末初無二存亡自不邪誰知經濟業零
落舊烟霞

又曰舊見李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
之助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
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
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又語類曰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馬平泉曰余聞延平少時好馳劣馬蓋亦跡弛之士也古語云猛虎雖死不卸威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而說者謂延平晚年溷跡隴畝間隤然如田父野老何哉夫雷轟電掣風雨滿盈聲無留聲形無留形一氣之舒捲而已矣其來也吾不知其所以爲端其去也吾不知其所以爲尾其息也深其達也盡極盡極深乃詣于神知道者似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九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補 獻靖朱韋齋先生松

雲源謹案先生爲朱子之父元至正二十一年設
曰清獻明嘉靖九年從祀崇聖祠國朝雍正二年

祀復

梓材謹案周益公爲先生神道碑云師友浦城蕭子莊劍浦羅仲素而得龜山楊文靖公河洛要問之學似先生之于蕭羅與親受業者有別神道碑又云公友張戒定夫始得爲文之法欲爲公集序未及成而文士傳自言實爲之別之曰友則所稱師友又有別矣

韋齋文集

某聞古之爲天下國家者雖其積累之厚薄有逆有順有短有長而其意指規摹未嘗不爲子孫萬世之計蓋

未有俯仰依違苟度且夕不爲終歲之備而可以爲國者衛文公之封于楚邱句踐之脫于會稽蕩覆之餘君臣徒手埽地赤立惟其大計已定故上下相與堅忍卑辱痛自折損而不敢少變焉是以皆能有所成就而垂裕後世苟爲不然譬如千金之家不知堅據田園廬室之便以滋其材力而強讐暴客並起而乘之則又舍而之他是雖有陶朱猗頓之財亦終以窮困而莫知所繼

上胡察

院書

附錄

宋王學士遺稿 卷三十九

十三 四明叢書

荆園刊本

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于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于致知誠意之地

嘗作負暄詩曰宵寒臥增裯晝寒起增衣如何負暄樂高堂日輝輝引光屏盡闢迨影榻屢移妙趣久乃酣瞑目潛自知初如擁紅爐凍粟消頑肌漸如飲醇醪暖力中融怡欠伸百骸舒爬搔隨意爲頗回驕佚氣頓改寒酸姿熏然沐慈仁天恩豈予私願披橫空雲四海同熙熙矯首望扶桑傾心效園葵

王魯齋曰此篇善形容推廣學問浹洽于胸中者亦如是哉

又五二郎即文公生日詩曰夢覺牀頭無復酒語終甌底

似餘糜已堪北海呼爲友猶恐西真喚作兒

又贈范直夫詩曰將軍競病詩成處南浦春歸蘭玉叢
漸減心情身老大久乖談笑路西東鄉關落日蒼茫外
樽酒寒花寂歷中且與寓公同放曠浩歌相屬倚秋風
金仁山曰其後文公改葬章齋于上梅里寂歷山中
峯之原深有感于此詩寂歷之句云

宋王魯齋書卷二十九

內四册後書
村園刊本

章齋講友

劉白水先生勉之

胡籍溪先生憲

劉屏山先生子聲並詳劉胡諸儒學案

范先生如圭詳見武夷學案

胡先生璟

胡璟字文叔朱子嘗答其書云承書喻及先世交遊之
好不勝感愴三復書詞乃知有志傳家之學又以爲慰
今世徇俗爲人之學固不足道其稍知用心于內者往

往又以鶩于高遠而失之是可歎也來喻云云似已察
于此者但常專心致志思繹踐行有疑則與同志講而
明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先世蓋與章齋爲
友故朱子答之云云姑附于此

鄧先生肅

鄧肅字志宏南劍人有文集號枏櫚遺文三十卷宣和
壬寅良嶽成徽宗御製記李質曹組各獻賦先生爲太
學生獨上十詩稱述花石之事其末句云但願君王安
萬姓圃中何日不春風詔屏逐之靖康初李伯紀啟其

宋史李綱傳

卷二十九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薦其才召對賜進士出身得爲右正言著正直之名

於當日云 揮塵後錄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著錄枏櫚集十大卷提要云
當張邦昌之僭立也間行奔赴南京大節與杜甫
略相似其靖康迎駕行後迎駕行等篇亦頗近甫
奉先諸作在南北宋間可謂策厲名節之士又唐
宋以來學者皆尊揚雄熙寧中遂至配享而肅書
揚雄事獨指爲叛臣無可容于天地之間與沈與
求疏論王安石過尊揚雄未知孰爲先後然均在
朱子綱目書莽大夫之前考陸深溪山餘語載其
與朱子父相善有醉留冠帶以質紙筆之戲其寄
朱章齋詩卽道其事然則綱目之斥揚雄得無傳
其說乎其識如是宜
其立身有本末矣

枏櫚遺文

世人嘗謂窮達自天余以謂窮達自人非天也夫爲直者必窮爲佞者必達自古及今莫不皆然夫豈天哉雖然人生世上不過數十寒暑盛衰得失如蟻穴一夢耳於此枉道喪節以干妻孥之奉一時沛然自謂得志殊不知萬世之下使人聞其名而唾之僅與禽獸比若正直之士雖當時身不絲腹不粟斥蠹流離真若可憐者然所謂浩然之氣歷千百年猶與日月爭光以此校彼孰久孰近故君子寧餓寧黜寧不用於世寧不得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至于剖心抉眼碎于賊手亦寧任之

梓材

宋元學案續遺 卷三十九

十六四明箴言

約園刊本

案上文蓋指伯夷柳下惠孟軻韓愈比于子胥真卿杲卿諸君子 惟直不可變耳 原直

孟軻不與橫逆之人校曲直而與齊宣王論達尊韓愈不與高閑文暢校夷夏而與憲宗論佛骨韓信不與進陰少年校勝負而與項羽爭雄藺相如不與廉頗校上下而與秦王爭割地蓋不屑屑于其小者所以養成其大也揚雄不肯屈節于董賢而甘爲王莽之臣柳宗元不肯下氣于皇甫湜而甘爲王叔文之黨李忠臣赴君父之急能斥日者之言終不能拒朱泚之命卒以叛李陵能以匹馬力戰極邊終不能輒出一言上抗虜廷卒

負其君爲左衽之鬼蓋遇細故則竊虛名臨大節則顧
死生此小人之事也大人何取焉古之所謂大人者體
均天地而氣通陰陽天地覆載之中不卻蚍虺陰陽寒
暑之變不恤怨咨但推一元之氣運量斡旋于太空不
可窮極之間乾闢坤虜春生秋殺又何必物物與之校
可否乎若乃小人則一切反是余嘗譬之以狗飲食糞
穢盤旋戶外伺有至者不問淑慝瞋目怒牙聲氣俱厲
將搏而噬之然後爲快于心顧其悻悻眞若有守而不
負其主者儻有客焉委骨于地彼則搖尾而進欣然就
之視曩昔切齒之人便爲恩地亦豈暇顧其主乎此大
人小人之辨不可以不察也晉語有之人才相去不啻
九牛一毛蓋歎其相絕如此顏子于此犯而不校蓋不
足與校也小子其志之 不校

鄧先生啟

雲濼謹案萬姓統譜云字元迪崇仁人爲人有氣
節早名能詩涂守約序其集曰人知先生之詩工
力絕倫而不知先生之道之死不屈
先生以是爲詩故不追少陵不止

俞西郊先生靖

俞靖一名猷仲字宋祐婺源人續學砥行晚號西郊老

人與朱章齋爲星溪十友 姓譜

張先生敦頤

張敦頤字養正婺源人紹興進士爲南劍州教授與朱章齋松友善後倅宣城攝郡事著有編年六朝事蹟衡

陽圖志 江南通志

李氏家學

李先生信甫

李信甫南劍人延平先生侗之子舉進士歷監察御史出知衢州善政善教不忝家學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九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容於相罷去 姓譜

李氏門人

補承議羅先生博文

梓材謹案李延平文集附錄先生之言曰延平先生之傳迺某伯祖仲素先生之道河洛之學源流深遠稱豫章爲伯祖則先生乃豫章仲孫也又案先生字宗約一字宗禮

附錄

先生生有異質家人試以碎檠一無所顧獨匍匐取書冊之言性理者展玩久之

嘗銜命漢中勞撫將士宣撫使以禮致遺爲錢三百萬

公不欲受而難于辭卻遷次漢州州方治貢院不能就以五十萬予之餘悉輸成都公帑取河南程夫子之遺文與他名臣論奏纂述之可以垂世者募工錢板用之略盡而橫渠張夫子之家避地流落貧不自振公訪得之爲言汪公應辰延置府學蜀士知所勸焉

在桂州時汪公蓋方通判州事知公所爲日就公語且亟稱道其爲人故卒以自助時刑部劉公芮亦方隱居州之西山躬畊勵志人罕識之公獨以坐曹決事之餘日往從之遊劉公名家子及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顧獨恨得公晚及聞公卒哭之慟爲寢疾不食者數日

補劉先生嘉譽

雲溪謹案先生爲樂昌尉見閩書

朱氏門人

程韓溪先生鼎

程鼎字復亨婺源人朱韋齋之內弟也少孤從韋齋學於閩中因得講聞一時儒先長者之餘論而心悅之鈔綴誦習晨夕不少懈其歸也韋齋書六言以贈之皆事親修身爲學之要益自樹立中歲奉親徙居窮山中自

號韓溪翁子洵

朱子大全集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與羅願輩同學於羣齋又云博覽經籍爲文不效舉子尺度不仕而卒雲濠謹案未章齋集送先生序云廣平程某復亭爲余外兄從余遊于閩者二年余語以安逸憂患知之詳矣以爲外兄與朱子文集以爲內弟者異豈爲余外兄係謂余外兄之訛耶又案所告六言一曰葬吾舅而後加吉服二曰葺爾居以寧爾想三曰非爾父之類者勿親也四曰廣學問以資見聞五曰勿懷安六曰無忘四方之志

知州羅先生願

羅願字端良歙縣人兄弟皆有文先生尤博學好古法

秦漢爲詞章高雅精鍊朱子時稱重之有文集十卷爾

宋元學案精遺

卷三十九

二十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雅翼二十卷累官知州有善政

姓譜

爾雅翼自序

古初造化始樹萬彙芒芴並生其間民生如標枝鹿豕爲羣自以爲一物不自貴珍有聖人者立傑出其倫使同類相收異類區分正名百物毛羽介鱗圓首方趾自別爲民乃佃乃漁乃刊乃焚選百羞百穀以爲常珍味其辛毒俾相君臣靈智以爲畜猛賦服循異物蓄之鼎別姦與神遂超萬物莫與之隣號名三才與天地均裁制萬品皆由乎人物患旣去其利畢陳智者用其實因

既以文有所著作假之而論故詩首關雖春秋感麟易八卦始畫仰天俯地窮鳥獸之文書契因之是生典墳禮觀象作服贄死生之物以明卑尊吹竹聽鳳爲樂本原魯論貴多識譏五穀不分聖有所不語亦有所常言至王會紀遠物則多異聞離騷志潔惟掇其芳芬不若爾雅博洽雅馴起于漢世學者自爲專門欲輔成詩道廣摭傍穿萬物異名始著于篇先師說之義多不鮮中古學廢絕說者無所旁緣風土不同各據所偏江南之產踰北而遷至其語音亦不相沿鄭人命死鼠擬于瓊璠六書之相假解則爲鱸物亦固有難識不可汎觀惡莠亂苗豫章須七年非好古博雅身履藪澤孰能究宣野人能別之不能見于傳至謂鴟爲匠魚罟爲筌六駁以爲馬不可駕牽謂芍藥無香說芳草者初不識蕙與蘭羅子疾之乃探其原因爾雅爲資略其訓詁山川星辰研究動植不爲因循觀實于秋玩華于春俯矚淵魚仰察鳥雲山林阜壤遇物而欣有不解者謀及芻薪農圃以爲師釣弋是親用相參伍必得其真此書之成爲雅羽翰其涵如海其負如山其稱物小義炳而寬不強

所不知義無不安宇中所有目擊而存指毛命獸見末
知根可用闕覽虞悅性情玩化無窮以觀我生率是佐
時人主以裁成通之于六藝疑義以明千世之下與雅
並行後有子雲君山之儔乃知其精雅道復顯功斯亦
宏矣

鄂州文集

世之君子惟其責輕而慮近幸人之不能議已斯以爲
足于其心而已矣若夫聖人之舉措不患不能慰天下
之心惟夫天下悅之太篤不復置疑于其間則聖人方

宋元學案禮遺

卷三十九

王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且以此爲懼蓋嘗言之惟聖人而後有大過惟樂天者
而後有大憂以其一言一動始爲天下萬世利害之所
繫故也孔子作春秋天下尊之無異詞聖人乃以後世
將有罪我者焉後世亦卒無罪聖人者若聖人之心特
以春秋天子之事在我假之爲嫌懼天下後世特以已
爲聖人不復加擬議是以躬設爲罪我之比使天下君
子得公相與議之此亦厥祖成湯之心也聖人之無已
一至于此故夫成湯之慙仲虺所爲作書者也以爲能
解得慙而不知夫所謂慙德最聖人用心至到之處季

札觀舞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嗚呼
世皆以備道全美爲聖人孰知夫所謂慙乃聖人之所
難者歟

湯論

士有出于五帝之世而見祀于今禮有隆于三代之時
而不廢于後此不惟其人可尊其誼之所該者至深遠
矣蓋自去古既邈五帝之臣其傳者無幾而高陽氏之
土正有虞氏之稷官世獨相與社而稷之見于展禽史
墨之說其禮壇而不屋腥而不熟有俎豆而無杯器又
皆商周之舊典上下數千年嗣不敢有所變豈可以不

宋本學案補遺

卷三十九

三三四明故書

約圖刊六

知其故哉先王之治本于誠惟能致知以通之故其遇
事無精粗表裏之異知土穀者民情之所重而社與稷
實司焉則自邱民以上隨其所在封而事之天子以建
諸侯而諸侯以有其國君民之情如此其同也以其生
有平土植穀之能灼知其精神死不泯滅屬之以雨暘
寒煥之事無不得其所欲天人之際又如此其不異也
因其沐浴齋宿登降薦徹者有爲人下之道則從而訓
民以爲事君之法因其水旱有變置之說而諸侯之不
職者亦不得免焉則等而施之以爲馭臣之法一歲之

間春以出火秋以卜稼冬以息老有屬民讀法之事有用幣球變之事其或不得已而用民于兵小則受肉而行師大則愛主而出境有功獻于是有罪戮于是比如家人父子之出告反面而從事于其庭內非以是爲宏闢之典而行之也且重民之居而敬其食故其俗生厚而不遷明命有功者而祀之故其民端慤而不鬼因物之常而寓其教訓故令行禁止而風俗成民日見上之親己而所施又無悖乎四時之序是以上易爲而其神易福也

淳安縣社壇記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九

玉函四明錄書

約函刊本

曹弘齋曰鄂州此記引據精博朱晦庵見而服之以爲一集之冠

附錄

方虛谷跋爾雅翼曰回竊謂後世學者于天下書鑽研少而剽竊多靡勞餘力意義曉然古人有終身不能通者或開卷頃刻而得之道德性命之類有北溪字義而眞西山讀書記爲尤精車冕器服之類有三禮圖而陳祥道禮書爲尤博考論經傳草木鳥獸蟲魚則許慎陸璣張揖曹憲邢昺陸佃不如此翼之爲尤悉是書皆前

代所無挾是以求爲儒易矣

陳定宇曰鄂州爾雅翼博矣好處可以廣人之識見者儘多可恨處牽引失其精當者不少內引三百篇之詩處多不是嘗編一節本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爾雅翼三十二卷元洪焱祖爲之音釋提要言其書考據精博而體例謹嚴在陸氏埤雅之上王伯厚後序稱其卽物精思體用相涵本末靡遺殆非溢美云

謝先生譽

謝譽字緯中建之政和人性耿介居家極孝友朱韋齋尉政和時以公事行鄉落間聞田舍中有誦書聲亟下車入其舍問讀何書儀禮也以時方專治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卽與俱歸日授以經史百家之言而勉其業之所未至遂中紹興二年進士第調主邵武之泰寧簿自以不能俯仰歸領祠官年四十六以卒韋齋蓋深惜之

朱子文集

經略余先生良弼

余良弼字巖起龍山人以鄉舉類試外臺朱韋齋與吳直閣公路得其文而異之以爲眞有可用之實寘之前列旋入幕府卽以畫策平賊有功出入中外遂分帥閩

皆有聲烈

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龍山在順昌故道南源委作順昌人云博學明經爲政以教化爲先官廣西經略

又案福建通志云建炎進士歷經略廣西尋予祠已又除直祕閣致仕聚書萬卷自爲序以教子孫

著有龍

山文集

教子詩

白髮無憑吾老矣青春不再汝知平年將弱冠非童子
學不成名豈丈夫幸有明窗并淨几何勞鑿壁與編蒲
功成欲自殊頭角記取韓公訓阿符

附錄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十九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胡澹庵銘其墓曰公之入嶺徧歷三司推轂人才片善
不遺故吏門生多聞于道政知大體教化爲急經昭潭
則新道鄉鄒公之祠繕桂城以復武溪余公之跡屬意
前詰使人尙德乃若峻臺榭以侈登臨靡廚傳以媚過
客皆所不喜爲而小人乃以是致煩言之噴

又曰述作之多無愧魁紀博學方聞尤長于經後進來
學千里重趺凡經指授如味得雋

祝先生嶠

祝嶠字仲容其先自江陵遷歙世以資力好善聞于州

郡從朱韋齋遊聞伊洛之風而悅之

姓譜

程氏學侶

李先生縉

別見和靖學案補遺

羅氏學侶

羅先生頌

羅頌字端規歛之呈口人學古志道以任子補承務郎累擢知郢州簡易廉明獄無冤滯卒于官邦人巷哭之其在荊州帥葉衡自謂幕中得天下士周益公必大再入翰林先生獨以書勸其無恃一節高眾爲無愧益公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十九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加敬弟願亦爲其所重每以一程期之有狷菴集

歙縣志

俞氏門人

滕先生洙

別見和靖學案補遺

程氏家學

錄參程先生洵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程氏門人

迪功董先生琦

附師程侗程舟

董琦字頌之饒州德興人從鄉先生程韓溪受春秋學少學于程侗及其弟舟二君沒久遇其子若孫恩意不

少衰其好義如此以子銖授迪功郎

朱子文集

余氏門人

馮先生鄂

馮先生寧

合傳

馮鄂昭武人及從父寧從龍山授尚書如漢伏生相踵

以經魁選

胡澹菴集

豫章私淑

曹先生道振

曹道振

宋元學案精選 卷三十九

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州劉先生克剛

別見艾軒學案補遺

董氏家學

縣尉董槃澗先生銖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鄂州私淑

洪先生焱祖

洪焱祖字潛夫歙人由平江學錄遷衢州路學教授改

處州遂昌簿以休寧縣尹致仕著爾雅翼音注三十二

卷列于徽學

徽州府志

洪氏講友

唐先生元

唐元字長孺號筠軒歛之槐塘人總幹庭瑞之從孫也
家貧自奮以詩名與洪焱祖俞適老爲筆硯交時號新
安三俊屢試明經不售遂篤志古文辭泰定丁卯徵爲
平江學錄歷建德分水三校俱崇實抑浮士風丕變已
而以徽州路學教授致仕詔賜金龍衣者再所著易傳
義大意十卷見聞錄二十卷詩文五十卷

歙縣志

唐氏家學

唐白雲先生仲實

別見師山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十九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

目錄

橫浦學案補遺

橫浦師承

黃先生珪

附師李麟弟秀

龜山門人

補張先生九成

橫浦講友

補姚先生述堯

宋元學案補遺

續編刊本

補葉先生先覺

補施先生德操

陳先生一鶚

謝先生舉之

口先生公繼

橫浦家學

張先生伯厚

張先生察

橫浦門人

補 凌先生景夏

補 樊先生光遠

補 史先生浩

補 郭先生欽止

蘇先生玘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陳先生自修

陶先生與諧

李先生賓

蘇先生伯益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郭先生忠順

方先生尊

于郎同調

季先生光弼 附兄光度子復之泰之蒙之門人陳偕謝特起

忠定同調

崔先生敦禮 附弟敦詩

橫浦私淑

陸先生九齡 詳復齋學案

陸先生九淵 詳象山學案

郭先生亨仲

謝氏門人

張先生伯厚 見上橫浦家學

樊氏門人

方先生導 見上橫浦門人

倪氏家學

補倪先生思

文節學侶

眞先生德秀 詳西山眞氏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三四明藏書 約國刊本

史氏門人

周先生鑄

郭氏家學

郭先生津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郭先生浩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文節家學

倪先生祖義

倪先生祖節 合傳

文節門人

袁先生變

詳紫齋學案

橫浦續傳

黃先生倫

徐先生鹿卿

附師朱炳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

後學 鄧 王梓材 同輯
慈谿 馮雲濠

橫浦學案補遺

橫浦師承

郎官黃先生珪

附師李隲弟誘

黃珪字元功永福人徙居侯官從司業李隲學釋褐後復中乙科爲衢州教授啟發甚至除杭州教授時橫浦爲諸生實在座下紹興八年橫浦爲吏部侍郎先生爲郎官間相過從仁心義色肅然郁然先生嗜學不倦自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登第以至踐歷臺省無一日廢書嘗謂季弟琇曰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吾兄弟素習禮經盍佩而行之平昔所寓必大書誠意正心四字于座右以效古人盤盂几杖之戒云 橫浦文集

龜山門人

補 文忠張橫浦先生九成

梓材謹案朱子文集邵州學濂溪先生祠記述播

之意之言曰以政府張公九成之學爲出于先生也亦祠以侑焉是先生固濂溪私淑矣

雲濠謹案黃氏補本爲先生傳作海昌人且言其投檄而歸海昌云

橫浦語要

敬之一字乃克己私之利刃子

有是四端而不知學問則行于所不當行故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惡小人而惡君子者有遜位于子之而召亂者有非君子而是小人者此所以不可不學也何謂學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伊川所謂五者廢其一則非學

論語含蓄未易理會雖至妙之理只一兩句便了孟子須反復詳說初學讀之比之論語似易曉然亦未易觀蓋孟子多散漫觀者須把他散漫處去尋他渾成處看行則見于實效知多止于說辭

一國之大有百官有司之俸有祭祀賓客之給儻輕費妄用則將頭會箕斂奪民財而民不勝病矣要當量入爲出百官有司其俸有高下其品有章程

快意事孰不喜爲往事過不能無悔者蓋于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于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也

橫浦書說

孔安國曰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是典之爲義特載唐堯常事而今觀其所載皆後世人主勉強勞苦終未能彷彿其萬一者而曰常道則其意所責于後世人主者其亦不淺也

吾儕讀書當學堯舜堯之用賢堯之同天堯之知人堯之識變果何自而來哉當亦知所主也蓋深思其所以然他日以堯舜之道輔吾聖君則亦有所據矣以上堯典

益稷未嘗有一字而乃以命篇何也曰此史官之意以謂禹之所以成功者以益稷同心爲之佐也同心協贊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一

三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得以名篇使後世之士知功不必爭名不必擅僮吾懷至公之心共成天下之務如益稷者亦自不廢于唐虞之時至列名于禹皋陶之後則忌嫉之心強愎之意庶幾其少瘳乎益助禹以刊木而奏鮮食稷助禹以濬川而奏艱食鮮食二人與同其勞苦共成此大功三人之心一而無間史官以其一也故以益稷名篇而附于禹皋陶之後焉至于論安汝止以動上帝作股肱耳目以至治庶頑讒說反覆辨論至于廣歌皆禹昌言之所及也故因以附焉其主則在益稷而已益稷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辭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史辭也若夫自冀州至訖乎四海皆禹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遂貢賦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首尾川之分派其所以弼成五服聲教訖于四海者盡載以奏于上藏之史官略加刪潤敘結成書取以備一代之制作而謂之夏書然其間稱祇台德先不距朕行此豈史辭哉此禹之自言也自稱祇我之德不違我之行而不知退讓安在其爲不矜伐哉曰古之所謂不矜伐者非如後世心夸大而外辭遜也其不矜伐者在以其色理情性退然如無能之人不言而天下知其爲聖賢至于辭語之間當述敘而陳白者亦不可切切然校計防閑如後世之巧詐彌縫也使其如後世之人中外不相應豈能變移道化成此大功哉余因以發之然此書所紀事亦眾矣而謂之禹貢其間言賦篚亦鮮矣乃不略及之何哉曰此史官名書之深意也其意以謂昔者洪水茫茫九州不辨民皆昏墊今一旦平定四海使民安居樂土自然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獻于上若人子具甘旨溫清之奉于慈親焉此

民喜悅之心也名篇之意其在茲乎不及賦箠以言名雖曰賦箠亦非強爲科索使民不聊生也其喜悅願輸亦若貢物然此所以總名之曰貢也意其深哉嗚呼山川水土道里細微事亦大矣而其名篇乃以民心爲言則聖賢之心蓋可知矣

禹貢

此篇周公攝政代成大誥多邦及御事以征三監之意也此事正在流言時未必成王之心也當時柄在周公而周公身受武王之託故專此事而不疑以謂區區之心天地必知之武王知之若以嫌疑爲自安計則吾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武王辛勤艱苦成此基業一旦坐視其將墜而不救此亦何心哉然而以後世觀之周公所以自謀者亦已疏矣以是知古之聖賢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爲身計爲天下國家計疑在成王忠在一身周公行與天通與鬼神通則成王疑心自當破散而吾之忠誠自當見矣此篇益見周公之忠益生成王之疑余反覆讀此輒爲之三歎周公以爲三監賊也在所當征成王以爲三監忠也周公擅兵權以騁私欲殺三監以滅口耳事旣如此而邦君御事又以爲成王當考翼不可征周公諄諄

以卜乃先王之所信而十夫子翼賢者亦以爲當征武
王所圖之事所圖之功所指之疆土豈可中輟爲他人
凌踐哉所以獨忤君心獨違眾議以十夫爲助而秉此
忠誠上通天心下通三王之心以征之征而成功成王
愈疑非上天明其忠嗚呼周公之負枉其有既乎 大誥

微子蓋帝乙長子特以其母初賤而生故不立其後母
貴而生紂故紂得立然而紂無道亡天下其子武庚又
背叛亡其國商緒宜絕矣周家忠厚不忍滅商宗廟社
稷卒封微子以爲商後且使成湯以來不泯祭祀凡三
十二傳而滅于齊是全湯之宗記者微子也使微子繼
帝乙有天下豈有牧野之事乎 微子之命

余觀君牙伯冏之篇亦虛心于治道矣穆王其父昭王
溺死于漢水畧無恢復之計而馳驚四方與兩篇之言
絕不相似然而余三復兩篇見其慤慤惻惻但有足以感
動人者何也曰德宗何人哉有陸贄作奉天詔書遂使
山東父老爲之泣下則夫二篇之命亦必當時仁人君
子憫穆王之無志故修辭立誠以勸厲于臣下也或曰
安知非出于穆王之自爲耶曰穆王無志如此以五十

之年乃卽尊位而乃不以父恥爲念區區如兒輩務夸馬力奔走四方此不才之主也安得有此至誠之言命以史攷之是平王因申侯殺其父而得立也嗚呼尙忍言之耶使平王知有父子方且痛傷求死之不給肯爲殺父者所立乎使平王權以濟事方且枕戈嘗膽以報父仇肯命文侯而無一言以及幽王畧無傷痛之辭何也豈初造國家未能勝之故爲此畏懼將以有待耶而在位五十年畧無設施是特不孝之子而已孔子存之蓋以著平王之罪與胤征同也文侯之命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伯厚曰張子韶書說于君牙罔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激發讀之使人憤慨其有感于靖康之變乎胡文定春秋傳于夫椒之事亦致意焉朱子詩傳其說王風揚之水亦然

張無垢中庸說

朱子曰張公始學于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于釋既自以爲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旣得橋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則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

將謂實有恁麼事也

原註見大慧禪師與張侍郎書今不見于語錄中蓋其徒諱之

也 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旨意畧其所受于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于子夏李斯原于荀卿而已也竊不自揆嘗欲爲之論辨以曉當世之惑而大本旣殊無所不異因覽其中庸說故掇其尤甚者什一二著于篇其他如論語孝經大學孟子之說不暇徧爲之辨大抵恩遽急迫其所以爲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說皆此書之類也

天命之謂性第贊性之可貴耳未見人收之爲己物也率性之謂道則人體之爲己物而入于仁義禮智中矣然而未見其施設運用也脩道之謂教則仁行于父子義行于君臣禮行于賓主知行于賢者而道之等降隆殺于是而見焉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朱子曰天命之謂性言性之所以名乃天之所賦人之所受義理之本原非但贊其可貴而已性亦何待于人贊其貴耶董子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

也此可謂庶幾乎思之意而異乎張氏之言矣且既謂之性則固已自人所受而言之今日未爲己物則是天之生是人也未以此與之而置之他所必是人者自起而收之而後得以爲己物也不知未得此性之前其爲人也孰使之呼吸息于天地之間以收此性且夫性者又豈塊然一物寓于一處可搏而置之軀殼之中耶仁義禮智性之所有與性爲體者也今日體爲己物然後入于仁義禮智之中則是四者道設于此而後性來于彼也不知方性之未入也是四者又何自而來哉凡此皆不知大本妄意穿鑿之言智者觀之亦不待盡讀其書而是非邪正已判于此章矣仁行于父子義行于君臣是乃率性之道而遽以爲脩道之教亦失其次序矣

不睹不聞少致其忽宜若無害矣然而怠忽之心已顯于心目之間

不足以感人動物而招非意之辱莫爲之禍焉此君子

所以慎其獨也

以上是故君子戒慎乎其上不睹至慎其獨也

朱子曰君子所以慎其獨者非爲恐招禍辱而已也

今日不睹不聞之間少致其忽初無所害特恐招禍
辱而後慎其獨焉非知道之言也

未發以前戒慎恐懼無一豪私欲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朱子曰未發以前天理渾然戒慎恐懼則既發矣

方率性時戒慎恐懼此學者之事也及其深入性之本
原直造所謂天命在我然後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
教以幸于天下至于此時聖人之功用興矣

朱子曰率性之謂道言道之所以得名者如此蓋曰
各循其性之本然卽所謂道爾非以此爲學者之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

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亦未有戒慎恐懼之意也脩道之謂教通天下而言
之聖人所以立極賢人所以脩身皆在于此非如張
氏之說也又曰深入性之本原直造所謂天命在我
理亦有礙且必至此地然後爲人倫之教以幸天下
則是聖人未至此地之時未有人倫之教而所以至
此地者亦不由人倫而入也凡此皆爛漫無根之言
乃釋氏之緒餘非吾儒之本旨也

率性之謂道未離本位修道之謂教不可以離不離名
之也 以上君子中庸

朱子曰言性有本位則性有方所矣聖賢言性似不如此假如其說則前章云率性所以求中言求則是自此求彼非離正位而何至于以脩道爲聖人之功用則又曰不可以離不離名之蓋其說有所不通而駸駸乎遁矣

人皆用知于詮品是非而不知用知于戒慎恐懼使移詮品是非之心于戒慎恐懼知孰大焉

人皆曰予知

朱子曰有是有非天下之正理而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爲知之端也無焉則非人矣故詮品是非乃

宋元學案禮遺

卷四十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窮理之事亦學者之急務也張氏絕之吾見其任私鑿知不得循天理之正矣然斯言也豈釋氏所稱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遺意耶嗚呼斯言也其儒釋所以分之始與

顏子戒慎恐懼超然悟未發已發之幾于喜怒哀樂處一得天命之性所謂善者則深入其中人欲都忘我心皆喪

朱子曰超然悟未發已發之幾中庸無此意也喜怒哀樂莫非性也中節則無不善矣不知更欲如何得

之而又如何深入其中也若此則是前乎此者未得此性而常在性之外也耶且曰我心皆喪尤害于理人第見其拳拳服膺而不知顏子與天理爲一無一毫私欲橫乎其間不識不知我已且無有矣以上同之爲人朱子曰此言蓋欲極意以諛顏子而無所準則不自知其言之過也

子嘗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止在喜怒哀樂未發處兩惟聖者能之

朱子曰有道者見理平常其言雍容閒暇而理致自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遠似不如此之駭遽而張皇也

由戒慎恐懼以養喜怒哀樂使爲中爲和以爲天地化育萬物

朱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乃本然之中發而中節乃本然之和非人之所能使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理之自然今加以字而倒其文非子思之本意矣此乃一篇之指要而張氏語之輒有差謬尙安得爲知言哉

中庸無止法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自謂知能止矣○

君子之道所以大莫能載小莫能破以其戒慎恐懼察于微茫之功也

朱子曰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蓋無止則高者過卑者陷非所以爲中庸矣聖人固未嘗自謂知能然非此章之指也蓋所謂不知不能莫能載莫能破皆極言道體之無窮爾非爲聖人而言亦無察于微茫之意也

戒慎恐懼則未萌之始已致其察至于鳶飛魚躍而察乃在焉○上際下蟠察無不在所以如鳶飛魚躍察乃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隨飛躍而見焉

朱子曰中庸引此詩以發明道體之無所不在所謂費而隱也明道上蔡言之已詳子思復生不能易也張氏之云不亦異乎且曰未萌之始已致其察則是有事焉而正之也

顧惟此察始于戒慎恐懼以養中和而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乃起而爲中和

以上君子之道費而隱

朱子曰起而爲中和如之何其起也此豈知中和者之語哉

人卽性也以我之性覺彼之性

朱子曰詳經文初無此意皆釋氏之說也且性豈有彼我乎又如之何其能以也

使其由此見性則自然由乎中庸而向來無物之言不常之行皆掃不見跡矣

以上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朱子曰見性本釋氏語蓋一見則已矣儒者則曰知性既知之矣又必有以養而充之以至于盡其用力有漸固非一日二日之功日用之際一有懈焉則幾微之間所害多矣此克己復禮之所以爲難而曾子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十四四別錄書

約園刊本

所以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其免也張氏之言與此亦不類矣然釋氏之徒有旣自謂見性不疑而其習氣嗜欲無以異于眾人者豈非特夫掃不見跡之虛談而不察乎無物不常之實弊以至此乎然則張氏之言其淵源所自蓋可知矣

恕由忠而生忠所以責己也知己之難克然後知天下之未見性者不可深罪也○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

以上忠恕遠道不遠

朱子曰恕由忠生明道謝子侯子蓋嘗言之然其爲

說與此不相似也若曰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則是以己之私待人也恕之爲義本不如此正蒙曰以貴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此則物我一致各務循理而無違矣聖賢之言自有準則所謂以人治人者雖曰以眾人望人然而必曰道不遠人則所以謂眾人者亦有道矣以己不能克其私而并容他人使之成其惡則是相率而禽獸也其爲不忠不恕孰大于是

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朋友先施之皆曰求者蓋所以致其察也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安敢責父之愛子乎

所求

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朱子曰此四句當爲八句子臣弟友四字是句絕處求猶責也所求乎子者如此然我以之事父則自有所未能正蒙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蓋將由是而加勉正身以及物非如上章所云以己難克而并容他人也且又曰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安敢責父之愛子乎則是君臣父子漠然爲路人矣旻天之泣

小弁之怨又何謂也蓋其馳心高妙而于章句未及致詳故因以誤爲此說以求爲察亦非文義

顧者察也

言顧行

朱子曰按上章以求爲察固已無謂此又以顧爲察尤爲牽合大抵張氏之爲是說得一字可推而前者則極意推之不問其至于何處與其可行不可行也篇內所謂戒慎恐懼下章所謂忠恕所謂仁勇所謂發育峻極皆此類也

君子戒慎恐懼醞釀成中庸之道

在上位不陵下

宋元學案遺

卷四十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子曰中庸之道天理自然非如酒醴必醞釀而成也

欲知戒慎恐懼之效當于忠恕卜之欲知忠恕之效當

于父母卜之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

朱子曰此言皆牽合無理且父母至尊豈人子所以卜忠恕之物乎詳味此言可見其二本矣

天地萬物森然鬼神列于中不可違也

鬼神之爲德

朱子曰張氏他章之說甚詳而此獨略將有所疑而不敢盡耶抑其所謂鬼神者特如世俗之論而不之

究耶然詳味列字之意則以鬼神別爲一物明矣豈知鬼神者之言哉

言此所以勉天下之爲德也當始一戒慎恐懼而以位祿名壽卜德之進否大德必受命

朱子曰德盛則名位祿壽從之乃理之必然非姑爲此言以勉天下之爲德亦非使學者以是四者卜其德之進否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其受命也乃不期而自至耳豈曰卜之云乎張氏之說乃謀利計功之尤者學者一有此念存乎胸中則不可以進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德矣

戒慎恐懼則無適而不在中和中其無憂也必矣中和之中自當有賢父聖子○武王之舉危道也以上無憂者其惟文

乎王

朱子曰凡此類皆牽合而此數句尤疏闊無理又以武王之舉爲危道則是聖人行險以徼幸也是豈知順天應人之爲安哉

不知先王居于何地乃知天神自郊求地元自社求人鬼自禘嘗求哉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朱子曰先王所以知此以其理而已矣不煩更爲奇怪之說

布種下實未及頃刻

地道敏樹

朱子曰雖天下至易生之物亦未有下種未及頃刻而發生者此可見其矜奇欲速之心矣

戒慎恐懼深致其察所以知天也

朱子曰戒懼致察既知天而事天之事也未能知天則何所戒懼乎

推知天之心以知人推知人之心以事親

以上故君子不可以不修

宋元學案禮運卷四十一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身至不可以不知天

朱子曰推知天以知人猶之可也推知人以事親不亦悖乎伊川先生曰不知人則所與或非其所由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此論不可易也

知而未能行是未能運用此誠也

朱子曰知而未能行乃未能得之于己豈特未能用而已乎然此所謂知者亦未真知也真知則未有不

能行者且曰運用此誠亦非知誠者之語蓋誠則無

爲而成初不煩運用矣

行知仁勇者誠也而所以知此誠者非他物也亦卽誠也所以行此誠者非他物也亦卽誠也此聖人極誠之所在而指之也○誠字雖同而行知仁勇之誠不若知誠之誠爲甚明知誠之誠不若行誠之誠爲甚大也上以所以行之者一也及其知之

朱子曰經文所以行之者一也與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兩句立語命意不同張氏似誤作一

例讀之故其爲說如此文義猶不暇通而遽欲語其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精微此其所以失之也且所謂誠者一而已矣今乃裂而三之又于其中相與自爲優劣蓋不窮天理無所準則而逞其私智逆探幽深橫騫捷出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安得不至于是乎然推其本原則生生化化見見聞聞之緒餘也

近之爲言以不遠也不遠卽在此而已第知所以好學者誰所以力行者誰所以知恥者誰則爲知仁勇矣見于言語文字者皆近之而已惟人體之識所以體者爲當幾而明卽事而解則知仁勇豈他物哉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知恥近
乎勇

朱子曰上章旣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
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
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次如此張氏以爲
不遠者是矣而又曰卽在此而已何其言之相戾也
蓋其所以爲說者牽之以入于荒唐繆悠之中其勢
不得而自巳爾夫好學力行之恥在我而已必求其
所以如此者爲誰而後爲至是是身外復有一身心
外復有一心紛紛乎果何時而已耶設使果如其言

宋光宗案補遺 卷四十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所謂誰者一而已矣聖人復何用虛張三者之目
使學者徒爲是多方以求之耶詳求聖人之意決不
如是特釋氏之說耳此章之旨惟呂博士之言淵懿
有味庶幾得之張氏之徒蓋以爲淺近而忽之矣然
豈知其言近指遠甚得聖賢之意也與

如其知仁勇則亦不期于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
臣子庶民來百工懷諸侯柔遠人矣○九經以次而行
皆中其會矣 以上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朱子曰如張氏之云則九經皆剩語矣聖人之道所

以異于異端者以其本末內外一以貫之而無精粗之辨也故子思于九經反覆三致意焉而張氏忽之如此蓋每事欲高于聖賢一等而不知憑虛失實祗其所以爲卑也

欲學者養誠于平日也

凡事豫則立

朱子曰先立乎誠則無不豫矣非謂豫養誠也既誠矣則何豫養之云乎

世之論誠者多錯認專爲誠夫至誠無息專非誠也以專爲誠則是語言寢處應對醅酢皆離本位矣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

王三石明齋書

約園刊本

朱子曰專固不足以盡誠然遂以無息爲誠則亦誤矣蓋惟至誠爲無息非因其無息而命之以誠也離本位之言聖人無有已辨於前矣然專亦豈能遽離本位哉

世之行誠者類皆不知變通至于誦孝經以禦賊讀仁王以消災

朱子曰聖賢惟言存誠思誠未嘗言行誠蓋思之既得存之既著則其誠在己而見于行事者無一不出于誠謂之行誠則是己與誠爲二而自我以行彼誠

之爲道不如是也如此者其失不但不知變通而已若曰所行既出于誠則又不可謂之行誠而亦無不知變通之理張氏之言進退無所據矣至于誦孝經以禦賊蓋不知明理而有迂愚之蔽以是爲行誠而不知變通然則張氏之所謂誠亦無以異于專矣讀仁王經者其溺于邪僻又甚不得與誦孝經者同科矣

格物知至之學內而一念外而萬事無不窮其終始窮而又窮以至於極盡之地人欲都盡一旦廓然則性善昭昭無可疑矣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朱子曰格物之學二先生以來諸君子論之備矣張氏之云乃釋氏看話之法非聖賢之遺旨也呂舍人大學解所論格物正與此同愚亦已爲之辨矣

注之于身則身誠注之于親則親悅注之于友則友信注之于君于民則獲上而民治

朱子曰明乎善則身自誠乃理之自然身誠則親自悅由是以至于友于君于民皆然乃積盛充實而自致耳今日注之而然則是設之于此射之于彼而冀

其必然也其爲不誠莫大于是

誠之所在擊觸轉移

以上不誠乎身矣

朱子曰至誠積于中而事物應于外理之常也然豈若是其驚遽暴疾哉

博學者戒慎恐懼非一事也

博學之

朱子曰戒慎恐懼乃篤行之事非博學之謂也

由上智之自得而合乎聖人之教者性也由遵聖人之教而造乎上智之地者教也上智自得而不合于聖人之教則爲異端矣

誠明明誠

宋元學案禮邊 卷四十一

三四明職書

約園刊本

朱子曰張氏于誠明之說蓋未嘗深攷而爲此說以合其素論觀其自處傲然已在誠明之域矣然謂上智自得而有不合于聖人之教者則未知其所得果何事也且所謂異端者復誰謂乎夫豈不自知其己失身于此而故爲是言者是乃所謂改頭換面陰子而陽擠之將以自蓋其迹而幸人之不疑己其爲不誠莫大于是以是心而語中庸不亦戾乎大哉聖人之道章云荒唐夢幻之學其意亦猶是也

此誠既見己性亦見人性亦見物性亦見天地之性亦

見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至天地參矣

朱子曰經言惟至誠故能盡性非曰誠見而性見也見字與盡字意義迥別大率釋氏以見性成佛爲極而不知聖人盡性之大故張氏之言每如此

禮樂射御書數中有造乎誠之地也

朱子曰直造乎誠則非致曲也

變者此誠忽然而有倏然而無以上其次致曲

朱子曰誠若如此何以爲物之終始乎

既前知之則以誠造化轉移變易使禍爲福妖爲祥亡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

子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興蓋無難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朱子曰至誠之道非可以者以之則非誠矣夫轉禍爲福易災爲祥以大戊高宗之事觀之則理固有是然不如是之易也是以古之聖賢遇災而懼嚴恭祇畏以正厥事猶不敢庶幾其萬一故曰瞻仰昊天曷惠其寧豈曰轉移變易而無難哉然此章之指初亦不爲是發也

吾誠一往則耳目口鼻皆壞矣不誠無物

朱子曰誠無人我之別不必言吾無彼此之殊不必

言往耳目口鼻亦豈有一旦遽壞之理哉此章之說
諸先生言之悉矣觀此得失可見

誠未足貴誠而又誠之斯足貴也 君子誠之爲貴

朱子曰聖人言天下之理無出于誠而曰誠未足貴
何其言之悖也且既誠矣以爲未足貴而又誠之乃
足貴則前之所謂誠者無乃爲棄物與蓋緣本不知
誠而惟恐其言之小故其言每如此且誠者天之道
豈亦未足貴必待誠之者人之道乃足貴耶雖至愚
有以知其不然矣

不見形象而天地自章不動聲色而天地自變垂拱無
爲而天地自成天地亦大矣而使之章使之變使之成
皆在於我

至誠不息則有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又
自此而造化之妙矣 以上至誠無息

朱子曰經義蓋謂至誠之理未嘗形見而自彰著未
嘗動作而自變化無所營爲而自成就天地之道一
言而盡亦不過如此而已張氏乃以爲聖人至誠于
此能使天地章明變化于彼不惟文義不通而亦本

無此理其曰天地自此而造化語尤險怪蓋聖人之于天地不過因其自然之理以裁成輔相之而已若聖人反能造化天地則是子孫反能孕育父祖無是理也凡此好大不根之言皆其心術之蔽又原于釋氏心法起滅天地之意正蒙斥之詳矣

自戒慎恐懼而入入而造于發育峻極之地而不敢已則行乎三千三百之中而道問學矣尊德性而不敢已則又變而爲致廣大致廣大而不敢已則又變而盡精微盡精微而不敢已則又變而極高明極高明而不敢已則又變而道中庸知新崇禮又致廣大極高明之變名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王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子曰此章言體道成德之目無不敢已而又變之意變名之說亦無義理

豈有一豪之變怪以驚眩天下之耳目哉

以上尊德性而道問學至

敦厚以崇禮

朱子曰張氏之書變怪驚眩蓋不少矣猶以爲無有不知更欲如何乃爲變怪驚眩哉

周法已弊其過多矣孔子身非輔相不在尊位所以不

敢輕議妄論而曲意以從周之法度

吾從周

朱子曰孔子言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則其從周也亦有道矣非不得已而妄從之也若末世之弊有如拜上之泰則不盡從矣其不得不從者是亦義理之所在斯誠然而從之以爲曲意而從非聖人之心也張氏歸心乎釋氏而曲意于儒者故其所以窺聖人者如此非一辭之失也其所從來遠矣夫如此指何事而言哉卽子所謂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也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誓于天下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

毛氏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子曰張氏戒愼恐懼二句橫貫中庸一篇之中其牽合附會連章累句不容一一辨正矣至于此章經文所謂如此乃上文君子之道本諸身以下耳張氏欲成其前說乃近舍本章上文之義遠指戒愼恐懼于數千字之間未論義理之當否而豈言語文字體勢之常哉故特論此一章尤疏漏處以見其餘之皆此類也

論至于此則夫子蓋未嘗死也觀乎天地此亦夫子之乾坤也

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朱子曰孔子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未嘗言文王之不死也然言近指遠其味無窮所以爲聖人之言也不死之云變怪駭人而實無餘味故程子有言立言當涵養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正爲此耳

附錄

生平恥言人過樂誘以善道鄉曲無少長皆愛慕

楊龜山諸公講明大道名重天下聞公行誼相與締交學士大夫聞公歸海昌登笈雲集公遜辭不獲乃與言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卽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卽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其可勿正夢寐乃居處之驗其可勿思諸君子曷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

改著作佐郎是歲樊光遠爲南宮首汪應辰魁天下公轉對上曰朕妙選多士而魁殿省者皆卿門人深用嘉歎卿以何術致然公曰昔夏侯勝矜語門人謂士患不明經經旨苟明取青紫如拾芥臣嘗鄙之明經所以立身行己而致君澤民儻以是爲青紫之資則得失亂其

中榮辱奪其外始焉苟得則終必患失漢儒經學之弊
正在于此張禹孔光沿襲爲常而阿合苟容以成漢室
之變是皆志在青紫所致也臣不佞不復以利祿之說
聳誘其徒惟知講明經術景行前修庶幾克成忠孝耳
上嘉歎久之

一日論日有食之因以危言闡切帝心且曰日食之變
本于惡氣惡氣之萌本于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絕其本
根將奔騰四達上觸乎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序下觸
乎地則菑及五穀怪妖迭見中觸乎人則爲兵爲火札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

三五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瘡備至是則惡念之起可不應時撲滅乎臣願陛下正
心術以格天心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爲卿戒之
復祕閣修撰知溫州公被命則曰吾居橫浦久心實安
之不能忘也因自號橫浦居士

疾稍間設絳帳自居訓子姪益靡有學說曰余以經學
訓汝所以端本原養情性以正汝所習若乃申韓刑名
儀秦縱橫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操履醇正深造自
得則吾身無在而非聖人矣

並家傳

周益公題張無垢手書曰其云大學一篇學者入聖域

衢路又云聞見所得不如踐履之深又云接事遇物于不可意處試吾所得此最親切者又云閉目前視六十以前己行是非自進自退亦一快也凡是四端所以脩身所以誨人周禮盡在魯矣尺牘云乎哉

朱子曰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又答許順之曰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又曰近聞越州洪适欲刊張子韶經解爲之憂歎不能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去懷若見得孟子正人心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

又答石子重書云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板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人寒心

又語類曰某舊見張子韶有箇文字論仁義之實云當其事親之時有以見其溫然如春之意便是仁當其從兄之際有以見其肅然如秋之意便是義某嘗對其說古人固有習而不察如今卻是畧畧地習卻加意去察古人固有由之而不知如今卻是畧畧地由卻加意去

知因笑云李先生見某說忽然曰公適間說得好可更說一遍看

陳龍川曰近世張給事學佛有見晚從楊龜山學自謂能悟其非駕其說以鼓天下之學者靡然從之家置其書人習其法幾纏縛膠固雖世之所謂高明之士往往溺于其中而不能以自出其爲人心之害何止于戰國之楊墨也

陳直齋曰無垢諸經解大抵援引詳博文意瀾翻似乎少簡嚴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聞使不墮于淺狹故讀其書者亦往往有得焉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

三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胡澹庵見楊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于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南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窗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泊北歸窗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耳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朱子以無垢爲雜學論語集注獨取審富貴安貧賤之語

趙滄水道學發源引曰張氏孝經解足以啟發人之善
心由之足以見聖人之蘊至于載之東西銘子輦之聖
傳論譬之戶有南北東西由之皆可以至于堂奧

宋潛溪凝道記曰橫浦之學何如曰清節峻標固足以
師表百世其學則出于宗杲之禪而借儒家言以文之
也儒與浮屠其言固有同者求其用蓋天淵之不相涉
也其可混而爲一哉金溪之學則又源于橫浦者也考
其所言蓋有不容掩者矣

唐肅曰先生從學龜山學有源本于經傳多所訓釋而

孟子書尤究心焉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孟子傳二十九卷
係內府藏本盡心篇已佚提要云橫浦之學出于
龜山又喜與僧宗杲遊故不免雜于釋氏所作心
日新二錄大抵以禪機詰儒理故朱子作雜學辨
頗議其非惟注是書則以當時馮休作刪孟子李
觀作常語司馬光作疑孟說之作紙孟鄭厚叔
作藝圃折衷皆以排斥孟子爲事故特發明義利
經權之辨著孟子尊王賤霸有大功撥亂反正有
大用每一章爲解一篇主于闡揚宏旨不主于箋
詁文句是以曲折縱橫全如論體又辨治法者多
辨心法者少故其言亦切近事理無出旁涉于空
寂在橫浦諸著作中此爲最醇至于草芥寇讐之
說謂人君當知此理而人主不可有此心觀其眸
子之說謂瞭與眊乃邪正之分不徒論其明暗又
必有孟子之學識而後能分其邪正尤能得文外
微旨云又案鄭厚叔友提要誤作鄭厚叔附識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于

高道淳最樂編曰張子韶謂與小人居常自檢點司馬
溫公曰君子所以成人其惟誠乎范文正曰言欲遜遜
免禍行欲嚴嚴免悔皆當三復力行

橫浦講友

補進士姚先生述堯

梓材謹案先生字述道華亭人張子固毘陵集有
姚進道文集序云其卒于京師年纔三十又云名
穀秀之華亭人其地同
其字同豈其有二名耶

補葉先生先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

三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葉先覺橫浦之友也橫浦和施彥執懷姚進道及先生
云環顧天地間四海惟三友兩老雖未死二妙已先路
生者豈其巧死者亦非謬君如悟斯契萬事可懷袖

橫浦

補集詩
施持正先生德操

附錄

程泰之海寧縣鄉賢祠堂記曰彥執學有本末主孟子
以排釋氏曰絕人倫漫等級棄禮樂仁義不用謂能躐
造空無此其勝處槩之以道當自倒易後先又飾荒幻

報應誑愚取賞則尤爲世蠹因著爲之論以曉未悟其學若此亦可謂強立不惑者已

陳先生一鶚

陳一鶚字開祖永嘉人紹興二年登第張子韶雅重之仕至廣德太守行誼表于一鄉廉靖著于仕途其倅豫章戶部尙書張如瑩以慶遠軍節度使來爲連帥爲書歸去來辭于畫卷且推美其古雅子求仁

周益公集

謝先生舉之

謝舉之兩劔人橫浦子伯厚從之學嘗請字於橫浦橫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浦字之曰志遠

橫浦文集

口先生公繼

口公繼

橫浦家學

張先生伯厚

張伯厚橫浦子嘗從謝舉之學讀書

橫浦文集

張先生窠

張窠字口口橫浦從子也從學橫浦有學說貽先生伯

季橫浦卒爲述家傳

橫浦家傳

橫浦門人

補 尙書凌先生景夏

附錄

紹興對策呂頤浩稱其詞勝張九成

遷著作佐郎與館職胡瑗朱松張擴常明范如圭等六人共奏封事言和議非便秦檜憾之知外郡及閒居凡十餘年

汪玉山祭凌尙書文曰惟公氣質粹美學問純正充養既厚持守益定視其容貌如不勝衣孰知其勇見義必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聽其議論如不出口孰知其直言無所苟謂公爲清
清而有容謂公爲和和而不同人有一善或以自矜公
終其身兢兢靡寧

補 知州樊先生光遠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尙書解三卷

禮記講義三卷梅窗雜著十卷

附錄

汪玉山誌其墓曰初臨川王荆公著三經義字說以同
天下之學舉世誦如六經然范陽張先生以爲學者貴
于自得而躬行可以爲天下國家用也今守其穿鑿附

會之說而修身治人析爲兩途則何貴于學矣先生以此數見黜于當時之有司貧至飢粥不給茂實獨師事之甚謹既冠徒步就太學試以書義對是時文體亦稍變矣而茂實獨直指王氏之失力排之切中其要考官奇之置高等是後士人乃益得自致于學

補 忠定史真隱先生浩

雲濠謹乘節峯真隱漫錄先生祭無垢先生文云
晚守永嘉吏課推最不施刑威專用教誨力救糞
偷俾伯純粹某掌郡岸時適相值傾蓋忘年雅同
聲氣乃以旦日衣冠畢萃端笏趨隅薦廣見遺公
之舉詞深存旨味識超幾先意傳經外惟此八字
三宵不寐思而得之實錄無愧佩服華袞銘在心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志此忠定受
刑橫浦之徵

經筵薦舉劄子

朝奉郎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石磬器質純靜不求
聞知爲邑南劍之尤溪興學校禮賢士苟有利民知無
不爲頌聲洋溢如古循吏

朝奉郎前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陳仲諤操履醇正議
論有源居福之鄙月評所貴人無異詞

文休郎新差充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汪義端好學不
倦有爲善心嘗仕四明郡僚事無詭隨唯狗公議

從政郎漢陽軍軍學教授石斗文問學知方行已有恥
不爲詭激以釣虛名涵養之口必能立事

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沈銖鄉行可推士夫信服其與
人交面箴其失退無後言有古直諒之風

梓材謹案右五人惟汪義
端攻慶元學者有負所舉

陸辭薦舉劄子

明州鄞縣主簿辭叔似學窺往聖志慕前修試吏之始
已有能譽若任之以事當無施而不可

新紹興府司理參軍楊簡性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

卷七十四明叢書

射圃刊本

行閩內化之施于有政其民必敬而愛之

新建寧府崇安縣主簿陸九淵淵源之學沈粹之才輩

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于自得

新無爲軍軍學教授石宗昭學問操履文采政事四者

皆過人而深自韜晦無好異之失

新寧國府府學教授陳謙材術旣高文章尤美推其所

用必能稱職

新鄂州推官葉適資稟甚高博記能文其學進而未已

前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崔敦禮學問該通辭藻華瞻

與其弟敦詩相埒識者惜其未用

新江陰軍江陰縣尉袁燮學問純明性資端厚守正而無矯激又在庠序士子推服

添差通判常州趙善譽宗子之秀學問文采俱有可觀
吏材尤高不在彥逾下

前撫州州學教授張貴謨文學吏治務求實用試之以事必有益於時

監臨安府回易庫胡拱故禮部尙書沂之子沈厚似沂而拱行尤峻安恬守道不願人知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

三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前衡州州學教授舒璘性資誠慤好學不倦而練達世故材實有用

新紹興府府學教授舒烈性資和粹操履端固平居雖簡易而遇事有守

明州州學教授王恕博通性理諳曉民事時輩推爲可用之才

監潭州南嶽廟湛循性資和裕學問通明頃中甲科不求榮進而爲親請祠時輩推之

梓材謹案右十五人惟張貴謨政慶元學者有員所舉

附錄

少孤自力于學貫穿經史理致超詣措詞持論出人意料

爲温州教授郡守張九成有重名待以國士諸生推重之以中書舍人吳秉信薦除太學正

除開府儀同三司公自言臣何功德叨此眷寵孝宗指心而言曰于此甚有功朕學力堅固心術明正皆卿之力也

朱子曰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眾說皆云命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

三國圖明叢書

約圖刊本

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見得是周公且在後之意

又語類曰史丞相好薦人極不易然卻有些籠絡人意思不佳陳丞相較渾厚無這般意思又若賢否不辨者孫燭湖上書曰書傳多所發明帝王君臣精微正大之蘊剖決古今異同偏見開悟後學心目使人沛然飽滿者無慮數十百條又曰欲以疑義請教者一一疏諸下方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本永樂大典訂釐先生尙書講義二十卷提要云其說大抵以注疏爲主參考

諸儒而以己意融貫之當張魏公用兵中原時直翁方爲右僕射獨持異論論者責其沮恢復之謀今觀其解文侯之命一篇亦極美宣王之勤政復讐而傷平王之無志恢復則其意原不以用兵爲非殆以魏公未能度力量時故不欲僥倖嘗試耶又引孫燭湖集云則此書實與燭湖商確之矣又案宋史藝文志載先生周禮天地二官講義十回卷經義考言所鈔文淵閣殘本第存七八九三卷而已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呂文靖爲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爲名相而揚其父之美史直翁爲相非無一善可稱子爲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无咎

謝山箋曰直翁固是良相其薦朱陸陳楊葉諸公乾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

早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淳大儒一舉盡之矣呂申公所不及

梓材謹案困學紀聞上條云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謝山箋曰趙忠簡是且戰且和未肯降心者也與史文惠不同文惠以力不足爲言是其審量而行又與湯思退不同又曰世多咎辛稼軒和開禧之議然開禧未嘗能用稼軒也水心則辭詔矣梓材又案謝山句餘土音卷一史忠定公洞天詩云乾淳丞相老甘盤歸來別署眞隱仙又云丞相事業卓可傳老成持議國脈延又云同叔子申雖負愆不掄滄洲諸子賢

黃南山先賢忠定史丞相贊曰學明天人四十始仕善

政家猷允光青史上而八行下而三相承緒惟公賢者

氣象

郭先生欽止

梓材謹案自先生建石洞書院金華府志稱其從
兄良臣建西園書院姪伯廣建南湖書院蓋皆慕

其風而

興者云

雲濠謹案金華徵獻畧載先生關石洞書院云其
時爲之師者則龍泉葉適繼之爲括蒼湯致前此
朱熹以僞學之禁遊處甚久又云時往來其間者
爲金華呂祖謙唐仲友永嘉陳傅良永康陳亮會
稽陸游浦江魏了翁義烏徐僞
蘭溪杜旗餘不下數十人云

附錄

宋子銘其墓曰才百夫之特而身不階于一命志四方

之遠而行不出一鄉然而子弟服師儒之訓州閭識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

學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遜悌之方霍然其變豪傑之窟煥乎其闢禮義之場是

則其思百世而長弗替繩繩有永彌昌

蘇先生玘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陳先生自修

陳自修字求仁永嘉人爲劇邑以名父子再典郡周益
公題跋稱其同僚期月端方篤實相助爲多臨行出無
垢張公與其先君子手書二十幅乃知父師淵源有自

來矣

周益公集

陶先生與諧

陶與諧橫浦門人嘗錄橫浦春秋講義

橫浦文集

推官李先生寶

李寶字獻可大庾人師事張子韶行履端潔遂于經學以特唱名任潯州推官會當國惡子韶先生遂致仕

南安

志府

蘇先生伯益

蘇伯益□□□□人受學于橫浦數年橫浦怒之或問伯益從來氣直學問不在諸門弟子後先生亦素喜之今以小不可而怒之甚何也橫浦曰直固可喜不遜亦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惡弟子于師豈可悖慢皆學問不進故吾所以怒之者亦是與一服良藥耳

橫浦心傳

郭先生忠順

郭忠順字移可浦城人橫浦弟子

儒林宗派

參議方先生導

方導字夷吾世居嚴之鷓鴣原先生忠厚孝謹師承侍郎橫浦張公又從御史樊光遠三山宗丞林之奇游官

至淮南安撫參議

樓攻媿集

于郎同調

季先生光弼

附元光皮子後之泰之蒙之門人陳偕謝特起

季光弼字觀國平陽人少穎悟于書無所不讀紹興二十七年進士主鹽官簿鹽官邑庠久不振先生召橫浦高第于恕郎煜勉以身率士子課試皆臨視之咸自奮勵充邵州教授邵陽僻遠士無師承先生遇諸生如朋儕程度甚悉鄰郡縣之士至者相屬凡經指授多成美才如陳偕謝特起輩有聲湖湘間其善教養如此丁母憂授寧德縣丞救荒不爲文具皆出于惻怛之意隆興初畿邑大歉京尹以事屬先生先生列急務六條獻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四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隨卽施行史丞相聞其才常下先生所陳盡發常平裁價分糴民爲之謠曰饑不憂與之庾儒林季公民之父寒不憂今有袴儒林季公民之母知嵎縣又遭洊饑山谷窮民易致嘯聚先生加意拊摩豫令富室致吳中之米七千餘斛丐于府得常平緡錢二萬于鄰邑始得安堵而嗣歲又甚禾未登場民已菜色時朱晦菴力舉一道荒政尤詳于越先生求哀諸司得米四萬斛縣有二十七鄉凡爲賑糴場賑濟場養濟坊三十餘所戴星出入以課督之數月之後鬚髮爲變晦庵貽書勞勉曰省

刑薄賦以回天意非體國愛民之切不及此淳熙十年卒于縣子復之泰之蒙之俱習世業先生天資篤厚與兄光度友愛誦書作文自爲師友終身無間言無他嗜好惟以著述自娛乾道四年戊辰朔日有食之先生撫光武十事備論以進詔循兩資居八年再上萬言書敷釋前說又攷唐之宰相起自武德裴寂終于天祐楊涉作編年錄論說二百五十有五去取抑揚皆有微意蓋位非其據勳如汾陽而不與事有責備德如晉公而不恕云

樓攻媿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忠定同調

崔先生敦禮

附弟敦詩

崔敦禮字□□靜海人與弟敦詩同登紹興中進士愛溧陽山水買田築居仕至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敦詩字大雅官至中書舍人加侍講直學士院所陳必剴切有文集三十卷制臺二十三卷奏議五卷通鑑要覽六十

卷 姓譜

芻言

禍者福之先也利者害之始也恩者怨之媒也譽者毀

之招也君子不邀福故無禍矣不求利故無害矣不廣
恩故無怨矣不取譽故無毀矣

莫易于爲善莫難于爲不善敦君臣篤父子睦兄弟信
朋友善也至易者也駕浮僞飾奸詭造險戲作機巧不
善也至難者也難則勞易則佚難則憂易則樂君子者
佚樂而爲君子者也小人憂勞而爲小人者也舍易而
難舍佚而勞舍樂而憂愚矣哉

橫浦私淑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

詳復齋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皇朝明發書

約園刊本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詳象山學案

鄭先生亨仲

鄭亨仲□□人張子韶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
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至今不易也先生在華陽亦日
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約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
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
時齏鹽風味可長久也

宋賢事彙

謝氏門人

張先生伯厚

見上橫浦家學

樊氏門人

方先生導 見上橫浦門人

倪氏家學

補文節倪齊齋先生思

梓材謹案先生祭周丞相平園文有云思以晚學夙登崇牖是先生嘗及周氏之門矣

梓材又案先生經解雜著有此心章兩卷易章二十卷易說二卷中庸策義大學解辨顏子子思子讀曾子各一卷論語義證二十卷孟子問答十二卷

倪正甫語

易以理寓象數因象數以明理漢儒多明象數而于理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一

聖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或泥而不通自王弼以玄理注易儒者於是談理曰勝乃復盡略象數二者皆得易之一偏至本朝言理則程伊川爲最兼象數則朱子爲詳集二書爲一庶幾理與象數兼得之

朱竹垞曰按程子傳依王氏本朱子本義依呂氏本本不可合而爲一克齋董氏乃強合之倪正甫云云則董氏未合之前倪氏已有此論矣

梓材謹案先生稱晦菴爲朱子蓋已私淑之矣

經鉅堂雜志

儉者君子之德世俗以儉爲鄙非遠識也儉則足用儉則寡求儉則可以成家儉則可以立身儉則可以傳子孫奢則用不給奢則貪求奢則害身奢則破家奢則不可以訓子孫利害相反如此富家有富家計貧家有貧家計量入爲出則不至乏用矣用常有餘則可以爲意外橫用之備矣今以家之用分而爲二令爾子弟分掌之其日用收支爲一其歲計分支爲一日用以賃錢俸錢當之每月終白尊長有餘則趨在後月不足則取歲計錢足之歲計以家之薄產所入當之歲終以白尊長有餘則來歲可以舉事不足則無所興舉可以展向後者一切勿爲以待可爲而爲之或有意外橫用亦告于尊長隨宜區處

人家至於破產先自借用官物錢始旣先借用官物錢至于官物催趨不免舉債典質久而利重雖欲存產業不可得矣故當先須留官錢物則無此患僕奮空拳粗成家業毫分積累甚難諸子宜體念各存公心管幹且爲二十年計日後則事難料又在諸子從長區處僕之智力有不及矣月河莫侍郎家甚富兄弟同居三十年

此可法也蓋聚居則百費皆省析居則人各有費也然須上下和睦若能奮飛不藉父業則聽其挈出不可將帶父業留以與不能奮飛者可也

人家用度皆可預計惟橫用不可預計若婚嫁之事是閒暇時子弟自能主張若乃喪葬倉卒之際往往爲浮言所動多至妄用以此爲孝世俗之見切不可徇

以上歲計

士大夫家子弟若無家業經營衣食不過三端上焉者仕而仰祿中焉者就館聚徒下焉者干求假貸今員多闕少待次之日常多官小俸薄既難贍給遠宦有往來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學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途之費縱餘無幾意外有丁憂論罷之虞不可不備又還家無以爲策則居官凡事掣肘若有退步進退在我易以行志矣就館聚徒所得不過數十有一書館爭者甚眾未娶就館猶可既娶之後難遠離家在己爲羈旅在家則百事不可照應或自有子欲教不可若稍有家業則可免此患縱不免就館聚徒亦不至若不可一日無館者之窘也至於干謁假貸滋味尤惡不惟趨起囁嚅此狀可惡奔走于道途見拒于閹人情況之惡抑又可知縱有所得無幾久而化爲唇吻潔特之士化爲

無廉恥可厭之人若乃假貸親故至一至再亦難言矣
若自有薄產可無此惡況吾家業雖不多若自知節省
且爲二十年計已作歲計簿復作月計簿蓋先有月計
然後歲計可知若月之所用多於其所入積而至歲爲
大闕用矣

月計

或曰既有子孫當爲子孫計人之情也余曰君子豈不
爲子孫計然有道矣種德一也家傳清白二也使之從
學而知義三也授以資身之術如才高者命之習舉業
取科第才卑者命之以經營生理四也家法整齊上下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

吳四國明叢書

約園刊本

和睦五也爲擇良師友六也爲娶淑婦七也常存儉風
八也如此八者豈非爲子孫計乎如孔子教伯魚以詩
禮漢儒教子一經楊震之使人謂其後爲清白吏子孫
鄧禹十子人各授之一業龐德公云人皆遺之以危我
獨遺之以安皆善爲子孫計者儉而能施仁也儉而寡
求義也儉以爲家法禮也儉以訓子孫智也儉而慳吝
不仁也儉復貪求不義也儉於其親非禮也儉其積遺
子孫不智也

衣以歲計食以日計一日闕食必至饑餒一年闕衣尙

可藉舊食在家者也食粗而無人知衣飾外者也衣敝而人必笑故善處貧者節食以完衣不善處貧者典衣而市食

以上子孫計

陳榕門曰按所言月計歲計子孫計非沾沾惟利是計也量入爲出理自如此人之物力止有此數妄用則不繼饑寒交迫急不擇音妄取妄求勢所必至欲固其節其可得乎謹身節用士庶宜然而儉以成廉尤仕宦之所急許魯齋言學者以治生爲急司馬溫公每問士大夫生計足否皆此意也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公嘗曰陽城脫不遇裴延齡爲相終無以自白故在瑣闥一百六日雖小事必言

嘗語諸子吾生平素慕樂天蓋樂天直道屢黜而于牛李之黨終無所附居數郡有實德在民晚歲委命無求與公出處相似然樂天未七十已苦風痺公晚而益強蔣良貴狀其行曰淳熙之士不變于慶元黨禍者鮮矣再壞之開禧三壞之嘉定公剛方質直不尙苟同以周趙之賢猶且不肯微受爾汝則其奴視權孽固宜

袁絜齋祭之曰自古爲國必有正人主張維持公道以伸故立于朝廷則忠言讜論不知有身而位乎岳牧則撫民如子養之如春其或退而歸休則德望歸然人皆覲其復用及夫不幸而歿而人心盡然莫不爲之傷痛此公始終之大致也博通古今探索精微詞華炳蔚端有指歸方當盛年蚤登清貫屢起屢仆卓然不亂年未六十剛腸窒慾清明溫潤如冰如玉更化之始正位常伯瑣闕封駁正途斯闢自爾居閒山巔水濱逍遙自適不緇不磷遺奏懇切有規有戒死不忘君可謂深愛此

宋元聖案補遺

卷四十

五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公之始終無愧也嗚呼曾爲盛德如斯而不克究其設施乎

眞西山重建倪公祠記曰某之初守泉也公方燕處月河之上不能躬問以政而以書公睠焉還答以溫陵赤子爲寄而毋崇宴觴毋豔琛貨民以靜安俗以儉化則其教之目也在郡三年雖微銖髮足紀而以公之心爲心則凜不敢渝賴是得亡獲罪于泉之父老公之賜我厚矣

杜清獻跋倪文節遺奏曰道喪俗弊士氣日卑數十年

來卓然以風節自見磊落如公者不能以一二數當淳
紹間鬣鬻用未幾屢踣屢起正嘉定更化召用諸老
濟濟在庭而公獨危言激論落落不合自此一斥不復
屏居十年閉門著書暇日棹扁舟策短杖賦詩酌酒幾
與世相忘者至其親稿遺奏愛君一念至死不忘八柄
四維之論氣不少懾所言未形之患無一不酌使公之
志得行於時豈有二三十年澁染壞爛不可收拾若是
其可痛哉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

宋事案補遺 卷四十一

五三西明叢書

續圖刊本

此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班固筆之于史矣而固紀
竇憲之功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諛甚於董賢之冊
當憲氣燄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微韓稜正色
則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正
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

謝山箋曰觀人當於其素竇慶大臣卽不至萌無君
之心而諂之者不異班固之於竇憲矣時草制者爲
陳晦又史氏之私人也何義門以倪語爲非豈知深
寧于此固有深慨也夫

又曰宋初趙中令制詞亦有此語陳晦據以紕倪氏之說以史氏之勢而倪敢論之其直節自不可沒

梓材謹案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言陳晦與真文忠最厚蓋辨明典故頗質于文忠故謝山不足于西

云山

又曰富文忠公使敵還遷翰林學士樞密副使皆力辭願思夷狄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嘉定初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戎爲二府功欲差次遷秩倪文節公曰瀟淵之役撓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己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己盟戎柰何君相反以爲慶乃止

宋末學案補遺卷四十一

至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文節學侶

文忠眞西山先生德秀

詳西山眞氏學案

史氏門人

周先生鑄

周鑄字□□□□人史忠定門人嘗爲忠定編鄭峯眞

隱漫錄 四庫全書提要

郭氏家學

郭先生津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郭先生浩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文節家學

倪先生祖義

倪先生祖常

合傳

倪祖義祖常皆文節子文節六子而二先生最賢

居易錄

文節門人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詳絜齋學案

橫浦續傳

黃先生倫

黃倫字彝卿三山人編次尙書精義六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

至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本永樂大典編綴先生尙書精義五十卷提要云此本前有余氏萬卷堂刊行小序稱爲釋褐黃君則曾舉進士又云其說皆萃諸說依經臚載不加論斷間有同異亦兩存之其所徵引自漢迄宋亦極贍博惟編次不以時代每條皆首引張橫浦之說以卽本橫浦所著尙書詳說而推廣之故陳直齋頗疑其出于僞託然橫浦詳說之目僅見宋志久經湮晦卽使果相沿襲亦未嘗不可藉是書以傳橫浦書也

侍郎徐先生鹿卿

附師朱炳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幼強記能文長從鄉先生朱炳

受業經子皆手鈔口誦以己意折衷諸史及前人論著

以類纂輯里中子弟皆師焉擢嘉定十六年進士教

授南安軍以是邦周程講學之地而無垢張公謫居最久乃論次其言行與廷對刻之學宮與諸生講肄時引其說學租多在溪洞拊恤佃人無逋租者後盜發城外屋皆燬惟學獨存曰是無撓我者歷官□□侍郎劉後村集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

五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一

目錄

衡麓學案補遺

武夷家學

補胡先生寅

衡麓學侶

補梁先生觀國

衡麓講友

向先生子恣 別見武夷學案補遺

宋學案補遺

目錄

衡麓同調

金先生彥

梁氏講友

補高先生登

補陳先生元中

張氏學侶

張先生邵 父幾

張先生郊

衡麓門人

補
劉先生荀

吳先生翌 詳見五峯學案

方先生曠 詳見紫微學案

石先生安民 附弟安行安持

金先生悅

黃先生談

黃先生執矩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補遺

黎先生口

張氏家學

宋志學案補遺 巨錄

補
張先生孝祥

張先生孝伯

向氏門人

胡先生口

金氏家學

金先生悅 見上衡麓門人

高氏門人

陳先生景肅

陳氏講友

四明叢書
約歷刊本

吳先生大成

于湖家學

張先生口

于湖門人

王先生阮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謝先生堯仁

劉先生翰

董先生道輔

章先生甫

參政家學

參政家學

張先生卽之

陳氏門人

鄭先生柔

薛先生京

附楊耿

陳氏續傳

陳先生植

別見北溪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一

後學 鄧王梓材 同輯
慈谿馮雲濠

衡麓學案補遺

武夷家學

補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

梓材謹案閩書載先生從侯師聖游復從龜山受學是先生本侯氏門人也

衡麓語要

敬爲禮之實不敬則威儀俯仰與俳優之戲者何殊辭受取舍與市道之交者奚辨故三千三百之制必齋必莊必恭必肅爲禮以敬爲本故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禮者制心之防範其文采威儀足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其秩敘等衰足以杜人陵犯之態踰越之行

曰荒曰怠曰豫曰縱曰傲曰慢曰戲曰侮皆敬之反也曰愼曰戒曰儆曰畏曰恭曰祗曰寅曰肅皆敬之發也若不通經謂能斷得古今世之治亂事之得失人之賢否及能立身行己者吾不信也縱其閒或有是者亦偶

然爾

後世學者從事於章句耽玩于詞藻以爲己則無增益

智思之力爲人則無制世御俗之略而所學遂爲無用之具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各有意對爲可否之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

易書開示中正得失之理表明吉凶悔吝之先使人知所避就詞若隱微皆指人事不如是則聖人豈固爲玄談以無益于世乎而學易者往往歸易于虛無幽眇不涉世用而其所行則背義違理以趨乎悔吝之地其失本于人自人易自易而不知易卽人也自何晏王弼以老子莊周之書釋大易王衍等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棄敦實風流波蕩晉隨以亡

爲學之方曰知仁勇三者闕一不可知則能分別仁則能守得定勇則能力行

凡言恕者一斷以尙寬從厚而已矣是悅夫恕之名而未嘗味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理也姑以治獄喻之殺人者死一也殺己之親使報足矣又遷怒以及其宗殺人之親或使未減又要陰報曰死者已不幸寧忍復爲之戮人至乃蠲釋之假如人我易地彼以此見施吾

其心服乎斯人也惟知有己不知有人

子不敬承父事以傷其父心父又不能撫字其子而疾惡之弟不思天倫明序以慢其兄兄又不念同氣鞠養而憎棄之一家如此則一家潰敗天下如此尙何人理之有然後知堯舜之君唐虞之盛本于孝弟決非虛語也

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欲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正如僻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旣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治安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

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終始皆自芒忽毫釐至不可禦故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堯舜君臣反覆警省未嘗不以幾爲戒故折句萌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忽蟻穴則千丈之隄不能固矣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

善不可以利爲爲利而爲善則無善之理故孝而有利

心不成乎孝矣忠而有利心不成乎忠矣何者心無二
用利輕則義重利絕則義純一有利心參乎其間未有
不反爲利所勝者故當辭而思受則辭必不果臨戰而
思生則戰必不力無不然者

養氣然後勇

父子君臣之倫禮樂刑政之具以至取予之介交際之
言加帚于箕之儀奉席如橋之習無非性與天道也謂
此非性與天道則人所以行于父子君臣禮樂刑政者
是皆智巧僞設土苴秕糠之迹而性與天道茫昧杳冥
無預乎人事此豈五經所載孔孟所教耶

衡麓經說

易詩書春秋全經也先賢以之配皇帝王霸言世之變
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論語孟子聖賢之微言諸經之管
轄也孝經非曾子所爲蓋其門人識所聞而成之故整
比章指又未免有淺近者不可以經名也禮記多出于
孔子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及漢儒之王制仍博
集名儒擇冠昏喪祭鄉相見之經與曲禮以類相從然
後可以爲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

禮篇至于學記樂記閒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爲大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若周官則決不出于周公不當立博士使學者傳習姑置之足矣

斐然集

堯舜禹傳心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謂利欲之私也行乎利欲則背於義理豈不危乎道心謂義理之公也公與私在一念之間耳私欲閒之蔽之雖離婁不能以自見也豈不微乎惟危故安之爲難惟微故知

之爲不易

上殿劄子

宋學案禮遺

卷四十一

五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帝王保天下之要以民爲本而得民心之道以食爲先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箕子陳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人之有食猶魚之有水水盛則魚繁滅則魚耗涸則魚死至易見也

轉對劄子

士大夫立身行己惟義之適義苟不可死且不辭官於

何有

寄秦丞相書

禮義誠不愆然後可不恤人言內省誠不疚然後能不憂不懼

致黎生書

論語言仁凡六十餘處大抵言爲仁也獨答樊遲之問曰愛人自韓退之而後皆以愛命仁則恐失之子思傳之曰仁者人也孟子傳之曰仁人心也此仁何處不備獨指以爲愛可乎

寄張相

游夏以文學名表其所長也然禮運偃也所爲樂記商也所爲華實彬彬亞于經訓後之作者有能及耶

洙泗文集

序

士未嘗不論學而知要者鮮矣彼有玩心于載籍馳騫于見聞以記誦精博爲功以詞章藻麗爲能者非不足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六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賢也試舉洙泗之間聖人與門弟子答問之微言以質之未有不望洋向若而莫測其際者何哉英華易被而本根難覓也

東安縣重建學記

言語工則短於德行文學優則粗于政事二之中四之下則不及充實而光輝一于清安于和則偏夫金聲玉振之無可無不可

蒙齋記

先儒謂仲尼感麟而作春秋此說非也仲尼豈以身之不遇感而著書與憤世嫉邪者比正使麟適不出春秋遂不作乎故知作春秋非本于麟麟特因春秋作而爲

之祥應耳

麟齋記

性不動而情或遷遷者善歟曰因物有遷古訓非之安得謂之善然則惡歟曰見善則遷聖人所取安得謂之惡夫一言而兩義顧用之如何耳復其可復不復其所不可復斯則真復而吾所謂善用者也

復齋記

觀水必觀瀾蓋觀其源也不觀其源而觀其波是猶觀人者不攷其實觀道者不要其用觀政者不稽其心觀言者不質其事失之遠矣

觀瀾閣記

君子之安處其身者惟無逸乎無逸疑勞動而不安然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身修而治立乃所以爲甚安也好逸疑閒暇而無憂然德毀而亂萌乃所以爲甚憂也故無逸者圖逸之本也惟德動天世多疑之然成王畏天親迎周公而風不爲災宣王畏天側身修行而旱不爲患至于殺一孝婦何與于陰陽而天爲之旱熒一虐吏何預于陰陽而天爲之雨必深考其故則知天不可忽而古人應天以實不以文之說明矣

堯不虐無告武王不虐熒獨湯子惠困窮文王政先四者蓋代天理物不當使匹夫匹婦不被其澤又况眾所

易陵之人乎

人所以肆行無畏者不能自抑也遏其妄情止其私欲惟義理是從則必畏天命必畏祖宗必畏諫諍必畏謗讟必畏禍亂此非他人所能與也由我而已

惟正之供者賦稅之常也所入有定數則所用有定式一或妄費必將不終而加賦橫斂之政出矣

人情猶水耳隄防謹固則水不得洩一有蟻穴之漏則千丈之隄百尺之防亦將潰矣禮法嚴備則情不得放一有自恕之心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將廢矣故臣

宋嘉泰補遺

卷四十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無逸之君未有不謹于禮者能克己復禮逸何從生乎

天下有至正之理自有天地生人以來至於今日不可改者存之則爲正心行之則爲正道言之則爲正論盡之則爲正人

天下猶人之一身言路猶鬲也鬲通則血氣流行而身體安言路通則得失不蔽而政事治

以上書無逸解

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私也

厚封建論辨

著書既難釋聖人之言尤非易要當多求博取以會至
當驗之于心體之于事則考諸前言往行而不謬矣

跋葉

隆古論
語解義

古人求多聞將以建事貴多識將以蓄德聖賢猶不敢

不勉而後世之士有寸長片善則裕然若不啻足矣

跋胡

待制詠
古詩

挾策讀書博習乎詞藝之末以悅人而取世資故明經
者以拾青紫爲志稽古者以得車馬爲榮自聖人觀之
必謂之未學矣

零陵縣學策問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聖至于舜惡至于跖霄壤絕矣其發端殊趨乃在善利
一念之間大哉聞乎君子之所甚謹也

陸棠傳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斐然集三十卷提要稱
其父子兄弟皆篤信程氏之學致堂尤以氣節著
爲起居郎時詔議移蹕之所上萬言書力爭爲中
書舍人時議遣使往雲中又抗疎力爭並明白劄
切樓攻媿序所謂引誼以剛上往往
有敵體以下所難堪者殆非虛語云

崇正辨序

崇正辨何爲而作歟闕佛之邪說也佛之道孰不尊而
畏之曷謂之邪也不親其親而名異姓爲慈父不君世
主而拜其師爲法王棄其妻子而以注續爲罪垢是淪

三綱也視父母如怨仇則無惻隱滅類異形而不恥則無羞惡取人之財以得爲善則無辭讓同我者卽賢異我者卽不肖則無是非是絕四端也

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人死然後名之曰鬼也佛不言人而言鬼人不能免者常道也佛不言常而言怪常道所以然者理也佛不言理而言幻生之後死之前所當盡心也佛不言此生而言前後生見聞思議皆實證也佛不以爲實而言耳目所不際思議所不及至善之德盡于乾坤也佛

不知其盡而言天之上地之下于八荒之外若動若植無非物也佛不恤草木之榮枯而閔飛走之輪轉百骸內外無非形也佛不除手足而除髮鬚不廢八竅而防一竅等慈悲也佛獨不慈悲父母妻子而慈悲虎狼蛇虺等棄捨也佛獨使人棄捨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棄捨其所取之財以與人河山大地未嘗可以法空也佛必欲空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空兵革災禍未嘗可以咒度也佛必欲度之而伏屍萬里烈焚淪沒卒不獲度此其說之疏漏畔戾而無據之大略也非邪而何

夫闕光于隙穴者豈知日月之大明圓和于一物者豈信陰陽之變化此凡民淺識也佛因而迷之曰世界不可以計數生死不可以窮世于是不智者亦從而惑矣身拔一毛則色必慄然變足履一刺則心必惕然動此凡民懦氣也佛因而憚之曰報應之來迅于影響之答幽冥之獄倍于金木之慘于是不勇者亦從而懼矣迫窮患害必興饒益之想謀及幽遠必爲子孫之慮凡民貪情也佛因而誘之曰從吾之教則諸樂咸備壽富不足言造吾之地則超位高明天帝不足貴于是不仁者

亦從而貪矣吾儒誠能窮理盡心而宅心必無此三弊或者曰凡子所言皆僧之弊非佛本旨也子惡僧可也兼佛而斥之則過矣則應之曰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柏之實使緇衣髡首者承其教用其術有此弊是誰之過也仲尼父子君臣之道經紀乎億千萬載豈有弊耶惟其造作而無弊也是以如天之覆不待推而高如地之載不待培而厚如日月之照不待廓而明惟其造作而有弊也是故曼衍其辨張皇其法防以戒律而詛以鬼神侈以美觀而要以誓願託之

于國王宰官劫之以禍福苦樂而其弊久而益甚矣墨氏兼愛其流無父楊朱爲我其流無君非身自爲之也孟子究極禍害比之禽獸況其身自爲之又率天下而從之其害源之所達而禍波之浸淫于有餘年喪人之心失人之身破人之家亡人之國漂泊滔懷天下溺焉莫之援也豈曰弊而已乎

雲濠謹案四庫存書目錄崇正辨三卷提要云是書專爲調佛而作每條先引釋氏之說于先而辨正于後持論最正其剖析亦最明然佛之爲患在于以心性微妙之辭汨亂聖賢之學問故不可不辨至其經典荒誕之說支離矛盾妄謬灼然皆所謂不足與辨者必一一較其有無是亦求勝之過

宋正學家補遺

卷四十一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矣

讀史管見

天對地而名未易以智識窺非地爲有方所可議之比也

後梁紀司馬氏自以正閏之際非所敢知然蜀魏分據則書諸葛亮入寇是以魏爲正矣梁晉交爭而書晉兵寇洺州是以梁爲正矣孟子曰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先主武侯縱不爲興復漢室其人品高賢固冠冕三國乃以曹氏壓之若河東雖出蕃夷然忠功義烈蓋

唐末第一流而又顯然斥爲梁寇地雖數倍德則不倫是以成敗論事而不安義理之實豈所以訓哉然則如何以兩下相殺書梁晉之事以北伐魏賊紀蜀兵之出然後當于人心矣

天人無二道心迹不可判此孔孟之學也于司天考而見歐陽氏之分天于人于論爲人後而見歐陽氏之別心于迹使其概乎有聞則其論不至若是慎而使天下之爲父子者不定也

漢文減節喪紀固負萬世譏矣然遺詔所論謂吏民耳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太子嗣君豈吏民比而景帝冒用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爲君父服斬衰自景帝始也且天子之所以不遂服三年者何謂哉謂妨政事耶謂費財用耶謂防攝政之人耶謂妨政事孰大于國家之大憂謂費財用財用固所以行禮也謂防攝政之人則虞夏殷周未聞有攝政之人奪喪君之國者揆之以禮稽之以事無一而可乃不法堯舜三代而以刻薄之景帝爲師何哉寥寥千載惟晉武欲行古制而厄于裴傳之邪說獨魏孝文天性仁厚斷以不疑雖不盡合禮文而哀戚之情溢于

杖經讀史者猶惻然感動想見其爲人

雲濠諱案王阮亭居易錄論唐初于寶建德王世充之事引胡致堂謂宜數世充之罪而戮之而以宥世充者宥建德則刑有章矣諒哉又以致堂議建德不當哭賜帝謁蕭后以爲異乎漢高之于義帝爲

謬云

附錄

文定公被召命子姪各述所見公呈十事一曰定都建康以係民望二曰選用賢德以修民紀三曰改紀國政以便民心四曰修明軍制以爲民防五曰擊捕盜賊以阜民生六曰增重上流以存民基七曰薦舉縣令以安民俗八曰久任守宰以固民志九曰開廣言路以通民情十曰網羅遺逸以收民才

宋元稟案補遺

卷四十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先生上書曰今日圖復中興之策莫大于罷免和議以使命之弊爲養兵之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賄則孰富于京室納質則孰重于二聖反復之計所謂乞和決無可成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不變之在于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將誓戮大慙者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冀幸萬一者虛文也屈己求賢信用羣策者求

賢之實也外示禮貌不用其言者虛文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于國卽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和顏泛受內惡切直者虛文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親厚庸奴等威不立者虛文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者治軍之實也教習兒戲紀律蕩然者虛文也遴選守刺久于其官痛刈姦賊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軍須戎具征求取辦蠲租赦令苟以欺之者虛文也若夫保宗廟陵寢土地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爲中興之實政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爲血爲肉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則爲今日虛文

自公遊庠序已深詆王氏專尙關洛諸儒之學

嘗示學者詩曰貧病離居莫厭侵牀頭黃卷靜披尋情通不礙天機妙行到方知學海深宇宙一身雖小小乾坤萬象總森森分明此意人難會長望青衿肯嗣音

朱子孝經刊誤曰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

久大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傳會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

又跋先生敘古古文曰其敘事立言昭示法戒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于發明大統開示正塗則又于卒章深致意焉

朱子語類曰致堂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處

又曰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先生云人不可不遇敵己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

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魏鶴山序斐然集曰迹其平生任重道遠之死不渝實由文定爲之父仁仲爲之弟講之家庭者固如此至其述崇正辨以闢異端纂伊洛緒言以闢正學著論語詳說以明孔門傳授之心法讀史管見以抉資治通鑑數千百年褒貶之實最後傳諸葛武侯以寓其討賊興漢之初心蓋公自宣靖炎興四十年間雖顛沛百罹而始終一說所以扶持三綱者其不謂大有功于斯世矣乎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義扶

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義不明人欲橫流始也不知邪正終也不知道順

梓材謹案謝山于不知邪正箋云陳賈傅伯壽胡絃之徒也于不知逆順箋云留黃之徒也

衡麓學侶

補梁歸正先生觀國

雲濠謹案喪禮十五卷廣東通志作五卷云革用道釋者門人稱曰歸正先生又云壺教十五卷付其女弟爲師訓閩卷童女以守禮法凡師事先生者喪葬不用緇黃一時風俗賴之一變其所遺書真德秀王應麟輩皆稱之

附錄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十七四明叢書

綱目刊本

志行淳懿未嘗踰矩矱嘗再薦于鄉不第退取經書熟誦之歎曰聖賢垂教乃使人誦于口吻誕于紙筆小而千澤大而迷國比荆舒用以盲瞶天下者可守而不變哉乃取所作科舉文畧諸火以自治身心一言一動必求與古人合

及卒胡致堂志其墓且銘之曰卓哉梁生生在遐域無師可親採諸方策又曰大布之衣藜藿饌饜其中沛然孰爲卿相

衡麓講友

直閣向先生子恣 別見武夷學案補遺

衡麓同調

金先生彥

金彥邵陽人力學善屬文天資敦厚喜賑困寒而惇孝友人號爲義門胡致堂嘗記其事 一統志

梁氏講友

補學錄高東溪先生登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有東溪集

東溪遺文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威公初二年書王三年不書至十年復書王十一年不書王至十八年復書王說者紛然皆于義未安孫胡二家謂元年以天道王法正威公之罪二年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程氏亦謂弑逆者不以王法正天理滅矣至說十年十八年則又近鑿考春秋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明正朔王者之所頒非諸侯所得而自出也于威公書月而不書王威公弑隱公自立聖人之意微矣元年書王端本故也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一百四十二年無十年不書王十年而無王則人道滅矣非

春秋之法也不當以臆說求之

春秋臧公不書王論

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媿于影其寢無

愧于衾斯事斯語無怠厥終

慎獨錄

附錄

授廣東富州主簿憲臣董棻聞其名檄讞昭賀等郡獄
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罷歸買馬先生請復舊守曰買
馬養士孰急先生曰養士急耳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
所恃以治者禮樂法度也守不能奪命攝獄有囚殺人
守欲免之先生不可卒執法秩滿士民乞留不獲餽錢

卷四十一

十九

四國明叢書

初園刊本

五十萬先生辭不可請置學買書

謫居授徒自給聞朝廷政事少失輒輦蹙不樂大失則
慟哭隨之先生事母至孝嘗舟行阻風母方念乏晨羞
忽有白魚躍入母病思食鹿肉夜有虎啣鹿置門去

補陳先生元中

雲濠謹案致堂先生序洙泗文集云洙泗集者龍溪陳君元忠以後世文體求之論語得其義類分

門而編之以爲文章之祖也則先生之名當作元忠其稱元中者誤

梓材謹案先生字景衡河源令崔從政若礪以其妖妻之見胡澹庵所作從政墓誌澹庵爲洙泗文集序稱漳人陳生元忠挾書一卷

來謁則先生固及澹庵之門矣

殊泗文集自序

聖言不華自然成文某是書聖人心法在焉

張氏學侶

少師張先生邵

父茂

張邵字才彥烏江人唐國子司業籍之後世儒家父幾
贈金紫光祿大夫鄉譽尤高先生少傳父學宣和三年
登上舍第建炎元年爲衢州司刑曹二年詔中外士民
直陳時事先生言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
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淮江蜀漢閩廣之資以

宋元集補遺

卷四十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圖進取不應退自削弱郡守胡唐老奇之三年薦充江
浙制置司準備差使改承奉郎召對會遺乏使先生毅
然請行假禮部尙書特轉五官二弟祁劄皆補官祁明
州觀察推官奉母以居先生卽日就道見撻懶于濰州
逼之拜不可執置昌邑徙密州柞山寨以兵守之四年
夏撻懶過密先生以書抵之執付劉豫先生升階揖豫
以舊官呼之爲陳君臣大義辭氣激烈豫怒繫之獄豫
知不可屈復以先生送金拘之燕山團福寺紹興元年
也先生又爲書言豫鼠首兩端益徙東北千餘里之中

京後又北徙會學府去燕三千里完顏亶頗厭兵募文教後生從先生者皆習弦誦更執經授大義十三年改館致饋許之南歸除祕閣修撰主管冲祐觀以母夫人年七十謁告歸鄞方出門而諫官誣之改台州崇道十七年丁母憂蔬食廬墓執喪盡禮十九年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屏居蕭寺食閒祿者十年二十五年秦檜死起知池州明年請祠歸道由廣德軍假官舍居之而卒贈中奉大夫年六十一後以子升朝累贈少師遺文十卷 周益公集

宋王學禮

卷四十一

王四明錄書

一約圖刊本

雲濠謹案周公謹浩然齋雅談言張少師與洪忠宣久陷金國其後獲歸而終身為秦檜之所抑陳容公儲跋其墓碑云流離區脫視死如飴君子有性焉不謂命也絕漠來歸忠不見錄君子有命焉不謂性也盤槍殞金亡忠宣少師二公如生故曰知命與性則知天矣

梓材謹案吾鄞邑志所載王鄞江墓志為荆公所
作以先生兄弟三人皆為鄞江游學之徒考墓志
鄞江卒于至和二年乙未而先生以紹聖十六年
丙子卒年六十一當生于紹聖三年丙子上距鄞
江之卒已四十二年安得受業鄞江之門或以為
受業桃源而誤以為鄞江然桃源以元豐八年乙
丑卒去先生之生亦十有二年其非桃源之徒亦
明矣

張先生鄒

張鄒字知彥烏江人待制邵之弟也少用待制出使恩

授右迪功郎調開化尉兼主簿歷知真州鄂州提舉江
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九遷至朝奉大夫遂請老以子
遇郊祀恩封朝議大夫先生爲人魁磊不凡學問識其
大者臨事無秋毫疑滯寓家蕭山收養孤嫠與同甘苦
視所居之鄉如其宗黨進善人誨責其有過者俗爲一
變淳熙十六年卒年八十七子六人尚書孝伯其長子
也

渭南文集

衡麓門人

補知軍劉先生荀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本

明四端察五典者窮理之本

窮理者進學之本

不欺者修德之本

寡欲者養心之本

敬者爲禮之本

勤者修業之本

求實用者窮經之本

推己及物者治道之本

修身者齊家之本

養心者事親之本

信者交友之本

正君心者治國之本

審勢者安天下之本

以上上卷

正名分者爲政之本

防微者銷患之本

達人情去利心者行事之本

不求備者待人之本

宋元聖學補遺 卷四十一

寬而有制者御眾之本

察良心者用刑之本

激源者救弊之本

刑賞者制師之本

節用者理財之本

以上中卷

立志者有爲之本

宏毅者任重致遠之本

勇者爲義之本

果斷者立事之本

守正者立朝之本

得失輕者去就之本

辭順理直者論事之本

時者出處語默之本

義者辭受取予之本

知止者保身之本

安義命者處困之本

以上下卷

若夫統論道之大本曰中而已

明本序

宋學集補遺 卷四十一

居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予觀論語記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有大哉問之對有子論孝弟而有君子務本之言始知學者進德修業必先明夫本夫事物莫不有本知其本則所由之戶不差循序而進然後德業可得而成矣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言知其序而進則至於道近也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著錄明本釋三卷提要云是書乃其講學之語大旨謂致力當求其本因舉其切要者三十三條各爲標目而著論以發明之論所不盡者又自爲之注中多稱引元祐諸人程門諸子及同時胡致堂張橫浦朱子之言持論頗醇正其文率詳剴切務達其意而止北

宋諸名臣之言行出處亦附注焉蓋黨籍子孫尊
其先世之舊聞也又言是書楊士奇焦竑皆作明
本二卷永樂大典題曰明本釋疑其書
原名明本後人因其注而增題釋字賦

附錄

趙章泉呈劉子卿詩曰南渡六十載況談元祐時故家
垂欲盡遺事莽難知文字既多舛傳聞寧破疑惟公有
源委萬折必東之其四曰往自清江別于今近十年依
僧聊避暑擁節會朝天我愧不如昔公乎真過前政規
期斷手明本已終篇

吳澄齋先生翌

詳見五峯學案

宋孝學案遺

卷四十一

二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通守方困學先生時

詳見紫微學案

知軍石先生安民

附弟安行安持

石安民字惠叔臨桂人紹興間舉進士爲象州判官決
獄平恕嘗分教廉藤有文風晚知吉陽軍未赴而卒先
生早從安晦胡寅遊受知于張魏公弟安行安持與先
生齊名人號三石

姓譜

金先生悅

金悅邵陽人彥弟從胡致堂遊潛心理學徵召俱不就

鄉里高其清節

楚紀

黃先生談

黃談字子默元祐給事中夷仲之曾孫山谷先生從孫
實傳詩社之正印有文集三十卷自號澗壑居士早受
知于胡明仲侍郎其後劉共父樞密張安國舍人繼帥
湖南皆爲上客屬以文翰入門具美宜在朝廷而官止
權務壽不及知命識者惜之周益公集

縣丞黃先生執矩別見嶽麓諸儒學案補遺

黎先生口

梓材謹案斐然集有致黎先生書而
逸其名當是文定門人黎才翁之子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二六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氏家學

補安撫張于湖先生孝祥

附錄

廷試時策問師友淵源秦墳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
之學先生獨不攻考官已定墳冠多士先生次之曹冠
又次之高宗讀墳策皆秦檜語于是擢先生第一而墳

第三

梓材謹案劉後村跋許教一鷺廷對策云昔張安
國對策譽檜旣魁天下大悔之後交遊朱張爲紫
巖上客亦安國也
蓋嘉其晚節云

參政張先生孝伯

張孝伯和州人總得祔從子隆興間進士官至參知政事時韓侂胄當國先生勸弛偽學黨禁一時賢人貶斥者得漸還故職

姓譜

向氏門人

通判胡先生□

胡□

梓林謹案胡澹庵與向宣卿云先兄通判獲出門下

金氏家學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金先生悅 見上衡麓門人

高氏門人

陳先生景肅

陳景肅字和仲漳浦人有學行師事高登與同邑吳大成隱漸山石榴洞登紹興進士授仙遊令薄賦輕徭旌善伐惡官至朝議大夫著禮疏詩疏及石屏纈翠集

道南

源委

陳氏講友

吳先生大成

吳大成字口口漳浦人紹興間秦檜當國隱漸山石榴洞講明正學與陳俊卿林澤之歡聚賦詩乾道中奉檄湖湘往來京浙著有梅月詩卷筆義經疑傳彙

道南源委

于湖家學

張先生口

張口

附錄

朱子語類曰卜筮之書如火珠林之類許多道理依舊在其間但是因他作這卜筮後却去推出許多道理來

宋五經補遺

卷四十一

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他當初做時却只是爲卜筮畫在那裏不是曉盡許多道理後方始畫這箇道理難說向來張安國兒子來問某與說云要曉得便只似靈峯課模樣有一朋友言恐只是以其人未能曉而告之以此說某云是誠實恁地說

于湖門人

知州王先生阮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謝堯仁

謝堯仁于湖門人也嘗序于湖集稱于湖每作詩文輒

問門人視東坡何如云 四庫書目提要

劉先生翰

劉翰字武子長沙人高宗紹興閒游于張于湖范石湖之門以詩名著有小山集 南宋文範作者攷

董先生道輔

董道輔武陵人于湖門人紹熙庚戌中秋後三日拜于湖墓有詩 景定建康志

章先生甫

章甫字冠之邵陽人徙居真州自號易足居士著自鳴

宋史案補遺 卷四十一

二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集六卷張端義貴耳集云有文集十卷少從于湖交游豪放飄蕩不受拘羈云 四庫書目提要

參政家學

張先生卽之

張卽之字溫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恩授承務郎銓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歷官司農寺丞知嘉興未赴以言者罷居祠主管雲臺觀引年告老特授直祕閣致仕寶祐四年制置使余晦入蜀以讒劾崗州守王惟忠于是削惟忠五官沒入其資下詔獄鍛鍊誣伏坐棄市

先生雖閒居移書言于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
又使從孫士倩娶惟忠孤女未幾似道入相中書舍人
常挺亦以爲言景定元年給還首領以禮改葬復金壇
田多先生倡義云先生以能書聞天下金人尤寶其翰

墨

宋史

陳氏門人

鄭先生柔

鄭柔字克剛漳州人紹興中在太學與時相秦檜湯思
退左營建議乞決意北征爲思退所阻調高要簿不就

宋寧宗補遺 卷四十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歸隱九侯山著有康正題詠時甚重之

閩書

薛先生京

附楊耿

薛京字宗汴漳州人與鄭柔俱師事陳景肅陳與秦檜
忤辭知台州先生亦乞歸省檜以其爲景肅黨銜之歸
與其徒講學漸山九侯閒賦詩自樂終檜之世屏跡不
仕時同郡楊耿字國光在太學與先生齊名相率乞歸
闢精一堂于修竹間師焉

漳州府志

陳氏續傳

提督陳先生植

別見北溪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一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三
四
明
叢
書

一
約
圖
刊
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二

目錄

五峯學案補遺

武夷家學

補胡先生宏

五峯講友

詹先生慥

五峯家學

補胡先生實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補胡先生大原

胡先生大壯

五峯門人

補彪先生居正

補吳先生翌

補趙先生師孟

補向先生活

樂先生洪 詳見武夷學案

吳先生銓 別見武夷學案補遺

譚先生僚

張先生棫

五峯私淑

朱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呂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詹氏家學

詹先生體仁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胡氏所傳

補楊先生大異

宋先學案補遺 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廣仲家學

胡先生寓

吳氏門人

葉先生定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補遺

楊氏家學

楊先生霆

五峯續傳

金先生履祥

詳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二

後學 鄧王梓材同輯
慈谿馮雲濠

五峯學案補遺

武夷家學

補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

梓材謹案方桐江跋鶴山周易集義有云五峯得之上蔡傳之南軒似先生私淑上蔡者

胡子知言

大哉性乎世俗之言性者類指一理而言爾未有見天命之全體者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著錄先生知言六卷附錄一卷提要稱是編乃其論學之語隨筆劉記屢經改訂而後成呂東萊嘗以爲勝于正蒙然五峯之學本其父文定文定之學雖出于龜山而又兼出于東林總總嘗謂本然之性不與惡對言文定沿習其說遂以本然者與善惡相對者分成兩性五峯此書亦仍守其家傳其所謂性無善惡心以成性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指名其體曰性指名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云云朱子力詆其非至作知言疑義與東萊及五峯門人南軒互相辨論卽南軒亦不敢盡以其師說爲然其論治道以井田封建爲必不可廢亦泥古而流于迂繆然其實多明白正大足以闡正學而闢異端朱子嘗稱其思索精致處殊不可及

固未以一二瑕疵盡廢其書也其附錄卽朱子語類各條又錄五峯集五卷提要稱其易外傳皆以史證經論語指南乃取黃祖舜沈大廉二家之說折衷之釋疑孟則辨司馬溫公疑孟之誤議論俱極醇云

胡五峯語

仲尼繫易歷敘制器致用兼濟民生者獨稱犧農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爲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爾

梓材謹案此語致堂所作復州重修伏羲廟記述之

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善其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二

二一四明叢書

續園刊本

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

梓材謹案此係小學外篇引之稱胡子

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世傳周官闕冬官未嘗闕也乃冬官事屬之地官

梓材謹案吳草廬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闕蓋本諸此又以知俞王冬官未嘗亡之說皆有所自也

皇王大紀論

包犧神農黃帝堯舜是五君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故孔子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按黃帝之後少昊顓頊高辛皆嘗帝天下矣孔子所以越而遺之者以三君居位僅可接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貽口故也則五帝之名實定矣

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爲太平盛典然登不徧于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懷晏安不行五載一巡守之制出崇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鐫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

空齋集補遺

卷四十二

三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德也泥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賢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是故考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以上五帝紀至哉聲之宮也猶五行之土也金木水火得之然後生猶四端之仁義禮智得之然後中猶事之中萬物得之然後成是故宮聲者不可以易知也以上有體元之君下有調元之臣安土樂天然後宮聲可識而雅樂可復

也後世以其淺陋之德而欲求元妙之聲必不應矣惟禮亦然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宮聲元妙

天地之間有氣化有形化人之生雖以形相禱固天地之精也姜嫄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氣之所至精亦至焉故履帝嚳之武而敏歆于是有子不可謂怪而諸儒不識陋可知也至于讖緯之書謂慶都感赤龍之精而生堯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則誣矣何者人也乃與繁氣交而生人則無是理也是以載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四一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其事而削其辭焉西漢薄太后有蒼龍據腹之祥而生文帝若非史氏記之詳明則後世必謂與龍交而生子矣是故儒者莫要于窮理理明然後物格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而心不亂

姜嫄生稷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此闕文失其次者也其文宜曰受終于文祖禋于六宗在璫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宜于冢土至于山川書經焚毀伏生臺矣口授于人故多闕失也國有大事必既告諸祖禩然後告于天地以及羣神此禮之常也故張翥以六宗爲三昭三穆

學者多從其說孔安國曰六宗者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在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天者成在其中也況四時寒暑水旱與日月星辰之運卽天神之奧又可分裂各爲神乎古者大旱雩于上帝不曰雩于旱神斯可見矣歷代諸儒之說咸與孔氏不相遠獨虞喜以六宗爲地求之于理無義考之于文無徵雖欲取之其孰信之

六宗說

史載秦滅周九鼎入于秦自是不復見左氏以爲鼎者圖象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者也愚竊以爲誣矣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二

五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何者魑魅罔兩自古不以爲天下患惟鄙夫鄙婦則或言之縉紳先生不道也王者協于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爲事而磨鑄之于鼎乎然則禹所鑄者何也始除洪水之害別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盡一時生養斯民之道矣故又鑄九鼎以爲萬世準繩桀有昏德而遷于商商紂暴虐而遷于周如此其重也春秋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古人創立制度欲傳遠久者必于鼎矣秦方廢井田開阡陌除封建置郡縣滅先王之迹焚及簡編况鼎者明書制

度章章堅久之器乎秦不沈之于伊洛必淪之于滎澗
矣始皇百不資于先代而無故求周鼎于泗水則其欲
詭惑天下之意可知矣漢興去古未遠易曰解利西南
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高祖父子兄弟知无所
往之利而不知來復往夙之吉侵尋至今茫茫禹迹法
度盡廢上不仁其身民各私其有不均不平不正不定
暴虐無告冤陷困窮爭鬪滋甚獄訟繁多皆此之由也
孰能居其位而仁其民博諮于天下求所以正諸鼎象百物
寅賓出日寅饑納日而不及月者傳曰日之所行爲中

空學案補遺

卷四十二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道月五星隨之而已故不及也周官曰冬夏致日春秋
致月失聖人之旨矣寅賓出日

古史不載湯改元獨劉道原載之愚竊以爲非其實也
夫人君卽位之一年謂之元年所以謂一爲元者竊譬
諸人猶其始生也猶其有首也生之時一定而不可再
身之首一生而不可易成湯之元立于桀之三十五載
矣其所以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
正本是而爲之者也又可改乎元者義之所存非若一
二之爲數也後世以元爲數而不知其義如漢武之初

年曰建元元年既曰元年則元已建矣又曰建元豈不
贅乎後又因事別建年號如曰元朔元年既曰元又曰
朔又曰元年失其義也甚矣嗚呼使人君知其義而體
之則元原于一豈至如是紛紛乎

成湯改元

十一月一陽復于地下此周正之所以建子也十二月
二陽長于地中此商正之所以建丑也天道至微非聖
人莫能知建正以昭示天下也使天下之爲人上者由
之而知則能養天下之善于至微而不至于天闕止天
下之惡于至微而不至于盈積深探其幾推而行之聖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之妙用也知道者于此見天心焉是仁之端也聖人
教天下後世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豈因易代止以新

時人耳目而已哉

商周建正

多士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
聽用德宜在爾小子乃興從爾遷之下多方克闕于乃
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
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宜在多士予一人惟聽用德下而殷革夏命宜與肆予
敢求爾于天邑商相屬也伏生耄矣口授乎人文失其

次如是正之則多士多方可讀而求其義矣

多上多方
文失次

天命之謂性王者受命于天宰制天下其所以祭天地者盡其心以成吾性耳非有天神地祇在吾度外有形體狀貌可得見而承事之也劉歆周禮曰樂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元出此豈君子知理之言類如巫祝造怪之辭也則又以爲神降元出然後可得爲禮獨不知樂所以導和禮所以爲節作樂乃所以行禮禮神也寧待神降元出然後行禮哉夫天地之道一往一來否泰相應變化無方人日用而不窮不可以智慮測度不可以才能作爲者謂之鬼神鬼神者特以往來言之道固一體不可分也先儒多以神屬之天鬼屬之人我知其不知鬼神之情狀矣故易詩書春秋皆無如周禮之文者然則劉歆之僞妄可不闢乎

武所以象德也故必于其人必于其事必于其時不于其人不予其事不于其時則爲無義人心不厭鬼神不享也劉歆牽合周禮之文乃曰黃帝之雲門以祀天神堯之咸池以祀地元舜之韶以祀四望禹之大夏以祀山川成湯之大濩以享先妣夫以雲門祭天猶可言也

地元烏知堯之咸池四望烏知舜之韶山川烏知禹之
大夏而周之先妣烏知商之大濩也哉設禮作樂而不
知其義則無以爲禮樂矣彼劉歆者叛父背君不祥之
人也是烏知禮樂世儒瞽瞍然推尊其書使與聖經並
此某之所以拊膺太息論之而不能自己者也

以上周禮樂

幽王無道雖天下所不與其見殺于犬戎則天下所不
忍而平王乃子也所宜坐薪嘗膽養民訓兵帥天下諸
侯披其巢穴誅其宗種復居鎬京繼迹文武成康以蓋
前人之愆則可謂人子矣愚觀其命秦晉之詞語平而

李先學案補遺

卷四十二

九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不切志舒而不慘忘不共戴天之讎輕棄舊都以西事
委之于秦而卽安于洛邑亡三綱矣孔子定書而取文
侯之命何哉平王雖不自飭勵而晉侯不失藩室之道
逐西戎黜伯服扶立冢嗣定都成周號令天下莫敢不
從使平王猶有仁心義氣而輔之以晉文衛武則周室
中興矣聖人心廣道大權輕重不失毫釐是以深取晉
文而于平王猶有望也及其末年怠惰放縱不可救藥
日以衰微名號雖存其實與杞宋等矣聖人據事實本
天命而作春秋固非眾人之所識也

文侯之命

煬公伯禽之子孝公之弟以弟而得國者也喪事卽遠
有進而無退宮廟卽遠有毀而無立煬公至是十有九
世矣是祧主也其不可立宮明甚所以立之者季氏以
少子當魯國祭祀得專廢立自恣重賂足以結四鄰私
恩足以收百姓所懼神怒或降之罰耳故有禱于煬公
而立宮也聖人筆之于經史後人考其世尋其由則季
氏誣神之罪著而禮制不至于遂亂而惑人之聽矣魯立

象文孔子之所作也孔子極言天地之道謂乾道變化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萬物各正性命坤承順天而萬物生焉是故雖一物
之微必天地合而後成其施者天也產者地也劉歆周
禮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
樂防之是列天地爲二本而中和禮樂異道矣何可以
爲經與易詩書春秋比乎

天產地產

司馬遷載孔子墮三都之明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夫
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它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
無不可爲而過者無可爲而不及者爲司空而正封域
則溝合昭公之墓爲司寇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墮

三都及成不墮而三家之慮變矣聖人色斯舉矣安有
由大司寇攝相之事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
未知其所以得實錄之名者何故周敬王二十三年孔
子從而祭臘肉不至
不脫冕而
行遂適衛

子貢在言語之科觀其遺言理義明暢雖使甚愚人亦
曉然知利害之所在此聖人之所貴也若夫縱橫捭闔
不顧義理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則子貢之
所甚惡也嗚呼以文王武王之將聖司馬太史尚信以
爲陰修德政而傾商不宅大憂而干紉又況聖門諸子

宋五學案補遺

卷四十二

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哉愚惡夫衆聖經而祖述司馬太史以爲實錄者是以
論之使後世無惑焉子貢見太宰嚭

先王之所以講封建井田者畝數一定不可詭移一也
邑里阻固雖有戎車不可超越二也道路有制雖有姦
宄不可羣逞三也此三利者絕兼井之端正獄訟之原
沮寇盜禁奸宄于未兆所以均平天下行政教美風俗
保世永年之大法也秦一廢之及今千六百歲而弊日
益深而夷狄不可禁矣可勝歎哉商鞅變法

附錄

秦檜當國貽書其兄致堂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
先生作書止敘契好而已書辭甚厲人問之先生曰政
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

嘗爲制欲詩曰寵辱無休變萬端阿誰能向靜中看消
磨利欲十分盡免得臨機剖判難

又讀朱元晦詩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
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

朱文公跋曰此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臥病
山閨籍溪胡先生除正字赴館供職劉英父自祕書

宋王學案補遺

卷四十二

十三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除察官以書見招熹試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
上芸香閣閣老新裁獬豸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
風月要人看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舊儀型浮
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或傳以語胡子子
謂其學者張敬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
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爲是詩以箴
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
見敬夫而得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
因敘其本末而書之于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或問于南軒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子思中庸獨有天命之謂性一語而孟子始道性善今先生知言反復論性爲甚詳無乃與聖賢之意或有異乎南軒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明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聞哉蓋夫子之言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時如楊墨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指示大本使知所止今之異端則又異乎古自謂識心見性其說開廣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善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

墮弛萬事毫釐之差霄壤之繆其禍可勝言哉先生于此又烏得而忘言也學者能精察于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爲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然後知先生之意與古人若合符節不然不知求仁而居然論性則幾何其不流于異端之歸乎

朱子曰謂天命爲不囿于物可也以爲不囿于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爲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甚多却與告子楊子釋氏蘇氏

之言幾無以異昨來所以不免致疑者止爲如此惜乎不及供洒掃于五峯之門而面質之耳

又曰五峯以周禮爲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宮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爲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

朱子語類曰游楊之後多爲秦相所屈胡文定剛勁諸子皆然和仲不屈于秦仁仲直却其招不往

又曰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至三十而立以上節

節推去五峯曰爲學在立志立志在居敬此言甚佳

又曰五峯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

又曰五峯知言大抵說性未是自胡文定胡侍郎皆說性未是其言曰性猶水也善其水之下乎情其水之瀾乎欲其水之波浪乎乍看似亦好細看不然如瀾與波浪何別渠又包了情欲在性中所以其說如此

又曰胡五峯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遮障了不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是

光明雖被雲遮光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塞了所以不流然水性之流依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爲仁只是克了私欲仁依舊只在那裏譬如一個鏡本自光明只緣塵却昏了若磨去塵光明只在

又曰湖南一派譬如燈火更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卽不好所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努脈

陳與叔問曰胡子知言曰天下莫大于心至富貴貧賤不能安也先生嘗以延平先生讀正蒙書語示夢良此後五峯胡子書竟未敢看然此段語已嘗熟誦自見得說心著大字推字性著久字順字命著成字信字爲有理恐大亦是與天地同體之意久只是常而不變之意成只是一定不易之意否朱子曰此段好但點出兩處理會不得

陳龍川序先生遺文曰聞之諸公長者以爲五峯實傳文定之學比得其傳文觀之見其辨析精微力扶正道惓惓斯世如有隱憂發憤至于忘食而出處之義終不苟可謂自盡于仁者矣其教學者以求仁終篇之意未嘗不致意焉推其文以與學者共之因文以達其意庶

幾五峯之志未泯也

樓攻媿跋先生論語指南曰論語一書自昔大儒不知幾人未有能發明仁之一字自伊洛二先生始發千古之祕洙泗言仁深見本源茲讀指南一卷樞密黃公察院沈公皆深于此者五峯斷以一言方見二公猶有差處一曰有心于爲仁則曰如此立言恐不識心不識仁也一曰能惡人則或者疑焉于是復明仁者之心曰本無所惡也則曰只是當好惡之時胸中元未了了也烏得爲仁又顏淵問仁之下有曰人有仁不仁心無不仁此要約處不可毫釐差嗚呼此言旨哉此論語之本體也然非二公相與講貫亦無以發五峯之言

空齋案補遺

卷四十二

十六四明叢書

續編刊

吳竹洲題五峯先生知言卷末曰某受此書于南軒先生謹誦諸同志汪伯虞鏤木以廣其傳異時吾黨之士有文詞者有學問者有才有智而可與立事者有剛正不撓恬退有守溫厚而寡過者皆知以此道爲終身根本之地如蕭何之守關中寇恂之守河內則庶幾乎知所稅駕不然吾懼其終身之無所歸也

陳及之曰胡五峯以宮中有官府次舍又有民人非所

以別內外不知宮正所掌者典婦功典絲枲染人履人等官皆士人也各有官廬官署所謂民卽其徒隸雖在宮中各有分限漢郎吏舍衛士廬周匝殿內豈謂與宮嬪雜處耶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曰草木生于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朱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祖舜如此

五峯講友

朱文公集補遺

卷四十二

十七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縣尉詹先生慥

詹慥字應之崇安人安貧守道一介不取諸人誘掖後進孳孳不倦從游者多所成立尊爲鄉先生爲文操筆立就人以爲腹藁晚任贛之信豐尉有文集二十卷

姓譜

五峯家學

補主簿胡廣仲先生實

梓材謹案先生名一作寔文定仲弟朝奉郎安止之子又案先生以擴名齋而南軒記之

附錄

朱子答廣仲書曰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

却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却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養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齋肅久之則天理明五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邪某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爲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峯既推之太過而來論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

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以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爲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于敬也此說之行于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于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

補 胡伯逢先生大原

雲濠講案先生嘗官豫章通守見朱子所作翁司農家之墓碣銘

胡先生大壯

胡大壯字季履季隨之兄也朱子嘗答其書曰季隨明

敏朋友中少見其比自惟衰墮豈足以副其遠來之意然亦不敢虛也歸曰當相與講之有所未安却望見告得以反復爲幸昆仲家學門庭非它人比而區區所望

又特在于其實而不在于名願有以深察此意也

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湖南通志引一統志云胡大履宏子與弟大時俱受業張栻之門而大時則其婿也世其家學又言大履兄弟俱嘗學于朱子大時又嘗學于陸九淵大履蓋卽先生誤以其字爲名耳

五峯門人

補彪先生居正

附錄

宋元學案禮遺 卷四十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受學五峯又從南軒遊南軒屢贈以詩有相逢還莫逆

清絕兩無塵之句

時嶽麓之教大興信安劉強學往就學日與先生遊處

先生爲言前輩師友淵源甚悉

補吳澄齋先生翌

雲濠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致堂門人第昧于狀其行未言其從學致堂耳

附錄

既誦其所聞于五峯先生者而又上檣前古聖賢之言中覽前世儒先之論下引四方朋友之說參伍辨訂去

短集長其左右出入雖不專主于一家然其大要以胡氏所傳爲宗也

生平忠信撫幼孤曲有恩義與人交表裏殫竭心所不安者告語切至而不失其和故朋儕多樂親之

舊有棧麓書院設山長教授生徒尋廢五峯嘗請復之乾道初帥守劉珙始復書院轉運副使蕭之敏以禮聘先生先生曰此吾先師之所不得爲者豈可以涼德當之哉力辭不赴

朱子察之曰某久辱游從多蒙規益睽離雖久書疏鼎

空學案補遺

卷四十二

二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來忽聞不淑之言實隕無從之涕

補監獄趙先生師孟

梓材謹案南軒爲先生墓誌云始君來南獄會文定胡公之家在焉君聞所講伊洛餘論而心慕之下云與文定季子仁仲先生游云云蓋先生本在文定之門而又卒業于五峯者故墓誌又云先生之歿君哭之尤哀云

補通判向先生語

雲濠謹案姓譜作向語字伯源攷五峯集有與向伯元書似又當作伯元先生兄弟行名皆以水則作語者謬也梓材謹案先生官至朝議大夫見朱子題跋

附錄

朱子跋先生遺戒曰向公伯元少受學于胡文定公晚年退處于家尊聞行知不以老而少懈及啓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爲世俗所謂道場者筆札端好詞氣謹嚴與平日不少異諸孤士伯等奉承遺旨不敢失墜旣又謀刻諸石以詔久遠熹以爲此書之行可爲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盡祛末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爲向氏一門之訓而已

樂曲肱先生洪

詳見武夷學案

吳先王餘

別見武夷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二

三

四胡廣書
均園刊本

譚先生僚

譚僚長沙人延康殿學士世勛之孫五峯之甥也五峯嘗授以伊川所正大學以勉之

五峯集

張先生棧

張棧

五峯私淑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詹氏家學

龍圖詹先生體仁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胡氏所傳

補 修撰楊先生大異

附錄

忤宰相意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剴切有用材也何遽出之

提點廣東刑獄兼庾事訪張九齡故宅建曲江書院以祀

歸里第與居民無異學者從之講肄諄諄相與發明經

宋五案補遺

卷四十二

二五

四明叢書
精圖刊本

旨條析理學

廣仲家學

胡先生寓

胡寓文定從子廣仲之弟也父歿時僅垂髫廣仲撫育

教訓恩意甚力

張南軒集

吳氏門人

葉先生定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補遺

楊氏家學

楊先生彞

楊震字震仲大異子少有志節以世澤奏補將仕郎銓
試第一授修職郎桂嶺主簿有能聲累辟荆湖制置司
幹官呂文德爲帥素慢侮士常試以難事先生倉卒立
辦皆合其意密薦諸朝除通判江陵府暇日與諸生講
學丁內艱德祐初起復奉議郎湖南安撫司參議與安
撫使李芾協力戰守及城破先生赴水死妻妾奔救無
及遂皆死

宋史

五峯續傳

文安金仁山先生履祥

詳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三

目錄

劉胡諸儒學案補遺

良齋先緒

魏先生文璉

魏先生穎

台傳

劉楊門人

補劉先生勉之

武夷家學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胡先生憲

洛學私淑

補劉先生子翬

劉胡學侶

補陸先生祐

補方先生德順

籍溪學侶

程先生元

龔先生和

台傳

劉胡同調

潘先生殖

楊先生由義

蔡先生茲

籍溪門人

補 魏先生揆之

補 劉先生懋

補 邵先生景之

林先生之奇

詳見紫微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一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曾先生逢

詳見武夷學案

熊先生克

張先生哲

劉先生珩

詳下屏山家學

屏山家學

補 劉先生珙

補 劉先生珩

劉先生學箕

附門人游彬

屏山門人

補方先生素

補黃先生銖

黃先生子衡

歐陽先生光祖

楊氏門人

朱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魏氏家學

魏先生應仲

熊氏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先生克勤

忠肅家學

劉先生學雅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劉先生學裘

忠肅門人

方先生有開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七者家學

劉先生學古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穀城門人

補
陳先生以莊

許先生閣

歐陽門人

朱先生塾

許見晦翁學案

朱先生堃

同上

朱先生在

同上

宋海峽遺

目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三

後學 鄧 王梓材同輯
慈谿馮雲濂

劉胡諸儒學案補遺

艮齋先緒

魏先生文璉

魏先生穎 合傳

魏文璉字□□其父自甌寧徙建陽先生粹然儒者也
有春秋豁疑六卷易說五卷子穎藏書甚富胡籍溪門
人挺之其曾孫也 胡斐然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劉楊門人

補 簡肅劉白水先生勉之

梓材講案先生號
白水亦號草堂

附錄

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

見劉元城奇其材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己立朝大
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
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疇昔所
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爲己用而踐履日以莊篤

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卽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于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

胡致堂祭之曰嗟嗟致中蚤自貴珍見賢必事遇仁必親學無定師參以訂證濬其明穎礪其廉勁事親篤孝友于弟昆政施厥家肅雍闔門其在朋友忠益相告其于鄉黨善者所好德義積躬名聞于朝公卿引重弓旌是招三揖而前尙赴堂察君以疾辭歸馭遄發縉紳趣榮決性奔馳豈有匹夫重己如斯士負智能鮮克遵養歲不我與利有攸往猗歟致中術略跡通若將終焉一畝之宮謂天艱之式燕其晚而迄艱之惟理之反

朱子曰先生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娓娓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

武夷家學

補簡肅胡籍溪先生憲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云證
靖肅著論語會議諸書

附錄

既就職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人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于先生所以修身所以事親所以接人無一不如所言于是翕然尊信悅服而先生猶以爲未足也

朱子致先生書曰前日聞極論天下事至于慷慨灑涕有以見仁人之心不能忘世如此天其或者一試大儒之效乎聞之喜而不寐伏計必有規模素定于胸中某竊謂天下形勢當路所不可不知也救之之術獨在救其本根而已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三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舉措用舍必當于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針藥所不能及燭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于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又祭之曰弓旌鼎來聘幣是將義不去親欲隱彌彰乃降命書乃賜冠裳乃命典教于梓于桑學徒莘莘儼立成行警欬未聞眉睫不揚或訛厥心炳其文章作人之功于今靡忘

又語類曰胡籍溪人物好沈靜謹嚴只是講學不透

周益公表其墓曰原仲自言少從其從叔文定公傳論

語學時時爲子誦說以爲入道之要也

洛學私淑

補觀使劉屏山先生子輩

梓材謹案先生文集卷首載先生傳云累贈太師齊國公諡文靖又案先生挽胡文定第三首云奕葉論深契平生仰大儒淹留趨絳帳寂寞奠生芻忽見摧梁木悲歌碎玉壺尺書垂獎意提耳愧柴愚是先生雖未受業文定而實私淑文定爲文定之同調也又挽呂居仁有云江左欣相見傾輸便豁然挽留嘗一束契闊已三年則先生亦紫微講友也

聖傳論

堯舜有傳道之名而無可傳之迹後世聖人豈喜託虛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而強追遐躅哉必有受也書曰惟精惟一此相傳之密旨也昧乎一則莫知元本滯于一則入于虛妙悅于談聽而不可用豈所謂允執厥中耶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隨動而一非舍此合彼也且性外無物安得有二一者道也能一者心也心與道應堯舜所以聖也一之所通初無限量斂之方寸寂然而已感而遂通未常變易意形而自絕思正而忽無緩而不怠急而不危應而不隨受而不蓄此堯舜之心所以常一也心之一因有見焉見立情遷莫知主宰違從欣厭之所繫拂

憂懼哀樂之所移換事有百千萬緒心亦百千萬變頃刻之間不能自定求其際天地亘古今豈不難哉

堯舜

人心之疵莫重于愛禹不聞呱呱之泣私愛撤矣縱而爲欲又其疵也禹卑宮菲食私欲撤矣觸而爲憤又其疵也禹不以縣誅而廢國事私憤撤矣關而爲夸又其疵也禹不以苗民逆命而逞師私夸撤矣禹之心如虛空木石無所染涅無所動搖而所以異於虛空木石者惟愛人利物之心獨存耳大學之道貴乎能定能靜然慮心常存也大易之旨貴乎無慮無思然感心不滅也

奎學案備遺

卷四十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慮感之心愛人利物之端也禹之所造殆謂是與

禹

心過則邪制邪爲正心過則妄制妄爲誠聖人不能使人必無過心而能使人常存制心制心勝則動靜語默惟吾是令過心不二制心亦無無意無我寂然常樂此湯君臣相告之言所以成其日新之德者也

湯

文王羨里之囚死生憂患之至矣而從容演易安時處順無異凝旒端冕南面而居蓋其平昔涵養之功正在事物變遷之際與之循習無所駭異也昔晉文公欲爲襄公擇傅胥臣曰文王在傅不勤處師不煩非專教誨

之力也彼言稟之于天從容自合云耳殊不知聖稟雖異未有不因涵養而成者譬之甘水珍木滌其源則益清培其根則滋茂此文王之純亦不已也

文王

善牧畜者謹轡勒于未放之時善牧民者嚴禮法于未犯之時善牧心者攝思慮于未萌之時良心之放必有端也慮端不能弭必形于言言端不能弭必見于動動端不能弭必流于過過深于動動深于言言深于慮是以意防慮如撥口防言如遏身防動如奪行防過如割其發淺其制易其形深其制難捨滔滔于潤土滅赫赫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三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于焦薪此君子平居自牧常持以謙之功也有持謙之功者其慮必直其言必式其動必宜其過必白慮無枝蔓之謂直言無背面之謂式動無悔吝之謂宜過無藏襲之謂白迹其用心非一朝一夕也溫恭寅畏常有以制于冥冥其始也角銳抗衡若競若爭其中也勢緩力行或從或違其終也廓然同粹然一忻忻而大順周公進于是矣負聖人之才成天下之業光明盛大如此而驕吝之氣不萌乎中豈矯抑而然耶其處之有素矣

周公

死生亦大矣聖人豈忽之哉負手曳杖逍遙而歌往來

之際湛然如此非平日有見焉不能也所以不切切言之者懼學者守易曉之空言而不聞至精至曠之道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夫子雖不切切言之而常誨人以生死之大方也

孔子

顏子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爲仁一爲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原易之用內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雖無諸子之著撰謂之通易可也

顏子

曾子之教孝也立身揚名惟此一節而于聞道最爲超

宋先學案補遺

卷四十三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營生死之際粲然明白蓋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已驗其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已啓手足則見于戰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

曾子

善養性者不汨于情亦不滅情不流于喜怒哀樂亦不去喜怒哀樂子思所謂中也卽喜怒哀樂以爲中不可離喜怒哀樂以爲中亦不可如金石之有聲如飲食之有味非合非離中卽契焉故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舍此而中可得也

子思

自得者得之于心也心無所得而蹈規守矩終出勉強不能從容優入聖域是學也父兄至愛不能發其端師友至密不能進其道必也靈襟中啓獨見內教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之傳聞想像一旦親覩焉庶乎其可也夫學者之心發于憤憤其見必卓開于冥冥其詣必至故拙魯愚鈍爲道之資知巧聰明爲性之障真志立于懦真習養于徐真用發于常真樂生于淡軒軒之志久必墮繳繳之習久必疏揭揭之用久必變沾沾之樂久必渝是以學貴終始也干了萬通愈失真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參之魯在孔門所得最深皆用心于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去聖愈遠自得之學湮沒無聞非惟學者之失也亦教者之過焉六經之言毫髮分辨聖人之意極口宣揚諄諄屑屑無舉隅善誘之方將以利之反以害之學者亦曰如是足矣理盡于此矣拾前人之咳唾遵舊轍以驅馳故思學廢于箋解省學廢于譏議悟學廢于揣度通學廢于偏黨默學廢于領略敏學廢于疑貳六學廢而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啓之哉孟子有自得之言無自得之迹但言居之安資之

深左右逢原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

孟子

屏山文集

大易之旨微妙難識善學易者以復爲先惟人之生成具是性喜怒憂樂或失其正視而知復不蝕其明聽而知復不流于聲言而知復匪易匪輕動而知復悔吝不生惟是四知本焉則一孰覺而存孰迷而失勿謂有本勞思內馳亦勿謂無悠悠弗思廓爾貫通心冥取舍既復其初無復之者薄薄坦坦周流六虛昔非不足今非有餘伊顏氏子口不言易庶幾之功默臻其極今我仰

宋學齋補遺

卷四十三

九十四明齋書

約圖列本

止以名斯齋念茲在茲其敢怠哉

復齋銘

汝心之休處此如遊汝心之流處此如囚此堂何有惟經與史隱索周施于茲備矣誦書琅琅其聲乃揚雜慮橫心聖言則忘讀書默默精義乃得借聽于人終焉必戒視彼迅暑若弗云來今汝不勉則何有哉時習之說反身之樂瞻忽茫茫匪伊情度

示六經堂學者

木樨而曲其老不舒人穉弗攻其成必愚故善學者必謹其初

毋悅于新毋駭于奇驟得必夸久而寢微習而察焉豈

曰無微出指于西底止必棄其次也頃刻之功初若不
足外務奪之或毀或續及其至焉皆其所積故君子許
其進而惰夫疑以自絕

可口之實出于凡木人或言志善忘惡彼真不賢可
助余之曷見賢可信信之不疑勿窺其小疵謂不足以
爲余師我信乃自益我疑乃自墮師乎師乎惟己之爲

以上
遺訓

附錄

家世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旣得祠祿于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俯仰其間盡棄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
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于書或詠歌以
自適

與胡原仲劉致中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

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叩必竭兩端而後已

先生屏山詩曰南溪抱山流潤氣滋林麓夢破午窗陰

清風在寒竹

胡籍溪序屏山集曰彥沖天姿卓異而屬意高深於書
無所不讀語不妄發與人交淡而耐久初無所假借鄉

人子弟來見必與之款曲告以孝弟忠信之道而勉其學業由是薰而爲善士者多矣

朱子屏山蒙齋琴銘曰抑之幽然者若直其遇險而止寫之冷然者若導其出山之泉蓋先生之言不可得而聞矣若其亨貞之意則託茲器而猶傳

又跋先生文集曰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于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

又跋潘顯甫字序曰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三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元晦而祝之其詞曰木晦于根春容睍敷人晦于身神明內腴余受其言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

又跋家藏劉病翁遺帖曰熹早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而熹竊窺觀見其自爲與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爲開示爲學門戶朝夕誨誘亶亶不倦其後先生屬疾熹適行役在外亟歸省問先生喜甚顧而語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吾子之來歸也自是日奉湯藥先生所以教

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具道平生問學次第傾倒無餘
一日從容因出詩一篇見授先生性不喜書常時詩文
率多口占使諸生執事獨此與贈劉致明丈長句皆手
書之其意可見也

朱子語類曰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于文定又好佛老
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
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客莆田接壇下一僧能入定
數日後乃見公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
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得見于此道未有所得乃
見延平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虞道園記屏山書院曰蓋先生之言曰嘗臥病莆陽與
釋老子之徒接以爲其言是矣而反觀吾書而後有以
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卓然高風遠識何可及也著而
爲書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論其所行
之道序其所傳之宗蓋其用力積久而眞知深遠以爲
言者也至于其所自得而指示學者歷論世學之所以
蔽人心之所以晦吾道之所以不明者俾知其蒙之所
在而發之以求夫不遠之復而曰不遠復者入德之門

也嗟夫此顏子之學也先生以顏子之學爲學而告諸學者亦以顏子之學爲學焉今以學者欲求先生之學不以顏子之學爲學豈先生之所以望于學者乎

劉胡學侶

補教授陸支離先生祐

附錄

李棚爲林少穎哀辭曰支離先生歸自湖南宣幕門戶簡峻士鮮知向棚先君子于少穎爲舅而與支離友善謂少穎曰支離紫微一也盍往焉遂從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三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庶官方先生德順

雲濠謹案劉屏山文集謝方德順古風一首有云
英英方家郎秀發如瓊枝裝懷素王書落筆幼婦
詞我昔客壺山邂逅初見之
賓筵爲勸駕一武登雲梯

籍溪學侶

程先生元

龔先生和 合傳

程元龔和皆篤行之士也胡籍溪添差建州教授延致之俾參學政人士大化 道南源委

梓材謹案是書本文程元下有廉節二字似亦人姓名然攷之宋史隱逸傳云邵人程元以篤行稱

樊和以廉節著
則非別一人也

劉胡同調

推官潘浩然先生殖

潘殖字子醇浦城人大觀中兩以鄉薦上禮部不偶建
炎戊申始以累舉除官調真州推官性嗜學不倦嘗悟
新學之非于是述忘筌書五卷性理書九篇自號浩然
子劉白水勉之劉屏山子翬皆喜其書屏山跋其後極
稱其得學易門戶

姓譜

守微說

李學案

卷四十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孟子戒以燕伐燕正以當時之君地醜德齊莫能相尙
既非得常勝之道爲有德不可敵者又非同力度德同
德度義有以出其右持尙權謀以詭詐相傾要亦較勝
負于幸不幸之間耳盛時則不然舜敷德而苗格文修
教而崇降湯躋聖欽布昭者聖武有聖德自稱者有
道當時輔佐亦皆同德之人故事求元聖旣獲仁人于
是以有道攻無道以至仁伐至不仁此其所以屈人兵
于奉辭罰罪乃先勝于師出有名之際而不專在行陳
閒也老子曰朴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

自賓微固搏之不得然莫顯乎是信能守之而勿忘則不失其至尊至貴者是以力旋天地莫覩其健威服海內不名以武在易之師謂之長子以其一也一則不貳武王所以無貳爾心而以之勝商也歟

附錄

焦氏竑題安正忘筌集曰宋人嘗輯一代諸儒語爲鳴道集而殿子醇屏山李純甫一一評騭之無少假借獨于此集則以爲破後學之大夢又云發莫名之祕以救生靈余故取其守微說以備一格云

宋元澤案補遺

卷四十三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侍郎楊先生由義

楊由義字宜之家世開封建炎初先生父以軍前正將扈駕南渡未幾寇入杭先生奉母避地鹽官寇踵至母妹俱以節死先生抵杭其父適以督運自富陽還父子大慟爲母妹成葬禮遂家于鹽官先生幼時頗從事學問久之遂與漕薦丰度俊偉詞翰典麗館于賢士大夫之門者凡二十年晦庵朱子亦其弟子也使金營帥強之拜先生曰本朝見宰相無拜禮此勝詎易屈帥怒械繫月餘守節益堅竟完璧歸孝宗嘉歎遷太府卿兼刑

郡侍郎卒于鹽官 浙江通志寓賢

郡守蔡先生茲

蔡茲字光烈永春人紹興進士歷官郡守除廣憲抗辭甚力嘗爲考官謂人曰吾取中後生三篇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尋常人乃朱文公也 姓譜

籍溪門人

補直閣魏良齋先生拔之

梓材謹案先生原名挺之字元履後改名字言行錄云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莫能易也

附錄

宋王學案補遺 卷四十三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被召命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獎歎開納

守太學錄先是學官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先生旣就職日進諸生教誨又增葺其舍人人感勵

與人交盡其情然不苟合長善祛失惟恐不及後進有一長必亟稱而推之位尊望重者苟有不合己意亦面質不置大抵爲人最隆于義也

朱子祭之曰猗歎元履才英氣豪凌空踔遠志節堅高

爰自弱齡聲華秀發事賢友仁其聞四達迨夫中歲攷古驗今訂以經傳益宏益深聞人之善若獲于己推之揚之情曷能已視人之阨若己擠之是振是拔力無有遺

補 胡奉劉恒軒先生懋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嘗授迪功郎任會昌西尉兼學事著禮記集說語孟訓解第以先生爲白水孫則誤矣白水名勉之先生字子勉不得爲祖孫朱子表白水之墓言其無子以從兄之子思溫爲後思溫亦無子又以從弟之子禮後之則先生安得爲白水孫乎又家福建通志云嘗從劉子翬胡寅學胡寅蓋胡憲之謬謂籍溪也

宋學齋遺 卷四十三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先生博學通經受學于劉屏山得其論著繼從籍溪始知爲學大旨自是易象天文地理曆律之奧無所不通以朝奉大夫致仕杜門掃軌仰師聖賢鄉人子弟多所造就

蔡西山贊之曰志氣偉然音節華暢閑雅舒遲威儀揖讓海納山藏無得而量孔思周情無得而狀見菽晦翁千載是仰

補 縣令邵先生景之

雲濠謹案聞書以先生爲蒙古族人道南源委
云字秀山性嗜學登乾道進士教授常百餘人

提舉林三山先生之奇

詳見紫微學案

曾先生逢

詳見武夷學案

翰林熊先生克

熊克字子復建陽人獨善先生蕃之子著書有九朝通
略中興小曆官制新典帝王經譜堦王克勤狀其行實
曰文有顏延之錯紵之工史有陳壽敘事之長牧民得
曹參清靜之旨制行適徐公通介之常

姓譜

梓材詳案道南源委言胡籍溪朱子從遊最久而
林之奇呂祖謙魏挾之熊克曾逢皆其門人是先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三

十一 四朝叢書

列國刊本

生爲胡
門之證

附錄

幼而翹秀旣長好學善屬文郡博士胡籍溪器之曰子
學老于年他日當以文章顯

以進士知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趣以應先
生曰寧吾獲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亡
時方不雨先生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輝行
縣至其境謂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爲
表薦之

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雄甚異之因奏曰翰林清選能克小臣不由論薦而得無服眾論請自朝廷召試然後用之上曰善乃以爲校書郎累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召諭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燕閒可論治道先生自以見知于上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未保于他今宜以和爲守以守爲攻當和好之時爲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爲也邊備旣實金人萬一猖獗必不得志于我退而乘我曲不在我矣

粹村謹案世有大敵當前而輒于議和忽于攻守者當以此言爲圭臬

宋事叢書遺

卷四十三

十九

約園刊本

先生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

張先生哲

張哲字堯卿浦城人致堂作序送之曰張生從予伯氏學甘淡泊迷寒暑孜孜兀兀惟讀書質疑爲事其于覓舉干祿若無意焉者會妖僧張圓覺以邪術鼓于富沙生能鑑然無所惑見其里人必爲之辨有像孔聖于壘壘之側者必使之正之庶幾尊所聞行所知者矣

斐然集

從事劉七者先生珮

詳下屏山家學

屏山家學

補 忠肅劉先生珙

附錄

知制誥兼侍讀間復從容言于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以爲高帝之明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功烈所就不止此矣因爲上言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而爲萬事之綱者甚悉上亟稱善大修潭州嶽麓書院養士數十人而屬張子敬夫往遊其間告以古人爲己之學謂明道先生營官建康屬邑爲之立祠學宮而刻陳忠肅公責沈之文于壁以示學者

宋李棻補遺

卷四十三

二十四明叢書
斜園刊本

朱子祭之曰念昔帝師爲國死義亞傳承之夷險一致屏山雖隱亦豈忘世公襲其傳克廣無替眾咸謂公當訖外庸入贊皇極下釐庶公登賢屏茲復境攘戎內繼祖考畢其餘忠天胡難誼而止于此羣邪交慶眾正心死矧予之衰竊究終始願言忠公曷其有已

陸放翁祭之曰嗚呼公平有文有武有仁有智立朝無

助以直自遂聲氣不動而折萬里之衝從容一言而決
盈庭之議蓋人之所難公之所易仰天俯地一念不愧
秋毫未安寢食忘味輕夫富貴而重朋友之責自屈達
尊而伸白屋之士蓋人之所忽公之所畏

蔡西山輓之曰今代中興佐如公有幾人秉心先許國
臨事輒忘身才略優中外清忠表搢紳天乎何不淑遠
奪我元臣

又曰大節人誰識孤忠我獨知文章亦餘事軒冕意何
爲國恥生期報臣心死未衰淒涼遺奏稿千載有餘悲

宋學案精遺

卷四十三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從事劉七者先生珙

梓材謹案直齋書錄解題有屏山七者翁集十卷
云從事郎崇安劉珙平父撰子壘彥仲之子也殆
先生一名珙耶

附錄

少有奇質長事胡籍溪謹問講學之要

天姿孝友事生母卓氏盡孝鄉人化之先盧居屏山之
下公廣其觀遊種竹疏泉上下礪谷爲退隱計復善修
身悟古人日損日益之意

自名其室曰七者之寮而刻文壁間以志其目

爲人簡易跌宕衣冠食飲取具無所擇而蒐輯先世遺文軼事纖悉無遺聚書教子校讐課督皆有程品

朱子日用自儆示平父詩曰圓融無際大無餘只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却于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更莫疏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又答平甫書曰大抵家務冗幹旣多此不可已者若于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警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于吾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旣非所以養成德器其于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疏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也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

劉先生學箕

附門人游彬

劉學箕字習之崇安人子輦之孫璉之子也閒居不仕自號種春子家饒池館有堂曰方是閒故又號方是閒居士小橐二卷前有嘉定閒建陽劉淮東里趙蕃開封趙必愿三序末有自記及其門人游彬等跋

四庫全書總目

屏山門人

補縣令方先生耒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言先生師事朱子于建安朱子稱其明敏強毅進學不倦以先生爲朱門猶沿後村之說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三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朱子答其書曰老兄以明敏果決之資挾凌高厲遠之志士友間所難得今茲需次暫得閒日所宜潛心味道益進所學以副區區期望之意向來所探似亦太高所存似亦太簡又每有自喜已口獨任己見之意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博窮物理而追之以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爲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矣

劉後村跋朱文公與方耕道帖曰耕道歷仕有廉直聲

嘗從宣公辟爲湖北帥屬文公與之書云旣爲辟客有見聞當密言又云當斟酌量度有益而後言又云若一言不契卽欲忿然引去則不可文公性方峻與他人言勉其剛烈激發而與耕道言更欲其委曲和緩若耕道者可謂直諒之友矣

雲濠謹案有廉直聲下有受學朱張之門六字卽謝山補傳所以爲非者

補 隱君黃穀城先生錄

雲濠謹案朱子序先生詩云余年十五六時與子厚相遇于屏山劉氏之齋館俱事病翁先生子厚少余一歲讀書爲文略相上下猶或有時從余切磋以進其所不及又云世家建之臨寧中徙潁昌

朱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三

三四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且再世母孫讀書能文昆弟皆皆有異材蓋其兄卽子衡也

黃先生子衡

黃子衡甌寧人與朱子同師相好也生十五年當紹興之癸亥始與遊于潭溪之上朱子生後先生者五月以故兄事之其遊日久之其好日以篤所居又爲東西鄰弦歌誦說之聲相聞聚而語六經百氏之奧立身行事之方與當世得失無不講以求其至而及乎文章之趣字畫伎藝之工否者皆其餘也先生自以爲學未足以充其資去而之三山從師學焉朱子送之以序

朱子文集

運管歐陽先生光祖

歐陽光祖字慶嗣崇安人九歲能文時人目爲童瑞從劉屏山學屏山甚稱重之改學于朱子朱子亦遣三子師焉乾道八年再舉登第趙豐公張敬夫列薦于朝方欲召用而豐公去國後爲江西運管

姓譜

楊氏門人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庵學案

魏氏家學

魏先生應仲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三

三五四明叢書

魏國刊本

魏應仲元履子朱子嘗與之書曰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

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朱子爲良齋墓志云子男二人孝伯國學進士孝朋尙幼先生字應仲未知于二人何當也

熊氏門人

正字王先生克勤

王克勤字叔弼臨川人淳熙二年中童子科郡卽其所居立瑞童坊入祕省讀書又登淳熙十四年第歷太常簿祕書省正字

江西通志

附錄

童子時熊子復愛其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令草制獲賜金遂以歸之

忠肅家學

劉先生學雅 別見滄州諸儒學案補遺

劉先生學喪

劉學喪字傳之忠肅仲子初忠肅沒無子以學雅與先生爲後先生用父蔭補承奉郎多歷州縣一以循良爲治吏民皆化之嘗守撫州修復學校刻規約于堂以示學者時一至爲解說義理之學移守邕州秩滿召還後以疾累得郡不赴終中散大夫 姓譜

忠肅門人

運判方先生有開 別見滄州諸儒學案補遺

七者家學

劉先生學古 別見滄州諸儒學案補遺

穀城門人

補 陳先生以莊

梓材謹案劉後村有陳敬叟集序云敬叟穀城黃子厚之甥故其詩酷似之

許先生闕

許閔三山人嘗學詩于黃子厚得其牖戶收拾遺文拳綴緝師死而不忍倍之是可嘉已

朱子文集

歐陽門人

中散朱先生塾

朝奉朱先生塾

侍郎朱先生在

並詳晦翁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三

毛四明叢書

一約隨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三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四

目錄

趙張諸儒學案補遺

張氏先緒

張先生咸 父紘

張氏師承

嚴先生廣

子文門人

補趙先生鼎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忠簡學侶

胡先生襄 別見武夷學案

忠簡同調

朱先生震 詳漢上學案

范先生同

呂先生祉

陳先生橐

呂先生本中 詳紫微學案

林先生季仲 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張先生九成

詳橫浦學案

胡先生寅

詳衡麓學案

潘先生良貴

詳見龜山學案

劉先生大中

魏先生疋

晏先生敦復

詳見劉李諸儒學案

張先生致遠

常先生同

詳見范呂諸儒學案

鄭先生邦彥

宋學案補遺 目錄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先生公度

李先生守柔

天授門人

補張先生浚

紫巖講友

劉先生子翬

詳劉胡諸儒學案

胡先生銓

詳見武夷學案

蘇先生雲卿

彭先生子復

陳先生宗諤

王氏師承

潘先生翼

吳先生秉信

仰先生文蔚

仰氏學侶

劉先生銓

附從父祖向從弟鑑

楊氏先緒

楊先生芾

宋聖案稱遺

目錄

三四

明教書
約國刊本

楊氏師承

趙先生像之

紫巖同調

虞先生允文

汪先生應辰

詳玉山學案

張先生闡

劉先生珙

詳見劉胡諸儒學案

杜先生莘老

張先生孝祥

詳見衡麓學案

張先生宋卿

金先生安節

詹先生至

徐先生淮

趙張同調

補陳先生良翰

補芮先生煜

補陳先生鵬飛

芮氏學侶

宋元案補遺 目錄

芮先生輝

倪先生偁 詳見橫浦學案

陳氏講友

林先生松孫

□□□□

黃先生中輔

陳先生知柔

仲先生并

陳氏講友

四
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吳先生獬

陳先生光

趙氏家學

補趙先生謚

趙氏門人

補王先生大寶

方先生疇 詳見紫微學案

呂氏家學

呂先生勝己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王學案補遺 目錄

五編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鄭氏門人

曹先生逢時 附兄應時

張氏家學

補張先生杓

張先生默 詳見武夷學案

張先生子誠

張氏門人

王先生十朋

胡先生銓 詳見武夷學案

楊先生萬里

劉先生穎

嚴先生昌裔

張先生子紆

方先生疇

詳見紫微學案

李先生良臣

吳先生松年

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吳先生康年

王先生秬

別見景迂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六十四卷

約園刊本

宋先生翔

吳先生芾

梅溪學侶

萬先生庚

許先生武子

管先生叔奇

合傳

梅溪同調

錢先生堯卿

賈先生如規

遲先生世瑜 附子士表士則

楊先生朴

誠齋學侶

楊先生輔世

誠齋講友

楊先生汝南

別見伊川學案補遺

高先生登

詳見衡麓學案

羅先生惟一

誠齋同調

宋學案補遺 目錄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朱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袁先生樞

石先生起宗

祝先生榘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鄭先生僑

詳見玉山學案

林先生枏

章先生穎

詳見玉山學案

周先生必大

詳見陳鄒諸儒學案

劉先生清之

詳清江學案

吳先生鑑

譚先生惟寅

趙先生充夫

左先生昌時

孫先生逢吉

詳見慶元黨案

孫先生逢辰

別見高平學案補遺

孫先生逢年

施先生淵然

祝先生禹圭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宋學案補遺

目錄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先生大性

李先生大異

合傳

李先生大理

合傳

曾先生三復

曾先生三聘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陳先生謙

詳見止齋學案

趙先生善佐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胡先生澥

別見武夷學案補遺

劉先生文郁

李先生杞

袁先生采

虞氏家學

虞先生公亮

虞先生剛簡

詳見二江諸儒學案

虞氏門人

王先生質

別見玉山學案補遺

詹氏家學

詹先生儀之

詳見麗澤諸儒學案

宋學案補遺

目錄

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陳氏門人

石先生整

詳見晦翁學案

芮氏門人

陳先生志同

少南門人

補
黃先生補

潘先生朝卿

潘先生傑

合傳

林氏家學

林先生仲損

休齋門人

陳先生一新

知州門人

梁先生克家

王氏家學

王先生壽朋

王先生百朋

補王先生聞詩

宋元學案補遺

十四卷 約圖刊本

補王先生聞禮

王氏門人

趙先生彥真

葉先生士寧

周先生世則

茹先生履

周先生仲翔

謝先生與賢

謝先生與能

合傳

余先生宗旦

賈先生稱

陳先生元佐

張先生祖說

鄭先生遜志

陳先生恪

林先生次淵

合傳

連先生士表

附見梅溪同調

羅先生士能

宋學集卷之四

目錄

十一

約圖附本

謝先生士奇

合傳

謝先生士龍

合傳

季先生士宏

合傳

張先生次房

孫先生元齡

合傳

李先生杞

合傳

張先生仲遠

周先生孝友

周先生孝顯

合傳

周先生孝思 合傳

周先生濬 合傳

王先生淳

合傳

張先生載

劉先生元德

萬先生序

合傳

余先生如晦

李先生大鼎

邵先生鼎

合傳

宋聖朝遺

目錄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萬先生鼎

合傳

萬先生澄

童先生偉

合傳

童先生侃

合傳

林先生湯臣

陳先生朝揆

合傳

施先生良臣

合傳

陳先生光朝

合傳

林先生叔舉

合傳

賈先生修

劉先生鶚

周先生千里

謝先生鵬

蔡先生端武

劉先生敦詩

余先生璧

父履

王先生芷

葉先生寮

宋元學案通

目錄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千本

萬先生椿

楊先生椿

合傳

萬先生榘

萬先生楠

合傳

楊先生楠

合傳

萬先生松

林先生梓

劉先生載

周先生震

蔣先生嶠

李先生庚

萬先生孝傑

陳先生昂

潘先生孜

劉先生口

趙先生公倚

楊先生寓

王先生佐

陳先生獻可

劉先生傅

謝先生舉朋

連先生憲

周先生次鳳

賈先生炳

夏先生伯虎

陳先生肇

許先生輝先

余先生諧

姚先生紹宗

何先生鐸

季先生詮

陳先生舜咨

方先生升

王先生遜

吳先生翼

王先生璘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十五 國朝續編
約圖刊本

朱先生少雲

陳先生少虞

李先生大猷

孫先生溥

林先生溥 合傳

繆先生克己

蔣先生中行

宋先生孝忱

萬先生庠

劉先生敦信

林先生安上

林先生取仁

黃先生萬頃

葉先生頤

鄔先生一唯

許先生祖伊

陳先生之紀

李先生蒙亨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十六

宋元學案補遺

附錄刊本

萬先生康

夏先生伯文

劉先生文通

張先生必達

劉先生祖漢

吳先生隱若

徐先生大亨

楊氏家學

補

楊先生長孺

東山同調

楊先生汪中

楊氏門人

周先生雲

王先生子俊

周先生尙忠

附子壽伯孫琦

羅先生椿

陳先生叔聲

張先生敬之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十七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劉先生渙

羅先生茂良

歐陽先生清卿

彭先生惟孝

別見兼山學案補遺

侯先生世昭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補遺

歐先生海

劉先生光祖

劉先生述祖

合傳

曾先生槐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補遺

趙先生蕃

詳見清江學案

許先生介之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補遺

劉氏家學

劉先生強學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氏家學

李先生流謙

李氏門人

宇文先生師獻

吳氏家學

宋若學案補遺目錄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先生獵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錢氏門人

錢先生朝彥

達齋門人

羅先生椿

見上誠齋門人

金氏續傳

金先生文剛

詳見西山真氏學案

趙氏續傳

趙先生琳

趙先生貧翁

夢齡門人

施先生口

梅溪私淑

趙先生崇端

東山門人

曾先生原一

曾先生原邨

龍先生崇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補遺

宋王學案補遺

目錄

十九

四庫全書
約園刊本

周先生商英

解先生谷

別見清江學案補遺

解先生龍翔

同上

周氏家學

周先生商英

見上東山門人

周先生堯章

附子夢澁新民孫庭秀

張氏續傳

張先生唐

詳見南軒學案

獻肅續傳

陳先生應潤

宋元遺書

目錄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四

後學鄧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趙張諸儒學案補遺

張氏先緒

簽判張先生咸 父紘

張咸字君悅綿竹人父希白先生紘舉茂才異等知雷州有治聲先生元豐二年進士賢良兩科其對策之語有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能以不言而負陛下官至簽書劔南西川節度判官忠獻魏公其子也 姓謙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朱子撰魏公行狀稱先生歷官州縣職事之外覃思載籍諸子百氏之書無不貫穿而折衷于六經

附錄

先生應制初出蜀過夔州郡將知名士也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于何書先生無以對守曰載孟子註中因闕示之且曰不可不牢籠之也先生道中漫思索著論成篇至闈試六題以此爲首主文錢穆父覽而異之爲過闈第一 揮麈錄

葉紹翁曰本朝六題之制必先經題註疏而後子史

以孟子註爲首殆恐不然

張氏師承

太學嚴先生廣

嚴廣蓬州老儒也少與張魏公同遊太學京師紛華每時節游觀同舍皆出魏公獨在先生見之咨嗟愛重嘗學易有得遂以乾坤之說授魏公

朱子文集

子文門人

補忠簡趙得全先生鼎

家訓筆錄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第一項閨門之內以孝友爲先吾平日教子孫讀書爲學正爲此事前人遺訓子孫自有一書并司馬溫公家範可各錄一本時時一覽足以爲法不待吾一一言之第二項凡在仕宦以廉勤爲本人之才性各有短長固難勉強唯廉勤二字人人可至廉勤所以處己和順所以接物與人和則可以安身可以遠害矣

第十四項仕宦稍達俸入優厚自置田產養贍有餘卽以分給者均濟諸位之用度不足或無餘者然不欲立爲定式此在人義風何如耳能體吾均愛子孫之心強

行之則吾爲有後矣

第二十八項同族義居唯是主家者持心公平無一毫欺隱乃可率下亦可以久遠不至敗壞家法

第二十九項古今遺訓子弟固有成書其詳不可概舉唯節儉一事最爲美行司馬文正公訓儉文人寫一本以爲永遠之法

附錄

公在越惟以東吏恤民爲務每言不東吏雖善政不能行由是奸猾屏息

宋史案補遺

卷四十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謙沖待士犯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爲賢相然深喜程頤之學朝士翕然尊之時有今託稱伊川門人者卻皆進用如選人桐廬喻樛正其人也乃不見知是月公始薦樛改官除正字誥詞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中書舍人王居正行也樛以此頗爲眾所嫉胡安國亦師頤者也聞之以謂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第游酢楊時謝良佐諸人尙難言之而況樛耶乃敢託于詞命以妄褒借識者憂之居正未幾遷兵侍于是有伊川三魂之目以公爲尊魂居正爲

強魂言其多忿也故工部侍郎爲遺魂言其身死而道猶行也旣而正學張暉遂以元祐中五鬼配之

胡詹庵哭趙公詩曰以身去國故求死抗疏犯顏今獨難閣下特書三姓在海南惟見兩翁遺一邱孤塚寄瓊島千古高名屹太山天地只因慳一老中原何日復三關

喻湍石玉泉語錄曰時趙張二公相得人固知且並相樗獨以謂且作樞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他日趙退則張繼之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氣道長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更改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稍如此

汪玉山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斤南荒遂爲生死之別事已定于蓋棺恩特榮于歸骨

或問朱文公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何如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王茂弘規模當時廟論大概亦主和議使當國久未必不出于和但就和上須有些計校如歲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檜之樣草草地和了

虞道園董澤書院記曰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旁薄人莫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以用事有待于匡闢而爭者起矣門人徒以其說相傳眾人固怵于利害棄絕而弗之從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奮自聞喜諸生獨能學邵氏于其子學程氏于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死以之而弗變也及相其君子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竟以貶死非天也夫

忠簡學侶

宋石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直閣胡先生襄

別見武夷學案

忠簡同調

文定朱漢上先生震

詳漢上學案

參政范先生同

范同字擇善建康人政和中進士再中宏詞科爲吏部員外郎紹興中累官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兼修實錄

譜姓

侍郎呂先生祉

呂祉字安老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高宗朝累官直

龍圖閣知建康府選吏部侍郎劉豫子入寇命之護合肥諸將酈瓊叛迫先生過淮北不從而死其妻吳氏在

吳中自縊以殉葬聞者哀之

姓譜

雲濠謹案先生官至兵部尚書陞督府參謀軍事慶元間詔立廟賜額以旌其忠

附錄

時大臣喜程氏學然嘗真僞且尙勢利故羣小競趨風俗愈壞臣寮論其弊有詔戒諭學者公奏程頤學于中庸以爲入德之要是君子之中庸而時中也靖康以來其學頗傳其徒楊時黷躋要近小人歆豔之遂變其中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服更相汲引曰此爲伊川之學也其惡直醜正而欲擠排之則曰彼爲王氏之學非吾徒也然所爲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夷攷其行有市井所不爲者是小人之中庸無忌憚者也臣僚所論可謂切理中外交賀以爲聖有謨訓使自今學者不迷所向道術裂而復合矣公爲人質直明白好賢疾惡忠言至論未嘗不服也于學唯求實用于文不務空言初除兵侍自草謝表有願爲志士殺身以成仁敢效鄙夫旣得而患失之句可以見所養也

侍郎陳先生橐

陳橐字德應餘姚人權刑部侍郎時秦檜主和議先生言不可檜憾之後知廣州民夷悅服改婺州先生博學剛介不事產業既謝事歸僑寓僧寺王梅溪論近世會稽人物謂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姓譜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詳紫微學案

直閣林竹軒先生季仲

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文忠張橫浦先生九成

詳橫浦學案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

詳衡麓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待制潘默成先生良貴

詳見龜山學案

尙書劉先生大中

劉大中字立道眞州人紹興七年自兵部尙書知處州在任激濁揚清抑強扶弱所部肅然未幾召除吏部尙書尋再知處州乞祠提舉臨安洞霄宮

姓譜

御史魏先生砮

魏砮字邦達歷陽人少穎悟時方尙王氏新說先生獨守所學宣和中上舍及第高宗時爲殿中侍御史屢進讜言金人入寇先生請扈從親征及請罷講和忤秦檜

意出奉祠 姓謙

晏先生敦復 詳見劉李諸儒學案

待制張先生致遠

張致遠字子猷沙縣人宣和三年中進士第宰相范宗尹薦其才召對擢爲樞密院計議官歷除戶部侍郎進吏部復爲戶部除給事中尋以老母丐外知台州福州廣州尋以顯謨閣待制致仕卒年五十八先生鯁亮有學識歷臺省侍從言論風旨皆卓然可觀趙忠簡鼎嘗謂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致遠常同胡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寅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疇皆有士望他日所守當

不渝識者謂忠簡爲知人云 宋史

知州常先生同 詳見范呂謙儒學案

教官鄭先生邦彥

鄭邦彥字國材樂清人學綜經籍政和初入京學解褐授滄洲教官再授台州教官不赴席參政益帥湖南辟爲內幕趙忠簡當國益薦之甚力遂與婺州教官篤意教士講肄期年士子皆有矜式 姓謙

附錄

入京學月書連占五魁選兩學生欲一識其面不可得
黃先生公度

黃公度字師憲莆田人紹興八年魁多士初第時趙丞相鼎延見款密秦益公檜聞而憾之由泉幕除祕書省正字言者迎秦意論其常貽書臺官欲著私史謗時政罷歸初先生任滿赴調過分水嶺有詩云嗚咽流泉萬仞峯斷腸從此各西東誰知不作多時別依舊相逢滄海中及其罷歸丞相先已謫居潮陽譏者指是詩謂將與趙復偕歸東都秦愈怒遂命之倅高要蓋以嶺南荒地處之也檜死始召對除考功員外郎尋卒士論惜之有知稼翁集三卷陳俊卿洪邁爲序

辟疆園宋文選

附錄

紹興中通判肇慶府復攝南恩府尤留心學校增學廩擇秀民與之登降揖讓士風大振邦人肖像以祀

李先生守柔

李守柔字必強桂林人與兄守卓自幼力學相繼登第補左迪功郎象山武山尉陞析城令調海康令知賀州臨賀縣初趙忠簡自潮再貶過雷先生令用故相禮迎

仍具海舟濟之至是有告于秦丞相者先生緣坐十年
不得調秦死始磨勘轉奉議郎通判容州徙邕州知宜
州秩滿求主管台州崇道觀歸築艮軒蓋將止也中書
舍人范成大力薦于朝起知新州行次蒼梧以疾卒年
六十七

周益公集

天授門人

補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

附錄

年十六入郡學誦不閒蚤夜同輩笑語喧譁若弗聞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十四明誠書

約園刊本

者未嘗一窺市門教授蘇元老歎曰張氏盛德乃有是
子吾觀其文無虛浮語致遠未可量也

淵聖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所言
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再三問所得于前輩者定
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于聖人之微言
銘養正書室曰天下之動以正而一正本我有養之斯
吉道通天地萬化流出精思力行無忘朝夕

爲王梅溪作不欺室銘曰泛觀萬物心則惟一如何須
臾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栗栗

真西山曰王公與公爲一代正人故其詩與銘大略
同旨後之有志于正心誠意之學者當深味之

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
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鏡之于石家傳人誦焉

公之學一本天理尤深于易春秋論孟嘗論易疏曰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三之也分爲二而七
八九六之數成五行之象于是大著又曰天數二十有
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
何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合爲天數而天數不過五

宋孝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四六八十合爲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耦合之
爲十總之爲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中中故變變
故其道不窮聖人神而明之用數之中故消息盈虛之
妙闔闢變化之機皆在于我而動靜莫違焉中其至矣
每訓子及門人曰學以禮爲本禮以敬爲先又曰學者
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

王梅溪重祭魏公文曰嗚呼蠻夷猾夏以和得志食肉
者鄙力主和議萬口和附爭言五利曰國之福何惜土
地甘心事讎不恥稱謂附和者用沮和者棄利猶未成

邊已撤備既棄唐鄧又棄海泗淮北生靈幾無噍類國
旣日蹙兵亦尋至公之勛德公之忠義公之人望羣嘲
眾詈公欲恢復指爲生事公欲禦戎斬爲兒戲公欲養
兵詆爲妄費公欲進賢目爲朋比公得人心云有異意
巧言如簧吁其可畏天眷雖隆不容在位汾陽兵柄奪
于讒甚度無顯公豈獨前智怒疽范增間走樂毅公存
虜懼公死虜肆虜方陸梁國若旒贅上心焦勞當食而
喟彼蒼者天胡不憇遺九原不作蒼生曷慰遙望衡山
滂然墮淚

周益公跋忠獻與胡忠簡帖曰右帖或直廟堂或居遷
謫或罹憂患無不勸人以學潛心于天所謂造次顛沛
必于是今忠簡家集亦有與忠獻九帖往往相應宜併
刻之

楊誠齋跋公答胡忠簡書曰紹興季年紫巖謫居于永
澹庵謫居于衡二先生皆六十矣此書往還無一語不
相弛于天人之學無一念不相變以國家之患也

朱子跋公墨帖曰公平生心事無一念不在君親而其
學又以虛靜誠一求之于天爲本故其與人言未嘗不

依于此今觀其所與劉氏書帖詩文可見矣

或問文公趙張優劣曰若論理會朝政進退人材趙又較縝密無疏失若論擔當大事竭力向前則趙不如張雖是竭力向前只是他才短慮事疏處多他盡其才方照管得若才有些不到處便弄出事來便是難趙公也是不諳軍旅之務所以不敢擔當萬一金人來到面前無以應之不若退避耳

魏鶴山序紫巖論語說曰忠獻資稟醇實既從北方學者講誦遺言又與南渡諸賢更歷事變自事親而事君治己而治人反覆參驗無不合故其爲書也非苟知之凡此皆精察力踐之餘先儒所謂篤其實而藝之者書之也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曾孫獻之跋紫巖易傳曰忠獻嘗與屏山劉公書云無他用心惟靜默體道卒究聖人心法又答澹庵胡公書云杜門亦惟聖賢之道是求夫求而得之者其在是矣王伯厚曰張某易解并雜記共十卷其論剛柔之義曰君道主剛而其義也用柔故乾動則爲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坤動則爲乾矣

雲濼謹案四庫書目提要于紫巖易傳云其書立
言純淨凡說陰陽動靜皆適于義理之正末一卷
雜說胡一桂議其專主劉牧今觀所論河圖信然
朱子不取牧說而作忠獻墓誌但稱其尤深于易
春秋論孟不言其易
出于牧殆諱之歟

又困學紀聞曰朱文公爲張忠獻行狀其後語門人云
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光堯實錄其中多有不相
應處

王魯齋爲張魏公像贊曰中原雲擾間外專征東潰淮
楚西敗富平勢裂南北天摧大勳千載公議一點忠誠
楊廷和記魏公父子祠堂碑曰予惟賢人君子之用于

宋季案補遺

卷四十四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下不患無才而患學術之不足不患無學而患所學
之不正嘗觀魏公之所以告其君親曰人主之學以心
爲重一心合天何事不濟又曰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
而已必兢兢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錯無有不當
人心自歸敵讎自服其本原皆自聖賢學問中來非漢
唐以下規規于功利之末者比至南軒每進對必自盟
于心其言曰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願時加省察而
稽古親賢以自輔是卽魏公之說也

崔後渠漫記曰宋史濫矣誤國之臣亂真之儒後猶有

稱述之者道其不明矣夫王安石之變法其弟安國諫之不從乃哭于影堂曰吾家必滅門蓋知其必亡宋也張浚出師與高宗剋日復中原岳飛曰相公睡語耶遂忌岳陷之高宗謂趙鼎曰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復尺寸之士朕寧亡國不用此人浚又上疏言兵高宗曰浚用兵天下皆知之富平淮西兩敗矣今又生事乃下永州之命史氏皆咎其君之不用浚也非也實錄曰符離軍敗浚鼻息如雷果然是輕民之命宜其敢用罔也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引此云考亭于二人多恕詞予所未喻特錄洄詞數條正之文敏理學大儒其言不苟如此又引海寧朱一是近修論魏公云宋之不能復振由南渡也宋之南渡由李綱之去也綱之去由浚之劾也汪黃苗劉諸姦未必能亡宋而浚實亡之非誤國之首罪哉云云詞義嚴正可敬也

紫巖講友

觀使劉屏山先生子翬

詳劉胡諸儒學案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

詳見武夷學案

隱君蘇先生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人稱曰蘇

翁少與張魏公爲布衣交魏公後爲相屬豫章帥及漕帥致之二帥密物色獨有灌園蘇公無雲卿也屏騎從易服爲遊士入其圃先生運鋤不顧進揖之延入室叩其鄉里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曰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二客因出書幣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遣使迎問則扃戶闔然竟不知所終

劉屏山集

附錄

帥漕復句魏公拊几歎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于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口罪曷鍼

眞文忠爲詩曰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寸膠能使黃河清等是世閒少不得問津耦耕各其適後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

彭先生子復

彭子復官尙書郎德厚如璞玉歲寒如喬松紹興癸酉守零陵郡故相張忠獻公謫居在焉竭誠盡禮不以燥溼改其度已而按刑交廣總賦沔鄂當時士大夫皆謂

用未極也周益公跋張魏公所與書云觀忠獻帖其賢可知若子若孫俱守家法雖由積善使然亦忠獻相勉爲學擇師友之助也

周益公集

縣令陳先生宗諤

陳宗諤字昌言連州人工文章不從時尚家有養源堂著述甚富張魏公在連獨喜與論文魏公子南軒嚴事之爲賦養源堂詩以特奏名仕瀧水丞攝端溪令後魏公欲薦于朝聞其卒乃止

連州志

王氏師承

宋才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潘先生翼

潘翼字雄飛其先自青田徙樂清貫穿諸子百家凡禮樂制度傳注箋疏雜說靡不淹通明天文作星圖設驗著九域賦山川里道若親歷括隱僻字補注篇韻遺漏辨爾雅本草名物訓釋舛誤尤工古文王梅溪自少從游每歎不能竟其學後將編次其書刻之泉南會召不

果

溫州府志

侍郎吳先生秉信

吳秉信字信叟鄞縣人宣和三年進士初爲國學官張

忠獻浚以和國公奉母居潭州築第稍廣秦檜忌忠獻復出諷中丞万俟卨論其僭擬家有五鳳樓命先生察其事還言張浚所居皆人臣制堂曰盡心樓實無有檜大怒黜之後爲吏部侍郎與凌景夏言張卨不宜爲兩浙運判出知常州 寧波府志

梓材謹案王梅溪集有送先生爲教授歸省序謂其以斯道自任未嘗屈節以阿世主師席于東嘉教人以正心誠意之學每以身先之不期年而士子皆有所矜式又云方獲摠衣坐隅執弟子禮而先生行矣則梅溪其門人也

主簿仰先生文蔚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仰文蔚字國華溫州人黃公度榜登科授政和簿未赴而卒梅溪有挽先生詞曰數同子厚無如命才似韓公合作天慎水諸生哭相向築場無計媿前賢 王梅溪集

仰氏學侶

承議劉先生銓

附從父祖向從弟鎮

劉銓字全之樂清人父承事篤于教子先生力學能文鄉先生仰文蔚孫仲鼇師友也見所業許其遠到叔父奉議祖向授徒于家先生與從弟鎮從學以文行爲稱首後與奉議同擢進士第後六年鎮亦登科鄉人目曰

三劉先生歷官知海鹽縣丁母憂遂致仕轉承議郎卒年五十六梅溪嘗與爲筆硯交卒爲志其墓

梅溪後集

梓材謹案溫州舊志祖向字直孺爲上舍生罷歸授徒數百人及中第主錢塘簿授處州教母憂不赴改知鄞縣未赴卒鎮字可升任臨興府司法移武義丞改知長溪縣政績尤著云

楊氏先緒

隱君楊南溪先生芾

楊芾字文卿廬陵人三世業白先生尤邃易學自舍法行三邱有司不逢則隱吉水之南溪號南溪居士云家無田授徒以養暇則教子時方搶攘重以乙卯饑先生

宋正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歲入束脩之貲以錢計者纔二萬橐鬻太敝忍饑寒以市書積十年得數千卷謂其子萬里是聖賢之心具焉汝盍懋之嘗攜其子見無垢先生張侍郎九成澹庵先生胡侍郎銓于贛又見紫巖先生張丞相浚于永皆以宿儒賞之而丞相嘗薦其子云

胡澹庵集

楊氏師承

少監趙先生像之

趙像之字明則高安人嗜學忘寢食紹興進士授臨川司戶校藝廬陵得周益公楊誠齋爲門生仕至軍器少

監姓譜

紫巖同調

忠肅虞先生允文

虞允文字彬父仁壽人七歲能屬文紹興間第進士累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金人入寇先生爲督府參謀激諸將力戰敗金人于采石孝宗時拜相封雍國公卒諡忠肅出將入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所著有詩文奏議等集數十卷

姓譜

附錄

宋元集補遺

卷四十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是也及爲相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聞見卽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士皆收用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者也

雲濠謹案楊誠齋爲先生神道碑云懷袖有一小方策目曰材館錄聞人一善必書一再論蜀首薦

汪應辰趙雄黃鈞梁介范仲芑章森前後居中及爲相首用胡銓張震洪适梁克家留正鄭昞周執

羔王希呂韓元吉林光朝林撫邱寔晁公武呂祖謙張玘楊甲王質辛棄疾湯邦彥王之奇尤表王

佐王公彥又用呂原明司馬康故事薦張拭入經筵又薦布衣李厚制科一時得人之盛廩廩有慶

曆元祐之風幕府再招人士如韓曉王元李昌圖韓炳陳季習陳損之李舜臣後朝廷皆賴其用云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

詳玉山學案

忠簡張先生闡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宣和中進士紹興中爲祕書郎秦檜曰君久次欲以臺中相處何如先生謝曰得老死祕書幸矣檜默然後官至工部尙書卒贈端明殿學士先生數上疏指陳時事無不剴切朱子曰知和議之非者惟胡銓張闡耳

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乃魏公薦備執政之一朱子爲魏公行狀云公旣入輔首奏當旁招仁賢共濟國事上令條具公奏虞允文陳俊卿汪應辰王十朋張闡可備執政劉珙王大寶杜莘老宜卽召還胡銓可備風憲張孝祥可付事任馬時行任盡言馮方皆可備近臣朝士中林栗王柘莫冲張宋卿議論

宋學案卷四十四

四十四

約園刊本

據正可任臺諫皆一時選也又案先生諡忠簡見宋名臣言行錄別集

附錄

上方銳意恢復而在廷議論不一公每陳正心誠意修政攘夷之說上亦虛懷聽納每事咨訪

公莊重出于天性誠信濟以學力在王邸讀資治通鑑至修身治國必反復誦說壽皇每嘉納平生行事悉筆于策五十餘年不少廢

忠肅劉先生珙

詳見劉胡諸儒學案

顯謨杜先生莘老

杜莘老字起萊青神人少陵十三世孫也累官殿中侍御史後以直顯謨閣知遂寧府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都人稱骨鯁者必曰杜殿院云

姓譜

附錄

孝宗受禪公著三議以進曰定國是曰修內政曰養根本理切而事核殆無一語虛設

安撫張于湖先生孝祥

詳見衡麓學案

郡守張先生宋卿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三

四

約園刊本

張宋卿字恭父博羅人以春秋魁南省擢紹興初進士第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正色立朝權貴欲納者謝絕之由是名重搢紳終肇慶守

姓譜

忠肅金先生安節

金安節字彥亨休寧人資穎悟日記千言博洽經史尤精于易宣和六年由太學擢進士第調洪州新建縣主簿紹興初范宗尹引爲刪定官入對言司馬光以財用乏請用宰相領總計使宜以爲法除司農丞又遷殿中侍御史秦檜兄梓知台州先生劾其附麗梁師成梓遂

罷檜銜之未幾丁母憂去遂不出檜死起知嚴州累遷
禮部侍郎給事中龔淵曾覲以潛邸舊恩隆興改元並
除知閣門事宰相知先生必以爲言使人諷之曰若書
行卽坐政府矣先生拒不納封還錄黃潛以舊人李珂
擢編修官先生又奏罷之上諭之曰朕知卿孤立無黨
張魏公聞之語人曰金給事眞金石人也拜兵部侍郎
已而請祠得請中書舍人胡銓繳奏謂安節太上之舊
人而陛下之老成也漢張蒼唐張柬之國朝富弼文彥
博皆年八旬尙不聽其去安節膂力未愆有憂國心豈
宜從其引去上遂留之踰年權吏部尙書兼侍讀自是
力請謝事詔以敷文閣學士致仕乾道六年卒年七十
七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先生至孝居喪有禮與秦
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及再起論事終不屈人以此服之
有文集三十卷奏議表疏周易解

宋史

梓材謹案先生孫文剛爲先生家傳云諡
忠肅貫通經史尤精于易學者多宗之

附錄

周益公跋金尙書撰陳丞相誌銘彙曰吏部徐侍郎度
爲某言政和宣和間後生少讀史一日沈狀元晦以博

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然宗之來者滿門聞舉古事莫不諫聽惟公在下坐數搖其首鄉人間故則云某事誤矣某事非也退而考按信然蓋公于史傳皆能默記叩之往往成誦迄今不以史書自隨其學可知矣

提刑詹先生至

詹至字及甫嚴州人崇寧元年進士歷官江淮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副使知常州改徽州張忠獻公辟州督府主管機宜文字以幕府功除直祕閣遭內艱服闋知處州時忠獻公去國和議興言者希時相意論先生與諸將善坐是罷起爲永興等路提刑復丐祠以歸先生于書無所不讀讀輒不忘務以躬行爲主考論禮樂制度往往得經意尤喜推原歷代治亂得失之故有瀛山集十卷從子儀之從南軒講學

張南軒集

奉議徐先生淮

徐淮字佑元信之永豐人父年八十六以慈寧皇太后壽八十恩授右承奉郎致仕母年亦稱是封孺人先生嘗作雙榮堂莆田鄭厚記之再薦春官爲禮經第一初任鄂州教授銳意簡諒有鄒魯風鄉人流寓者咸加訓

勵累改宣教郎差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奉議郎上起魏國張公總戎閩外先生乃草儒將書數千言盡古今用儒之效上之政府意蓋欲任魏公之專又獻五啟入劄皆切中時病政府偉其才

胡澹庵集

趙張同調

補

獻肅陳邦彥先生良翰

獻肅遺文

臣願陛下專以剛德爲主核名實之當示黜陟之公則賞罰明矣進廉靜純實之人退浮躁銜露之士則風俗正矣嚴撙節之制去冗食之員則財用節矣除繁密之禁申簡易之條則號令一矣持之以堅行之以久將見朝廷之政穆穆而迓衡海隅之民皞皞而擊壤中興之業自此可成矣

論剛德疏

附錄

知慈溪縣事歲凶民饑公喻富室發廩以糶籍貧民授券以糶上安下濟邑人賴之

召對東華門賜坐從容訪以治道公論士大夫苟且欺誕之弊及江湖荒政甚悉上皆納之

公質實無偽莊毅有守而色和氣溫不露節角人有片善稱歎不已小有不善必面規之

自寒素至通顯奉食如一日內艱後不復入私室用度悉出祿賜未嘗問產業

誨督子弟接誘後進孜孜不倦

公嘗爲人言先儒有論爲貧之仕者曰俟吾之饑餓不能出門戶也而後計之此孫言也而聽者不喻則其弊將無所不至夫饑餓而不能出門戶則死而已矣尙何計之爲哉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葉水心台州學祠三老堂記曰方靖康憂恐懲艾已泮豈不尙合陳侍郎公輔發明四肢心腹之論無過此矣竟失指遠去然後徬徨宗周卒成分裂之禍及隆興英睿憤激大勢宜若遽振陳詹事良翰力守絕和不棄地之策最專一使堅忍持之敵自當蕩析豈遺種至今哉雖紹興復用而已與大臣異議終不留雖乾道再入而旣爲近習擅事迄自退二公立朝本末天下誦之豈惟不畔道而固行道道雖難行而亦不苟榮其身而止也

梓材謹案侍郎不右程子學術終不可與詹事同日而語

補
修撰芮國器先生煜

附錄

朱子與先生書曰竊聞學政一新多士風動深副區區之望但今日學制近出崇觀專以月書季考爲陞黜使學者屑屑然校計得失于毫釐間而近歲之俗又專務以文學新奇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義以故學者益驚于華靡無復探索根原敦勵名檢之志大抵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掃地盡矣惟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與修學制獨有意乎深革其弊而當時咸謂之迂闊無所施行今其書具在意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之區區願執事少加意焉則學者之幸也

陳止齋祭之曰欲從先生游十年于茲蓋亦數相遭卒幸相親也而受教不少延何哉天耶人耶自知求師友所得于天下纔數人耳去年哭劉莆田今年哭祭酒彼壽考者何限胡爲于我師友頻歲而忽焉亡耶且賢者縱不得大用獨不可留限遺吾黨耶

周益公祭之曰惟公之德渾厚正直惟公之才恢闔俊

軼克孝且友其秉也天勇于蹈義則由學然發爲詞章
登唐及漢著于議論弗蹈中訕仕有險夷道從礚繼從
容周行譽聞孔歸君子所持而亦不比小人所畏而亦
不忌帝庸深知決用靡疑云誰不然遽殲奪之

既歿四年呂東萊以詩哭之曰聞人有善己伸眉倒屣
傾困更不疑葦葦萋萋竟何許卷阿空老鳳皇枝又曰
胸懷北海與南溟卻要涓涓一勺清相對蹇然如重客
無人信道是門生又曰壁水經年奉宴居天和襲物自
舒徐憑誰寄謝朱公挾纒向春風坐月餘又曰先生墓
木綠成圍弟子摧頽盡掩扉大雪繁霜心已死有時清
夢尙搵衣

補員外陳少南先生鵬飛

附錄

少南性簡重言動有準自幼而孤以專志勤苦成其名
于聲利樂欲無所動其學爲通博而多識治亂在人主
左右謀議箴切皆合大體

中興藝文志曰紹興時太學始建陳少南爲博士發明
理學爲陳博士書解

林少穎尙書全解曰鄭氏以君陳爲周公之子蘇氏陳少南俱以爲非而陳少南爲詳明其言曰周公命康叔成王命蔡仲父子之苗裔見于告戒之詞者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勳勞于成王命其子以繼父事何無懿親之語若言他人然決無是理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謝山箋曰不取魯頌亦非無義

芮氏學侶

宋石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五十四 明續書 一約園刊本

尙書芮先生輝

芮輝字國瑞國器弟官至侍讀國史尙書嘗爲桐川簿過倪偁曰與我遊者皆有歌詩然珠玉之賜不如藥石之贈又曰建平吏黠民奸子何以處之曰以嚴馭吏以恕待民奉公以勤律身以儉交同僚以誠暇日讀吾所未見書以增其所未至先生善之淳熙九年卒

姓譜

附錄

周益公祭之曰惟公才學兼優弟兄競爽聲口膠庠評尙鄉黨伯也先逝公譽日廣徧持使節明燭幽枉晚踐

禁塗單竭忠讜乃心王事浸失頤養方聞予告而遽長
往遺占入奏天語嗟惘賻禮有加眷知可想

葉水心曰每念紹興末淳熙終若汪聖錫芮國瑞王龜
齡張欽夫朱元晦鄭景望薛士隆呂伯恭及劉賓之復
之兄弟十餘公位雖屈其道伸矣身雖沒其言立矣好
惡同出處偕進退用舍必能一其志者也表直木于四
達之遠後生之所望而從也

常簿倪綺川先生傳

詳見橫浦學案

陳氏講友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三

四勇樓書

約園刊本

林兌光先生松孫

林松孫字喬年介夫孫幼孤力學通詩易尙書爲文清
潔而普通實事與永嘉陳少南鵬飛友善及少南謫死
遂絕意仕進自號兌光居士日與沈東美韓汝翼修其
祖故事保墳墓厚風俗紹興之季後進多尙宦達至高
尙有舊典刑惟推先生

瑞安縣志

□□□□

黃先生中輔

黃中輔義烏人力學尙氣節奏丞相檜枋國殺議己者

獨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礮劍欲斬佞臣頭之語

黃文

獻集
附錄

知州陳休齋先生知柔

陳知柔字體仁永春人紹興進士授台州判官尋教授
建州漳州起知循州徙賀州先生與秦檜子熈同榜檜
當軸先生不肯附檜故以齟齬終自號休齋居士著有
易本旨十六卷大傳二卷易圖一卷春秋義例十二卷
詩聲譜二卷論語後傳十卷

閩書

仲先生并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三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仲并字彌性江都人自少潛心問學力排王氏一偏之
說雋聲籍甚紹興壬子擢進士第以執政口松年薦特
改京秩後與秦檜忤卽移疾出倅京口自是棲遲間退
者二十年孝宗初元擢丞光祿知蘄州有浮山集十六
卷周益公爲之序

益公文集

陳氏講友

漕舉吳省齋先生獬

吳獬龍溪人兩領鄉舉又領漕舉退爲學者師稱爲省
齋先生與陳休齋知柔相友善休齋稱其貌古心古學

古文古使其閉戶著書當不在古聖下所著有省齋集

譜姓

知州陳先生光

陳光字世德永春人與陳知柔爲友梁克家受業焉官

封州僉判權知贛州嘗進六經講解

問書

趙氏家學

補知州趙先生謚

附錄

知永州時朝議蠲減月椿錢先生率先他郡將所蠲減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三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之數分爲等第均與諸邑必欲上澤下及于民提舉陳

傅良請賜擢用詔減二年應勘

趙氏門人

補尙書王元龜先生大寶

梓材謹案廣東黃志載先生所著有諫垣奏議六卷經筵講義二卷遺文十五卷及易詩書解行于世

附錄

尋理舊著周易證義六卷表進于朝上謂宰相曰王某

所進書深得經旨

通守方先生疇

詳見紫微學案

呂氏家學

朝奉呂渭川先生勝己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鄭氏門人

教授曹先生逢時

附兄應時

曹逢時字夢良樂情人少從鄭國材學易工文詞與王十朋劉鎮齊名以太學優選知臨江紹興丁丑中第授嚴州司戶通練若素宦陞福州教授卒初王十朋欲薦先生以自代限于制弗果兄應時遊太學亦有名

溫州舊志

宋季家補遺

卷四十四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王梅溪集有寄先生詩稱其所居在許峯許峯在瑞安蓋其本籍在瑞安因娶樂清黃氏寓居柳市紹興戊寅復歸許峯爾

張氏家學

補 端明張定叟先生杓

附錄

南軒送定叟弟官桂幕詩曰事業無欲速燕逸不可求速成適多害求逸翻百憂

又喜聞定叟弟歸詩曰吾弟三年別歸舟半月程瘦肥應似舊歡喜定如兄秋日聯鴻影涼窗聽雨聲人閒團

聚樂身外總云輕

又壽定叟弟詩曰堂堂自昔源流遠滾滾方來事業長
四馬安車遵大道正須緩轡不須忙

縣官張先生默

詳見武夷學案

張先生子誠

張子誠大丞相佳姪孫也胡澹庵與方耕道書云子誠
弱冠而學識已不凡昔政宣間在上庠侍中立楊先生
席下請益一日云須多編類乃爲善學諸生皆疑其淺
近雖德輝渠高弟亦怪之後又欲申問爲中立偶得請
至今疑之近以語子誠乃引中立論語脫驂于舊館以
爲此乃編類之意僕頓悟中立之意殆此類也

胡澹庵集

張氏門人

補忠文王梅溪先生十朋

周禮詳說

典濩則之所施言邦國都鄙官府而布治不言官府者
布治卽官府之事也

八成皆文書也比居簡稽版圖禮命要會文書之用于
公者也傅別質劑文書之用于私者也書契公私皆用

之

月令春食羊夏食雞季夏食牛秋食犬冬食彘與此不同蓋月令所食順時令也庖人所行順物性也或記所稱非周制與

次亦用之于諸侯用之于尸用之于耦而言掌王次之灋者以王爲主以該其餘

以上天官

五官中惟正貳考以職鄉大夫亦以職稱者鄉大夫亦卿也所以別于六官之屬詩爾牧來思以薪以蒸是牧人兼樵蘇也周官司門養牲是門者兼畜牧也可見先王之世無冗官無廢事

宋李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三五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五家爲比不過防其奇袤未必有可書之事也五比之間則書其敬敏任恤是于六行之中可書者二四閭之族則書其孝弟睦姻是于六行之中可書者四其于德行道藝有所未備也至五族之黨然後書之五黨之州又從而攷之至三年鄉大夫又攷之然後賓興焉可謂詳且慎矣

師氏保氏大司樂樂師所謂國子者并言王太子也大胥小胥所謂學士者不及王太子也大胥言掌學士之

版以待致諸子王太子不預可知矣小胥言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以王太子之貴非小胥所得而責之也又可知矣以上地官

王馬及右僕皆屬夏官五路獨屬春官者車旗之物屬于禮馬與右僕屬于兵也

朝日以大圭鎮圭祀日月以圭璧是朝與禮神之玉異矣

毛氏見無衣篇遂謂晉武公以侯爵而衣六章是入減也先鄭見守位職六命賜官遂謂子男五命入而爲卿

宋王季羣補遺

卷四十四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是入亦加也然無衣詩人欲武公爲卿士雖六命之衣亦所願爲宗伯職謂內卿士六命賜官非謂子男之入爲卿士者是出則加入則不減也

王制春秋教以禮樂是春未嘗不學聲也文王世子秋冬學羽籥是秋未嘗不學舞也此言合舞以春合聲以秋蓋大合舞大合聲與平日之學無學聲異也

在天有歲星在地有太歲歲星右行太歲左行在斗曰星紀女曰玄枵危曰媿訾奎曰降婁胃曰大梁畢曰實沈井曰鶉首柳曰鶉火軫曰鶉尾氏曰壽星心曰大火

箕曰析木此所謂歲星右行也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
闕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涖
灘酉曰作噩戌曰闔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
奮若此所謂太歲左行也左行者自東而南而西而北
右行者自北而西而南而東日之行右轉月之建左旋
是也天道左旋而經星從之日體右轉而歲星從之

以上

官春

朝士外朝之法孤卿大夫同西面射人司士二職則孤
東面卿大夫西面者三孤無常職時乎與卿大夫同又
時乎與卿大夫異乘夏箬服希冕所以與之異也位九
卿爵六命所以與之同也

夏官

鄉士云掌國中遂士云掌四郊縣士云掌野是鄉之獄
近于王城遂之獄近于鄉縣之獄近于遂蓋所居之地

以近爲主也

秋官

天子之書言尺寸而不言厚薄以宗后內鎮之文則知
廣四寸厚一寸矣諸侯之圭言尺寸而不言廣厚以雜
記之文則知廣三寸厚半寸矣

考工記

小學講義

昔孔子以天縱之聖講道洙泗之間羣天下英才而教
育之蓋三千人弟子記其善言善行謂之論語垂諸後
世與六經並傳欲修身者不可不知是書欲事親者不
可不知是書欲事君者不可不知是書欲治天下國家
者不可不知是書是書者造道入德之門戶窮理盡性
之本源也學是書當自正心誠意始

論語

人不可以不學故論語二十篇以學而爲首時過而後
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弟子首記夫子之言曰學而時習
之時者何人半十年曰幼學夫子年十有五而志于學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三

約園刊本

自十歲以上學之時也十五以上尤不可不志于學也
學以時而習則積不以時而習則荒學而時習之則理
有所明而心有所見故說說者自內言之也獨學而無
友則孤陋而寡聞今有朋焉來自遠方相與講習有直
諒多聞之益故樂樂者自外言之也故學以時則心志
通朋來自遠則名譽彰宜爲人所知也而有不知者焉
在常人之情知則喜不知則慍喜慍生于知不知其爲
人也亦少矣君子學足乎己而所樂在內初不恤乎人
之知不知此人不知而不慍所以爲君子

學而第一子
曰學而時習

章之

古之學者爲己非止乎爲己也學既足乎己行其所學斯可以爲人故先之以學而次之以爲政學與政非二物顧所學者如何爾學帝王仁義之術則爲德政學霸者刑名之術則爲刑政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一也爲政以德是帝王仁義之學也非修德于爲政之時行所學于爲政之時耳正其身而天下自歸故譬之北辰北辰嘗居其所而眾星咸拱人君以德爲政無爲而治而天下共尊古之人有行之者堯舜禹湯文武是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郭璞釋之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以其居天之中故曰極以其能正四時故曰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是之謂北辰或以北斗爲北辰非矣

爲政第二子曰爲政以德章

梅溪文集

學者之患先于好言性性非學者之所不當言其患在于不知性而好爲雷同之論也今天下雷同之論在乎孟子性善之說而以上中下三品者爲才也一二師儒唱之學者從而和之唱之者主孟子和之者雷同也實

非有所見而言焉性非可以無見而輕言之者必待吾心有所見焉而後言之則吾之所言者是吾之所見也吾之所見者未必是又從而質之聖人之言吾心之所見與聖人之所言者有所合焉庶乎言之或當也夫子之言性者不可得而聞也其昭然著于論語者有一言焉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繼之以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夫子之言雖不詳吾可以吾心而求夫子之言也夫性近習遠之言蓋論天下之常性也而上智下愚不可以常性論也夫天之生上智也不數其生下愚也亦然惟所謂中人者紛紛皆是也故夫子舉中人而論常性斯有相近之說焉又懼學者執是而槩論天下之性復爲上智下愚之說以別之夫子之論性固已昭昭矣烏在其他求也夫上智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上智矣雖瞽鯀不能移上智而愚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下愚矣雖堯舜不能移下愚而智惟不智不愚者是爲中人而非善非惡者是爲相近方其生也無君子小人之別及其習也有君子小人之歸其猶水也方其同一源之初可謂近矣及其派而二之則有東西南北之相遠也此

聖人所以因性而立教者爲天下常人設耳若無上智下愚之性其猶水火乎水之在土也其性有自然之寒雖善呵者不能奪而使之熱火之在木也其性有自然之熱雖善噓者不能奪而使之寒水火不能奪寒熱之性智愚其可移上下之品乎今之說者謂堯桀同是性也嗟乎其不知性也是蓋出于孟軻性善之論軻非不知性也軻之論性將以設教而已非爲性立一定之論也至若荀況以性爲惡揚雄以性爲善惡混亦所以設教且救弊焉耳皆非爲性立一定之論也軻曰性善是誘天下使其爲善之是歸況曰性惡是懼天下使其惟惡之務去雄曰善惡混是開兩端而使之自擇也其說雖不同其所以設教則一也況雄又以救弊焉者軻以善誘之而不從況出乎軻之後不得不以惡懼之況以惡懼之而不畏雄出況之後不得不開兩端而使之自擇亦猶伊尹伯夷柳下惠制行之不同皆所以救弊也爲性立一定之論者惟吾夫子與韓愈氏愈著原性篇有上中下三品之說此最合吾夫子所謂相近與上下不移者世乃謂愈之所論者才也非性也至謂夫子所謂

上智下愚者而亦謂之才焉夫性之與才同出乎天有上中下之性者必有上中下之才性爲之主才爲之用也上智之性善矣發而爲善則非性是才爲之也下愚之性惡矣發而爲惡而非性是亦才爲之也上智下愚之性有自然之善惡其所以爲善惡則才也是性主之而才應之耳烏有性無上中下而才獨有之耶天之所以命堯舜與吾夫子者必不惟桀跖之同學者宜以心求之慎無襲乎雷同之論而雜乎佛老之說則夫下之言性可得而聞而韓愈之所論者果性也非才也

性論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聖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漢迄唐禘祫之議講之屢矣牽于繁文異說終莫得而一之善乎歐陽子之言曰事有出于久遠而傳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眾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舍眾人而從君子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然則欲一禘祫之說當折衷于聖人之言可也春秋詩禮論語皆聖人之言也釋春秋詩禮論語者皆諸儒之言也春秋書禘者二而不言祫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穀梁釋之曰

大事者禘也春秋有禘無禘以大事爲禘者公穀也詩周頌商頌言禘者二而不言禘惟玄鳥祀高宗毛氏傳曰祀當爲禘詩有禘無禘以祀爲禘者毛氏也周禮大宗伯之禮以肆獻裸享先王鄭氏曰宗廟之祭有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周禮無禘禘之說以肆獻裸饋食爲禘禘者鄭氏也論語記禘自既灌而往與或問禘之說孔安國釋之曰禘禘之禮爲序昭穆論語言禘而不言禘并言禘禘者孔安國也惟禮記王制曾子問大傳有禘禘之說而亦未嘗言其禮之大

小與年數之先後冬夏之異時至于祭法則言禘郊祖宗而不言禘仲尼燕居與祭統篇則言郊社禘嘗而不言禘之制祭義諸篇舉四時祭名皆曰夏禘而不言冬禘以春秋詩禮論語之言如此釋春秋詩禮論語者其言如彼學者當舍訓釋而從經可也從經則古者有禘無禘非無禘也禘者禘中之一事不可與禘俱謂之大祭也

禘禘論

十有一年者非武王卽位十有一年周家受命之十有一年也或曰子方謬漢儒之誣文王何爲復取受命之

說乎曰文王非受命于天受命于商也文王自羨里之
囚還而紂以弓矢斧鉞賜之使得專征伐自是而後文
王始居方伯連帥之職五侯九伯得以征之于是有遏
密伐崇戡黎之事自受專征之命至九年而卒然則文
王受命者是商命以專征伐而觀政于商秦誓之作在
周家專征十有一年之日武王未有天下之初不曰惟
武王十有一年而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則其旨可
見矣是則書與史記之年皆可信而漢儒之論歐陽子
之所疑者皆可得而決也 秦誓十有一年辨

有言邑大夫不待士者予曰子何從知之曰有訟于庭
者筆楚之辱及焉予曰此士之不自待非大夫之不待
士也爲士者服詩書精業履聖賢之是師臭味之與遊
謹門戶時租稅忍焉以省訟愼焉以免禍俾足跡不及
于公門而官吏稀識其面目雖使柳下惠之弟爲邑大
夫焉能辱儒冠而陷之虎口耶彼冠焉而士行焉而市
旁午里巷而惡少與習爭競錐刀而獄訟以興朝投刺
以識面暮求判以欺愚雖使周成王之叔父爲邑大夫
詎可望其施吐握之禮耶邑大夫非能重士也士實自

重非能輕士也士實自輕顧其自待何如邑大夫何責焉既以答告者遂書爲吾黨之戒

待士說

嘗謂君者天也天之所以爲天者以其聰明剛健司慶賞刑威之權而不昧也君之所以爲君者以其能憲天聰明體天剛健司慶賞刑威之權而不下移也天執天之權而爲天君執君之權而爲君故天與君同稱大于域中而君言名號必以天配以天道而王天下也則謂之天王以天德而子兆民也則謂之天子居九五正中之位則謂之天位享萬壽無疆之祿則謂之天祿五服五章者謂之天命五刑五用者謂之天討就之如日者謂之天表畏之如神者謂之天威居曰天闕器曰天仗法曰天憲詔曰天詔天之大不可以有加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以其威能司域中之權而已矣

御試策

附錄

入太學名譽籍甚凡上自奏對下逮燕笑從容無一言一動不軌于正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生死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朱晦翁嘗稱之曰光明正大磊落君子人也

梅溪守泉會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
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
皆感動

汪玉山銘其墓曰漢廷用儒黯獨類樸淮南憚之謀不
敢作謂公孫輩發蒙振落儒豈不用其效奚若孰知其
故鼠腊非璞公之節義視黯無作屹然立朝作世郅郭
正色凜凜危言諤諤招之不前麾之不卻猛虎在山衛
及藜藿出守四郡治行皆卓問胡爲然非智之鑿聖有
謨訓守約施博惟其躬行粹美無駁道固如是不白外
鏢于彼汲直如玉而琢我爲銘詩以表儒學人雖云亡
尙有槩獲

宋名學家禮遺

卷四十四

聖六十四

新編刊本

呂東萊挽王詹事詩曰諸老收聲盡佳城又到公蒼天
那可問吾道竟成窮旌卷蒲田雨簫橫雪浦風今年襟
上淚三哭萬夫雄

原注萬祭酒劉太史
皆以今歲下世故云

朱子代劉共父序梅溪集曰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
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無所隱蔽
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

又語類曰王龜齡學也粗疏亦是他天資高意思誠懇

表裏如一所至州郡上下皆風動而今難得此等人
眞西山記重建忠文祠堂曰公之學以誠身爲主資本
剛勁而能切劑涵浸以卒歸之中和其出言有章其制
行有法以之治家則慈順雍睦之風形于州里以之立
朝則蹇蹇諤諤言人之所難言其治饒與夔以及于泉
又皆穆然如春風之解陰凌霈然如暑雨之蘇枯渴人
見其施之異也而不知其本之一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
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

宋李案補遺

卷四十四

五十四明徵書

絢園刊本

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
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
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皆在焉與胡邦衡並
爲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云
室明室暗兩生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
要須先畏自家知

黃東發曰晦翁與王龜齡書謂其有節行聲名而勉之
以學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

詳見武夷學案

補文節楊誠齋先生萬里

梓材講案先生爲胡忠簡行狀云萬里與公同郡嘗從學故得稱門人

誠齋經說

有六經則有異說劉歆曆法引武成咸劉商王之句鄭氏詩註引伊訓載孚在亳之辭荀爽易解于乾爲木果之後復有爲龍爲直之言桓寬鹽鐵論引其故察察之語以爲出于春秋按書易春秋初無是也蓋諸儒各出臆見以其私說簧鼓世俗之觀聽而聖人之六經化爲諸儒之六經矣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學論

聖人之教不離于言而未始不離于言言者道之因也非言者道之詣也不離于言者不廢其道之因也離于言者不恃其道之因也堯之朱舜之均親不親而近不近言可以教人而傳道也則朱均久矣其堯舜也然同室之朱均不堯舜而異世之洙泗有堯舜焉則夫子之心超然獨詣堯舜之詣也言可恃耶言不可恃耶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之言非不能盡意也能盡意而不盡也聖人之書非不能盡言也能盡言而不盡也

曷爲不盡也不敢盡也中庸曰有餘不敢盡此易與中庸之妙也人之常情近則狎遠則疑易之遠者所以投天下以疑而致天下之思也思則見見則悅悅則研研則詣故聖人之作易也不示天下以其道之詣而指天下以其道之因旣曰因矣可得而盡哉

易論

道無所倚有所踐有所倚則天下莫之稽無所踐則天下莫之居莫之稽道之瀆也莫之居道之棄也惟經首于易而後道不瀆繼易以禮而後道不棄禮也者所以示天下之可踐也圓不以規方不以矩運斤而成風性匠石可也易者聖人成風之斤也禮者聖人規矩之器也匠石不以匠石而廢規矩故無匠石而有匠石聖人不以聖人而廢禮法故無聖人而有聖人蓋道有所可踐而後天下有所可居有可踐則天下得以不置其足于道之外有可居則天下得以置其身于道之內使天下置其身于道之內而不置其足于道之外相敬相愛相安相眷以至于今禮之教也

禮論

天下之情不病其不決然病其欣然者之不動也欣然之心一動則聖人之道有不動而行不挽而進不噓而

高不引而深者矣欣然之心進道之機也聖人得是機而執焉復執是機而觸焉惟其不觸天下也觸則天下之機動矣然則天下之所以決然于道者聖人有以動其道之機也孟子之言道也樂之實樂仁義是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夫聖人之樂至于使人手舞足蹈于仁義之中而不自知此化之妙也

樂論

書也者所以立道之尸以形道之形以信天易禮樂之聲也天下之爲君臣父子者前有慕後有倣慕心一生

宋子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至明樂書

約圖刊本

則信道而必行做心一生則不疑道而無不行不知易禮樂之可行者毋觀之易禮樂而觀之書則易禮樂豈其欺不知書之已行者毋觀之書而觀之易禮樂則書豈其難不欺故可信不難故可至易禮樂者聲教書者形教嗚呼經至于書備矣

書論

詩也者矯天下之具也而或者曰聖人之道禮嚴而詩寬嗟乎孰知禮之嚴爲嚴之實詩之寬爲寬之嚴也歟蓋聖人將有以矯天下必先有以鈞天下之至情得其至情而隨以矯之安得不從蓋天下之至情矯生于婉

媿生于眾媿非議則安議非眾則私安則不媿其媿私則反議其議聖人不使天下不媿其媿反議其議也于是舉眾以議之舉議以媿之則天下之不善者不得不媿媿斯矯矯斯復復斯善矣此詩之教也詩果寬乎聳乎其必譏而斷乎其必不恕也詩果不嚴乎夫人之爲不善非不自知也而自赦也自赦而後自肆自赦而天下不赦也則其肆必收聖人引天下之眾以議天下之善不善此詩之所以作也故詩也者收天下之肆者也

詩論

五經者夫子之所以教也春秋者夫子之所以政也徒教而不政堯舜不能以經一世而夫子能以經萬世哉問夫子者曰子奚不爲政而夫子答以是亦爲政彼見夫子之不政于人也而不知其政于天也彼見夫子之不政于今也而不知其政于後也夫子之教行故天下卽其善去其不善夫子之政行故天下畏其不善以利其善畏其不善者夫子有罰政也利其善者夫子有賞政也以王而不天以公而不卽位夫子之罰政上亦不恕于君之惡也以臣而或字之以裔而或國之夫子之

實政下猶不損乎小之善也

春秋論

顏淵之問仁夫子一語之間仆藩牆去陞級徹堂室而納之于甚大之地付之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事何其大也此君子之所驚也及顏淵領其大請其目則不離于視聽言動之間傲于非禮而已又何其小也此君子之所忽也惟其大而不驚此顏子之所以獨往小而不忽此顏子之所以獨來

夫子與回言終日而回不違其契如此夫子之言言不以言回之聽也聽不以言則言者天也聽不以聽則聽者亦天也以夫子之天觸回之天以回之天感夫子之天是惟無合合則遇矣夫何違之有或者曰回何功于後學也日安于韶濩鐘磬之側而弗考弗擊使有耳者無聞焉非過歟嗟乎道以言而通亦以言而塞非言之能塞道也聽之者塞之也一失而爲訓詁再失而爲辭章言之盛道之衰也不有回之學何以使學者知有妙學哉

顏子之不爲不善無所不及亦無所不繼去思去勉而惟照之以一知故不善之來迎者則敗過者則逝攻者

則堅彼敗且逝故初不能欺而不能留吾堅故不可入
夫使天下之不善雜至乎吾前而不能欺而不能留且
不可入則不善之來曷嘗有而不知知而復行哉

以上
顏子

論

參之魯豈其蒙然蚩暗然昧耶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門
人相顧莫知所依據而參也領之以一唯蒙然蚩暗然
昧者能之乎然則參非真魯者也非魯而曰魯無乃言
語之不給文學之未敏歟言語之給文學之敏君子非
有廢也而非所先蓋言語者道之級而級者非道也文
學者道之寓而寓者非道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孟子四明

約園刊本

曾子三省其身非省其身也省其身與道之一二也身
與道本一也一而二者不察之過也二而一者察之功
也子思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察也人之一心察
之之妙上際于天下極于淵無一理之逃也而況于反
是而用之于吾身之道乎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
身而誠樂莫大焉知備而不知反宜學者之無所樂也
曾子三省之學惟孟子傳之也

天下之重者莫重于不重之重而泰山爲至輕天下之

力者莫力于非力之力而烏獲爲至羸仁也者不重之重也聖人也者非力之力也夫惟有非力之力者然後能舉不重之重不然子貢之辨子路之勇足以屈天下震諸子而一登聖人之門則寂然默然廢舉其辨與勇納之懷而無所用之然則必有非力之力而後能舉此不重之重者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然猶覺其重而慮其遠也子曰仁者安仁安則重者輕夫何覺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至則遠者邇夫何慮

以上曾子論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思之學不恃其性而恃其率不恃其中而恃其致率也者循是而致焉者也致也者力而求之也性不可見而率性者可見中不可能而致中者可能致則率矣中則性矣是則子思之意也然則何以致夫中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有以處之是也然則何以致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曰君子謹其獨是也中庸之書夫子枕中之書也而子思得之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

可以贊化育參天地質之以此而後孟子之說始信也
歟性果惡耶則曰違性之謂道可也烏用率且性既惡
則盡性之所至當逆天地而戾人物矣奚其贊又奚其
參人性之有善惡善則惡不得以寄惡則善不得以居
如水之寒而溼火之燠而燥也今日善惡混吾將曰水
之性燥溼混而火之性寒燠而燥也可乎至于裂性而
三之裂三而五之則亦不勝其勞矣蓋三子言性而未
見性不自盡其性也

愚不肖之不及固離于道矣而賢智之過之乃中庸之

所甚憂而道之不明與不行乃賢智者之罪此無它見
而不及之病也學之功至于居上而不驕爲下而不倍
此真有用之學也求其所以然者則本于不以性廢學
不以大忽微不以高棄中不以新忘故不以質去文嗟
乎學至于此其斯以爲子思中庸之學也歟

以上子思論

韓子曰博愛之謂仁程子曰非也仁者覺也吾將是韓
子則夫子之言有不然者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
仁于博愛何與焉吾將是程子夫子之言有然者樊遲
問仁子曰愛人於覺何與焉仁之不可言也如此孟子

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隱也者若有所痛也惻也者若有所憫也痛則覺覺則憫憫則愛愛一髮之痛則愛心生不覺四體之痛則愛心息孟子曰不仁者以其所不愛此不覺于人也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此覺于人而不覺于身者也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覺于身而不覺于心者也以覺吾之痛覺彼之痛則愛人以覺彼之痛覺吾之痛則自愛自覺而自愛則何理之不悟覺人而愛人則何物之不覆是故不愛始于不憫不憫始于不覺不覺始于不痛古之君子以不如舜爲憂此一痛也以一夫不被其澤爲責此亦一痛也故曰痛則覺覺則憫憫則愛然則克己復禮仁也愛人仁也博愛之謂仁仁也仁者覺也仁也何也均惻隱之心也故曰程子得夫子之潛者也韓子得夫子之彰者也孟子得夫子之潛與彰而據其會者也三子者惟其聖而未智是故任者不能清清者不能和和者不能清與任夫子之聖非能離于清任和也而離于清任和也不離于清任和夫子之所以聖離于清任

和夫子之所以智雖然以智爲加乎聖則曷爲曰始條
理曰始終云者非序也用也荀卿曰始乎爲士終乎爲
聖人始言戶終言室也此序也非用也孟子曰始終云
者用也非序也始言施終言收也有投乎吾前者無以
施則不集無以收則不正射而不集釋老以之集而不
正申商以之智以施之聖以收之動則樂集則正千轉
萬變而不踰乎同條一貫之天理此夫子之神而孟子
獨見之也

孟子不使天下之不受不義之富貴而深折其所以有
用于富貴者使天下曉然見其有用之無用也禮義之
未亡聖賢之不絕誰之力哉

以上孟子論

韓子原道之書孟子以還一韓子而已曰道與德爲虛
位仁與義爲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
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老子以空虛爲
道德此私吾聖人之田者也韓子出而仁義還則聖人
之田宜誰歸

君子之去異端非異端不去之可憂而異端旣去之足
慮異端之不去蓋有能去之者矣去之矣其患有大于

未去之時何則有以去之無以處之也韓子既思所以去之又思所以處之三代之時異端之不興豈特一道德而同風俗之力歟亦其所以處民者盡爾韓子之意真先王之意也

以上韓子論

誠齋文集

惟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治孔子顏孟之學也

易外

傳自序

六經至夫子而大備然書非夫子作也定之而已耳詩

宋軍案補遺

卷四十四

五十四明誠齋

約圖刊本

非夫子作也刪之而已耳禮樂非夫子作也正之而已耳惟易與春秋所謂夫子文章者歟昔者伏羲氏作易矣時則有其畫無其辭文王重易矣時則有辭無餘辭至吾夫子起乎兩聖之後而超出乎兩聖之先發天之藏據聖之疆挹彼三才之道而注之于三絕之簡于是作彖辭又作小象之辭又作文言之辭又作二繫之辭又作說卦之辭又作序卦之辭又作雜卦之辭大之爲天地纖之爲毛末顯之爲人物幽之爲鬼神明之爲仁義禮樂微之爲性命炳然蔚然聚此書矣其辭精以幽

其冒淵以長其道博以重是書也其蘊道之玉府範聖之大鈞也歟韓起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當是時豈易之書惟魯有之歟抑諸國皆有而晉未有歟宜其見之而喜也然起之所見者義文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義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今乃得見韓起之所未見嗚呼後之學者一何幸也子貢在三千七十子之中其科在乙其名在六其不在升堂入室之間乎然嘗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之易書非性與天道之言乎而子貢獨不得聞者豈歎之之時此書未作歟抑已作而未出歟今乃得聞子貢之所不得聞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每謂聞而知不若見而知蓋聞者疏見者親聞者略見者詳也見子貢之歎則見而知者反不若聞而知者歟然則學者之羨子貢又安知子貢之不羨學者嗚呼學者又何幸也

易外傳後序

百人操兵而攻一虎者虎勝一夫荷鋤而遇一虎者人勝非百人之弱而一夫之強也鬪而得地者勝不得地者敗何謂地死是也地有所必死則勢有所必奮勢有

所必奮則鬪有所必力一夫者居必死之地此其所以必生也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死邊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雖然行鄉兵之法于邊地者又不可自官行之官行之則擾私行之則樂官行之則敵必疑私行之則敵不知其所窺

兵論

今天地之化萬物也春而萬物欣欣焉夏而萬物油油焉夫欣欣油油萬物之至願也天地既仁夫萬物矣則何不與萬物旦旦而春旦旦而夏也而必枯之以風霜毒之以冰雪使夫欣欣者悲油油者瘁何奪其所願而

宋正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宋正學案補遺

約園刊本

與其所不願也聞之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使天地而與萬物旦旦春夏也則無來歲可也有來歲則何以繼也仁而無止天地不能不窮也而聖人能乎哉

刑法論上

簡策無祥瑞天下有祥瑞祥瑞之至也治功之隆也簡策有祥瑞天下無祥瑞祥瑞之衰也治功之落也

祥瑞論

誠齋淳熙薦士錄

朱熹學傳二程才雄一世雖賦性近於狷介臨事過於果銳若處以儒學之官涵養成就必爲異才

袁樞議論堅正風節峻整今知處州

石起宗立朝敢言作郡有惠

祝懷奇偉之節恬退之心士論所稱久置閒散

鄭僑立朝甚勁正持節有風采

林杓外溫中厲遇事敢爲

蔡戡器度凝重學問該洽

馬大同文學政事士林之英至于持節風采甚屬官吏
皆肅

鞏相今之儒先世之吏師

宋正學集補遺 卷四十四

宋正學集補遺 卷四十四

約園刊本

京鏜性資靜懿文詞工緻

梓材謹案京丞相實發僞
學之名蓋瑕瑜不揜者

王回俊辨而闇敏事而裕

劉堯夫嘗冠釋褐立朝敢言

蕭德藻文學甚古氣節甚高其志常欲有爲其進未嘗
苟合老而不遇士者屈之今爲湖北參議官

章穎早冠多士其學益峻立朝鯁挺公論推表

霍篋儒而知兵長于論事至于兩淮利害尤其所諳
周必大工于古文敏于吏事臨疑應變好謀而成

張貴謨上庠名士有才有謀可應時須

劉清之得名儒朱熹之學傳乃祖原夫之業

湯邦彥學邃于易得先天之數才濟于用有經世之心
王公衮儒者能斷吏事敢爲剴繁摧姦尤其所長

莫漳長于史學達于吏治

張默魏公之姪能傳胡文定春秋之學所至作吏皆有
能聲

孫逢吉學邃文工吏用明敏沈介德和黃鈞仲秉以國
士待之知袁州萍鄉縣

宋元稹案補遺

卷四十四

六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吳鎰蚤以文辭受知名勝如張安國沈德和黃仲秉皆
以國士待之今知郴州郴縣

王謙風力振聳勇于摧姦立朝蹇蹇士論歸重

譚惟寅文辭甚古志操甚堅嘗除大學博士今知郴州
祖中庸有學有文操守堅正持節布憲風采甚厲

韓璧直諒修潔人稱其賢

李誦恬退難進廉吏之表今爲江州德安知縣

余紹祖德勝于才廉而有惠新江陵府通判

葉元濟和而有立蚤有奇節故相葉顥子昂之姪今爲

江西提舉司幹官待次

廖德明所學甚正遇事能斷前韶州教授

趙克夫廉明強濟治行甚高今知臨江軍新喻縣

左昌時吏能精密所至有聲新知眞州

胡思成和粹而賢敏達于政嘗知安豐軍

趙像之能文練事淡如寒峻今爲隨州通判

雲濠謹案誠齋與
周益公皆其門生

孫逢辰儒術飾吏廉操踰人

劉德秀議論古今切于世用今知湘潭縣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空

四
約圖千本

粹材謹案劉諫議首論留忠定
公引僞學之罪議論殊不切用

施淵然工于古文恬于仕進前任監和劑局今任祠祿

陞朝

祝禹圭氣節正方議論鯁挺

張泌器宇粹和文辭工致與其弟濤俱有令名前輩稱

吳中二陸

李大性四六詩句甚有律令

李大異嘗冠別頭仕優進學作文下語準柳儀曹

李大理學問博洽吏事通明

曾三復以文策第以廉禔身作邑有聲盡罷橫斂
曾三聘刻意文詞雅善論事前西外宗學教授

徐徹詩句明爽牋奏典重作邑愛民辨而不擾今知臨
江軍清江縣

趙彥恂吏能精敏不擇劇易前知衡州今任宮觀

王濟治郡有聞惠而能辨前知吉州正當茶寇之鋒修
城治兵寇不敢近今任宮觀

虞公亮力學有文子弟之秀雍公之子尚淹下僚

陳謙學問深醇文辭雄俊聲冠兩學陸沈下僚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空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沐大臣之子而綽有寒畯之操甲科之雋而益勵文
辭之工

梓材謹案李正言論劾趙忠
定留忠定蓋有文無行者

李耆俊其進雖非科給其文尤工四六今知郴州
嚴昌裔學甚正守甚堅蓋嘗師張魏公而友欽夫

陳字事母至孝作郡甚辦臨事應變事集而民不擾

盧宜之作文有古人關鍵日進未已至于吏能乃其餘

事

蘇渭通敏吏事最善四六任子之流所不易得

鄭鄮持身甚廉愛民甚力嘗知南雄州保昌縣殊有治
行太守虐政一切罷之民情翕然去思

趙善佐爲政和而有威治賦緩而有辦章貢吏民無不
安之

胡澥名臣之子修潔博習州里有聞能世其家今爲撫
州宜黃丞

附錄

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南軒爲之介紹數
月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

宋龜案補遺

卷四十四

六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
厲清直之操

鶴林玉露

爲祕書監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于權
臣擾非盜賊而擾于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
主之怒莫如朋黨空天下人才莫如朋黨論一興其
端發于士大夫其禍及于天下前事已然願建皇極于
聖心公聽並觀環植散羣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
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某黨也

高宗嘗曰楊萬里直不中律孝宗亦曰楊萬里有性氣

故其自贊云禹曰也有性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
玉音不用千秋史筆

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與趨聖門
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謂詞科可罷曰
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去爵之籍孟子
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

嘗與胡澹庵書曰士大夫見一邑而畏之則大于一邑
者何如也畏事生于不更事更事則不畏事矣

先生自序荆溪集曰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

宋季案補遺

卷四十四

空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后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于唐
人

胡澹庵爲誠齋記曰廬陵楊侯庭秀清白世其家學問
操履有角立傑出之譽戰其藝場屋中丙科則喟曰時
方味詔言吾乃得志得毋以詔求合乎則羞前之爲更
隸宏博之學以息劓補鯨于是呻其咕嗶上窺姚姒下
逮羽陵羣玉之府至于周廚魯壁汲冢泰山漢渠唐館
之藏奧篇隱表抉摘殆盡沈浸醲郁擷葩咀英詞藻粲
發往往鉤章棘句怪怪奇奇可喜可愕業旣成則又喟

曰是得毋類韓子所謂俳優之辭耶又盡棄其學而爲子思中庸之學紹興戊寅丞零陵乞言于大丞相和國公以鍵其志公報以正心誠意之說則又喟曰夫與天地相似者非誠矣乎公以是期吾吾其敢不力乃揭其藏修之齋而屬予記之

張南軒送之詩曰昔人忘言處可到不可會還須心眼親未許一理蓋詞章抑爲餘子已得其最當如鄒魯傳有在文字外

其二曰平生風雨夕每念名節難窮冬百草歇手自種

宋章叢書

卷四十四

李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琅玕吾子三十策字字起三歎豈願求人知正自一心丹

趙章泉寄誠齋先生詩曰邇日使嶺表歷論無此賢誰歎記南海久矣賦貪泉已上蓬山直還居吏部銓省郎遲豈恨宣室夜重前掌制宜鴻筆談經合細旃茲爲重儒術何止用詩仙四海推鳴鳳孤生悵跼長安近抵日蜀地遠如天短褐春風倚歸心夜雨懸十年期撰履斗食政窮邊

周益公題先生浩齋記曰友人楊廷秀學問文章獨步

斯世至於立朝諤諤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當求之古人真所謂浩然之氣至剛至大以直養而無害塞于天地之間者師友淵源決有自來今讀浩然記乃知嘗受教于劉公公之賢可知矣

李道傳覆證議曰昔人論蘇文忠公在元豐不容于元豐在元祐不容于元祐以爲非隨時上下入公其有焉又曰他人之文以詞勝公之文以氣勝惟其有是節故能有是氣惟其有是氣故能有是文也

陳定宇答吳仲文曰誠齋本文士因學文而求道于經

宋元學案禮遺 卷四十四

卷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學性理終非本色其作易傳用二十餘年之工力亦勤矣嘗發家人以下數卦質之晦翁晦翁答之無一字可否不過曰蒙示易傳之祕蓋見其立說之巧自喜之深非筆舌所能辨于易經本義雖無所得而亦不至于陸象山惑人誤人之深故略之而不答也

吳草廬跋誠齋易傳曰易之道廣大悉備無所不包程子被之于人事所謂一天下之動者由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至此極矣朱子直謂可與三古聖人並而爲四非過許也楊先生又因程子而發之以精妙之文間有

與程不同者亦足以補其不足然皆推行易道之用而經之本旨未必如是以國語爲春秋外傳非正釋經而實相發明今先生于易亦然故名曰外傳宜

雲濠謹案四庫書提要于誠齋易傳云是書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傳以證之又云宋代書肆曾與程傳並刊以行謂之程楊易傳新安陳櫟極非之以爲足以聳文士之觀瞻而不足以服窮經士之心吳澄作跋亦有微辭然聖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從箕子之貞鬼方之伐帝乙之歸妹周公明著其文則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舉矣舍人事而談天道正後儒說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證經病萬里也又案四庫存目本永樂大典錄先生庸言一卷提要云大致規摹揚雄法言頗極修飾之力較其詩文又自爲一體而詞工意淺亦略近于雄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李敬齋書

約園刊本

李敬齋古今註曰楊誠齋詩句句入理予尤愛其送子一聯云好官難得忙不得好人難做須著力著力處正是聖賢階級若夫淺丈夫少有異于人必責十年之效于外一不我應悻悻然以舉世爲不知己方扼腕之不暇安肯著力于仁矣乎故終身不能爲好人

柳待制題文節手書學箴後曰文節與文公並召學術詞章要有同者然以廬陵之光雋亮潔新安之博碩粹精俱足以上當阜陵特達之知矣此學箴遺墨新塗曾貫之攜以示予予謂敬齋箴實此箴之目而此箴又敬

齋箴之凡也

直閣劉先生穎

劉穎字公實西安人紹興末進士調溧陽主簿張魏公知其賢遣子敬夫與游講明理學先生嘗言士以不辱身爲重在從班日韓侂胄舊與歡好及侂胄用事先生謝絕之累遷刑部侍郎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

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贈少師爲湖南運判強學之父真西山銘運判墓云嗚呼少師事紫巖而友納湖是先生紫巖弟子也

附錄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七十一 四庫全書

約國刊本

教授全州勤苦自力率諸生同夜旦湖湘化之士人增倍

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易疏近倖易昵慶元初疏言修德莫先於務學學之道存在已不息之誠極取人爲善之益者也夫易貴朋友之講習禮戒獨學之孤陋今勸講久廢矣

以上墓志

嚴先生昌裔

嚴昌裔字慶曾零陵人張紫巖謫永州先生登其門而受學焉南軒實與之爲友云

姓譜

張先生子紆

張子紆字公飭零陵人太學樞之從子性高尙遊紫巖之門與南軒爲友

同上

通守方困齋先生疇

詳見紫微學案

梓材謹案廣信府志言先生貶零陵先是張魏公亦諱是郡先生因從其父子遊

尙書李先生良臣

李良臣德陽人嘗出張魏公門下爲所論薦子流謙

四庫

書目提要

梓材謹案先生官主

尙書見張南軒集

空齋案補遺

卷四十四

十一

四明藏書約圖刊本

知州吳先生松年

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太中吳先生康年

吳康年醴陵人文定公獵之父也累贈太中大夫張忠

獻公寓長沙先生以易受知焉

魏鶴山集

侍郎王復齋先生租

別見景迂學案補遺

朝散宋梅谷先生翔

宋翔字子飛崇安人幼穎敏七歲時劉屏山子暈命賦燈詩援筆立成大爲所稱貫紹興中第進士累知國子監簿受知於張魏公爲十客之一尋差湖南帥司參議

官以朝散致仕有梅谷集

姓譜

梓材議案南軒先生爲作仰止記告之以學莫強于立志莫進于善思而莫害于自畫莫病于自足莫罪于自棄云

總領吳先生芾

吳芾字子通其先自武夷徙家湘潭祖父皆業儒先生少而孝友旣孤事母訓弟有聞于其鄉自布衣補官旣入督府復就版曹辟爲諸路回易總領司主管文字已而從路允迪往南京陷于敵得脫歸請祠返故居遂不復仕卒年七十有五南軒志其墓云自予先公與丞相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趙公當國開督府嘗辟君蒞軍士之食及有疾病者逮予家居湘中君還自北卽復來登門先君貶陽山屏居闕闕不與人相聞雖向來故吏亦有莫敢以書至前者君獨屢入嶺求見見必留久而後去君又與樞密折公善折公貶郴君亦每道郴問勞款曲其激義蓋如此軒

文集

梅溪學侶

從政萬先生庚

萬庚字先之樂清人善詞賦太學興首中優選紹興甲

戊上會擢第授全州教授清湘士子稀少先生至郡乞
增廩餼以養士郡將異其才俾兼攝幕職爲文雄深雅
健湖南諸郡碑碣必屬先生撰述改洪州錄參虞允文
入相王十朋自南京貽書薦之虞擬除學官名未上卒
終從政郎 温州舊志

梓材謹案梅溪題名賦註稱其曾
來會課亦與題名嘗官縉雲尉

許先生武子

管先生叔奇 合傳

許武子橫陽人管叔奇龍泉人來客梅溪以篆字題名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區刊本

温州
舊志

梓材謹案梅溪題名賦引云吾徒宋孝先李大鼎
作梅溪庚午多士賦敘一堂入齋六十人名字而
篇陳條例三百六十字之中言簡意誇有足觀者
陳元佐萬孝傑童侃又作梅溪多士賦通前後入
年間凡一百二十人而併列之文工而事益詳予
于是探二賦之餘意變聲律而古之先美後規效
古人勸諷之旨非敢以文
戲也目曰梅溪題名云

梅溪同調

孝廉錢先生堯卿

錢堯卿字熙載樂清人吳越王裔孫幼居父喪如成人
廬墓終制崇寧三舍法行將貢京師以母老不復仕及

居母喪哀毀過禮水漿三日不入口茹蔬三年奉寡嫂如兄撫幼姪如子闔族同居三十載無間言歲歉捐穀價以濟飢民不能償者焚其券紹興間詔訪孝廉郡以名上未幾卒王梅溪製詩輓之紹熙中郡守孫懋表其閭溫州舊志

陳石士師東甌文存序曰樂清之錢熙載賈元範與王梅溪同邑其質行足以型方訓俗賴水心有樂清縣學三賢祠記而至今尙得知其人

司理賈先生如規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古四明叢書

新刻本

賈如規字元範樂清人宣和中補太學生靖康之難諸生欲逃去先生曰吾輩久被教養國家阽危乃求苟免乎後以特奏名調廣昌尉再調興國軍司理不赴讀書鹿巖下重義好施族里賴之時稱尙義篤行者必曰賈

司理溫州舊志

附錄

葉水心樂清縣學三賢祠堂記曰錢公堯卿賈公如規與王公十朋親友而年輩稍前于公錢公孝悌醇行爲善如嗜欲賈公惻怛長者惠貧恤孤皆不及仕然邑人

高此二公固亦其地之所有也

孝子連先生世瑜

附子士表士則

連世瑜樂清人同妻方氏事母孝母死刻像以奉郡守張橫浦九成移文咨訪王梅溪詣其家詢得實跡白之郡具酒禮之先生卒方氏率其子士表士則供奉益至郡繼上其事詔旌其閭

溫州舊志

梓材謹案士表字少華

見梅溪題名風自注

承奉楊先生朴

楊朴字文之黃巖人淳熙八年特科在太學以春秋與

宋軍案補遺

卷四十四

圭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王梅溪齊名時號王楊紹興中申嚴挾書之禁先生爲公試榜首高宗書其姓名于御屏終承奉郎

台州府志

誠齋學侶

縣令楊達齋先生輔世

楊輔世字昌英吉水人誠齋之叔父也自號達齋與誠齋同年策第終官左宣教郎知麻陽縣卒年五十著有達齋文集誠齋序之謂其賦似謝莊詩似高適文似列

禦寇云

楊誠齋集

誠齋講友

縣令楊先生汝南 別見伊川學案補遺

高先生登 詳見衡麓學案

羅先生惟一

羅惟一字允中與誠齋友善有尚書集說誠齋序之云
集說者集諸家之說也自孔氏疏義而下八九家與焉
大抵存其大槩而通其精微去其牴牾而合其通達至
于文義自相矛盾者則又出己見以補其缺易其說以
達其意自序謂去古雖遠前聖賢雖不可作而受中秉
彝根于心者不可泯也惟一豈敢多遜哉士友皆謂其

宋軍案遺

卷四十四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信而非矜云 楊誠齋集

尚書集說

賦之有九等者以九州相推比言也賦之有錯者以四
州相推比言也

天下之物皆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散于五行五
行散于萬物其本一也其本既一其末豈有不合哉

伊尹初嘗放其君曰放者使君居憂于外古無是禮以
明天下之大法也蓋太甲之縱欲敗度女子小人之道
也居憂于桐女子小人不得以熒惑之矣三年喪畢則

奉之以歸故夫子序書不曰思庸復歸于亳而曰復歸于亳思庸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譬之一身五臟六腑其一受病則五六相傳五六皆傳則死一心之病亦猶是焉愛身者不可以一臟之病爲未必死而不懼愛國者不可以一事之失爲未必亡而不憂

楊誠齋曰此說可以爲有國者之上藥

誠齋同調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宋石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修撰袁先生樞

袁樞字機仲建安人試禮部詞賦第一調溫州判官淳熙中爲編修官分修國史故相章惇家求爲潤飾其傳先生曰吾爲史官法不隱惡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歎曰無愧古良史矣後以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所著有易傳解義等書

姓譜

附錄

黃東發讀晦庵先生文集曰答袁機仲諸書袁謂河圖洛書不足信先生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袁

謂邵子先天之說不足信先生謂自初未有畫說六畫
滿處爲先天伏羲所畫及卦成後各因一義推說則後
天之學而文王所演其餘答卦位納甲等說纖悉具備
且寄以詩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
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殆有不知手舞足蹈者
袁終不從先生歎曰信乎其道之窮矣

王魯齋續國語序曰袁公本末之書歷舉幾兩倍于國
語而不過二百三十八章或者疑其太簡且病其無所
發明然時益近而事益多此勢之所必至事益多而詞
益少此可見其筆力之精也

石先生起宗

石起宗字似之晉江人乾道中鄭僑榜第二

福建通志

祝先生櫬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忠惠鄭先生僑

詳見玉山學案

運判林先生枏

林枏字子方莆田人提舉孝擇之子紹興中登第孝宗
時知信州陞辭論清議者忠臣節士之所慕而權倖讒
諂之所憚也柰何惡之又言監司郡邑用武臣非祖宗

故事再調江西運判

姓譜

文肅章先生穎

詳見玉山學案

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

詳見陳鄒諸儒學案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

詳清江學案

吳先生鑑

吳鑑字□□臨川人淳熙中知宜章縣解除煩苛同民好惡爲條教以諭民又建學修城陸象山爲之記

一統志

憲司譚先生惟寅

譚惟寅字子欽高要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官至江西憲

宋元運案補遺

卷四十四

宋元運案補遺

約圖刊本

讀書一覽終身不忘

姓譜

趙先生充夫

趙充夫字可大宋宗室魏悼王之七世孫也始名達夫字廉善孝宗爲更其名遂併字易焉寓居信之鉛山以蔭補官歷福建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林光朝咨以禦寇之策守吳興時忤時宰之親過歸故里放懷巖壑若將終身楊誠齋知之最真有樓曰一經有館曰東塾子孫滿前課以學業嘗著論言人而能仁道足以生生則安安則久魯論一書求之可也審處其方以藥己病病去

則仁仁則日新日新則樂袁絜齋見其處事若不經意而皆當于人心叩其故則曰吾無他長昔從事于伊洛之學得其旨從此胸中無復凝滯云卒年八十五著有進策奏稿及東山詩集

袁絜齋集

知州左先生昌時

左昌時字□□番陽人淳熙中以朝散郎知眞州奉法循理節用愛人至于建府庾繕溝壘習兵戎夙夜殫力如開大橫河以便江舟艤泊以其餘力重建壯觀扃秀諸亭可以見其能矣

姓譜

宋高宗禮遺

卷四十四

八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獻簡孫先生逢吉

詳見慶元黨案

朝奉孫先生逢辰

別見高平學案補遺

縣令孫定齋先生逢年

孫逢年字正之從之之弟而會之之兄也年四十五終官從政郎上猶縣令自號定齋居士有定齋文集楊誠齋爲之序

誠齋文集

施先生淵然

施淵然字少才蜀人也其文曰蓬戶甲囊楊誠齋爲之後序稱之爲友生云

楊誠齋集

縣令祝先生禹圭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文惠李先生大性

諫議李先生大異

合傳

朝奉李先生大理

合傳

李大性字伯和其先端州人祖御史積中徙家豫章先生力學習典故仕至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卒封豫章郡公諡文惠弟大異中博學宏詞科官至諫議大夫大理第進士官至朝奉郎

姓譜

侍郎曾先生三復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今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曾三復字無玷新淦人乾道進士性耿介恥奔競紹熙初歷知池常州召拜監察御史持論正平不隨不激累官至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致仕

姓譜

忠節曾先生三聘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副使陳易庵先生謙

詳見止齋學案

知州趙先生善佐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奉議胡先生解

別見武夷學案補遺

博士劉先生文郁

劉文郁字從周南昌人著周易宏綱楊誠齋序之云易

之八卦其畫各三者曰此卦也予曰卦者其名而畫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製之字也聞者愕焉從周示予以其所著亦曰八卦者古之文字也初任雷之郡博士雷之士嶺海以南無遠近奔走而學易云

楊誠齋集

李謙齋先生杞

李杞字子材號謙齋眉山入著有謙齋周易詳解或以

爲朱子門人非也

經義考

梓材謹案周易詳解四庫書目著錄十六卷提要云考杞自序稱經必以史證後世歧而爲二尊經太過反入于虛無之域無以見經爲萬世有用之學故取文中子之言以用易名編其述稱名之意

宋庫案補遺卷四十四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甚詳又云書中之例于每爻解其辭義復引歷代史事以實之如乾初九稱舜在側徵乾九二稱四岳薦舜之類案易文有帝乙高宗之象傳有女王箕子之詞是聖人原非空言以立訓故鄭康成論乾之用九則及舜與禹稷契皋陶在朝之事論隨之初九則取舜賓于四門之義明易之切于人事也宋時李光楊萬里等更博採史籍以相證明雖不無稍涉泛濫而其推闡精確者要于立象無我之旨實多所發明杞之說易猶此志矣又言其中不可訓者惟在于多引老泉之文云又案虞道園跋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述其言曰先大父謙齋翁始就外傳出游孔林而學焉云云蓋別一李謙齋也

謙齋書解

成湯放桀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

乎誠如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盛德矣商亡周興于是巢始來朝

王伯厚曰其說美矣然無所據

袁先生采

袁采字君載信安人登進士第三宰劇邑以廉明剛直稱仕至監登聞鼓院

衢州府志

袁氏世範

人之至親莫過于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責善兄弟或因爭財有不因責善爭財而不和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三三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者世人見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別是非而莫明其由蓋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強或柔懦或喜閒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于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于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則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況臨事之際一以爲是一以爲非一以爲當先一以爲當後一以爲宜急一以爲宜緩其不齊如此若互欲同己必爭論爭論不勝至于再三至于十數則不和之情自茲而啟或至于終

身失歡若悉悟此理爲父兄者通情于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于己爲子弟者仰承于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事之際必相和協無乖爭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聖人教人家之要術宜熟思之

原注語云誠性可
以同居正謂此也

自古人倫不齊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全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癩疥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以謂父

宋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八古四明嚴善

約園刊本

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

原注寬懷而外還
當循理以化之積

誠以感之最忌
者忿恨激烈也

人言居家之道莫善于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畜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曰此其不思爾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誤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入于吾心雖日犯我者十數亦不知形于言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骨肉之失歡有本于至微而終至于不可解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先下氣爾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矣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爲怨此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亦移此心於我矣

凡兄弟子姪同居長者或恃長凌幼專用其財自取溫飽簿書出入不令幼者知幼者至不免饑寒必啟爭端或長者處事至公幼者不能承順盜取其財以爲不肖之資尤不能和若長者總提大綱幼者分幹細務長必幼謀幼必長聽各盡公心自然無事

朝廷立法于分析一事非不委曲詳悉然有果是竊眾營私卻于典賣契中稱係妻財置到或詭名置產又有果是起于貧寒不因父祖資產自能奮立營置財業或雖有祖父財產而其實不因于眾別自植立私財其同宗之人必求分析至于經縣經州累十數年各至破蕩

而後已若富者能反思果是因眾成私不分與貧者於心豈無所歉果是自置財產分與貧者明則爲高義幽則爲陰德又豈不勝如連年爭訟妨廢家務及資糧囑託賄賂之費耶貧者亦宜自思彼雖竊眾亦由辛苦營運以至增置豈可悉分有之況實彼之私財而吾欲受之寧不自愧苟能知此則所分雖微必無爭訟

兄弟同居世之美事其間有一人早亡諸父與子姪其愛稍疏其心未必均齊爲長而欺瞞其幼者有之爲幼而悖慢其長者有之同居交爭其相疾甚于路人前日美事至甚不美豈不可惜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兄弟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爲孝義一有交爭則孝義何在

兄弟子姪有同門異戶而居者於眾事宜各盡心不可令小兒婢僕有擾于眾雖是細微皆起爭之漸且眾之庭宇一人勤于灑掃一人全不之顧勤掃灑者已不能平況不之顧者又縱其小兒婢僕常常狼籍且不容他人禁止則怒詈失歡多起于此

人有數子無所不愛而於兄弟則相視如仇讐往往其

子因父之意遂不禮于伯父叔父者殊不知己之兄弟
卽父之諸子己之諸子卽他日之兄弟我與兄弟不和
則我之諸子更相視傲能禁其不乖戾否子不禮于伯
叔父則不孝于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同須以
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于己須以其善事伯
叔父者先之

凡人之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
亦不能不爭且人之作事不能皆是不能皆合他人之
意寧免其背後評議背後之言人不傳遞則彼不聞知
寧有忿爭惟此言彼聞則積成怨恨況兩遞其言又從
而增易之兩家之怨至于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
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其所親

同居之人或相往來須揚聲曳履使人知之慮其適讓
及我則彼此愧慚進退不可也又有好伏于幽暗之處
以伺人之言語此生事興爭之人也然人之居處不可
謂僻地無人而輒譏議人慮或有聞之者俗謂牆壁有
耳又曰日不可說人夜不可說鬼

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輩蓋婦女所

見不廣不遠不公平又其所謂舅姑伯叔妯娌皆假合強爲之稱呼非自然天屬故輕于割恩易于修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其役而不自覺一家之中乖戾生矣于是有親兄弟子姪隔屋連牆至死不相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爲後有多子而不以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養親必欲如一寧棄親而不顧者有不恤兄弟之貧葬親必欲均費寧留喪而不葬者其事多端不可概述亦嘗見遠識之人知婦女之不可諫誨而外與兄弟相愛常不失歡私救其所急私賙其所乏不使婦女知之彼兄弟之貧者雖深怨其婦女而重愛其兄弟分析之際不敢以貧故而貪愛其兄弟之財產者蓋由見識高遠不聽婦人之言而先施之厚因以得兄弟之心也

婦女之易生言語者又多出於婢妾之構鬪婢妾愚賤尤無見識以言他人短失爲忠於主母若婦女有見識能一切勿聽則虛佞之言不敢復進若聽之信之則必再言之使主母與人遂成深讐爲婢妾者方洋洋得志僕隸亦多如此若主翁聽信則房族親戚故舊皆大失

歡矣

寡婦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內外親姻有高義者寧若與之議親使鞠養于舅姑之家俟其長而成親若隨母而歸義父之家則嫌疑之間多不能明

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愚癡庸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利或有他事如我女醜拙狠妒若嫁美婿萬一不和卒爲其棄出者有之凡嫁娶因非偶而不和父母不審之罪也

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然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視爲

宋五學案禮道

卷四十四

五十四 明錄書

一類園刊本

他人不分給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託女家及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之不如男也大抵女子之心最爲可憐母家富而夫家貧則欲得母家之財以與夫家夫家富而母家貧則欲得夫家之財以與母家爲父母及夫者宜憐而稍從之及其有男女嫁娶之後男家富而女家貧則欲得男家之財以與女家女家富而男家貧則欲得女家之財以與男家爲男女者亦宜憐而稍從之若或割貧益富此爲非宜不從可也親戚中有婦人年老無子或子孫不肖不能供養者當

爲收養然又須關防恐其身故之後其不肖子孫稱其人因饑寒而死或稱其人有遺下囊篋之物妄經官司不免有擾須于生前令白之于眾質之于官則免他患大抵爲高義之事須令無後患

以上陸親

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齟齬而難成或幾成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寧無有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靜思此理可以寬懷

凡人行己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

宋元學案禮遺

卷四十四

九十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老成之人言近迂闊而更事已多情理自透後生雖天質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類以老成爲迂闊及至年齒漸長歷事漸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

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交孰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爲強辨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者小人之最

黠者也。彼其面諛我而我喜，及其退與他人語，未必不竊笑我爲他所愚也。人有善揣人意之所向，先發其端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與己暗合者，亦小人之最黠者也。彼其揣我意而果合，及其退與他人語，又未必不竊笑我爲他所料也。原注：君子與人爲善，能者所見畧同，又當別論。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人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吾之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于矛戟是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

言語簡寡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怨。

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歡者，多是顏色辭氣暴厲能激人之怒。且如諫人之短語，雖切直而能溫顏下氣，縱不見聽，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語無傷人處，而詞色俱厲，縱不見怒，亦須懷疑。古人謂怒于室者，色于市。方其有怒，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怪。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前輩有言：誠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耐事，順自強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

人有困苦無所訴，貧乏不自存，而樸訥懷媿，不能自言。

于人者吾雖無餘當可隨力周助

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時受人之恩每見其人常懷敬畏而其人亦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之後徧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爲虧義前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己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朝宜詳味此

居鄉不得已而後與人爭又大不得已而後與人訟彼稍服其不然則已之不必費用財物交結胥吏求以快意窮治其讐至于爭訟財產本無理而強求得理官吏

宋元庫案補遺

卷四十四

空三四明續書

約圖刊本

貪糝或可如志寧不有愧于神明讐者不服更相訟所費財物十數倍于其所直況遇賢明有司安得以無理爲有理耶大抵人之所訟互有短長各言其長而掩其短有司不明則牽連不決或決而不盡其情胥吏得

以受贓而弄法蔽者之反以破家也

原注有理而訟尙至破家無益況無

理耶此平情之論保家之策宜三復此言以上處已

居家在山村僻靜之地須于周圍要害之處置立莊屋以樸實之人居之火燭竊盜可以卽相救應

凡夜犬吠盜未必至亦是盜來探試不可以爲他而不

警夜間遇物有聲亦不可以爲鼠而不警

劫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時不刻剝又能樂施又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際猶得保全至不忍焚燬其屋凡盜所快意于焚掠汙辱者多是積惡之人富家各宜自省

居家或有失物不可妄猜疑人猜疑之當則人或憂疑恐生他虞猜疑不當則真竊者反自得意況疑心一生則所疑之人揣其行坐辭色皆若竊物而實未嘗有所竊也或已形于言或妄有所執治而所失之物偶見或正竊者方獲則悔將若何

人之家居井必有幹池必有欄深溪急流之處峭險高危之地機關觸動之物必有禁防不可令小兒狎而臨之脫有疏虞歸怨于人何及

奴僕小人就役于人者天資多愚作事乖舛背違不能便當省力之處如頓放什物必以斜爲正如裁截物色必以長爲短若此之類殆非一端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自以爲是又性多很輕以應對不識守分所以顧主於使令之際常多叱咄其爲不敢

其言愈辨家長愈不能耐于是箠楚加之或失手而至
于死亡者有矣凡爲家長者于使令之際有不如意當
云小人天資之愚如此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
怒可也如此則僕可免罪主者胸中亦安樂省事多矣
至于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旣多褊急復愎暴忍殘刻又
不知古今道理其所以責備婢妾者又非丈夫之比爲
家長者宜於平昔常以待奴僕之理論之其間必自有
曉然者

壽昌胡倅彥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僕隸婦女不得自

宋軍案補遺

卷四十四

九十四明徵諸

約園刊本

打僕妾有過則告之家長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打婢
妾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婢不厭多教之紡績則足以衣其身僕不厭多教之耕
種則足以飽其腹大抵小民有力足以辦衣食而力無
所施不能自活故求就役于人爲富家者能推惻隱之
心蓄養奴僕乃以其力還養其身其德大矣而此輩旣
得溫飽雖苦役之彼亦甘心焉

婢僕宿臥去處皆爲檢點令冬時無風寒之患以至牛
馬豬羊貓狗雞鴨之屬遇冬寒時各爲區處牢圍棲息

之處此仁人之用心視物我爲一體也

飛禽走獸之與人形性雖殊而喜聚惡散貪生畏死其情則與人同故離羣則向人悲鳴臨庖則向人哀號爲人者旣忍而不之顧反怒其鳴號者有矣胡不反己以思之物之有望于人猶人之有望于天也物之鳴號有訴于人而人不之恤則人之處患難困苦之際乃欲仰首叫號求天之恤耶大抵人居病患不能支持之時及處囹圄不能脫去之時未嘗不反覆究省平日所爲某者爲惡某者爲不是其所以改悔自新者指天誓日可表

至病患平寧及脫去罪戾則不復記省造罪作惡無異往日余前所言若言于經歷患難之人必以爲然猶恐痛定之後不復記省彼不知患難者安知不以吾言爲迂

國家以農爲重蓋以衣食之源在此然人家耕種出于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爲重遇其有生育婚嫁營造死亡當厚賙之耕耘之際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虧早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幹人私有所擾不可因其讐者告誥

增其歲入之租不可強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輒起貪圖之意親之愛之不管如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矣

凡田產有交關違條者雖其價廉不可與之交易他時事發到官則所費或十倍然富人多要買此產自謂將來拌錢與人打官司此其癖不可救自遺患與惠及子孫者甚多

凡交易必須項項合條卽無後患不可憑恃人情契密不爲之防或有失歡則皆成爭端如交易取錢未盡及

贖產不曾取契之類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害賣產之人蓋人之賣產或以關食或以負債或以疾病死亡婚嫁爭訟已有百千之費則鬻百千之產若買產之家卽還其值雖轉手無留且可以了其出產欲用之一事而爲富不仁之人知其欲用之急則陽距而陰鈎之以重阨其價旣成契則姑還其直之什一二約以數日而盡償至數日而問焉則辭以未辦又屢問之或以數緡授之或以米穀及他物高

估而補償之出產之家必大窘乏所得零微隨卽耗散
向之所擬以辦某事者不復辦矣而往還取索夫力之
費又居其中彼富家方自喜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
有及其身而獲報者有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富家
多不之悟豈不迷哉兼并之家見有產之家子弟昏愚
不肖及有緩急多是將錢強以借與或始借之時設酒
食以媚悅其意或旣借之後歷數年不索取待其息多
又設酒食招誘使之結轉併息爲本別更生息又誘勒
其將田產抵還法禁雖嚴多是幸免惟天網不漏諺云
富兒更替做蓋謂迭相酬報也

宋正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卷七十四 明教書
約圖刊本

有輕于舉債者不可借與必是無藉之人已懷負賴之
意凡借人錢穀少則易償多則易負故借穀至百石借
錢至百貫雖力可還亦不肯還寧以所還之資爲爭訟
之費者多矣

原注可爲貪取重
利盤剝窮人者戒

凡人之敢于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矣不知
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爲而有寬餘凡無遠識之人求
目前寬餘而那債在後者無不破家也

鄉人有糾率錢物以造橋修路及造渡船者宜隨力助

之不可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旣成吾之晨出暮歸僕馬無疏虞及乘輿馬過橋渡而不至惴惴者皆所獲之福也

以上治家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本永樂大典著錄袁氏世範三卷提要云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嘗宰樂清修樂清志十卷王圻續文獻通考又稱其令政和時著有政和雜志縣令小錄今皆不傳是編卽其在樂清時所作分睦親處己治家三門題曰訓俗府判劉鎮爲之序始更名世範其書于立身處世之道反覆詳盡所以砥礪末俗者極爲篤摯雖家塾訓蒙之書意求通俗詞句不免于鄙淺然大要明白切要使覽者易知易從固不失爲顏氏家訓之亞也

附錄

宋志學案禮道

卷四十四

宋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生爲楊誠齋所薦其薦狀云奉議郎知徽州婺源縣袁采三衢儒先州里稱賢勵操堅正砥行情苦三作壯縣皆騰最聲及來婺源察見微之諸邑其敝之尤者專以糾法爲理財之源流廣開告訐之門每興羅織之獄大者誣曾參以殺人次者謗陳平之帷薄至其小者不可殫舉采首摘其弊白之監司太守請痛禁止自是諸邑之民皆得安堵

虞氏家學

庶官虞先生公亮

梓材謹案先生爲雍公之子誠齋薦士錄
稱其力學有文子弟之秀尙淹下僚云
提刑虞滄江先生剛簡詳見二江諸儒學案

虞氏門人

編修王雪山先生質別見玉山學案補遺

詹氏家學

侍郎詹先生儀之詳見麗澤諸儒學案

陳氏門人

知軍石克齋先生整詳見晦翁學案

梓材謹案朱子誌先生墓云父某贈朝奉郎又云
其爲學自聘君朝奉時已傳其業更從舅氏詹事

宋臺案補遺

卷四十四

九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公良翰受書是
先生陳氏弟子也

芮氏門人

教授陳先生志同

陳志同字聖嘉永康人太學芮公爲祭酒以士之有文
行者職掌九學之事而先生爲選首後取上第調處州

教授陳止齋集

少南門人

補縣尉黃吾軒先生補

附錄

其學用心于內視富貴利達蔑如也

潘先生朝卿

潘先生傑 合傳

潘朝卿字春卿口口人與兄傑並出陳少南之門止齋諸父亦從少南學學者授經數百人每稱同舍生必曰永嘉二潘先生與其子雷煥同爲乾道壬辰進士以雷

煥累官封承事郎

陳止齋集

林氏家學

林先生仲損

宋本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一百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林仲損字炳之瑞安人喬年子恂恂有守能世其家喬年以事出每空窮不恤先生與婦沈服勤米鹽以盡歲

晚之歡

陳止齋集

休齋門人

知軍陳先生一新

陳一新字又之永嘉人紹興進士少受學于陳休齋志行迥出流輩爲汀州教授慶元四年校藝漕闈時韓侂胄用事發策以谷永嘉攻君而黨王氏劉賈言直而有司不取爲問同列請易之先生不聽果激侂胄怒將罪之

侍臣力救得免累遷國子博士通判婺州知邵武軍以廉平稱初索考官不習僞學狀先生曰吾寧不爲考官決不書也其守如此

閩大記

知州門人

文靖梁先生克家

梁克家字叔之晉江人幼聰敏絕人書過目成誦紹興三十年廷試第一授平江簽判累遷著作佐郎時災異數見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疏闕失先生條六事一正心術二立紀綱三救風俗四謹威柄五定廟算六結人心遷中書舍人郊祀有雷震之變復條六事遷給事中凡三年遇事不可必執奏無隱乾道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兼知院事在政府與虞允文可否相濟不苟同皇太子初立請選置官屬增講讀員遂以王十朋陳良翰爲詹事中外稱得人八年詔更定僕射爲左右丞相拜先生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允文旣罷相先生獨秉政雖近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議金使朝見授書儀時欲移文對境以正其禮先生議不合遂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

建康府淳熙八年起知福州在鎮有治績九年拜右丞相封儀國公十四年卒年六十贈少師謚文靖先生爲文渾厚明白自成一家辭命尤溫雅多行于世 宋史

王氏家學

王先生壽朋

王壽朋字夢齡梅溪弟

王先生百朋

王百朋字昌齡梅溪季弟

附錄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百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梅溪題名賦曰余闢館于梅溪兮歲甫及乎夢齡自淵獻而逮乎致祥兮頃十朋而今百朋

補 提刑王先生聞詩

附錄

始從詹事游太學詹事于法當任公公曰二父老矣請先及詹事卒而公爲士人如故召審察比再爲郎皆趙丞相所進毀趙公者不以爲黨歷事三世未獲論建然正學盡言未嘗相時容悅矢義勇發不以恤利動搖

補 運判王先生聞禮

附錄

惠安丞時禁私庵寮有壯屋號彌陀庵主僧倚郡將爲
姦公捕立毀撤守怒詰之徐疏以實守因敬公薦其賢
公果敢激烈當官與事遇法理不順者直前疏治雖雷
霆獨立面折無諱

王氏門人

趙先生彥真

趙彥真一名彥能胄出宣祖之後少純篤從王侍御學
侍御嘗得舍人張孝祥書不欺室榜持以遺之益自奮
爲進士調撫州錄事參軍歷知興化軍未赴卒年五十
有四篤學工文辭有集五卷易集解五卷

陸渭南文集

葉先生士寧

葉士寧字宗儒樂清人寬中少息及從王詹事游詹事
云此吾暮子立朝行事多以告之卒年六十六葉水心
志其墓謂其不吝其力之所及德施于人而身忘其憂
足以稱善人矣

水心文集

周先生世則

周世則嶧縣人梅溪門人也梅溪作會稽風俗賦先生

爲之注

梅溪後集

茹先生履

茹履梅溪門人嘗送以詩

梅溪前集

周先生仲翔

梓材謹案梅溪前集己巳梅溪同舍三十人其九人者游從之舊也酌別之夕獨五人在焉謝子與能猶在子館而四人者且去矣四人謂先生及李大鼎許輝先謝鵬也又案梅溪題名賦有周次鳳疑卽先生之改名姑並存之

謝先生與賢

謝先生與能

合傳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百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謝與賢字簡之與能字任之

余先生宗旦

余宗旦字仲阜

賈先生稱

賈稱字一德

陳先生元佐

陳元佐字希仲

張先生祖說

張祖說字文孺

鄭先生遜志

鄭遜志字時敏黃巖人

陳先生恪

林先生次淵 合傳

陳恪字叔慕林次淵字希顏

附錄

梅溪題名賦曰齋敞八而堂虛一兮咸與賢而與能余宗旦而罔有一德兮敢不希仲舒之明經幸諸友能祖說之遜志兮又恪希顏回之服膺

宋李燾補遺

卷四十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連先生士表

附見梅溪同調

羅先生士能

謝先生士奇

合傳

謝先生士龍

合傳

季先生士宏

合傳

羅士能字少陸謝士奇字文美士龍字漢臣季士宏字宏老

張先生次房

孫先生元齡

合傳

李先生杞 合傳

張次房字漢英孫元齡字唐英李杞亦字唐英

梓材謹案宋有三李杞一爲北宋人
一字頁仲一字子才并此而四矣

張先生仲遠

張仲遠字子敦

周先生孝友

周先生孝顯 合傳

周先生孝思 合傳

周先生濬 合傳

宋事案補遺 卷四十四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孝友字子施孝顯字子揚孝思字子則濬字子深

梓材謹案題名諸先生多未詳何許人有爲相溪
註會稽風俗賦者嵯縣周世則也世則疑卽子則
姑並存之

王先生淳

張先生載 合傳

王淳張載並字子厚

梓材謹案張先生
名字與橫渠並同

劉先生元德

萬先生序 合傳

劉元德字明夫萬序字明之

粹林謹案明之與申之庠秦之康皆樂清尉元之兄弟行也則亦樂清人矣

余先生如晦

余如晦字明叔黃巖人

李先生大鼎

郃先生鼎 合傳

萬先生鼎 合傳

李大鼎字鎮夫郃鼎字叔鎮萬鼎字鎮遠

萬先生澄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頁四明讀書

約園刊本

童先生偉 合傳

童先生侃 合傳

萬澄字清卿童偉字俊卿侃字文卿

林先生湯臣

陳先生朝揆 合傳

施先生良臣 合傳

陳先生光朝 合傳

林先生叔舉 合傳

林湯臣字商卿陳朝揆字正卿施良臣字名卿黃巖人

陳光朝字臺卿林叔舉字虞卿

賈先生修

賈修字一瑞

劉先生鶚

劉鶚字冲遠

周先生千里

周千里字百駒

謝先生鵬

謝鵬字圖南

空齋集卷四十四

頁四

約圖刊本

附錄

梅溪題名賦曰乃有汾晉五士漢唐羣英鄭國七子涼州三明器成三足之鼎才宣九佐之卿有一瑞兮冲遠之鶚有千里兮圖南之鵬

蔡先生端武

蔡端武字威仲

劉先生敦詩

劉敦詩字温夫

余先生璧

父騰

余璧字全之梅溪表叔叔成腹之子也從梅溪游梅溪
謂其有家學

梅溪前集

王先生芷

王芷字茂之

葉先生叅

葉叅字茂正

萬先生椿

楊先生椿

合傳

萬椿楊椿並字大年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百九

國朝叢書

約園刊本

萬先生榦

萬先生楠

合傳

楊先生楠

合傳

萬榦字永年楠字億年楊楠字元幹

萬先生松

萬松字喬年

林先生梓

林梓字材叔

劉先生載

劉載字通達

梓材謨案先生名一作鍼俟再考訂

周先生震

周震字景東

蔣先生嶠

蔣嶠字景山

李先生庚

李庚字少白

萬先生孝傑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百十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萬孝傑字季梁

陳先生昂

陳昂字仲昂

潘先生孜

潘孜字元善

劉先生口

劉口字伯玉

附錄

梅溪題名賦曰莫不端武升堂敦詩趨庭如璧之瑩如

芷之馨如窳之茂如椿之靈如榷楠之美如松梓之青
森乎如鉞之可畏轟乎如震之可驚皎乎如海嶠之吐
明月耿乎如長庚之輝眾星昂昂乎如季梁之梗檄攷
攷乎衛伯玉之老成

趙先生公倚

趙公倚字天任

楊先生寓

楊寓字澤遠

王先生佐

宋王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草

四明叢書
約刻本

王佐字才仲

陳先生獻可

陳獻可字揚庭

劉先生傳

劉傳字巖叟

謝先生臯朋

謝臯朋字舜佐

連先生憲

連憲字民式

周先生次鳳

周次鳳字一夔

賈先生炳

賈炳字作德

夏先生伯虎

夏伯虎字用之

陳先生肇

陳肇字德遠

許先生輝先

許輝先字光甫

余先生諧

余諧字口仲

姚先生紹宗

姚紹宗字興祖

何先生鐸

何鐸字汝文

季先生詮

季詮字仲言

梓材謹案梅溪詩集有答季仲宣名誼蓋先生兄弟行也

陳先生舜咨

陳舜咨字叔弼

方先生升

方升字中高

附錄

梅溪題名賦曰可居天任而澤遠可爲王佐而揚庭可起傅巖之築可同舜佐之登憲一夔而樂作炳伯虎而文與肇輝先之德業諧與祖之家聲汝文兮宜月選而

宋元案補遺 卷四十四

三原四明集書

約園刊本

季詮汝弼兮必類進而方升

王先生逖

王逖字正夫

選士吳先生翼

吳翼字季南紹興甲子中同文館選

梅溪前集

王先生璘

王璘字德夫

朱先生少雲

朱少雲字吉作

陳先生少虞

陳少虞字祖舜

附錄

梅溪題名賦曰邈矣乎眷來二客業彼管城名列甲乙
字篆丙丁如翼斯飛如璘斯燦銀鈎與玉筋儼壁上
之題名吾徒之秀乃有詞賦兮少雲之作太原之老
乃變聲律兮祖舜之賡

李先生大猷

李大猷字定夫

宋王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五

國朝明張騫
約園刊本

孫先生溥

林先生溥

合傳

孫溥字德廣林溥字叔廣

繆先生克己

繆克己字口夫

蔣先生中行

蔣中行字謙仲

宋先生孝忱

宋孝忱字伯恂

梓材謹案先生蓋朝散考
先兄弟行則亦樂清人也

鄉舉萬先生庠

萬庠字申之紹興甲子中鄉選與兄庚以儒學名家

梅溪

前集

劉先生敦信

劉敦信字信叟

梓材謹案前有劉敦
詩蓋先生兄弟行也

林先生安上

林安上字世治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林先生取仁

林取仁字及遠

黃先生萬頃

黃萬頃字伯厚

葉先生頃

葉頃字澄叟

鄔先生一唯

鄔一唯字仁叟

許先生祖伊

許祖伊字次尹

陳先生之紀

陳之紀字振仲

李先生蒙亨

李蒙亨字彥通

萬先生康

萬康字泰之

夏先生伯文

夏伯文字世華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先生文通

劉文通字叔達

張先生必達

張必達字邦彥

劉先生祖漢

劉祖漢字季孫

吳先生隱若

吳隱若字靖甫

選士徐先生大亨

徐大亨字顯仲紹興甲子中國學選

梅溪前集

梓材謹案以上諸先生與梅溪先生二弟並見梅溪題名賦而萬先之與許管二子皆其學侶也

附錄

梅溪題名賦曰于是傳大猷而溥告之曰學必剖藩籬而克己道必舍蹊徑而中行先之以孝忱之意申之以惇信之誠禮欲安上兮必先自治仁欲及遠兮慎毋自矜湛萬頃以窺憲妙一唯之悟曾祖伊尹畎畝之樂振仲尼文教之鳴玩蒙亨之爻象俟泰來而彙征勿務世華而起文通之附勿求必達而貪季孫之榮窮則隱居達斯大亨凡百君子毋渝此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五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楊氏家學

補

文惠楊東山先生長孺

梓材謹案廣東黃志載先生字子伯別號東山潛夫然世多稱之爲伯子子伯恐因伯子而謠亦與

伯大
互異

附錄

東山迺誠齋之家嗣平日耳濡目染其先君子之嘉言善行取法不暇一日特書大書于木簡曰不學誠齋者非誠齋子孫以垂爲家訓

嶺南羣吏獨有先生清白著于時有詔獎論謂其清似
隱之故先生賦詩有詔謂臣清似隱之臣清原不畏人
知之句

林虜齋上楊安撫詩曰先生舊把釣魚竿弄月雲濤手
本閒只爲春風藏不得卻來搖筆對三山

又曰千載斯文關洛翁祠堂新闢煥儒宮司南又是楊
夫子管取閩中勝洛中

又曰篇篇渾不費安排霽月光風自滿懷嶺海聲名誰
得似一家句法老誠齋

宋王案補遺

卷四十四

頁大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楊伯
子嘗爲子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
皆自此生其帥三山不請供給錢以忤豪貴劾去陳虜
仲作玉壺冰朱絲弦二詩送之

東山同調

奉議楊先生汪中

楊汪中字季子番禺人幼孤篤志好學弱冠鄉評推重
廣帥楊長孺見其文敬之言行郡博士請爲州學錄登
進士第知廬陵縣旣而改知歸善縣官至奉議郎

廣州黃志

楊氏門人

鈐轄周先生雲

周雲字從龍吉水人以詩古文受知于益國周必大開
禧問真西山德秀奉使辟掌箋奏受行在同知主管樞
密機宜文字領兵北歸調荆襄累有功擢廣西兵馬鈐
轄二親喪卽以所居立院守其墓

吉水縣志

梓材謹案解學士表周處士墓言先生與益國周
文忠公誠齋楊文節公相師友其子從東山則以
先生爲誠齋門人可也

王先生子俊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頁五十四明載書

約圖刊本

王子俊字材臣吉水人嘗從楊誠齋周益公游乃延譽
于晦庵朱子勉以博取約守之功又書格齋二大字遺
之所著有史論師友緒言三松類彙行于世

人物志

附錄

誠齋稱其文有遷固之風韓柳之則淳熙間嘗游京師
上史館書述內禪頌之意以杜篤自況階薦得官初任
爲成都帥幕鬱鬱不得志遂歸老衡泌云

周先生尙忠

附子壽伯孫琦

周尙忠號了了老人從游楊文節之門子壽伯字椿年

號清澗博學者德清澗子琦字廷玉號雪堂其卒也歐陽文公銘其墓以道學稱之

解春雨集

羅就齋先生椿

羅椿字永年廬陵人楊誠齋高第累舉進士不第自號就齋作詩有少陵意態

江西通志

陳先生叔聲

陳叔聲清江人誠齋學徒也誠齋爲作學箴曰匪仁弗泉匪敬弗源心爲之淵以妥其天是心未熟求躬之淑譬彼藝麥而欲獲菽聖有六籍道之國都立師求友往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問之涂有充于中必形于外行與聖契言與聖會其或載筆以葩厥辭大半斯拔何葉弗萎咨爾後學於斯盍覺惟其篤之是以告之

楊誠齋集

張先生敬之

張敬之誠齋門人嘗校刻誠齋易傳

經義考

劉先生渙

劉渙口口人誠齋門生也嘗跋誠齋朝天集後

誠齋集附錄

羅先生茂良

梓材謹案先生及楊誠齋之門端平元年校正誠齋全集

歐陽先生清卿

雲濠謹案誠齋集有答歐陽清卿秀才書謂學進而身退與身進而學退宜何惜云

彭求志先生惟孝 別見兼山學案補遺

架閣侯先生世昭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補遺

縣令歐先生海

歐海茶陵人師事楊誠齋淳熙五年登第授零陵令作

勸農十詩真西山稱爲循良之遺 姓譜

劉先生光祖

劉先生述祖 合傳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夏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光祖字炳先長沙人淳熙初楊誠齋寓長沙先生與

弟述祖來見誠齋稱其兄弟既好學而又雍穆怡怡書

其楣曰怡齋 楊誠齋集

知軍曾先生槐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補遺

文節趙章泉先生蕃 詳見清江學案

許先生介之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補遺

劉氏家學

運判劉退庵先生強學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氏家學

通判李澹齋先生流謙

李流謙字無變良臣子以文學知名少以父廕補將仕郎授成都府靈泉縣尉調雅州教授虞允文宣撫全蜀置之幕下多有贊畫尋以薦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力勾補外改奉議郎通判潼州府事著有澹齋集八十一卷今就永樂大典釐爲十八卷

四庫書目提要

李氏門人

知州宇文先生師獻

宇文師獻字德濟成都人少師粹中之子而樞密虛中

宋史案補遺

卷四十四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從子也季父直龍圖閣時中器之懋以問學先用樞密恩補承務郎知德陽縣丞改綿竹暇則慕崔斯立之爲痛掃溉以種學績文爲事且從其鄉老李尚書良臣及其秀士黃鈞李流謙游聞見益廣聲稱益著歷知綿州整科條察蠹弊節用度事益省卽理緝學校舍其士者行鄉飲酒禮使敦長幼之節改知閬州以卒

張南軒集

吳氏家學

文定吳先生獵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錢氏門人

承事錢先生朝彥

錢朝彥字用明初忠懿王納土于宋後裔散之四方至樂清白石家焉先生爲人謙和少從孝廉錢堯卿學周官業成而隱每出未嘗乘車曰吾不仕不可坐人上遇樵夫野叟咸與均禮鄉人莫不愛敬之晚好道術自號沖虛居士善與人交所厚章少房死過其墓必爵酒酌之作詩不求工而有塵外之趣王忠文嘗稱其不羨不矜有沖虛集二十卷卒後以子宏貴贈承事郎

溫州舊志

達齋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鄉舉羅先生楛 見上誠齋門人

金氏續傳

龍圖金先生文剛 詳見西山真氏學案

趙氏續傳

趙先生琳

趙琳字君善忠簡公鼎曾孫也父知興國軍監娶范之柔女兄遂家崑山先生自進士爲常州教授作亭表鄒浩墓歷宗正丞都官郎理宗欲用爲諫官有沮之者出知吉州不赴勾祠而歸後以朝散大夫直寶章閣致仕

清修寘欲藏書萬卷卒年七十八

姑蘇志

進士趙先生箕翁

趙箕翁忠簡六世孫延祐二年進士卓然有志先正至順二年請卽解之聞喜縣學爲忠簡祠

歐陽圭齋集

夢齡門人

施先生□

梓材謹案梅溪前集張施二生自黃巖擊舟送別于台城又云施生將過梅溪從吾弟夢齡游或卽名鄉良臣也

梅溪私淑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夏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征官趙先生崇端

趙崇端溫州人爲南安征官紹定間泉守重建忠文祠堂先生董之眞西山謂其生忠文之鄉而學其學者也

眞西山集

東山門人

曾先生原一

山長曾先生原卿

合傳

曾原一字子實寧都人興宗孫紹定四年領鄉薦嘗與從弟東湖書院山長原卿師廬陵楊伯子俱博學工詩

紹定庚寅避亂鍾陵從戴石屏諸賢結江湖吟社

姓譜

儒林龍先生崇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補遺

機宜周先生商英

周商英字□□吉水人路鈴雲之子也官制置機宜路

鈴諸子皆受業于楊東山

解春雨集

漕賓解生春先生谷

縣尉解寶章先生龍翔

並見清江學案補遺

周氏家學

機宜周先生商英

見上東山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四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州同周先生堯章

附子夢瀾新民孫庭秀

周堯章商英子同知循州子夢龍新民漕曹士孫庭秀

並承家學

解春雨集

張氏續傳

朝奉張先生唐

詳見南軒學案

獻肅續傳

幕官陳先生應澗

陳應澗字澤雲天台人獻肅公邦彥先生之後易有家傳延祐間由黃巖文學起爲郡曹掾議論雄偉剖決如

流凜凜然有骨鯁風嘗曰余欲著爻變義蘊此潔靜精
微之學也數年調明幕又調桐江賓幕時宰急于聚斂
議論落落不合時登釣臺坐羊裘軒臥山高水長閣汲
泉煮茗洗胸中之不平爻變義蘊成而黃晉卿爲之序

黃文
獻集

雲濠謹案周易爻變義蘊四卷四庫全書提要稱
其書大旨謂義理玄妙之談墮于老莊先天諸圖
雜以參同契煙火之說皆非易之本旨故其論入
卦惟據說卦傳帝出乎震一節爲八卦之正卦而
以天地定位一節邵氏指爲先天方位者定爲入
卦相錯之用謂文王演易必不顛倒伏羲之言致
相矛盾其論太極兩儀四象以天地爲兩儀以四
方爲四象謂未分八卦不應先有撰著之法分陰
陽太少周子無極太極二氣五行之說自是一家
議論不可釋易蓋自宋以來毅然破陳搏之學者
自應潤
始云

宋元學案禮遺

卷四十四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四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五

目錄

范許諸儒學案補遺

默成講友

補

范先生浚

范氏學侶

胡先生公武

別見武夷學案補遺

梁溪講友

補

許先生翰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襄陵同調

陳先生東

附李猷

歐陽先生澈

合傳

歐陽學侶

李先生彥華

附師嚴拙翁子琥孫劉

吳先生澥

吳先生沆

歐陽同調

黃先生子游

紫微講友

補許先生忻

吏部同調

陳先生煥

伊川門人

補蕭先生楚

蕭氏同調

鄧先生洵美

鄧氏學侶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鄧先生洵侯

附于洵

馮氏先緒

補馮先生山

羅氏先緒

羅先生無競

□□□□

楊先生邦乂

程先生達

周先生縉

師先生古

楊先生愿

忠襄學侶

羅先生鏐

范氏家學

補范先生端臣

蕭氏門人

趙先生暘

胡先生鏞

宋學案補遺 目錄

胡先生昌齡

羅先生良弼

項先生充 附兄洵美

彭先生恪 附師易蠡

鄧氏門人

胡先生銓 詳見武夷學案

彭先生恪 見上蕭氏明人

程氏家學

程先生克俊

周氏家學

周先生元卿

周氏門人

王先生伯庠 別見景迂學案補遺

師氏門人

林先生師中 附詳滄洲諸儒學案

孫先生鈞 附子熾堪

薛先生□

壽岡家學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楊先生光祖

壽岡門人

韋先生楫

趙先生蕃 詳見清江學案

□□□□

項先生利用

張先生翰

蒙齋門人

補 范先生處義

許氏續傳

許先生介之

陳氏續傳

華先生岳

羅氏家學

羅先生泌

附子萃

羅先生泳

項氏家學

項先生汝弼

空齋學案補遺 目錄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項先生聖與

項氏門人

許先生錫

張氏門人

高先生頤

余先生復

高余講友

林先生偉

附子仕夔孫祖恭

馮氏續傳

馮先生棻

月湖門人

項先生維寅

忠襄續傳

文先生天祥

詳見巽齋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六四明叢書

約園叢書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五

後學 鄒 王梓材 同輯
慈谿 馮雲濠

范許諸儒學案補遺

默成講友

補賢 良范香溪先生浚

香溪語要

士生叔世去聖人數千百歲雖不復見聖人之儀形而
卽遺經所傳以求所不傳之妙尙可以見聖人之心也
香溪文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他耳則耳他目則目世儒之學因人碌碌囁言于心聞
見淺俗我目吾目我耳吾耳中人之學聞見由己緣于
視聽徵之燭理不目而見不耳而聞上智之學德性是
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耳目

過不知悔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復改而憚焉命
之曰吝復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旣
或不旣食之所止明卽復焉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
也改過而吝者違天而徇慾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
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遽伯

王之學至于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梅說

周公作六典謂之周禮至于六官之屬瑣細悉備疑其不盡爲古書也周公驅猛獸謂蟲蛇惡物爲民物害者蝮氏之掌去鼃鼃焚牡鞠以灰灑之則死鼃鼃不過鳴聒人初不爲民物害也乃毒死之似非君子所以愛物者又牡鞠焚灰大類狡獪戲術豈所以爲經乎司關云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說者謂不出于關從私道出避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此決非周公法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周公相成王去文王未遠縱不能不征使凡貨之出于關者征之足矣何至如叔末世設爲避稅法沒其貨撻其人劫天下之商必使從關出哉此必漢世聚斂之臣如桑弘羊輩欲興利故附益是說于周禮託周公以要說其君耳不然亦何異賤丈夫登龍斷而罔市利其爲周公何如哉

讀周禮

夫人之道不可以無畏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

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

應天

書曰惟懷永圖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夫天下之

事固有患在數十年之後必豫圖之目前乃克有濟者
譬猶越人適秦度塗計遠必三月乃至苟惟不先時而
卽路遽欲一旦求至于三月之後則雖鹿奔鳥舉有所
不能遠圖

孔子純取周詩上撫商下著魯凡三百十一篇又總其
義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至若遺章逸句素以爲絢
偏其反而之類苟有取焉必掇拾誦說不忍棄去孔子
于詩可謂篤矣然其爲詩之說則不過以明大義初未
嘗深求曲取爲穿鑿遷就之論故其說曰吾于柏舟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于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于考
槃見遁世之士不悶于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于雞鳴見
古之君子不忘敬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天生烝民有物有
則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爲詩之說率不
過以明大義故當時從夫子學如卜商如端木賜其于
爲詩皆能因告往而知來亦務通乎大義後世無及者
嗚呼深求曲取遷就之論興而詩之義斯不明矣今世
之說詩者必欲于是詩求是事故不得不爲穿鑿遷就

之論是安知詩人固有婉其辭而義自見者哉葛生刺
晉獻公好攻戰詩不言攻戰事而曰予美亡此誰與獨
處又四章皆言國人喪亡意獨言國人多喪亡是以知
其君好攻戰也大田刺幽王時矜寡不能自存詩不言
矜寡困窮事而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
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獨言成王時寡婦有遺秉之利
是以知當時矜寡困窮也若必于是詩求是事豈知詩
者哉嗚呼固于詩則必爲穿鑿遷就之論詩之義始不
明矣抑嘗復熟三百篇而求其大義知詩之志與春秋
不殊旨也讀長發而知桀之亡商之所以興也讀大明
而知周之興紂之所以亡也讀黍離而知天下之無王
也讀下泉而知天下之無賢方伯也讀兔爰而知王師
之敗績也讀苕之華而知夷狄之凌中國也讀角弓而
知中國之爲夷狄也讀揚之水而知僭臣之漸其變爲
篡也讀出其東門而知公子爭立之禍也讀丰而知妲
嬀之道缺也讀著而知親迎之禮絕也讀白華而知嫡
庶之亂也讀正月而知女禍之可以滅國也讀十月之
交而知災異之並見也讀文武成王之詩而知太平之

盛德之修也讀幽厲陳靈之詩而知放逆之禍惡之由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志與春秋豈殊

詩論

旨哉此則詩之大義無事乎穿鑿遷就而自明者也或者過周東遷爲失計是知周自東遷而衰不知東遷非所以致衰也周居豐鎬謂洛邑爲東都蓋自武王之遷九鼎固已眷地中有意乎經營矣周公相武王成武王之志卜洛建邑凡郊丘社壝宗廟市里無一不修是豈無意乎遷哉藉令當時無意乎遷豈無意乎後世子孫計哉使成王周公無意乎遷又不爲後世子孫計何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利而爲此紛紛也以書考之周公告王使居新邑爲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雖不留都亦既有事于烝祭矣則東遷何尤而以爲失計哉

周論

蓋皇極者大中也天下之道至中而極無餘理矣宜乎九疇之敘皇極居中總包上下爲其至極而無餘可以盡天下之理故也今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天地之道本乎皇極也中庸之道與鬼神之道相似是神亦本乎皇極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人亦本乎皇極也凡所立事無得過與不及當用大中之道是事亦本乎皇

極也。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物亦本乎皇極也。天地人神事物萬殊，一皆本乎皇極。則九疇之義，非皇極則于其閒可乎？

蓋五行五紀庶徵之類，言天地萬物之中也。五事八政三德五福六極之類，言人與事之中也。八政之祀五紀之曆數，與夫稽疑命卜筮之類，言人與神之中也。天地人神事物莫不有中，而九疇之皇極一以貫之，可不謂大法耶？

以上洪範論

附錄

朱子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六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陳巖肖曰：予嘗過香溪之上，見先生神宇泰然，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其旨，其爲文辨博而峻整，非志于道而全其氣者能若是乎？

柳待制跋先生帖曰：賢良心箴九十六字發心德之淵奧，示鄉學之範圍而的然系濂洛之統緒，不可誣也。吳禮部香溪文集後序曰：其學多本于經，貫穿精覈諸文皆斷絕矯健鑿鑿明整卓然，名家鄉先正有集，蓋自先生始也。

范氏學侶

文學胡先生公武 別見武夷學案補遺

梁溪講友

補右丞許崧老先生翰

襄陵春秋集傳

堂堂之讎國弗圖而伐于餘邱 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邱

禮防一弛復起越竟之恣而遂成如宮之姦 莊十五年夏夫人姜

氏如齊

中國諸侯宋爲大既爲之服邠又爲之報鄭宋自是與

齊爲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 莊十六年夏宋人衛人伐鄭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之事齊後于諸侯又受鄭詹未討齊宋在鄆將以陳

人伐我而結知之故權國重而與之盟示我下之以禮

齊宋以公子之盟未足以結成也故卒來伐而取服焉

莊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戎自春秋之初卽見荆乃後起故攘中國之患宜莫先

戎齊桓旣霸七年諸侯略定自是始伐戎 莊二十年冬齊人伐戎

隱桓以來世有戎盟至于莊公戎始變淪是以有濟西

之役于此伐戎義已勝矣 莊二十六年春公伐戎

許以近楚自齊之霸未會諸侯故鄭侵之蓋自是後許

從中國矣

莊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齊桓伐鄭伐鄭伐徐皆以宋主兵先與公會城濮而後

伐衛又與公過于魯濟而後伐山戎其用兵資武于宋

武而取策于魯莊其治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遂能力

正天下澤濟生民

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過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又次之而荆暴于戎狄又暴于

荆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諸夏使無齊桓攘服定之

豈復有中國哉

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

晉恃強不與齊合見以狄得侮之

僖八年夏狄伐晉

宋史案補遺

卷四十五

八四明叢書

桓政始衰自楚伐黃不救則敵有以量中國矣

僖十三年春秋

衛

恆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

桓將興而天文隳文欲作而地理決王道之革也

僖十年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謝山困學紀聞三箋曰果爾則天固不以爲祥也

中國無霸則諸侯力攻四夷衝決民被其災此替伐衛

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者著無霸之患也

僖二十一年春秋侵衛

齊桓既沒諸侯思之如周人之思召伯也孝公不能藉

之以興觀其間楚人之勝以圖宋襄又侵伐魯僖不已
與桓公下宋桓魯莊之意正相反霸業所以隳矣僖二
十七

年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間晉有秦楚之難也文四
年狄

齊侵

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大夫而主諸侯盟自扈

之盟始也文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楚侵其南狄侵其北此中國大過棟橈之時宣三年秋赤狄侵齊

當景之世楚莊入陳圍鄭圍宋敗晉于邲中國大絀徒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九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從事赤狄潞氏迨楚莊沒始得爲鞏之役以服齊僅不

失霸成十年晉侯驪卒

楚人侵宋攻晉所救而諸侯之師卒不爲動則有以量

楚力之所至矣襄元年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

道

涉楚會吳而因道以滅人之國中國之禮義盡矣何以

昭格荒服襄十年春會吳于柵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不報魯取邾不討取無大亂而

已矣

襄十三年
夏取部

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也公弱甚矣

襄十五年春
宋公使向戌

來聘二月己亥
及向戌盟于劉

比年食今又比月食蓋自是八年之閒而日七食禍變

重矣

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
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被者廣非特魯

之災也

襄二十四
年秋大水

自宣十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始有叔孫

豹如京師以罕書也自是不復聘王矣

冬叔孫豹
如京師

左傳卷四十五

十四

明叢書

亂世逐爭奇變滋起兵車重遲寢廢兆此

昭元年夏晉
荀吳帥師敗

狄子
大鹵

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故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自往

會之

昭九年春叔弓
會楚子于陳

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此韓起之罪也

昭十一
年秋季

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
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懿

凡書蒐刺大夫強而公失其政

昭二十二年春
大蒐于昌間

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然則齊不自量欲諸侯

前日之事晉者皆事齊以繼霸業也

定八年夏齊國夏
帥師伐我西鄙

齊宋魯衛崇獎亂逆大義去矣

定十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

齊侯宋公會于洮

晉受眾伐霸統止矣春秋之變至是而窮

哀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必奔國高而後陳乞弑君之謀得肆

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以魯政之不修而與吳親君子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叔還

會吳于柎

先王之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爲

邱邱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邱賦爲不足于是更

用田賦籍井而取之不待及邱此非禮也蓋古者田有

宋先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稅邱有賦稅以足民賦以足兵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益玩而頓矣此王霸道盡之時

哀十

三年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襄陵遺文

齊桓晉文之事及夫孔子之經皆天子之政也天將以

是承周而贊之山崩地震所以咎周昔士文伯言日食

之災而從晉侯曰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

一事序不類官職不明同始異終胡可常也今以山崩

地震而必春秋之應于人事是猶日食降婁而必魯衛

之喪也是故桑穀生朝而中宗興邦鼎雉雒廟而高宗
永命至于後世麒麟鳳皇王者嘉瑞來萃其國而亂亡
隨之者有矣蓋所謂同始異終如此學者浮觀乎六物
之變而參稽民心考引事序明昭官職而災異之說庶
乎其可言矣是以君子難之

答李丞
相書

附錄

李梁溪序襄陵春秋集傳後曰崧老取三家之說不悖
于聖人者著之篇刪去其所不然又斷以自得之意有
發于三傳之所不能言者得而讀之豁然如披雲霧而
覩天日之清明燦然如汰沙石而見金玉之精粹然後
知三傳果有功于春秋而集傳又有功于三傳也

陳直齋書錄解題曰崧老玄解十一篇通溫公註爲十
卷倣韓康伯註繫辭會王弼爲全書之例也

襄陵同調

修撰陳先生東

附李猷

修撰歐陽先生澈

合傳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蚤有雋聲倣儻負氣不戚戚于貧
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先生無所隱諱以

貢入太學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請誅六賊以謝天下金人近京師李邦彥議與金和李忠定綱及种宗憲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忠定而割三鎮先生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眾莫肯去亟詔忠定入復領行營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先生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于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龜山爲祭酒復先生職遣龜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吳樞密敏欲弭謗議奏補先生官賜第除太學錄先生又請

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卽位五日相忠定又五日召先生至未得對會忠定去乃上書乞留忠定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忠定幸金陵舊奏先生言綱在中遂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澈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眾伏闕書獨下潛善所乃與澈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先生初未識忠定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

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三越三年高宗感悟追
贈二人承事郎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先生墓紹興四
年並加朝奉郎祕閣修撰澈字德明崇仁人年少美須
眉善談世事尙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國閔時出于
天性靖康初應制條敝政陳安邊禦敵十策州未許發
退而復爲書上聞已而復論列十事爲三巨軸廢置卒
解不能舉州將爲選力士荷之以行高宗卽位南京伏
闕上封事遂詆用事大臣遂見殺時年三十七許襄陵
翰在政府罷朝問潛善處分何人曰斬陳東歐陽澈耳
襄陵驚失色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
不得以相視遂力求罷爲著哀詞德明所著飄然集六
卷會稽胡衍旣刻之豐城范應鈴爲立祠學中

宋史

附錄

少陽與趙子崧書曰東今四十二年矣自四五歲先君
教之讀書略通大義不甚解也于時事一無所長惟愛
君愛國之心憤世嫉邪之念出于天性不可強而奪年
十七八先君命事科舉游學校欲令以官學起家自初
至今二十五六年矣東謹守嚴訓蹉跎潦倒不悔也

張待制哭少陽先生詩曰治國幾無術興王獨有臣
期探虎穴公乃犯龍鱗義死哀憐汝余愚若愛身飄蕭
重白髮愁殺倚門人

樓攻媿跋少陽奏議曰鑰于國史拜公之名慕公之義
恨不得悉睹公書一識公後一旦禮部侍郎良能達之
引公之後且正于賓位因得識公後而悉睹公書則公
之忠心義氣可一閱而知矣嗚呼疾風知勁草板蕩識
忠臣諸公于時爲公媿云

任憲跋少陽遺稿曰大抵板蕩棟橈之世自有節義慷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丁五四明叢書

約副刊本

慨之士不忍宗周之顛覆奸邪之用事言路之壅塞寧
冒死而爭之者斯天地閒固有可已而巳用猖狂妄
行以陷于罪者今陳公明知其必死而不敢愛其死昔
以有一死有關於天地離合正統存亡之大者非天乎
是亦天使之扶持使可辱可殺而不可泯沒者也

歐陽學侶

隱君李藏修先生彥華

附師嚴拙翁子琥孫劉

李彥華字仲實崇仁人受書于嚴拙翁與歐陽澈吳澥
吳沆爲友年三十築室山中以藏修名嘗隱居樂道凡

五十有餘年鄉人號曰藏修先生紹熙三年卒有巴谷集家故藏書至萬餘軸矻矻晨夜天文地理禮樂律曆兵謀方技毫分縷析體習既精晚而述經傳辨疑禮樂遺錄三十六卷二吳著書亦與有力季子琥字次琮幼通大義不以章句爲能自道德性命之奧名物度數之詳象緯山河之廣靡不究極惟深疾釋老氏書何尙書異引爲上客嘗從容爲尙書言近世諸老講明義理過漢唐諸儒遠甚顧曆象鍾律氏族軍法之學有講焉而未盡者吾欲從公借麻姑山房讀書二年證其所見以

宋元學案續遺

卷四十五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備闕文尙書忻然諾之將卒語子劉以正學直道無負吾教劉明春秋中嘉定元年進士第嘗通判武岡軍

魏鶴

山集

梓材謹案一本作李彥章然宋別有李彥章字元遠與李端行聖與李舜由彥安李大舜方章合成一書凡十卷號四子先生周易全解董孚真云爾見經義考

文學吳先生解

吳澥撫州人布衣紹興十六年進字內辨歷代疆域志

詔永免文解

宋鑑

吳先生沆

吳沆字德遠崇仁人幼孤事母孝政和間

雲濠案政和當作紹興

獻書于朝不用歸隱環溪後舉不求聞達郡以先生應

詔所著有易論語發微老子解環溪集

姓

梓材諸案經義考引胡一桂云號環溪先生環溪其所居也有易遊環三卷每卷九篇雜論易義又有易禮圖說前有或問六條圖說十二軸四庫提要云易遊環自序謂上卷明天理之自然中卷講人事之修下卷修傳疏之失其大旨主於觀象因象而求之卦求之象求之爻其曰遊環者取王弼易略例明象篇處環以觀天運語也

附錄

紹興十六年進羣經正論四卷

玉海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樓攻媿曰環溪深于易三十而著遊環圖論深于禮故又二年而著周禮本制圖論六官析微論皆行于世

歐陽同調

朝請黃先生子游

黃子游字叔言宛邱人金紫宰之子少從伯父待制竇蔭爲假承務郎金紫之就逮也兄弟訟冤于朝乞納告身贖罪權臣滋怒先生號訴益力父得不死由是知名調相州儀曹建炎初客南京歐陽澈以上書忤宰相棄市先生適同邸收而葬之其子飛英年十四先生傾囊

輟所乘馬賜其歸未幾版授汝陰令入監左藏西庫權
度支郎官累知台州徙池州求浙東安撫司參謀官以
歸積官右朝請大夫卒年八十有八靖康之亂挈內外
族姻數百指展轉兵閒以身任其飢寒晚卜居明州奉
化縣築聽雨堂橋隱齋兄弟四人華顛相從歲時燕樂
尤善與人交丞相張忠獻公每對客誦言調歐陽事以
謂今無此人矣

周益公集

紫微講友

補吏部許子禮先生忻

空齋案補遺 卷四十五

十八月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知邵州祀前守周元公子學講明聖學湖湘之士翕然
向風

呂紫微奉懷吏部賢友詩曰寒松歷庭院老馬倦維繫
翛然出塵去巖爛朝夕急我友隔江湖尙作一日葺平
生學道心擇善有固執豈不在行路自遠霜雪溼百川
灌河來砥柱乃中立何時一尊酒更與交舊集

粹材謹案此詩一稱之曰我友再稱之曰交舊蓋先生爲紫微舊從之徒也

曾茶山長句奉寄提宮吏部曰草堂竹塢閉門中吏部

持身有古風老去一麾還作病歸來四壁又成空今朝
札翰知亡恙舊日詩書卻未窮拭目看君進明德乃見
事業付天公

朱子跋曾呂二公寄吏部詩曰先君子之執友吏部許
公熹不及見也然而竊聞其學蓋以修己治人爲一致
要之事實而不爲空言者今頌二公之詩可見當日眾
賢注心高抑之意矣至于前輩交游之際所以觀考德
業相期于無窮者與夫中興一時人物之盛覽者亦當
慨然有感于斯焉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南軒跋右丞吏部奏議曰觀二許公先後立朝當事
會之際皆力言和議之非嗚呼善哉自金入中國專以
和之一字誤我大機非惟利害甚明實乃義理先失義
理之所在乃國家之元氣謀國者不可以不知也

吏部同調

主簿陳先生煥

陳煥字少微博羅人安貧守道敝衣蔬食處之晏如也
接物甚謹雖遇童稚無異成人以禮遜化閭里之犢逆
者鄉人稱之曰陳先生提刑芮煜嘗屏道從造其廬見

四壁蕭然贈以詩云原思非病貧何患回也雖貧樂有加歲晚與誰同此味梅花深處是君家其詩清勁傳于世者幾百篇以特科調高要簿秩滿不仕

廣東通志

伊川門人

補清節蕭三顧先生楚

梓材謹案胡澹庵誌先生墓稱其父死以甥從羅公括學政苦二十年不汲汲仕意又言留太學時方校聲律已獨窮經於春秋尤深淮海孫氏伊川程氏皆以三傳聞授業者常千人先生往質疑歸歎曰政未免著文字相作經辨云云是先

生亦嘗質疑於莘老不獨爲程氏門人也雲濠謹案江西通志載先生元符鄉舉其學以窮經爲本又深於春秋又言隱居三顧山下築讀書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二十四明叢書

新編刊本

臺門人私諡曰

曰清節先生

春秋辨疑

春秋初書諸國用兵見征伐不自天子出也書諸侯僭諡見禮不自天子出也書初獻六羽見樂不自天子出也

附錄

異時有友生誣繫大庾獄先生冒盛暑往救終得不冤人皆道其義

先生性嫉惡至抗聲縷數不少恤及見善則談不釋口

胡澹庵祭先生文曰漢羅莽禍鮑宣死忠蔡將君園先生道窮火不玉侵陰無日濛元祐以還新學沒溺媿花儷葉聖道以熄天未喪文繫啓先生如唐得韓正論以興莊騷班馬郊島籍湜採掇無餘芻狗篇籍百六十年剝華就質粵若崇觀眾恬以嬉覺微孤鸞秦益宋龜軒組儻來屣脫如遺城下之盟中原踈血彼婉變者腰頸決裂落落高標歲寒見節彼爲不清廩作玉屑顧惟馬走昔依朱牆北面遺經箴膏刮育食實漑根報賜敢忘天不憖遺麟獲鉏商有棗茂陵雷電取將其誰與歸屑

涕黃腸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二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序春秋辨疑曰先生歿已數年其學始大行于世時宰相張忠獻公浚參知政事張公守陳公與義聞先生名皆願見其書而不可得後忠獻公得先生所著戰辨喟然歎謂某是可謂切中時病矣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載先生春秋經辨十卷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著錄春秋辨疑四卷提要稱書之大旨主於以統制歸天王而深戒威福之移於下又言與胡氏之牽台時事動乖經義者有殊與孫氏之名爲尊王而務爲深文巧詆者用心亦別云

蕭氏同調

鄧先生洵美

鄧洵美字子充廬陵人爲鄉先生與蕭子荆絳帳雲集

胡澹庵與弟嘗學焉

胡澹庵集

梓材謹案宋鄧洵美二人其一見萬姓統譜遵州人乾祐中與李昉同年及第澹庵集又有鄧子充疏語云子充有泉亭之役幾困於無資正賴長厚者一引手援之自罷所舉不可謂今無古人云云疏語不爲已語然可見先生之大略矣

鄧氏學侶

鄧先生洵侯 附子溥

鄧洵侯字元直洵美季弟也預宣和上舍貢靖康改元

宋光寧案補遺 卷四十五

二五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同其兄洵美邦彥湮舟與計偕而湮舟遂中第先生旣篤學且練習世故樂善喜爲人師監司守令爭延教子弟特補將仕郎吳興芮煒漕嶺表辟爲清遠令不果行

卒年六十七子溥孝而勤于學

周益公集

馮氏先緒

補 鄧中馮先生山

馮山字允南安岳人熙寧末爲祕書丞通判梓州鄧縉薦爲臺官先生以不諳新法辭不就退居二十年范醇夫薦于朝官至祠部郎中致仕卒

姓譜

梓材謹案又獻通考載先生春秋通解十二卷又
案先生嘗銘馮信道之墓信道亦爲春秋之學者
見泰山學案阮亭居易錄載其集三十卷詩文各
十五卷又言其爲蜀人常北宋全盛時與文湖州
鮮于子駿遊而無一語及眉山父子兄弟云

馮氏春秋說

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于太廟蓋季氏逐昭公薨于乾侯
及歸葬又絕其兆域不得同于先君而在墓道之南則
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耐祭宜矣及季孫意如卒陽虎
專季氏將殺季孫斯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
季氏之罪以取媚于國人

定八年從祀先公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雲濠謹案方柵江跋馮抱甕詩云五世祖馮碩先
生獻能嘉祐二年章衡榜與眉山二蘇公同年後
改名山屢持麾節以祠部郎中卒於朝又云有春
秋通解文集十卷行於世安定胡先生春秋解多
取之先生以嘉祐二年登第後二年而
安定卒豈其書早行而安定取之耶

羅氏先緒

孝逸羅遜翁先生無競

羅無競字謙中其先長沙人邁馬氏亂家于廬陵先生
幼穎悟年十六游學南昌三舍法行歲時鉤校行藝出
諸生上疾士風日薄歸杜門會有熙河之役上書條利
害授迪功郎交親強之仕始爲建寧主簿愛民如恐傷

去官百姓遮道留歸踰年丁父憂毀甚母不勝悲不得已強食免喪不復仕號遯翁蓄書萬卷大蒐其閒故人清風觴詠竟日卒年五十三門下客私謚曰孝逸先生子姓皆興于學紹興初取士復詩賦子良弼爲舉首著清襟集三卷清節先生蕭子荆其友也胡澹庵爲之傳爲評其大概曰爲親而仕近毛義談達以詭近東方朔遯以求志近淵明云

胡澹庵集

□□□□

忠襄楊先生邦父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邦父字晞稷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選登進士第遭時多艱每以節義自許歷知溧陽縣建炎三年金人濟江鼓行逼城時李稅陳邦光皆具降狀逆之十里亭金帥完顏宗弼旣入城稅邦光率官屬迎拜惟先生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宗弼不能屈翌日遣人說先生許以舊官先生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我翌日殺之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祕閣賜田三頃官爲斂葬卹其地賜廟褒忠謚忠襄官其四子紹興七年加贈徽猷閣待

制增賜田三頃

宋史

附錄

方杜充之遁也或告公盍去諸公曰我通守也苟去城誰與守我尙愛生也哉雖然吾仲氏惟一子不可無炊火乃命其姪孺文御其母以奔溧陽而屬其子明日城陷

公神色明秀長身山立見者畏愛居無事時溫良惠和與物無忤及遇事勇決疆毅萬夫不能奪也其德行修于家稱于鄉信于友至于以身殉國立天下萬世臣節之端凌霜貫日非一時適然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五玉四明叢書

約編刊本

先生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噉其守拉之出託言故舊家實娼館也先生初不疑酒數行娼女出先生愕然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

雲濠謹案言行錄續集載松溪先生李天麟言此事云其後果能立節奇偉又引楊誠齋曰正是如此大凡立身行己須是立腳之初便確乎不可拔到後來習得定生死禍福都不能奪

楊東山贊公畫像曰面若嚴霜目如電光身作長江乾坤翳翳衣冠毅毅鈇鉞易易棟橈鼎鼐無虎無貔有軾有泥垂天貫日惟忠惟一青竹鴻筆大羊雖麤知大丈

夫此可革乎人誰無死國爾斯偉何千億祀

文文山懷忠襄詩曰平生王佐心世運蹈衰末齊虜誰復封楚囚詎當脫金陵雖懷古尙友在風烈襄忠何遺廟夫子我先達

太師程九龍先生造

程遠字彥通浮梁人克俊之父也登政和二年進士不樂仕進授徒里中遠近來者不能容乃建鄉校立宣聖祠朔望春秋奠謁習爲禮容相師成俗有易解十卷論孟解十卷五經解題二十卷學者號九龍先生贈太師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三六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新安文獻志

待制周蓮峯先生綰

周綰字彥紉遂昌人舉進士典五郡入爲國子祭酒吏部侍郎敷文閣待制自號蓮峯先生出中外六十餘年始終以廉節著名

姓譜

迪功師義學先生古

師古字彥立肩山人官迪功郎時號義學先生宋中興初講授于岡之長溪縣西十里曰赤岸一方士習爲之

不變

魏鶴山集

楊先生愿

楊愿字謹仲臨江人紹興間舉進士累官車輅院先生
于書無所不讀邑有考德問禮之事必求是正里人稱
壽岡先生

姓譜

附錄

周益公序其詩曰謹仲自少爲先進所推未第時鄉之
英俊爭受業于門名聞四方願交者眾至二千石至皆
尊禮之蓋其行藝俱優而尤喜爲詩大要學杜少陵蘇
文忠云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二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忠襄學侶

羅先生錫

羅錫字士廉楊忠襄之友也嘗與詩帖各二周益公跋
云子闕揚司業告諸生曰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方
政和中二公同游太學每以是相勉不幸士廉年方三
十一死親之喪鄉人推爲孝子名士胡份兼美實爲之
銘厥後忠襄遂死于忠國史書之萬世仰之平生取友
如此賢矣哉

周益公集

范氏家學

補
舍人范蒙齋先生端臣

梓材謹案金華徵獻略載先生乾淳中館閣以文翰知名與潘良貴遊清介之操亦無忝焉

附錄

吳禮部跋先生書帖曰元卿問學該洽詞翰奇逸豈惟負才過人蓋內而父兄之漸摩出而與紹興乾淳諸賢遊亦一時之盛也

蕭氏門人

趙先生暘

趙暘□□人從蕭三顧學春秋三顧弟子百餘人受春

宋末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秋大義者纔三四先生與胡忠簡銓馮樞密澥而已姓

梓材謹案胡忠簡誌三顧墓稱先生爲賢良方正

胡蓬山先生鑄

胡鑄字□□廬陵人忠簡之兄也自號蓬山居士忠簡

與之染精舍于里之洞巖從名儒蕭三顧讀書力學揚

齋

司戶胡先生昌齡

胡昌齡字長彥銓從子同事蕭三顧學春秋乾道間以特奏名對策萬餘言官靜江司戶廉潔平恕滿一歲去

帥守張敬夫留之不可乃賦詩餞之

人物志

雲濠謹案周益公跋胡忠簡公論和議稿云時長子方生未幾南還公知禍叵測惟從姪昌齡字長

附錄

公尙弱冠侍其父赴大比試父升而公黜公喜曰吾固不欲父子同薦妨他人

自幼至老學日益富每著書援證古今是是非非下筆不休喜藏異書手自讐校

縣尉羅先生良弼

奎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三五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羅良弼字長卿廬陵人博學強記上下數千載閉成敗利鈍灼見如縷少與胡澹庵肄舉業澹庵賦詩云笑春燭底影前淚風前杯吟未畢先生曰出某書某卷澹庵服其博洽官會昌尉廉潔自持服食器用悉取于家

雲濠謹案楊誠齋朝奉劉先生行狀云嘗見張魏公爲張子韶侍郎服友之服又見澹庵先生胡公及羅長卿爲清節先生服師

之服是先生蕭氏門人也

梓材謹案胡澹庵爲先生墓志稱其有文集三十卷歐陽三蘇年譜一卷著欣會錄十卷論語二十卷聞書七卷皆未卒業而仕運亦蹇蹇與時左營喟然曰吾愿平人以吾爲矯吾仕乎芋魁豆糜豈無哉吾其漫浪於人間作鵬鷗游乎因自謂漫叟云

項先生充 附兄洵美

項充字德英龍泉人幼未知學兄洵美訓篤甚至後與胡忠簡俱以春秋學馳聲終父母喪兄弟當析產先生盡以遜兄以報其教育之恩詔旌表門閭

姓譜

文行彭先生恪

附師易蟠

彭恪字邦憲廬陵人天姿穎悟自幼軼羣日誦數千言過眼不復覽年且長師大庾尉易蟠時甫屬文輒數千字時甫曰子駸駸逼人老夫不逮其別擇師乃從鄉先生鄧子充學遭家多難館于鄰陳氏清節先生蕭子荆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客焉遂獲請益由是經史百氏無不該洽而獨以詩書名家建炎初罷三舍法復詩賦科一試輒中優等清簡書曰吾友豈易量耶紹興甲子復行兼一經法預鄉薦至癸酉復以詩賦舉于是講學于鄉弟子受業者益眾丙戌廷試授右迪功郎主永明簿卒年六十有八先生未受命時以經訓諭爲職既筮仕講書郡庠舉先儒異同出新意以折衷聽者忘疲平日議論有集三十卷目錄十卷藏于家旣沒門人私謚曰文行先生

胡鑑庵集

忠簡胡先生銓

詳見武夷學案

文行彭先生恪

見上蕭氏門人

程氏家學

章靖程先生克俊

程克俊字元額其先自歙徙浮梁宣和六年策進士擢甲科官至參知政事中奉大夫贈官至銀青光祿大夫職名至資政殿學士爵至鄱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七百戶諡章靖有易通解十卷

新安文獻志

周氏家學

府簿周聖予先生元卿

卷四十五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元卿字景仁別字聖予原名冬卿字成甫待制綰之季子也官至太府寺主簿待制爲當世儒宗教子甚篤先生博貫經史雅有父風尤精班左二書臨事能斷有志于當世之務張魏公當國上書論十事皆國家大計魏公聳然異之又著要鑑三十篇獻于朝先生性至孝待制晚益清苦奉承左右常時誦書以娛悅之父子兄弟自爲知己談經論文侃侃如也

懷政魏集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於朱子之門然先生於魏公當國時已上書論事魏公於朱子爲父行

則先生與朱子
蓋年相若矣

周氏門人

侍御王先生伯庠

別見景迂學案補遺

師氏門人

中奉林先生師中

附詳滄洲諸儒學案

僉判孫先生鈞

附子熹堪

孫鈞字□□汝陵人官奉議郎江淮都督府準備差遣
以疾請主管崇道觀以歸尋僉書忠州判官未上而卒
胡忠簡公稱其博學篤行嘗以靖康之變避地松滋不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三十四明叢書

一統圖刊本

事產業率爲旁近侵冒先生繼娶師古之女生熹及堪
堪字仲卿十一歲而孤師夫人誨之勤學厲行毋墜先
訓兄弟廩廩承命復城西遺址田廬皆復其舊辟塾延
師以教諸子塾之南建書室曰竹齋兄弟從容其閒講
求古者修身齊家之學項平甫銘師夫人之墓謂夫人
與其子不動聲色盡復故業可以媿天下士大夫之忘
祖宗中原而不復者士論偉之

魏鶴山集

薛先生口

薛□長溪人廉村薛氏舉進士爲閩越首赤峯尤盛官

迎蜀人師先生于金臺寺事之如古游夏之儔其言論
風指皆世守之先生歿卽寺建祠正歲若諱日必奠謁
成禮冠者童子皆在云

葉水
心集

壽岡家學

楊先生光祖

楊光祖清江名儒謹仲之孫兄弟終身嗜學力守家法

周益
公集

壽岡門人

韋先生楫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韋楫官宜州楊謹仲門人高第

周益
公集

文節趙章泉先生蕃

詳見清江學案

□□□□

文學項先生利用

項利用婺源人紹興中鄉先生以文學顯三上名禮部

不仕而其甥月湖許錫用所受學去爲名帥

戴剡
源集

進士張坎翁先生翰

張翰字雲卿號坎翁寧德人以學行爲鄉先生高頤余
復皆其高第也乾道閒舉進上居官莅民所至有聲年

七十致仕歸所著有觀過錄三十四章譜

蒙齋門人

補侍御范逸齋先生處義

梓材澤案先生紹興中登張孝祥榜進士又案宋史藝文志載先生有詩學一卷解頤新語十四卷詩補傳三十卷四庫書目著錄詩補傳提要云蓋本題曰逸齋撰逸齋蓋其自號也大旨病諸儒說詩好廢序以就已說故自序稱以序為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性情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又稱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訓詁有闕補以說文廣韻蓋南宋之初最攻序者鄭樵最尊序者則逸齋矣

雲濠謹案方桐江黃堂記云蘭溪之范其先有大宜義者隱深山中其沒也無它親一鄰翁為舉葬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而養其襁褓子長遂為儒曰四少保四子伯推官仲承信耶增少傅叔曰處仁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仕至樞密院檢詳季曰處義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嘗為殿中侍御史仕至祕書監右文殿修撰少傅生嘉則贈太師蜀國公四子鎔至大理少卿而鍾至丞相諡文肅檢詳祕監之後內班行外帥守無數據此則文肅丞相乃先生之從孫也如其從溪為先生從子則為先生從曾孫而先生乃其從曾祖以從曾祖而受學於從曾孫之從子恐無是理疑香溪別為一派並非宣義之後也

逸齋詩說

關雎詠太妣之德為文王風化之始而韓齊魯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故司馬遷劉向揚雄范蔚宗並祖其說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或謂得之張超或

謂得之蔡邕畢公爲康王大臣盡規固其職也而張超
蔡邕皆漢儒多見古書必有所據然則關雎雖作于康
王之時乃畢公追詠文王太姒之事以爲規諫故孔子
定爲一經之首

文王之風終于騶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于雅矣文武
之雅終于魚麗序以爲可告神明則近于頌矣

粹材謹案是說與晁
景迂詩序論略同

正君之位以統率于上立大宗之法以相維于下蓋古
者建國必立宗疑始于此立大軍之制以治兵爲徹田
十一之法以儲糧凡周家軍制徹法皆始于此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三五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毛詩明序說

詩有小序有大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也小序
之下皆大序也亦國史之所述閒有聖人之遺言可考
而知惟關雎爲一經之首併論三百篇之大旨猶易乾
坤之文言故特詳焉世固以文言爲聖人之贊易而于
詩序乃惑于傳記而疑之先儒有知其說者謂繫辭爲
易大傳詩序爲詩大傳又謂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
而不由戶也異哉唐人之疑詩序也曰子夏不序詩有

三爲知不及一也暴揚中葺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又曰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且子夏猶知不及漢去詩益遠何自而知之謂春秋所不道是不知聖人授經于丘明經所不欲言傳則明著其述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此正爲史官懼天禍人刑者之見也至于夏猶云不敢則古之國史其賢矣乎昔者齊太史書崔氏之大惡兄弟幾盡而南史氏猶執簡以往是豈計死生禍福而廢棄其官守哉序雖不作于子夏議則疏矣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焉述帝王之制備述詩興衰之由顯述春秋邪正之迹明信如其說聖人于春秋則修之旣因魯史之舊而明其邪正之迹于書則定之又各冠序于篇首而備帝王之制于詩則刪之苟不據序之所存亦何自而見其興衰之由而知其美刺之當否哉今觀春秋之褒貶與詩序相應者蓋多有之如陳佗如衛州吁如鄭忽皆以爲君春秋書曰蔡人殺陳佗曰衛人殺州吁曰鄭忽出奔此書名之例而詩序亦曰陳佗不義曰衛州吁暴亂曰鄭人刺忽春秋或書爵詩序亦曰凡伯曰芮伯春秋或書

字詩序亦曰仍叔曰行父春秋或書人詩序亦曰周人
曰國人春秋或書其君詩序亦曰刺其君春秋或書夫
人詩序亦曰刺衛夫人春秋或書大夫詩序亦曰刺周
大夫此其大略也至如詩序書請命于周豈非春秋尊
王命之意歟書天子之使豈非春秋重王人之意歟書
王道書有德書以禮書守義書美書嘉書言書陳書喜
書樂書子書褒賞豈非春秋興善之意歟書失道書無
德書不義書無禮書刺書怨書惡書疾書傷書憂書懼
書去之豈非春秋貶惡之意歟書思書閱書止書悔書
絕書責書誓書救亂此春秋反正之意也書風書勸書
戒書勉書誘書箴書規書誨書自警此春秋責備之意
也如書周之君臣惟文王周公加以聖之一字餘皆不
與焉如書賢者書君子書忠臣書孝子書仁人書善人
書小人書讒賊書播惡書荒淫書大亂書大壞之類皆
無曲筆宜爲聖人之所取也大抵春秋雖嚴而其辭深
而婉詩序雖通而其辭直以著如春秋止書狄入衛不
言滅也詩序則曰衛爲狄所滅春秋止書城楚邱不言
封也詩序則曰齊桓公救而封之春秋不書出沃伯爲

晉侯詩序則曰美武公始封國春秋不書魯僖公修泮宮詩序則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蓋春秋不與夷狄之滅國不許諸侯之專封以武公不納寶賂而兼宗國雖請王命實以非義而要君以僖公因其舊而修學校雖爲美事亦爲國者所當然是以不書于經詩序則並紀其實聖人以春秋之嚴而立一王之法以詩之通而不忘人之善道並行而不相悖其斯之謂歟沈重謂鄭氏譜詩之意以大序爲子夏作以小序爲卜商意有未盡毛公足成之蓋其說以關雎一序爲大序餘皆爲小序既已考之不審矣梁昭明遂信之取關雎一序編之文選題以下子夏後漢書乃曰衛宏從謝曼卿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亦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所謂相承卽鄭氏譜詩之意耳他非有根據今博考經籍惟孔子家語言子夏習于詩能通其義未嘗言作序也王肅序家語乃以爲今之詩序則所謂子夏者未可信矣子夏尙未必爲詩序則謂毛衛潤色者何足信也孰若求諸夫子之言以爲信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夫子記周家

之政也而與賚之序同緇衣曰良民者衣服不貳從容
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記禮者稱子曰以實之蓋
以爲夫子之言也而與都人士之序同孔叢子記夫子
之讀詩曰于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見
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于淇澳見學之可爲君子也于
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
于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于雞鳴見君子之不忘其敬
也于伐檀見賢者先事後食也于蟋蟀見陶唐儉德之
大也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見幽公所以
造周也于東山見周公先公而後私也于狼跋見周公
之遠志所以爲聖也于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于彤弓
見有功之必報也于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于節南山
見忠臣之憂世也于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于楚茨見
孝子之思祭也于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祿也于采
芣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其言皆與今序同其義又左
氏傳載高克帥師與清人之序同國語載正考甫得商
頌與那之序同至如大序言情動于中與治世亂世亡
國之音同于樂記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同于

周官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同于金縢由是言之使詩序作于夫子之前則是爲夫子之所錄作于夫子之後則是取諸夫子之遺言也庸可廢耶復有二說可明詩序其來也遠假樂之序曰嘉成王也經文初無嘉之一字而子思中庸左氏傳皆以假樂爲嘉樂豈嘗見今之詩序耶六月之序由庚之後繼以南有嘉魚崇邱之後繼以南山有臺皆古詩之次第也今亡詩之篇次乃合由庚崇邱由儀爲一此秦火之後經生爲之也使六月之序果作于毛衛之徒則二人者皆生于秦火之後當如亡詩之次第矣且其詩脫亡其次既亂毛衛之徒何由知古詩之次第爲六月之序哉學者捨經籍明據而不知信乃欲以無根相承之說爲六經之疵亦惑矣

許氏續傳

許先生介之

許介之右丞之後也歲甲申攜其詩訪真西山于星沙曰某之少也獲登平園誠齋之門二先生不予鄙也皆相期于詞章之域今齒日長矣懼無以副二先生之望

奈何西山曰二先生知子厚矣然予觀子豈直詩人也哉二先生期于詞章之域子將矣子以功名之會雖然功名外物爾君子之所性有不與存焉士苟自重其身則凡在外者舉不足計也然則子將進于道德之場可乎蓋道德者君子成身之本功名則因乎時而詞章又其末也介之勉乎哉

真西山集

陳氏續傳

殿前華先生岳

華岳字子西口口人為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胄當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聖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先生上書侂胄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園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使出入無繫伯成去又迕守李大異復寘獄侂胄誅放還後入學登第為殿前司官屬鬱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寧宗知其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

宋史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載宋華岳集十一卷名翠微南征錄第一卷開禧元年上皇帝書請誅韓侂胄蘇師旦語最伉直其上侂胄詩云十廟英靈儼如在漫于宗社作穿窬及誅侂胄議函首請和又有詩云反漢須知為鼯錯成秦恐不在於期皆不肯附和浮議蓋陳東一流人也然曹瞞不殺禰

衡而黃祖殺之徒得不殺岳而史
彌遠殺之徒遠又出徒胥下矣

羅氏家學

羅歸愚先生泌 附子萃

羅泌字長源廬陵人學博才宏修遊墳典迺搜集百家
成路史自遼古有夏之後弗傳前紀九卷後紀卷十有
少國名紀八卷發揮六卷餘論卷十通計四十七卷集
成于乾道間西蜀費煇序行于世男萃能世其學嘗爲

路史註

吉州人
物紀略

梓材謹案先生有歸愚子大衍說一卷載路史丁
氏大衍索隱所引即其說也又有春秋周正論即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四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位書元非春秋始立法論恆星不見

論各一篇獲麟解二篇並載路史

雲濠謹案胡澹庵爲先生字序謂羅長卿名子而
字曰必大未知其所以命子願以希李爲請乃其
字爲長源則必大
希李俱未字矣

路史國名紀

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
危所以長守富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
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學也夫
不驕則敬事矣謹度則信行矣制節則謹用而不溢則
愛民矣和其民人則及時使之矣固諸侯之事也

附錄

費輝路史別序曰公之立言遠過賈誼而敘述則在莊馬之閒班范而下不論也讀封建之論則知先王之制治觀封禪之論則悟聖人之遺意稽小弁之說而父子兄弟之情親知詩之不主于文讀甘誓之說而君臣上下之義明知書之不主于事稽微子三仁之論而隱顯出處之方立知義理之不浮虛稽吳楚書人之說而尊卑內外之分申知春秋之不褒貶至于祝融論樂之作則直與樂記齊上下所謂西漢文章能以文敘事者優爲之矣嗟乎不觀論語聖賢之進退無以識三皇五帝之道高不觀路史變故之紛沓無以見三皇五帝之道大使遂行之不惟使管窺甌舉之徒不敢妄述而裘褐談祥之士亦不敢以誕矣向使漢儒有知伊周非攝之論則無莽卓之禍知大麓非職之說則無曹馬之禍若齊梁有此書則佛老不張唐室有此書則藩鎮不強五代而有此書則十國不狂靖康而有此書則廟社不墟習而讀之固足使亂臣賊子之知懼而可以國家長久禍亂不作實五經之鼓吹而諸子之權衡也

羅先生泳

羅泳廬陵人與弟泌胡澹庵稱之曰博學君子也蕭子

荆春秋辨疑先生兄弟鑄板以傳

春秋辨疑序

梓材謹案長源爲長卿子胡澹庵誌長卿墓數其男四人曰泌曰濤次仲孫鼎生皆天而不及先生又認長卿母墓云孫男三人泳泌濤皆典學則先生乃長卿兄子長源其從弟矣

項氏家學

項先生汝弼

項汝弼字唐卿龍泉人嘗築廬溪書院周益公題之云往問澹庵評鄉賢有朋曰項如箴墳是非褒貶乃枝葉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四國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孝友忠信爲本根姓名不願唱上第詔旨特許旌高門化行同邑得模楷經授猶子留淵源輕財重義續前烈築屋貯書貽後昆誰口漸摩入我室毋但涉獵游其藩泉江況乃多侍從遠親二郭近則孫學成袞袞上臺省

健翮萬里看騰鸞

周益公集

項先生聖與

項聖與龍泉人楊誠齋寄題廬溪書院詩云三顧先生得麟筆付屬遺金得第一獨將麟髓飲澹翁項家阿英亦其匹澹翁孤忠貫兩儀阿英卓行徹九扉旌門一日

插天半卻把此筆傳阿宜阿宜阿因續弓治盧溪書院

聲無價不論富家與外人不日天池看渾化

楊誠齋集

梓材謹案誠齋詩原註云忠簡胡先生與項德英同師蕭子荆先生是阿英卽德英也觀河宜句則先生蓋卽其子而克傳家學者周益公題項唐卿盧溪書院詩原註云子名夢授夢授疑卽先生而聖與其字也

項氏門人

郎中許月湖先生錫

許錫字晉之樂平人淳熙登第令建昌守興國以眞西山薦除夔路運判所在多可紀入爲刑部郎中投劄論

宋孝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四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政弊言訐切忤時竟得請老歸所著有家帚集

姓譜

張氏門人

進士高先生頤

高頤寧德人舉進士嘗語學者曰吾身任大責重無天地生物之功而有天地生物之心無經國子民之位而有經國子民之志

姓譜

檢討余先生復

余復寧德人初策仕大廷上覽先生所對曰余復直而不許擢第一後入史館兼實錄檢討所著有禮經類說

臧子家

姓譜

高余講友

林先生偉 附子仕夔孫祚菴

林偉字文之寧德人學問該博與高頤余復爲友義方

甚嚴子仕夔學行俱粹孫祖菴俱登第人稱詩禮傳家

福寧府志

馮氏續傳

寺丞馮先生菴

馮菴安固人樞密澥曾孫嘉熙二年以知眉州權夔漕

元亨集補遺 卷四十五

墨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一日罷僑寓錢塘之北關喻家橋淳祐四年歲在甲辰

九月右丞相嵩之起復卽上書叩闕謂宣和六年有靖

康之禍今嵩之又以甲辰九月初五日起復于厄運恐

未便書上降一官池州居住其年十二月改相范鍾杜

範太學生張巖蔡德潤四百餘人伏闕爲訟其冤卽日

放便遣差知賀州以母老丐祠除諸司科院六年丙午

十月孟饗除司農寺丞報至而丁母憂尋亦以時事拂

鷹相繼卒徑販先生徐霖銘其墓

方桐江集

月湖門人

提幹項先生維寅

項維寅婺源人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父童仕尚書省

屬于許月湖為妹婿故先生從外家學以詩鳴戴剡源集

忠襄續傳

忠烈文文山先生天祥詳見巽齋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五

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五